

生體意不敢以告但乘間言古云朽木不可為柱卑人不可為主父何不立繼也君頌之旋以語趙趙大憲恨始厚賂諸賊復為魔鎮符不效則幸毒置食中以毒生與于女子女食少但病卧得不死生食多病遂甚不能言然猶能于牀褥間頓首指口求飲趙禁不與遂死趙喜得計益以厚賂潛納他人彌月子為子君弟順菴君為君備道其事而君不悟也趙死前事悉露檢視藏金悉歸烏有蓋君始悟而悔恨無及矣先是君舉三孫皆相繼夭至是遂無嗣君才高既不售亦無意仕進會有言惟積德可以育子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傳

惟仕宦可以積德者君欣然披襟銓曹除鳳翔令因搜其家餘金豪而之官比履任一主于節愛盡減諸供應不以煩民直指行部至僅具廩餼且自言邑居貧甚今不能加賦以飾廚傳令當罷去直指大駭既而廉君治狀語諸守巡曰今古人吾儕當共調護之俾行其志君以此益其意自信色之驍騎每為往來者所倍取或倍索其直折辱之君乃置籍于座右按牒而給竟無敢多索一馬者歲所省凡若干金郡邑歲時公宴舊皆倚辦里甲猾胥因而乾沒其中君省見年諸役悉令歸農而計費較直平市之民所省復

若干金公用器具一切出入司之者不敢問時苦賄累若白于守自掌其籍計籍以出計籍以入終歲不損一物所省復若干金而姑壘之新派丁方之加派者悉從豁除矣兩造具君但判其曲直不科時論者奉所入別貯之日詢民之耕不能具牛種織不能具機枵者貧不能婚嫁者運官租久繫不能償者咸以多寡周給之俾各安其生茅已奎尼以妖淫敗俗君為逐之出境而詢問風俗表揚貞節禮敬士夫作新學校以端導民之路邑之審編舊必決月既竣而告者紛紜以為常君裹糧躬歷諸郊隨民所聚以次審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傳

之八日而畢民不費一錢無不懽然服其公者郡東雍水所注每募漲行旅阻絕君出橐中金辦材鳩工且暮往督之未兩月而石梁成詳見訶橋碑中大都君視民如子稍有痛癢即思為爬搔之撫摩之視官軍如家事靡利弗與靡害弗除薄于為身而勞于為民苦于厚下而儉于奉上蓋三載如一日關以西語循良者必舉君為高第戊戌入計即騎乘皆自其家備之蕭然僕隸數人而已既而鐫君秩一等陝之藩臬上人皆錯愕從役為之號泣予詰君曰故君曰吾不能善事上官負罪實多大人長者時或見原獨恤

刑復者務微治衣費可五十餘金吾妄意使者奉命
誣民非以剝民也未有以應不意其不大人長者也
今勝具在疏言于朝當與兩敗矣然寧人傷我吾無
傷人吾實以拮据病困緣是得歸幸矣予聞而喜曰
君心如是富有佳兒君既歸竟不能道諸胷中意忽
忽不樂疾遂作予聞遺書慰君曰君勿以功名鬱伊
夫利澤及人之誦功聲聞長世之謂名此兩者君已
得之于風民無庸介介也此書至而疾已篤至八月
六日遂卒距其生嘉靖癸巳享年六十有六耳傷哉
予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子聞君家食時滄沱大溢水沒城城不浸者數版饒

教諭殷奎傳

殷奎字孝章一字孝伯其先自華亭徙昆山少從楊
維禎授春秋嘗應鄉試不利遂謝去洪武四年以薦
赴京試高等例授州縣職因老母請近地便養忤意
調陝西咸陽教諭盡心教事在任四年念其母不置
鬱鬱而死年止四十有六門人私益文懿先生奎文
章精審有法尤深於性理勤於纂述所著有道學統
緒圖家祭儀崑山咸陽二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
婁曲叢稿文離彙渭城雜語奎二子璧字孝連箕字
孝揚俱明經篤于孝友奎卒璧問關數千里迎其柩

民皇皇無以為計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
時饒有兩王春元問主名指曰君也君聞殺牲為文
登城望祭祭畢而水落迄不為災或以問故婦曰渠
東斗星也翌日復問其婦惘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
又君治風時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黑
緣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告君祈君拯救君即
為文率眾禱于神詰朝而蟲去 掃竟亦莫知所往
風士民為圖頌之君嘗以治 瘵成危病醫藥罔
效夜夢梓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丸乃愈覺以語醫醫
言非對症藥已之既復夢如前即和而服之遂愈嗟

蕭先生岐行述

周是修

先生姓蕭氏諱岐字尚仁正固則其所類于齊而門人因以私益也蕭氏世居郭西之柳溪里溯其先由六朝齊宗室曰叔誅襲封西昌侯食邑吉州承和故家諸猶稱金陵蕭氏建隆中叔誅之十一世孫純以明經仕至殿中侍御史弟景大之五世孫岐時相學生七世孫森功書經中嘉定甲科以直言忤時相左遷衡山丞先生其六世孫也曾祖斯可字古山學行純正祖靜安字與道志節清曠治園亭池墅自娛父方平以書記死于文天祥匡山寨先生生泰定乙

丑四歲而母亡五歲而父入廣零丁孤苦承祖靜安公之訓幼穎悟恭謹自知讀書為文誓不失先業甫成童以書經有聲場屋既不偶於有司且知元季運否又以祖父母衰老未能棄離即退晦自守恂恂黨間敦睦典則稱於人人每醉歸袖手促步過市無少忌容父老指以相語曰此君子人也翰林楊公吟竈奇之以兄子妻焉比壯博通羣經尤長於四代之書講貫洞徹識見廣遠如巨海長河浩浩蕩蕩莫獲窺其涯涘四書習更精熟每臥誦以勉諸生終卷不失一字士林推之性端重不喜諧謔嘗案會

垂老者中帶酣暢或舉杯相屬曰吾從身後硬

先生是托先生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為人庶不問吾輩也一座為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往往說譁恣肆動至連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聞先生在則忻然相節曰蕭先生足可鎮勝矣先生待諸少不惡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諸少人特或隆冬而汗四方來學者誘掖論道不倦一言一行足為儆表以故及門之士莫不涵養造就戶外之履常滿而邑里後進薰其德而善長者亦不少也與人交無屑屑責備愈久而敬不衰事祖父母孝愛

客故家大族遇盛宴有珍味不一舉筋諸生承意輒臺饒于家楊氏亦克恭婦職奉順唯謹物致養及斂鈞無所靳惜靜安公暮年失子而歲時盡歡年皆九十而卒當承重志責歸匡山之骨雖亂離造次不少怨於禮衰慕常如初喪焉楊氏以連年重憂成疾而卒既而世運更革柳溪之居蕩于兵燹長子忠被虜於寇繼娶果原羅氏亦詩禮名家距邑西北十五里羅氏伯兄允道嘗偕赴鄉試力致先生於其里因家焉國朝廓清大興文治劬求俊乂悉會京師於是老師宿儒彬彬輩出先生語兄尚魯曰蕭氏一門

我與兄耳今諸幼皆未成立不可他圖也二往不復
刑祖宗墳墓何所托乎語畢涕泣交下自是累舉不
就洪武壬戌春詔舉天下賢良共論治道有司強起
之先生以其子遵稍長足紹基緒且時之儉民告訐
蜂起動以逸誣奏乃幡然曰既生爲丈夫予何可無
益於斯世哉殄行震驚吾不忍見也安民有詔吾將
應焉既至京首陳十便書其略一曰審察誣告謀叛
者以便良善二曰禁止實封者以便人倫三曰免池
塘之稅以便耕種四曰早計撥秋糧以便會計水脚
五曰早行移折收以便民間預備六曰雜料隨土地
賦徵錄 卷之九十四

西平府府學訓導之命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
因長嘆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教授嚴條約以身
先之學者信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從遊善於經
就雅飭益其與人爲善本於至性故自大江以
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當大比之歲聘幣交至
必以主文正考官爲請先生亦樂領之且曰掄材爲
國正吾儒者補報事也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得舉八
六十四名二十六年校文福建得舉八五十四名二
十七年奉詔考定典籍始至賜宴奉天門趨朝賜食
十日入對屢獲稱旨宿食會同館往來翰林國子
四開月學士劉先生三吾祭酒胡先生季安論義多
所推重已而得歸老之請宴餞奉天門賜衣被靴
給道里費比歸則傾竭行囊集士友營樂丘于近
之楓山因語鄉黨曰吾且老矣若等宜守律
犯條例 今上神聖聰斷動必加法不汝貸也樂丘
既成復自誌而銘之因寫真而自贊之曰吾以此見
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二十九年正月初度日親友
捧觴爲壽先生曰吾益衰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
考試之行乎三月浙江使者果至而先生以六月二
十二日戊申得痰疾自午及酉無一語

定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儵然而逝享年七十
有二子二人忠字用文以被虜爲臨洮百戶何遇督
消息不聞先生自平涼歸而用文適入覲邂逅道左
且哭且慶遂獲送南焉履險如夷君子莫不以先生
爲積善之報焉遵字用道篤於孝行治喪始末一依
文公家禮益率先生之庭訓也所著述累千百篇初
有正固彙在京有京華彙入平涼有歸來彙在湖廣
有鄂清彙求墨跡者所至填塞常曰吾爲文不肯諛
人片言但移置別一人便用不去有五經四書要義
傳于家又嘗取刑統八韻賦引律理爲之解併爲一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日語先生胡爲合而雜
之咨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爲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
已出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
擇也凡其著述皆有關於世教一有不經輒臆排據
斥不少許可海桑陳先生讀其文而序之曰先生養
高龍門三華間清修苦節種學績文不求聞達而亦
未嘗不達殆古之不顯亦式者歟尤不信鬼神邪怪
之事鄉鄰有疫癘無憚昏暮赴救之曰此人家均稟
不正之氣故均得一証鬼安在耶當時學者望而愛
之知先生不可奪之節仰而思之以先生有不可

之德相與卽先生之名齋而私諡爲正固先生云嗚
呼先生間關歷落以有其生辛勤來歸以底于道有
文學以淑後進有德義以敦薄俗使論道安民之際
得以在朝其所立豈不彰彰矣乎而卒不得遂其志
豈非天哉然進言足以便民掄材足以爲國著述足
以傳世敦善足以垂裕於先生又何憾乎況於易簣
之頃正大光明得非知幾於天者耶

濼亭徐先生聰墓志銘

李夢陽

先生姓徐氏郟城人也名聰字聞博嘗亭濼上於此稱濼亭先生先生力行篤學苦節清脩以廢孝順之母病思饗非時無從得先生泣禱而行彷徨叢薄間得櫻以歸母食之愈人大異之稱徐孝子夫冬林之笋冰溪之魚固非時者也精誠之至氣變以之故巢幕之雀避舍之蛟君子不謂之怪也斯亦足以知天矣今例第不以孝文則第孝子乃為諸生攻文文又弗第也乃以貢為醴泉縣學訓導云李子之西也嘗往來奉天之墟是時訓導罷矣乃土人猶往往能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夏正

道訓導行事李子聞之則慨然而嘆曰吾不試故藝向使渠非小試之安知不目其為兀兀之腐夫訓導之訓其徒也先行而後文制外以兼內講肄以端其習考厥以程其規標的以大其業宏博以遠其思抑揚以處其志夏楚以鼓其氣久之士懽然若失也勃而變已翁而從翻然而革訓導乃忻忻喜曰吾志其行矣於是構齋植竹裝冠委裾講唐虞周孔之緒而乾州學會官缺檄訓導往攝之久之而乾之徒猶其徒也於是人始知訓導敬重之謂之才醴泉饑饉參政者出帑金千楸訓導賑之或問錢奚捨縣而任學

也鈔曰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受金饑饉有

納嗜食者縣捕之將磔之市訓導見之則泣曰不能使之不饑而能使之不肯乎非情也夫剝膚救斃耳而今磔之足以斃易斃也令釋之人聞之愈敬重訓導謂其才乃使攝其縣事縣以之治於是蒙人懼歸我侵田于學志行矣無何免去或咎之訓導直晒曰子謂我兀兀腐夫邪其亭濼上也年向衰矣猶聚徒說先王顧益篤即大寒暑罔輟也晚病目省延接矣至遇經生學子則顧總總竟日李子曰予之南也嘗度臆矣於是又復知濼亭先生云而濼上人蓋至今

獻徵錄 卷之九十四

夏正

稱恭儉鯁直篤行耽學必首先生先生生宣德乙卯辛正德辛巳年八十七歲

集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五目錄

山東一

布政使

萬觀

陳振

參政

王晏

左登

李崙

張濟

史學

任環

參議

賈恪

劉宵

按察使

石渠

副使

周鑑

彭鼎

夏寅

劉士奇

陳士啟

謝燾

熊桂

王玪

敖璿

馮敏功

張繼孟

張繼孟

張繼孟

張繼孟

張繼孟

張繼孟

張繼孟

張繼孟

鄭敬

引除

王和

王真

戴冠

韓廉

張鵬

李日章

呂高

張應治

會事

胡子義

李彬

楊進

李紀

趙勳

李惟聰

沈鍾

羅循

牛登

陸鈺

吳嘉聰

溫如玉

崔碧

劉時教

張嘉謨

王燁

布政使

山東左布政使萬公觀墓志銘 王直

公諱觀字經訓姓萬氏世為南昌人南昌之族萬為
盛自五代以來多顯者公之曾祖德遠祖漢雄父侍
皆不仕而皆以行誼重當時公自幼聰穎異常選為
邑庠生登永樂辛丑進士第 太宗文皇帝欲老其
才而用之俾歸進學尋召為福建道監察御史克謹
憲度凡所治諸事無不當於理翕然稱為賢御史

卷之九十五

三

朝廷嘉之以所居官贈其父而封母李為太孺人且
榮及其妻未幾照殿州知府嚴之民雖稱易治而亦
有弗馴者七里礮聚漁舟數百艘晝則漁夜則肆割
竊行旅患之公乃下令凡十艘為一甲各限以地使
自相守有所風竊者必連坐能改過者俾安業如故
不期月皆化為良善水行露宿無復有警郡中多大
山田少民貧公巡行勸課山有可耕者聽貧民耕墾
而俾富者助之民食以足郡學傾圮首出俸資率富
民新作焉諸縣學舍有弊者亦脩葺之增廣生員躬
者亦爭奮以承公意由是舉於鄉會試於

部對策於 大廷中魁選者相繼而出為顯行履

先生祠久廢公復作之置像其中亦其後人尼守

祀事表節義恤孤寡歲造段匹多於他郡則請計氏

力為準而減之遞運船多而過使少歲治船為民病

則請減其半地少蠶桑而絲稅多民弗便請以銀代

輸猛虎為害禱于神而虎斃居三載除弊與利無遺

者及考績來京師吏部以聞 詔賜誥命以寵之時

天下郡守拜賜者僅三人公為首母太孺人無恙迎

至郡朝夕率婦子備物敬養焉後以憂去郡人奔詣

上同乞留不果度公服除諫上章 闕下願復得公

為父母衝發之民慕公者亦上章請之適有言平楊

要劇郡非萬某不可 詔遂以公知平陽會運歲歉

公私皆匱公篤於事神恤民歲屢有獲流亡未歸先

是百工赴役京師者皆後期工部下有司遣人送之

械繫如罪人有死於道者公憫焉後再遣時召而論

之曰爾以匠藝當赴役而自取譴累人以惡人待爾

故械繫以苦之今我以善人待爾去爾械令自往

爾能誠信奉令乎眾皆懼曰謹如教無一人敢後者

堯祠廢公奏請新之芝生於棟或歸美於公公曰吾

知脩祠而已芝非吾事也滿九年考績公卿交薦陞

山東右布政使下車七日即出視民襄野有蝗督有司捕之且虞禱于神蝗遂息齊民素健訟牒訐填委公閱其尤者自治之餘以委理問計日疏決獄為之清陞左布政使山東地連北京會有虜警民大恐公拊循慰諭日夜勞悴使且耕且守民賴以安然軍國百需皆起辦其應務尤難未幾公遭疾猶勤事不懈踰兩月疾益甚貽書都御史洪公及諸同列曰觀不幸不得相與偁力報 國家諸公慎自愛洪公等聞之皆傷悼奔視問其所欲言公惟拱手曰永訣矣遂卒無一語及私景泰元年十月也享年六十四

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

山東右布政使夏公寅傳

顧清

夏寅字時正後改字正夫華亭人幼而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於學正統戊辰擢進士景泰初授南京吏部主事日取羣經及百家言讀之發為文章淵闊與審脫去流俗自成一機軸聲稱蔚然由稽勳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其教以崇實學黜浮華為本知人善鑒士經其賞拔者後多知名復文山祠崑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後學江西人至今稱之陞浙江右叅政處州民有苦

徵錄

卷之九十五

六

崖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夏叅政來乃可寅檄至即散還其家丙午進山東右布政敬簡以容衆民節用有屬以事者不聽曰勞而不怨乃可弘治戊申二月卒年六十六 古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特畱心嘗世聞朝廷政令善吾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憚終日嘗既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并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濟乃南北咽喉或暫梗馬為害不小宜選大臣有望實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為出白金四萬兩

臨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吳中旱饑有司莫
肯寅授書巡撫發庫二十萬石糶十萬石三吳獲以
濟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
化作人才之類皆切于政本雖不盡用識者避之平
生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
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謂人有三可惜此生不
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世以爲名言
所著有紀行集備遺錄政監東游錄史詠等書並行
於世

蘇東布政使陳公振墓志銘

張邦奇

公諱振字時起別號主靜世居鄆之半村祖諱均烈
隱不仕考諱叙仁以公貴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
史母謝氏封孺人公生而靜慧成童遊郡學有聲成
化甲午領鄉薦辛丑登進士授知吳縣陞河南道監
察御史福建按察司副使遭父母及大母喪服闋復
除雲南副使陞陝西苑馬卿尋患風疾乞骸骨章已
在途會有命徙官遂以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公歷仕
幾三十年官至二品致政之日室處愴然疏糲僅給
家居足不踰戶閤口不及時事姻親舊故鮮接其面

蘇東布政使陳公振墓志銘

卷之九十五

八

如此者十有二年以正德庚辰二月二十日終于正
寢爲吳縣政平訟清門無私謁爲御史綜理畿內馬
政巡按江西山東皆著風采然不以語人親故莫得
聞其詳所上章疏子弟不及見其草單言而危行好
勝者莫與之爭明於界分以法度自防絲毫必執無
少假借于家于官截如也而心迹不二始終不渝枝
且嫉者無所投其擊逆瑾竊柄方面而下以事之京
者多執其門不肖者希恩澤而賢者所規禍公起
家艱赴都貧無以養謹惡其獨不往懷之未有以發
也既被除雲南道監察御史陞知吳縣陞河南道監
察御史福建按察司副使遭父母及大母喪服闋復

清微肅清學素無疾公且益顯乃得還光馬卿

山東右布政劉士奇

順德縣志

劉士奇者龍江人也字邦正舉進士主事刑部鑄衣
千戶陶淳枉法殺人言官請逮治不問士奇再請竟
法之轉員外郎議禮與諸臣伏 闕哭諫杖不死遷
郎中山陝兩 藩與有司訟奉命臨訊論如法出守
梧州梧州有關之征軍饑委輸時有奇羨士奇不為
稍民多竹舍失火延燒輒數十百家士奇患之表火
道度數家障以崇墉災乃止在郡七年超拜廣西左
叅政江西按察使有某甲者一家九人文致強盜幽
囚數年士奇鞠而釋之右布政山東以病乞骸骨歸
歲徵錄卷之九十五

士奇廉家無餘貲或傳士奇常欲市覘問其妻妻曰
何不書清字與之杜門八年卒

叅政

叅政王公晏傳

陳道

公諱晏字士寧鳳陽府盱眙人父諱成甫母葛氏嘗
元季隱處鄉閭間安貧履善用能免于亂世公生而
曠巖不凡稍長勵志問學不苟言動儼如成人我
太祖高皇帝選天下俊秀儲太學公以通詩經預列
既緣親老得告侍養之暇行業滋益用薦者拔縣學
訓導教人多有成就連丁二親喪洪武二十九年改
洛陽典史公持廉秉直不隕穫于權勢有中貴因事
過邑欲有徵求陵鑠吏民頗急公論以理法勿聽廉

歲徵錄卷之九十五

得其私裝將檢盤之其人欲謝以去河南司憲者以
其才能薦乃陞滋陽知縣公益自砥礪勞心愛人如
不及時憐邑有蝗為災公齋戒禱天蝗不入境內

太宗皇帝御極之明年山東叅政戚公疏公治狀遂

陞刑部郎中公執法平允獄無冤滯尋調儀曹被命

之江西督造海艘公嚴于統攝綜理有法用能集事

財費且減十之二三 上巡守北京時東官監國公

一日富封稱旨每召見輒賜太官酒饌不幾陞陝西

布政司叅政布政使嘗宴僚佐用聲伎為樂公止之

不可乘間而出已而事聞達及于公與凡在坐者悉

繫京師法曹按治間俄有 內批特有公復任

駕召諭之曰汝第去我意汝無他項為 上前陳之

且其受知可謂深矣公在陝撫治民遊州丞催科以

秋糧後期左遷山西參議滿九載始陞山東右叅政

時永樂二十年也公嘗督開運河濱岸有梁山泊者

在勝國時埜垣皆焚以巨石公悉取造梁庄諸關其

事者初有難色公曰此非名賢其事不經無補風教

今先務為急吾知紓民力耳邊郵其他耶公之謀事

回方而敢于為義此類可見時擬公將有大拜適

仁宗皇帝在位踰年而上賓故未蒙倚用 宣宗皇

帝繼統又五年公七旬有四矣乃乞骸骨歸鄉里無

幾終正寢公歷仕四朝餘五十年水蘖之操有如一

日不蓄侍妾嘗言酒色財三者吾自保無惑所不能

排遣者氣耳然公之氣亦非世俗扶私以求勝者其

為兩邑所至民德之如父 去任則挽留不忍舍

至解脫衣靴以寓甘棠之愛晉以先茔在八仙臺下

弗能日時展省命工繪卷置行篋輒披閱之其孝

思誠切如此

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陳君士啓

陳之先五代時大理評事諱輝自公

泰和人自宋以來子孫蕃盛皆 傳為詩

有仕者由科目進者六十有一人而至三

雷既以字行遂別字震之其曾祖文瑞元

學訓導祖存道安遠縣儒學訓導父煥章

蕭氏萍翁四子伯士瞻洪武壬子鄉貢進士

薄仲士悅叔即士啟季士勗士敏士

自樹立甫十歲從學與寧君習詩律已文采

二日舉子業治易經與朋友論議能自立說

未冠鄉大姓延教家塾前輩與之辯析史傳

讓父坐累謫遼東中道喪其從者士啟聞之

萬里省侍疾餘置居室及其養百需咸備奉

母及左士理家事時公府徭役悉論產之

氏產在里中甲乙數十啟雖年少兄弟協力

不肯墮人後時與寧亦坐累謫五溪治

寧父兄者嘗接迹而奉母盡孝養既父兄

卒終表永樂元年與賢 詔下邑大夫舉士

中江西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 賜

藏錄 卷之九十五

十一

藏錄 卷之九十五

十一

出身觀政左軍都督府時成國公掌府事得士啟數甚間暇輒就講論古大臣賢將所以事君使人之道士啟亦樂爲盡誠禮遇加厚召入翰林爲庶吉士脩永樂大典辯博明敏同列推其老成翰林編修周道言于朝陳士啟才行有爲有守超擢禮部祠祭郎中授奉議大夫究習典章謹于職事呂震爲尚書屬官諂附者率得近尹昌隆不爲諂附以罪去之卒擠以死同列以是憐士啟獨任直道不苟徇或舉尹戒之荅曰人各有命吾恭勤於職以聽命耳枉已媚人以求容不能也呂雖惡之卒不能害丁內艱去服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十三

吳山齋

關還舊職無幾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士啟寬厚愛民於事必盡心而襟宇闊達不察察以爲明不苛急以責效待下常采其所能而舍其小過妖婦磨賽見惑衆爲亂坐失覺逮繫數月釋復職數行所部督徃賦不嚴期約民得自便故事集而不擾青州歲歉郡具饑民之數上聞朝廷遣使借士啟如數賑之粟比至而饑民之數倍增使者再議奏俟報士啟曰民命在旦夕若再奏俟報旬浹餒死多矣請發奏印出粟脫有罪請自任不敢以累遂獨具奏朝廷從之

定勢語理論之皆帖服三載考最賜誥命授中大天高煦潛謀不軌稍覺士啟適至壽州聞之暮夜馳歸語三司同具密奏罪人既得士啟從陽武侯兵部尚書錦其餘黨撫安人民遂同御史給事中清理山東諸郡軍籍之其姦者無所容枉者賴以直蓋爲人果確爲政廉平循理而行無所矯拂未嘗務名而所至其民愛之平居友于兄弟睦於親族處人和易愈久而不變宣德六年八月卒于官春秋六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十四

山東參政左公璉墓志銘

倪謙

公諱璉字世瑄姓左氏世為江右南城宦族以月經
中永樂甲午鄉試登戊戌進士第觀政都察院辛丑
拜浙江道監察御史壬寅丁父憂起復改湖廣道正
統戊午陞廣東左參議景泰辛未九載秩滿陞山東
左參政癸酉以目疾乞致仕天順戊寅得疾終于家
公少聰悟好學甫七歲補郡庠弟子員成童母嬰疾
跼危徒跣走禱于華蓋山比歿哀慟柴毀既冠從鄉
先生御史聶宗尹受春秋經先生見其端厚穎敏曰
此吾鮑宣也以女妻之父嘗患背疽時年八十衆醫
莫療公已出仕喪耦適以續姻還乃禱于天願以身
代忽遇遠醫至療之獲愈人以爲孝感爲御史時嘗
奉命按治陝西平反寬滯繩糾貪墨風采甚著代還
受勅命進階文林郎封贈父母及室時都御史顧公
佐總憲臺綱振威望獨器待公凡疑獄難決者必以
屬之尋督處州銀治趨利者衆恒美兵爭效公痛繩
以法莫敢犯嘗有虎爲民害公捕絕之復奉勅考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 懷川

察浙江官吏激濁揚清旌良斥暴輿論允愜其在廣
東時清理軍政姦僞莫售嘗往瓊屋招諭黎徒悉聽
約束漳潮寇發公以直搆亂者者罪之餘皆釋去廣

公諱璉字世瑄姓左氏世為江右南城宦族以月經中永樂甲午鄉試登戊戌進士第觀政都察院辛丑拜浙江道監察御史壬寅丁父憂起復改湖廣道正統戊午陞廣東左參議景泰辛未九載秩滿陞山東左參政癸酉以目疾乞致仕天順戊寅得疾終于家公少聰悟好學甫七歲補郡庠弟子員成童母嬰疾跼危徒跣走禱于華蓋山比歿哀慟柴毀既冠從鄉先生御史聶宗尹受春秋經先生見其端厚穎敏曰此吾鮑宣也以女妻之父嘗患背疽時年八十衆醫莫療公已出仕喪耦適以續姻還乃禱于天願以身代忽遇遠醫至療之獲愈人以爲孝感爲御史時嘗奉命按治陝西平反寬滯繩糾貪墨風采甚著代還受勅命進階文林郎封贈父母及室時都御史顧公佐總憲臺綱振威望獨器待公凡疑獄難決者必以屬之尋督處州銀治趨利者衆恒美兵爭效公痛繩以法莫敢犯嘗有虎爲民害公捕絕之復奉勅考

選船以禦之寇平與有功績漢復受命進
大夫封贈如制其在山東時總督民賦公務
賦界而民悅甫二載謝事去其居鄉里比歲各僑公
發粟以濟全活者甚衆鄉人德之公寬谷仁謀和易
可親以清約自持不爲斬絕之行歷官中外幾四十
稔所至輿利除害惠澤在人每思世人飾諂辭而寡
實行因號訥菴以自厲所著有訥菴稿辭吉温醉務
於析理又嘗編次晦菴刪定古文孝經及春秋吉要
藏於家春秋七十曾祖諱明叔元三公府從事祖諱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五

十六

彬卿平樂州三父諱彥彰贈監察御史廣東參議
母周氏累贈夫人

右叅政謝壽傳

謝壽字鵬舉之子器宇軒豁自幼警敏刻志開學
眾以大器期之正統戊午補都庠生尋領鄉薦登進
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侃侃立朝務持大體督
察鹽課于浙江風紀大振無敢私販者有冢宰子弟
枯勢犯之悉置於法併劾罷其官君子壯之時處州
盜起奉朝命躬入賊巢諭散其黨與徐策擒其首
獻一方遂寧有文綺寶鑑之賜陞從六品俸尋陞漳
州知府至則以興學禮賢擊強暴束吏胥為務復嚴
立保伍法責保首月報所轄生業及出以某事歸以
廉徵錄 卷之九十五 十一

七十有七

太中大夫山東布政司左叅政靜菴李公恭
張弘道

公諱嵩字世瞻別號靜菴臨潼人高祖德曾祖昇昇
生祖思忠思忠徙居咸寧生父某以公貴累贈中憲
大夫母張氏贈恭人以正統甲子九月生公卒弘治
甲子六月享年六十有一公生有賴資年十八克西
安府學廩膳生文詞勃勃莫之敢並大為郡守余肅
敏公所重嘗贈以詩曾有向關中謙白眉之句以書
經中成化乙酉鄉試己丑進士初除山西屯留知縣
屯明難治在正文美法上欺官府下虐良善十數年
廉徵錄 卷之九十五 十一
來獄訟錢糧皆出其手吏供使令官聽調發公至先
縛其主文按其奸弊得十餘人悉塗死而縣治始清
法令不擾強梁畏如神明良善親如父母在縣三年
一毫不取廉名四振官燭不點他可知矣至興學校
脩禮樂正風俗時婚娶治行為天下第一陞戶部河
南司主事轉山西司員外郎郎中在部十二年除積
弊革奸猾錢穀出納一毫不爽一時居部者無出其
右名勦京師陞瀘州府知府治瀘州如治屯留而法
令稍寬詞訟兵甲錢穀無不克舉賑荒收饑所活萬
餘人民不憂旱蝗不入境立家焉之法定鹽鈔之價

制 以免民溺廣積穀以備賑貸撫按交薦聲譽

赫 陝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去任之日婦女痛號百

姓 遵道立碑頌德甲寅丁外艱居喪三年不出門戶

丙辰服闋 陝除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未及丁繼母憂

復 迴守制服闋於 起 初作不起嗚呼惜哉公貌不

踰 中人判大事決大疑重如泰山沛若江河有一介

不 取之廉有萬方無敵之勇故近山銘公曰行不媿

影 殺不媿矣近山與公同為李介菴門人介菴關西

夫 子也許襄毅亦嘗謂人曰人知李世瞻有伯夷之

清 而不知有管仲之才當時以為的論公於子不甚

蘇 錄 卷之七十五 教獨嚴擇女配人問之公曰人各有性心各有志非

山東左叅政熊公桂墓志銘

公名桂字世芳南昌之新建人也弘治戊午以書經

舉於鄉已未進士明年以父喪去服除授大理寺左

評 事尋陞寺副寺正 武宗初太監劉瑾用事以峻

法 繩下嘗倚 詔條凡裁匿軍丁罪及隣佑五六家

以 肆羅織部屬承望風旨誣累嘗百數十人公建言

詔 令權宜惟一時可行 祖宗成憲則百世當守乞

母 輕變枉致免濫 上是之由是得免者以萬計屏

都 御史欲殺一指揮非其罪公駁回五六次將聞于

上 乃止瑾逆謀敗露黨與洶洶大臣慮有變促成獄

法 司多出入瑾門下者不無觀望駭愕失措莫敢先

諸郡嘗得海翁紫陽書院舊址乃復于釋氏掄上學
行者唐韋鄭佐胡宗明鄭述程旦戴鍊黃嗣輩八丁
餘人講道其中資以俸餘又買田千餘畝給祭祀及
來學者爲久遠計 國朝守令不握兵官軍又不得
擅調正統間設民壯爲守城計迄于成化又增添之
地方有警則徵發捕邏而有司驅迫又有不可勝言
者徵民甚苦之不肯就役公爲審丁糧定額役法至
今稱便時冗食日增內供白糧出蘇松常者勢不能
給詔諫聚斂之臣飛派於徽又方新 乾清宮取材
於徽當浙之半公委曲曰上司至於漸泣得減其半

徽錄 卷之九十五 二十五

以蘇民困任甫三載屢下 詔書旌其賢能進秩中
憲大夫推恩父母皆特馳封滿六年丙子陞山東叅
政徵民不忍其去境上咸樹碑以志思慕至山東分
守東充道一夕河決泛曹州兵備吳副使忽驚斃公
晝夜馳數百里往視之水勢甚暴乃齋沐臨河祭告
願貪酷官吏數人水過少定得築塞之嘗謁闕里恠
祭器不稱王祀度所費可千金會民有發地窖得錢
數百十來報計之適足用遂命工鑄造規制乃備戊
寅督運至京師貴人歲常包攬利入本色以便侵漁
公力言于 上得納輕齋省費不下數萬山東人咸

頌之未幾奔太恭人喪宸濠憾公作劉瑾招狀發其
陰謀幸公士道賊念焚其居第年五十有八公神氣
秀發狀貌豐偉學見本領故剛大之氣經濟之才雖
甚輻輳終莫能自賤也惜乎未躋大位而不盡見其
設施豈數果有短長耶抑世道之有升降人固莫知
其然也公在大理有駁稿在徽有治徽大畧及平生
奏疏詩文號石崖稿若干卷藏于家

徽錄 卷之九十五 二十五

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張公潛墓志銘

王九思

公張氏諱潛字用昭自號曰東谷其先河南太康縣人也乃以徭戍隸籍陝西岷州衛曾祖諱文信贈右副都御史祖諱善封右副都御史父諱錦官至刑部尚書左侍郎侍郎公後徙秦州公復徙華州定居焉乃今為華州人母淑人劉氏生五男而公為長生而穎秀清瑩如玉甫八九歲能日記數千言口占詩對答應如流稍長夫筆為文輒吐奇語侍郎公送之學士西涯李公所從受尚書李公奇之甚蓋嘗語人曰韓退之驚恠張童子不易得也乃今復有張童子也成化丙午秋公十有五歲矣西赴鄉試不偶乃益淬礪自負不凡弘治壬子遠菴楊公督學關中編試諸生謂關中有三木子蓋慶陽李獻吉洵陽張光世其一公也其年秋三人同舉而獻吉發解云公再試禮部而丙辰春自禮部入對大廷俱在高第其年冬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出納錢穀關節不通剔抉弊蠹祁寒暑雨無少懈惟部尚書稱其廉能秩滿三載吏部考其績上上未幾擢員外郎辛酉侍郎公告終公解官歸墓三年之喪畢受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正德

丙寅天子新即位將幸太學例遣官往召衍聖公孔顏孟三氏子孫會太學觀禮禮部以公應命往遊闕里觀孔林登太山以望東海為平生之大快云未幾擢精膳司郎中凡朝廷大宴會及宴勞國夷釋書節制禮無廢闕費絕侵漁是時劉瑾用事公深用避匿踪跡不通或謂公曰公鄉人也不往且有禍公笑而不答其卓立如此已巳冬擢廣平府知府廣平附畿內四三年來權奸肆虐民不堪命乃畿內盜起流劫鄉邑不可撲滅公多方捍禦郡中賴以無事既乃按行屬邑撫循安輯之省其財力均其徭賦黜賦教錄卷之九十五 舞文之吏清久滯之獄申庠序之教興禮讓之俗郡邑熙然治矣逾五年癸酉起擢山東左叅政是時工部尚書無錫秦公為布政使與公皆名士也相得其歡凡旬宜督餉之務相與詒議而後行人方冀其大有為也乃明年甲戌考察庶官有忌公者與妻非之請公聞命浩然西歸曰自求無歎而已又明年乙亥太淑人卒秦州公竭力營葬三年喪畢始徙華州居之公風流蘊籍人也善吟咏書華州山水佳勝足以自娛又常往來武功與康先生游對客命酒談論上卷時出雅謹聽者灑然如臨三月清風劍

公姓王氏諱致字邦器別號西溪世為澤之陽城人自幼學重不凡長承庭訓習舉業補邑庠生聰穎過人一時儒者咸推讓之累試不售公志益篤弘治戊午以書經領山西鄉薦已未登進士試政刑部丁父憂守制居喪哀痛踰禮服除授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屢承差委臨清德州居庸通太等倉監督收放糧斛所至夙契一清軍民悅服司農卿郭城伯公洪洞韓公俱一時偉人少與可者咸以廉靜稱之三載考最獲一恩典馳封如制丁卯太安人卒于宦邸公扶柩復歸

恩典馳封如制丁卯太安人卒于宦邸公扶柩回安葬先是公以不獲祿養父母為歎入仕即迎養母太安人於京師曲盡孝敬母氏熙熙然享天年終服闋陞刑部雲南司員外郎尋陞山東司郎中時巡瑾擅權專尚嚴刻同僚多以此酷暴逢迎公獨持正不阿法司以平恕明允稱瑾惡之欲中傷未幾公獨陞陝西按察司僉事時川賊用兵總督軍務左都御史洪公累聞公賢能即取軍前贊畫多致克捷洪公甚重之理事政調河南按察司僉事分巡汝寧道值巨賊劉六等作亂擁眾數萬雲擾中州勢甚猖獗逼近汝城人皆危懼况有宗濟在汝尤為可慮

公殫心竭力為捍衛之計乃集眾誓曰賊徒雖眾背逆天道逆天者亡汝輩無懼也我奉命來守此邦死生與汝輩共之千餘人大遭挫劫奔潰孤城賴以保全宗藩獲免震驚眾欲慶功公曰賊雖挫魁首尚存若不急請兵勦除非特汝城難保恐中原亦未可保也遂密遣人具奏疏入天子震怒亟命將出師屢致克捷雖曰官軍之力公調度之功居多公又廉知賊黨趙秀為汝人其母久禁獄中即釋之秀聞知風泣思報適賊首趙璠等七人與劉六等會兵秀急走報公公督率部下官軍追襲一舍地盡皆擒獲并

金帛等物解送軍門節該湖河二省撫按總督軍務左都御史彭公報云獨守孤城屢抗巨賊其功尤為可嘉等語時紀功官吳玉榮者意望納賄公口竭力圖報盡職也納賄要名欺罔也吾何敢欺即時同事將官皆蒙陞賞有差公止賞白金彩段銀牌等物以旌其勞無怨尤意無何紀功官以賍敗公功雖不錄大節愈張禦寇有碑後鑑有錄百官不能泯也甲戌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兼管永平等衛所州縣屯田詞訟公盡心竭力為之地方有賴丙子薊州蕞荒公發倉庫賑濟活數萬人時虜寇犯

兒孫帥眾犯邊殺害參將等官公同撫按鎮守等臣
劾請平撫按憲臣交章論薦兩蒙綬幣白金之賜
公復進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分守遼海東寧道公以
誠信撫之除奸革弊境內肅然時有海西夷人進貢
道經開原守將誣執爲賊盜撲殺報功 天子遣官
按覈公承勘據實回奏撫鎮俱得罪公以剛正不撓
之氣遇事無所回互人多忌之公曰知進知退天之
道也吾以布衣致位三品腰金衣紫足矣遂解組以
歸公忠孝剛正本於天性傷父早逝常懷風木之悲
迎母宦邸曲盡孝敬之道今大家宰襄垣劉公爲編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二十七

山東左叅政史公學墓志銘 王鴻儒
正德六年盜起雄雷踞於河朔山東數千里永平
日久所至莫敢嬰其鋒山東左叅政史公于時視河
金鄉羣盜猝至公與僉事杜丙謀曰縣城卑不足恃
以守徒死無益益退保濟寧集兵觀釁乃去金鄉入
濟寧選調銳士七百餘人指授方畧與賊遇多所
擒斬兵勢以振會言路劾公等退避遠繫 詔獄遂
皆除名是時陷城比比後多蒙宥而公等獨得重坐
蓋 朝廷欲明軍法適會其時也八年春召二子謂
曰昔年且六十數已盡矣函山乾原吾將營樂丘焉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二十八

修時與公爲同年約諸縉紳皆以榮壽詩章爲賀處
兄弟友愛篤至鄉人以孝友稱許又嘗創建祠堂以
奉四代神主此尤其孝之火者退休林下十年杜門
不出雖鄉飲盛典有司敢請辭謝不赴不爲人囑証
公事有司自敬重之享年七十有五嗚呼若公者可
謂生順死安烈丈夫矣

南陽士懋學吾友也今官南都爾爲我索墓志於懋
學吾無恨矣二子驚曰大人何爲出此言公曰此常
理古人亦有爲之者不足怪也夏四月十五日與客
飲散登樓閱書忽疾作遂不起子聞而大驚與公交
幾三十年中間離合不常自忝今命方期胥會以整
平生豈意公遽至於此公之先有諱崇者以功封溧
陽侯子孫因家焉父頃以公貴封戶部郎中母沈氏
封宜人公少岐嶷年賦詩落筆有奇語從兄文冕
見而喜曰此吾家異日元宗子也遂親授以經居半
歲文冕去世公感其識拔勵志於學時戴恭簡公提

學南幾一見以爲奇士成化丙午舉于鄉丁未中進士第弘治辛亥授戶部主事差典外廐芻牧尋同中官及臺諫勘侵地于南城近郊監漕通州檢甸服田災督儲淮陰一歲當代淮人上書借留從之丁巳陞本部員外郎戊午陞郎中奉勅總餉遼東時邊庾

多虛悉心計度察近裏餘積彼弛刑徒用轉般法漸以實邊又奏出京帑庫銀三萬餘兩多買粟豆積邊下爲備未幾虜大入軍賦有餘將士豪健虜不得志而避已未三載考滿再受詔命父母與妻並受封焉是年聞父喪明年遭母喪宅憂五巷哀毀盡禮甲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二十九

子服闋復除本部郎中乙丑奉勅理漕事軍民咸

肅綱運不阻清戎京輦不避權近入爲公危之而公

自如正德丙寅陞四川布政司左叅議奉勅總理

邊儲丁卯以例裁革戊辰改福建庚午陞山東左叅

政未幾盜起而公坐貶焉公資稟和平溫粹樂善好

賢不言人遇勤於問學本朝諸名家文集訪收無遺

下至公文吏牘因簿樂錄有關世道無不採摭當代

故實問無不知與人交外無敬慢而中有親疎果其

所厚終身不渝處家孝敬勤儉既歸課耕治田建始

祖塋拜先世祠堂續譜割常稔之田以供祭祠墓凡

數歲悉克以期仍志于石命宗人世守之其教子胤
失其良心恒置卧榻之側逮授室而後異寢溢宮二
十餘年廉介公勤如一日爲文渾厚博洽不事彫飾
所著有埭溪集二十卷金淵節孝錄深陽人物記又
若干卷俱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二十九

俞憲

古人定交以盛衰存亡為節而歎木植偷之士必以此自考見云余自始進持服家居則悶浙中有恤刑而賢者為郎中敖君及後上天官補刑部郎則又聞署中有恤刑而賢者為郎中敖君時君固為郎中恤刑浙中也余恨不及見既君以恤刑竣事還署署中故事僚長戴自公見外壹以齒叙進退別坐而容色言語不免有所以長長貳貳者存乎其間君獨脫去凡習表外一誠無所以長長貳貳者存乎其間以故

狀後錄一 卷之九十五 三十一

僚友多就之初君常物色余意或魁岸奇辟要職關畧不可近而余以管知君故方傾心君君覩之積節日乃信余而定交也居三年君遷兵備副使去余亦尋罹罪譴而君兵備太倉州太倉州與吳錫近邑往來必過余其容色言語加于余者忘其為遷人也余亦自忘為遷人與君上下議論握手嘆時事如在著中時不意別且五年而君逝矣君居官穎達博裕而不為魁岸奇辟之行明潔直毅而不為要眇開畧之談所至能任大事持大體頗不為浮俗是非利害廢奪初還署會言官論願天憲試不公法當治無何又

石論甲辰榜大臣不當私其子者 夫子屬下謂

其事君如詔會僚友接洽悉自待從而下逮捕者庄若干人中外恂恂有悻色甲官莫測 上意又日公徒校持手版旁記所按狀以待 上問諸曹有色動者君按之自如也有詞臣不受訊者竟訊之有御史不受繫者竟繫之諸所承伏悉具實以報報兩上天子以為平也悉是之茲役也以疑似得洗者先後九若千人觀於此而君之任大事持大體繫可一已署中故清約至不能具著供故事辦之莞庫者或因而浸淫其費則莞庫者又因而尅取歲報之羨以竟

狀後錄一 卷之九十五 三十一

君憤曰非法也且知其弊而逸巡之與自尅取筆筆乃禁而更與僚友約月出俸錢以給君子賄利雖微必慎如此君既兵備太倉州不逾月州獄失守逃要囚四十餘人入海且為亂君不自當道亟發兵捕之而海賊素馳突又倚新囚為援勢張甚君既撲滅之不妄戮一人先是江防都御史嘗具疏請兵兵不發矣而平賊之疏上于是 天子嘉其疏錫以金帛以非太賚賜不敢辭乃以幣衣其母而以金易田一鍾用貽樂于其後人君按太倉州不事尚嚴而持一如署中念已有兄弟交訟者連數歲不能解君

之法其大開之舉馳數百金遣君庸求君之弟而
立還因以告其鄉人而余親聞于其人者也嗚呼此
非操履素定即吾心有不能自信者况兄弟乎又在
千百里外非宵暮夜抵門可以自決者也君之平生
於此可想見矣君諱璠字貴之自號象泉居士江西
臨江之新喻人

卷之九十五

整飭蘇松兵備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兼副使贈
光祿寺卿任公環墓志銘

徐階

嘉靖癸丑倭夷寇東南于是時天下承平久矣民
不知有兵革賊至輒奔以潰復卷任公同知蘇州府
訓練所統民兵與力戰而躬介曾策馬以先之自書
其姓名於腹背手足曰死戰吾責也雖然先人之遺
體不可棄也茲用以識庶得收葬焉聞者咸感泣公
又與其兵同寢食或連日夜粒米不入口或露宿草
莽植立泥淖中未嘗稍自異所得俸直及諸上官之
半醴悉分與其兵由是兵亦日奮賊賊於上海之八
處得錄

卷之九十五

三十四

團方戰時冠拔劔擊公賴庖人某身蔽公以免公獲
被三創旣而守太倉以積勞疽發于背公子爾幸請
公還郡就醫公叱曰吾誓不與賊俱生幸吾疾愈而
賊滅當與若共太平之福否則有臣死忠妻死節子
死孝而已歸以是語爾毋吾不能與婦子對泣悻悻
間泯泯以沒也會報賊至公遂裹瘡出海擊之怒濤
如山南人習舟者皆震眩失色公意氣彌厲手執麾
舟師擣之賊大敗俘斬百餘未幾賊之公少敗之
保山敗之南沙賊望公旌旆輒遁去捷

保山敗之南沙賊望公旌旆輒遁去捷

城聚保而門鎗不得入民相抱號哭聲震原野公泣
目城池視百姓重等耳奈何棄之亟命啟門而謂其
守曰賊入者某請任其責活十數萬人明日賊至以
計敗之封門乙卯賊復大至復大敗之斬首六十餘
級 詔進公副使 賜白金文綺廕一子爲潞州衛
左所副千戶世襲丁母趙夫人憂部使者及諸士民
連疏乞起公 詔責公大義而特贈公母爲孺人以
慰公公不得已受 命明年倭寇平疏乞終制 詔
報可仍陞山東布政司叅政以旌其功又明年丁嫡
母張夫人憂海內士大夫方望公服闋出爲 國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三十五

排大難立大功而公以前勞成午疾作遽卒享年僅
四十於是士大夫又莫不悲公用之未竟與 朝廷
之失士而蘇松之士民則相與爲祠祀公給事中蘇
人徐師曾請於 上贈公光祿寺卿然其父老猶相
與言曰未足盡報公云公諱環字應乾復菴其號世
爲潞安人曾祖增祖仕父翔以公貴贈文林郎滑縣
知縣公生正德己卯幼警悟不凡年二十三舉山西
庚子鄉試登甲辰進士知廣平以才優調沙河丁父
憂改滑縣沙河當南北之衝疲於役甚公首爲省厨
傳罷誅求以次釋冤獄毀淫祠凡所興革必視民所

便沙民大悅其治滑如治蘇其子生祠記及傳
歐之碑辛亥徵至京師公之族有與宗室婚者故以
例佐蘇州配李氏先是公以其母屬於嫡不敢爲妻
請封公汝爾孝以請始特封宜人子男二長即爾孝
爾孝生次爾節今襲千戶公爲學先行誼尚名檢始
爲諸生時大書壁間曰營私者無上虧行者無親又
曰充海闊天高之量養先憂後樂之心必如是始可
以言士故其歷官清真介特迥然異於時流而忠義
之績在蘇松者尤著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三十五

山東左叅政馮公敏功傳

王世貞

馮公者其官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也而治濟寧卒而贈大僕寺卿予誥諱以公滿叅政考其祖父爲大中大夫亦予大夫誥叅政法不當贈贈法不當得誥而今得贈及予誥者漕河南告成天子大推恩任事臣獨公最久而前後功又最高以卒故誥之甚其被恩澤有大臣所不敢望者嗚呼馮公四謂過矣公諱敏功字元卿其先居海鹽改隸平湖已而徙郭中遂爲平湖人王父遂平令俊父汝弼舉進士授行人擢工科給事中以直諫謫叟更大邑令晉守吾太倉

東坡錄

卷之九十五

三十七

再晉楊州同守中軍辭罷以公考最封按察副使得

卿如公階者也公生而明穎通古今文籍十六補邑

諸生十八從其父太倉與諸生雋異若凌尚書雲翼

徐太僕鱗靈副教張憲副大詔相切劘爲制科業而

不佞真忝公同齒叅其未公是時秀眉美姿馳筆而

長鸞毋能當者還爲諸生試輒冠其曹偶慶學宮然

大試輒不利時楊州公已謝事歸而治生又以其羨

贍宗黨公一切佐之三十始舉其鄉第三人上公車

報罷亡何烏寇來迫平湖前是平湖城矣往往多資

公力而至是復佐其令憑城爲備禦計甚詳寇去而

有授兵乘間爲度劉者今以爲倭也懼甚公授甲

衆夜坐立睥睨間直明而辨兵乃愧退鄉人辟亂入

城城人虞不給特臬使方按部中謔傳且逐之羣咻

使所公聞而往以片言折之解當是時微公幾叵測

凡三上公車乃見收射業高第明年授禮部祠祭主

事詔選良家子充後宮公在行獨不擾坐主拜相

者所親道士以公役騷擾道路公伺其歸而責咎之

相怒甚召公詬曰若不知我門下客而咎者何也公

正色曰咎橫道士耳不咎師門下客也即咎師門下

客而爲師少德橫者以爲弟子罪未敢聞命相頗盡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三十八

亦然竟未有以中也尋進主客員外郎奉莊皇帝

卽位詔而南道遷其司郎中遷遷江西布政司右叅

議分守南康九江部公行部至南豐而湖兵調者以

餉不足方大掠公召其長好謂曰而與我鄉人也故

爲而言一反手間名爲賊天子檄大軍至蓋粉矣

餉不足吾爲若治餉其長悅公乃料倉粟庫鏹次第

屬於舟而使一郡作導之選精勇尾之咸慚不敢動

屬方議均田而公所部多山高下饒瘠異狀公使善

計算者周行阡陌間計畝受稅毋得伏匿又爲之平

亭其役畱籍南康未三歲以才舉拜山東按察副使

修徐州兵備兼治漕河南至而河決睢寧繇白浪而入青陽決者六皆巨新安左右決者七差小其水不制睢寧之陸漕為湖曹口而上故河百餘里以南盡為陸淤泥半之漕艘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算公甫至受計大吏調士民晝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決塞各就緒漕舟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暴漲諸塞盡潰湖與河一來攻邳公時按部邳下令士其門水勢重不能禦公即解衣裙囊沙而塞之諸從官吏卒市人爭效公圍沙皆滿水遂巡解公乃行視諸決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聞家口以

水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十九

少年喜事者欲從加口穿葛墟微赤良城等山抵北大湖中界兩長堤為運道以示奇徵公與議且之公念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磐石礪砂不易鑿乃蹇而喜事者意未已別欲繇海通膠河其視漕稍徑而中皆高嶺巨石東土瘠人疲不勝役甫舉事而驚潰者再矣乃移公山東公議以膠工不易興且不易產即竟亦終塞縣官故不乏金錢奈何悉捐以填無用而勤此數十萬人力也撫按臣采公議以聞時柄相獨擅國前後授指於喜事者怒而下書切責人

水徵錄 卷之九十五 四十

為公危曰內意堅且實才公以治河顯而弗以治河終之禍且及公公嘆曰吾豈不念禍為國家計重耳堅不可奪遂舍公他屬卒如公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尺寸利柄相稍惡沮用廷議罷之然猶謂人馮叅沮加今又沮膠者何也懲昔鞅掌故倦耶公辜歸職職所治稅糧時久已困不給為平亭其額募墾荒土流民占籍者萬計已而念楊州公老病乞休歸朝夕侍湯藥楊州公得公而喜為加餐公何竟卒始公失其母屠淑人戚不廢易已失繼母徐淑人易不廢戚然當在壯時體猶為之柴瘦而楊州公用老壽

服金... 園池亭榭之樂其卒也公親視舍... 當塞日送舟千艘人無憾而公業五十餘矣孺慕

薦雞骨支牀幾不起服除久之薦者相屬乃從田間

起仍故官改佐漕運公時苦宿病未平人或難之公

奮曰賴上恩得治私今不以爲不肖而屬之太奇

吾何忍負且嚮者親身也親已背矣身當爲朝廷有

遂冒暑抵淮准之南故有邵伯竇應高郵三湖相連

巨浸漕舟過者往往多漂溺因議濬內河通之御

入大夫王公廷瞻疏上得請而公至任其轄巨者與

凡部羅君共治公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公能

至以大集公益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且旁治賦訟

覽訊譟輒至內夜不休五鼓即起以爲恒尋馳督漕

舟自徐而濟凡七晝夜遂昏暈不復省已而稍蘇還

進醫藥微効復出勉治事病寢劇見其婦曹與子相

對泣猶呵曰人孰無死吾幸獲以勤事死何恨叩之

家事張目不答而趣羅君至曰內河成於國計甚利

第大通湖湖善潰而隄薄萬一如瓠子數百里魚鱉

矣幸爲別創堤衛之已而顧其子曰吾死死必有賻

女却而歸諸官羅君色慘沮謂公堤吾職也母足多

處若子幼何以語我我爲任之公徐曰有家弟在

難

君別而公以萬曆乙酉季夏望日之午整衣冠端坐

而逝春秋甫六十子一卽伯禮補邑諸生以旌文者

公性孝友楊州公嘗卒進盜公已冒鋒刃而出之愛

其弟敏効尤篤事相師產相讓也與楊州公俱善治

生而至饒乃能以義散施不吝平湖之人至今感稱

公父子

余州生曰馮公所謂能捍大菑禦大患者非耶淮之

人相卒而祠祀之也公於居官它功績甚多不志志

其治河者於國不爲利則抗悍相棄其官而不之惜

利則鞠躬盡瘁至死而不爲已真純臣哉玄冥之勳

官而水死何以異也乃國家之報勞臣厚於汲昌而

薄於王延世蓋衷之矣

參議

山東參議賈公恪傳 附于定

祥符文獻志

公諱恪字惟恭別號林居子開封之通許人寓居祥符高祖堅宋河原令曾祖思忠元臨洛鎮巡檢祖贊國初鉛山令父鎮封陝西道御史公自幼穎敏越人初名篤提學憲副歐陽公哲見而奇之更今名自里舉選補邑庠生刻意問學雖嚴冬盛暑手不釋卷正統戊午領河南鄉試第二名明年登進士第授行人將命四方人皆偉其才丙寅選授陝西道監察御史丁卯刷山西文卷自三司以及郡縣凡匿卷者皆被劾治罪官吏懾服已巳勅理浙江銀課時處州寇發嚴設備禦民賴以安奉命巡按浙江薦能廉鋤奸頑洗冤澤物克張其職景泰辛未蒙恩封其父如己宮母妻俱孺人是歲冬丁內外艱服除改江西道兼攝廣東道事乙亥巡按宣府興屯田練軍旅庇安邊之事皆悉心力為之不懈既代歸適英廟復位慎選老成分任方岳命京職各舉所知東魯許襄敏公彬為翰林素知公賢乃以薦擢山東布政司右叅議召至便殿宣諭德意賜寶鑑千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四十三

員在道里費公懷陽厲以求報稱戊寅兼理遼陽邊餉奏未督修關里林廟具有成績先是公按宣府

曾劾奏僉都御史李公秉由是有隙成化丙戌秩將滿會秉當銓曹考察遂坐以不謹放歸田里或為公不平公笑曰行藏有命何係於彼乃浩然歸汴與鄉耆致仕都御史婁公良鄒公寧方伯丘公陵張公斌叅政楊公鐸副使劉公安僉事呂公益和公維輩結社賦詩為樂夏則往遊通許別墅避炎歊優游林下者十年餘乙未八月卒壽六十有八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四十四

子定字仲一別號一菴參議公之仲子也幼耽書有自得之趣弱冠就鄉試主司閱其文動目然卒迷於鑿別歸結委心亭劬書不倦成化辛卯舉鄉薦乙未丁外艱戊戌登進士第庶子出刺絳州絳人有屠者偕侶遠出拉諸谷中殺之將私其妻不可又殺之乃鬻其女以逃事久不明公根株其實誅屠者辛丑大饑疫公參酌古今為救荒八事行之悉驗總賑少司寇何公喬新大加稱賞下其八事於列郡利濟甚博晉地宜棗約絳人饑不得伐棗棗熟饑者仰之何公始入疆問曰絳棗何以獨完民曰使君有約弗忍違耳垣曲絳屬邑有冠聚山澤公乘其新合健徒

仁急擢之獲其魁須從平陽太守李公琮入山撫

餘黨悉委仗即農初饑民棄子女轉死溝壑日遣人

伺諸途聚而養之凡所活數百巡按御史宋公德閱

視各有餅餌在握歎曰民之父母固如是已弘治戊

申丁內艱歸暇日編緝守令政規庚戌復除易州易

多山近畿內養薪蒸所出經樵百年山童林空公

為立良法民以不罷永樂初始建北都民有獻粟粟

者久之歲以為常乃列園林登耗之狀以聞得減其

半甲寅以考最擢山西按察司僉事適巡撫都御史

張公敷華訪時政公曰如高平繫連薪直者田業已

盡濬械園土中永無出期不若通簡邑民物其丁產

納殿者俾十分出一分償之又欲令州邑簡其民淑

慮之泰甚者識以善惡二籍歲終則勾稽其實而誅

賞之又言山西統屬視他省為少而晉代藩封國在

焉故仰日滋祿微無極彼解澤晉寶與穀同利三藩

之祿盡併鹽粟均輸為便多見採錄丁巳正月公卒

于官得年五十有一

參議張繼孟傳

張少參公繼孟字子醇公以禮部儀制司郎中陞山

東布政司參議年未五十致政歸居林下家徒四壁

立居旁建茅室三楹鑿池為橋植竹數竿扁為一笑

亭日鷓味其中禁足不出客至第肅至階送亦不出

門即朝貴枉訪止折柬相答于勢利紛華泊如也嘗

言作人須要有趣對俗客嗒然無一語遇學士大人

有道術者與之譚說名理揚榘風雅疊疊不倦令人

灑然不能遽別前輩一時如西涯相公蒲汀尚書皆

海內宿望常聯輿過訪公或留坐所共脫粟之飯園

出蔬果五酒三五巡即止諸老宿自公第出輒喜見

眉宇相謂曰吾情遇張子醇一飯勝倍別家盛筵矣

其為人愛重如此楊方伯守魯既第整任揚州府推

官瀕行僕請教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做官

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為民也得夫當後生筮仕初

即為此厲語不為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愾為不

吉語古道如此年八十卒卒之日至無以為殮其子

以訃聞於諸同年在京宦者得贈若干金始克襄事

云

山南系議華嚴劉公寤墓志

吳郡

公諱寤字振道別號華嚴生而穎異在提地中人
 知其不凡長就外傳明詩經精舉子業弘治壬戌遊
 邑庠正德丁卯與兄孟齋公竄同領鄉薦嘉靖甲戌登
 進士第明年授徽州祁門知縣部民程氏有詳獄已
 成公訪知其寃翻成案力請兩院脫之養馬之家有
 強梁奪其驢者成顛疾公得其情追而還之類逸愈
 孺學人乏科第或謂學前民房參差官舍傾圮使然
 公則以學校為首善之地士類所聚遂捐俸改葺民
 苦坐派解外軍需公蒞任切如痼瘼在身即為白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四十七

道征為稍緩流寇接境委官領義兵遏之賊間道過
 近壤公奮臂率民兵扼要害擒渠魁數十餘黨悉道
 散士民為立碑發源令缺當道更公署其事委民歡
 迎祈民遮泣已卯陞南京刑部陝西司主事洪辰謬
 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嘉靖改元轉南京刑部河南
 司郎中獄多平反欽天監天文生貪富家有賈緣奪
 其業者禮部大堂允之郎中賀公籍執法牒公公亦
 如法斷忤大堂意致禮刑二部上疏下三法司議卒
 如公所擬朝議大禮上疏爭論執政不能破其說丙
 戌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分守遼東千戶哈英罹罪公

誠心體訪知其寃竟活之由此忤世謝事百姓請祭
 院擊門保留不能及直道難容公又何愧焉時公年
 正強脫然林泉且曰幸友爭家是亦為政日與兄弟
 色養太孺人楊逾十年楊卒公居喪哀毀至棄事
 思一語及太孺人輒涕泗潸然自是角巾私第不交
 公門暇則著書立言攬發其平生識見所著有潛夫
 一班集行于世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四十七

按察使

山東按察使石公渠傳

潘垣

石公渠字翰卿別號天全道人世為泰州人祖希永高邑令改掌山陽縣學教遠占籍清河縣卜居淮之清江浦公穎敏超卓剛毅老成舉成化乙酉南畿鄉試登丙戌進士擢刑部主事選員外郎平允守漢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管根儲遼陽倉根腐爛者半首按究官吏奏黜為民州衛倉焚者聞風落膽有改行自新者即加獎籍以勸其進人皆感服在遼陽數年撫卹官軍禁革奸弊邊境賴以安

徵錄

卷之九十五

四九

堵擢本司副使改巡他道一日郊行遙見人影出没林木中近復不見命部卒搜叢林中得頂包僧十餘人解其包有物在焉鞫問之昨宿尼寺殺商人而奪其貨驗尸賊皆伏辜奏毀其寺尼配諸鰥夫癸卯山東天饑奉巡撫牟都御史檄齎銀五萬兩糴穀江南太平府渡楊子江風浪大作舟幾覆人皆號泣公歌神色不變焚香祝曰此行為救數百萬民命渠何足惜神其鑒之言未既風浪頓息載穀而歸上下胥慶分賑饑民賴以全活未幾陞本司按察使審核重囚有平反察舉貪廉憲體直肅雖老吏進呈文移

其政仰視黜姦獨舞文者數輩行禁止丁未
親考察主其事者頗有宿憾必欲置之散地
安有聞遂拂衣而歸置萬柳莊奉二親正德丙寅
恩陞進階一級病卒年七十一

山東按察使周公鑑傳

周鑑字孔明正統乙丑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大學士陳循子所為不法鑑按置大辟還其園廬田廬子女若干陳切齒伺以中之無所得已風部遷雲南按察司副使終陳在政府九年不遷鑑所至汰墨理枉仍開寶泉壩積水溉田多至數萬頃後以通考過家行江中只覆其舟僕有周濟者絕木從傍出斧舟得鑑尚端立無恙所膏俸金僅二百馱衣數襲貯革囊中驛吏自水底鉤以還鑑鑰識如故眾驚以為神尋陞山東按察使乞歸與布政李正芳僉事董應軫相友善三人者有雅望縣為建耆老堂于治右有大政及事疑而不決者必咨而後行之

藏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十一

副使

山東副使張孟兼下傳

方孝孺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為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為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中能士郡縣以孟兼名士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為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為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安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為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為翰林學士宋濂亞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知也

藏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十二

孟兼為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孰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為好言曰須刪綠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眾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為人求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欵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暗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史謬為早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為低坐不起親送其傲脫好面許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為

宋先生言先生屬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
薦之未有選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
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爲書與孟兼論性
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
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
曰拜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謙意伯
劉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官徐徐進乃
可耳母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
廉勁疾惡抵司糾撻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
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十五

膽如鬼神聲聞 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
使吳印娶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甚
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
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
兼以爲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
卒笞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
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
便兵民更自至庫賈錢民 而孟兼謂此詔印印擅
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隨筆僉吏問罪孟兼
將上封事言于朝其餘吏皆大懼勸印印上封事

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
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笞之孟兼既辱愈憤捕
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
兼之橫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
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
髮摘拳垂死特諭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
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許
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
受其拜不答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
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決之以爲宜然孟兼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五十五

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中寔無愉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
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
其爲自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
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畧它人謬矣法雖過嚴
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山東按察司副使彭先生勗傳 葉盛

先生彭氏名勗字祖期別號春菴宋御史中丞思永十二世孫也系出唐安定王後吉州刺史玠始居廬陵山口六世祖司農少卿少英從文天祥起兵勤王始遷今永豐故今為永豐人曾祖貴德以書經試不偶乃業醫濟人家有種德堂蓋期待其子孫所以識也祖景忠父叔敏先生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嘗從鄉父老人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為人大奇之父聞私語之曰爾能力學以繼前人聞乎即應聲曰吾能之於

是遣從里儒曾以南游大通經術年廿六登永樂乙未進士念親老乞教職就養得南雄府教授在官凡得一美衣食必先奉親諸生化服其為教以經書熟讀講解為先作文次之每選諸生之尤者聚一室同飲食躬為訓導至終其任不替造就甚多雲南鄉試聘為考官驛舟抵廣南界有驛驢安府生求見贊以黃金先生笑却之三日復尾其後因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既至方鎮諸公禮待甚厚凡場屋事一在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帥昇二公以考官多私是科則多使人

彭先生勗仍除建寧教授積效如南雄有許宗憲者以書畫為權要所嬖因中傷官民人誦事之於彭副使王增刷卷來臥疾道中許一女孫飲人室而寘輻於生員游亨門亨歸怒毆其轎夫許銜之即以游氏父子魘魁入誣且以其居近童五郎祠為証遂置亨叔父七人重罪俱就其平民因神而下獄者四百餘家且以增素敬先生恐先生直其誣弁護先生不得見一日官吏聚揖增言茲事不在人畏其威皆曰然先生獨立而言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拍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信讓眾駭愕而退少選

召送者請以乃大愧悔盡釋無辜增亦卒正統元年以少傅楊公士善薦召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儒學師道卓然教條畢立寬嚴得體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已未廷試三甲魁選悉出先生至今論南畿提學必以先生為第一嘗辯嘉定縣民朱行等二人非謀殺人建平縣民陳良二陳文二等十五人非強盜衆服其明教官有持身不謹者即就黜揚州安慶知府不稱皆劾罷之又幾九年以內艱去起復拔授考功郎中先是司府州縣及雜職等官考滿當黜陟者

罰先生謂此不合公罪不降律巡檢倉庫稅務等官犯笞杖罪者不論其功績卽於原授資級降用先生謂此合從當陞資級降庶不違定制而前官文過譁然相攻以爲行之年久卽爲例不宜遽更部堂爲大閱洪武永樂中已行卷牘一如先生言諱者始服至於吏胥歷役多弊言者方多法以繩之得罪者相繼先生謂法出奸生若不爲定規易守將攪撓不已乃自入奏詔可之俾部堂議條例以進考功爲之一清獨趙侍郎者怙勢自用與先生不合嘗面以言諍之先生應之曰最所知守成憲以合公論耳若徇

徽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八

弟子恒設祭先生初至家人詹暴卒有爲之私禱遂安明日先生令積薪祠前躬寘火焚之後屢見光怪有勸復之者拒不納怪亦尋息嘗奏言釋氏云凡人平生所爲之惡皆可脩齋懺脫道經有云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姦私邪淫之罪亦可誦經而卽滅爲惡明不天討幽有鬼神而曰齋醮可滅豈理也哉且脩齋起於梁武設醮起於林靈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誠世之大害宜漸除之及毀去天下不係叢林寺院停給僧人度牒勒今年少僧尼還俗禁止勑立菴寺脩齋設醮庶治道可復所至奉孝以名教爲事若建寧

徽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八

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山東郡邑通志勝覽等集藏于

濟南書傳通釋傳學者又曹集朱夫子以下讀書規

範名曰讀書要法若干卷門人葉盛曰先生剛方正

直道大而才高觀其在學校在執法在考功皆有成

蹟而獨不為時宰所容大都可知已使當時處先生

而得其宜則所以發揚經訓丕變斯文不猶有可望

者乎昔張子厚浙東按獄明道先生特疏懇留彭先

生則既冒不開吏牘之詆矣乃猶以一察官之亞僕

僕走塵埃中迨老且休不聞有明道者出一言留之

先生亦不遇也故先生亦不遇也哉

卷之九十五

副使鄭公敬傳

黃佐

鄭敬字德聚東莞人少秀異明敏讀書雖易於記憶

然每誦必百遍乃止夜誦非三鼓不休取正統壬戌

進士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尋改道江西廉節自

持曹無滯牒同官憚之六載陞江西按察使僉事改

河南雲南滿考將之京土酋知其行蕭索循故習

贖以兼金異貨家人或勸之受則大怒叱之曰我司

風紀二十年享有常祿猶懼弗稱况敢暗昧改節以

欺天平成化丙戌陞山東副使食少事煩方踰四象

而髮盡白即自陳致仕歸卒于家年五十八其卒也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六十

幾無以為欽人皆稱之

山東按察司副使王和傳

永平志

王和字以節遷安人成化戊戌進士知館陶縣布愛
舉滯再知金壇加謹於昔召入為御史贈父政為四
川道御史歷巡兩京在南道巡視鳳陽洗剔夙弊劾
戶部尚書張鳳在北道劾西廠太監汪直并奏革西
廠聲動朝野監試山西號得士解元張潤後為尚書
陞山東海道副使巡察不避寒暑而青州盜平瘴疾
卒于官生平廉介剛方不移於時好卒日貧不能歸
葬按察使陳壁哀數百金為賻始得葬事焉子念宇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本上

廷重弱冠領鄉薦登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
禮部郎中往南京縣令郭禎具六十金為餽贖堅辭
之巡按許翔鳳為立進士坊謝曰邑民貧矣幸忍為
予歛怨乎竟寢在南京值逆濠干紀監朝陽門城守
軍事平賜白金綵幣陞知九江府值濠亂後百務廢
毀漸次修復而民不知勞調程番奏開士民生貢頌
使夷知向化却土官于金饋而克真之法居鄉益以
廉靖自守事具孝養友兩弟推先業畀之惟以餘
俸市地百畝自給家居二十七年足跡不至官府絕
利言公事惟喜吟詠能鼓琴逢勝日烹山水必邀
遊朝夕雖吟不倦居喪制行朱子家禮士夫家化之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惟聰墓碑

公諱惟聰字自愚河南杞人也生而異狀碩首豐背
厚面腰腹方闊身長七尺力舉千斤望之屹屹然
馬擊劍候捷如俠士性質氣猛趨義若奔甘淡服
遵滂如不及少習朱氏詩夜誦畢則入室習劍
枕作壘為攻擊之狀讀古兵法有妙悟成化乙酉
手鄉後屢上春宮或獨行無僕荷杖跨驢惡少駭散
丙午選邳州知州河濬荒田公相地勢之宜走涿
渠抽棘辟畝歲入倍常流民復業蝗不至境上官驗
而稱之弘治壬子河決黃陵治河大夫劉忠宣取公
供事河久未塞公忽悟耆婦法蓋先於岸上作臺後
密置兩木於下背環繫索臺上作埽堅築之長七十
丈高二丈乃抽木下埽於水其激流則并下二埽又
以草束上密其隙河則東注不溢作堤延袤六百里
公以四十日成均分合工毋敢買佚奏功晉工部
水郎中改禮部梁木湖南燕申北虜大八寇夫同兵
賊死晉公山西按察副使大同兵備公比伍閱精士
抽一拔制兵長短互用馬步錯行因藝執器不強求
能挑牌防矢戰車立藩畫則治武夜則固壘旗鼓
令聽聞相辨自率三千與同辛苦又修邊城稍斷

復外曰大邊內曰小邊皆十里一擊中含小擊或
大擊守兵五十人小亦得半由是士躍馬騰烽燧不
舉又三年改山東副使管遼陽屯田又悉究其病源
稽奪權貴皆受約束並邊廢田益市牛耕鋤鋤鉏
別給農之具能自具者丁壯與勵歲益田若干頃造
冊送府恐防射沒督公自畫疆界手竿尺寸又欲倣
古井溝遠畝澮駁則便耕作警則阻馳驟值官不
果正德丙寅又以急命往宣府飭兵虜畏而不敢至
公年七十致仕

山東副使王公臬傳

子樵連

先尹諱臬字汝陳正德丁卯鄉舉丁丑進士初授兵
部車駕司主事諫 武宗南巡忤 旨與同事者午
門跪廷杖有差以外艱歸服闋除兵部武庫司主事
以母老乞南曹 職以便親改南京戶部四川司主
事尋改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晉稽勳司郎中出知
東昌府以母老陳情乞便養改寧波仕至山東按察
司巡海副使東昌土曠人稀召人開闢編戶有土民
遷民之異田稅多寡初無定則而豪猾因得以上下
其手富者種無根之地貧者納無地之根先君因民
具奏奉 命爲之丈量先君生長南方洞知量田之
弊全由委任不得其人故本以利民而民先見其擾
或反有因而爲姦者而民重受其害也選于所屬得
知縣張四維等分任其事而躬親按校之周一州者
縣未嘗費公私一縑而宿弊頓清均田之後熟地或
三四畝納糧一畝荒地或數十畝納糧一畝四方遠
者開風復業先君身率諸屬存恤安甯或爲之
種禁州縣科敷之不時者 本府夫役除舊
恩縣在平陸路應村外沿河復設有鹽城鹽清二大
版每版歲該關接運牌夫一千五百名臨濟版會例

銀六兩五錢總解州庫逐時願募年終送

定籍考本府不得與聞惟聊戒嚴全解正身走避

為無藉棍徒包攬一身常兼數役空名影射姦弊

百端先君自到任之後令各州縣於應該役一半徵

銀一半走遞聽民自便不得抑勒遇有使客往來先

儘見在人夫差撥如有不敷給銀願募嘉靖七年冬

會計一年之間以有省夫銀三千八百餘兩八年新

審均器具申巡撫每夫減去銀二兩五錢 河下接

遞出給印信長單上水下水夫有定數過客不得多

索夫役不得脫逃周巷馬公以舊巡臺徑過縣官送

杖後錄 未之九十五 木十

夫頗盜常數馬公輒發還曰以成賢太守之美少師

楊文襄公一清與先君書曰蒞任以來清簡牧愛士

民歸心惟過往士夫間有不樂者大要接見稍踈及

人夫接遞不滿其意耳夫要衝之地往來旁午安得

人人接見之哉省夫役屢有 明旨皆不足恤然亦

不可不知在善酌處之而已 郎中劉正書 東昌

遠播且停止河工一疏活數萬生靈之命部堂
請旨為羨服盛公回谷于吾兄則帖服下奇徵則
攻訐此所以二兄以此敗而吾兄愈有名也前任海
道副使馮公卿書曰海道團操 軍書所載付之兵

柄責以截殺中軍之敵操嚴之志為慮遠也奈何

小說而廢一旦有警何以待之又云議處軍大等事

尤見老成至慮先君往真率待人坦易而于事未嘗

苟同平生欺人一語坐無箕踞行無左右顧遇意

所不可若無厲不可犯而度量寬洪能容人之所不

能容先君生成化了酒十月初九日終嘉靖癸丑十

一月三十日年七十有七



公諱鍾字仲律姓沈氏其先長洲甫里人

曾祖以成祖孟新以人材徵不就洪武中從閩右

京師始占籍上元父原本敦德循理以公貴贈禮部

主事母舒氏封太安人公昆弟九五人兄鑑長山知

縣伯鐸鑄皆出前母母弟鎧兵部主事公生岐疑絕

羣童時得長山君題紙於棘院見屋有好風好雨即

悟天道當從雲間及公正夫學閱所為文竄訂數

言喜為作吳語曰是印文矣為諸生應天惟堂鼓鳴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本七

乃一出舍古聖賢書諸史無不讀者所業不苟狗舉

于時幻天順庚辰登進士會選科道不赴曰恐言未

足利天下授驗封主事請便母養改南容司扁所居

齋曰思古日劬書其中倭人入貢嘗奪人市物公給

賞至禁之無敢登岸署司儀制值 萬壽聖節六卿

例一人奉表賀時章恭毅公為禮部侍郎有所執論

莫肯行同官無可否者公從容一言即為趣裝崔莊

敬公為家宰時知公名欲見之屢使從公借書公懋

付而已卒未嘗往見益里公公道誼友有若章公懋

羅公倫者凡九人故時有十君子之號陞山西僉事

提學薛敏實薦之內蒙起仍舊秩除湖廣理刑

遂擢副使提學尋以山東學政不舉特改公往歲餘

上書乞休致不許因號休齋以見志書再上乃得報

即日南歸年五十七家宰致仕尹公出餞賔有平生

負正氣之句既至上元以其子寶迎奉居江夏公止

易不事表繇心不雷膏髮私家之有無不省孝友天

至官資入必跪進太安人不寘私德弟未舉時朔望

謁文廟必徒行赴部而以所乘馬送之長山君有二

子不能養日三餽食連終其身仕餘三十年一無所

干謁西涯李公嘗謂今之不識相門者公一人耳直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本八

道性成至接人則和氣藹然聞人善稱道不置雖不

解飲酒燕會未嘗不終提學三省身教大行故一時

多實材所至詩成輒大書道勁盈咫尺壁無傾斜在

江身居間校古今名集時有批評客至語世務曼形

於色忌辰齋祭老猶號泣如嬰兒云享年八十有三

所著文有思古齋集詩有晉陽楚遊等集門生李參

政人賦復併刻之總謂之休翁集云

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戴君冠墓志銘

樊鵬

君戴氏諱冠字仲鵬號遠谷先世江西吉水人父諱中弘治戊午鄉試累官至趙府長史娶程氏陶太安人生長子巾次即君也君幼嶄然自出謙辭客大嘗婆娑嬉遊長從吾師何子於京師苦學至困疾極益弗懈是時長史公仕獻縣學君每省視往來途中口誦不輟途人皆異之數年盡得何子之道嘗讀其文曰彼有善不善何子稱曰戴生妙悟諸人弗如也由是名聲籍甚正德丁酉舉河南戊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上事三年憂國用之不足而見冗食之眾也于是上疏曰臣聞立國以人聚人以財 祖宗以來百六十年倉庫積蓄未見其有餘軍國經用未見其不置海內虛耗物力頓屈此何故也今宣大陝西諸邊數有警報戶部運送之使相繼告急之不絕加之北直隸河南山東徐淮之境水亢為災小民逃亡不知陛下亦嘗少念及於此乎臣惟古人論理財皆務去冗食臣見京師勢要之家子弟家人苟竊爵賞錦衣官屬萬餘次者係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實皆所謂國蠹也昔國家漕運每歲四百萬所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五

本九 曼山館

大足供所出尚有贏餘近年水旱相仍所入不及前數而歲支過當築計此輩所費三分之一 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此蠹乎又曰臣聞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于戰陣今一遇有警便遣京軍彼居則惡其奪食戰則恐其奪功烏肯盡其死力也哉虜退京軍掣回矣宜府免調官軍三千餘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肯從不知 陛下何所顧慮而不從此乎又曰臣聞天子藏富于天下者也若務鳩聚為帑積之積是匹夫商賈之計比年逆孽既貶所籍財產不歸之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部寺不知此庫何所用之疏上大忤旨廣東烏石驛承是為正德十年烏石居七年種蔬自給益肆于學普赴廣州夜行海賊入舟君惶懼投水若有人捧出者三乃獲生嘉靖改元起戶部員外半道陞延平知府延平幾一年適當入覲君弗治行一日肩輿出城隸人問何之曰直從北路歸爾一郡大驚其廉直如此尋改蘇州數月拜山東按察司副使提學未履任遭長史公之喪服闋而感風病積久不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七十 曼山館

先... 府君諱... 官員外公之仲子... 碩廣... 巨目隆準方頤美鬚... 剛嚴慷慨急於義而厭猥屑自幼從大父經厯公授尚書未幾公入國子監而員外公素貧常不能得師府君乃發憤自閉一舍晨夜誦讀不輟同舍生嫌其異已邀與觀畢劇戲府君紿曰我固畏夜行已而舍外鼓有怪同舍生避去府君顧益自喜得專誦讀十四五為文章即有繩準長老輩見而奇之於是長史李公勳許妻以女是為李宜人李公為新野訓導

獻徵錄：卷之九十五

年二十二往就婚始至試令背誦書不遺一字試為文操筆立就李公喜延二師為解尚書及諸史傳踰年乃婚新野去漢中白河數百里府君因羣從往來遂留為諸生白河諸生間有南人至懼其壓已也黨惡少為誣訟府君直之官罪坐訟者卒不得誣而俗故以酒食徵逐不喜詩書府君日與高會飲酒夜則程書雞鳴乃罷楊文襄公一清為督學僉事試府君驚曰此非白河生比告故則又自喜曰我固能知之今當不失恩選他年必為良吏也遂指日以戒諸生諸生歎曰今日乃為南人所屈府君聞之是年引疾

不... 弘治乙卯舉鄉試第三人上春官不第... 延為其子師已未登進士第觀政刑部請進士... 者率假貸餘僕馬服舍府君布袍蔬食不異平日... 時尚書閔公珪侍郎白公昂皆精濶家令諸進士試閱獄日幾狀府君時時持刑書就長人問所疑有所註獄一一取長官可否閱狀已即又代閱諸進士狀已而代長官署獄事莫不當濶遂以刑名聞于時辛酉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主京城內外獄訟號繁冗府君剖決無滯凡五月以員外公憂歸甲子起復補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州洪故事役夫輓

獻徵錄：卷之九十五

上供及漕索漕舟羨米而民舟則子募錢官為裏分懷墨者陰減其算甚則指他費盡沒入之諸舟爭道日起訟府君至首罷漕米總役夫以甲乙而什伍之民舟先後次步入所募數役自甲乙持籌往已事受錢于舟還箠而休終則復如官府晏然常以暇日治隄防水復植木其上以固之役夫往來不知道暑三年聲譽大著戊辰代歸適武庫庫主事缺有力者爭欲得之是時許襄毅公進為冢宰調者踵至公曰吾已得人比奏下府君也府君謁吏許公謂曰爾知所以得此乎汝能絕外交故以嫻競進者也已已署取

駕員外郎巡視皇城是時逆瑾當權而武學
微行中官義子出入禁內府君故處其變存存何備
防守嚴門拆埃鉦營立馬風雪中鬚冰結之頃上不
敢懈庚午陞員外郎署武選郎中瑾私人多在武備
武衛陞罷必關白始行弘治間有已華乳母官三不
人援瑾求復府君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爲內降非
制名器宜惜議出劉公大夏不可輕改且恐啟倖門
康歲給奏竟寢會考選武衛而金吾右衛指揮張某
等二十餘人爲瑾爪牙府君罷其管事尚書王敞以
副入告瑾大怒罵曰汝老悖獨不知張某等可用耶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七十一

敞曰郎中輩爲之敞不知也則又罵曰不能制郎中
安用尚書爲敞請曰幸無怒卽更奏爰敞竊召府君
怒曰汝後生不曉事乃令我輩受辱萬一召禍汝獨
得免乎卽濡筆蟻奏府君走前持奏曰勿毀成牘但
示姓名足矣敞不得已以別楮書二十餘人投府君
府君退召書史數十人將別爲奏上當是時瑾氣焰
傾中外稍違意卽置之死府君分必就逮其存初奏
與所書別楮翼自明也後四日瑾敗敞拂牘入部口
擊鼻向府君索初奏上之以脫已且曰謝爾早見不
令毀奏也瑾既誅敞亦罷去同官以是多府君是時

天子初被盜賊起於江爲其辛未春有
賢守令要害地以弭亂楊文襄公爲家宰故知府君
乃爲屈常調擇鎮江府知府鎮江當饑饉凋敝之行
稟不餘粟藏不餘錢解無完舍百務就弛府君嘆曰
是尚可以應緩急乎爲之去奸胥縮浮費捐官洲清
夙弊積贖金堯垣壁備弓弩明年巨寇劉上等自南
京流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城而指揮使開門自
守君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爲城將以衛民未聞棄民
墜空城也乃斧扁鎗納之迨夜乃止復多爲旗幟江
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中爲疑兵府君自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七十四

乘城鳴砲鼓令老弱各執戈矛擊金鉦助軍勢呼聲
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未幾朝廷遣四將軍將北
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餘人且至凡軍行笏根器
仗舟艦馱馬犒賞費盡取之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
府君日初出伏謁諸司致供餼受命今日晏始徧出
則促辦諸費不就寢者四十餘日鬚髮爲白已而恨
山奏捷上功賜大紅衣一襲府君初屈常調爲守至
是又能弭亂而諸寮中憚其方嚴不得聘其郡人肯
顯者又以請謁不行交構騰謗文襄公不能辨復以
士堪保障調淮安前守劉君祥嘗辱於寇而諸將錢

破者其府君一以寬厚休養之始錄囚縱釋九十餘人訟者令持詞往逮至則自相引證情服則薄誅毀其詞以去於是獄無壘繫御史驟見疑之此得以爲庶幾囹圄空虛之效上治行諸郡第一癸酉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奉 敕整飭徐州淮揚等處兵備徐州既習許君行事令下不嚴而肅是時宸濠懷不軌沂邳間私販橫行府君以南北咽喉不可無堅城壯軍過其衝乃跡境內諸盜面授將士方畧往必成擒所得衣糧錢帛甚衆則爲召募武士凡射穿札力舉重及超乘抵距者悉得應募旣與歲給而旬日輒再閱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七十五

試試有重賞於是遠近聞者莫不景赴久之得武士數百人一可當百會河決西岸城有圯者乃益發其瑕壘鑿石爲墊而崇厚其墉乙亥以繼母李氏憂歸比去積穀數萬銀五千六百有奇布帛雜物稱是府君旣歸而代者掩爲私囊於是武士皆解散去戊寅起復補密雲兵備密雲法京師百餘里異時 武皇帝出遊日至其地兵備官被戎服擁橐韃伏迎界上有所幸卽令前導趣馬行且跛曳中官益馳驟相逼或以馬箠試朴爲戲必入賄中官乞憐乃復騎而其地去古北口邊五十里中官監軍事者肆武斷股削

士之困甚有警猝不可用府君聞之嘆曰凡此皆非所堪也今顧得之其命矣夫雖然吾以

奉 璽書行事不出尺寸力何以報 天子卽日就

道是時鎮守太監張信驕橫嘗密請赦得節制兵備官聞府君氣岸不相下必不利已乃入疏以兵備官爲冗員請省之撫巡臺臣爭不能得府君上官止一

日而報者至遂促裝曰此私幸也不復待次吏部棄

官歸寓縣城終歲杜門以詩書課子當道貴人訪之

門者託辭以謝卽縣令多不得見已而曰此非所以

長子孫也則又返鄉之故居自居鄉日與田夫野老

談耕牧事晨夜令小童取芻飯牛養魚或視春稻食

糝秋至耕者告獲率子弟開廩執繁散籌汗津津下

不自止鄉人見者笑曰憲副公乃親農人事耶府君

應曰我固農人不知憲副者誰也蓋辛勤十餘年家

始足食丁亥吏部用薦者復除山東按察副使檄且

至府君嘆曰吾亦願有所爲顧今老矣譬之棧舟已

有定步又向風波行耶引疾力辭吏部以府君辭甚

力因不復強己丑長子洪先舉進士及弟第一人爲

書以戒曰吾無厚德遺汝汝徵祖宗餘惠蒙 天子

厚恩何以自處今而後勉爲完人以圖稱塞始以進

士談給事中上姓名第三公卿賀者踵至明日

得之者同年張某也張為中人養子事以賄成有相

告者府君不對其後當遷員外郎而競進者又讓之

諸曹不能平喉府君曰曷自明府君曰彼之進必以

賢也主事年久且為員外郎何汲汲耶於是時論鄙

二人而益多府君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

劇獨同舍唐君鵬肉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府君訪之

比入坐唐故戲探其囊出褐示府君曰是不類君家

物耶府君目送曰汝母戲言唐又持袖相辨府君趨

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唐醉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

不取何也府君曰不然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尚

得為士人乎唐始逆諺云如女白河嘗從商舟泊

襄陽旅舍有來奔者府君佯若不諭意促之出曰此

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比舉鄉試出棧

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強人之夜半戶開

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府君意其奔也不之答

送熟寢少頃從者作魔語起問之已為鬼物所侵迨

視戶戶固局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

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此二事較之魯男

希文何所軒

山東按察司副使韓公廉墓志銘

孫 陞

嘉靖丁未十月二十三日山東按察副使致仕韓公

卒于家公諱廉字守清其先蓋相州人宋忠獻公琦

之裔有名亞二者從宋南渡籍餘姚故今子孫世為

餘姚人高祖裕七大使曾祖大中祖孟珙父衡娶于

柳以景泰甲戌十月一日生公幼穎異長游邑庠有

名舉弘治壬子鄉試高等丙辰進士授任縣知縣任

士隘人瘠轉徙者半公加意拊循省刑節費民繇是

父母之相率歸附縣故有契稅當事者往往乾沒公

臧額積貯以城圯鳩工繕城城完民不知役三載政

成徵為廣東道監察御史行之日老幼塞衢攀轡車

不得行已為立石紀績乃後盜起攻任縣城弗能克

民感公遺惠復紀之石繫思焉為御史首上選正人

崇正學疏 上嘉納之印馬南畿陳馬政二事至今

稱便正德初 上命御史按福建風裁凜然漳南盜

肆侵掠督師勦平 賜白金紵紵當是時逆豎劉瑾

擅權欲以孽孽冒功勝之禍福公不為動乃籍他事

雷再巡與在必獲公抗持益力瑾矯詔調高安縣知

縣已又搜舊牒擣微過詔不聽官者三猶卿之幾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禁獄甚困將甘心焉踰年瑾誅事白除通州判官
遷潞州知州以夏去服闋補知秦州晉河南按察使
事山東副使兵備天津調辰州府知府公屢忤屢興
馳驚南北至是益志意倦矣上疏乞骸骨會 今上
登極特獎恬退復副使致仕公乃開別圃植花卉日
與者舊觴詠娛樂非飲射讀法足不履公庭鄉人咸
敬重之行部使者至餘姚必造其廬問焉年九十有
四公襟度高朗視天下事無一可櫻情者方觸逆瑾
逮禁獄人為公憂公則曰死生命也憂何益處之裕
如傳稱達者齊榮辱一禍福其信然耶乃竟不及于
獄徵錄 卷之九十一

難乃又以壽考終天道福善公之謂矣陞先忠烈公
與公卿榜聯名友善約為婚後各舉子女乃締盟焉
知公特深乃志而銘之

青州兵備副使牛公鸞傳

牛鸞字鳴世獻縣人正德戊辰進士任益都令時劇
賊劉六等轉掠山東曠曹濮蹂淄澗所過城邑望風
奔潰獨鸞與樂陵令許忠節公楚東西遙應吃若巨
鎮鸞尤臨機設變出入鬼神號稱異特賊嘗縱兵圍
城三匝鸞日夜距守賊斂兵退鸞曰此特自完計耳
不一大創賊必復來乃駕子弟兵及諸亡命躡賊戰
大王橋身被四矢扶創疾鬪賊遂大奔斬獲無算賊
自是不復東矣事聞擢按察司僉事整飭兵備青州
開署自鸞始尋遷副使仍理兵務嘉靖初顏鎮賊王
獄徵錄 卷之九十一

堂豪俠好施聚衆山谷每戰困衆脫之鸞挺身突入
賊中賊覺鸞奮刃大呼賊衆披靡未幾就殄山西馬
五寨賊首陳卿者據山作亂數年不靖鸞奉 詔移
兵平之卽其地建平順縣鸞累平劇寇聲望赫然而
操奇負氣不能腆膺爲詭隨態世亦以此嫉鸞尋謝
病不起終于家

山東按察司副使張公鵬傳

張鵬字搏南，贛州同知。獻之少子，幼穎異，有志聖之學。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督馬廠，効力官私，貸影射之弊，計光祿。奏革內官需索，奄豎側目。擠陷得揚公一清、石公珪，直之獲免。監兌湖廣，特請勅而行。又行奏，請重臣沿河總督漕運。至今水賴權臨，清稅除葦，羨餘轉本部。正郎督餉遼陽，復屯沒公益課足，兵食邊境以寧。武宗東巡，權倖朱寧、勢熖、薰熾，守臣懼甚。鵬奮然具劄，前陳聞有諫，回鑾而斃者，衆力阻之。叱田事危而默，不忠約議而違不信。獨詣行在上之值中，使奉皇太后吉促駕旋。事寢居二年，乞致仕。養親章三上始獲允，遂以判錢萬緡貯庫，而歸嘉靖。初起用，老成勉強，就道抵京。特例先謁執政，次斬恭，鵬竟不往。內閣公孚敬銜之，補兵部車駕司郎中，退寓僧舍。日與林公俊諸公講論，心學大司馬王公廷相高其行，數到寓所，與相議國是。尋陞山東副使，時監司能者受賄欲脫，一二重獄。鵬執法不從，竟寘極典。遂乞致政，百姓遮道乞留。抵家，杜門不出。闕圖粵臺西吟讀，其中有張姓重獄，巡按李公鳳翔巡道汪備求明于鵬，皆不答。被罪者懷

蘇錄錄 卷之九十五 八十一

平金托解叱之走正德嘉靖，殞霜殺稼，登廩賑濟。

見載道每月九日聚眾給米，賴以全活者甚眾。嶺山賊迫縣城，署縣梁簿惶怖，幾欲自縊。鵬力上議，固守。募兵拒敵，城卒得全。遇聖節，天變必正衣冠行禮。卽隆冬不廢觀風使，前後薦舉，皆以疾辭。林下四十載，足跡不履公庭。年八十歲於書無所不讀，尤精於理學。作詩文大都平淡，不為藻績，俱不存稿。歿而吏部尚書李公默志其墓，有司祀學宮。隆慶元年，纂修世宗實錄，已經史館移文該省討其病故年月，採入立傳。

蘇錄錄 卷之九十五 八十二

山東提學副使陸公錢列傳

張時敏

陸錢序舉之副使侑季子甫能言母楊淑人命之以字百試不爽稍長慧智開發一目輒數行下為舉業文精恪典雅大為時輩所宗已卯舉于鄉庚辰會試中式辛巳廷對擢甲科第二拜翰林編脩讀書中秘益銳志問學盡覽經史百家儕輩素以才名著者皆謂下之尤砥礪名節以古人自期待時議禮諸臣故傾心於錢欲引以為重錢卒不應其人以為少已遂銜之會預修武皇寶錄成進修撰已而大禮告成議禮者秉燭修宿憾遂出為湖廣按察司僉事職江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八十三

海岱山川之宗也孔孟人物之望也六經文章之祖也惟茲一方之志而天下古今之事備焉志何可廢遂考古誦今補遺正訛窮日夕不懈比踰年志成而

貳則病矣遂上疏乞骸骨其畧曰臣自入東土游罹

懿難一年而喪女二年而喪妻雙樞在次幼子在抱

又不幸有狗馬之疾願徼洪造丐餘生疏入不報遂

卒鈇性資溫厚和不流口未嘗言人之短而剛大

之氣侃侃不阿犯履唾之戒曾無回忌卒坎壈以沒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八十四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日章墓志銘

徐 楷

公諱日章字尚綱 今天子紀元之歲與予同舉於鄉其明年同舉進士每飲酒酣輒歌李太白所為梁父吟將進酒諸篇慷慨言曰士君子必有空守宦窻今古之度然後能不動於物以大有為於時有如登百丈之樓凭欄而望東海攬三山於几席納百川於杯孟斯其為度也幾矣乎因自號曰海樓後三年拜刑部主事有巨璫謁公欲有所逮捕公曰越百里而逮人非法也中貴人怒以危言恐公公終拒不聽遷員外郎郎中出知襄陽以才徙長沙先是大瀉寇賊千人屢招輒叛則其所焚掠益甚公曰此我驕之耳遂身督兵往討縛其酋斬若于人降若于人事聞賜白金文綺郡故喜訟稍抑之即肆為詆誣太守往往貶法以徇公獨不撓至其獄詞則老吏猾胥相環視莫能損益一字由是訟頽息能聲聞四方遷山東按察司副使 章聖皇太后精宮南祔 顯陵當是時舟之先後行者以數百計吏之奔走執事者以數千計公私之役遠近至者以數萬計公預籍其數而為法授有司令餉以人給夫以舟限俟於境者無後

秩數錄 卷之九十五 八十五

期出於途者無稽程費大省而事集居踰年丁父憂會大計天下吏有忌公者騰飛語中公銓司不及察罷公政士大夫意公素剛必且抗疏自明公笑曰仕宦存行志耳志苟不行即列侯將相曾不足等海中之一區其聚與散交於吾前而吾目猶不屑一顧也矧足動吾心哉臨諸縉紳之家居者以為社日賦詩較奕猶狎林壑間見嗜進者必指其口曰能吸盡滄海之波乎見戚於退者必撫其背曰悲哉溺於苦海乎公守官廉傾其囊得百金作狎鷗亭於所居之後因題所著詩曰狎鷗亭稿當其脫落塵鞅傲睨一世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五 八十五

真所謂白鷗沒浩蕩可望而不可馴者蓋公所謂空宇宙而超古今之度其隱見不同均之無所動如此嘉靖癸亥距生弘治丁巳享年六十七

山東按察司副使吳公嘉聰墓志銘

孫 陞

吳之先長沙湘陰人也自唐荆南節度使師道以
代有聞人至 國初有名受者從戎山西振武衛屯
田塞下世籍焉受生廣廣生亨亨生安安生璉頌成
化丙午鄉薦仕至山東轉運同知轉運君配趙姪有
奇兆而生憲副公公諱嘉聰字惟德別號鴈山性孝
友方數歲時曾祖暨祖以老壽在慶每晨必先曾後
祖轉運君喜其孝且知禮受尚書於安陽王尹尹閱
其文曰傳吾經者此子也弱冠領鄉薦舉進士初

秋教錄

卷之九十五

八

授豐城縣知縣挾奸剔弊均役募通春月境內大治
土寇嘯聚于瑞州麻嶺治塘諸塞勢甚猖蹶至勤天
兵公往督戰相機力敵搗其巢穴總制尚書陳公金
巡撫都御史俞公諫巡按御史萬君實交疏其功
賜白金綵幣考最擢守曹州是時黃河下流潰決公
刻期築坊為民捍患大學士靳公貴為文紀績于石
調守臨清州去之日民遮道攀戀如失慈母留冠履
縣之城門臨清兩京咽喉 武廟時申費出鎮掠買
商賈誅求有司雷燭甚熾公以禮繩之又法制其瓜
牙始稍稍敘述撫按刻薦擢刑部員外郎將之官會

江西逆變初靖朝議擇守南昌以屬公地瘠民
縹緲縱廉官尚未備公兼攝之時覈宸錄逆

未上即援筆屬草不終日而定初下守臣擇宗雷可
績藩祀者 諸王類有請求人懷異議公秉裁決推

弋陽王輿情警服歲大旱移檄屬邑獻免獄疏塵務
引咎露禱雷雨大作仍步以歸百姓懽舞郊迎歲復

大稔江隄大圯豐城當其衝南新橫懼其害僉曰惟
吳公龍力為其賢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揚嚴

告成與萬世利邑人祠之名曰吳家塘云巡按御史
唐公龍力為其賢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揚嚴

及醉之禁重梏尅之罰訟賊盜息百姓安堵奔母趙
恭人喪躡踊慟絕侍父轉運君疾衣不解帶藥必親

嘗父竟不起哀毀如喪母時先後五載蔬素衰經寒
暑遺疾不入內寢服未闕被誣休致中外惜之公獨

灑然非介于懷屏謝聲利陶情詩酒而已于官司未
嘗干謁其有裨民事邊防者輒入關白不遠嫌疑平

生議論侃侃依忠義令人聽之有激烈氣人有大事
大疑恒就折衷見恒出於常情所不及無弗駁服而

退然為人所忌嫉往往得謗亦以此卒於嘉靖辛丑
年僅六十有六惜哉

年僅六十有六惜哉

年僅六十有六惜哉

年僅六十有六惜哉

年僅六十有六惜哉

年僅六十有六惜哉

年僅六十有六惜哉

年僅六十有六惜哉

年僅六十有六惜哉

江峰呂提學高傳

李開先

呂君名高字山甫號江峰鎮江山在江上有峰而高
名與字號因以類取之耳其為丹徒人也自其父宗
美祖經曾祖昂以及始祖子實恭七世矣母太宜人
鄭氏以弘治乙丑十二月十九日生君幼即聰慧不
凡年十七補郡庠生戊子年二十四舉應天鄉試次
年己丑舉進士選授戶部主事即為堂卿儉菴梁公
材所倚重劄管太倉有玉鳳李慎太監少監等數人
尚未裁革事多齟齬難行君則調停其間弊端翦而
公法不廢外而運官應甲丙而經歷倉橫無不仰賴
感德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九

之者余繼亦有此委與君同事倉務甫畢即相與和
詩論文日有長益而楊印林仲瓊季漳野新芳左右
臯思忠王南岷廷黃粹谷華更相琢磨可謂一時之
盛也已而改淮南監視常盈倉初以為事間可得肆
力讀書文名由此日起調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值大
同戊卒稱亂 勅往遼陽募兵足以壯觀而資任本
司員外郎蒙推恩封其父母再陞車駕司郎中時則
驛傳積弊不可勝計又勢要求索難支君勝其事于
驛門即權力者不為忌浚引王公廷相以左都兼尚
書臺綱振肅九留意人才忽一日謂余曰部郎寺屬

皆有負盛名而可繼前脩者乎余應以如呂郎名
者其人矣浚川曰詩文吾所知須政事兼長方是余
才余應以取呂正不獨詩文耳未久 聖駕南幸張
方山行慶以都御史被逮乃以浚川帶管清道刊布
告示題覆奏正車駕司事也日夜行一二百餘里
如窮三站二百七十里亦即一日行之事體未熟才
思稍鈍者即時獲譴况往返六千里閱歷六十日耶
浚川初猶閱稿後則惟閱 旨意而已及抵京欣然
羨余知人意將薦君于 朝乞大用之以選官疏不
果 上而稱不絕口數蒙綵幣金帛之賜山東提學
感德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九

員缺余初任吏選即推君以副使往至則行政有要
取士無失雖一時有不得意及記題不真者惟斟酌
其平日分量去取之不過刻也士有卓異者拔入湖
南書院親自督課講明正學務得真才兩次鄉試中
式者優等居多署臬司印數月盡瑣務且照及之重
大事無不結絕者吏長民服雖積年訟獄悉來告審
及訴之撫按願乘時批審者多矣錄文舊多出提學
手君之時文精瑩簡當業御史經乃置而不用顧于
二千里外求唐荆川之作而亦不過一半篇錄成以
一冊寄余且貽之書曰錄中無僕一字不敢冒他人

之美其間紕繆處必為禮部之所參駁是又往年

余光也蓋先是嚴介溪嵩深恨葉御史彈劾假此報

復之摘其辭之似涉譏訕者以聞 上大怒械致御

史并藩臬之有職事者繫之獄罪謫有差而御史竟

死杖下臺中悞以為君從吏之也甲辰外考楊虞坡

博慮其不安言之冢宰許松臯曰呂某歷官行已俱

無異議今次考察母及之松臯應曰然已而邸報有

名虞坡向松臯扣其由松臯言初擬無事衆御史必

欲黜之惡其曾害道中人豈非寃之又寃哉歸後日

與南郭錢少叅亮輩酌酒賦詩過遊金焦諸名勝不

賦徵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一

但與世無求亦自忘其曾為官也十餘年極盡林泉

之樂偶感寒疾汗下不快不數日遽卒時則丁巳六

月十六日也年止五十二所著有湖南訓規所輯有

校藝錄載定三城錄其江峰漫稿余將序而刻傳于

世云

山東按察司副使温公如玉墓志銘

王世貞

公之成進士至歿凡十有八年為行人則一使荆襄

為御史則一按嶮吳越再按秦三仍按吳為按察副

使則治海道所至皆卓然有聲績而其却荆人金也

荆人至今能道之其按嶮而場人息中倭不登課公

申飭舊制為稍通融期限以蘇其困立保甲法參而

伍之俾人自為守搜捕姦猾及邏卒之因而牟利者

課自是驟登額逾於承平時而公所治繕理城隍築

海圻開堰數十百計其按秦益自標樹風采至則論

賦徵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二

同州守某實難令某等貪酷狀遣戍削籍有差守令

望風解印綬去猾吏大豪一切受法不寒而栗公類

求邊所以計婁紬者前後凡二十事條上之報可公

又行刺得某大帥營食史士佐虜為虐某帥帥不畏

大帥而畏虜狀悉劾罷之至督撫重臣亦有緣而謫

削者邊吏大憚無敢飾情以見益治軍車聲實俱振

而虜亦竟公代無敢深入公又上宗藩七事若禱祿

根肅關支正體統嚴門禁尤其要者其仍按吳則益

熟于其利便而於職得兼治大小諸吏有熟公者轉

以賦而其利之最大者水則抗疏委能吏
母伏田田母伏賦賦而不田者蠲之田而不賦
益之且督諸治河官以農暇開濬水稍稍受賦
又論罷副總兵一人武吏益戢吳以大治然則
以公治秦嚴鮮所縱舍而公不安於臺矣其治海
而屬登萊與遼之亡命交匿於諸島時時出剽掠以
自益議謂擊之則慮起兵禍勿擊則二郡驛檣無已
時公用楊守起元議外揚軍聲以脅之而使指揮湯
詔等之田橫王世祿之長山裴虞度之崆峒李承賜
之劉公千戶黃汝忠之抗灰諸島召其豪長者諭之

欽徵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五

也公溫氏諱如玉字孟醇別號少谷其先世以成
河南之桐相王父淮徙籍鄆遂爲鄆父文林公也
娶於左孺人而生公文林公之爲諸生甫著也而公
十四亦補諸生郡守許某奇公才欲擢之弗果明年
有孫提學者按韻試公以爲第二人既見而笑曰吾
欲冠若以若少疑之今果然自是九再楚試皆不利
而最後我先公巡按楚公遂與薦歸及襄陽得文林
公計蓋絕食七日而抵喪所撫棺大慟曰天乎誰令
我以一鄉書易吾父也公之舉進士而喪王父准已
又喪左孺人毀瘠時有加自是得心腹間疾矣公之

欽徵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五

賜詔洗雪公復從侍中丞潤上書請予故御史之入
大贈諡不報不佞兄弟以謝公公曰甚愧上書五
吾之師而已公之篤於倫理類如此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五

憲副張先生應治傳

王傳

張應治字體徵號冲泉世居秀水之太平里洪
其祖張信山通名版籍厥後世以仁壽於茂爲里中
白眉歷至曾祖正生世華華生用是爲封君寬厚仁
明人推爲長者少通儒術旣而棄去拮据家業舉三
丈夫子伯應潮季應濂俱庠生仲卽君也君生而姿
骨玉立修髯楚楚自幼以穎異名讀書洪洞蒼遇異
人一見目爲偉器甫十五爲弟子員逾年受知于今
宗伯於坡畢公進廩食屢應棘闈志益刻勵嘉靖辛
酉遂領鄉薦將入對公車而行囊未充或告君以宿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五

通索之可壯行李君踴躍曰家世寒素倖微一舉盍
何爲此急白封君封君欣然取宿券焚之明春成進
士初授行人兩奉 勅往典楚鄒府祭羨事三費
穆宗登極詔君典事之外無私交雖星軺數往一切
饋遺拒之不受故制詞有發雋賢科清修博雅宜勞
使職英譽交騰之語再晉南垣君方爲諸生時遇大
計議卽已慷慨論列知識有過舉輒赤頰相正管楫
心謂余曰使異日酬知遇亦如此矣及授職知無不
言不阿權倖諸所獻替當宁彈射要塗者疏凡數十
上其最鉅者如請正 宮闈除巨蠹二事正 宮闈

孝當 穆皇帝時 皇后引疾遜居別宮兩都洵洵

謂有他變君掀然冠髮上指急捉筆草疏一夕而成

諒其數百言皆鏗直激切人所不敢言者 上覽之

下 旨切責諸垣得相繼交章已而 鳳馭返正固

聖明之轉圜而君之力非眇小也除巨猾者雷都內

官監邢保憑城倚社實與馮保聲勢相藉侵尅匠工

銀三千餘金諸匠控訴無路君受命巡視遂更相謝

曰張公來覆盆睹天日矣紛沓陳告一朝而得狀四

百餘紙按實將發刑覺急緘金珠珍錯密遣啗君君

益怒趨跪上之刑輦貴輪黨百計謀中君疏持數日

不下時華亭蔡君忠履類君言第發部議部慮電奸

當突言路宜申和充淨軍一如君勅于時內豎憚君

風力莫不欲迹初疏未下時省僚有為君危者君曰

言分也倘吾言得中大奸盡發即獲譴談笑赴矣時

論以此壯君嗣是復屢劾當塗者俱稱 旨朝例科

官三載稱職進京秩時以 聖壽蔭輔臣子君具言

非制諍甚力又以新鄭拜相未協人望臨疏論列作

意竟除潯陽守潯陽軍民雜處君初視策衛軍以乏

餉三載脫巾呼噪君查 國初以潯陽安慶均重地

各有額糧萬石後以安慶被兵暫撤糧協濟相仍三

十年當事者重于改革君議復初制力陳數四上旨

難之卒抗言曰天子命臣以專城之寄今搆妄置悍

直阻抑不行當自疏以去就爭耳臺院始上其議

天子嘉納衛餉得如初潯地衝民貧乘傳至者無虛

日支應者往往覆庄君議條鞭于上官民困得避府

治近江巨盜出沒君沿江釗烽墩分兵戍之更設法

緝捕無一敢窺境者隆慶之季江右大侵流民相携

入境有議驅之者君說曰聞流離襁負而至奈何棄

之即令發廩以賑主者以未得請為言君曰賑饑如

救焚必待請則往返間已成枯魚矣有各獨我任之

可也隨至隨給莫不沾濡流民賴以全活者千數潯

士多貧首捐俸置義田若干以資儲粥月令博士校

稅以聞每從中次第之士彬彬興起成名者甚眾君

廉明方正率下有體僚屬以至五邑之長靡不廉廉

易慮性喜典籍簿書之暇日賦詩談藝有欲媚其

藏金碑記中以獻君覺震怒不旋踵麾斥之人

威名長吏有稍自點者輒自投劾去廉公之聲已

入觀邑請以例進君悉屏去曰士有兩袖朝天者焉

無狀無能為道路資封君又欣然喜乃悉括其羨租

易八十金以行比大計廉能考最今 上面論曰

等皆好官朕都知道當益體朕心修身乃職令內

人君察二途超擢臨清憲副臨清當西北孔道軒蓋

驛驛且迫微赤白囊交馳君下車首簡部伍汰老

弱修城築堡為備密于潯陽州歲以兵戍邊率為長

守君心知其苦且慮兵力單弱以其衣糧饒裕論令

自輸其羨官為補助添募丁壯四時番休往戍鴨鴨

呼便而武勇由是益壯遂刊為定例經畫數月稍稍

就理而疾作矣先是守潯陽以多故綜理周悉夜分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九十九

不休比時屬下結一核矣行部未竣漸升漸大偶避

近官齋指以告余余曰此奇疾也奈何君拊膺曰余

非不知勞劇然業已委身奚遑自恤第獨老親在念

耳相視泫然已而竟鞠躬盡瘁以死惜哉居恒恂恂

出而蒞官則英爽勃發揮霍振厲體素癯有告以自

愛者君微哂而已至問及廬畝則艷然投決曰丈夫

無纖毫報稱 國家營營為馬牛計吾弗為也故歷

官司憲蕭然故廬吁陌仍舊當易資時從容賦詩有
去住不殊君親未報之句無一言及如何其壯也嗟
以仲直前編素心為售人以學思強為售君獨
處靜如子節為售士固無憾矣影耳售不售何論哉

僉事

山東按察司僉事胡子義傳 忠節錄

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侍郎子昭弟也為學或遠

訓導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子昭死遠世

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為僧子義遂體

舜有子二人生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

二子當免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一百

山東按察司僉事崔公碧墓志銘

諱瑄

山東按察僉事崔公卒于官將返葬故鄉其弟理奉
 公行狀請銘于其兄同官河東薛瑄謹按狀公諱碧
 字仲玉永平昌黎人大父彥名祖妣齊氏彥名有隱
 德鄉人嘗被兵無食彥名以其家積穀千餘石貸與
 之食兵息取券焚棄一無所責償父配母齊氏生四
 子長即公次叔琮次叔璘次即理少有美質大父母
 父母特愛之遺充縣庠弟子員習經史舉業中永樂
 十五年鄉試登辛丑進士第宣德初拜交趾道監察
 御史立事舉職強幹不屈籍籍有聲遠國家推恩例
 封父得文林郎交趾道監察御史母齊氏封孺人時
 公大父母俱高年安好無恙父母又皆顯受褒錫公
 韋衣繡歸省于家祖子孫三世一門壽慶光顯鄉邦
 以為榮正統紀元調行在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為
 廷臣薦擢陞今職分巡部屬剔濯奸垢振挈紀綱事
 以無墜竟積勞成疾以卒正統四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也享年四十有九矣先是公有疾因念木木人已
 卒大父母俱年老在故鄉不得朝夕見愈憂思不
 置遣理往迎之既而大父母俱弗克來獨

播人至公輿疾迎郊外相持感泣不已疾遂增黃
 初聚張氏早卒贈孺人再娶劉氏泰州同知浩之妻
 女封孺人公存日嘗命理之子善聚後已公沒理如
 其命善聚甫四歲幼不任事理奉公柩歸以正統五
 年四月初二日葬于故里司家庄鵲鳳山之先塋
 銘曰胡豐其始胡喬其終命實為之嗟嗟乎崔公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一百二

山東按察司僉事李公彬傳 李 濂

李公彬字以中河南祥符人也祖延中積官至

右布政使父謙 勅封文林郎行在山西道監察阿

史公性峭直疾惡甚嚴持論慷慨耻浮沉詭隨承

癸卯領河南鄉薦宣德庚戌登進士甲寅授行在山

西道監察御史正統戊午 命按兩淮鹽法 陞辭

上疏曰禮賦斲寒天人互成或刮于地或風其水而

淮南嗟利寔甲天下其部轉運司正佐官監守財賄

責任匪輕宜選廉正之士為之臣竑行多乞詢察有

貪黷實跡者必劾罷之乞 勅銓曹此後除補務求

廉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一百三

佳士往充其員果有清節著聞一體擢用則人不厭

此官而嗟政修舉矣上從之由是諸嗟吏自度不為

公所容者咸望風解印綬去壬戌 勅清戎山西公

單車入晉移檄軍司曰某嘗究軍旅空乏之由矣寔

因本管官剋削影射俾隸行伍者皆囊弱而役私門

者皆富健先是止提尺籍勾稽徒勞無益某今惟密

訪平素投托都指揮等官門下服役者罪之令代寔

罰者行伍其自首者宥隱蔽不悅者罰由是山西軍

旅填實無復敢給役私門者癸亥丁內艱守制還

實居闕改浙江道監察御史 辰擢山東按察司僉

事三載當考績適巡按御史闕員 廷議借留代巡

按御史決囚景泰辛未入覲 闕下受 勅諭于甲

懇乞致仕歸天順甲申詔致仕五品以上官進階一

級授中順大夫成化戊子卒享年七十有二公嘗自

言曰吾自筮仕以來皆典憲臬謬以平反寬獄振厲

風節為已任居官二十年未嘗有枉于法者此心敢

對天日云

論曰余聞李僉事仕宣德正統景泰間歷官內外臺

執憲繩違必行其志殆古之所謂剛者歟退休休林樾

晦迹養高與參議趙公公璧郎中賈公從矩運司同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一百四

知蘇公士英別駕孟公至善布衣趙公仲晦為詩社

友倡酬飲燕過從里閭茶羹秫酒絕無華靡縱侈之

風嗚呼前輩風流不可復見矣漫議于茲以示邑子

山東按察司僉事劉公時教墓志銘

林俊

劉氏諱時教字用行別號素菴曾祖得賢元季避地自平江徙內江之中江居焉傳友義傳鑑是為公文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母曾封安人劉世德隱承德公尤孝讓以栽植有家六子伯氏仲氏有仕階意尤獨公乎異責所必成公亦力取自副年二十五魁于鄉又四年甲申第進士為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又轉山東按察僉事分按東充究終訟積數百事逮數于人就繫動數三歲公裁決浹月而盡訟為之衰濟南北

春七十九年

十五

旱先期民禱獨租平糶藥疾食濟招流而瘞殍力且匱獻計巡撫以亟請于上得發米二十萬石銀四萬五千兩錢五百五十餘萬民賴全活東人安公公不東乎薄也甲午巡淄川疾作猶強歷數縣至長清與還越七日不起年三十九察使王君琳提學楊君琅檢其箚敝袍數襲俸遺無十金

僉事楊用章進傳

朱睦㮮

楊進字用章祥符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進選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今安在汝敢來謁我邪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躡入江中潛遁去進徐至紹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 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牟都御史按部丹徒以索饌器不得誣以它事免官進奏辯得白擢南京監察御史郎中李諒以事謫靜寧知州持尚書黎淳陰事率家人竊取公帑物淳不敢詰進并劾罷之給事中某等言事忤旨衆懼禍出巨測進疏救之曰諫官乃 天子耳目若以盡職獲譴則天下事誰復敢言者是 陛下自塞其耳蔽其目也奏入 上悉宥之總制兩廣都御史秦紘劾安遠侯柳景不法請事勘實得旨景罷紘亦致仕進奏曰景之罪既明是紘之功不讓也今俱免者何也且紘忠實有大畧不宜擯棄從之隨起紘為戶部尚書進又奏建宗忠簡公祠於丹徒如岳忠武杭州故事給卒守墓春秋祀饗 上俱如所請云弘治初擢山東按察僉事以

春七十九年

二十五

祀饗 上俱如所請云弘治初擢山東按察僉事以

山東按察司僉事張公嘉謨墓志銘

許宗韓

公張氏諱嘉謨字舜卿居城南因以自號其先成鄆人也高祖才甫任易州知州國初滴戍寧夏曾祖春祖恕父翼中成化乙酉鄉試仕終山西岳陽縣知縣母李成化壬辰某月某日生公於岳陽比有知印耽嗜筆研書史舉動穎異不類常見弱冠為寧夏衛學生耕讀自力志向遠到乃從故兵部尚書胡公汝鵬授尚書為文奇駿弘治辛酉鄉試中式明年壬戌中進士錄皆刻其試文為程時岳陽公夫婦老壽公

歲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一百七

乃上書請終養得請歸也養備至人稱以孝時乃開門授徒一時英髦多出滿下正德丁卯岳陽公卒已服闋授兵部武選司主事公家食時稔知武選宿弊事事躬自檢覈吏姦不售選人大快辛未盜起山東侍郎陸公完督軍平勦公與主事王崇獻皆以才畧贊戎務初官軍之東也日尾賊後行止視賊故賊益猖獗功無所成公乃獻議陸公謂當出奇以過其鋒奮勢以奪其氣若徒尾其後是驅賊以自賊也何損於賊何益於民陸公定之會賊犯濰縣陸公以偏師屬公公提師行一日按兵不進賊易公不為

公其怠也即夕疾行掩擊大破賊斬首二千級賊

遂奔河南不復犯山東矣是時從征諸將忌公功首公復慷慨談論不自秘由是落作力請回部未幾陞車駕司員外郎癸酉蜀盜滋橫詔超兵部尚書彭公澤往征之彭公疏請公與行公告彭公曰蜀地險阻用兵為難今王師西征賊心震恐勢必不支若順流而下則荆湖之憂方剝矣公若分兵屬僕由漢中取道以扼夔峽公以大兵取重慶以廢賊則成擒矣彭公深然其策後卒奏功如公策凱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濟寧酬蜀功也已而沂州礦盜竊發

歲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一百八

宗藩弗戢撫臣疏奏移公兵備沂州公持法厲禁黨避忌由是忤觸藩邸赴愬于朝丙子冬逮公下詔獄在獄數月乃得自然竟由此罷去公既歸退居城南別業事親教子授徒力田如素士益二十年不移初志嘉靖癸巳公偶為詩書壁間云年來備懶謝交游日接盧醫扁鵲流可歎明朝更分手短橋新柳兩聲秋人見之頗訝其無謂不數日臥病甫七日即不起凡得壽六十有二平生好書學篆隸行草各得其妙詩文敏捷亦成一家之言所著雲巖集西行

山東按察司僉事李君紀墓志銘

王九思

君李氏諱紀字維之興平人也少年神骨清聳入爲
 學官弟子受尚書不數年學成舉成化丙午鄉試年
 二十四矣其後五走禮部竟不第弘治壬戌以父母
 老子是不得已謁選爲鹿邑知縣鹿邑城復于隍久
 盜賊橫起竊府庫劫掠富民往往有之君至不兩月
 先爲築城完乃下令捕盜乃均徭役撫寒餓勸農
 桑理獄訟久之民安盜由此息矣乃勸學校課諸生
 彬彬然考德問業充乎其有得焉久之教化行民俗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一百九

成歌頌興矣于是撫按及藩臬諸公咸謂邑小不盡
 其才奏移祥符乃鹿邑之民亦北走乞畱未及主而
 命下矣啟行之日民無老幼貴賤爭走攀送有泣下
 者然自壬戌抵甲子洎政財兩年耳而民仰慕之深
 至于正德己巳猶磨石書其德政爲去思之碑焉君
 至祥符人見前令無能保終者咸爲君慮蓋縣附藩
 省今日跨馬受約束于所轄少不可卽訶叱甚則鞭
 朴之又送往迎來飲食常失節至于獄訟租賦之事
 暮夜始據案舉燭了哩漏下二二鼓以爲常此非大
 有才氣鮮不仆者君子是先其大者急者職事爲

若種種有緒矣掃門一錢不入久之猶夫受約束
 所轄者從而禮貌之加舉焉猶夫送往迎來也飲
 以時猶夫暮夜了理公事也多暇與賢士大夫飲射
 之若是者三年會 武宗新即位君亦政成于是北
 上考課既歸之明年丁卯召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
 戊辰春巡視通州諸倉未幾以父喪歸庚午闕禮事
 敗君以同鄉井左遷知縣大學士野亭劉公陳畱人
 也雅重君請于吏部得陳畱云是時諸郡盜起守令
 多棄城走獨陳畱以君完今少保幸菴彭公總制兵
 馬奏君治行爲河南第一在陳畱三年而癸酉秋擢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一百九

寧海知州在寧海一年化頑民擒巨盜威惠流海濱
 矣撫按諸公又以郡小才不克盡奏移臨清南北要
 衝送迎無虛日又鎮守太監兵備副使閻厥諸主事
 供億繁費且盜賊後居民凋蔽處之亦甚難也乃以
 委君君出自祥符以其盤根錯節之餘舉手揮之卽
 迎刃而解聲稱藉甚吏部兩以僉事擬君不果踰三
 年丙子以母喪歸喪畢稍遷前軍都督府經歷一年
 擢山東按察僉事奉勅提督畿內屯田其地多權貴
 侵漁小民君不顧一切繩之以法乃嘉靖壬午竟由
 此起謗君乃投劾不待報徑歸君自曾祖彥才祖英

夕壽家世爲農至君以文學興在祥符積最得勅封其父文林郎祥符知縣母繼母兩張孺人及配康孺人皆贈封焉君入爲御史時瑾尚未顯用事甫一年而君以憂歸予知之固未與識也比瑾敗咸謂君無故乃一御史祥符人爲舉子時君甚愛之乃號于衆曰如李某與平字破不得遂有陳留之役然未久而御史者帶酒不四十死無後而君蹤跡明官至大夫詩享舌穉子孫勃然與焉天道果何如也此亦足爲妄言者之戒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百七

山東僉事樞密王公燁傳

王 淮

公諱燁字韜孟世爲金壇人自少讀書卽以古人自程度刻苦勵行舉南畿鄉試第二嘉靖乙未進士爲吉安推官治獄明恕因事以禮義勸導兩爭者皆悅服建昌缺守其同知鷲甚不可近所司以公視其冢曰彼得王某當有改王某得彼當益進歲滿還給事留省風采疑重雖同官亦畏憚之數言事皆剴直嘗一蒙 哀旨而卒以犯大僚見擯落云嘉靖初 世廟欲追崇所生張永嘉諸人以議禮合意驟見擢用於是 上留意稽古禮文之事並建 南北郊親耕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百七 親籩諸禮繼舉則夏賁裕附贊爲多遂用張桂故事自都給事中擢侍讀學士以至宗伯入閣中年 上留意禱祠之事謂可以永年則嚴嵩先意承順尤極佞巧費案乃宏之第其妻與逆濠之妻兄弟也以不結附逆濠頗得時譽而嗜利險側不下于嵩三人者公皆首論之而其論嵩尤切并及其子世蕃時嵩之姦未著而世蕃之惡人亦未盡知公在吉安蓋得之先見而中其隱曲故嵩尤恨之未有以發叙遷山東武定兵備僉事以任滿赴部踰限奪職舊格所無出嵩旨也遂著爲例公在山東嘗儻御史行部而副使

魏道病公入謁御史曰吳副使病甚危不可委

一人非某往視不可遂辭御史而行至今東藩之院

猶道之而服其義焉公事親孝然有弟惡於象慈非

可感殿弗可繩竟以是鬱鬱成疾死仕宦有年貲產

不增於寒素時婚嫁葺廬多稱貸于人病時蕭然一

榻布被故體邑令因問疾見而深嗟重之近世講學

者競右陸左朱號為於言語文字之外得直截根本

公弗為動曰吾敢斷之曰皆放心臨終語人曰聖賢

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同邑范楮子正

親喪三年不入妻室公禮敬之終身唐治時雍躋直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百三

負氣公常下之公有讀書之室曰樗菴裕田馬公嘗

為之樗菴銘身後學者泉其遺文曰樗菴先生集凡

若干卷行于世

按察勳傳

歐大任

公之勳字葵伯姓趙氏先世出宋支齊自金海

今番禺人也少秀整願頌長好學博覽經史弱冠

郡學諸生嘉靖戊子舉于鄉辛丑銓授江西瑞金

瑞金為嶺小邑隣于閩之汀州使傳旁午供給繁苦

泰和安福勢豪多以寄庄優免土著民久患差役

不堪命公申請均絲始得蘇息節省浮費興起學校

瑞金素乏科名弟子員戴汝器公所授經也輒舉中

式龍南信豐饑萃載道委往賑濟有活者眾署他邑

事一如瑞金循良之學出于他邑不啻若瑞金民矣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百四

江西巡撫都御史張公岳巡按御史魏公謙吉交章

薦之先是安遠有黃鄉賊洞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

剿莫及賊葉氏世其與也曩設軍門奏給千夫長

印使之羈束乙巳冬千夫長妻曾氏代夫主洞二十

冲幼姪葉經糾眾剽掠提督南贛都御史虞公守愚

奏征之官軍敗于賊殺一千戶一縣丞勢張甚於是

兵衛副使薛公甲謂虞公曰事迫矣非趙瑞金莫辦

此賊幕府召問方畧公曰賊方銳戰必敗也今閩賊

亦自困且厭其首亂者可往諭使自縛虞公壯而遣

之遂挑四小隸單騎入洞初名賊猶未信列兵露刃

夾道擁視公推誠尉撫曾氏相率跪服手縛某經及
梗化肆掠者數十人以獻餘黨悉降公又諭曾氏曰
官軍征汝奏聞于朝今雖縛姪而二子不詰軍門何
以示效順曾氏即出二子付公曰二豎子之命在公
矣公曰二子即吾子也當是時諸邑聞瑞金縛賊且
得曾氏二子歡呼道路公以二子入軍門觀者萬人
無不稱快虞公不待奏報即以便宜赦曾氏二子送
郡學觀禮公再入洞築城寨設巡司而黃鄉賊無不
歡呼樂業者是役也不餉一軍不廢一矢百年遺誅
一旦歸命非公籌畧豫定得其要領能不戰屈服耶

蘇徵錄

卷之九十五

百十五

慕府奏功論賞虞公特疏薦焉丙午考最獲封父桂
如其官母梁氏妻鄧氏為孺人蓋殊遇也其年適以
治行徵入丁未選授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舊規內
官備太監守備國公不理細務惟人命賊情許兵馬
引泉時漸不如制且役辦無名竊盜攀指故及民
惠公疏五事禁無名之差役革官司之借辦罷竊盜
之工價嚴巡捕之考覈省引粟之煩勞 世宗皇帝
下其奏南京守備諸司為之斂戢武職犯法憲臣竊
治波及無辜幾至激變事聞覆議參鞫之懲其首惡
餘皆薄治 上俞允之壬子選山東按察僉事巡

究濟南二道執法詳明存心忠厚審錄獄囚決配
節選之宛抑者免齊魯之間稱明決焉歲大饑人相
食巡視拯卹不遺餘力豫檄州邑告賑即發不待報
可民賴以生者萬計抹荒之策一如龍南信豐矣僉
事三年所巡按巡鹽劉瑪孫揚四御史前後論薦于
朝甲寅以憂歸遂家居不出公為名令尹御史而按
察尤有聲五十懸車論者惜其位不究德云所著有
遺集五卷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五

百十六

外史氏曰余為諸生時趙按察以御史歸見奉辰先
生先生方授余經離席立侍先生顧趙按察曰御史
好官須做好人趙按察盤辟伏對曰敬受教袁參議
者分宜氏婿也與趙按察舊同官強之起曰君但行
外舅必能為君地久次可中丞也趙按察謝曰若意
良厚第煙霞已癖夢不到長安陌矣夫趙按察砥礪
名節如此其得丁泰泉先生者豈淺渺哉此可以觀
趙按察也已

焦太史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六目錄

山東二

知府

方克勤

段堅

高佑

唐維城

通判

何景韶

知州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目錄

盧熊

范希正

郭容

吏目

鄭華

知縣

貝恒

白鸞

堅成

桑介

趙偉

李夔

施峻

宋訥

吳履

傅皓

趙惟勤

歐陽銘

陳文偉

吳廉

教諭

任省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目錄

二

山東二

知府

濟寧府知府方公克勤墓版文 宋 源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道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遍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徵慶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巷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知之者歎先生諱盈勳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戾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燭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為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闕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必合天人而後可合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嗚然東歸益閉戶

潛心於一卦一文必欲驗諸事為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會海民為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為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為盜未為盜者亦挺挺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益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荅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各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為之訓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略不宜姑息都事聽其言而不能行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谷採松栢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教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 真王疏舉賢才安人心勸豪強除暴斂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揀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慕為善長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頃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致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辟主秀縣郡承使者

風古雜述娟連督索之先生上 歸兩詣執政商辭

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鈐曹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

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

生至官爲書一通懸於廉衢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

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者耄

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前進士

爲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

南鑿爲泮池傍列兩序開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

鳴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

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爲最

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闕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俟

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民益憤田不增闢先生與

民約定爲簡書列爲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折爲

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姦歲且暮

轉戍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

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

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

也卽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絕

糧省徵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

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

致青州告於行省弗聽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

臣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常五

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卽工聲聞數

甲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密聞中書同

官疑且得罪不較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

聞卽日 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羣祠涕泣

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 詔下民雖呼而散大雨

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能我役使君之力孰

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二歲

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

告天夜聞空中覺覺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

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答辱小者諭遣之

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

未具時作糜備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繫而下

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弄先生令民自

繫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

爭來輸不遺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

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輸

鉢怨 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贏耗先全爾其 言於朝獨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皂隸往索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十一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四

房下信符置郵無敢不取者信符之籍以
初申分之吏托月日稽違以妨元光生私藏之
有程一自已出復行其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
得并力耕桑強負來歸者相望於道初赴官時戶僅
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
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
無餓莩羊牛雞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至於社稷山
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
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卑陋汚濕
居者弗寧先生料棟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五

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
為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
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構石為牖而時畜洩
之魯橋袁林二廂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
庸丁緝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鞏固儲糧火屢為災
教民為陶瓦管屋百餘間中戒火令編民居為曹伍
遞相救恤其惠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
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積久要官勢吏
爭索糧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釀決無不如意一
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六

有膠不可動者先生曰即起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
汰論日且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仗二鼓天雨
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風化
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
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哉在官縱無事終日
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羣
辯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
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
庭之間不陳桎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
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六

曹使踐其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
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
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楊程故人恐程坐誣罪
易民服港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
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
誣先生用倉中炭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苦
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民號呼填
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
大臣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
事起史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

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八一
先生面白如玉鬚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則旋必宜
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弟謂育備
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
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
米糲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乘蕪丞陳川欲迎
母為養厄於無貨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奉祿買
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
投案大詬而去符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
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六 七
不服絛綺御一布袍數十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
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
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筍魚十
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燭雁脩書力却
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
乏月取十斗為食餘悉歸之或尤其迂不恤也晚
年益加畏慎畫所為之圖以自於天俯仰皆無懼
作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吉所謂體道成
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

蘇徵錄若千卷

蘇徵錄自念齊簡

之夢好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寂微希世取
徒剽掠為談辯誇多闕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
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素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
矚俯拾唯恐利不入索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為者
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
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自其仁民
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夫命雖止於斯而其率
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皎然弗誣也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六

八

州府知府

傳墓表

陳清

公趙氏諱偉字士奎

愚菴世為路望族曾祖彥

祖友諒皆隱德弗耀

考子和甫益大其家聲州宋

氏公庄而岐嶷不凡

和翁教之小學四書悉能成

諸年十三遣入郡庠

弟子員勤於所業正統戊午

取山西鄉試高第丁卯

歲入選銓曹拜河南開封府

同知開封大郡也公虛之

綽有政聲時少保于公撫

臨其地嘗奏保衛輝懷慶

知府未及行景泰辛未接

丁內外艱至乙亥服闋復

改山東萊州府如前職萊

民聞公至咸舉手加額私

謂以為得此賢父母也

錄

卷之九

九

公蒞政如在開封而心益勞功益著聲益宏甫二期

用廷臣薦陞青州府知府實天順戊寅四月也明年

已卯夏旱飛蝗入境公率屬虔禱於八蜡之神已而

甘雨大澍蝗種盡斃歲大熟越辛巳政通人和公親

府第及廟學壇壝類多傾圮乃設法措置工料陸續

拓而新之官不知費民不知勞青民有一家坐三人

以死者公憐其絕後活一人以延其嗣忽一夕夢其

父祖匍匐而至謝曰延吾之後公之惠也吾亦唯祝

之後繼續而益大之身在治八載罔倦於勤成化

之當朝會之期公身上疏乞歸既得請優游桑

梓日以教子耕讀為事每歲時日紳依外未嘗一至

公府見里有貧乏者賙給之婚喪有未家者資助

之如是者幾十載一疾奄然而逝時成化乙巳享年

七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九

十

萊州府知府段公堅傳

何景明

段堅字可久蘭州人生而剛方早年讀書即知由正學希聖賢人以伊川擬之中景泰甲戌進士天順己卯知山東福山縣修政治隆道化刊布小學令邑人誦誦數申五教動以詩言福山地僻俗陋於是翁然丕變海邦島嶼風氣平絃誦之風焉既四載陞萊州知府壤接福而俗等政教一如治福者召譙郡縣及學正屬賦詩啟諭勉振專用末期萊人大化以憂去服闋除南陽屬吏被化感奮思體國勤民視萊更加病近世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士鮮志聖賢之學乃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十一

倡鳴周程張朱與古人為學之意召郡學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士志行勃然以變自茲鳴世者輩出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取屬治董蒙及其良心未馨勸志學書院教之刊小學孝經論語崇正辯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授之講習又於書肆收儲五經性理大全刊二程全書俟有志者給授百姓習聞薰液純實同性禮讓同俗逾世而風猶存又勸節義祠取列女傳論祀有差自是毋儀婦道閭閻可觀其為政持大體不立赫赫之威不急功利凡所思措規模遠大而毀譽榮辱無一動心其勁節直氣勢力莫

折而抑強豪去貪剝察民隱進巫尼疏究獄諱薄賦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教具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然惠澤究下以直道不能取悅於上竟不得大用致政歸郡城與過屬地攀泣不忍舍卒於家郡人聞計無弗泣下者遂作木主於志學書院之企德堂祀以少牢後四十年郡人思其德澤又別立廟以祀有容思集榘軒語錄行於世蓋其學本河東薛文清公承伊洛之傳故見於治行者如此祭酒王鴻儒議曰使南陽之人知有正學而不知有俗學知有王道而不知有伯道知有關雎麟趾之化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十一

而不知有桑間濮上之風皆先生始也當以肇修人紀之功歸焉陸淵之贊曰學術本於至誠政事純於王道以廉耻忠信為四海九州之宗以文意禮樂為一邑兩郡之教柴昇著祠堂碑彭澤著墓表年譜張景純著行實其詳可攷有子曰貝翰於

萊州府知府李君蔡墓志銘 李東陽

君姓李氏諱榮字從質其先望于隴西元季有諱成者居鳳翔國朝永樂中徙河間之任丘為鉅族考諱海登陝西鄉薦累官山東東昌府學教授贈儒林郎光祿寺丞生四子君其長也生而凝重不浮儒林公邃易學歷湖劉秦魯間多所造就因以授君君補縣學生提學闈御史禹錫賞所為文試必居首游從至四十餘輩任士多業儒傳易者實自君始成化甲午舉京闈戊戌登進上知上海縣賦訟叢沓持以鎮靜和而不狎每有鞠問人稱為明以外艱去民遮道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十一

尤舉暇則修葺學舍集諸生勵以行業兼人作刻石頌德焉越八年不調君以子時已舉進士為翰林編修乃上疏乞歸吏部言其恬退可嘉宜進秩以示勸特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致仕明年得疾就醫京邸數月又明年病劇時亟欲歸省會 孝廟實錄成有日又朝廷將行黜陟之令君手書止之自制棺斂處分家務曰無以為吾兒累也時憂甚弗暇他卹亟具疏以請踰月乃獲命比抵家君已逝七日矣君夙敦孝慕每見儒官輒加禮遇曰吾父嘗為是也世所遺田宅悉讓諸弟羣從子女皆為婚嫁處已慎密澹然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十四

無所利有治事才而為寬厚所掩又耻自銜故鮮有知者時亦用家學顯才器甚偉所進未可量云

出空文後事覺恭坐貶連引諸僚佐君以承時事出同知青州府家人戚怨恭君曰命也會二弟連喪曰此亦恭邪又六年戊午擢知萊州府值歲屢歉撫賑凋瘵理疆界均力役捕劫盜六千餘人時勾稽屯地戎衛欲移患于民或議牧馬于萊又有獻地衛藩者皆力爭以免招徠流徙與屬縣期約視多寡為殿最旬月內復業者至數千人民稍饑輒發粟施粥活者

高祐字天錫上海人本王氏父鉉罄於高因從其姓
成化丙午以鄉貢士授泉州同知泉多山谿民倚險
為梗祐訓以德義首惡皆從化積歲逋欠不督而集
凶年貸民粟以山鄉遠召從化者總授而分給之遠
邇稱便每出山民扶老携幼送迎者屬路管道漳州
宿山間有負豪家債而情其逼者聚千人期旦日殺
豪豪亦號召為敵祐知之俾館人往諭以福福片言
而散其感人有如此者一日令所部市茶其人密置
銀二錠以進祐啟之笑曰爾謂我有求邪卻還之屏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十五

其人弗復接丁外艱歸部民送者千數爭攜金錢跪
賂皆不受至泣而退歷廣平東昌二府操履如一晚
居邑西一室蕭然妾如也時鄉人議士大夫有三婦
之喻獨日君為節婦云

施氏為吳興著族唐宋以來代多名賢通甫生彥明
彥明生士良士良生知福建永安縣謙謙為公之曾
大父有清民功至今以名宦祠於永安永安生瑄讀
書樂善瑄生封刑部主事銓娶董氏封安人生公公
諱峻字平叔以明經發解浙省登乙未進士授南刑
部廣西司主事遷本部員外至郎中陞知山東青州
府瀕行適遇考察為人所忌去其官公在刑部久以
練達掌勘本科其氣堅直剛明一意守法不少出入
雖權勢不顧也其初石塘聞公為尚書凡難處務在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十五

調停公議不合即欲投劾去有鄒夢鶴者罹罪在形
影間當司以其父方總制三邊故實於法後官相承
遂不敢出公卒業南雍時備聞其事竊深歎悅後屢
任遠瀟雪之應天府經歷鄧鶚挾勢招賄依托城社
久矣公竟實於法且其在僚輩間以詩名自信重感
不合程度直以其意譽之以是交構其短長推墮之
不惜也人殊為公不平北道御史桂公榮奏南考察
不公奉 旨祖宗定制難以再更止降考功郎中一
級調外人以為足相當也公自少有器度其才宏暢
通達處骨肉間每事敢力任為諸生時祖壻為券家

青州守唐公維城傳

馮琦

力諸義行甚多獨其性狷急聞人非行或至面發
 之以是有不堪者然其崇慕隱德表暴良士固終身
 不怠也請家在唐雖隨時上下其格調渾厚體裁平
 實固一代之長也後世不以取士遂失其宗旨各以
 其資所近者為能公獨有所造請固雅道中與之一
 助也居家不事產業歲中多種秫田以備酒材閉門
 却靴謝時撫化飲酒哦詩之外別無公事相晤其內
 沈安人佐助蒸嘗料理家事凡公所欲為悉先其意
 雞族黨疎遠食指衆多乎惠周匝咸多沾潤客至樽
 厭微錄
 租修絮不問而辦公以是優閒自適無內顧心年五
 十有七

唐公維城字邦翰園蒲陽人別號兩峰其先出荆楚
 宋碩肅公介後也轉徙入闕家蒲之龜塘勝固時述
 祖康以人材辟中書舍人祖懋有隱德徙居城東父
 時雍累官別駕所至以清謹稱公生而穎異長博涉
 經史攻聲律為人慈愛和易不立城府貌若不勝衣
 與人語惟恐傷之嘉靖辛酉以尚書薦于鄉明年烏
 夷陷興化郡公上春官罷歸城潰之夕率家人夜縋
 東山畢盡而後下賈傷幾廢期年病良已乙丑成進
 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典真州課稅丁卯權蕪湖關先
 是關課多奇羨謗為利藪公規度定稅以徵解屬邑
 今日以是相參也公性耿介持身凜若霜雪在郎署
 兩典利權秋毫無所染人稱其廉稍遷尚書郎辛未
 出守吾青為政務寬大詢百姓疾苦躬自循拊之平
 反兇獄以數百計見罪人被五木為之泣涕不得已
 始行法焉其無大罪即鞭朴不妄施也下車適大旱
 禱雨雨輒應是秋有年嘉禾合穎喪有五岐者會有
 詔開膠萊河公以為工大難遽就令百姓棄耕桑執
 畚鍤徒勞費亡益力陳其不可青郡故不養馬有
 白青郡當養馬如濟南公抗言青邊海斥鹵無所

以東以不養馬故賦稍重今復益之是重困也至欲

投劫去事皆得寢郡租稅三十餘萬徵收吏或稍為

低昂公請準輕重為權置衙府庭令民自充而輸之

胥吏不敢近方岳善其法徽州郡著為令時議急催

科執以課吏殿最公以賦不中程停勒常轉公終不

為易曰杆軸空矣民不堪命寧使守一人坐之政服

進諸生講業程稊識拔無虛士正身率物士亦彬彬

慕效以名檢自愛百姓化之幾於無訟公府閭寂如

學舍云乙亥秋公寢疾郡人玉帛走望皇皇如急父

母州縣集邸舍俟起瘳一夕隕星府治歷馬皆驚趨

而視公已屬續矣公既卒百姓哀號罷市入帛公布

余叢牀無異黔婁士民為治表歸來道焚楮帛哭奠

相屬不絕公夫人鄭氏婉淑有至性先公數月卒郡

人德公作公夫人主於郡堂後春秋無廢祀焉歲丁

丑先君歸自雲中夢公持玉環授之曰以是為而子

而舉子名之曰環明日夢公復來謂先君曰吾為

郡神且滿舉公以代期以某日故以環聘公先君漫

應曰諾遂病下血斗餘日忽忽與公對語公趣之急

先君口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也公曰若爾則與

我環先君從凡上取授之子環暴卒先君霍然病已

嗚呼異哉耳目之外所不敢知要以生而為德於

上沒為明神亦其理也余為童子時與鍾給諫皆

知於公公試士余方治裝將從先君於京師公啟扉

以待曰不得兩生無庸試也使人趣召余余至乃圍

扉試已給諫與余皆高等進而與之語溫溫如家人

甚嘗讀宋史至韓魏公以兩蘇病為展試期嘆古人

憐才至此然亦由魏公德望重而軾轍才足以副之

假令今時有之異議蜂起矣以公識拔兩生視魏公

心豈異耶古人薄感恩重知已獨於紀述即知已不

敢徇公歿二十年而青郡人思之比于召伯官二千

石五年家如寒士也居不數椽田不數畝跡其終始

可謂清惠矣

歐徵錄

卷之九十一

二十

充州府知府宋公諾墓志銘 于慎行

公諱諱字子重河間故城人生有奇質九歲能屬文
父封郎中公故諸生也而公甫垂髫亦為諸生郎中
公從邑先達受經所聞師說歸以語公無不解郎中
公竊自喜嘉靖乙卯舉京兆其後十年乙丑第進士
高第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咸有能名同舍郎
主藏有所亡失註誤及公論四川忠州知州忠去長
安幾萬里險遠矣公慨叱馭往抵任五日召屬南
京戶部員外郎未至擢為郎中居無何以久次拜知
本昌府視事五月以內艱去服闋除知鄆陽郎中永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二十一

尚公才任治劇徙知河南視事四月聞郎中公病甚
解印綬自免去而丁郎中公艱外吏法無予告又
升獨子不得歸養免輒致仕久之部使廷臣爭上書
言故河南守良吏以將父棄官其人才可用有詔起
知充州公往居三府不甚久然所至廉平執法名聲
流聞及守充幾三年得盡其才治行愈著充屬二十
七城直兩京道吏刑民微徵發律驗公悅熟其利病
務為拊循安息煦以豈弟至所興除鉤校無不精核
卽有訛被奸法輒繩以重典不少貸吏兢兢奉要束
毋敢論情以免部使上疏言充治狀者屢相踵矣至

廷肆製閣下主曾計畢述職且以高第擢公而

及大故廷中諸卿大夫相與嘆惜之公為人偽偉玉
立容貌甚修坦夷誠怒不為矯飾然亦直自遂卽
於意不當未嘗少有所詘其才博大通敏遊必有餘
論事衍衍洞於指掌然常本人情無迂悞語未嘗時
甚貧竭力奉親甘旨無缺及後貴迎養宦邸朝夕侍
食職事鞅掌終不少廢有同胞三弟悉推父貴讓之
子女婚嫁又佐以私財故人子楊生孤貧召置家塾
與子同業親督課之生後學成為名士他所周郵孤
養尤衆公之先山西屯雷人洪武中五世祖德成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二十二

認徙故我德成子一公一公生雲雲生篤皆服田有
隱德或推擇為吏亦不遂而至封郎中公郎中公諱
良籌娶封宜人王氏以嘉靖庚寅生公距卒待年五
十有六

三兄通判何景韶行狀

弟景明

三兄諱景韶字仲律成化丙午

人選巴陵知縣遷

東昌府通判兄性狷介與人不易合顧能事父母必得其懽心少時家父遣之讀書曰讀某書某日為我

背誦至日持書來誦之不遺一字父嘗不悅候父已寤曉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之驚曰為誰也兄

曰見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見不得寢父曰見如是胡有弗悅也始為舉子下帷講誦日厭疏

食諸友生患貧多貸人貲兄曰為士而貸人貲後將

必取償於官卒不貸人貲既屢試弗第家父曰女能

績學卒不能進士必女命也仕以行志而已志行奚

必進士既而為巴陵令人曰巴陵難稱也令巴陵者

蓋未有終三年任者也比至則廨舍蕪穢不治吏不

典列民不服役也曰是不可以弗為已也乃版書政

條懸縣門民始相顧曰令給予然亦稍來集從役以

觀兄察役者悉寡弱役且重也問之皆屢居無業者

也而其強富有力者則皆居數百里外負山咀叛令

約令不復能制也故弱者役日重兄曰為令使弱者

苦強者得免而何以今為也釋弱者於是諸富強有

力者曰聞新令善吾奚可叛也乃相率來請役比已

中墮廢盡以與治往時監司諸使者經巴陵以之委

積輿皂常滯雷不得去而令日走道路不能然又不

得少坐堂上視事至是館無留節獄無滯訟民又見

今時置酒召客與飲莫不服且異也居六年將考績

民赴監司留之曰令茲行必遷遷則奪我父母也願

以終惠我也已而果遷東昌職專子簡而益有餘力

嘗作書景明日東昌頗無事日可以讀書課子甚樂

也但苦薪價入貴耳居六月疾作竟卒東昌係屬士

民咸哀哭之卒之日年始四十六也家父生四子長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六

三十四

仰兄次景陽次景輝景明為最幼也皆受業于兄景

賜舉鄉試景明雖庸劣無所成立然知讀書舉進士

是兄之德也嗚呼天速死吾兄也何敢忘吾兄也謹

知州盧公熊傳

熊字公武其先本武寧人宋季徙家於吳再徙崑山父觀字彥達讀書有至行門人私謚夷孝先生熊元季為吳縣學教諭洪武初以故官追遣赴京母卒竟歸起復為工部照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人遷充州知州為政務愷悌不求赫赫名州初罹兵革人情凋弊適大帥李善長營魯王府浚兗州河能撫綏供億事集而人不擾俄以簿錄刑人家屬事坐累死先是能嘗上疏言州印篆文譌謬忤旨至是竟得罪熊

蘇州志

卷之九十一

少嘗從學楊維禎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鹿城隱書蓬蠋憂幽石門清溪等集別有蘇州志兗州志孔顏氏世系譜總若干卷子彭祖字長嬰洪武末任湖州武康丞承樂初薦授禮部主事坐事謫阜城為民尋徵詣行在冠帶聽用以疾卒彭祖幼傳家學不事藻麗而求以適用為政亦有父風彭祖孫瑛字克修宣德五年進士官刑部主事博學一書尤下世竹

山東濰州知州吳德基履傳 宋 濂

吳德基者名履葵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為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為詩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雨濺其衣弗知也德基少受學聞人先生夢古學春秋後遇有奇材長通諸史為文辭願學司馬遷班固景如書尤工行草得之者藏去為榮元季教授鄉里名動一時國朝取葵李曹公文忠為浙東省左丞聘德基為郡儒學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為椽稱疾而辭有司舉于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德基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心一

蘇州志

卷之九十一

十一

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洞召其大姓坐之廡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劫奪家人歸且縛瓊輝連道箠之至家解衣箠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寔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邪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邪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

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
索而就速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邪瓊輝良久曰吾
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擄筆者
囚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
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明我事德基弘成
願有所上獻德基却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
至郡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命卒督之不肯伏
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爲令怒吏卒因
以語動令欲誣一鄉民圖賄利獲六七人下獄扁額
甚嚴卒方往捕未返鄉民大賊德基計民無罪自出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二十七

巡獄叱卒釋之卒以它辭解德基槌碎獄門遣之曰
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
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
匹夫爾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
乎令意慙乃已其俗好淫祀有蛇出戶限民恠之以
爲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
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更用法急南康
民作亂命師計平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
在寧有此禍平安化鄰古三苗其土瘠多糾民爲兵
既盡下萬夫長易俊原獨恃勇與麾下數十人遁

山谷保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君
移檄旁縣兵且集召德基計事德基曰烏
赤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耳
侯用兵未晚也否則出兵無名民先受其害矣願君
侯熟慮之侯曰今之言然吾爲令徐之德基乃屏吏
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容德基
謂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
至一縣民皆爲糞粉然殺一縣父兄弟者易俊原
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之德基謬
曰俊原或未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二十八

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德基言真止不發旣而盡
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兵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
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
民按堵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爲農者民咸自疑
驚奔相告勢甚危德基屬耆老命曰侯所取者兵
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
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挾去
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
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
比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歲入朝權知萊之濰州

軍民畜官驢四匹兼守核其孽息狀與藉不合日
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罔
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
守恣問德基誰不償驢何辭也德基曰民實不欺矣
烏可責其償 國家富極海內為吏者宜宣布德澤
為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德基因畫不便
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
願以羊牛代秋稅者官從其言德基與民計羊牛後
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送陝西
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令役千人部送

廉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九

鄰縣牛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
使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
基為吏不求威名以愛民為先尤重獄事凡有訟召
受訟者面直之釋其怒乃已不忍置民於獄獄屬空
當有追需於民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湧
民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感之
以為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為縣召還濰民遮門抱
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濰民膚無咎癢今舍我去願
得復履事之以慰我思其得民心如此德基至京師
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為德基交

甚狎時亦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
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
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遺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
濂曰慎毋出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于
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太史
公曰世俗極謂儒者少功願非儒者爾湯之興以伊
尹周之興以周公此獨非儒者耶何其功之大也彼
伊尹周公者多矣豈特少功哉謂之不足用可也然
其間有足用者不可誣也俗吏以嚴急督責為足用
謂儒者為懦緩債事而不知得民者非儒不能也以
子觀於吳德基恂恂不大聲色而眾庶安其政既去
而思之視世吏之督責者果孰多耶德基之政固世
俗之所笑者而其心誠愛民有足取焉古所稱平易
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所謂難與俗人言其
此類耶

廉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九

曹州知州范希正傳

范希正字以貞號恕齋直隸吳縣人宣德戊申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蒞政嚴明果斷有方畧歷任九載邑民詣闕請留陞從六品俸級仍知邑事歲乙丑山東旱饑大理丞張公驥奉勅撫安先是希正勸借富民粟數萬石選有操行者收賦倉廩是歲賴以活者幾千人驥上章請復設曹州且薦希正為守上允之初希正為邑時述職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于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希正收其金明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三十一

廉一區畫規模宏遠制度精審觀者咸噴噴已朝廷追官馬州有普遭水患欲遠竄者希正集諭之曰予之字汝猶子也當各安其生各保其家而區畫為汝買之由是設法買補者九十餘死事易軀作兄告邑人謀殺縣經年莫能辨復訟于憲司連坐者五十餘人事下希正正密遣人往吉水勸其告人與已死者姓名俱無實乃具詞械送憲司告者中途逸去餘人得雪在州再考引年致仕去州人思其功立祠祀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三十一

濟寧知州傅公陪傳 祥符文獻志

公字孔暘別號陽坡居士祥符人也公天陞篤
賢外和內剛少苦學夜誦徹旦以書經舉景泰丙子
河南鄉試第二人上春官不第卒業成均成化辛卯
登授順天府通州同知寬厚平易得吏民心在任八
年民惟恐罷去戊戌通州守闕員百姓老穉千餘人
叩關上章乞釋皓為守會使者交薦銓部藉其勞績
又當遷遂擢通州知州通州密邇京師寔水陸輻輳
之地勅殿宦寺田莊居太半素號難治公一切裁以
法凡驛遞船馬饋遺非度者悉寢不行諸權貴干索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弗遂中心甚憾然媒藥之無所得竟亦不能害云鄉
郡邑有冤獄弗白者咸起懇使者願下公聽斷使者
如民願屬公輒服 公盡心民事嘗上疏論戶口食
鹽民鈔歲輸官鹽無給不報公因通融里甲立取
法郡中至今踵行之不廢有清軍御史者按郡捕得
逃伍者親識卽繫之獄遣行以代公嘆曰無罪而代
戍豈制邪緩之令以情奏竟免公為守十有二年弘
治庚戌考績加朝列大夫俸級改知濟寧州通民泣
送數十里總德不 恐合去濟寧亦 衛部政務繁劇公
守濟寧三年節愛民惠政懇辭
癸丑公年六十三請老歸升又七年己未公卒享年
七十公前後與開禧二十有三年流積無聞終始

寧海知州郭公容行狀 王雲鳳

郭公諱容字子仁渾源州人郭之先為東勝望族洪
武中東勝沒於胡有思榮者內走渾源遂占籍焉公
曾大父也大父深父偶世以良謹稱于鄉而門以儒
為河南儀封尹公生於宣德癸丑就傳卽莊重不逐
羣兒戲弱冠補州弟子員成化乙酉登名鄉書屢試
春官不售僑京師友天下士公銳意樹功名既家食
拓落其魁壘之氣卓犖之才鬱無所施而所以自期
待者不少衰則訪求天下事而納之胸中時一對客
抵掌高談援據古今出入經史霏霏如屑或論不合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已則面折之人雖不堪不少假盡言乃已然直諫素
著人亦不甚怨焉癸卯夏 天子召見便殿訪以黃
白之術公謝不知是歲冬除山東寧海知州單車以
赴民有豪猾任姓者恣為奸利前守莫能制鄉人畏
之私相戒語避任虎公縛而杖之餘黨解散州濱海
陋無禮教婚嫁爭財女不時歸公定為條約亦貧者
疋帛罇酒官給馬每得亂吏治者俾輸本目贖民死
不能葬者資以棺具養濟院布粟以時頒暇則按視
問以疾苦公嘗謂守令之責實兼教養於是條具利
民化俗十有六事請於監司行之議者知公志非小

就者也甲辰冬中貴人奉命祀海神門欲稅金以償於上郡邑將從之公聞而嘆曰一至此哉中貴人歸至疾馳逆諸境上言境內往歲雖產楚今日漸微渺得之甚艱置稅則朝廷未必得分毫之利而百姓受無窮之害况後課額不足又將取足於民或有他虞亦今日啟事者之責也或以餽金獻公斥之復以危言動其左右之人中貴人猶豫且心憚公稅卒不行乙巳督餉宣府感暑疾還至京師寓舍卒得年五十有二

歐徵錄

卷之九十一

五十五

知州趙惟勤傳

趙惟勤山東曹州人字業甫號修菴少負奇節以人自期詩弱冠魁嘉靖丁酉三上春官不第謁獲鹿鹿地逼邊疆慄悍多盜公爲之蠲苛賦削冗役挫強抑奸民賴以寧歲款勸借豆粟糞粥以活饑民行取時有欲以五百金爲公賂分宜者公堅辭之遂知平定縣先時府守道經獲鹿以坐索受窘得報喜形辭色然猶未敢發無何丁內艱去守計行以落職矣公聞之畧不動顏日向以弟幼不能迎二親養既又不能翼母大事幸老父在柩何不效菽水恨無歐徵錄 卷之九十一 五十五

名宦又十三年而州祠鄉賢

吏目

東平州吏目鄭華傳

忠節錄

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註誤謫東平州吏目或曰判官靖難兵起謂其妻姦庸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華乃稱疾舉醫携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請據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五十七

屈死之時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八忠祠

知縣

東阿知縣貝君恒墓志銘

楊士奇

宣德元年十一月東阿知縣上虞貝秉葵卒自察屬下暨史胥邑之耆老皆會哭至慟自邑至於遠鄉民男女老壯素服奔走哭拜縣門之外者日數百人於是其家無一緡之蓄其僚以下相與出貲治棺斂畢東阿之民皆挽輓而葬之而其子不可曰幸奉治命必還棺塋于鄉先塋其敢違哉於是東阿之民相率致詞於兵部尚書張公曰自貝大夫治吾邑吾邑之人且作暮息各越其所務無淪於遊惰壯者以時給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五十八

徭賦老而弱者佚於家爭奪之風息長少之分明無悍吏猾胥之迹及門歲未嘗有水旱疫癘之憂皆貝大夫惠也安得復有若人者而為吾邑哉今將歸塋矣公出吾東阿而貴顯于時必能致顯人為貝大夫不朽之圖亦庶幾釋吾儕之憾也公以告于奇士奇雖與秉葵平生一再邂逅然嘗過東阿日睹其民所以愛戴之者矣夫生而愛戴之沒而憾憾欲圖其不朽即古循吏何過焉按翰林侍讀李時勉狀貝氏其先河南祥符人宋秘書少監守亮從高宗南渡始家上虞四世至建康軍會判欽世生廣德軍教授

廖又四世至元醫學教論文忠秉奕曾祖也
父肅秉毅謹恒以字行自幼有志卓立好學不倦
長養其父能謹於禮而奉養祖及母及撫諸小弱弟
咸盡其心舉永樂甲申第二甲進士出身初授湖廣
鄒陽知縣縣僻而俗險前之名能治者罕以嚴秉
寬馭之而導以禮義其民感化相戒毋貽羞賢令於
利一介不苟取歲餘以罷去官寮佐以下致博贈
忠卻之而吏民不忍其去有流涕者祖夜未終繼
母謹祭之禮一如養父服闋改東阿知縣東阿當
南北交衝素苦過使往還共給之費秉規措有方

卷之九十六

五十九

物具而不擾簿有挾私怨緣飾人死罪者秉彛曰盍
以重報之簿愧而止隣邑盜劫入匿其贓古冢中冢
傍耕民得之而解后被劫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民
不勝考掠竟引伏秉彛問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
得有為會有裔人過東阿被盜來訴秉彛併隣邑盜
事以檄城隍神而嚴督機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
盜隣邑劫盜皆在耕民得免冤死民有兄弟爭競相
告者曉以大義使退而思之兄弟皆悔謝乞歸改過
獄有殺人賊未決而兩日俱曾秉彛就審之視其容
色若甚戚焉者問豈有冤乎賊曰罪當死無所完在

無繼其遂命其妻之侍疾後賊
至子秀實歲早窮饑之而立
散者屢言建議於朝請平
議旁近州縣通行之祀與
之為縣者率有且行事秉
咸作新之有暇詣學進諸
月日程之令鄉社皆立學
驗勤惰邑西亦有深春夏
深之民恒廢耕秉彛相地
役之與其佐議簿持不可
以科之也有罪請獨加我不
畝耕之卒亦無事旁邑流
車駕征比虜命河南山東
邑各遣官率之憚行者往
天子親征臣下可避勞即
皆忻躍以從動息飲食與
一人失所者在官雖小物
錢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
鹿鑄鐵為杵搗紙索為穰
京勅使督建席殿所貯悉
濟急用而民下不有騰其

卷之九十七

四十一

京勅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下不有騰其

六體堪任風憲者徵命已下縣耆老百餘

陶乞雷從之九載考績上京師時 仁廟監國

知日在東阿得民心特陞秩正六品俾復任民間乘

異役來踴躍迎拜數十里嘗坐罰役京師時有令

官役滿即復任民競移代其役凡三罰役民三代之

不厭而愈力其得人如此秉彜和厚樂易於物無忤

而執守甚堅善飲酒既仕遂耽之勅於公務日中而

食夜一鼓而寐盛寒暑不自逸年為常其享年五十

有七歲呼古之賢長民其民思慕之不已者多見於

祠祀祠祀蓋有不及百年而廢者矣如東阿之民於

水葵必欣託諸不朽此其用意豈朝夕之謂哉

王直

王直

陽氏諱銘字日新一字付元泰知人也自幼

奮力學嘗游清節書院受業於戴美高繼登第

康宗武之門老師碩儒如楊公望凡允允之口

相與講論切磋由是博通經史為文清麗思若

决河凡至正丙申以詩經中江西第十名兵亂道阻

不果北上教授里中學者爭師之我 太祖皇帝定

鼎金陵江西內附歲乙巳詔求賢才江西行者首薦

公明年徵赴京授江都縣丞兵荒之餘民死徙十七

八間井蕭然公至即移文旁近凡江都民轉徙者皆

還本土勞來安定出於至誠其貧不能耕者勸富人

假種糧貸牛具使力耕公家徭賦處之各盡其道必

使事集而民不擾於是流移四歸邑稍完復民有繼

母告不孝者公察其貧不能養委曲開諭母子泣謝

而去卒以慈孝稱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百兩役夫

以歸公公曰此天欲以紓民力也會部符徵湊使者

督責甚急時黠商旅未通斂於民不能得他縣皆

大擾公命以所得白金俾民市諸京師而納焉居官

有暇即進諸生講先王之道或行田間視耕獲實勤

而或情一縣戴之如父母甫三歲陞臨淄知縣云江

而或情一縣戴之如父母甫三歲陞臨淄知縣云江

水葵必欣託諸不朽此其用意豈朝夕之謂哉

王直

都江帶人相與扶携送至境上涕泣不忍去時臨淄亦無恙殘疲極公勞來安斬之如江都勸課農實省徭役既一年稍給足公曰兵荒所以劫乃者由民不知救神無所托也今幸稍定二者可緩乎即與學使歸山川社稷壇與民從事於詩書俎豆之間民知公為己也皆欣然從之初公來臨淄時副將軍常遇春方畧定郡縣之未附者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謹動一市公出遇呵止之不服固咎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先走告軍門曰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戢士常公命公至詬之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一

四三

豐山

曰汝何敢爾公曰軍固王師民亦壬民也民被毆擊幾死軍士顧不可答邪此軍士之過也知縣雖不賢其敢他有言言常公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公由是申嚴約束無敢誣者後信國徐公往征沙漠道臨淄軍校有知公者曰是敢抗常公健吏也因相戒勿犯公亦迎送有禮自信國以下皆賢公所為臨淄古大縣俗喜夸詐經亂益難治公廉靜平恕上下化服縣以無事洪武四年朝京師卒焉公丰儀秀整水清而玉澤其天性寬厚樂易有古仁人長者之風平生不接交游非儒紳君子不接也其仕與處言行多可紀者今設已五十年一時老長凋落已盡知之者直公之外孫嘗讀陶淵明所作外祖直公傳而欲記公行事而恨不能詳雅揚張氏直公傳而居安慶從先公瓊州府君游而直又與楊州進士禮為同年吾泰和之賢歐陽允堅嘗官青州故從三子得公在官時所行數事如此謹述為傳使後之人得以考覽焉贊曰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故漢之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皆以經術備吏事治效有足稱者其不然者苛刻擊斷為能姸媢姑息為高而治道微矣觀公之為棘力農桑教化去貪以利物禁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六

四四

豐山

章丘知縣白君鑾墓志銘

王雲鳳

弘治戊申孟翁使大同予亦以事至同館十寺經史
 天下事無不縱談孟翁美儀度善笑語外和而內定
 言論悠然有餘味予歸而語諸太原王德華德華遠
 理學德華曰孟翁我知之吾與言理不吾誤孟翁還
 為監察御史後為曲周縣丞為章丘知縣予亦往來
 無定居然每念朋友落落未嘗不在孟翁也辛酉予
 試生徒至寶雞孟翁以母喪家居予就訪焉談復移
 時因論南北差役之繁簡不均百姓田賦之多寡不
 均予曰均則天下治天下之大每患不均治有所偏
 賦徵錄 卷之九十六

而亂生孔子於天下曰平均之義也故又曰天下園
 家可均孟翁曰嗟乎天下何時而均乎予別去方圖
 再會而孟翁至高矣嗚呼以孟翁之負挾而未究其
 用清哉孟翁姓白氏諱鷺祖諱和父諱信封監察御
 史張氏封人孟翁幼穎悟善記識成化丙子貢
 外鄉丁未賜同進士出身觀政工部虞衡司督僉代
 主墓於大同費者而役速為御史所至舉廢滯抑
 巡按山西按察副使楊士溥侍卒奪俸張河涉履膝
 而翁實不誠空有以奪其間者尤博學通經孟翁
 於朝孟翁亦以卒盜庫事聞上命法官實治孟翁
 罪薄餽歸放乃歸溥亦孟翁不以治也抵官盡力
 民事若未嘗為黃近臣者以薦遷知縣喪父歸母亦
 喪士成服闋不從就娶多十月以疾卒年四十六有六

山東安丘縣知縣陳公文偉傳

郭正域

陳文偉府學生膂力過人常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
 而來兩手搏虎肩兩足蹴其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
 人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幾千人
 大勢迫迺揖後立者曰吾力止此矣遂名動天下後
 之山東安丘令流賊百餘人掠庫公勸羣吏第謹薄
 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
 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勅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
 赴之問諸賊孰為首者彈發左目中之又再彈右耳
 中之賊大該伏地請死公曰好為吾送庫金還羣賊
 賦徵錄 卷之九十六

雅命公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公曰吾何有
 眾賊奴各林三十遺之公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御
 史竟以縱寇論劾免官罷歸生二子寵完完中鄉試

博平縣知縣堅公晟傳畧

堅晟秦州人以歲貢知山東博平縣事嘉靖年流賊
弄兵四出攻掠所在州縣望風披靡守令皆棄印綬
逃去賊勢愈倡剽膚博平公屬耆老輩而誓之冀能
禦殲戈篲一切守具纖悉具備期以當賊賊且至公
與妻子別曰吾屬所以不蠶而衣不耕而啗者汝輩
知平凡此 朝廷爵祿小民膏血也參養多年原為
今日耳為臣死忠我固甘心死孝死節汝輩當自計
可速趨并畔計城破我當死汝輩即投井中無相負
也不則賊汚垢之且刺殺之矣妻孥涕泣誓如公言
賊徵錄 卷之九十六

即墨縣知縣吳先生廉臺志銘 劉 麟
先生諱廉字介夫姓吳氏湖州歸安人遠祖慧明者
自姑蘇洞庭山徙家歸安之菱湖鎮遂為鎮著族時
名慧明以前居洞庭者為山吳居菱湖者為水吳先
生之族則水吳焉曾祖用禮祖孟和父昂皆潛德弗
耀昂號默直先生生而好文弱冠補邑庠弟子員志
苦思精根抵頷要每試輒擅優品藝翰風誼駸駸居
老宿前無何感羸疾損累歲三易由是學滋攻旁貫
玄秘更得攝願術曰何玄釐備何儒岐玄鈴括一我
用體同源我我我我我我未諗因以我自名其齋門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六

之徒從之遊者謂為我齋先生官師紀行贖勳加首
注鄉長切相率禮重前後試場屋凡十有二卒不遇
嘉靖壬午以貢上春官甲申入業成均未幾會同舍
犯嫌走還不獲獲先生誤謫及先生不深辨因乞
歸久之聞湛甘泉翁司成均復入業甘泉翁見而異
之雅敬愛焉劇章掄為館士倡戊戌謁選授知即墨
縣蒞官約已黜情專意愛民節用縣故有供款悉斥
廢頽解僕僕宴宴立揭書庫屏上與其樂于身
若無憂于其心與其益于家孰若無損于其民其子
往省之謂曰吾有牧任當勞民勑相不為私營汝母

我爲也子以故不滯行謹唯如命值歲饑經理
窮亟亟爲民請賑適修泚河之役主者銳甚不能
先生切惻民瘼稽不發濟卒主者持之嚴先生格其
徵使曰吳知縣頭可舍官特餘事耳 朝廷命我牧
民可視其就死地乎又通員俸積一時徵計使輟捐
釋下益苦之格不與致邑人其使搆激語誚以木偶
人先生因爲詩以自嘆曰老犬粗更事疑非木偶人
不應方寸地時展一分春紙自懷甘苦憑誰質屢真
歸田何日擬斗粟未全貧遂飄然棄官歸邑士民留
者載道攀泣擗膺樹屬脫烏富累贈帙有帙中詩曰

康徵錄 卷之九十六 四九

自君之去矣九四章歎戲痛悼皆士農工商盡邑之
人也轉相賡和聞者與悲又盡天下士如卽墨也先
生治卽墨秉誠馭下與民如家人不判貴分禱雨兩
至驅蝗蝗息侍御藍北泉境之賢傑然傾載云嘗擬
古循吏今純儒也比歸家索故止率履益蒞稽文述
古或酬舉據與下筆能洵湧老而彌劬與壯髦相頌
頤甲辰湖郡公創社峴山奉先生杖屨往有司隆飲
鄉校褒然虛先生左然多避不赴先生自就傳時印
飭脩滄童好性孝義侍默直寢疾朝斗吮疽割股糜
不至喪三年踰哀膳制母陳早世先生年方十四林

時感思迄老毀思事繼母湯亦得其心有父嫌而
卒先生喪如其子狀厥 孺人卒有 哀求續
絃者謝不再媾先生所至不言而飲人以和見饑寒
訴急每極恒不遑其自爲終其身不謀蓄封質頌慧
嘗鑿辨人儀致否臧咎休多後驗又達醫問奇中卒
之日豫訣期訂果正襟坐口占一絕云草莽荆榛不
婚行山前山後路皆平牧童短笛橫牛背自在還家
丹正明乃瞑是爲嘉靖庚戌二月生成化壬辰年七
十有九所著有酪中醒語及詩文若干帙藏于家

康徵錄 卷之九十六 五

滋陽令桑公介墓表

嚴 訥

公諱介字子石為處州別駕公季子幼敏能讀父書
 若亂即卓犖不羣一甫弱冠處於膠序必宗經傳談
 爾孔益登臺焉朝發而夕夢不置也巳輒試不售應
 貢卒業南雍大司成方齋林公甘泉湛公先後掌國
 子公則又臺臺焉條陳十二策如祀周公完六經等
 議皆青衿士所不能言者兩公交器之雖其時不盡
 行而公之負才楊志即便欲舉萬物於鑪錘與雲霧
 於漱喻者也歲辛卯舉於鄉再上春官不售迺調選
 授滋陽令今僅三閱月耳其措置有昔令所累歲不
 賦徵錄

後序

五十一

能得者公銳焉圖之念民貧使車旁午一切上官之
 供亟言於當塗請以絀充二十七州縣均之豪倚宗
 藩橫斂田廬子女者法之至罷馬役歲祿之橫征活
 饑民以千計皆政體也以故民恨得公晚而豪者不
 能無怨於公公嘆曰是使陶公千載之上笑人寂寞
 也遂拂衣歸上官知其雅志不能俯仰奏改大河公
 曰善願附陶翁耳竟不任以老公性好琴其有感獨
 併欲為而未遂者恒托之詩乃其器度坦直喜則笑
 啞怒則叱咤憂則吁戲無委瑣能故發諸聲律獨騁
 心機隨文合節耻前人優孟習所交歎者心修正之

士如其人相與商確古今纒纒弗休非其人即語容
 林立暉中如無有也而性至孝友事父母恭甚遊其
 夜也請於 朝祀淪齋公於鄉焉附柳州主於廟而
 祀焉草溪南園二兄有恩也終其身父事焉以行誼
 文章訓諸子若孫公之生平如是而已所著有吟史
 和陶等集十六卷與文衡山磨吟集二卷俱梓行於
 世未梓者又有理學會通五經問答膚言諸書

教諭

濟陽縣學教諭王省傳附子忠節錄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
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
學徵太祖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
便養得浮梁教諭丁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
陽靖難兵至省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眾
命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
何為名明倫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遂大
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女適邑人周煥改從之
煥即墨簿聞靖難兵至濟陽女逆之父必死泣曰吾
父必不生矣請于夫遣人往凡三往竟得其遺骸歸
後有司祀之學宮子禎為縣兩週判亦抗節死云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七目錄

山西
布政使

張賢

丘陵
張文奎

謝治

李儔

李國士

參政

曹本

彭通

祝巖

李寯

祝巖

樊英

丘璐

郭桂

張敏

華津

王納諫

王獻

栗祁

參議
黃常祖
李景繁
韓邦靖
按察使
湯廷

王璠
胡琮
徐永達

副使

朱瑄

吳道寧

馬憲祥

王九峰

程紳

胡賓

劉涇

南逢吉

趙祖元

簽事

劉珽

孫博

暢華

喬岱

孫璽

張時

知府

張賢

知州

何忠

呂昭

王汝績

張康

李愚

陸偉

知縣

吳傑

學正

曹瑞

教諭

張敏

目錄

山西

布政使

山西布政使張公賢墓碑

公姓張氏諱賢字思齊子鄩道安里人也居縣北衝道村家世業農父諱宣配王氏貳室劉氏生公公自少磊磊有氣節嘗讀書里塾既又棄去躬稼穡久之年滿三十矣一日為里中人所困公蒙遇人也氣霍霍不能堪乃拊几嘆曰嗟乎丈夫當自樹立羣小侮我齊民耳不學何為乃復取舊書讀之尋入為學官

第子從師取友朝夕泮礪或時廢食寢踰數年而永

樂乙酉舉鄉試矣其性敏而志篤如此屢赴會試不第謝選授吏部司務蕭陟驗封司郎中云公在部剛

廉自持權貴不避關節不通親友僂遺一無所取部中呼為板張蓋言其節之堅也三載考績詣贈其父

如巴官母俱贈宜人云少子綱徒步入京師省問公見之怒曰農務方殷汝來何為此中何所有而汝來

也居旬日遣歸戒之曰勿復來也當是時國有戎事山西例輸餽踰期不至朝使往督者或以才屈罷或

以賄敗當道忌公者欲中傷之乃以公往公至執其

奸惡者數輩痛懲之乃定期曰不輸者如此罰晉人

前此亦聞公名見其威令如此威股慄爭輸之無敢

後者果及期完矣事竣返命天子嘉悅超拜山西

布政使比視事令出而人信不戒而民集威惠並

流遠邇悅服以為數十年來旬宣之政未有如此者

長子犯徒步入太原道過曲沃曲沃令見其良苦以一驢送之既見公公怪其跨驢也詰之曰奚從得此

犯不敢隱其實對公怒痛垂紀還令驢仍正其罪云公一日浩然歎曰老且至吾盍歸乎當是時吏部方

以都御史擬公疏未及上公投牒而西矣既歸林下

舊廬數楹僅庇風雨布袍蔬食無異寒素秦藩一叅

讓公部中舊僚也見其用乏以其所餘俸米輿送之

公固謝曰田入自足用此君養廉之資不敢拜賜仍

遣之輿歸嗚呼此豈直子鄩之罕親哉居嘗教子孫曰資性可讀書者教之讀其不能者盡歸之農慎勿為史壞身心辱門戶也閱數載老疾卒餘資僅具棺殮葬村之西北隅祖塋方臥病時語其二子曰身後母納聘傷我節毋作誌表虛譽失我真毋聽人言作石獸器物侵我墓二子于是奉其遺命不敢違

山西左布政使丘公陵傳

朱睦㮮

丘陵字志高蘭陽人也宣德四年舉鄉試第一明年
 授咸陽教諭遷平鄉知縣凡所施設不憚勞苦邑有
 漳水暴悍衝決數為民害地卑且無城郭陵築城之
 築長堤數十里以障水民得播種堤上復植雜樹以
 固基土木之變民恃以無恐故至今曰其堤曰丘公
 堤云山西歲饑流民入境陵拊循之給以閒田使食
 其力民歸之者千餘戶先是廟學傾圯陵撤而新之
 又為諸生嚴立課程時加考閱其俊偉者則別館之
 日給薪米膏燭以勗其成邑之鄉社十二亦各立學
 擇師以教之於是絃誦之聲達乎閭里在邑數年諸
 廢皆舉值家艱歸民攀留不得乃預計服闋之日詣
 闕請復任從之又數年 景皇即位以廷臣薦擢淮
 安知府天順四年陵入覲以政績卓異特賜錦衣寶
 鑑仍命張宴禮部以示褒勸累擢山西左布政使成
 化初李秉為吏部尚書執法不阿學士彭華從子求
 京秩不得慨秉嘆同鄉給事中蕭彥莊誣劾陵坐逮
 乃上疏奏辯事白彥莊免官陵亦致仕後二十年平
 鄉百思之為立碑出貲相事者如市淮民亦追念
 相率設十於名賢祠歲時致祭焉又採諸善政民誼

思集刻於郡中陵性清約未嘗有姬妾之徒
 讀書老而不倦所著有嬰教聲律三十卷共卷集三

十卷藏于家子翰山西布政司左參政

中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謝公佑

道碑銘

公諱佑字廷佐姓謝氏世居安慶桐城之清淨鄉曾祖惠一號添錫祖任慶值元季世亂有棄時入鄉劫掠殺人者公從容諭止解其所博而縱之賴全者眾世稱其有陰德逮入 聖朝天下平定即鄉之朱清波葺舊廬以居樂善好施鄉人號為心善先生父永富母王遵疾刲股和粥愈之人謂之孝子妣錢氏有懿德生二子長悅次即公也公天姿雋爽幼有巨志父早卒家貧錢躬紡織以拊之嘗牧牛田野間每植書於牛背上讀人咸異之甫成童縣尹欲舉民秀坊廣學校生員時贈知州章公某封員外郎黃公子清俱為庠生共舉公族長之子以充族長度子弗堪集族子弟問孰願為皆默然公獨應曰吾願往母惜之為泣下公慰母曰見得為秀才不念於牧牛乎遂補庠生寓員外公所拜為師員外公教之習字肄業公遽知用功日進一日竊朱書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十字於几員外公忽見陽斥而陰重之教諭冷公植初至選公聰敏者數輩注意訓週日授書數千言公讀不過二三十遍輒能背誦冷公深期待之諸生

遇假日多事佚遊公獨理課業於史志諸書無不博覽丁詩賦及駢儷之文不泛交際遇益友必執贄以

求講訂知州公愛如己子供其所費不靳習詩經惠

無師傳賴南昌朱孔修先生引拜吉水尹司正先生

得經義百餘篇以為式自是融化成文越三載經書

豁然通貫宣德乙卯遂領京闈鄉薦正統丙辰登進

士第親政刑部邑自國朝開科以來無登進士者登

進士自公始舉邑咸歎慕之丁巳授本部陝西司主

事獄公恕已未 以疾辭歸辛酉疾愈赴京壬戌

春調戶部四川司主事蒞政有能聲命解官銀萬鎰

赴遼東糴糧以實邊陲陞署本部廣西司員外郎景

泰改元賜勅獎美贈考如公官妣封太安人妻封安

人迎太安人就養官舍己巳秋比虜入寇以公有風

力改監察御史奉勅出鎮大名練兵保境以為京師

聲援公至修城垣造器械糶流移訓士卒號令嚴明

百度振舉軍民帖然事定還朝陞署本司郎中復奉

勅往督山西邊儲接濟大同宣府事還與實授未幾

陞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天順改元復賜勅褒美加

封贈其父母如制尋陞河南左叅政戊寅陞山西右

布政使公蒞官慎勤存心仁厚凡所設施務使民

實惠前後志操始終一致兩士提調科場士類悅其公道成化丙戌年方五十有六苦風疾其疏懇乞致仕歸家杜門養和不下世務奉觴壽母樂其天倫爲人器宇軒豁脫略羈束絕無町畦發言談笑一座盡傾奸評論人物窺其底蘊人多服其至當文雅淡詩有唐人風致書簡得歐蘇體有宦遊彙藏于家晚於湖基作室爲佚老所鑿池養魚開圃蒔蔬周垣植以嘉樹客至則開宴堂中觴詠爲歡或散步園池以爲適已丑太恭人以壽終公京喪喪葬一依文公家禮不用釋名一依鄉人化之庚寅春于邑中訪故舊

首節文府次道員外知州二公家公惠惟全以酬舊

德感數日還鄉而風疾復作矣享年六十

中奉大夫山西左布政使蒲山張公文奉墓志銘
許宗魯

嘉靖己酉十一月六日山西左布政使蒲山張公卒于家公源出山西五臺縣後遷介休縣再遷河南靈寶縣元末諱善者始遷陝西洛川縣善生巖巖生福福生封文林郎五馬副指揮貴貴生山西保德州知州郁郁配贈太宜人緞氏生義官文翼繼配封太宜人任氏生公公行居二韓文奎字應光蒲山其別號也生有至性聰敏過人而篤信力行不事華飾始受學于鄉之孫先生年十二能文章遂菴楊公督學試補縣學生員歷試學臺皆列首選正德丙子以詩經舉于鄉明年丁丑舉進士試政吏部已卯授刑部廣東司主事無何丁外艱嘉靖甲申服闋復除江西司丙戌晉貴州司署員外郎其在部署躬勤聽斷據法原情不撓權勢不侮寡弱稱明允焉某年陞四川按察司僉事先時芒部弗賓叛服無常公理其事親涉夷境論以革流復土事由夷民歸化時蜀地屢饑振施惟殷乃遍履荒遇若渙若貴至皆再三不以難苦避遜適有貴官謫居行頗不法公繩約以憲略不假借致有流言以蔽其賢己丑考察量移山西按察司

理屯田是年始受主事考績之封保德公秩崇從
階綬任從夫階誥贈封俱宜人公與厥配王受勅
命王封安人云時參將其遺例占種人不取諸公按
勅不貸屯政就理尋以賢能膺薦再奉重書飭兵石
隲武備律條癸巳考績晉四川布政司右叅議是時
向所繩者通撫其地公援例疏請剋避因有論辯詔
命所司停勅公乃覽歸田里卽浩然自休構亭敷授
白書嘗爲蒲鄆山人矣丙申事白奏上左遷一級丁
酉添註直隸廬州府同知往添註官多不事事公力
政不怠墾荒復通郡乃大治戊戌晉湖廣按察司僉

廉徵事

卷之七

七

事督理江防已亥 上南巡與部公職除道建航供
備行官所事克舉 上嘉其勛賜衣二襲白金三錠
是歲 章聖皇太后祔葬顯陵公設梓官自劉家隔
抵石城驛川途無警莫獻如制乃又以法檢束從官
往來道途事集而民不擾使者以問復資衣一襲白
金二錠庚子晉江西按察司副使職清軍伍兼理驛
傳公按籍精勾酌宜裁革二政允修若其發指揮羅
某之奸息妖人易盛之亂尤爲顯勛壬寅晉四川布
政司叅政癸卯入蜀視事乃章州縣庫役之供應罷
西路夫役之輸銀催科撫字寓仁于政民愛畏焉某

年晉江西按察司按察使江西爲南方之大省循規
難理先政在民民見公至欣迎載道公持守不阿貞
肅有道憲度政觀未幾晉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歷
官既久廉節愈厲惟攜二童侍行俸金亦以貯庫大
革加耗裁損公費覆露廣遍晉省以寧然以不通請
謁不事逢迎久居不遷丁未以內艱西歸居憂讓禮
無愆孝思至是卒卒之先數日夢乘白馬而行又夢
雪中輓綉覺語其子曰日且大雪吾其死夫已而果
雪沐浴正冠奄然逝矣公性沈毅而慈仁任事不退
待物不刻故論者謂其有仁者之勇然志存經濟用
不釣權談治道者惜之晚年好神仙服食修煉自謂
有得恒以仙官自況公退燕居凝神內照泊如也往
歲予臥病公自蜀中寄致黃庭經一帙副以手書云
吾誦此經大有神驗予能持誦萬過諸病可蠲因致
長生之道予心信而感之謂公能是道也而竟止此
其故何邪然乘馬雨雪之祥自刻反歸之期殆亦有
所得已

廉徵事

卷之七

七

徐觀淵

付處... 右係系出端州登嘉靖癸未進士授禮部
 事... 會夷人進玉郎中陳九川驗入旋失之
 事... 獄中惶急不知所裁護抵云是日為林
 事... 署期司隸詰之再應標伴不省坐誣服受杖
 並... 人問之曰幸得為同舍郎情親遇小利害輒抗
 解... 市文也且奈夷人嫻笑何久之進玉者復至司
 諺... 召至府出二人令譯者通其意夷熟視應標數搖
 首... 見九川撫掌領之誣始得直然應標終不欲令郎
 中... 獨坐而已得幸解也於是同朝人士凡稱應標長
 敬... 錄 卷之九十七
 者... 而不立九川也後出為江西僉事累陞至廣東按
 察... 使訊獄有取夷舟覆漂物者為怨家所中寘重刑
 尤... 後廉訪使視為已成事不復再鞫應標廉其狀輒
 云... 此非剽客流坐怨家誣服而文致者不深核之也
 竟... 出之轉江西方轄遷左轄時袁州相嵩已專政矣
 江... 西歲出籍錢數十萬市上方物輸之少府故事率
 德... 安州子培具駟偷之徒司之以故籍錢空帑而京
 師... 主進者不見持一錢入應標至嚴塔袁應樞復以
 為... 請袁以林謹願此特畫諸縣之不意其拒之深也
 衛... 之又歲中無名錢先是諸左使既括之為問遺袁

州... 具應標誠慎封識免庫按數以為言云此左使勝
 開... 府道地也應標笑謝之坐是謂山西時晉府以子
 錢... 盤食諸王子祿諸王子至不能厭饑屢應標至召
 教... 授庭議之曰若不聞焉雖標劇緣抵孟嘗君所一
 窮... 客也尚能令薛民親孟嘗而游揚其名今朱辟集
 食... 客之費而宗室非薛民之比若專輔導乃不能如
 一... 門客力乎詞色俱厲教授蒲伏謝無所容自是散
 必... 召諸王子至庭以次授之晉府積空券無所舒
 乃... 撫他事誣訟闕下袁州相受晉邸金猶以前銜
 已... 遂可其奏應標嘆曰吾獨不念主客時尚能激
 置... 不難事乎遂趣裝歸年五十六卒于家

敬錄 卷之九十七

廿一

乙亥五月之七日山西左布政使長清李公在
 子字公諱係字子高少讀書仙人臺下故自號仙臺
 子公生而穎異年十六遊鄉校古郵余公自翰林出
 視魯學少許可獨大奇公由是傳譽輒以然起然弗
 第者久之則益肆力於學學益粹癸卯甲辰連舉進
 士授平湖令平湖賦廣而獄煩號難治公為令務以
 三事自持其治賦緩急得宜民不病而事集其治獄
 有冤濫久不能決者訊得其情立釋之民皆舉手呼
 曰李公李父云已西吏部課天下有治行吏若干人

徵人京師

徵人京師故事赴徵者先至多得臺諫公名在選中

徐徐行不急進取至稍後授戶陝西司主事是秋
 廣突犯居庸公倉卒奉命督餉昌平出納惟謹改兵
 部職方司主事當是時虜數擁眾入京師詢廷議
 創外城為衛工竣公與有勞焉賜金幣虜再犯紫荆
 關公又倉卒奉命往日夜運籌督戰虜乃却捷聞
 上大悅再賜金幣進本司員外郎閱諸邊馬政若戎
 務深獲將士心甲寅進武選司郎中盡冒濫嚴選去
 吏皆不能為奸方島夷之亂闖越也帥府徵節制
 氏既弗克守遂守其復尚節急盡衣督丁壯

守賊未至眾先憊矣於是舊守罷去越人請于朝願
 得諱諫如武選郎者在既得請則兼程至務為持重

令丁壯悉歸田毋擊刃斗郊市晏然賊亦竟不敢犯
 平均輪節浮冗痲瘵頓甦而給餉帥府亦竟不乏帥
 府又欲發會稽礦佐軍費公力陳其非便數事頗忤
 意旨而事竟寢新昌諸令議設險捍賊上狀公亟檄
 止之大都謂倭奴從華人行掠多不出孔道山蹊小
 徑豈能盡設敵臺要當以人為守耳乃下令練鄉兵
 設伏出奇賊規知竟皆避去凡公所以惠安吾越者
 其鎮靜善籌類如此至風化所關若滄淫飲博有犯

必峻治之

必峻治之即請託交入卒不少貸其於民間之貧富

良暴士類之妍媸黑白無不了了即俾瑣事毫髮不
 能隱居越凡六年雖為大吏所推阻而士民久益信
 戴之不忍一日舍公去庚申進按察副使備兵寧紹
 蓋復從越人之請也島夷據海上為窟至壬戌猶未
 靖我兵既益練乘間奮擊遺孽盡殲公折衝之力為
 多部使者上功詔賜金褒異進山西左叅政甲子進
 四川按察使土酋薛光乾以龍州叛掠青川諸邑公
 贊策撫臺俘斬光乾放其脅從更置龍安郡亡何妖
 人蔡伯貫煽亂旬日至萬人殘破銅梁諸州勢甚熾

與撫臺定計先伐謀散其黨且擒其將

平當兩寇之亂驟起徵公全蜀搖矣丙寅進浙江

奇政使未至復進山西左布政使山西三而距廣

無寧居公保登三載流亡漸歸邊境賴之然竟以財

介不悅于當路而公驅馳逾二十年髮種種亦倦遊

矣戊辰上計當調輒投綬歸築園城南灌花理釣澹

如也獨當世知公者惜其施未竟耳庚午春忽得痺

艱步履癸酉以今上登極詔進一階猶朝服扶杖

望闕叩頭謝又二年而卒公性孝友暨年失怙恃輒

解執喪禮及祿仕痛親弗逮每一進秩必誌奠敬獻

秋敬錄 卷之九十七 十五

不能禁以伯兄有勸育恩父事之與人交白首無替

里中稱長者其為人志端而識遠慮精而守恪所見

一定雖貴貧不能移故仕轍所至荐更變亂而功迄

有成其他宦蹟其特據狀以書非且擊也若在越時

所持法則所熟睹蓋自有識以來三十餘年前後部

守如公者能幾人哉以是推之如狀所載其皆信而

可也無疑矣

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國

墓志銘

滄園集

公舉於鄉實與公同籍重者為鄞汪先生得公卷大

奇之拔為第六人錄其文以式公名藉藉四方莫不

聞卒之疑身端謹才猶茂著無愧所獎拔而世亦因

被汪先生以知人之名不虛耳公以昨歲七月終於

家子文明持朱宮諭狀而乞銘於余余知公深其曷

辭按狀公李姓諱國士字汝志別號正屏先世為洛

陽人曾祖英始遷為亳人英生祀祀生虎山世力農

有隱德虎山公舉于三公為中子生而端凝不與羣

廉敬錄 卷之九十七 十六

兒偶八歲遇月食家人求之不得公乃於後圃端拜

若營護狀人心儀公非凡器矣潭州孟公守臺試公

文置之首補諸生家貧受徒自給事兩尊人色養

備至甲子試恭簡耿先生所曰丈夫也江以北蓋無

兩者是年果備於鄉癸酉丁外艱益以行誼自砥州

而欲一望其顏色莫能得也別駕孫視州象來訪見

公居隘欲為廣之公深遜謝乃止有托居問者多至

而不取發言而退沈公為守來問政公謂政先節省

禮化其俗稅斷無重徵鞫訊自赴無招保櫃銀自投
無奇羨清田畝得隱匿者萬計課士賞識皆一時名
流無不服公之鑒也壬午將入覲適母計至公一痛
幾絕倉皇垂禱歸豐人尸祝之抵家往逐墓側哀號
不已一切應酬都絕服闋北上以治最選刑科給事
中侍經筵疏言治河恤軍二事 上可其議故事省
中有疏先白政府公曰衛關白而有所撓將終不得
言耶竟以是與政府左而歲而出為浙東道僉事公
輅車所至風清弊絕戊子台州大旱父老訴於公公
與約兩日富有應公精禱于關祠是夜雨隨澍上虞

後錄 卷之七

十一

令蔡叔遠者為鄉官金某所持奉旨鞫問金謂令與
公為同鄉以語侵公公抗聲曰吾為 朝廷治亂民
不知有鄉官也金乃伏罪大學士潘公晟子復泰幼
悍僕與內戚構擠於外公置構禍者於理而入其子
潘得有後者公力也晉四川參議所轄烏撒土官多
悍戾相警殺公力禁止至於清驛傳追積適正風俗
蜀人至今誦之晉陝西副使清西安四衛隱糧萬餘
石為臨洮行禮介青士馬一時緝補以數千計火落
赤澗河之警辛倚辦馬兩臺多藉重公再晉隴右參
政議到公欲寬功罪輕重得當人咸悅服所興革皆

去故安民之要屬邊商屬萬里險阻亡所遷討於山
所捕斬甚與捷聞賜金幣加俸一級督撫薦調臨
一時同事者多致開府公僅進粵西總憲人日幸少
委覺得大履布公曰有氣命在持法禦凍無少徇
中丞秀疏稱例如山門如水蓋是錄云旋晉右布政
分守春務稱人與編民調跳梁甚威議移兵以討公
但遣一幹吏諭之猶人盡伏辜所全活節省者不啻
恩明之役調發兩省兵七萬公部署其事轉輸亡乏
兩臺因微公監軍時暑雨瘴厲人為公危公出其不
虞冠日而抵太平賦聞之氣奪公論以脅從罔治之

後錄 卷之七

十一

賊者千計語具定西錄中是時威名大振而經費無
費者公本謀也晉山西左布政使藩祿邊餉積弊一
前乃直指難公抗直欲宿議公而無可摘者輒以老
史部力擬諫而公拂衣歸矣歸絕口不及世事嘗
謂子曰吾歷官三十年未嘗在一事未嘗私一錢
凡歷任不為前人玷不為後人危爾曹其識之性儉
村飯衣糗食終身不改至人有緩急必為盡力爾特
幼甥撫養三十年如一日諸生時積修脯置少田宅
盡分給兄弟事伯兄如父存及賴之友人支守教食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蚤失怙恃勵志讀書工為詩隱居教授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洪武四年由備士舉銓部以名入見上親闕之拜給事中參劾封駁嚴明有威同列皆以為勝已時上方嚮文學多擢近侍寘左右俾應制焉通詩思敏給上稱之嘗賜贊善大夫宋濂以醉學士歌通預慶和之列九年三月與方徵等十六人偕轉監察御史嘗奉命巡京都虜達賢能攻擊貪暴有能贊用事者遣人以金帛賂之通辭不可其人強之受遂欲以通上聞乃已久之陞山陰布政司參政通舉車赴任能以公恕濬積弊河東運司官匿羨餘不以實聞廉得其情遂寘于法朝廷賜寶鏹旆之有果印者官至陝西方面本五臺寺僧也以材辯受上知嘗證殺按察僉事張丁其家入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于通通直其罪且斥之條其事以聞上不之罪也尋引年致仕卒于家通為人恭謹外柔而中實剛直為政者不事敏察者然所舉劾無遺去故能以功名終

而無子以女妻其猶子以教世好故人侯國嘗嘗公謹避之及貴侯亦貧公固時時周其困人尤以為難里中待公舉火者數十家故其歿也州人思之不置第子員羣然而請祀之誓宗則公之戚深也公淵停山時聲如洪鐘守已不侵一介而推以與人則涯執法不漏一毛而權以濟變則通故居鄉足以礪俗流官足以起敝自宰絲入仕四拜制勅三奉一璽書印未盡柄用亦不為不遺已生嘉靖甲午八月廿四日卒萬曆戊申七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五祖父俱贈如公官祖母牛母張俱贈夫人元配劉繼王俱贈夫人先公卒副室王三子長文明中書舍人次文幟原生次文友庠生孫男十天賜天秩文明出天胤天水天慶天祥天開天祺文幟出天孫天符天申文友出曾孫二之蘭之禎以己酉九月廿四日卜葬城南八角臺之東墓宜有銘銘曰貌嚴而偉其尊若神敏而寬中易知有親指循楚蜀彈壓粵秦大電清霜以布陽春干櫛禮義彰詩馬人龍戶松嶺羅旒居者懷惠黜惕其成功成身退求多奚為譙城之郊有丘穹窿樹檟琴如輔之梓松千秋冥冥往即爾官佑子若孫俾熾而豐

山西參政曹公本傳

于慎行

曹本字子善滕縣人漢曹褒之後也父思明嘗夢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思明應曰是也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棘人支體也思明受之

一人後至謂其人曰曹某當得一侍郎兒何故以棘體與之其人曰吾忘之然侍郎皆已散盡奈何

至者顧視篋中良久曰此不一侍郎兒耶遂復與之已而本生天資穎異志操不羣 國初以貢遊太學官北平布政司都事永樂改元以勞遷刑部主事累官廣西按察使所至有聲洪熙元年陞兵部侍郎

在部四年邊防經略官力居多左遷山西參政

參政李公寯傳

李寯字邦傑華容人宣德壬子鄉貢王統癸卯補都察院司務憂歸都御史陳鑑奏奪情起之已陞南京武選員外郎出補彰德知府成化初晉山西右參政致仕寯為人味直敏慎嗜學工書故所居輒為人所重始遊胄監祭酒趙璠大學士王文允敬愛之為司份上封十四事內斥違法太宰王直侍郎何文淵等文耀俱深憾之洎守彰德趙諸王每出郭禱祠寯獲數百里外寯上封言之 天子遣內侍逮其家湯陰王對簿降勅褒獎寯仍命寯禁約諸王諸王官皆獲

重譴已前後獲盜數千咸晉陽人晉陽人怨寯刺骨湯陰令尚璣者以貪著名寯屢斥責辱之都御史賈某受其餽庇焉遣人廉寯過靡所獲寯持益堅人率為寯危寯弗顧也後自山西歸卜居黃湖山石田茅屋而已足跡不履城市居數載卒

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祝公顯神道碑銘

吳克

祝之先蓋以太祝之官為氏或曰出黃帝之後以國氏春秋特稱見於鄭衛漢有九江祝生宋多為二而江闕最著逮元有曰碧山者自松江來移居於都漕運萬戶府經歷陞平江路總管英邁有文卒葬吳中子九鼎遂著籍長洲九鼎生子潛子潛生景章皆不在景章主煥文材敏行修在國初切職疾不在察舉惟務樹德是生公公識顯字惟清少有大志以治易名郡學中然諸生師然不喜驟進有司屢勸駕輒

不行宣德乙卯領鄉薦猶不赴省試正統己未乃登進士高等時詔大增察進士中有聲者四人教內書

堂小暨衍邀公入閣下公初未知其故比至乃將試以詩而去留之公不應而出既而選授行在刑科給事中務持大體雖多彈劾不肯許入閣門曖昧嘗受

行密察在京寺觀無賜額者有青龍寺極弘麗僧言甚巨璫以密旨所建詞色倍悅公不聽立請毀之丁

卯副駙馬都尉石公璟封荆世子及都昌王二妃無幾丁內艱歸適有土木之變景皇帝詔奪情以都

御史起復不奉詔服除乃復舊職尋陞山西布政使司

志參詳專督糧備時大寇之後倉府空竭饑民流散而兵輸方殷公晝夜規畫招亡積存因時立制凡在

欽出內條法委曲不加賦而公私皆給由是糜庫充實朝廷久不他遷賜諸進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

本司右叅政仍專糧事如故公以晉俗少文思振以儒術舉禮義興學校無所不至臨汾陽曲二廟聖賢

塑像金元遺制左狂乃更正之為文釋奠以謝不虔皇陶祠墓在洪洞其傍近地里傳舍舊皆以神名名

之乃葺基建祠題曰有虞士師祠而禁止觸犯又作二賢祠于聞喜以祀裴晉公度趙忠簡公舉新明道

先生祠于澤州以伊川先生及郝左丞經配廣選俊秀以充生徒下教周密大意謂教人與治人不同貴

在隨材成就必令條品資質以為程課庸下者毋強以文辭第使學書讀律異時不失使任正冠服飭感

儀勤察試親為講授諸生呼為祝夫子而不言後多成名為顯輔者公吏學精甚律令條例通練如指掌疑情滯獄立能剖決而又明慎矜恤每多平反天順丁丑汾州妖人作亂僭稱李天王年號天福公一聞變飛檄戒守禦嚴備毋輕動自戎服馳赴之既至賊就禽獲十六人餘皆脇從而所攀援逮千餘人三司

等既不能戢惡而顧又戕善耶不可象曰然則猗應以盜聞耳公曰盜何事以年號為哉嗣上規免尤不可也乃以十六人為謀反已行上奏得旨一如公議嘗監決啤縣囚七人令先請御史錄之謂已允當至公導諭諄複中二人因歎泣更鞫得其寃以語御史御史不從更言公導囚脫死公移疾以緩之御史來問疾公曰某不忍殺平人病心耳因陳其狀御史悟乃論囚減死襄陵某甲贅婿後生子已而甲與妻子悉死遺孫鞠于婿迨長爭財交訟二人皆臨悍多歷年所不決公至不施鞭撻令各盡其辭公曰吾知之矣婿之專制足以當撫孤之義然由孫之鑑基乃始成蓋賈之功若必欲直於官徒廢業耳吾今為若翁定之因令籍其產將程其事力而分歸之先焚香呼甲名述婿孫曲直婿遂前拜曰公言是某則非矣孫聞之亦躍謂婿曰丈果非耶婿曰非也孫曰丈數年對官司未嘗自謂其非今既得明公而云然某唯欲得此一言耳丈知其非某獨不知耶因相顧乞罷訟終身不校公為立帖籍界之皆感泣而去絳有武斷于鄉者誣一人數不勝公廉得之會巡至惡子又

評以死公召屬吏父老謂曰斯人之寃不難雪吾恐其雪寃之後更受陰害耳吾今為處之因論徙民於他地而置惡子於邊徼莫不稱善其他政類此不可殫紀凡周巡道里之間往往駐車延問民疾封部多名山大川及古聖賢宅里祖墓輒登臨謁奠賞平吟賦風流粲然居大參又七年年甫六十遂疏請歸田一時者後勝集若徐武功有貞劉愈憲珏杜東原瓊革日相過從游衍高風雅韻輝映鄉邦歷二十年而公最後乃卒時為成化癸卯享年七十有九公在給舍藩省皆得推恩其親父累贈朝請大夫贊治少尹

陝西布政司左叅議

上正有政司左參政樊公英墓碑 李東陽

公姓孫氏諱英字世傑默菴蓋所自號其先臨潼人

之詩斌以戎籍府軍前衛居京師生公有奇質受

尚書于布政洪公弼弼名士士為所造就甚衆公其

最者正統丁卯舉順天鄉試景泰甲戌登進士第拜

監察御史其所建白皆切治體巨盜張傑掠真定民

甚苦公往捕并其黨禽之通州倉宿弊甚劇公舊居

鄰涼倉爭得諸弊有所釐革眾咸愕服曰勿始樊御

史云順丁丑石亨擅權朝野奪氣公與諸御史劾之

出知東鹿縣水行而復戍寅巡大同宣府二鎮威令

大行辛巳巡南城有張剛者橫鄉邑怙權臣門達以

自處鄉窳婦富而無子剛謀奪其業訟之官官莫敢

直達以屬公公不聽竟繩以法達怒喉剛誣告諸不

法事逮入獄達適典獄因文致成之坐除名罷歸

成化乙酉 憲宗皇帝即阼諫官論達罪惡因白其

諂陷數人達既謫死公復為御史以父憂去服闋

入臺有御史被薦為都御史者與論弗愜公劾而

換湖廣風裁益著賊吏有解印去者襄鄧饑流

掠日萬數公會積粟穀為賑貸具乃廉其渠魁

以曲直福禍使歸閭井久之遂定都御史羅公荒

其事以聞已丑擢遼東苑馬寺少卿時馬數耗不

滿百公置朋市法越五年馬至四千匹戍戍還長

都轉運鹽使河間真定饑 上命廷臣出賑官無厚

儲公先後出運司銀七萬餘兩佐之活者甚衆丁未

擢山西布政司左參政甫上得未疾適當稽戎籍力

疾至平陽徧歷諸縣得戎工脫籍者若干人勸民出

粟若干斛以備賑勞疾篤甚比還司遂弗起壽六十一

有二

山西左叅政丘公璠墓志銘 王鴻儒

公諱璠字仲玉姓丘氏其先家東明曾祖諱仲和者徙蘭陽今爲蘭陽人父諱陵字志高宣德己酉河南

發解第一人明年中進士乙科授咸陽縣儒學訓導

歷陞山西左布政使致仕卒于家其儒術吏治皆有

稱公成化己酉以邑庠生中河南鄉試壬辰登進士

第乙未授南京吏科給事中戊戌己亥連丁外內艱

王寔終制起爲南京工科給事中丁未遷陝西布政

司左叅議進階亞中大夫奉勅督理甘肅糧儲弘治

辛亥選司乙卯遷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分守大同府

戊午還司以閏十一月病卒于官舍距所生正統壬

戌得年五十有七惟公賦質沉靜加以自少家庭涵

漬無統綺傲放之習又素富墳典博探廣覽食事俱

忘穿冗古今貫給百氏雖僻書隱事雅號洽聞者第

一辭其博學強記如此歷官中外幾三十年其建白

施設多上當 君心下充民欲在南京日前後疏二

十六事剴切明暢未嘗或觸聞罷甘州先聖廟春秋

祀與惟奏俗樂公以爲彙迷飾廟貌釋雅音金石絲

竹之器多自考定禮樂用諸神人胥悅肅州隣極邊

三邊境阿黑麻賊殺哈密都督罕慎遂經書

衆苦喀城且微苦喀赤斤蒙古罕東等衛頭目

指揮阿木郎等一千員各給與農具牛種夷人用贖

朝廷寬西顧之憂內地停輓輸之勞復其處三年

他所爲不能盡舉由是觀之則公之政事從可得矣

其所與交皆天下名士然死之日家無餘貲歸無室

處人尤以是高之而亦以是悲之

亞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郭公柱墓誌

王九思

公自平陽知府擢山西右叅政分蒞冀北督邊儲未
久疾病乃上疏言 陛下過聽不以臣桂疎淺使待
罪藩省居邊亭給饋餉職專位重隕首無以報邇者
臣桂不幸有大馬病且暮且死願從 陛下乞骸骨
歸故里卽死無所復恨惟 陛下留意哀憐之幸垂
察焉臣桂頓首頓首死罪既得報一日乃遂不起蓋
正德丙子七月九日云叅政郭公者諱桂字時芳咸
寧縣鮑陂里人也蓋其上世有爲御史者冠鐵冠人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稱鐵冠郭家家藏仕宦者畫像而傳以爲元時人也
然不可考矣其五世祖曰道原明洪武初舉人材爲
河間府經歷而生子恒恒生霖琮生錄錄配楊氏生
叅政公公二十六而精通毛詩舉鄉試三十三而舉
進士爲知縣安丘安丘民王愷者富而橫令至啖之
以利旣乃鉗制不得動乃長揖不拜令心內忿然無
可奈何至是愷使人逆公以利啖之公拒不可怒斥
之去至縣而愷自來謁乃發其事鞭笞之愷懼與其
兄弟謀害公陰中以禍公以罪擒殺愷愷兄弟徒爲
邊氓未久縣翁有訟其子盜金者且罵母公知其後

母也而謂翁曰老歸而發短衣筒中可得金果得之
于是翁大感悟知其爲媼爲之也乃復愛其子也公
嘗趨郡謁郡大夫而縣中囚徒乘隙反獄走匿不可
得縣者懼追告之途公曰當在其地古墳坎冢中
果然然其他政事明斷多此類也宜起起爲御史會
議不果稍遷湖州府通判督糧儲湖州府通判督糧
備者未有能自拔超遷去者蓋多以賄敗公獨以廉
而又綜理周密能祛其宿弊人莫敢犯之備運輒先
期完稱爲能而遷爲泰州知州有三虎一曰鄧仁一
曰祁清一曰蘇容公至而鄧仁祁清以奏事發覺死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而蘇容獨存有以爲言者公曰姑待待其自至乃一
日蘇事發覺至州門曰死矣公曰死卽瘞州門下瘞
之三日出屍出屍乃死然其初實詐不死也其待惡
民如此可畏也而于奸民則子孫視之惟恐其或
傷之于是州中遠近歌頌相戒不敢爲惡忍犯教如
三虎死居無何轉鎮江府同知位尊而無權有分職
職清戎蓋千孔百瘡其他政令可否惟郡守時時聽
郡守顏色喜怒不敢多一語公則不然視理不視郡
守守亦察知其爲人善待無敢易之其始人見其理
戎務也老吏猾胥斂手縮項弊端塞絕也然不知其

惟恐不為郡守其後遷為郡守乃不于鎮江于
關封焉于是鎮江之人無不咨嗟歎息也惜其去晚
雖然不可得也至開封旬日會母喪以歸歸未久而
朱亦卒喪畢起復為平陽平陽山西大郡轄州縣多
而其時海內多事盜賊起百姓凋敝又多藩邸下人
是勢無法無政誰何者公至而盜賊息州縣平藩邸
各歸其下百姓安堵久之而才食足歌頌興焉公曰
民可使也于是新堯廟堯廟成增修舜禹廟亦成戶
論薦例當封于是天子下詔即封其父鐸文林郎
安丘縣知縣封其母楊氏配于氏俱為孺人

亞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張君敏墓碑銘
正德十三年戊寅四月十一日山西布政司右叅政
致仕張君時勉卒於嘉興君第主事其事君嗣子淮
來請予文刻之墓道予承乏館閣時習聞君名有以
身殉國之義法宜銘乃不忍辭初正德庚午川蜀盜
起郡藍廖喻諸賊首勢猖獗甚自夔達蔓延保順諸
郡管連十餘里眾號數萬兩川震動君時為馬湖知
府總制洪公鍾聞君雄武有謀略特屬任之君請以
兵自當一面曰賊雖凶獷然皆烏合之眾易與耳
進遇於通君門鎮君麾眾大呼直前無不一當百賊
本追斬幾盡溪水盡赤日是賊氣沮喪所向有成鎮
巡倚以為重巡撫都御史林公俊上其績耶既就擒
其黨廖陳輩復糾眾為亂君曰洪公謂渠魁已伏誅
餘出脅從法宜撫定若一槩兵之恐玉石俱焚非天
兵弔伐意然眾莫敢任事君為兵備矣乃獨諫往遂
單騎入賊營賊露刃以俟君曰吾為活汝來寧畏死
也因宣布德意曉以禍福眾感激泣下陳賊首蒲軍
門聽撫散其黨二萬餘人廖憤陳先受招乘夜劫營
將并害君君笑曰吾不怖死但恐大兵具至汝輩無
噬類耳賊為之吐舌時淮自浙來省得報冒鋒刃入

居管躬與君同死君以宗桃事重趨之出貽書
宜急進兵攻賊毋以予故遺地方患又與其家人
曰以死勤事予之分也汝第治裝歸賊尋悟送君出
營嗟乎川蜀藍廖之禍烈矣小官末職死賊手者弗
論方憲官之遭荼毒者亦不啻數人君捉兵救年時
岷危難至犯賊鋒蹈必死之地而卒保其身以就不
績雖勇略過人徵君忠憤誠切有以動神明而感盜
賊亦惡能爾富時鎮巡交薦至欲以風憲重職屬之
事雖未果而溫旨慰諭聖書褒勵白金綵繒之賜相
望亦可謂受知明時矣君既出管偶墜崖傷足乞致

卷之九十七

五

任不許復起治兵事既而都御史彭公澤來代洪總
制尤知君因問平賊計策君謂賊既撫而叛非實有
降意特借是以老我師宜及公初至亟集兵勦之可
絕後患彭公竟用其言平賊君漸江嘉興海鹽人也
諱敏字時勉世業儒洪武間曾祖景福檢校河南開
封府從征雲南戍大理因家焉祖標雅知兵法總鎮
黔國公養授國子博士俾教武臣子第封奉政大夫
南京戶部郎中祖母金氏封太宜人父正舉雲南鄉
試第官主建寧知府致仕歸仍定籍嘉興母呂氏封
宜人君少負奇有才名鄉舉亦自雲南會試數不偶

至治己未始拜蘭州知蘭州密邇虜巢虜時剽掠州
民苦之君嚴議察奸細至趨擒獲斬之自是虜不聽
輕入州氓多家村修城中惟藩邸軍衛人素侵暴百
姓輕州官君乃一切裁以法民始安生屬河漲壞捍
橋民以皮裹渡多溺死君度林鳩工親臨督役數日
橋成民不病涉善聽斷擄人隱伏多曲中遇事敢為
奮勦牧地之久焉豪右所據者盡追復之還官遷西
突府同知專督儲餉期歲完遺者五十萬而民不怨
擢馬湖知府再擢四川按察副使奉勅整飭綿利知
州兵備盜平進山西布政司右叅政遂致任越四年
卒年僅五十七

卷之九十七

五

山西布政司右叅政華君津志銘

邵寶

津字濟之別號寒齋姓華氏世為錫人其先左
言有孝子實在宋有榮者以仕徙居于汴至涼泉避
亂復居隆亭族始蕃衍又五世至友直元常路總
管總管子琇嘗以處士舉於集賢院號曰清逸其子
希顏以文行為鄉望所著有東湖集君五世祖也傳
汝立諱至君祖俊字景榮出贊山山錢氏因家秦塘
之上辭分業而自立遂成厥家有子三人其長為君
之父璵字伯和配蔡氏生君兄弟五人君行居三敏
而知學弱冠遊邑庠二十六領成化癸卯鄉薦越二

賦徵錄

卷之九

三十七

賦徵錄

年丁未登進士第授湖廣松滋縣知縣操勵自躬庶
政斬新時有奸人挾王府勢強取於民君執而法之
江盜壞民廬君為之防民賴以安滿三年撫按旌異
政遂以風憲召聞母疾取道歸省比至陞刑部主事
以松滋之旌封伯和文林郎松滋縣知縣母蔡為孀
人君在刑部遇疑獄反覆叅鞠盡求生之道決囚准
揚諸郡平反為多屬有疾請告歸遭文林公喪毀哭
在次不越戶限起復改戶部主事出納惟謹嘗監通
州倉有怙中監勢請事者君拒之固中監銜之尚書
顧公虞其中傷君也亟調監七馬房倉其嚴猶通

三年署員外郎奉勅勘田湖廣常德特究理扇虐既

行而有後命遣人追與之牒至則君由水道還矣其
人既還報而君始至家為君危之瑾見於左順門
而謂曰華先生汝來何遲也盍亟往軍事乎竟無他
言未幾署郎中二年陞湖廣辰州知州遭蔡孺入喪
起復榭廣平府時當兵荒君畢精經畫尤無益之費
不急之務悉罷之又請蠲常賦外民不能共者數事
惟學校所須不以乏省太僕丞有欲收養馬民免地
稅錢十之五者君曰民累千馬甚矣以若所免猶不
紓困如征其半民何以堪遂以其事白巡撫都御史

賦徵錄

卷之九

賦徵錄

賦徵錄

轉聞于 朝悉復其故屬邑邯鄲城每山水秋至輒
為之壞民病修築君曰山水挾西河橫流舍河而他
圖雖勞無庸乃改河上流北注之漳水勢既分城乃
無墊實戚弁民田於清河征斂太橫民訪於朝畢下
之日君削其數什九民歸君德議立生祠君止之
年以異政被旌詣進階中憲大夫贈封其父母妻皆
如典尋陞令官分守河東道搜剔利弊罷行惟允發
私賄以正官邪禁戢豪強祝廣平尤力居二年上疏
乞休不許會車駕西幸境內一切供應之事夙夜調
度者二月繼聞再幸之報巡撫都御史偕君至代齊

力繕備又越二月疾作返臥司廨月餘遂卒年六十
一君子謂君簡而惠共三介有君子之道

山西石叅政王公納海墓志銘

許宗魯

維王氏其先隨人後徙長安為長安人曰鵬飛者什
元判同州同州子御史中丞瓚著名于時嘗代郊祀
錫以爵服今畫像固存中丞子擴擴子溇陽澤嗣祖
溇陽子鐸是為公祖鐸子趙王教授琮是為公父以
公仕講事例封吏部考功司主事人謂納海字獻可
別號蒙駱初公生有於竹封君安人篤愛之許安人
故宿儒子也能誦古詩及故事公解語安人口授之
輒隨口成誦封君安人益異之封君曰我族固代有
聞人是子當紹先中丞業比長修容挺立方願明耳
特類中丞且時時取中丞家傳及文集誦習之若符
其志者時封君司教延津公從侍肆學不擇昏且凡
諸經史子籍無不遍覽撥屨不為世俗學也學成聯
試于尚學遂菴楊公司學公駭奇其文錄為縣學生
員弘治壬子中鄉試三試禮部不第乃遊國學友名
流談古道博綜羣籍旁達世故一時無出其前者王
成登進士宰相素知其人臨清河渠為天下要衝而
挽夫舟人叢集為姦公私病之故授公工部都水司
主事行部臨清治開事公既治開乃為立條章嚴約
東一日時啓閉二日謹普泄三日急貢獻四日重漕

運五日第公私六日程緩急七日備材用八日具夫
役九日繩表情十日戒凌暴於是聞事井井無不便
頌正德丙寅秋滿獻績是時太宰公選選司屬遂采
物譚調公吏部考功司主事成履首員外郎已已再
晉驗封司郎中公既為天官屬乃自謂曰是為百官
之表進退之門已不正何以率天下法不嚴何以殫
人材於是翻閱往牘悉復舊章自侯伯以下皆令庭
參而考課嚴驗特嚴以公倖路塞絕請託抑沮詠以
事至部者咸嚴憚公由是愛積於人庚午竟以時宰
之故汲及左讓易州同知在易奮勵自討不以外內

中

平志時巨盜流劫畿輔間畿輔郡城郭多不完總
制都御史幸卷彭公撤督修匝月以完事爰令料理
軍實軍實乃充壬申晉河南按察司僉事理屯河南
志亂之後屯多荒蕪乃為反侵占給牛種時征斂減
加耗杜侵漁三年免政底績乃又以賢稱分巡時都
有豪黠附權武斷折人肢體官司坐視三年莫能執
公攝事下令執豪即就縛伏法纔一日耳郡獄繫囚
多至千數公按牒剖決不三日獄幾空虛河南民比
獄訟咸願之公為語曰神明神明云乙亥丁丑安人
封君後先卒凡居愛五年已卯復除河南僉事兵備

會革不果行庚辰改四川按察司僉事兵備
流勿瀘通夷公務以懷遠固封宣威敷澤為首敘瀘
人稱父母嘉靖壬午晉副使分司川西川北夫其巡
兩川也風裁肅然貪墨解級接踵去乃遇事直以身
任凡不便於民者悉罷除之雖拂巨室怒長官忤察
吏皆不之忌人或謂公曰蓋自國公笑不應事事如
故其區處兩川事宜凡數百為書凡十帙舉切時政
籌長冗言于是兩川為改觀也部使者雅推右公遂
薦之而察多短長黃言貝文交眩視聽矣未遠移雲
南兵備臨安治臨安猶治叙瀘乙酉量移山西尋晉
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由海之晉道出故里遂臥病而

中

卒施未竟也嗚呼惜矣公性剛大不阿而心獨誠厚
事封君安人極其歡心居喪痛世俗之倫也特為盡
禮于封君訓言雖數十年時時道之且以詔其子姪
其處宗黨恩禮次序秩秩如也其志在天下毅然不
遂有古人負荷之勇由此以譽亦由此以忌且魁岸
獨峙不伍塵俗乃又好面折人人不合輒麾去不與
語故庸人或少之而建士尊焉至其奮迅無禦之才
堅固不渝之操洞朗旁達之識遠古玄秘之學固一
時之鮮匹也而竟已矣夫謂造化忌才者信邪非邪

亞中大夫山西左叅政南澧王公獻墓志銘

許宗魯

南澧者用世才也諸所履歷底有成勛其有裨於治無右於修復海運之功然其忌於人而棄於時者皆坐是余故詳焉始南澧由御史晉山東按察副使巡察海道謂其政莫先於海運者其為議曰 國家定鼎北游漕運為重會通河建萬世之通利海運備一時之權宜二者可相須而不可偏廢也承安習故似若不急思患豫防顧不為首務哉弭節之日備閱圖志延問耆老乃得元人之故道以及膠萊之新河嘆曰嗟乎海運之方我知之矣夫自安東放舟遼海而行靈山峙其西浮山勞山介其東薛島陳島石礁林立橫浮海中險阻難越故元人放洋自三沙以達登州西北至於海倉又北浮於渤海始達于直沽避此險也然牽輓之勞難節而漂溺之患亦多故丘文莊有說聞者感焉以余觀之夫自薛島之西為馬濠其涯為膠之麻灣北為新河又北為掖之海倉其地里至僅三百耳若徑於此諸險皆脫元人常治此道遇石而止今若因地為工鑿馬濠以抵麻灣濬潞河以趨海倉良便乃以事宜請于朝使聞于朝廷議于司

空皆報曰可撤下從事議者紛然南澧直任不謝言曰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民可樂成難與圖始苟能足國裕民吾負謗奚恤於是擇

火規規訊日即事奪岳靈神督戒有眾斤斧肆力火烈具舉馬濠之石焚如而鹽海水流匯麻灣以通河渠奏工矣計其言十有四里其廣八尋有奇其深半之於是江淮之舟達於膠萊官不費財民不知勞公私賴焉計其經始及於庶勛凡三閱月耳土人德之立石頌功已而復事新河之役濬淤夷險立防之蓄洩浮梁以濟渡設吏以司守規畫垂成即有山西之命於時制使疏請家庶輓留不報而去河工由之中廢論者惜之先時工作寮友有不協者移書紛更南澧舉措不問其人銜之連其居憂於家乃噉言者誣以妄興海運迄無成功疏奏報罷南澧復嘆口嗟呼事之成敗在天人之出處有命吾何庸心哉然海運必當復萬全之謀必不可忽吾死不敢易此念也更著說以告世人噫其亦見定而守固者歟既數年臺諫論薦休廢首列南澧亦以海道被議而言是公論之不及也南澧登仕為御史分曹南澧待憲不阿論奏不訛其請釋其體其官其言其意其言其意其言其意

三疏尤為人所稱說初使山西清理軍伍稽察校

突心所事即行陣充足淹整釐革其再按山西也時

值薦饑且罹虜患下車即請帝施賑民籍以生乃其

周邊方之處置而武備修急學校之教養而士風振

刑部吏之臧否而官常飭嚴府庚會計而錢穀裕諸

所設施憲度斬斬其決晉藩襲封之疑以社爭端陞

潞安州治為府以弭宿患尤人所推論者總其先後

論者經國遠猷裕民至計若崇聖學設總制繩黃內

侍之違法劫席尚書之庇私糾常都御史之忌事參

郭武定之修舊種種多故海內想望其風采詳載家

傳志不悉云按王氏之先附於渭南蒼頭鎮諱舜卿

春遷家文武陵寢徙居畢鄆原下遂為咸陽人有諱

璠者國初為官泰然皆諱璠無考不可論其世次

至諱十者生子士榮士榮生整整生才初授散官封

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加贈中憲大夫山東按察

司副使配岳氏封孺人加贈恭人其子即南澧也

賦子惟臣以居澧涓之淵自號南澧

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栗公祁墓志銘

于慎行

東巖栗公者諱祁字子登世為山東夏津人大父以

上隱德不顯父節為邑諸生以公貴贈戶部郎中母

蕭封太宜人太宜人之賦栢舟年甫二十有二公蓋

生三歲而孤也稍長統外傳文日有聲燁然為名士

嘉靖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第進士授徽州府推官

徵俗改黠好氣問里小不相下輒聚徒格鬪或有所

殺傷人投請水火則詣吏訟常十餘年不決吏甚苦

之公察其情謂此難以法彈治額常為好語三覆動

歎微錄卷之九十七

警之民反輸寫心腹有所感動老吏嚙指棟服乙丑

擢南京戶部主事推稅杭州杭州物力華侈號為金

穴公益以清操自矢月俸之外魚鹽蔬米無私毫毛

越中士大夫皆慕而歌誦之已擢本部郎中滿考詣

闕隆慶辛未以望拜湖州府知府下車即移記與吏

民約太守為天子牧養百姓輕徭平賦相與休息不

多為條款以消其耳目令長以下皆體此意守湖三

年政和役簡民無擾焉決獄惟務平反不喜以微巧

為中人曰吾為民父母奈何據三尺法以罔赤子然

至家舞文吏錄兩之姦又無不立發矣郡海水災民

大... 吏部使上書蠲其十之三... 又潛卒故代他
... 十餘艘請還其籍軍困以紆往郡多錢穀若此
人權會歲致羨金若干為筦庫費公悉謝罷之湖人
頌公至不容口尚書潘公每為人言吾自兒時至今
所見賢太守無如果公矣乙亥擢山西按察副使備
兵懷隆去郡父老疾車轂泣送不下千人懷隆者在
上谷漁陽間號當路塞東南護陵寢自虜款關少烽
燧然治兵者常重其選非才識練習不使在故以屬
公至則大修築邊公行視故亭障徒取文具雨至輒
壞乃躬立春鍾間勞苦吏士所築殊險固稱雄又以
其暇秣馬訓兵修屯屹具士毋敢解甲以矯軍中有
訟不甚裁以文法惟管而遣之曰塞卒困極矣日負
土石操戈寢所入不盈庾斛慷慨苦饑一傳愛書卽
三月廉止盡使宣虜奈何以故所居塞整辦過於他
道吏士戴之居三年貢市告成有詔賜白金文幣卹
拜山西參政兩臺交章薦公大臣閱邊還報稱公用
大用而廷中議遂以公開府北邊夫一旦構小疾即
不起惜哉公為人豐頤重厚舉止雍容美文詞平恕
不苟馭下取寬簡而持已獨嚴所至有廉名自筮仕
往來蹤跡多在江左每歸北惟圖書數卷嘗自對曰

今為某試右職率務積家聚為子孫計多藏厚亡反
受其殃或喜蓄玩好不惜千金購之不以賈怨不小
子持之曾不博一飽徒為人指笑何益嗟乎有味哉
是言足知公平生矣公生嘉靖丁酉卒萬曆戊寅得
年四十二歲

山西左叅議黃公常祖志銘 彭 韶

正統末鄙人郡學獲兄前輩風致及其時禮俗
老成朴素遠浮薄恥言人過居室服用多因仍舊故
婚姻交際略備儀文而已安識驕侈而以相訕相惡
哉郡志所謂俗幾鄒魯實於縉紳故老有賴焉時若
會元陳公舜用郡守方公庭訓鄭公季述及澹軒黃
公四五人皆朝野鉅望黃公於居室終身不桀一椽
尤為舊俗繫重奈不數年前輩淪謝素風漸微似聞
後生耳濡目染去儉入奢君子每為之慨嘆若公遺
行安可不傳示於後人哉公諱常祖字邦經先世居

蘇徽錄 卷之九

涵江管經濟美為閩大族曾祖林元涵江書院山長
祖佛不仕始遷城西梅峰峰下父震號梅東又遷義
井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妣蕭氏封宜人
梅東公精易學為莆士師公少習之始遊郡庠又從
林三復顧在軒二先生治尚書學復卒業殿元林綱
齋之門修詞知名遠出流輩雅為莆守周公瓌所器
許已而公應貢升太學生舉永樂辛卯京闈鄉薦明
年壬辰榜三甲第一人授行在刑部廣東司主事曹
事繁劇因得練習滿三載陞員外郎彌加詳慎嘗有
疑天書者五日不得報懼而自刎詔旨疑有他寃鞫

其居停婦將抵死公原實平反以免丁內憂服闋工

部尚書吳公中董管建奏為其屬採木于山西湖廣
時督促嚴急公為上為下悉心殫智事集有緒民頗
得息肩有御史周姓者共事不法公糾罷之事竣秩
且滿受誥命封贈父母授例省祭榮歸于家人思周
守為知人既選用少師楊文敏公薦陞山西布政使
司左叅議并晉地瘠民貧值歲凶多流亡公奏乞招
據聽免徭役三年恐復業平陽界上有盜聚千人為
害公推誠諭之不旬日皆降附正統十年滿大載致
仕歸年方六十三公形神清朗動止穩重性孝友母

蘇徽錄 卷之九

蕭宜人嘗病革祈以身代而愈後數年母沒築墳于
鳳凰山掘地三尺許得甕器五銀牌一上刻使司字
有罍押蓋昔人所定壽穴未及用而公得之教諭林
曾瞻為圃地記時公未佐藩後果符署刻人以為孝
感所致堂兄順美等沒無嗣公為之殯葬其孤女
既老羣處里社未嘗以齒爵自異是後行人方公源
深等繼歸故里刑部員外郎劉公玘時尹書巽請合
會元諸老入會號曰耆英與守張公淵立坊以表之
郡故事未有也 憲廟登極公進階中憲大夫優游
城居二十餘載至成化丙戌三月辛酉八十有大

山西布政司左叅議王公璠墓表

公璠

公姓王氏諱璠廷瑞其字也陝西鞏昌府寧遠縣人國初有以人才官某縣者後遂居之高祖謙曾祖仲榮祖興咸隱弗仕公之父永昇舉學泰癸酉鄉貢授河間府知事以公貴累贈奉議大夫戶部郎中母賈氏贈太宜人河間四子公其季也公穎敏不凡河間奇之遣與其俊彥者游公弱冠河間當考最嘆曰吾觀四子惟璠也俾其將以材顯乎髮吾種種尚可僕僕人下乎遂辭職去歸其鄉命公入邑庠戴恭簡公以按察副使督學見而器之會同舍生侵學傍隙地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七

五

卷之九十七

五

衆悉於官以齒推公爲先公素伉直領之事閣不行衆更詭爲文授之縣代署公名非公意也尋覺發於巡按視廟文有公名例出爲掾戴公聞之曰吾識王生豈爲是者哉然莫能救也是歲癸卯齋鄉試戴公乃牒縣以掾入試遂得舉自建寧至是凡八閱月耳明年甲辰登進士第河間疾且革聞報喜曰吾願畢矣等卒公聞訃奔歸伏地大慟以祿甫及而親不待殯終天之恨焉築廬墓傍手植松楸置祀百有餘歲爾奉繼母徐氏之京授戶部主事監督臨清水次倉中貴劔冠萬狀醅流諸郡公力與之諍某月間

紳奸骨輩二十餘人皆寘於法時有真部使之稱進

員外郎丁內艱服闋進郎中奉勅總理遼東糧儲兼管屯種於是邊費每告乏公杜請託謹權量尺布斗粟必親稽焉閱實至得羨若米千萬數考以稱最好商射利不遂者朋誣于廷公疏上其狀下御史臺治而法之凡百十餘人故事征商額外有楮價充公用公悉罷之既還朝補貴州司奉初僨運漕河時值某藩之國河道壅滯公夙夜乘小舟巡視衣不解帶者四十餘日上便宜數事詔皆行之人以爲便尋擢山西布政司左叅議分守冀北道冀北古雲中地匈奴出沒不時戊辛餽餉恒虞不繼公多方調畫邊鎮荷爲重壬戌朔正考覈羣吏鈞陽馬公在銓者方以公爲材而濛染顧公以都御史叅會竟以臺評罷公爭之不能得屢稱子人先是山東叅議某者以分守在遼東與公不相能其兄司徒公每平之公之被黜人謂某有力焉公初被黜上疏自序其課績所得詞語大意謂外銓籍而信流言蒙名士以重謗請下臺司

擬寃屬藩府暨鎮撫臣亦有上疏留公者詔命之辨公再疏撫臺評之失云云且謂臣猶出婦借得復歸亦無顏與婦相見請雪其寃而許之退事下臬司

公三疏請稽報不時上之故語益峻切會孝廟崩事

山西右叅議李景繁傳

朱桂律

逐寤逆瑾竊柄時有勸公赴愬者公笑謝焉曰吾以
吾行之不自故忿而可言今就傍途吾之心事誰與
白者言者愧而去公在京師久之南游至江淮愛揚
爲文獻地又以女歸兵部儲郎中洵可依以家也遂
卜今居未幾以疾卒年五十三論者謂公天性克爽
痛厭世之齷齪忍垢者事多直遂名以是待而謗亦
隨之然夙負幹局尤習吏事使究其用當必有功樹
立而僅止乎是知者惜之烏乎孔子曰人之過也各
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吾於公有感焉公自爲諸生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五十五

伉直自許羣議攻人輕於一諾遂蒙不韙至落士籍
及居官奉使知有國法不恤毀譽當商利交征之時
獨搜刮弊端以賈羣怨察人淵魚亦或存焉而心則
共且勤矣論者媒孽而指撻之公抗章自辨至于再
三詞氣俱壯逮權奸當路一言投隙立可甘心於人
乃退然止縮雖或勸之不爲動也公於是時寧忍一
時之憤而不欲傷朝廷之大體寧受終身之玷而
不欲壞士夫之大節此其心爲何如而凡前日所謂
過者言以釋之矣然則所謂觀過知仁者吾不
於公有感乎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五十四

倍於初次濬儀真瓜洲二壩廣倍於朴樹者三深於
舊者各五景繁行瓜洲堤上見東南多沮洳區問土
人此何所也曰江湖之匯也景繁導之自古割港劉
家灣入漕渠曰今漕渠非得巨流濟之舟終不可行
如值江湖時開壩開窓江北走已卽塞之天復大雨
漕事成矣土人曰河亢而江下非壩障之則河水悉
倒流入江漕渠益淺都御史而下咸謂李策非善景
繁曰江水拔平潮至則悍激耳潮退水亦易制也遂
下令有司具土簋石潮至大決壩開江水奔漕水聲
洶洶如雷景繁乃塞壩閱數日會大雨曹吳水潮瀾

岸舟乃大行河經徐州盪州將噴居人震恐其家
又作石堤河不能為害弘治六年遷山西右叅議理
儲魯繁行塞上十年而餉運不闕權四川右叅政以
疾乞致仕歸論曰余聞國初專諸泉合洗汶泗沂之
水以益漕漕不告涸後百餘年而泉源涸匿者過半
故漕惟資於河河水濁而易淤是以屢通塞廷儀
之治泉雖重忤人弗計也邦泰尊古創濬劉家灣潮
至決壩開俾江水奔漕漕於是大利非見明勢力不
猶於羣議其功豈易成邪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李公之謂也

胡叅議

文徵明

叅議胡公琮字孟德蘇之長洲人也成化初舉進士
為江陵知縣縣屬蘇州荆門重鎮而江陵輔邑地大
物繁民悍悍易動又數令陵不治公疏舉博謀隨事
經理稍用法取其家稍不令得肆遼王以近屬橫甚
其下六校推埋圍奪尤多無賴公一繩以法無所貸
王不能堪日夜思構公時時饋食藥以金錢庶幾公
一顧得以劫持公既端介不可漏則相戒斂戢終公
去噤不敢為暴湖襄盜發朝廷籍土兵討之夷獫諄
護素無絕律推刃劫奪所過警擾公大具牛酒先事
飭其渠率俾為要東而身自餉終皆厭屬逾望以次
遷知黃之麻城亦湖南荆邑民習聞公江陵之政惜
恐守法公顧其民淳質可以導化乃不事搏擊一意
將循俗佞鬼鮮知禮義乃毀淫祠表章節孝時時進
其父老儒生問民所惡欲而罷行之民用悅服俗以
丕厚稍遷常德府同知廉方自持頗不與羣僚御此
或言於守曰同知故京朝官豈能為守下守曠之公
不為意俄而守為上官所持公審畫導利卒用計脫
守守嘆曰胡同知仁人也而幾失之自是非胡同知

其與計事大瑞自旗選道出湖湘所至管擊官吏責索賂遺公故不為禮徐召選卒隨以出若將檢其案裝者稍懼急引去他日有詔括金諸郡撤牒旁午公持不卽下僚屬相繼進說恐閣詔得罪公曰常德郡貧歲且儉矧金非所產又何賦外有徵乎卽罪罪主者不以累諸君也已而詔罷不徵而他郡先有徵發者聞常德事甚愧在常德數年以母憂去再起同知處州處故有礦穴官守之民或他處發地得礦中官卽欲奏籍於官公不可曰愚民偶有所獲既非故穴其出不常萬一籍官則有常課一不登則將取足於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五十七

民民且獲重困我在豈可使吾民重困乎卽上疏言先王之政取於民有制蓋不欲盡民之利也況與民爭利乎其言明切懇至 朝廷卒從之在處期年屬時缺守而倦遊矣命滿考赴吏部遂乞致仕時王端懿公主銓彰惠安公爲吏部侍郎素皆知公皆欲慰薦公而公去意堅決遂爲論奏增秩以朝列大夫山西參議致仕先是公在處州彰惠安以都御史巡視兩浙處爲屬郡常以邑子爲丞者屬公公按黜之惠安不以爲忤反益賢公及是去尤甚惜之戴紳者公同年進士又嘗同爲御史雅相厚善其後戴爲權璫

爲思攀附驟貴公遂去之而戴念之不棄及公浮議外僚數致意欲援用公公絕不與通他日以事至京戴方爲刑部尚書顯赫用事蹟公所寓躬候之亦避不見蓋公修正疆執不欲附麗匪人故仕中外餘二十年潦倒僅以一郡倅終老林下一時論者或有遺望而公自視乃無不足生平氣與倪師益事潛匿門庭寂然郡邑大夫往往不知有公弘治間有爲縣守者雅知延禮郡彥於是詣郡彥共請公爲會偁其人被酒許語公卽起馳去誌曰吾本不見時人無事輕出乃爲鼠輩所侮自是掃軌滅跡雖故人親戚亦罕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五十八

說按年七十九終於家 論曰儻不疑有言太剛則折而蘇氏非之以爲此鄙夫患失之言也夫剛亦貴有以養之孔子曰振也欲焉得剛惟無欲乃能有養耳以余觀於胡公歷仕郡縣靖共正直必行其志卒用受知當路使其時不卽引去必亦馴致大官可以用有爲而剛方嫉惡必不能脂韋取容萬一爲小人所構將舉平生而失之於是乎剛則折矣夫以蕭太傅顏平原之賢又皆爲君上所知而卒皆不免議者猶以其老不知去有以致之然則胡豈獨能剛哉其所

以公之若深矣

山西布政使司左叅議韓公邦靖墓志銘

王九思

五泉子者諱邦靖字汝慶同州朝邑縣人也姓韓氏蓋自稱曰五泉子父曰蓮峰先生諱詔宗仕爲按察副使母恭人閻氏蓋弘治戊申正月初一日子時生五泉子是夜恭人夢五色雲中奏咸韶之音已而玉女十餘特蓋擁一童子入室覺而生五泉子五泉子生而靈異三歲而能誦古詩百餘首四歲而能通孝經五歲而讀論語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蓮峰先生問之對曰卽如是武王非矣八歲而通舉子業

卷之九十一

五九

十四而舉于鄉二十一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武功康德涵愛其才推爲庶吉士不果明年己巳拜工部廣衡司主事及奉部檄十庫監收庫宦官不爲禮五泉子自坐前席宦官怒給曰部尚書至因起撤坐五泉子詰之答曰公無與庫事者止一飯耳五泉子曰然則吾當去矣答曰當署案五泉子曰豈有署案不與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尋又兼收黑告厥主厥者宦官厚燕接殷勤之歡五泉子不顧自起視秤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奈何未幾相分浙江市舶去矣先是抽分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於

西漢羨餘以自白五泉子乃下令曰非巨本若竹木

應者不稅稅課舊領府幕官乃奏議寄布政司不

與府幕官以部使者侵漁而府幕者易與耳又奏抽

分司刑獄宜下按察司以防出入詔皆可故事抽分

司饒鎮守太監歲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者又谷大

用之黨五泉子固不與金劉太監怒久知其爲人不

怒愈益敬之會宦者從京師來倚其近幸索抽分錢

甚急劉太監從旁勸曰幸無求韓主事我嘗有以贈

公也及代久奏乃課額不足部尚書及工科給事中

皆以法劾五泉子亦自劾求罷會國老有知其故者

賴以無事壬申春南北畿內山東河南諸郡盜起

天子命將征勦工部官例一人前除當前除者數人

皆懼不敢往言之部尚書有泣下者次不及五泉子

部尚書知五泉素勇可使數目五泉子五泉子毅然

請行後亦有天幸不害北歸遽員外郎都水司出奉

部檄清查直隸山陝諸路歷年班匠銀兩既見其民

貧乃奏議罷徵是時急於用財不許後以乾清官災

竟罷之而天子於是方以災異下訪求直言者五

泉子歸上疏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

背之際甚可畏也陛下卽位以來朝政不修經筵

閭御盤遊無節狎近羣儉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路百度垂遠庶事叢挫府庫空竭間流散盜賊災異荐至迭興危亡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頃者乾清官災 陛下下詔求言天下之人莫不祈望以爲 陛下翻然改悟轉危爲安也然徒事虛文不修實政臣下章奏罔有施行而部官黃體行乃又以言罷去天下人心莫不沮喪以爲 陛下遭此大異乃復如此是悔悟無期而治安不可望支離不可救也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國搖故漢儒有土崩之一言先哲有搏沙之喻伏望 陛下以社稷爲念將各官章

奏採擇施行前後言官待罪之人并黃體行取回錄

用于以收既散之人心迂將來之福澤天下國家不勝幸甚疏上 天子震怒下錦衣衛獄給事中李君鐸率衆論救之乃奪官爲民其後御史師君存智范君輅給事中徐君之鸞皆奏起用不果辛巳秋 今上卽位起爲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於是感激奮勵單車就道革奸平獄權家餒跡然分守道故無印由

此多弊乃奏議請照提學官事例給關防不報是時

天子修定策功封爵太瀛而高山陽和諸衛軍士

學例開墾草場數千餘頃皆爲皇家占種乃前後上

論列又皆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發內帑賑濟不許爲之憮然泣下輟食將再論之或曰君之心盡矣不從者責有所歸也獨奈何自苦如此答曰言而不從自謂已責已盡而委咎於人此詐臣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爲也復抗疏論列累千餘言不報待罪蘇公乃奉經略邊務嘗奏疏薦之而曰臣見在叅議邦靖穎秀夙成操心平正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使之提學必能率士裨輔治道巡撫都御史楊公志學給事中俞君集亦奏薦之皆不報五泉子慮舊疾復作乃上疏乞歸于是都御史張公文錦奏留之而謂宜陞本道兵備副使以慰軍民之望然歸志已決乃復上疏報未下卽行御史朱君寔冒奏疏薦之而曰邦奇邦靖學問自相師友名節交相砥礪乞將邦靖病痊起用邦奇者苑洛子也吏部具奏上報曰如御史議西歸之日軍民遮留道上以萬計號泣不忍舍去五泉子亦爲泣下而嘉靖癸未二月初十日抵家於是朝孔子廟揖縣令拜先隴牲見於祠堂稱傷壽母與諸兄弟燕會終日甚樂也乃十八日病積食不豫苑洛子爲迎醫甚衆乃愈益病四月初十日卒冠如平生呼苑洛子曰我共逝矣十九日必大

之而謂宜陞本道兵備副使以慰軍民之望然歸志

已決乃復上疏報未下卽行御史朱君寔冒奏疏薦

之而曰邦奇邦靖學問自相師友名節交相砥礪乞

將邦靖病痊起用邦奇者苑洛子也吏部具奏上報

曰如御史議西歸之日軍民遮留道上以萬計號泣不忍舍去五泉子亦爲泣下而嘉靖癸未二月初十日抵家於是朝孔子廟揖縣令拜先隴牲見於祠堂稱傷壽母與諸兄弟燕會終日甚樂也乃十八日病積食不豫苑洛子爲迎醫甚衆乃愈益病四月初十日卒冠如平生呼苑洛子曰我共逝矣十九日必大

雷雨卽爲我戒衣余又曰先君之歸在是月二十一日我強待之好作忌辰也十九日果大雨苑洛子爲正冠然已不能語而搖首苑洛子泣曰待二十一日乎乃首之及二十日而苑洛子復問曰歸在明日乎不應苑洛子痛泣曰吾弟力不支矣又首之已而果卒距其生蓋三十六歲云配安人屈氏生一女無子以族子仲譜後自五泉子卒後太恭人泣之不已苑洛子廢寢食泣蓋其平日孝父母者甚至終身不違顏色蓮峰先生病寢處其側者四月餘及卒哀毀幾死其事伯兄縣令君邦彥及苑洛子及處其弟國

戴徵錄

卷之九十七

子君邦翊極兄弟骨肉之愛有朋友忠告之益又嘗爲其姊李孺人吮疽鄉人蓋嘗立碑表其孝友云而其愛民之仁律已之廉食用之儉細行之必矜臨事應接之敏其事皆可書者不具書其在滄得代歸而同年趙推官者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交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此人所難能者書之爲世惜法銘曰予在京師見五泉子七言絕句詩類杜子美及罷歸爲予誦其古歌辭浸淫唐初逼漢魏矣觀朝邑志其亦文章之洪麗乎夷考其行蓋曠世之英全德之士也乃不壽死嗚呼天耶孰爲五泉子耶

按察使楊公墓傳

楊基字孟載其先蜀人大父宦游江左而基生吳中世家焉穎敏絕人九歲能背誦六經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試儀曹不利會天下亂歸隱於吳之赤山張士誠時辟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王師下江南籍錄諸陪臣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歸壽起爲榮陽知縣謫居鍾離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職六年又起奉使湖廣召選授兵部員外郎出爲山西按察副使進按察使後被讒奪職供役卒于京基尤工於詩初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來吳中以詩自豪基嘗於坐上賦鐵笛歌維禎驚喜與俱泉語所從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至正洪武之際與高啓張羽徐賁齊名號吳中四傑所著有眉菴集

山西按察使徐公永達墓表

楊 溥

公徐姓諱永達字志道世傳唐侍御史有功後曾祖仲明祖景讓考子昭世有善譽母苑氏儒家女公幼學敏悟好讀書入鄉校習舉子業洪武丙子秋中河南鄉試魁年甚少人多奇之明年春陞太學戊寅授陝西同官縣學教諭後調湖廣之宜章以外艱去服闋調鳳翔之寶雞永樂庚子以薦驛召至京授翰林編修侍 皇太孫讀書甲辰 宣宗正位東宮陞右春坊右中允明年得推恩父母妻室 宣宗卽位陞鴻臚少卿使交趾陞卿庚戌調湖廣按察使以內艱去乙卯奪情改山西賜璽書遣之公居鄉校居太學知尊師取友所與交接者皆敬愛之典教三邑自謂師道不易稱禮致宿儒講明經義以求精到從游之士多底成效居顯要者有其在寶雞九年考滿諸生奏留之嘗爲四川鄉試考官去取有公論總修陝西誌書事有條理人服其學議陞翰林侍經筵再遷春坊職輔導從事惟謹在鴻臚恪守禮典奉職無虞調湖廣山西遠風憲大體劾奏苛暴擒捕奸貪不避強禦公孝友母老不能就養請分俸於家恩賜金幣必先奉母居喪守禮處兄弟和睦居官守廉嘗持節

王國行冊封禮王所與鞍馬金幣襲衣皆辭不受奉使交趾諭酋長者三所贈貨寶直千金毫髮無所取官舍蕭條無異寒士及卒棺資不能具壽六十有四配張氏克甘清澹公無內顧之憂嗚呼士君子遭際爲難歿世有聞焉尤難公以經術由師儒薦登禁近出掌一道風紀足以行其志遭際四十餘年操行廉介始終不渝夫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士論居官有守者未嘗不稱公宜有闕於歿世也予故以是表其墓云

山西按察司副使朱公瑄墓表 吳 寬

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年八十三而終公有子思仕于 朝為刑部郎中持制服將歸欲得墓文以葬其寮友顧君大寧輩循來以請予與恩以同鄉故相過從久不能違也恩既歸始以江西布政使葉公所為狀託其友太僕少卿劉君來致其意曰公莽期迫矣待此以刻乃視其狀敘之朱故通許人也當宋中世之亂從駕南渡以松江地僻可避兵難始擇華亭之七寶鎮家焉曾祖道華祖士清父慎恒慎恒娶陸氏生公諱瑄字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七

六十七

某別號飽菴幼有高資總角能賦詩有奇句稍長益善記覽入府學為弟子時廬陵孫先生掌教事適周文襄公以巡撫至而提學御史為彭公二公問弟子之類敏者孫先生首以公對試之果然公初習春秋孫先生深於詩者更授以詩甫三月即通其義正統三年遂登應天府鄉舉及選其父適自盧龍戍所歸父子相見甚歡未幾公當赴禮部試曰吾常以親寓遠方不得日侍左右為恨今復忍違遠乎竟不赴又十年始登進士第明年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時有北虜之憂京師戒嚴朝廷命諸將悉兵往禦公以御史

軍中紀功臨行語其妻王氏曰吾今不能顧家矣

汝亟歸奉吾親吾惟知有王事而已即日戎服就道

諭諸將士以當奮畧死難之義眾皆感激三日虜知

有備而遁有詔班師蒙宴養甚厚京師既無事公奉

旨出巡應天等六郡有知太平縣白玉者連姻中貴

怙勢為害公廉得其事即按以法一時奸貪斂跡屬

吏肅然於是周文襄公與公猶同行郡稱歎不已歲

滿代還都御史陳公鑑知其才俾掌三法司事俄丁

內艱服除擢山西僉事屬吏有不法者聞風而去尤

累平反冤獄再清軍伍明恕不苛無隱及誣枉之弊

才名益起凡分巡官缺公輒兼領其事一日至大同

有中貴親幸者入其境上下驚駭莫知所為公出郊

迎之與語其人竟斂威而去值大雷欲射獵為樂公

曰軍士凍餒不堪必有死者况道滑不便馳逐獨不

自愛乎遂止一時邊人不至驚擾者公之力也再丁

艱服除復任山西人多為公不樂而公處之自如

成化五年始擢副使又二年慨然上章請老年五十

五耳人勸之不顧歸與親友徜徉園池間賦詩飲酒

相娛樂每以善言訓誡子孫宗族所以力學治家之

道延師儒于塾鄰里子弟有願學者皆來受業後

多

有成材者自少無兄弟惟一姊與其夫俱蚤世遺孤子女四人悉為嫁娶且與治田宅不使失所他所周郵入者尤多公自登甲科受官數五十年而家居者幾三十年中間用其子郎中秋滿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公有六男二女孫男十二當國初其祖士清為邑為漢大姓趙惠卿贊禱趙以富榮於一方士清逆知其家必罹法出居于外以避之後竟保其家人莫不賢智之

山西副使吳公道寧墓志銘 何璉

嘉祐十年十一月致仕山西按察司副使吳公以終公諱道寧字世安先為浙溫州之澤頭人國初徙居南京父維成化初任溫縣教諭嘗夢於黃河中流蓋樓因曰吾當於河內起家遂占籍河內焉公自幼篤實無妄言成化丁酉中河南鄉試禮魁戊戌登進士策授鹽山縣知縣迎致諭公以養政暇定省教諭公每舉古語以訓曰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故公居官恒以慈愛為本節民財力為先至於徭役一事尤知用意故復業者接踵而至百姓愛過父母三載以政績卓異陞監察御史彈劾激揚風裁凜凜弘治初年河內民奏開廣濟渠不果行是時公巡鹽河東適勘鹽引十萬應否充給河南官軍俸糧公曰俸糧吾省利廣濟渠吾府利均為國家利吾兩成之達諸河南撫按後渠成溉民田甚溥巡按真定等四府貪酷望風解綬先是開州有巨寇為一方深害交結權茲莫敢誰何公設法捕獲戮諸市曹人心大快弘治十一年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奉勅整飭馬門等三關共備劍斧寧武新城藏寧武所及沿邊堡寨俱募軍充實武備一新邊人賴夜以疾辭歸惟以耕讀為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七十一

事每訓子曰汝祖三十以後始發讀書或夜無月就月色讀尚能明禮經中式刊文汝俱年富燈少

須管幹正宜努力諸子或不能背書即捲卷朗誦

適曰我年六七十尚能背誦汝後生反不能邪諸子

感奮力學守中遂登進士第正德初廣濟渠通塞不

時公因泝流窮源相度地勢直抵五龍口嘆曰使渠

由此而行數世之利也今不二十年而塞蓋創始者

夫地利耳遂達諸當道廣濟舊渠三四里許另開

利人渠曰舊渠如此故失利新渠如此乃得利刁民

百計沮撓往返五年而後渠成水利至今賴之濟水

國初遼府城東流入河公因開利人河見其南流曰

此古蹟也豈可興今利而忘古利哉達諸當道修架

橋六座新流從上濟流自下二利並行而不悖林下

優游三十餘年身體康強未嘗有疾年八十五六時

每遇別墅花卉春佳秋禾告成不杖觀甌往返步行

數里臨終不及已事第謂諸子曰汝等不須憂貧但

教子孫讀書為上策耳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馬公應祥墓

王九思

公諱應祥字公順其自謂曰敬湖山人其先山東高

苑人也有諱帖木者洪武中以總旗扈秦王就國隸

籍西安左衛乃遂為西安馬氏帖木生子道原有子

六人其第四子昇生倫倫生公公自幼穎異成化弘

治中為咸寧縣學生授易笏及羣籍不專記誦而妙

契古人作為文章秀麗奇特獨步一時督學浮梁戴

先生與其進上饒婁先生訝其才金華潘先生賞其

文蓋嘗策試三秦人物批其卷曰英風凜凜氣凌霄

漢弘治己酉果舉鄉試第二人丙辰舉進士觀政戶

部其年秋齋犒金甘肅有以羨餘言者公叱去秋毫

無所苟明年丁巳授河內知縣河內素稱難治而是

時又乏善令久庶事一切頽廢租賦至數年不完前

令苦治竟不完公曰百姓人耳獨河內異耶乃加意

撫循之不率教者治之不妄笞一人具攻戶數高下

之則躬為編坐奸吏猾胥無隙可進自是租賦完徭

役均百廢興詞訟希少豪民斂跡矣暇則課諸生今

工部侍郎何梓夫尚未知名公許以為聖賢之學台

閣之器也通渭王宗器先生守懷慶而河內附郭

徵錄 卷之九十七 七十一

徵錄 卷之九十七 七十一

也嘗召公飲食歌咏問民所疾若以弟呼之公禮盡
謙然意有入合輒盡言不少避君子以爲各得其道
戊午春九思以庶吉士送幼子道河內入其竟民咸
樂道之至其處吏縮首立如植視其室服食器用泊
如也乃賀曰可謂不負公字予曰敬夫充吾志須吾
民子孫世世思之斯其可耳當道方有旌薦乃明年
已未夏以母喪歸百姓走送涕泣竟日乃始別去三
年喪畢辛酉冬改任徽郡歙縣郡考亭故里雖稱文
獻然俗好氣健訟好交結貴人爭地數尺乃起訟連
歲費千百金求勝不勝不止又豪家大族搖動禍福
公至持之以靜事求可不枉道徇人久乃自定民有
操險不輸賦者且五十年公出榜招之曰不來輸賦
乃坐重役示罰于是諸租賦無敢後期至者郡有殺
人者久不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
祠下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敬死者
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
尋忽不見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
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
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歎其側者久之因
扼其吭迷絕是時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

執而抵于法益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
家扼吭耳於是縣中稱爲神明歌頌之今少保臬
彭先生故參政廣東何子敬相繼守郡咸禮重公巡
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問勞而舉薦甲子冬北上考績
比歸之明年乙丑吏部以風憲起公贖饋一無所受
學士經生隱逸之老以其德政播諸詩歌聯爲巨軸
附之行李正德丙寅春公行未至有命授吏部稽勲
主事丁卯調文選是時權貴用事公既無干謁亦不
矯激惟知自守既乃厭棄求歸尚書許公勸留乃止
已巳考績上上於是天子勅封其父承德郎文選主

徽錄 卷之九十七

七十四

爭贈母安人褒嘉之尋陞稽勲署員外郎是時張尚
質爲尚書欲超拜公公不可張怒陞公湖廣按察使
事督學實左遷也庚午春公蒞湖廣會當鄉試而湖
山闊遠兼之早濕公且病且愈於是校定諸士不能
徧歷或合數處羣試之場屋事竣方施教約乃明年
辛未言者以公簡出爲辭遂改督屯河南然鑿別之
精予奉之公諸士實心服焉于其去也感惜之而言
者乃爾不知其何說也至河南數日復以繼母王氏
之喪歸祭西喪畢挾其子平畢姻京師有勸公部見
復官者不聽而還甲戌春部檄改公兵備陳睢在陳

雖一年積贖罪米粟千石及數百金儲諸府庫立之
卷籍以爲官需至于黜貪汙之吏革濫稅之闕威令
赫然行矣乃乙亥秋有詔罷陳睢兵備帶銜河南聽
用公浩然而歸而是時封君病見公喜甚吏部尋檄
公督屯河南乃封君竟老病卒公得以待醫藥躬殯
葬無遺憾焉已卯喪畢復改山西督屯是時屯田子
粒負欠三四年併徵實難公謀諸撫按許他物相準
卽以給諸士卒甫三月完十六七撫按咨嗟歎異共
獎其賢庚辰夏以三臺考績告行其實托以西歸也
既歸之明年辛巳擢山西按察副使公尚堅臥親朋
咸徵

卷之九十七

七五

勸進至曰石不起如蒼生何公以天子新卽位不
敢虛負努力復行既至未久入賀萬壽聖節卽上疏
乞休益自陳睢後嘗兩上疏不許至今乃許之公先
是買田長安城東爲歸耕之園築望楸之棧建獨笑
之堂引灌纓之流構弄月之亭奇葩異草珍果之植
負簞之林紛列雜布備遊樂焉未能也而今乃得之
喜可知矣歸未久嘉靖壬午禮母杜氏又卒既葬乃
與爛好日遊城東飲酒賦詩公每賦詩搜抉奇巧不
爲人所及故平生文章詩所得不多然類非世俗所
能也至其愛親友窮游盡力好醫疾邪擇交寡合

通達治體學堪經濟風流慨慷儵然物表蓋世之英
三秦豪傑之才也然一僉事十三年不得調既調卽
歸歸五年乃遂不起距生天順戊寅七月壽六十九
歲痛哉公乎竟若是已矣

卷之九十七

山西按察司副使王九峰墓志銘

王九思

壽夫子弟九峰字也蓋嘗自謂白關山人云先大夫中憲府君諱某配太恭人劉氏生子四男子壽夫其少子也成化己亥六月初一日先大夫仕為保寧巴學教諭生壽夫教諭舍中是時吾祖高年府君迎夫于巴聞其啼聲喜曰兒當貴我老恨不及見也壽夫生十年而弘治戊申先大夫官滿攜歸鄆杜里舍又二年庚戌先大夫復教諭祥符壽夫隨太恭人入祥符其年秋子禮部下第亦至祥符壽夫乃遂從子受

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五七

四書又二年受易及子史性理諸書弄筆為文章詩輒吐奇語又四年丙辰先大夫遷教授南陽府壽夫隨入南陽乃從張文粹先生受易又二年戊午予以庶吉士送幼子還故里省視南陽壽夫乃遂隨子歸試闈中是時遂應楊先生督學闈中極愛之命以儒士入試秋闈乃不第復入南陽卒業文粹所明年已未乃隨先大夫丁外艱歸虎谷王先生應韶友張文粹蓋嘗稱之至是求督學闈中按鄆首問壽夫得其文大喜命為學官弟子遂攜入正學書院與高陵呂仲木輩親受其業乃舉辛酉鄉試壬戌不第歸乙丑

復不第乃入太學尋復歸省而正德丁卯子在翰林

為檢討召之至京晝夜督課之乃明年戊辰舉第二

甲進士其年冬授河南道試監察御史明年己巳監

稅蘆溝橋木物其年夏得實授監察御史奉勅巡視

居庸諸關乃親蒞其地閱其險阻簡其行伍利其器

物特其練習而凡衛所諸官怠惰者侵漁其下者箠

戒之不已則參治之其主將才而廉若貪懦者舉劾

無所嫌避幸邊徼無事得代歸視事道中乃先大夫

書告被疾例不得歸省自移病乃始得歸其年辛未

秋也明年壬申子亦罷壽州歸先大夫乃愈益病而

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五八

癸酉冬乃遂不起于是壽夫以憂家居至丙子春乃除服北上授浙江道監察御史云而其年巡按順天諸郡郡多貴戚近幸豪強撓法掣肘不可逞壽夫蕩然一無所問旌廉去貪畿內大治明年丁丑得代會滿三載考其職稱于是與其妻仝氏受勅封焉而先大夫太恭人以子官授封故不及也其年秋駕幸居庸諸處壽夫率同列諸君子前後三上疏極諫明年戊寅點視團營諸軍尋又點視皇城四門又嘗攝他道事勤勞甚苦而年資又甚深咸以為得美陟矣乃已卯秋稍遷金華知府云在金華四年明禁令正風

俗清獄訟裁省浮費興作善類鋤去奸惡而主之以誠持之以廉行之以公終之以慎尚書蘭溪章公既卒而家貧孤少為疏請月給米二石其始至郡人或易之久乃漸服既去多思之者于是漁石唐虞佐報書曰吾郡乃今始知有壽夫也嘉靖甲申夏蓋嘗考績三載吏部以為績最無過舉御史旌薦者多例給誥于是贈父中憲大夫金華府知府母封太恭人妻亦封恭人云未幾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受勅兵備偏頭關諸處其年冬涖代州會當道遇非其禮有去志尋聞太恭人病甚于是投劾徑歸蓋涖官未及三月

腐堆錄

卷之五

七

而代人念之至今以為可惜其才也歸未久乃遂廢疾丙戌夏四月太恭人棄養而六月壽夫竟相繼而逝纔四十八歲耳嗚呼痛哉其古文詩存者無幾與

於疏數篇刻諸木題曰白閣山人遺藁

山西按察司副使程公紳墓表

李舜臣

程公既卒於易廼郎舉人鳴伊吾婿也奔赴於易尋迎其喪以歸遂乞銘于提督四夷館人常寺少卿安德盧君將葬也乃復伐石而馨之將刻其大事以示罔極舉人以謂余曰茲事也翁其圖之何則知吾父者莫如翁也按志東漢諱紳字伯書東漢其別號也世為青州樂安人生居南坊一世曰勝二世曰恕三世曰琮俱隱操不仕四世曰玉仕為真定縣丞配祀氏以弘治甲子九月十六日生東漢東漢生有異質未毀齒已孝敬如成人長而懋學能文嘉靖丁酉領山東鄉薦明年戊戌舉進士迎母京邸以父不逮養為恨已亥除知山西長治縣事會長治旱甚東漢行禱雨城南歸未及城雨大作百姓歡呼歲則大熟壬寅擢為刑部陝西司主事斷獄必以情罪疑者雖詔獄亦與平反大司寇聞公深器之三年奏最得贈父如其官母封安人適陝西榆林兵備缺銓司以東漢名上詔以陝西按察司僉事往蒞之德債帥別宿盡軍餉用饒所有羨餘二千餘金盡令貯庫以資犒賞無何丁祝安人憂歸督撫楊公薦有真誠為國恐難其繼之語居喪哀毀欲絕炮盧蒸餽理對樹為其父

其君坊至傾囊不倏起復補河南僉事首令有司
五社舍練鄉兵一一自枝開大盜李邦珍亂中州河
洛洶洶獨所屬二十餘處賴以無事壬子大饑出社
舍粟異啻數萬計又因汝水開惠民渠利被數縣靈
寶有巨獄久不決東溟一訊而釋者千人于是撫按
交薦為異等癸丑遷山西布政司參議守河東道蒲
州城西逼黃河河侵勢甚危東溟亟築之數月告成
事蒲人誦其德以為萬世永賴者焉蒲俗競侈靡婚
葬非大備不舉往往暴露廢室家申嚴禁約月餘襄
葬合子女者數千家舊藩叅不與戎務巡撫王公謂

蘇儂錄

卷之九十七

開戎務孰如東溟因檄守要害賊畏威不敢犯守城
堡二十餘處悉為保全伏兵及首級一十九夥邊將
戍卒咸以韓范稱之人為之立生祠歲時奉祀廷議
嘉其功于是東溟晉山西按察司副使奉勅總理紫
荆等關保定等處地方兵備蓋將大用之也先是東
溟防秋山西勞極病矣茲復念紫荊畿輔重鎮日夜
營戰守具務在萬全廢寢食者久之忽痰作不救鳴
呼若東溟謂鞠躬盡瘁而後已非耶東溟生于弘
治甲子九月十六日卒于嘉靖乙卯七月十九日配
蔣氏處士蔣淵女在室以靜惠開年二十適東溟

老而孀謹事如嚴父服食必致精潔非其手出不敢
進朝夕慰藉未嘗頃刻去左右處姊姒和而有禮東
溟早登第為名大夫相力居多生弘治乙丑九月九
日卒嘉靖癸巳正月十八日得春秋二十九順安人
繼配崔氏封安人子四長鳴洛先東溟卒娶生
鳴女次鳴伊鳴南鳴高伊山東壬子舉人娶吾女鳴
洛鳴伊俱蔣出鳴南為高俱出文二俱幼未聘絲
女二長聘鄒平省元陳其子更次為育元蔣永榮
子奇鉉鳴伊女也茲以嘉靖丙辰三月十三日合蔣
夫人葬于城西祖塋之次謹撰其夫之刻在墓道以

勿毀

嘉靖丙辰三月十三日

合葬

蔣氏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胡公賓志銘

余嘗覽鏡中州文獻之傳蓋自兩程兄弟崛起而
以奉一時聞而興者若張謝劉呂諸令哲賢智之士
皆繼然有以表見于當世然一遠師門講習漸異故
伊川歸自涪陵有皆流于夷之歎而他日席歎獨謂
尹氏彥明為能不失其正斯亦足明執德信道之弗
易矣且後晚出者往往流于空虛而不足以涉事耦
變以成天下之務信有如東萊伯恭之所私嚆夫學
不足以涉事耦變而成天下之務此豈儒者之學也
哉自後浸微熄時有同異至元魯齋許氏幾矣然于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公

大本一貫無聲無臭之微論者或有遺說焉近世若
月川曹氏之醇慤相齋何氏之貞介浚川王氏之辨
擇要不可不謂有志聖人之學者然皆果於自信而
近乎墨守則於千聖以來真機正脉猶覺不能無一
辰片縷之隔也噫斯其可易而語哉比蓋見吾漢南
君焉君資材英敏鋒穎傑拔疑若難於並駕仁者乃
取文當世退自省發憤惟思惟耻于虛襲而又弗固
以滯足以適天下之用而成其務蓋嘗寄我中庸大
義章說洎孟子養氣測語要之獨窺其深而又不能
於聖哲之訓是亦足與聞乎斯道矣惜乎方見其進

而進見其止安得不令人重感於材之難成而易折

而道之難易以明且行耶以余之不敏雖亦竊有志
焉然擇帖精而行罔篤蓋實自省而端端而君之諸
子不遠數百里緘詞肅幣假以墓中之石見屬且曰
是先君治命意也嗟呼宛生存歿山川悠遠余安敢
不文辭耶公諱賓字汝觀其先江西人六世祖號八
公者始徙光而家之因占籍焉八公生添祿添祿生
志高承樂癸卯舉明經訓導黎城等告歸曾祖諱滿
雅崇禮讓有父風大父諱球貢受四川雲陽縣令稱
循良父諱用中沉毅方正操行學力亦不遇貢受斷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公

不縣學訓導卒贈徵仕郎兵科給事中如公官奕世
馴謹表於汝墳公生而穎異自亂兆已能屬文年十
三選充儒學弟子員卽有聲諸弟子員中考常異等
領嘉靖辛卯鄉薦錄其文以式多士會母疾不欲上
春官贈給事公強之再不得已行命試中式稱疾亟
歸母夫人尋愈乙未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戊戌授行
人奉詔大名開封諸處開讀己亥祭葬 建安王庚
子拜兵科給事中以謂兵馬國之大事願令作役而
請監工官利其逃逃虐使之誅求日急軍政日壞因
上疏存恤京師馬哈習為姦利賄通太僕諸役局易

民所俵馬更販鬻馬以大耗辛丑虜大掠山西延
大臣有武備者一人往經略之時被推三人各有難
色公草疏率諸同列論其臨事避難不忠狀詔罷議
有差廷中懷慄推重尋議畿輔保障全恃大行而真
順儀諸郡枕太行不可無備宜責諸路撫臣豫焉兼
勅戶部宿軍餉咸切機務是歲畿內大饑粟踊貴享
苑者多公疏請和糴得發粟十數萬賴所全活甚眾
壬寅間父病漸水即上疏陳情赴蘄水父捐館財八
日哀號幾仆扶柩以歸襄事如禮甲辰服闋復受兵
科給事中時有許僞璽偽撰武臣貼黃者事覺詔遣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公

公治其事公檢內外貼黃悉覆其弊端疏請遵舊章
注專職置底簿定揭毀四事積弊以祛人服其識丙
午詔册封岷王餽遺一無所受考績轉吏科右給事
中時都察院副都御史關員巡撫僉都御史某欲緣
以入公抗章歷指其奸賊不可任上是其言丁未春
考察山東布政司某時宰庇之尋推撫遼東公疏抵
其罪語侵時宰宰怒輒抵公罪左遷亳州判官無幾
徵動類面比至老躬敦儉朴帥先僚索服日與諸生
發旋論難稽古考德劾邑聞而來者雲集講下居歲
餘得量移南京太僕寺丞丞固無事時與余坐御璫

庶子泉商論學術漢士習之益早所關繫世道至
不細或相與切磋砥礪庚戌擢山西僉事會當防秋
急詣繁峙激厲將士督修城堡嚴守備大為總督許
公默齋所器重壬子冬聞母夫人喪即日奔歸乙卯
起除陝西僉事兵備寧夏兼管糧儲先是糧不宿儲
至失時翔貴丙辰又大饑軍告急公為稍增估直以
致之期月致穀十數萬斛賀蘭山東故無城堡虜得
恣出沒擾人病耕公按尋前人基緒嚴督僸功延袤
可數百里虜不得馳民狎于野鎮人劉西崖太參為
文頌之晉本省布政使司叅議分守關南駐金州去

卷之九十七

公

辜夏之日軍民環泣遮留至不得行公為泣下去至
金在萬山中居民獷悍百務弛廢公欲事立痛繩以
法檢行縣廉得漢陰白河兩冷不法狀按如法諸邑
肅然敬憚之民有翹打虎者生征紫陽山賊功不賞
怨望調征倭不行公悉械致其眾宣示威福激以忠
義咸願箝自贖乃各笞四十隨第行功賞勉因感泣
奉惟謹盜為屏息境內無事時誨諸生行衍忘僚宛
如判毫時丁巳春陞山西副使去金之日士民泣送
如去夏而諸生中至有羸糧追送四五百里外者夏
五月取道還家上塚與親賓讌集共歡世方望其大

而意倦於行乃七月疾作八月二十有四日卒
其卒之朝猶強起整衣端坐詳定殯議訓戒諸子其
情爽不亂如此公爲人莊重立朝無所附麗在諫垣
侃侃正論見憚同列闔門視草務在勿欺一日草劾
布政某鴉聲甚惡至墜廳事公竟上之其搏擊不避
禍患類若此居外藩務持憲體引大義不詭隨臺史
意旨故臺史不甚汲引之然公論著性尤孝友恒以
父日不及養而母老養不能迎故數任不攜家常憂
弟賢多病爲分俸置產令自適雅厚族黨時推其餘
以相贈與朋友交重然諾有信義不能姻葬者率助
歛歛歛錄卷之九十七
之好德如始聞善卽拜以故海內多士多樂與之交
嗟乎公以奉職持論遭讒被斥財一振起卽復長逝
懷濟世安人之略而弗竟其施抱鞠躬陳力之心而
迄已焉位既不酬其勞而年又不副其德君子不能
無感於天夢夢也

山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涇墓表

隆慶元年冬故山西按察司副使次山劉公卒且踰
年其孤某千里緘書以父友某大尹狀投余請余
表其墓時余方在告且駭且悲自念余知公二十餘
年雖病不克爲然公生平大節誰當爲之表白者遂
力疾書之以授其子俾鏡諸石云按狀公諱涇字某
別號次山其先常州靖江人也 國初諱某者從征
遠北編伍懷慶衛故今爲河南人父某母某氏以正
德庚午生公生自祖父以上世業耕讀至公始起家
遺士余初校士禮闈得公卷脫去浮華而體要具存
心奇之旣數從燕見訪公家世父固朴茂長者公少
承父訓長游柏齋何公之門講性命之學乃知公之
醇厚不浮得之父師者固多也旣入史館讀中秘書
者三年學益進旣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初奉命清戎
順天故事論戎者非薄類編發遠方歲煩清勾類多
適逃無補軍政公職清戎時胡虜寇掠土伍空虛公
計以寇方在近且徵兵於遠而畿輔之民顧使之謫
以遠方非所以實畿輔壯根本也乃疏請發戍遼薊
邊益新軍而民免遠行疏入報可迄今施行時上役
未休工部以順天所屬積欠料價數多請兼委清戎

俾嚴督輪辦公復奏以民新被虜患方急撫摩頌以
數十年之逋而責之一旦人將不安執政趨之事遂
寢公之臨事敢言有補國是者多類此後按滇南適
沐國公保勘襲爵之後時權奸構扇人心皇皇沐氏
幾搖公至則鎮以安靜廣綏懷釋疑貳約束一新故
事遠方選用頗輕官不得人易以階亂公奏請視內
地參用進士又念遠方文教頗微民不知禮請增廣
解類以作士人心遂悅服事畢復命請所舉劾小大
悉協輿論方圖建白中途乃擢知鳳翔府公念地震
之後民多蕩析乃加意拊循事稍煩民者悉爲破除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七

八九

暇則進士子課教之士民始欣欣有生色未報政以
父憂去民間公去如失父母奔捷扶送者百里不絕
服闋補任於州公治登如鳳翔先時遼東饑賑濟爲
難建議者請寬海禁聽民市糴于登萊後遂聚衆商
販勢不可止至有挺刃相戕者公憂之上書政府恐
以一時之權而啟異日之患政府嘉其慮不在近市
遂止在登三年晉山西按察副使整飭潞安兵備
分巡冀南嘗與防秋駐師雲中八角堡時虜入犯激
衆固守以身爲長城屹不可動虜遂遠去朝議
方擬公可屬大事言者不察誤以公前保沐國公事

之公殊不辯遂落職歸夫沐氏果朝封怡俾鎮南
夷不幸繼嗣中微當事者顧視以爲奇貨因其隙而
搖撼之沐氏誠不足惜獨不爲一方安危惜耶公不
妄附和獨持大體而更以蒙誣必有能諒之者矣余
嘗謂學不必仕惟有聞于道仕不必顯惟有補于國
衆不必信惟無愧于心公少學於柏齋何先生以知
自立既舉進士由史館授御史所建白率據經遠既
補郡守公不以爲意撫民必賑其急計事必防其微
既晉臬司籌邊事尤能身扞虜衝公之服官亦何負
于國乎卒被浮言公略無怨尤惟建家塾教子弟與
朋舊吟咏自適語云余心之無瑕何恤乎人言殆公
之謂矣余嘗以使事至懷慶造公之廬而訪公父公
父恂恂焉訥訥焉若不知子之既貴者所居僅數椽
器物蕭然此可以知公矣余初議公時有子四人其
二人以先公卒豈天之報善亦不可知耶悲夫悲夫
余故備書之庶後之欲知公者有考云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七

九

山西按察司副使南公逢吉志銘

馬自強

袁泉南公渭南人也諱逢吉字元真一字元命別號以豐原之泉名故學者稱美泉先生其先由河東中條徙蒲城元季有諱安義者始徙渭南秦村家焉故今為渭南人安義生儼儼生言言生珪珪生渭陽公全渭陽公孝友篤信其施用以文學官不大究配焦太宜人生二子即瑞泉公與公云公生而穎慧不倫九歲通小戴氏大義渭陽公之司訓新野也沁水常公守鄆州常公名家以大小戴氏而子倫又負異才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九十二

嘗是時公以總角同瑞泉公受常公學而友其子並有過擊之譽焉後公舉於鄉第三人時大復何公試公文美曰奇才也計當魁禮已果然先瑞泉公先公八年成進士為戶部郎至是出知紹興府公會試不第同奉焦太宜人之紹興並師事陽明王公瑞泉公以直黜陽明致書曰關中自柳渠後有所振發興起而進於道德聖賢者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故二公所化誨至今渭南彬彬多文學有用之士焉公以易舉進士高第授禮部儀制主事瑞泉公即世公勵甚平既乞歸養現且上會有冊封命得取道襄事公在

禮曹時陽峰張公鍾石費公存齋徐公相繼為首仰贊太廟明堂諸大禮以備一代獨偉之典而當

肅皇帝意其屬草多出公手在禮部七年文選郎忌公才出知保寧府無何選郎被劾下獄劫疏中首舉狂公為證保寧任罷又公私冗奸不可詰公振偷刷蠹祛故張新與之吏始暇則課諸生萃諸妓之儻而督教之一時得人為盛眾人傳太者有隱操上官率不為禮公獨式其廬而問焉諸驛傳徭役里甲兵悉有定畫義民史俊輩以捕盜為盜誣論炮者十一、寬十餘年莫雪者公一訊雪之萬口歸明在保寧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九十二

四年獨用嚴治巨室銜者造飛語中公聞陞雲南督學副使命猶以守入覲會有佐前銜者遂改知歸德府歸德以州陞又新造當三省之交其難倍保寧公治歸德如治保寧陸兵備馬門鴈門者三晉阨塞巨鎮也往兵備以督撫總兵在日唯飾具需遷公獨慨然曰陣法不習匪我制虜虜寔制我今之邊弊有甚於此者乎於是論三關將士如今甲習之又按志盡復其演武場為豪家據者當是時三關未分部也獨敷巡行三關外軍聲大振一日山下有牧虜數十騎望見公子旋來知有備輒強云其為虜裨如此又嘗

上備邊便宜五事詞多觸忌諱執政不之喜格
弗上乃考察用前飛語罷時長子軒舉進士爲翰林
吉士後奏銓部主事績上書詔許公以原官致仕贈
李宜人爲恭人自是凡以考績得復父原職者自公
始公事父母孝師事瑞泉公竟其世無異財哀產則
盡以父兄所貽讓孀嫂遺孤嘗損地十數畝爲義倉
輸粟以振族之乏者石疊李中丞公憲友也嘗約婚
不果及李卒公喟然曰夙有言余可幽明負耶遂許
之乙卯關中地大震究徒乘之鳴張四掠勢如燎原
公乃糾邑壯士得數百人激以大義諸壯士無不入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李三

入奮也是日擒殺倡亂者四境以寧富家被掠子張
進英夜持數百金匿公所會進英與其子在抱子俱亡
金無歸也公舉原封首官曰其以此助孔廟工當道
義而表其里以風示一方建姜泉書院收訓其子姓
門人接引後學如弗及已邑不歲公焚券數十又
輸粟數百石於官賑全活者衆鄉人德之公骨氣鋒
稜峻潔而剛明果斷故其行誼種種合道至臨事變
屹不爲動升沉等之浮樞爲兵備時有窺當塗意勸
公通問者公曰出處有命吾惟信心俟之可枉已徇
人爲耶嗟嗟以遠蓄如公使稍自抑以求庸於時所

初立詎止是而顧不然吾於茲益足以見公矣公孫
八十猶能夜作細字出入不杖風神軒軒若霞舉
穆廟嗣服進階中憲大夫今 上嗣服復進階中議
大夫暨治尹詩文希盛庸兩漢所著有姜泉集越中
紀傳若干卷藏於家註解會稽三賦刻在會稽郡中
享年八十一

山西副使趙公祖元志銘

陸可教

趙叔子伯一數千里走京師以其先憲副南巷公
銘為請曰先君子棄諸孤七年於此矣唯是窀穸之
事無以藉手敢告子自垂髫時獲侍公而予女兒實
歸伯一氏義不可辭謹按狀而銘之公諱祖元字宗
仁別號南菴葵之東陽人也曾祖曰以杰祖曰濂父
曰繼宋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母曰吳宜人贈公善
教子至誠產購書而公故奇穎自負遂周覽六籍君
諸子百家言尤精經生業每試輒屈其邑諸生皆
諸生亦靡不人人心遜也遂以嘉靖癸卯舉於鄉明
徵錄

卷之九十七

九五

年成進士而公雅志厭薄吏事疏請得教授江西之
吉安吉安故稱人士淵藪而是時羅太史洪先鄒祭
酒益皆以講學家家居公率郡諸生日就請益無不
灑然自奮者居久之遷國子助教又二年遷刑部主
事尋轉員外郎以執法格用事貴臣得仇直聲又二
年出僉山西按察司事丙辰地震河東蒲州境覆壓
過半盜乘之崛起抄劫晝行公設方略解嚴其黨而
悉籍其金錢之無主者數十萬官貯之且用新其城
甌境以無事俄遷江西參議公治之如山西秋滿復
遷山西兵簡便下吳宜人憂以歸先是公族弟太

其驕女歸太保陸炳炳以貴侔帥縱騎勢甚
希書以下威目攝之故炳死而太史斥公及其季刑
部員外郎新菴公皆坐黨罷矣而論者亦遂以是併
督公呼悲乎夫世人夸權驚利抵間投足豈復遺力
而讓進哉以故嚴陸方貴幸時諸蠅附土率躡數資
被顯擢而公歷官二十餘年僅止副使公歿而諸子
蕭然食貧至買資稱貸以償所遺子錢而公又故與
太史不相取齟齬至歿身也由此觀之世人耳論豈
足憑哉而狀又稱公事吳宜人至孝遇邑族靡直不
阿歸罷二十年有以自守泊如也要皆不足禁公故
徵錄

卷之九十一

九本

為辨其大者如此

劉珽傳

劉珽字廷美長洲人宣德中郡守况鍾簡名家工爲
椽珽在選中珽言有志於學不願爲吏鍾嘉其志遣
補縣學生遂領應天鄉薦授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
僉事提督屯田年甫五十懇乞致仕珽性孝友恭謹
未嘗失色於人然擇履清白人不得以私干之至於
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尤工唐律對偶清麗當時稱爲
劉八句行草師李邕畫師王叔明皆能得人筆意所
著詩曰完菴集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九十七

山西按察司僉事孫博傳

石琦

孫博字約之河間景州人也個儻有志節適毛詩博
極羣籍尤精語孟酣飲沉潛著爲論說深得聖賢之
指諸儒競傳誦之釋褐爲歷城教諭登進士授禮科
給事中論事不避強梗聲振瑣陶成化庚子汪直用
事立西廠名博在廠察公卿以下官得失輒
注考語乘間聞奏有所黜陟或徑自捕擊汚鞫內外
恐懼里巷細人爭詣廠汚蟻官吏權柄下移謁私門
行也直者益大起博上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
使君相廢職漸不可長疏入上令毀西廠直大恨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九十七

會北勞寇雲中直與都御史王越保國公朱永受詔
北伐將團營軍五萬人出山後直乃奏用博紀官軍
功陰欲中傷縉紳危之博曰論諫吾職也榮辱生死
命也將安避乎遂行既抵雲中虜勢猖獗每出戰輒
令紀功官隨行營博雖書生意氣峭拔堯鑿繡襖
兩石孤馳突萬衆間如健將時或聚議機務益侃侃
雄辯指畫利害不少挫劘直始心敬之越下從博將
時救護得不死師還論功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博既
禁聞舊臣又襟韻疏暢居法司鬱鬱不得志會當道
時欲有所指撻遂乞致仕還鄉里茅茨蕭然未嘗有

戚色日役蒼頭課田園或遇故人賓客嚮承不倦且
仕宦至景州者猶時時勞問弘治甲子知州馬其
虐毒民博諫之不憚遂以事侵之博發憤請京師論
其罪惡及人命十餘事得賜詔獄問上遣使者詣州
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為謝罪置酒毒他聞者莫
不憤嘆初公且死囑其夫人曰吾以孤直不容于朝
幸奉先人之業得休息田畝教誨子弟百無所恨今
乃為羣小所害命也夫我死勿埋吾屍庶幾朝廷覺
悟得為百姓除暴去亂吾且含笑地下矣遂死馬後
竟伏誅太史氏曰先子按察晉陽嘗與孫公為寮宋
蘇錄錄 卷之九十七 九九

瑤兄弟又嘗侍几杖質問九經親見其為人卓學開
爽有古國士之風然慮事不欲為太深又不設城衛
故始以此立節中以此去位終以此致死語曰直如
弦先道邊信然哉

山西按察司僉事暢君華墓志銘 康海

君諱華字子實其先臨汾人也曾祖和甫商遊於秦
子孫世為隴西人祖茂永樂甲午舉人拜陽谷令
祀于鄉賢嗣父祿以國子生拜孟津簿卓有政聲改
簿祥符後又以君實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母蒙氏封
太安人君資性偉異六歲即知學有奇志祥符君曰
予有官不能行志有祿不逮養親生子若是胡以甲
官役役于人哉遂致事歸而君為生員極為遠巷先
生所重從學者日至其門果領弘治甲子鄉舉閱年
祥符君卒君哀毀過禮終制舉正德丁丑進士拜無
錫知縣興滯補弊庶事畢舉撫按交薦其能嘉靖癸
未擢刑部廣東司主事論刑明允戊子奉命夾獄畿
內平反實多爭陞刑部福建司員外郎己丑復奉命
審錄平反一如畿內有疏論條例繁難未報丁內艱
歸服除庚寅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值岢嵐寇發官莫
能制撫按以君往君往不旬日渠魁悉殄脅從盡釋
撫按以功上賞段二疋銀十兩撫按又以河東道累
值凶荒請勅專以公分巡河東道弭盜安民時論偉
焉有倡白蓮教者君取其人至以禍福禮義諭之其
人感泣即散去復倚氏有為此教者誅戮不可勝言

人乃知君曲突徙薪之恩博矣僉事三年撫按嚴交
上而陞遷且適君曰年將六十西山日薄盍歸乎來
于是累疏乞休勅下吏部吏部以爲暢華廉能素著
累次告休情非得已 上始允之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百一

山西按察司僉事喬公岱墓志銘

李開先

喬公諱岱字希申先世棲霞縣人也諱大堅者以元
亂避地於章丘今爲章丘人云大堅生明德明德生
木邑人稱竹軒先生正統辛酉中禮魁官鄭府左長
史木生奉先邑人稱松菊先生成化辛卯亦中禮魁
官秦府右長史奉先娶楚氏生公公生而內頰外秀
眉宇疎朗神采煥發弘治辛酉公仍以禮經魁多士
先是有夢兆三世魁名至此始驗矣然俱第五人且
當辛年亦異已壬戌第進士除行人司行人以公差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七

百一

過歷下時尹冢宰方謝政閑居遙望卽嘆曰十年前
已知其有今日且眼見君家三世矣差滿選授四川
道御史出按兩浙鹽政頗有攬轡埋輪之志鹽場有
官事者飛章劾退數人時逆瑾盜弄威權侵牟鹽利
以不副其望降請太平府教授科條整肅校核精詳
太平之士咸稱之曰眞嚴師而具法眼者也及遷鈞
州州判流賊勢正猖獗數萬精騎一時至城下州乃
宗藩所居民庶而富賊必欲破之以取其有公乃率
衆登陴抵死拒守閱八日始解嚴月餘陞永城知縣
共火之後城隍燬破庫藏空虛將欲修城浚隍苦無

以爲償工費忽羣卒懼呼走報曰城堤掘土得銀多不可言乃往取之共有萬數自是城隍堅深樓櫓嚴壯繕甲整戈操習武事人人有更生之望不復轉而之他矣年餘以才可投繁調轉廬陵知縣縣號健訟難治多方詳審兩造單詞勿聽往時善于把持者率逃之外境縣稱一治撫按交薦縣治與永豐封土相連亂寇蜂起攻掠鄉村破散儲積居民四走無敢擾其鋒者都臺洪公檄下屬公勦捕乃用計設奇悉就擒滅捷音奏朝蒙有獎勅銀牌之賜方其未至縣也早而且風已五六月矣秋禾乾瘁民有憂色視象後

秩敘錄

卷之九十七

五

雲如結雨如注四郊霑足偃禾盡起間里慶幸而歌尉前在永城天賜銀而城成今在廬陵天賜雨而未與益有以德及人故無往而不天也年餘陞廣德知州尋陞瑞州府同知專理軍政屢爲清軍者倚任以爲今之古能吏也凡承委務竭心力逃軍之巧於影射者無不勾稽解送嘗云例雖有揆無除免此弊端所由起也司府後湖冊籍久將爲虛具矣其每事不苟類如此三年將考績關白所司已得請矣會松菊計至奔而還家以喪禮自閑服闋上京欲援尹繼祖事例奏乞德府長史同年有李孔教者碎其疏且戲

之曰君已世魁又將世官耶公曰向者在道同邑一時四人繼而一人懷忌相次遷謫只今同鄉猶不扶持當路似有譖毀不如陪遊獵于王孫步塵蹤于賈傳也大部有知其淹者推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命下適國有慶賀事容臺榜示外察在京者各具吉服趨朝公買一豸衣雇縫人連夜初縞因手之太息士尚記正德初年降官將行其原排擠我者遣一悍傑持拜簡索借豸衣曰今已無用何不付吾主人翁耶幸蒙洪造今復衣豸衣索衣者磨滅久矣天道好還豈非士大夫之永鑒哉公往山西提督屯種帶管河東

秩敘錄

卷之九十七

五

道平日長于刑名又歷任歲深事無巨細莫不迎刃而解州縣吏民有事案下者或不解行囊卽決斷歸矣矣未以母老休致其從兄繼志亦官崇府長史若補三世之數者詎非奇之又奇哉

效其功嘗以僉事奉命丈皇莊草場地土清其地
之經奄戚所漁奪者悉歸之民薊州銀冶盜賊
餘乘利據險爲患公攝兵備選能吏馳上山寨榜示
禍福各自縛詣公公罪其首餘謀遣復業及徙雲南
分巡洱海道麗江土官川蜀爭金沙江警殺公會勘
其事土官以土金賂同勘者久伺卒莫敢賂公由此
解警奉約束如故大同經兩亂後卒伍驕悍少不當
意輒負怙跳躑以爲常公以山西僉事巡大同盡心
撫馭人賴安堵頃之吉囊入寇斬首多以贊畫功賜
金自爲令卽力薰大豪及在薊州洱海大同倥傯盜
賊蠻夷反側兵戈之閒而勘地土時則尤以一文吏
與貂璫肺腑爭氣力上下公處之未嘗不辦竟以不
能俯仰故不至大官在山西嘗衣豸衣見巡按巡按
怒以爲慢已因考察中之遂以罷自知驟徙同知自
同知徙經歷也亦坐不能曲事鄉大夫之有力者故
卒爲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爲山東僉事時以屯田
居京師久之永嘉張公爲相故交也同年桂公爲冢
宰未嘗一私伺其門以是往往齟齬于世至其清修
之節則人亦不得而疵也總兵某嘗問倪寶帶鈞不
故封而還之雲南夷俗巡守行部輒有饋獻納則喜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百七

拒則疑且患公拒之卒無敢疑且患者大理經歷
鄉人故潛置香石文書篋中假公移投入公亦潛還
之不發其事平生自俸貲外無所取其俸貲亦多以
散諸宗姻族卒之日篋筭散衣而已性尤喜詩自罷
歸居閑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于家公之先諱
某者居華亭國初被薦署縣學教諭事至公之祖諱
忠自華亭徙平湖者也父諱軒封宗人府經歷母張
氏贈宜人子女各一人子植舉進士爲刑部主事植
始聞公病脾疏請歸養歸踰年而公卒將葬植來請
銘余以未及識公固辭植曰余先君則知子矣先君
每誦子之文而得子之爲人恨老不及見子此行蓋
先君意也因涕泣因請嗟乎余何足以辱公之知而
亦烏能有送于公也哉于是按公之塋禮部員外郎
錢登所爲狀與公所上張御史書論徐臺事而次序
之不敢增損焉懼失實也銘曰噬嗑肅肉或遇之毒
終利用獄盤桓居貞有膏其屯卒困于臂嗚呼古稱
巧宦四至九卿公豈其拙我則是銘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七

百八

記張僉憲時龍門之戰

林大春

張僉憲名時字宗易保定易州人也少與楊大寧繼
盛同學楊兄事之嘉靖中先後舉進士楊拜南京吏
部主事稍遷員外而張君方待次公車會北虜入寇
長驅薄都城下京師戒嚴君倡言于當事者請與虜
決戰時不能用虜退復來以入貢為名大將軍鸞上
言請令塞上得納胡馬因稍易以縉帛塞南侵之孽
詔許之其年楊適入考調兵部客于張君所遂草疏
劾鸞誤國不道以稿示君君曰此疏正不可少第必
無聽如聽之將令為之當誰屬乎楊曰請以屬于某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百九

有死以報國而已君勃然作色曰大丈夫死必濟國
家事豈徒死耶因私往見陸太傅炳說曰大將軍議
開馬市楊員外以職事宜言主上幸而見原大善有
如聖怒不測使漢有殺計臣之名為夷狄笑竊為大
將軍不取也此其責宜在太傅太傅深然之乃疏上
下楊繼盛詔獄責問坐謫邊尉不得死後歲餘鸞伏
誅楊復召還兵部甫至京十九日又坐劾奏嚴氏父
子事論棄市先是楊既之邊君亦尋以憂免至聞楊
召還諫死獨恨弗能救又復自念業已往即救俱死
無為也因為之發喪于易水之上而服焉且為力存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百九

後或問君與楊子異乎答曰昔者伯夷太公兩人
者同歸周豈其志不同哉然而孟津之會尚父薦揚
夷齊叩馬彼固各有謂耳其後六年丁巳服闋在刑
部主事有詔令大臣各舉才堪邊寄者以聞於是左
卿中三疏薦君調職方主事其年奉使徵兵入衛西
自秦中還上邊事因言故將某某可用從之已未遷
員外郎尋出為山西按察僉事備兵獨石是時邊戍
久空動倚客兵為援其實首鼠伏匿不敢戰所遇募
然不寧邊民苦焉君乃始請罷客兵復屯戍稍益募
壯士教練之久之西北傳舉烽言虜酋黃台吉且入
寇君私與部將計曰虜入必先掠龍門龍門者宣府
之右臂也龍門失守虜必乘勝南下逼近紅門此其
為患不小乃自選騎卒得七百餘人趨援龍門俄而
虜果大至凡數萬會日暮分屯夾道為營營長可數
十里君復私計曰虜至不知我有備且賊雖眾屯夾
道道狹難猝聚可掩擊也因出死士數十人夜襲虜
營營中大亂首尾不得相救盡獲騾馬牛羊以歸台
吉聞之大駭黎明悉眾來攻龍門君令集民間車環
以為營以五色綵繒畫龍文衣車上出城中老弱守
之而以精騎自將而前與台吉戰大破台吉兵于龍

門之野我兵銳甚往往馳入虜壁斬騎將騎墜刺殺之有捕虜者謂台吉言我累歲盜邊屢我抗今若此固憤不肯退及遙望見後車車盡五綵龍文勢甚壯望之如山業思爲遁計適城中樵夫爲虜所得問得虛車狀虜乃大笑復奮我兵猶殊死戰不可敗相持至暮所擊殺無數我兵死者亦百數十人虜因罷去卒保龍門林子曰余觀張君所將破虜士僅七百人可謂壯矣豈李陵所謂荆楚之奇材劍客勇士耶何其能以少擊衆如此也往余在京師客從塞上來爲余言張君陣龍門事甚備余故悉記之大抵君

蘇徵錄

卷之九十七

五十一

平生與人忠遇事智見義勇其待士也接所有恩臨難不避以身先之此其所爲能得士之死力有以也論者謂其輕敵寡謀致顛越于我師又却客兵不用以至無成功竟下兵部議坐貶

大儒傳知府張公賢傳

李 濂

張公賢字克臣號冠真子祥符人也曾大父子初大興教父憚世服賢善厥家母段氏夜夢神人送袍笏金帶至其舍覺而生公公自幼聰穎過人務學勤苦每旦昧爽起誦誦經史竟日不絕聲夜則閉目默誦不近燈火或諷其夜讀公曰吾見爲學者晝嬉游間輟而乃夜費膏油非徒欺人亦自欺已吾不爲也治尚書知名郡中有道士相之曰子甲科中人也必貴顯年至五十不必仕可惜無子公年二十五領河南成化丁酉鄉薦戊戌辛丑會試俱不第卒業太學

癸卯冬十月汴藩左布政眉州吳公節張宴餞省城諸舉子赴南省試而孫教授錦雅與吳相善亦在坐吳私謂孫曰諸子明春登第者幾人孫曰以錦度之無可決料者曰何以知之曰諸子役役人事間功疎而文澁無已其惟張賢乎斯人尚在太學未歸耳明年甲辰三月春榜報至省城會試者止中公一人由是吳奇孫爲知人公既登第以戚里弗內補出知山東之單縣時邑人有在京爲權要官者厥子暴橫里中強奪人妻女財產前令莫能制公至擒縛之榜笞無完膚竟正諸法邑內肅然將三載母歿守制還汴

肥麟改知海豐僅八月父没守制還服閣改知山陵
之襄陵境內有山泉可灌田久為臨汾勢家所據襄
陵人不得占其利公奪返之邑人立生祠祀公弘治
丁巳擢陝西慶陽府同知在任九年興利除害不畏
強禦法所當為者生死以之入莫敢撓都御史楊公
一清周公季麟咸薦之乙丑擢四川順慶府知府公
下車清理累歲滯囚囹圄空虛事干權勢難結者當
道必以屬公公亦不辭避分守張參議官發贖罪紙
下岳池縣製造川扇民苦于賈價公聞知移書已之
官怒中傷公公遂暴其事入巡按胡御史賜賜具奏

獻徵錄

百三

以聞時道瑾用事傳旨兩罷之正德庚午瑾誅而楊
公清時為冢宰素重公復起為山西太原府知府
公之至太原也憇直如在順慶時虜犯太原居民震
恐有陳憲使者同諸寮夜飲宗室第公單騎往叩門
呼曰虜患孔棘非燕飲時也矧時例有禁為法吏顧
昧之耶坐是不合于當道乃謝病歸時年五十竟如
道士言公恣懷寡客平生以輒熟諛語為深恥人有
持詩文示公者公指摘瑕疵盡言無所諱人多怒而
去曩正德辛未公在京邸汴舉子會試南省者幾四
十人以公為舉業著祭成誦場中作質公公悉不語

已而曰士貴實學諸君藝未精何敢與天下多士角
後生多為晉之阮揭曉視之果無一人登第者眾始
服公之藻鑑云里中為語曰言不諛人張堯臣公卒
年六十有二無子所著有二渠巴語名賢珠玉今板
刻已矣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百四

政平州知州何忠傳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有能名平樂中以言事陞政平州知州忠聰敏有政事才居官廉慎不妄交處為御史持正論莫敢于以私當言事時忠以疾家居眾御史以所言事示之忠為增損皆切于事情為州民心翕然安其政雖深谷蠻酋素頑嶺者亦樂于趨事後以計事至布政司寧橋之敗賊乘勝進逼城下人心惶懼成山侯王通詭謀與賊和為書遣山壽家人遺賊謂朝廷宥其罪賊果信引兵退先是密遣人奏事俱被賊遮番至是賊以朝廷宥賊依等

卷之九十七

五

賦詩以死自誓云

知州呂昭傳

呂昭字克明崑山人實學敦行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肯改漕賦隸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縣以富庶至杭已不能顧舟狼狽而歸比起沁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挾纊故所授經弟子共為買一毛裘顧昭不能廉終非吾子丸亦不飲汝祀其廉戒如此且字昭伯初任河南按察司僉事以事去職後以薦起為建昌府推官正統間致仕性亦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窶為意及卒不能喪蕭山魏文靖公驥遣人買棺斂之

終州王公汝積墓表

薛瑄

孝直大夫知絳州王公汝積沒之四年為景泰四年其子佐奉狀自江西迳京師謁余請表諸墓按狀公先世居鍾陵其大父諱忠宋末為金谿場官因家焉今為金谿人自曾大父復茂至其考處士仲允此三世皆韜德弗耀處士娶林氏有婦行生公質異凡兒處士識其他日必有立以童時即遣從邑庠良師友讀書砥行為儒者事果能專心一力進修不忘比一薦即榜前列春官會試得分教福建政和公以師道自勵勤于誨人出美門而登仕版者甚眾九年赦

有成績至小師大臣薦其才可治民遂陞知絳州絳

在周為晉國在漢為絳侯封邑其地包汾隰土隴民

繁遠薄稅重入鮮知歎而從于訟前守不數年率以

事去未有滿考者公至州以謂人給則故行知教則

訟息因行其土利有未興者與之視民業有偷惰者

董之本數年民業饒給乃大修孔子廟益廣學宮篤

興禮義教養具修絳俗日變爭訟衰息獄至空虛公

尤善處事先時事有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因實錄

為奸民茹其毒公即有事但書片紙為期約布告鄉

民相勸趨下不知擾而事亦集州租率歲遠輸給

邊軍亦惟徵銀易米公則布帛糴表諸物任民

齋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境有蟲類蝗將害稼

禱諸正神蟲皆隨息有行劫者出其境即掩捕如

人服其明其他善政甚多不能悉紀大者如此公在

官九年考績當去者民相率將詣藩臬乞畱公因此

之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蹟行有日暴疾卒其子佐

既經奉柩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生于洪武丙

子三月十七日景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

十有五公初娶何氏再娶吳氏皆先卒後娶胡氏子

男二并二女長政蚤卒次即佐也為縣學生公在絳

歲徵錄

卷九十七

百六

時先遣其家歸金谿胡氏聞公計哭泣喪明妻貞子

孝又知公之放行于家也公為人性坦夷不為防矜

篤于孝親追遠與人交始終無失其知絳州時嘗校

文山東唯視其優于理者取之後登進士榜于是年

累子為多人以公為能因官以知人山右多聲妓官

以音樂佐酒取敗者相踵公速客不用綵竹惟禮飲

終宴不諱其雅致尤不可尚已於獻人才為難有才

而驗諸設施為尤難公之才見于放人治民均有成

效如此謂將遠施而止於斯豈非命耶雖然公自筮

在以來將三十年克致完節以沒有子克襄葬事亦

可謂無憾也已公二子皆從余學故知公尤詳既按狀并取所未載者述其行實事業表于墓道以告來

王汝績政蹟碑記

薛瑄

絳州者民段祐德等纂其守王汝績曰守隴川人也發跡儒業累官來知是州其爲政急于教養而緩于刑罰州學廟廡堂齋庠隘敞漏守皆廣而新之修學政以勵士于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風化之美延及旁郡民以事至州者告以敦本節用孝弟禮讓之道雖氓之愚且賤者懇懇諄諄之不倦此其教人之大者他不能盡記也處事無小大必敬必慎允篤于信以接下凡有徵集不遺人至鄉第書片紙付里甲與民爲期約民勸趨其期無敢緩者里間宴然無追呼之擾犬不夜吠民不見吏者有焉絳地瘠且隘守勸民耕稼蠶桑以時悉墾不食之地使種五穀以是收倍沃土民之衣食饒給夏秋二稅遠輸者非陸載所及近入者有加耗之弊守處之有方防禁有法故租不後期民不知擾境內嘗有蝥生將害及禾稼守禱以虔誠蠱害隨息絳俗勇于私鬪忿不能勝卽投井死其親屬厚誣與鬪者或至破產守督祭立絕民皆稱

便州境數年盜賊殆絕忽有行劫數人守悉掩置之法人服其明民有遠年流移四外者聞守政寬仁皆扶老攜幼歸者踵至守加賑恤使之樂生興事此其養民之大者不能悉舉也民有爭訟細事非有大惡當治者卽懲責論遣之犴獄空虛者累年嘗有穿窬小盜或欲深治之守不聽一當以本律此其緩于刑罰也余謂教養刑罰爲治之三要素汝績皆知其緩急而先後舉行之是宜民感厥惠求文鏡石欲垂聲譽于永久也余不敢溢美惟次第祐德等辭使刻之

卷之九十七

晉州知州李君愚傳

朱睦㮮

李愚字克明蘭陽人也弱冠舉於鄉授澧州知州以禮讓喻俗不規規於簿書期會之間一郡盡化之成化七年茅岡宣慰等上夷乘剽千斤之亂出沒剽掠每過州境戒戢儕類勿有所犯其感革強暴類此州俗女子年踰三十始嫁愚檄屬邑俱宜依期婚娶其貧不能舉者亦宜設法資之一歲中完聚者二千餘家巡撫都御史吳琛聞之以束帛勞異雁外艱歸服闕改知晉州值歲凶愚賑饑恤匱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乃上疏其畧曰今陛下致治之道至矣

康徵錄

卷之二十七

救災之法密矣而水旱屢見者何也或者官人未節而天意有在于此未可知也臣聞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一有拂鬱則憤懣之氣必于天和昔一婦合窵三年不雨矧多于此者乎考之春秋傳曰大水者陰氣盛也若今歲雨水為害或以陰氣使然耳嘗觀唐史太宗因旱出官女三千人我朝英宗皇帝即位之初亦出官女三百七十八人其驗也伏望陛下援古人已行之蹟酌今日時勢之宜稽察官女年貌老弱量為節減務使在內在外人人得所則陰陽氣和神人胥悅而天變可回水

早自弭是陛下太造之仁徧浹海宇國家太平之福亦永保無疆矣願入純皇震怒逮繫京師頃之上感悟詔釋愚出官女五百餘人愚既還職益自振勵會妖賊桑冲作亂愚以計擒之上嘉其能特令榜諭後數年致仕歸子鉉內黃知縣愚卒六十餘年提學副使采大器始祀于鄉賢祠論曰昔漢嚴安徐樂上書言事頗寓規諷而史氏采之究其終無它表見今李公愚之疏可謂嬰逆鱗矣視嚴徐孰為難易又兩守解郡咸有治績而世無知者亦可慨矣

康徵錄

公陸氏諱偉字仲奇別號質菴人世祖金當宋南渡
 由汴至杭於錢塘家焉後遂為錢塘人公生而端凝
 重厚為童子時已毅然自立雖長者不敢有犯年十
 三郡守孫君選補郡庠弟子員試之作對矢口而成
 孫君謂此子器宇不凡異日必有聞于時不但以其
 藝而已自此治戴氏經大肆力于學所為舉業經義
 不下數十冊領成化乙酉鄉薦值家中替開門授徒
 資以為養二親相繼下世哀毀幾滅性既而累試禮
 部輒報罷久之謁選天曹時三原王公為冢宰試公
 居第一授山西澤州知州州羅汭饑入至相食公憂
 發內帑沿門賑救區畫纖悉不懈晝夜全活以數萬
 計于是人人畫公像而生祀之州多宗室分封和買
 存併之害其來已久歲時祿米後輪辱及官吏率以
 為常公至悉裁之以法世家大族鄉曲困武斷間左
 苦陵曠者皆禁不得肆與夫請託一切不行因相與
 街之嫁禍於公喉宗室誣奏數事下三法司勘讞詔
 使初至感于浮言幾中危法州民無老少填塞街巷
 為之稱冤使者繼至始廉得其實事乃白比去猶慰
 公母以訖自沮時鄰封六同有獄久不決司空才

公檢公訂之公盡得其狀發獲如神才公驚喜報
 手曰微子何以折斯獄遂為忘勢之交澤州有寧山
 衛軍民雜處恒患弗靖公憐之以威彼此帖然總鎮
 中貴歲有祇候之索所屬爭先取容公獨不與既而
 政通人和視民可役廢可興乃聿州治新術學明道
 程先生嘗為晉城令州舊有祠公謂先生豈泛然名
 宦僅僅循吏而已哉遂重修其祠至於漏澤園常平
 諸倉曰路曰橋靡不畢舉然小民雖甚德公而前之
 怨家輿說造謫為害未已公乃嘆口人當自知不足
 不然必速顛濟乃力懇當路致其事而歸州民攀留
 數十里不絕車至不得行多有泣下者公慰諭而遣
 之時弘治辛亥也公歸惟以教誨子孫為務每夜至
 二鼓方就寢家庭肅然宗族不能婚娶里鄰不能殯
 葬者已雖不給亦汲汲以周之間與鄉之不仕及隴
 而歸者徜徉于西湖孤山之間更唱迭和有歸田錄
 傳于時居常最甘澆薄子世味漠如也每置士當以
 並志為先以誼養為要否則大本不立一事不可為
 矣公性不喜酒年至耄羞燈下細字猶能讀之喜吟
 詩有稿藏於家許字不喜行家與弟家問亦與
 本於制益其天性嚴整然也嘉靖壬午十一月疾終
 于正寢遺言子孫仕者以忠孝報國
 遺者以勤儉守家享年八十有九

壺關縣知縣吳公傑傳 祀志

吳傑字漢甫正德己卯舉于鄉性行孤介律身廉潔不苟同于俗既第猶躬耕不輟母亡貧不能葬適流賊至居民皆逃公獨守母柩不忍去賊至嘆曰孝哉此子戒勿相犯後為壺關令甫四月儲設二千餘石衣粗布之末食脫粟之食其清苦尤為罕儼故人有欲以私薦之者公力卻之曰使我賢也薦不必公使我不賢也不必公薦後卒于官至無以為斂同官有賄之者其妻曰吾夫生平不愛一錢豈以死而易故竟不受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百七

山西霍州儒學學正曹公端傳 黃佐

永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字端戊子鄉薦己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請州教人以踐履為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說詳太極西銘遺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輟畧存疑錄夜行燭等編其事父母養志愉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建義祠以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眾屢舉同僚之喪貧不能凡任者驥之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百五

容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於禮義郡人皆薰然而化

甲辰蒲雀二州弟子上章競留之霍州先上得允宣德甲寅卒于官正統中河南僉事茹蘇張敬澗池知縣胡復立特祠

焦太 卷之九十七



傳方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九十七人目錄

四川
布政使

平合
引除

周瑛

楊淳

婁謙

陶照

陳鏊

叅政

袁江

崔陞

郭緒

郭東心

吳巖

葉天球

趙淵

楊成

叅議

張如宗

朱貞

喬縉

虞臣

田鐸

石祿

韋商臣

歐陽瑜

張後甲

按察使

龔鏊

馬應龍

馬亮

副使

東恩忠

黃燮

沈宗

張昂

虞雍

呂翀

張仕隆

劉天民

富好禮

吳達

顧紳

章美中

李貴

趙三聘

傅光宅

僉事

陳傑

張善昭

知府

盛果

高公

同知

沈海

通判

蘇士潤

王禎

知州

王佑

知縣

胡壽安

主簿

張縉

獻徵錄卷九十七人目錄

特植

教諭

鍾誠

訓導

詹英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目錄

焦才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八

四川

布政使

四川右布政使周公瑛墓誌銘

林俊

周出清江上廡石族公諱英字梁石號蒙中子白貢道人翠渠其最後號也父諱舉贈奉直大夫知州尺籍鎮海女于蒲神鑿臞古博學善文往往有奇悟景泰癸酉爲司主聶大年所知置魁亞又與陳公公甫賀公克恭友善危論高氣第進士出知廣德州賢陞

狀徵錄 卷之九十八

授諳然猶歷九載始南京儀部正郎又三年撫州又五年移簡鎮遠夫以清華論思之選臺省之屬曾無公一席之地必州外之久淹之南冷之府困之至居夷而極矣王端毅公爲上宰進公四川大叅尋右轄端毅去公亦服憂潘太宜人既望七之年無用世志矣言者爲公可用 孝廟意有所屬而公以老請遂進資善大夫致仕尊號例進子隱爲政用寬繼用嚴繼復靜暇舉之教民有禮諫士有程不舉女有禁嗣山有辨陂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政均立保甲著政原鎮不鄙夷其民文教之修亦發端于此矣

四川左布政使楊公淳墓志銘 呂 耕

公諱淳字重夫號繡嶺舉正德戊辰進士仕至
布政使初楊之先世累出華陰縣有百戶君考德澄
城生政政生敬祖皆居澄城段庄里光祿村明興有
諱仲微者始徙臨潼縣安業里仲微生和和生讓成
化未輸粟千餘賑救貧乏乃生子彪贈浙江道監察
御史彪生欽是生公者也以公初官累封工部郎中
加四品服色母王氏封太宜人公垂髫時恬靜寡言
雅有志向酷嗜詩書特祖業頗豐公一志于學不為
富奪祖子諸孫中特鍾愛焉謂此兒其大吾門乎弱
歲後錄

冠受詩于季父蓮使石川翁以儒士中弘治辛酉鄉
試既借季父命憲標東翁叔父同業于大學公既登
進士後觀政兵部授江西道御史特宦官劉瑾索求
科道瑕疵適央大辟衆皆推避無肯行者公毅然請
行人中丞屠公喜其勇職能任事也而瑾惡其同鄉
不附已諷當道改公工部屯田司主事庚午安化王
叛王師于征公爲之先事前行辛未被差勸州揭分
竹木時川中多盜商販十減四五兼以勢莫請誣亂
齟旁午公一切遏抑不行時有青龍之說其友龍汚
也秩滿陞本部營膳司員外郎營臺基等廠尋差遣

查盤軍器甲戌陞都水司郎中管理通州南班
道浚決潢汚築復隄防一時糧道稱便京儲頓增時
中官方橫艫艦往來陵轅州司需索無算聞公退避
有號二劉者使西域取佛其船百艘所費萬計聲勢
赫熾沿河州司懼不敢支公移檄擒治其前黨衆欲
逐而去 國初工部尚書宋公禮治河有大功禮嘗
議祀以宋居中有司奉行違錯又進都督于其中公
具奏改正且修葺其祠宇纂王端毅公之奏議丘文
莊公之詩刊爲漕河紀事以永宋公之功又嘗發庫
帑羨金以修 孔廟其地舊有徐君墓乃延陵子掛

徵錄 卷之九十八

初處也亦築祠立碑以表其賢三載再補虞衡郎中
未一年陞湖廣寶慶知府南楚風浮俗又尚鬼公乃
首興學校延經師以開勸生徒四擒妖巫徧毀淫祠
始則詞訟盈庭一判數千繼旬百人再旬十人期見
之間浮風丕變巡按唐君薦其剛正清明惠德安風
有某妻外適而娶妾者其妻生子尋其父不認告之
公公用古水盆法破其鼻流血于盆中并取他隸血
于盆以辨同異其民遂抱子而泣歸處其妻如初又
嘗 奏革峽藩過用桐油船料數萬及強占居民田
產數千并擒治其裔置之人氓藩上章誣奏事下湖

六省問其叅語云知府楊某矯枉過直以讒

其親王疾惡大嚴因公取怨于官校究其立心行

之迹無非守職愛民之心罪因難辭法應請用得

旨乃調知耶陽府才七月陞山西副使奉 劄管

理屬 等關兵備便道歸家適封君遺疾公侍湯藥

月 而 君卒人以爲孝思所感也起服除湖廣郴

桂 柳桂楚之南徼也地雜苗夷俗多寇盜有禪

光 聚衆數千肆行劫奪公皆捕平之行蒙 賞

賚嘉靖辛卯陞四川叅政次年陞本省按察使次年

陞本省右叅等陞左轄公在蜀威茂諸邊將常因蕃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甲

夷入寇多殺無辜以邀賞賚公累檄諭以禍福勸戒

切至諸將感悟在泉司蜀藩知其廉贈兼金一百撫

臺贈金八十皆不受賄之庫其爲叅政時嘗視篆當

放支銀五萬或曰此可得羨餘公終不肯放文公平

生以清忠自勵慕趙清獻之爲人俸祿之外一毫無

私公子弟有誣其置產業者乃厲聲訶之曰汝弟勒

耕力學我不爲汝所役使也見着綺羅者則曰此天

物也汝等可易用乎甲午冬聞太宜人訃公毀幃幾

不生卽日奔歸自是遺孳養素居室蕭然己亥五月

十六日丑時有雷震聲異常卽攝衣起危坐有聲

六省其意是夕衆又見星隕于居之西北隅次日彗

賓談笑間少覺不快遽不起矣嗚呼痛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

四川左布政使公

公諱謙字克讓江西上饒

成化丙戌進士拜監察

御史督南畿學政以躬行

踐為教士類翕然風動

特中官汪直新幸勢炙手可熱公絕不與接直甚銜

之使邏校文致其短竟莫能得已督北畿陝西學其

為教一如南都弘治壬子晉四州左布政使提調鄉

試監臨者重其雅望簾內外諸務盡歸之以勞苦觸

疾卒

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六

曼山

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陶公照墓

屠應坡

公陶氏名照字時明稱一菴子其先宋十六世祖

將仕郎庖肆南渡九傳至菊隱君始定居秀水之鴈

湖人稱鴈湖陶云菊隱君且歿戒子孫弗為元官於

是子孫業農者終元之世曾大父鉅大父濟父松母

張氏 敬皇帝時公甫年二十餘與兄煦同舉於鄉

繼又同舉于春官于是人又稱鴈湖二俊云公始拜

柳水主事以母憂起改刑部錄囚薛淞蘓松者嘉接

喪也親戚賓客交通焉人為公難之公至有犯悉寬

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

之法未幾出為廣東僉事廣東故多蠻獠豪滑時大

咨唐大髻者起惠潮梁閩琛者起清遠皆號萬人公

察土兵陳朝亮者才也乃召朝亮入授以進止聚糧

逮捕不煩帑藏廣中悉定戊辰以父憂起改湖廣庚

午拜四川叅議時藍鄙作亂蜀人驚擾先是公過新

都新都者道衝而無城公慮無守即日命城之城畢

而寇至人賴以安竟以平鄆功授從三品俸加賜金

綺千申以副使備兵威茂威茂古羌夷也邊郡瘠耗

而守臣徐叅將者性鷙酷日鞭撻軍吏於是羌夷聚

數萬眾謀奪叅將公單騎出撫諭於威福眾泣拜解

念忿于恭將公乃絕其部下以懾羌夷心
亦自薄其官遂居疾鴈湖之上者數年庚辰復官河
南時制河南以憲臣監小灘兌兌常不足往往取足
於官歲不下數萬金又總部京儲者率逾年不完責
償民間幾亦數萬習弊滋甚公所至立規畫謹簿書
柳豪右節浮靡稟毫無犯公私兼裕焉乙酉陞雲南
右布政學陞四川左布政先是爲雲南時有盜稱大
眼者鳩衆橫行嶠峨間阻險深入歲不能下公至卽
平定之于是 詔復賜金綺公性斤斤簡劾言不出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口未嘗面可否人至所歷乃表表以武功見相士矣
外寧有旣哉在四川以繼母憂去又二年遭讒罷官
家居幾十年迄無怨語嘗謂人曰布政縮司錢穀謗
翁翁易起人眩廉自飭而吾于徐弗以外繳當逆瑾
時人有官不患不能顯而吾優游舊僚嬰之無疚耳
與鄉人處油油煦和無問賢不肖善振施族人賻賻
其死喪人咸德之平生無怒容雖臺輿臧獲弗嚴斥
也公子培議姻于子公病亟子就視于闈中公視子
曰嗟呼天固以予子清先生也繼又曰予內子死矣
劉者和而宛劉保其內先生樂其外培德有父若母

也予敬諾時甲午九月十日耳越六日公薨卒年止
六十有七

卷之九十八

嗚呼若予友陳雨泉先生者其殆古之遊方之外者
 歟或謂先生繇明經舉進士歷官尚書郎而督學而
 屯田而監兵而叅政而按察而布政使始致其仕以
 歸而予之表其墓於陽山之麓也嘗按故官爵以書
 而不膏第揭而書之曰雨泉先生嗟乎予竊疑公泣
 官似漢循吏甘貧似獨行其他所澹若而表曠似方
 朔似元亮及歟棄官爵以去則又稍稍似梅福似兩
 龔不矯名不遠俗不令人喜亦不令人嫉其中固不
 得而故指者方公之以工部督繕司主事而權木荆
 棘

表之九

十一

州也稅不登故額尚書令廉之不敢讓其守湖南也
 故二千石私以軌法陷無辜者衆公盡原之及屯滇
 中榜書其故估者許毋坐令獲自首已而又括贖金
 以偏募他田者田者稍稍來屯浸益廣天子嘗詔
 雲南計輸黃金萬公特便宜半令雲南府而餘以錯
 餽他官司已而民不考病而金亦辦督舟占公而督
 兵十萬討叛酋他藩臬使並藉行間公備巨募謹烽
 燧遠斥埃治文書轉芻餉若宿將然公之當官視職
 大都類此然而公故貧其由監兵入衛駐白羊堡也
 有司或按故事彙羨金以獻公怒而出之已而再通

蜀蜀之諸生及故吏或走數百里外餽遺公公竝卻
 不以受署蜀藩久之筦庫者聞以例告羨金系萬矣
 公笑曰若知羨為故時例抑不知不以羨為故吾例
 也蜀人至今誦之及解官歸伯兄累二十年來諸按
 節使所餽若干金歸于公公又謝不受歲時伏臘或
 不辦公亦無愠色故廬僅一椽大於斗榜之曰已寬
 往往主賓相嚮意豁如也族中諸昆弟貧則又解橐
 中裝百餘金半以瓜分諸子而亦半以給族中諸昆
 弟此皆世所難能者方督學時公試諸生糊名按甲
 乙以授諸州縣不以故一時高才生後先鱗次顯名

表之九

十一

中朝矣或以書贊謫公公又謝曰嚮者吾第知文不
 知君今者君知我矣我又不識為君何也王廷尉領
 西曹時嘗過公舍公留飲久之供具不以出公顧問
 童子童子曰釜且爨矣復問甌中酒幾何童子又曰
 請君衣過市費之廷尉迺大笑兩相過鄰舍郎以飲
 而別公之澹宕多類此其解綬來歸也里中豪慕之
 推牛饗公公時時謝病不以赴聞過所從故舊或浮
 屠黃冠者流公又時時對席便坐脫巾漉酒淋漓宴
 酣相莫逆公故好奕奕不登品然亦好飲飲僅一二
 升然命之觴輒觴授之奕輒奕及醉且敗公亦自為

顧影相笑人人盡惟不以間公於詩文隨興所落不爲古調亦不爲俗韻於書法爲最工小楷篆隸出入晉唐其他行草及方尺以上豐媚綽約有驚鴻游鶻之態人士或請之公既醉輒裂繒而書不以拒當是時人人自以附公綰帶交又或謂公漢長者不設谿壑多易與及後其立朝仗節則又斬斬不可犯嘗以河南按察副使臺叅御史也御史驕甚公恥隨他察貳抱檄庭趨獨濡遲不爲趨已而中幕繫解公又低徊奮袖前結御史衙公甚且以危言諷之公亦嘿然不以應已而御史以公違限論報公亦飄然上書自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一

爲免官去 穆宗皇帝初御極詔名故從 先帝遊

者還中朝行且柄用公矣公又以布政從蜀拂示以歸嗟乎公之生平類若彼而中之凝峻又若此非公之大雅不羣有所混于世之耳目之所及而又有起於耳目之所不及翩翩乎異人者流與嚮使漢之循吏獨行與方朔元亮梅生兩龔而下共公分簪較也材各天授或相等夷或相倍蓰吾固未卜也苟自其中之涅而不緇圓而不滯者論之則其幅尺之間豈雄就雌孰短孰長又安在其爲古與今邪善乎閣學申公所嘗銘公墓曰不惠不夷九原可師而公之自

謂亦曰吾生平有二長吾性雖剛而無愷忌故於人不爲睚眦一也性澹泊無他嗜好二也然亦有因短憚煩一也健忘二也力竭而止三也不爲語佞四也聞者領之以爲寶錄予嘗按國史故御史陳公祚於公爲高大父當其力諫 文皇與 宣廟時死且什九猶侃侃不已蓋古之司直也予故考鏡先哲公所從來者遠矣公名鑿字子兼嘉靖戊戌進士於予爲同年予故知公爲最深公累官數矣然亦數以棄去非公所自將也予故別稱之曰雨泉先生云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一

江字自岷，祥符之新興村人。自少資性超異，讀書過目輒成，不志弱冠落筆有警。祭語年十九，領天師壬午鄉薦。時東平梁御史觀巡按河南，寔監臨鄉試，有劇僉事瑄者與梁有隙，疑公年甚少而一舉鄉第，暨同榜祥符人唐昭杜明皆指為梁所私，併劾之。英廟覽奏，勅法司提解御史觀僉事瑄舉人江昭明俱械繫至京，下館閣復試，成人格得釋，乃罪瑄。經奏親復職，江等舉人如故。明年癸未春二月，公入南宮，試通文場，火詔改秋八月會試。既揭曉，河南壬午榜止中公一人。厥後唐乙未進士杜戊戌進士而公論益白云：乙酉公年二十一始聘，致任左布政使。

秦政哀公江傳

李濂

丘公陵之女為配，初授戶部主事，監督徐州倉糧，出納嚴慎。時有中貴人倚勢乾沒，公奏黜之。自是後無敢肆者。成化辛丑，母吳安人歿，公守制歸居于汴城東之百餘里，舊廬足跡不至城府，而提學僉事廣安吳公伯通同年也，數命駕往造，翌日始還。癸卯冬，南畿撫臣劾兩淮鹽運使白行中不職，罷之。乞擇公廉素著者為運司，之長公服制垂滿銓部，扣公閤期，擢兩淮鹽運使。明年甲辰，履任公規畫課程次第，疾徐

一以至公行之貴戚，飲跡商竈咸稱快。馬運司有

知王某者出納弗度，公移書戒之曰：嗟，攻吾惟總其大綱而已。出納各有司存，執事虛出實收，有豎法守似非明哲保身之道。某叨厠察，采敢布腹心，王懽謝自新，卒免困躓。丙午冬，入覲戒行，白塌河巡檢某以黃金實酒瓶中，餽公。陽曰：此秘方藥酒也，可卻病延年。公管而遣之。巨商劉武錦衣舍餘也，暮夜懷黃金二錠為贖，叩首畢，拋金速出。公追還，嗾緝之，治更元戊申，廷議各省通負孔多，乞選補督賦之官。公被薦擢四川右叅政，督理糧儲，簡書嚴重。公兼程之任，便道過汴，累世家產頗豐，裕公悉讓與諸弟。若姪而自置宅一區，纔值二百緡，爾既抵蜀，巡行郡邑，無少

秦政哀公江傳

李濂

休息，滌祛奸弊，殫厥心力，未歲餘察出隱蔽官賦及風通在民者若干萬，督屬徵完，盡解戶部。大司徒題奏旌獎，以風勵天下之職餉者。公驅馳勞瘁，疾作或有勸其自逸者，公曰：某既受上知，敢復愛其身乎？未幾疾大作，竟卒于官。得年五十。公坦夷無物，平生以清慎自將，歷官三十年，典司財賦，無所點污。顧年僅下壽，用不究才，君子悲之。

論曰：甚矣哉利欲之移人也。往余過維揚，聞兩淮都

轉鹽運使司爲分司者三通奉准也爲場者三十淮南二十五場則皆煎淮北五場則皆曬而鹹鹺之利甲諸天下漢吳王漢鬻海致富卽此地云是故司鹺之吏往往沉沒蓋其通商鬻窩之弊其來已久歷教運司之長自袁公以前多以墨敗而陞遷者寔自公始公爲運使六七年力修鹽策之政廉聲茂騰顯陞方岳可謂連綱之卓詭者夫鹺司利之府也鹺之歛歛紆急由其掌握而商人奔走之故不爲所動者鮮矣嗟乎吏無良而漁商以自腴及債乃續輒快快恚曰職守累我也豈不大謬哉

職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六

四川右叅政崔公陞墓志銘 李夢渠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陞墓志銘 崔公字子家年八十有八歲矣先是其子南祭酒銑抗疎才致仕歸是故公之終所事無憾焉君子謂祭酒能子矣公諱陞字廷進號南郭學者稱南郭先生其先樂安人也有諱大者生彥和彥和生剛趙庫大僕後累贈中憲大夫延安知府大僕娶于蔡後贈恭人以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公于安陽乃後遂籍安陽公童時會父失官貧兄五四各出自營獨次兄父母居日一食然猶糲也而公於書額益攻久之憚母蔡憐之泣謂曰兒從兄賈不易故邪公弗聽額益益攻書年廿六季給事中者見之曰焉遂女以女後封淑人明年爲成化乙酉公舉于鄉己丑登進士第拜都水主簿改武選以父憂起改主客又以母憂起武選擢職方員外郎出知延安府陞參政厥歷中外凡三十餘年公旣以蓬華力致青雲巨才洪識遠越倫輩而水蘖奮勵無殊寒約遂能輝前裕後慶流于子孫至今相人訓學誨德必曰不見南郭公少時貧邪今人凡少貧至貴顯必焚而公主客時番人有踰請者業賂鈞樞者許之矣日趣上議而公執弗

職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七

晏山第

有石番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公斤之出口
舉其事遂寢公雖歷三部階五品然僦屋而居兢兢
如少時出則一瘦馬青布袍耳僮日出拾馬馭淑人
李雜諸薪水費之故自爲郎官識者業以台輔期之
矣先是星變求言公與餘千蘇章同奏暨閣干政妖
備盡惑援其僉士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兵部尚書王
恕今之伊傳不宜置之南京奏入不報而他言者或
頗及官禁秘密 上爲之怒於是書言者六十人姓
名于屏擬升則絀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故遲
公獲免 孝宗卽位乃有延安之命邊郡瘠耗習稽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一人 曼山識
而俗夷余空立規畫固扁矯謹薄書節浮浪省遊宴
時出入退果菜私園乃清疆場覈徵稅平徭役鋤豪
橫招流逸墜荒閒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
布惠黜邪崇禮典學誨徒咸鑿鑿名實先是成化末
郡大饑民太平亡隳中山谷中公蒞郡復者十六七
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邪公嘗見宜川知
縣店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華邪廉其價近百金曰有
一鞍百金者邪遂收按之 不盡獲其貪狀黜來又仕
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 志而實易之每大言曰從
誠好然貪官也聞其自少貪吾起大獄必使之不寤

之必關節而公伴若不知者已而有發其弊
人章者公鞠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公內明
而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頗似稚圭亦相之山川
之鑿數而不知履堅秉貞識體負器自郎 定矣
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叅政弘治丙辰監營壽王官於
保寧役者數萬人費覈而力舒戊午逆申王于境民
無擾者人稱之公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廉臧名與
僉事曲統齊名蜀人語曰崔叅曲僉屹如雪山嘗如
松茂得暈疾久弗愈已未秋遂致仕歸歸三十年至
是卒公恭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顯一耳故能芻豢蔬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一人 曼山識
稱文綿布組輪奐蓬茅器無飭銀服無裁綺家居檢
書課農灌漑花竹年踰八十則日焚香靜坐精神內
瑩聰明長存出入不杖卒之日顏面猶生也雖天界
之邈如報公者然祿位未極議者每有蒼生之憾斯
非命而何邪嗚呼傷哉銘曰積之豐用之嗇中折其
翼并泮終食象賢肖德有瑗有瑗妥公茲域聚靈發
祥虎變鸞翔英英洋洋復其大昌乎

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郭君緒墓碣銘

邵寶

君諱緒字繼業姓郭氏開封之太康人其先益出周
魏叔遠莫可考已其居太康則元季時開封通判估
之子二翁始二翁子魯國初為御史臺治書在豐
行苑馬寺監正子浩娶王氏生子果六歲而浩卒王
刑部郎中傑女也寡居守節育果以長歷六十餘年
以貞節旌果娶楊氏生子三人君其季也君生七年
父母繼沒祖母王復撫教之君幼端簡沉默提學憲
副劉先生昌見而奇之進為邑庠生君遂勤苦自勵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一

閉戶不出遇歲歉嘗以所得廩米分給族人與人接
莊不可犯成化庚子舉于鄉明年辛丑連得進士觀
工部政有事楚府能禮却物饋楚王賢之既而授戶
部湖廣司主事嘗督運銀二十萬兩于陝西既給軍
而主者以羨告君曰羨以正支法也歸之藩司弘治
戊申陞署員外郎蓋於是監水次倉者再監馬坊倉
者一皆有善閤癸丑實授員外郎時宣府缺總儲郎
中尚善山陽葉公言于吏部疏君名請陞署郎中奉
璽書以往宣府諸鎮歲用糧草不下數百餘萬每招
商則奸豪風聚時有持都臺某書謁者君叱不得售

甲寅實授郎中歸蒞江西司戊午陞雲南布政司

叅議雲南去京師萬餘里君中州人僉謂非宜君曰
分也過家置妻子獨行抵任日事事不弛鶴慶地山
水暴發漂流盧寨君見途號者哺之野暴者瘞之民
謂君仁大理蒙化諸土官侵賦銀數萬益久且隱君
訪而追之其分守所至克殄久叛巨盜楊才輩數十
人民謂君義且勇先是迤西有夷日思六越金沙江
界據地若干里積二十年拒不受撫至辛酉歲弊益
猖獗鎮巡合議以勦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 孝廟
重用兵從之有詔簡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君與按
蘇徵錄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一

察曹副使玉同行旬餘抵金齒於是盧叅將和統軍
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報
盧還軍至千崖遇君語其故且戒勿迫君曰吾受國
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昔蘇武人匈奴十
九年尚得生還况此夷非匈奴數比萬一不還亦分內
事也或謂君曰蘓君以黑髮去白髮而還君今白矣
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是日曹有疾君單騎從數
人行旬日至南甸巖突不可騎乃斬荆徒步繩挽以
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曼都土官以象輿來君乘之上
霧下沙晦淖迷墮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賴去全

沙江僅二舍君爰次手爲撤遣官持過江諭以朝
廷招捧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即
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持長槳勁弩露
機刃環之數重有譯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奈
何久之君曰爾譯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乃
爲間邪因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渡汝敢復言者
斬衆皆股栗君因賦詩見志思六既見撤於禍福明
甚又聞君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議聽令及魏土
物供具君悉却去乃奉宜勅榜且與語云云大畧先
敘其勞次伸其寬然後責其叛罪思六等聞之皆俯

撤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十一

伏泣下請歸侵地君曰此固我 聖天子意也宣言
許之皆稽首稱萬歲歡聲動地因詰盧叅將先所使
人出以歸君盧曹得君報馳至賊已撤兵歸地受編
書矣是夏五月君歸至會城鎮巡以下皆極稱與或
謂君曰君豈令公後邪可深入夷中而簡易如此鎮
巡以狀聞諸子奏事者官一級餘功伺覈以錄僉謂
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六年績道性四川督辦
政蜀財賦弊最天下君至甫一歲漸克濟用
蜀極邊內地轉輸勞苦備至率數石而致一
議歲資米價銀待令以半權而存其

銀惟時酌給省費而便行之果然又一年正德丙寅
始以雲南功加君俸一級丁卯君進 萬壽表至京
師因請致仕歸明年戊辰六月十有八日以疾卒距
其生正統乙丑年六十有四君所爲詩有學吟稿撫
夷錄藏于家君忠確簡儉孚於家達於政予以同官
故知之久矣而臨事不避意氣壯偉復有刻金沙之
行者皆稱士者使不辱命非君謂邪

撤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十一

四川布政使司右叅政郭君東山墓志銘

毛澄

君諱東山字春瞻郭姓萊之掖縣人生於成化庚寅
二月九日母贈孺人侯氏方娠夢吞鶴卵已而生君
聰悟不凡四五歲讀書善屬對多驚人語父贈御史
靜齋翁劄司訓阜城君隨官邸先少保公見之異焉
後以子妻之即子女弟也暨靜齋教諭清河捐館君
年十一扶柩哀毀幾不生長游郡庠學業日充弘治
壬子舉于鄉丙辰登進士知浙之山陰縣以誠信臨
下事叢沓必盡一日始而人竊譽其嚴數月羣心帖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

服矣未幾遣侯孺人喪欽奠一於禮起服除潯縣政
察視山陰益茂城濱衛河雨溢漂沒田廬君露禱神
祠水退具以災告命蠲其稅且給帑帑賑之民困賴
之以蘇部使者文薦其為畿內良吏第一癸亥召入
內臺理刑明年授陝西道監察御史首論英國公某
者非將材侍郎許進可當大任議者趨其言天象見
復極陳敬天法祖親賢遠姦及權倖交通法律數事
言甚剴切觸時忌 詔奪俸三月掌院安福張本
日真御史也 疏親東城太倉及清寧宮等處
盡洗草甚多正德改元

籌善殫費於陝右三邊行伍咸霽實惠丁卯出按

大鎮前延者以直道得禍人皆為繼者危君至
度肅然不失體虜犯獨石宜兵畏縮乃趣其進而
大同兵犄角禦之虜遂遁追斬數百級捷聞賜金綺
如是者五逆瑾亂政邊儲戍一數實勅君廉之有欲
苛察迎合者君曰吾知盡公以副 上命爾利害非
所計也代還瑾以不通賄銜之時巨璫開三廠偵事
勢焯薰灼其昆弟所奏率冒名尺籍以徼功君在鎮
紀驗一切裁抑之邪黨構陷逮君詔獄被笞免官歸
杜門謝客日惟閱農課子徜徉山水間澹如也郡大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五

夫迎致弗往有疑事多就質之壬申起廢擢四川按
察司僉事搗賊廖酥子倫起橫甚廷撫者頗其情處
之臨江市君巡川北道曰此豈再盜衍邪不得已防
衛出境後賊復叛朝廷命左都御史彭公率邊兵討
之君上平寇八策曰搗賊非盡勦不可君曰渠魁當
勦而脅從者當撫之仁義兼舉斯王者之師乎彭公
乃檄君監諸軍師出由德陽至劔州累致克捷則漢
君料其勢必走潼川即發兵起江賊果至半渡擊之
俘斬甚眾經秋林嘯聚千餘君從便加兵望風解散
次射洪遇前賊親督行陳斬右披長不用命者以狗

諸軍股栗奮勇縛其首巒端公轉戰至牛山及

溪連有倖斬賊亂徑走安岳彭公復傲君兼巡四道

君分路出兵鐵爐溝獲趙妻孥及共輜重賊狼狽不

支轉而奔北君乘勝長追備歷險阻甚至行滕鐵澁

與士卒同之賊計窮乞降地方以寧是役也凡三閱

月馳驅殆萬里十年之寇一旦平之功亦偉矣彭公

見其籌畫深加嘆賞然終以初議不合功歸總帥而

君不與焉君亦未嘗形於言蜀人繪圖賦詩以紀之

丙子擢副使撫治東達適燹夷普法惡煽亂君代川

南道事會兵討之躬冒瘴癘直抵葛魁諸寨壽其巢

穴元惡授首其烏蒙部諸寨亦隨宜撫輯之奏上加

俸一級仍蒞東達東達地連番夷民性頑獷君教之

務農業典禮讓少有悖肆者繩之以法曰汝輩獨不

見喻瘳燹夷事乎眾感勸漸變舊習戊寅擢右叅政

入賀萬壽 聖節中途疾作嘆曰吾昔累蹈危險幾

殆而竟以成疾吾盍休乎遂上疏致其事而歸始君

之力學博究經史及諸子百家言中罹坎珂肆為歌

詩樂府沉郁有則及退居山林乃嗜遠遊參同契之

說晚年幅巾深衣幽尋遠眺未嘗一日去酒或謂有

晉人風致不知其特托此以寄興耳往與子及二三

老訂忘形會君志氣豪爽弗替一夕忽感微恙而終

享年六十有一君頹然偉觀動止有矩言論侃侃中

於理孝友本之天性蚤孤事侯孺人篤至有旨味必

先以獻歲時祠堂具饗益從事姊適楊氏娶居服食

悉周之久益不懈教從朴輩以前修為法曰立身無

負所生以貽先世羞其庶乎至諸女亦口授內則俾

知大義平居喜怒不妄發人莫窺其際每端坐澄慮

豁然若有所得曰學以涵養本源也徒做神於支流

抑末矣故君之履堅秉貞夷險一致而不渝故素者

蓋有以也夫少築精舍于東巖下因號石崖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七

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吳君嚴碑銘

周用

嘉靖三年南京刑部尚書吳公之子嚴以四川布政司參政奉表入賀及安慶遇疾乃命趨京口進舟而南未至家五十里以卒寔是年五月九日年四十九耳君字瞻之其先有諱千一者自淮揚間遷居于吳遂世為吳江人千一而下五世為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諱伯昂大中生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諱有孝行贈如其父承德生尚書君即尚書之仲子也君起家縣學生正德二年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第進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二天

士拜行人楚王薨禮部舉君治其喪祇肅將事楚人以為能重其國六年以遷為工科給事中七年遼東災人走 闕下懇所在殺其使來告邊事 詔君覈其事君馳至遼東廉其實曰是邊吏利單弱與以竊殺為首功者今茲法不信其將不免起邊隙遂抵以罪諸夷人頓首以朝廷不外遠人願歲修朝貢于我不絕九年正月乾清宮災詔求直言君上疏乞視朝講學建儲斥養了出番僧遺邊兵罷中市凡數十事言甚剴切十三年部使者持牒四出督民逋或因以為功遂并與所嘗蠲除一切取盈民不堪命君奏乞

徽還又允遣大臣治東南水利宜鑿白茆故道引太湖水而注之海 天子嘗從其言十六年 今天子

節位君由工科都給事中拜四川之命專領糧儲既至則問歲所出入躬蚤夜治文書盡得其調度與諸守令約不得以靡耗病民時時出行部徧鄉下邑無不有君之迹居一年姦利衰止公私以饒蓋君少服尚書之教唯謹尚書久任南方君從其兄山能以恭順見親愛家庭雅諾義兼師友久之志益堅業益修考行觀藝恒衰然居人先由是入朝為掣臣低昂公議出佐方伯收其西人莫不卓有所樹立蓋其得於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十九

父兄者為多

四川布政司左叅政葉公天球墓志銘

呂 枬

予讀漢循吏龔遂黃霸傳未嘗不痛想其風於來世
 今觀汪太僕所狀叅政葉公守昌事將無同乎東
 昌劇郡管州三縣十有六路衝南北旱澇屢災科征
 頻仍至難理也公曰守為民而設民以食為本乃先
 舉帝平法豐歛凶散儲粟數萬次立團甲以戶為
 團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籍稽次立三役均派法
 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移中
 役優役濫者還本役乃辛壬之間齊魯歲歉聊博尤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甚趨城饑人日至數千公命吏籍記如宋富鄭公救
 青州法分處道庵僧利及隙館空宇先出俸金易粟
 復勸富室捐粟乃并發所儲常平粟凡瘠者與粥能
 動履者與糧不能耕者與牛不能種者與穀木流移
 而饑者亦量與賑凡活人至二萬在平土人屬鄉遷
 民屬屯屯初任意墾田盡畝報糧後地狹糧重棄地
 轉徙或貪售地以存糧遂至貧者有糧無田富者有
 田無糧公請行魚鱗圖以量田得實地萬有千餘頃
 令凡田有糧凡糧有田冊藏于官帖給于民其沙鹹
 惡地聽民自理於是歸業者千餘戶歲亦大熟累年

道務不督皆完郡北有減水閘蓋洩聊堂萃三邑流
 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闌圯淫雨漫漶廣沒民田公請
 以椿草折銀復建之害由是息郡有二衛衛官頗縱
 公白當道劾罷渠魁兼懲悍卒衛始帖服不敢侵民
 獄中係三死罪情實可疑力請開釋守巡意乖公曰
 冤婦致旱况茲三四殺人媚人球豈敢為卒與平反
 公每鞫重罪通宵不寐嘗讀歐陽公龍岡阡表感所
 書求生事揭之座右以自警惕故庭無眾牒獄無冤
 囚隣境雖有他盜亦皆竄息不生漸運過郡官卒閉
 關留滯數日公命閘吏放行官卒遂聞播吏幾死公

徵錄 卷之九十八

收官卒痛朴遣去尋督漕運俞公怒而詰公曰知府
 而責運卒邪公曰知府止擾吾土者耳頃俞公進掌
 內臺授巡按孫御史意 奏調簡登州賴太宰喬公
 素知其賢得已蓋公篤志斯民雖勢不避則於其民
 生養安息將無不至古所謂民之父母者乎乃又撤
 淫祠葺儒學誨生徒正婚喪表鄉賢獎孝士明列女
 風厲化導不啻一養而已將孔子語毋有以庶富樂
 者公亦庶幾乎故巡撫王公上其績于朝曰學不
 泥古政事適變通之宜才足經邦庶幾得損益之善
 流離復業而戶口漸增徵賦先完而後進亦時所

之。不。失。草。異。之。績。顯。然。云。初。公。舉。甲。戌。進。士。舉。主。事。卽。差。監。太。倉。時。內。宦。憑。勢。橫。官。縱。卒。使。漁。或。樞。運。官。公。縛。卒。寘。法。以。理。折。服。而。又。革。姦。祛。弊。糧。運。稱。明。其。督。運。宣。府。雖。北。地。初。寒。穀。然。不。難。收。納。平。允。耗。無。增。多。比。至。交。盤。羨。亦。不。減。乃。又。明。懸。戒。約。理。諭。繼。絕。中。貴。綱。絲。遂。使。常。盈。諸。倉。通。負。十。萬。民。咸。歡。輪。比。竣。事。還。部。中。貴。感。別。其。用。柴。草。場。之。直。以。草。埤。岸。革。壩。上。諸。馬。房。之。包。攬。以。杜。失。火。利。害。禍。福。尤。不。休。心。他。日。武。廟。比。狩。車。騎。萬。數。芻。糧。告。乏。公。卽。馳。至。部。中。畫。招。商。之。策。部。尚。書。石。公。慨。然。從。許。而。公。又。獻。徵。錄。卷。之。九。十。八。拒。權。勢。之。請。絕。冒。中。之。人。民。商。樂。輸。供。億。不。缺。一。日。榆。河。百。騎。突。來。蓋。卽。駕。也。公。伏。謁。道。旁。時。武。廟。方。厭。接。文。臣。遣。騎。來。詰。衆。皆。危。懼。而。公。不。失。措。騎。回。奏。曰。乃。管。倉。主。事。卽。昨。疏。請。回。鑾。劾。太。監。郭。恭。而。軍。中。所。稱。糧。芻。平。者。也。上。領。之。釋。不。問。未。幾。郭。闔。卒。以。貪。敗。比。公。還。部。部。尚。書。楊。公。深。知。公。賢。凡。各。司。郎。中。或。缺。命。公。攝。而。公。亦。誠。直。自。將。事。有。不。可。抗。論。必。至。有。勢。豪。中。鹽。奏。下。公。執。不。可。藁。三。呈。堂。及。武。廟。南。狩。凡。部。事。擬。議。參。決。必。宜。於。行。則。東。昌。之。政。此。其。已。又。試。矣。初。公。生。而。警。敏。讀。書。輒。成。誦。年。一。從。其。

封。君。游。姑。蘇。端。居。旅。肆。終。日。誦。讀。見。者。驚。異。封。君。所。至。多。交。文。人。才。士。作。爲。聲。詩。公。竊。學。之。輒。有。可。觀。年。十。七。授。禮。記。於。仲。兄。太。守。孟。齋。二十。提。學。陳。公。琳。選。爲。縣。學。生。二十。七。援。輸。粟。例。入。胃。監。終。滿。蕪。城。石。公司。業。竟。陵。魯。公。皆。奇。其。材。又。八。年。果。舉。進。士。公。受。性。孝。友。其。事。封。君。及。母。游。孺。人。咸。得。其。懽。心。於。其。重。義。輕。財。尤。先。意。承。之。封。君。疾。憂。形。于。色。躬。調。湯。藥。衣。不解。帶。哀。毀。過。禮。公。諱。天。球。字。良。器。姓。葉。氏。號。礪。齋。一。號。硯。莊。徽。州。婺源。人。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十三

四川布政司左叅政趙公淵墓志銘

金黃亨

公諱淵字弘道初授行人時聞暨竊柄君請改教職
 便養弗許庚午奉使金陵竣請告家食者數載甲戌
 復任不乘就臺諫乃請使楚隨遷右副便道歸省
 轉左未幾復遷司正却檄洊至辛巳始就職甫五十
 日出補四川按察司僉事按蜀不崇威不獵譽條寬
 蘇困表俗化夷孜孜知弗速嘗攝學政數月而士之
 好進者不爭向義者感悅明年癸未監察御史陳察
 楊材薦改督貴州學事察士之貧且賢者從而衣食
 之其情弗率者薄罰而告誠之嘗云聖人謂柔遠人
 柔之為言不可不深味也乙酉遷雲南布政司左叅
 議守洱海時征廣西猛寇君介兩省間整兵食厲防
 禦區畫井井賴以成功有武定土舍鳳朝明者以其
 母命匪正而弗從也於是子母昆弟迭相構仇震擾
 邊境官府莫敢誰何奏牘公移積十餘年不結撫按
 以屬君乃毅然往諭不用尺兵明疑走匿以其幼子
 隨千弓出謁弓皆引滿君笑而拊之擬諭利害俾展
 而來其父明猶弗至君復探入千弓伴發君安坐若
 無人焉明乃出伏階下惟君命唯唯始得以情法二

作謙處胥時以寧人謂君似子儀單騎之風事聞凡

應受白金之賜君念父鶴翁年耄力請休致當道薦
 以大用凡入疏丁亥遷江西提學副使便道歸省越
 明年始之任江右素多明達士君校藝之餘廉察志
 行拔其尤聚諸白鹿洞相與講明晦翁遺教時或徇
 祥廬阜尋濂溪故迹想像光風霽月之懷謂象山當
 時喻義喻利之說真學者入門第一義特舉以發諸
 生一時俊彥翕然向風會南道有信浮言劾君者聞
 之笑曰是豈誣我耶乃相吾歸耳越三日丁祀畢遂
 申前疏浩然而東居無何遷四川左叅政復兩疏乞
 休弗允復起之蜀乃首建正學書院以祀蓮志方先
 生君自為記居數月父鶴翁訃至朝聞夕發兼程抵
 冢踰踊幾絕奉柩居涇山塗糶啖疏三年不入私室
 既免薦剝日至勸駕益勤而所樂不存終莫之奪也
 丁酉歲卒距成化癸卯得年五十有五君修髯隆準
 舉日成威而天性長厚望之若峻就之可親二弟異
 母曲意取歡諸姪早孤撫迪備至處宗族姻故情禮
 周洽而恒若不足橫逆突加不怒而告以有過則惕
 焉自訟若無所容其身不以己長先物而聞人一善
 則樂道之若不能及或遇嘉賓客賢子孫談世故語

墓志銘 卷之九 人 字五

道理則竟日忘疲或遇田夫野人笑語林麓若不知
有軒冕蚤崇名節攻文詞作大書及聞濂洛風旨頓
自欽東靜居體玩默若有得而省躬克已希賢求益
之心進進未已憊乎天不假之年也嘗謂程門惟龜
山善涵養克已須上蔡欲合二家精粹語刺之尤好
玩易欲以所自得錄遺後人皆未及也惟所著詩文
若干篇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十六

四川參政楊公成墓志銘

曾鈞

歲丙辰季冬月蜀參政水田楊公卒于家越明年丁
巳將卜塋嗣子文雲等持花馬卿玉田盧公狀請銘
於予予與公同舉進士子司諫留都時公職駕部情
誼彌篤茲公變適子叨收少司寇蓋親親之弟曷敢
辭按公諱成字全卿號水田其先楚桃源人始祖庚
三生寧寧從 文皇帝靖難以武功授山西鎮虜衛
百戶寧生伯王伯安而絕公曾大夫福嗣前職福傳
海海傳寬自海歸隸南京留守寬公父也配李氏生
公公少而穎異稍長命業舉子即有遠志生十三而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十七 嚴州府
喪母氏兼值多變公益勵學晨夕罔怠弱冠遊武庠
考居上上司馬器之尋以世官讓其弟武改遊京庠
學行卓異京兆南渠王公尤多之乙酉舉于鄉壬辰
登進士第官南司馬部歷武庫車駕武選至選正郎
以公貴 諱封父進文階如其官母李宜人追贈亦
如制公蒞政京師密邇族屬嫺黨公義不違親情不
弛法處之曲盡其善僉無後言名由是著庚子擢守
嚴州嚴土多山寨田俗尚勁悍務畜較利公下車首
罷牛憑之鬻民間孕而生女恒溺殺之以省裝費公
宣揭厲禁多所全活癸卯居父喪哀毀骨立感容

勝協諸禮丙午起復守萊州時萊民阻饑皇皇
於催科公至親爲闕災懇請監司得蠲歲賦軍衛兵
食皆苦愆期公爲籌畫以時給之兵民感切五內已
酉擢廣西副使駐節府江夷落羣集頑悍弗馴公惟
御之以誠以德率服夷性夷有欲謁公者公慨然見
之不疑夷出謂人曰鐵面劍眉真憲相不可犯也府
江用是弗擾甲寅擢四川左叅政公治益康靜無何
乃求退休雖撫按慰留諄復其歸志竟不可奪公性
賦慈和崇儉素無嗜紛華取與必以義事庶母孝處
弟武咸式逮從弟盛極其友愛俸緩班諸昆季不爲
私畜歸二載索居歛跡以全高或偁伴山水多賦咏
如燈影細搖窗外月鷄聲忽報屋頭霜可馳驟唐律
一夕病中所賦有白石清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
愁之句遂自知其不起仍扶坐析處家政縷縷維繫
至易簣時終無所亂竟以正終嗚呼鄉禔孝友邵著
循良持風紀於憲臺敷德化於薇省以至勇決進退
之機智達死生之理時競末流世鮮全善由今觀之
公其庶乎有道之士歟公享年五十有八生于弘治
己未卒于嘉靖丙辰窆于新亭鄉艾田村之原

四川 張公如宗傳

張如宗大名人才籍小興州父原政始徙大名如
少家貧力學以端謹昭昭爲鴻臚寺序班轉光祿寺
丞正統時嘗奉 詔巡行真定諸郡縣問民疾苦狀
會諸郡縣蝗如宗設法捕之督徵川陝茶馬選擢四
川叅議于倫登天順丁丑進士遂投劾還故里日罹
躬鋤蔬灌園以自給倫官太原太守便道還省郡太
守過候留與飲倫腰黃金手持鎰上饒鞠躬待命如
童子禮饌既具卽退立廡下太守邀備席倫退走不
敢當如宗謝曰幸君侯過敝廬老夫第望之吾兒特
將酒耳郡太守惶恐起去迺不得已始賜食廡下
竟不敢廁席其方嚴之教類此去田園十里數騎馳
往來道中田間父老人人得親隨之數諷孝弟力田
人人感悅衆或比之漢石氏父子云弘治中入祀鄉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十九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十九

四川布政司參議朱公貞傳 陳 鎰

朱忠字惟正別號息軒其先恭典人宦遊錢塘家

祖繼入國朝為黔陽沐公重其學行請于 上延為

塾師改授學錄始家金陵艾暉以家學嗣居師席生

四子貞其仲也幼警敏異常兒甫十三即辭父母從

國子助教張山觀先生授詩經張去任復從禮部主

客謝公廷輔授書經學日益克乃遊京師景泰癸酉

領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第除河南磁州知州時朝

廷遣中官取異魚磁地所產不多民苦逼迫同僚議

逃避之曰不可乃乘誠齋于河神異魚湧至民賴不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授時南陽李文達公在位聞其善政薦改鄧州本州

及所屬新野內鄉二縣之人與本省閩鄉及陝西一

盡驛夫更易走通大為土著所欺害至即上疏乞各

丁本土應役報可自是民享其便成化丙戌荆襄割

丁斤作亂朝廷出師討之所過官民受其害將次鄧

擇儒學生員有餘局者令各具衣巾分主其事至則

叱辱無所施且極力營辦軍用不乏害弗及民是年

以憂去任起復陞南京刑部郎中仁恕明允三載考

最等陞四川布政司參議奉勅總督松潘等處糧儲

舉措以便民為務而撫禦有方剽掠遂息惟黑虎寨

頑不服乃與總戎等官密謀勦捕闔境以安

聞賞與將將遽以老具疏乞歸軍兵奉送緡紳俱張

為別觀者榮之既至家葺田廬為怡老計暇則與林

下士大夫為真率會益優游十有五年年七十又七

而歿平生保重遺體不妄交際雖遇童子必以禮居

鄉居官與物無忤而好施樂與舊識甚者稱貸久不

能償召其子以券與之去祖塋數里別置地以葬藏

獲之亡者其存心長厚類如此幼工楷法晚變為行

益抄所著有息軒稿若干卷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四川布政司參議喬籍傳

朱陸樛

喬籍字廷儀洛陽人也少穎敏學士薛瑄見而奇之授以毛詩及太極西銘諸書成化八年登進士尋以家艱歸服闋授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源初漕由魚臺至臨清行洗汶泗沂四水其地復有泉百七十餘道會於四水而分流於漕渠為腴凡三十有六設守津吏以司啓閉為淺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治然歲遠法弛諸泉湮塞或為豪宦侵匿漕運屢屢告艱籍行郡得湮塞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合六百餘泉會於泗水漕運遂清工濬以躋秦改兵

部職方又二年遷員外郎弘治四年出補四川布政司參議時馬湖府知府安鯨殺叙南衛千戶曹明奏檄數下鯨路當路獄久不具籍至一訊即服未幾賞州苗蠻叛焚掠州縣命都御史鄧弼璜帥三省兵討之以籍督餉苗誅有文綺寶鏹之賜久之籍不調仍生治泉之故籍知有怨者遂上疏乞歸年七十二卒所著有性理解惑河南郡志及族譜若干卷

四川布政司右參議虞公正墓志銘

毛登

公諱臣字元凱姓虞氏其先宋公相雍國公允文有破虜功立廟賜田於吳子孫因之自蜀徙吳曾祖茂贈通政司左叅議祖祥兵部右侍郎父震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兵部郎中母周氏繼母陳氏贈封皆宜人公童子時善屬文補邑諸生先達葉文莊公一見即加器賞許素以女始業禮記後以書經領成化辛卯鄉薦戊戌登進士第授兵部車駕主事奉命安置來降夷人於廣西所過不擾選員外郎又遷職方郎中弘

治戊申告歸養病起除武庫郎中以父憂去官服闋復除職方又調車駕丁巳遷四川布政司右叅議公在郎署幾二十年遇事守法執正不受私謁雖上官貴近意有所忤弗顧也以是寡合於人然人益重之在蜀二年即上章乞致任一時蒞蜀諸公自撫按而下高其志節皆出郊以送撫按又贈長夫六名以示優待公固辭不受於是益稱善歸橐蕭然凡途中故舊有以土物餽者一切拒之比至家當道命有司焚歸樂坊於其里邑士大夫侈為詩歌吳中傳播以為美談公仕無留資家事落落然無纖毫愠意日惟讀

四十一

羣賦詩以自娛歸田二十年足不至公門丞賦
有不識其面者鄉飲禮請僅一再赴不復往憲使
部至昆募公名欲一訪者輒辭謝之始與紳士夫結
會後亦謝不預惟時從親戚故舊稍知屬首爲鷄黍
會以致歡適笑談每至夜分酒半醺叩几高歌若不
復知有人間事者正德歲元以恩進階中順大夫
庚辰卒距其生正統壬戌享年七十有九遺命戒其
子以後事皆法古禮斥異端卒之尤夕猶講孟子仲
尼亟稱於水章詞旨甚悉蓋其素以義理養心能不
亂於死生之際固如此君爲人器度豐雅言溫而氣
獻律錄 卷之九十八

獻律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四

克孝友敦朴澹於世味平生手不釋卷喜評論古今
人詩文娓娓不絕其教後生務欲黜深奇而尚渾厚
以古之作者爲法所著有丙辰奏草二卷竹西亭稿
若干卷述古錄漫錄回文體詩各一編藏于家

四川右叅議田公鐸墓志銘

王鴻儒

正德二年後闒臣擅命紛更建立寬陷無辜財籍家
徙虐焰熏天衣冠之禍極矣時四川有叅議田公亦
罹羅織正德五年秋八月也初弘治年公以四川蓬
州知州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勅清理屯田鹽法
十七年陞四川未赴以老疾請於部得致仕間告已
五年矣正德三年聞忽差官四出檢覈庫庾使之在
廣東者以公鹽法案贖未明屬巡按御史查之
七月公被逮未就道而闒臣敗或尼公行公恐誣讒
不明決意南邁時年八十二矣至九江遭疾卒於舟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五

中臨卒猶呼其姪禮曰我必不起汝當持文至廣東
終事不然吾死不瞑目矣公諱鐸字振之號西楚其
先西安渭南人祖輔元季任四川行省叅政國初避
兵徙今澤州陽城下家焉父琮任寧城驛丞以公貴
封戶部廣東司主事母粟氏封安人公生而資稟英
特及長遂太負文譽時輩推服成化戊子領山西鄉
薦戊戌登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陞浙江司員外
郎河南司郎中弘治二年四川饑公奉勅督糧五
萬往賑之事竣復命以誤遺勅中語調蓬州知
州時州方經賊後前爲守者里設巡視鄉正與老人

兵吏下鄉調事名曰安民而賈病之公下車一

去民用以安是歲六月不雨公蒞政甫三日即

禱於社引咎自歸是日大雨如注遂以有年公

吏六人民稱快而寇盜猖獗甚至入州城行劫

以法緝獲巨盜六起又增築壘堞申嚴門禁盜遂

絕州濱江溪民多病涉乃建大小二十四橋三溪

山高而無路乃鑿里許為途民免陟者十五里州東

南江有洲八十餘頃居民樵採牧養者所資豪右侵

以為業公奪而復之民流他方遣人招懷諭以免役

三年仍令恣耕山地不增糧額民復業者甚眾間取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六

前賢行實切於夔倫者圖注應旌善亭朔望令教讀

聚童誦習以時講於州俾父老聽之監司行部訝無

投牒者審知其然甚嗟重之每謁文廟畢必與諸生

講論經史辨疑導滯通而後已廟廡傾壞重為修葺

務堅朴可久不事華飾自禱雨至此以及去州之父

兄子弟俱建碑紀之在州八載吏畏民懷政聲彰徹

都御史及御史薦章六上遂有廣東之命在廣存大

體略細故所治清遠廣海二衛弊以清革公之為政

如此銘曰 秦晉蜀越以家以國鮮不為則是惟公

四川布政司左叅議石君煥墓誌銘

康海

君諱祿字君錫別號蓮峰上世南陽人也七世祖

勝國時為荆襄總帥佩金虎符因論計不合棄官來

商洛而居華郡臨渭三川其後族屬蕃衍更臨渭為

石鄉云昭生遠遠生閏閏生著明精於武技不樂事

進有子曰巖君曾祖也生三子某璞秀璞以義勇

家官昭勇將軍騎都尉錦衣衛指揮僉事秀為鄉之

善人受高年爵生四子其季曰輝是為封君明法律

有力絕人以孫為磁澗通運大使娶秦氏生君與其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七

弟爵君幼穎悟英邁不羣長補郡學生有文名弘治

戊午舉鄉試明年己未登進士第為南京刑科給事

中倬有建論陞山西按察僉事緝姦剔蠹風采凜然

撫按交薦之會有封君之憂已復除山西僉事去濬

滯之獄慎囹圄之政處馬邑定襄饑饉之害平寧武

之圍山西人深賴之復有秦孺人之憂已即改除四

川時變人蠻作亂都御史馬宗大以委君君親冒矢

石討平之又為立州建官以杜後孽坐是陞四川布

政司左叅議君曰仕宦何時止乎會當塗者有言即

幡然以歸歸七年為嘉靖甲申六月以驟感疾蹶而

卒據其生成化丙戌三月春秋五十有九予與君同
試於鄉同宦於朝雖南北不同交特厚君心志坦夷

不拘小節與人言盡布心意居鄉井恂恂謙退若弗
知其為達官貴人者此其過人遠矣君在諫垣時會

災異條陳八事曰明體統戒逸欲崇敬畏親賢臣遠
佞人抑外戚厲官守減力役復有詔求直言君又陳

十事曰親經筵以弘聖學察賢否以明黜陟公賞罰
以服人心儲芻糧以實軍資擇將帥以固疆場罷管

造以蘇民困關言路以決壅蔽久巡撫以便經畧慎
守令以字黎元敦節義以勵風俗皆依事據理克中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八

時宜子竊有取焉後君在四川每經武功必握手話
數日而別據君之能以為必躋顯願乃止於是私

甚惟之泊予頻年遊華觀君躍馬大馳飲食起居若
少年人恒自以為難能顧亦復止於是於戲傷哉

三月布政使司左叅議章公商臣墓志銘

張時徽

之生不幸有三而貧無祿不與焉生而矯節不立

一不幸仕而無功德於民二不幸身死而泯滅無聞

三不幸若吾友南荅公其始免於是乎公姓章氏諱

商臣字希尹南荅其別號也其先湖廣岳州人宋南

渡時有諱嵩者仕武康尉因占籍長興是為長興章

氏九傳至齡以子厚貴贈知縣後舉成化丁未進士

初令貴溪調麻城陞黃州郡丞以考績過家卒焉清

修豈弟有古循吏風卒之日貧無以為斂郡守何顯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九

高其節為費殯瘞云公其仲子也生甫十五年執喪

哀毀動無踰禮時前母兄堯臣析公令自食值歲大

侵饗瘞不繼而阻糠茹草怡如也顯益奮勵攻舉于

業乞乞不少休不數年學成遂以正德庚午舉于鄉
嘉靖癸未登進士時甘泉湛先生在 朝倡明斯道
為學者所宗公往侍教席毅然有希聖之志甲申授
大理右評事會言事諸臣多繫 詔獄下大理讞奏
公自念曰國是固非小臣所敢知若詳刑則吾職也
默默苟祿其將謂何於是上疏抗言劄切忤 旨讞
常州靖江丞時言官懼讎稍稍屏息而公獨振奮不

酌謂者以爲難比至靖江持廉秉公察舉民瘼故白
蓮之妖黨建久廢之學宮清理徭賦表揚貞烈風蒸
蒸動他邑丁亥春量移德安府推官廬山有鉅姓被
誣大辟者憲使張觀閱其枉也而寬之撫臺與張有
夙憾駁公覆訊必欲反其書以中焉公直據法論報
身當其怒弗恤時又有龔友昌者亦被誣久庾公一
訊得其情竟從未減郡中稱爲神明己丑冬陞河南
按察僉事分司汝上條章振飭風裁凜然永寧巨寇
董氏強嘯衆爲亂地方洶洶公卽率兵討平之捷聞
聖書嘉勞爲伊府莊王無嗣濟源王入繼以宿忿聖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一

殺其犯及其戚屬四人當事者右之傳從輕比寬从
不雪公廉得其狀悉論如法奏上報可其他搜剔吏
徹屏斥貪污搏擊毫強平反冤獄寬恤里甲撫處流
民均撥京操興舉社學諸政皆鑿鑿可紀撫按交章
論薦胥以公輔期之蓋聲聞日奕奕起矣先是大梁
諸郡縣以虛稅丈量冊籍已定而朝貴顧以增糧爲
已累奏議毀之部檄至公力持不可且請當違制之
罪於是冊竟不毀又河南諸宦家類出錢以贖田土
及期不能償則遂占業恒收其入而貧民代輸租庸
率多通播公下令嚴禁若子母相當者輒勒還之臨

新會杜黃門者與同邑趙僉事構怨仇殺三人公方
署總憲杜趙皆來謁乃令鬻者却弗納而杜之兄時
爲通政參議數致書君弗聽立捕治之復有首濠民
播放窟群盜驗實論死詞連鄉宦黃彬彬見以危言
相傾脅公怒卽折辱之以故諸權貴銜次骨騰蜚謗
於朝乙未春竟以考察論罷時公已轉朝劄左叅議
矣余時聞之拊心詫曰隨夷而謂跡屬龔龔而謂龔
邛有是哉會衆論譁不平科道兩會疏論救而給事
中薛宗鑑戚賢沈誼御史戴銑各上疏申救之公一
不爲意歸而明農課子與郡中諸老結觀山之社倡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一

酬爲樂聚羣從子姓考德校藝訓迪蓋甚嚴也時節
輒合燕以敦雍睦暇則高臥一小樓不下或泛扁舟
之別墅鷗床自適意泊如也公天性類異力學不倦
研精經學汎覽子史百家言而砥節礪行夙夜不少
懈樹勛澤物尤其素所蓄積其在靖江德安俱祠名
宦河南建生祠祀之此足以觀德矣家素貧乏又居
官不私一介旣其橐篋無可以爲生者乃極力樽節
督率家人晝夜拮据僅以糊其口而服食菲敝有糞
土所弗堪者君子以是多之平生孝友尤篤事母明
安人曲盡其歡常恨祿不逮養言及輒嗚咽流涕教

育二弟唐臣蜀臣手其句讀朝夕督課之納室管產
恤其私迄於白首無間焉第剛毅狷介嫉惡太峻多
不理於口然終不為悔謫古所謂寧為玉碎毋為瓦
全非公其人哉

廉徵錄

卷之九十一

五十一

四川布政司參議歐陽公瑜傳 王時槐

歐陽瑜字汝重安福人自少端慤鮮嗜慾從陽明元
生學雅見器異將別請益先生曰常見自己不是此
吾六字符也公奉令承教終身力踐之既舉于鄉歷
數科不就公車曰有老親在王天下不與易也丁外
艱守制不處內者二年既葬廬墓側虎每環廬而號
不為動服闋授通州學正萃諸生講論剖析盡微及
門之士多所成就值州守缺署篆數月雪冤抑獎良
善輕罰節賈民甚安之陞南博士去通士立碑紀其
德政比至南雍大司成松谿程先生故重公與公為
忘分文公又以所學授南雍士如其在通州尋以博
士被內名入京不見權貴或諷以薦賄可致清要公
曰吾平生所學謂何竟得南大理評事蒞任釋大冤
十數尋晉本寺正陞雲南僉事起艱補廣西清積贖
逋娼優禁龍舟密捕真盜釋冤獄二十餘人所至相
與尸祝之尋奉勅整飭左江道兵備南寧土官故驕
悍為地方患然善伺上官意指一中其餌遂束手不
敢動而獨不能伺隙於公以故慄縮不卒逞其私未
幾陞四川參議遂拂袖歸山公在官二十餘年所至
士民感德其去也莫不哭而送之蓋公以至誠待物

城府故雖無赫赫之名而思之者久益不置公歸壹意講學以興起後進歲時會聚雖隆冬盛夏無不起其所開導力守師說不為奇僻語至其謙虛受人則後生來學有所陳說亟稱賞不吝以性寬厚鄉人或侮公至詬辱之公絕不為較其自持甚堅少時或有欲敗公守者致致蚊館中鑰其門去公然燈達且動以羞惡之心甚亦感泣其道其不得已之故及明敗公守者亦論公燈腫腫未滅妓含泣道故其人乃媿謝君子節公宦遊廿載恒產不及中士年九家守身恒如處子蓋得其近似矣至其好學不

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四

倦拳拳焉開示之視民瘼若痍瘵在身而言之惟恐不盡斯蓋公之大者云

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張公後甲墓志銘

顧起元

公諱後甲字丁也上世為山東滋陽人始祖林以力士傳宿衛從 文皇帝北征累功至鷹揚衛指揮僉事世其官遂家金陵七傳為昭毅公儻有義決喜通賓客工詩舉武進士娶朱淑人生二子長都聞公次即公也公生而嶷峻韶秀異羣兒而體羸善病父母絕憐愛之年十四始令就塾師受毛詩時公則已日誦千言若發穎豎嶽嶽曹偶間矣迨補博士弟子所屬文務根極理道不以饜悅為工攻苦甚造次手一編弗置踴躍不勝衣劬書未嘗言欲也萬曆丙子舉于鄉為其榜之第七人明年上公車得雋禮部庚辰成進士調選為楚辰州之推官公精心為理用法平而不苛念辰民舊苦滯獄諸所訊鞠論報窮日夜為之案牘無宿留者諸生某以事忤豪右文致傳獄公亟醒之後以孝廉舉民有手斃女而誣人大碑者頌繫十年往矣公卒為白其寃五開卒戕成長當道號號憂蠢動公走健卒逮渠魁法之其黨立解散亡諱者署篆所至必為民計長久開社以課士積穰以備賑均徭以蘇困其可為聲者三

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四

四川按察使龔銓傳

龔銓字子諫江西南昌縣人出舉人授兵科給事中
龔雲南按察僉事秩滿詣京以諫議謫役尋起為廣
西僉事復調廣東薦陞按察使所至以廉潔自將盡
心所事多所建明咸切時癸年七十一乞致仕詔允
之至是卒歷官餘四十年家計蕭然無黍粟積平生
剛介直諒不以富貴累其心官雖泯憲臬未嘗尚嚴
威尤人之所難云

清獻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五

一再分校棘園所得盡知名士為法曹六年徵為郎
計部奉命督御馬草場往中貴與買人多謬飭筐篋
市驩因挾以穴利公一切峻拒之弊乃大創已出而
監榷清源清源地結南北賈舶鱗次緩則虞書課急
則虞蹈脂潤名公至首訓商若第以實輸稅耳吾不
為淵魚察也諸商熟公旨走市如鶩是歲河涸而權
緩顧險往時大司農才公復以公司雲中餉度出納
吏胥易緣輕重為奸公嚴覈之母敢上下其手又謝
絕長安諸貴人之為鹽買關說者一時餉政修舉邊
計賴焉久之以疾請告歸既愈起補繕部時以管窺
獻微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五
徵木委商多飾小為鉅牟羨利至不可管算公一一
引繩而程度焉中貴人數以不任斲相悃悞公弗為
動居數月晉為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川東時方有征
播之役公善策行間機宜輒微中客兵橫所過郡邑
如螻公以檄喻之人人銜枚而過民不知有兵也已
部議才公移備兵于楚兩臺為疏請得留治川北時
部使者涖閭中而公以入 賀行有日矣乃一夕馳
至立決諸務颺發霆斷亡不中窾者賀還值歲大旱
公露禱雨隨霑川人頌之亡何擢叅議復治川東川
東民間公且至爭負戴數百里迓公而公以疾作浩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馬君應龍墓志銘

康海

君諱應龍字公濟其先鳳陽人也後世移居河州世為河州人高祖曰英曾祖曰志祖曰文考曰全俱稱長者娶王氏生三子君其季也生君時考已七十餘君生七歲即好讀書手不釋卷考甚愛之又恐其勞母曰兒欲讀書是心誠悅於學也乃復斬之邪發蒙之明年即習尚書日記數千言不踰年而旁通易詩禮樂春秋下筆成文雖老師宿儒咸自以為不及十七入州學諸提學皆以為佳士而遂巷先生獨奇之

獻徵錄

卷之九

五十六

曰此子所就不止科目也虎谷繼蓬菴取君緝學書院予時已領鄉舉過長安虎谷輒語予曰馬應龍書院諸生未能或之先也弘治乙酉果中鄉舉第二正德辛未登進士高等除戶部江西司主事值流賊劉七等寇河南上命文武大臣討之君督餉馬賊平賜銀十兩紵絲一表裏以勞之又踰年蜀盜尚未平於是命都御史彭公澤代尚書洪公鍾總制西征軍務仍以兵部員外郎張君嘉謨與君叅軍督餉未幾彭公舉君與張君皆生長邊方熟知兵事官令贊畫軍務必有後助乃以延緩臨鞏洮岷兵馬付君自為

然拂衣歸矣當是時公髮始艾即霜露之恙何不已

乃亟于縣車賦朱紱猶脫屣歸而丹頰如渥身被金絳望之翩翩神仙仙人也人固謂東山不能久卧公豈謂竟以是終哉公至性孝友暮年昭毅公病疽泣為吮血弱冠太淑人塲發於背顛天悲禱至長跼終夜比奉諱哀毀踰禮既第南宮以兩尊人不逮養不忍遽膺珪組也兒時有鮮衣輒解以奉兄既貴先所置產悉推以讓之且為代償所稱貸者戚黨有急或婚葬不能舉輒出貲佐其費生平衣無重綺食無兼味任真守素泊如也居鄉未嘗以刺通公府有緣兩造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六

求緩頰者必正色距之顧時時陰為地方畫便宜事且行矣終已不言其德奉常劉公攝府事舉鄉飲酒禮固延公不得已為一出副其意士大夫有慕公造廬者財一為報謝此外杜門却掃自二三君子文酒賞度外人莫能窺其面也公為人溫栗而敏練與人處和氣滿大宅而動止有常不失尺寸至寄情玄澹夷然穆慎即至啟手足而神志無怛蓋其中之所寄遠矣豈矯世拂俗以就聲名者哉余自守史局歸歲時從公游竊窺公意存忠質語謝臧否韜藉風雅而臆迪檢押嘗心儀之乃狀又言公天性寧過為厚強

爲忍甘爲迂不作薄俗整刻崖異之態斯又可謂善言公者矣

一君遂有中江之捷斬首益數百人兵勢漸盛後至漢州提督軍務都督時公源與陳副總兵官同遊擊計事間報賊至城下諸公方猶豫君奮然提所部兵往勦之大戰於三渡水親輜騎賊一人令士卒皆奮擊所向而靡斬獲幾四百餘級而中多渠魁於是軍中皆以文武全才目君捷上 上賜君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俸一級班師後又督糧宣大乙亥八月陞本部山東司署員外郎明年陞郎中等奉勅總理遼東糧儲收支皆有法正已格物積弊若洗居一年軍民胥悅信畏若神尋以病乞歸調理 上許之

卷之九十八

五十七

居鄉三年所學益進比辛巳復除本部福建司郎中行取北上道過武功與予語奇君可以大授因賦詩贈君君至京乃數上言邊事 上悉允行之嘉靖元年壬午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霸州等處兵備距京師但百餘里正德以後浸爲盜賊淵藪地又多中貴洎勲戚莊宅士無完器舍無積粟豪家兼并侮法吏不敢捕桀民肆掠遷不能獲君至肅貞憲度振揚威武創修城池建置營堡大易舊觀於是民有畏志而吏漸捕邏漸獲矣於是汰冗懲逸精仁得勇敢干入給以利器厚以糗糧訓以坐作養以銳鋒又積粟

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七

係石以備緩急不數月間石累房景玉陳

等大臣等大盜七百餘人洎寓主虛進齊統二十餘案

先後俱獲而姦豪白鉞白景方等處以重公不通請

謁由是民志惟熙吏守不盪可謂承平之希和矣其

他明寬獄摘隱昧不可勝紀地方之民皆設位祠祀

於家則君之所以獲乎其心者豈聲音笑貌能邪巡

撫都御史孟公春以君治狀上聞 上以為難賞銀

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君猶有疾疾在霸州五年加以

公事旁午乃闕作聞廖建丙戌章九上乞歸 上皆

吝以優旨不許歸冬十二月疾方劇忽有四川按察

使之命拜命又二月為嘉靖丁亥二月五日而君卒

矣於乎惜哉君生成化甲午至是年五十有四君臨

終時語胡安人曰吾平生心事惟武功康子知之果

死當令汝良求銘吾墓於乎痛哉君嘗私語子曰

夫當磊磊落落自見於世一涉顧吝非夫也爾

送喪者君卒之日篋篋惟有俸金若干餘

可謂趨不淪志者矣豈非所謂丈夫乎

四川按察使馮公亮墓志銘 陸可教

嘗聞金華涉其嶺下瞰蓉峯之麓有屋踞然鱗次

櫛比公之族也蓋馮氏以甲科歷膺任者數人最

為其冠者族公其一也而公又最賢子質耳習焉又

若而年而見公二子鴻臚君於京師則以志銘為

請予按視而益知嚮所耳習於公者不虛也公諱亮

字純夫別號貞齋其先世自山東徙居義烏元末有

嘉興路總管名道通者再徙金華之赤松洞遂為金

華人三傳而為處士公以玉以玉生傑為名御史有

聲卒廣東按察使廣及發名宦鄉賢似有祀際生賜

為彭澤令以仲子殊貴贈主事長子治生來安令璣

要朱氏生三子其仲即公亦以公貴封兵科都給事

中朱封孺人公生而穎異比長治經義蔚然有聲試

輒冠諸士嘉靖辛卯舉於鄉壬辰舉進士令潤之

徒邑瀕江於南北孔道最為要劇民疲於往來供億

甚苦公以身任怨汰其十七吳中諸郡邑素苦白蠟

解役會歲大侵而役不蠲公力請於部使者以贖銀

代輸故郡流徙載道而潤安堵如昔最聞擢兵科

給事中俄轉禮工左右復陞兵科都給事中疏請

給事中俄轉禮工左右復陞兵科都給事中疏請

給事中俄轉禮工左右復陞兵科都給事中疏請

歐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九

理餉建城堡治濠塹以備虜敵事皆鑿鑿可施用

中貴人某成國公希忠寵煇煇都城公前後此其不

法皆得請權貴斂跡尋恩河南參政會歲復大役至

人相食公極意賑恤捐俸為郡邑倡所全活無算是

歲入計以治行異等賜文綺錫宴南宮等擢四川按

察使按諸會墨吏無所假貸望風解綬去者數人尤

加意獄事日夕手爰書讞贖至達曙止寢遂以此得

瘳疾再請始得歸且詔銓部俟病愈起家而公行至

夔州歿矣嗟嗟公僅四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其所

建樹可勝道哉公素不問家人產而持已特廉河南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入討時東自羨金萬餘公卽不自入不可為饋遺費

耶公叱去之日安有行苞其馮公者歿之日夔守為

檢其橐中裝僅餘羨俸數十金而已其廉乃益著云

四川按察司副使東公思忠墓志銘

康海

公諱思忠字進伯上世鞏昌人也高祖良惠以總管

守商州值紅巾亂令二子挈家居華州一居朝邑曰

吾受土地於國義當死守汝等往茲樂土慎哉毋以

忘予先人之孝矣於是二子如命以往而總管公竟

死於官今華與朝邑其子孫各繁衍興盛至有數百

人云衣冠詩書蔚為關中華胄非天所以報其忠邪

居華者諱德名至華則辨土音藝為家人業不數年

既饒裕富有見諸貧乏者及婚喪者輒賙恤資助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華人咸喜以為鄉有長者可瞻庇已也生子有昇博

學篤志得深履因為州學生學者咸敬畏焉其率履

正俗之事鄉人化之如堊黜浮圖循家禮其風弗令

衰也後以貢為商河丞仁以撫民介以律已民至今

有遺思可謂達不離道者矣初配郭氏生公公生而

岐疑少而穎悟十二從商河公遊太學每祀則齋潔

入廟凡俎豆樂舞之屬莫不備問而具識之退而曰

禮云樂云固如此其所用心豈尋常能測哉讀書為

文雖長老莫不畏避西歸時已值弱冠被選為州學

生中天順壬午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拜刑部河東

司主事訓斷明決不避權要三載考績於是封商河
公爲刑部主事而郭爲安人焉尋轉雲南司員外郎
郎中考最進階奉議大夫而商河公贈郎中郭安人
封太宜人恩數頻仍雖國恒典而遇者每艱此亦足
以占高河公與太宜人賢而公之孝道顯明幸於
天而獲於人者誠不可誣也吁盛矣哉被命審錄
畿內刑獄平反爲多惡有所畏寬有所白今其子孫
衆庶而樹立卓犖豈非天所以報其忠如是哉公若
刑部以端正自居因情亮事曾未一用慘酷刑具而
犯者自不能不以隱曲備對嘗曰獄有微旨非敲朴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八

李三

所能致也每於招稿面題曰得情勿喜及據案正法
則又曰罪疑惟輕一時危疑之獄皆以公爲決於是
吏部兩薦公爲府丞不報遂轉四川按察司副使整
飭松潘兵備聖書曰番賊出沒聽爾相機勦殺軍民
利病聽從便處置公至立約束謹烽燧內修政事外
樹兵威諸番部落畏威懷德不敢侵邊然松潘孤寓
萬山而諸番部曲環列峭嶮中留一綫之路爲轉輸
往來斗米之價每銀數兩方辦故布政司計邊輒數
倍他邊而主藏之吏或多爲伸縮侵盜監司在彼又
以荒服俗弊因循罔稽由是吏奸民苦日甚一日公

是苦心勞意滌弊正法舍庾之積陳陳相因矣又
嚴獄尅之禁正私鬻爵茶有序瑕釁不生士有飽
食官息科飲蜀方之兵駭駭生氣馬公又於大石佛
嘴鑿山開路以便轉輸人至今宜之成化甲辰惡匪
族逆命公出軍勦之直抵巢穴斬首四十餘級上
賜公白金彩幣乙巳小寨番竊發公又出軍勦之斬
首三十餘級所獲軍器頭畜無算曰此士卒之功也
悉以賞之捷且又賜如前於是軍威大振諸部失
心歸順其酋長及朔望輒來稟受約束蜀中士民僑
公爲西北長城矣是歲十有一月八日公以疾卒於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八

李三

官距其生正統辛酉享年纔四十五爾嗚呼惜哉

四川按察司副使黃公熒阡表 林 俊

其表黃公熒敦實既管樂丘自誌之又屬意其表
俊表焉嗚呼是俗所深諱而不欲言者况豫之耶夫
生寄死歸達者所易視而諱者未之竟也死生亦
大矣任情死生於仕止得喪何如耶公初以成化壬
辰進士尹玉山起為南京監察御史偃僕抑抑異下
予意新臺官過矯屈為是何也公丁先御史南澗憂
服除改北臺三奉 聖書巡長蘆艦司迤北漕道四
川雲南貴州戎政酬接間都馬詳商畧無徑斷語私
服充養之素官六察殆非宜然也既之僞者奪燥者
息陰賊慘狠而激訐者消沮聲迹泯然事緩急奇辦
固存以孚而移之前後論列事為多官賢否治得失
十餘事尤荷我 孝宗敬皇帝嘉納公固不察察人
細過固持其大也在雲南有趙都司戢者驚悍不可
馴獨帖帖憚公巨璫遺財當事者避餘烈公從容一
語覈其數非剛而善用能之乎夫豎日張聲嚼齒大
罵凜然若生風臨小利害輒隱忍循默猶自謂老成
得重厚體然乎哉予親見公南臺及雲貴時事道玉
山又得公之流澤故政嗚呼今之官如傳舍謂一令
三十年猶有存記如許耶公為四川按察副使能望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八

李甲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八

李五

起顯叙方有階入 賀過家拜母林太孺人眼食
無異然已八十而九公曰惡自而致其情哉遂疏致
其事所以致悅太孺人者織巨曲至又四年太孺人
年九十二方終公擗踊欲絕是日鳥百數遠屋悲鳴

四川按察司副使沈公琮墓志銘

梅純

公姓沈氏諱琮字廷器先世汝南之平輿人至高祖
興始遷居毘陵宗族日盛曾祖福值元季江南兵起
乃歸於國朝從征四方屢効勞勩彭蠡之戰遂死於
陣因得賜地都城南之鳳臺岡以葬其冠服故子孫
今家於南京大父庸漢武間再以軍功授旗手衛百
戶父旺尤篤於忠孝當開國初兵戈甫息人猶罕習
禮節而能卽知報本追遠爰建祠堂以奉其先人故
到今家世襲其餘風才能單出有自來矣娶萬氏以

錄徵錄

卷之九十八

本本

永樂庚子正月丙寅日生公公生甫數歲而萬母蚤
世日處嚴侍下自少輒能就書史既長從布政謝
公輔學易每有新得正統甲子由應天府學生中南
畿鄉試又四年戊辰登進士明年已巳授監察御史
景泰庚午奉勅督浙江銀鑛區畫有法浙之人至
今猶才
事滿續以舊典例得推恩父旺以是亦
受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萬贈孺人既又奉勅清理
京畿及中州齊魯等處畜馬公推誠教戒所至不獲
而牧馬日蕃後理湖湘刑獄尤多平反比還巡按兩
廣威望益振乙亥居父喪天順改元起服陞四川按

某某陰附當路賸貨殃民莫敢指斥後雖坐他事逮
黜亦以君言故由是一方肅然人謂得巡按大體是

故謂之貞先是巡城者務繁科條以鈞撫爲能所關
決多家人細事君曰御史所治止是邪悉縱不問所
治惟猶奸巨蠹要束詳明發擿敏利譽籍籍起河間
早奏請免賦減科謫盡出所儲藏鎰貧民全活甚衆
四川地遠懼獄之久淹也概所司月報而時遣發之
朝使方取材西南又邪人迎佛亦道境內屬歲饑民
不堪供輸君材擇周慎而晝夜拊循之民得不擾妖
人某子甲善幻術能剝腹出腸胃喘人微利又能吐
獻徵錄

錄徵錄

卷之九十八

本本

火燒民廬室民益驚畏求罔不獲或捕之輒說杖以
逸殆不可方物君密飭各郡同日邏捕術窮皆伏其
辜某郡人乙慄悍強禦推埋自恣君虞其陰賊多黨
捕急或生變乃先揚好言卒以計擒殺之健爲之慕
願難溫江之三渡皆湍急善溺舟君擇材幹吏委以
鑿治人知其去險卽安而不知勞費是故謂之材君
天下有大過人者性尤嗜學平居手不釋卷程文若
擬古詩詞清潤圓融不事刻削而新意層出少受知
于太保吳文定公太傅王文恪公都御史孤溼徐公
入朝尤爲太師李文正公所喜有相見之晚之嘆

四川按察司副使張公昂墓志銘

張邦奇

公諱昂字仲明別號棟莊主人又曰寓菴姓張氏曾
太考諱廷良贈江西道監察御史大考諱楷官至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博學善詩文嘗奉命經略東南卒
饒巨寇功著國史考諱應麟亦以詩鳴從軍三陟有
功授寧波衛後所鎮撫母虞氏封孺人公世居慈溪
建都憲公始卜居鄞城平橋之南公生有奇質貌古
而性剛自爲郡學弟子員已侃侃然能自樹立成化
戊子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授知鉛山縣勵心勤力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本

曰是爲國家害不小抗章劾之詞連內閣司禮由
內外大臣皆銜之未發也會守備南京太監薛琮聞
公名求見不許且勅琮鬻放軍伍琮乃誣奏公擅作
威福遂左遷南京通政司經歷久之以魏國公薦轉
四川按察司僉事查理鹽法蜀中鹽利最饒先是理
鹽者率以賄敗公搜剔敝蠹一新以法有都指揮使
陳某富而無子惟壻一人嘗樓一處子匿于家事覺
鹽之河以絕踪死者之父訴於巡按御史且請必屬
公治之御史曰是理鹽法不得與獄訟其人曰陳都
司家黃金至十餘鉅萬非張憲僉孰能不爲刺陷洗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六十九

小人冤邪乃移公按問一訊得情而御史卒通厚賄
撓公數四不得則別委官推之竟移坐其胥之僕云
公既尋碣不能與世合再疏乞致仕不允而遷公副
使守備建昌黎州等處時同事馬太監信用術士周
慧以其善黃白術將進之朝公聞而驚曰是唐之柳
泌也卽擒慧置獄而劾馬之妾事乃獲寢公猶錮慧
極邊以杜後讒居歲餘度終不能容於時乃和陶潛
歸去來辭引疾歸老於四明之棟莊時年甫六十環
堵蕭然出入不能備騎從家人糲糲或不贖而愆然
容與日事經史自娛嘗歲大侵大臣賑饑浙東聞公

獲甚遺五十金堅拒弗受利害禍福不待解遣而自不能膠其中雖於俗不屑苟同而對衆坦坦不爲矜防胃懷如冰玉不可點染其表姪憲副余君本每待公才嘗不昂以道義病既殆猶張目謂曰努力哉乃今人才自勵者少若能扶持一日是培國家元氣于一日也蓋立身爲國之心至死不亂嗚呼豈不英偉卓絕大丈夫哉公生正統癸亥九月卒正德庚辰九月年七十有八

始予讀先漢等史見諸循吏事有政通神明精感天地者未嘗不太息欽想以爲後世所未有也乃今於

歐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一

悉谿張公而復見之公名揚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也成化中始以進士知鉛山縣初縣有賣薪者墮會經得薪直以其半市饜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乘饑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鄰侏疑妻毒殺之執送官拷訊無他狀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初蒞任嘗白畫登堂忽都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覺也行及案前長揖入迎之坐乃曰公母懼吾非人實邑中某鄉之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知公精明果斷必能雪之公問其事神曰吾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蠱毒而租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

置罈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烹以咳他囚而死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旦名闔境漁者命捕罈得百斤如神言試之得昂頭者凡七設釜於堂名此婦面烹之出死囚於庭與食纒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公謂婦曰汝冤白矣遂釋之徐訪其鄉果有神祠視其像正所烹也又甲嫁女於乙抵乙門揭幕視之則空輿而已乙謂甲欺已訴於縣甲又以牋其女互爭孰前令建簿從諸人鞠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令不能決公至偶以勘田均稅出郊初太祖平陳氏過鉛山定其稅額偶積餘稅加於數百畝則有畝至數石者以

歐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一

是公往看視行至邑界有樹夫數十抱蔭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禾麥公欲伐之從者咸諫以爲此樹乃神所棲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明府不可易視也公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其令懼禮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沮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有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吾等樹神也棲息於此有年矣幸公垂仁相捨公叱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以爲倡凡三日方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婦人墮地冥然欲絕命左右掖而灌之以湯良久始蘇問

向以在是婦曰昔年爲狂風吹至此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宴所食皆美饌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人還之中一人正甲所失女自言在巢中爲妖攝去其訟遂解公以其木修公解數處而所蔭地復爲良田由是悉毀諸淫祠在境內者無遺獨鄉落一祠民秘之獲存他日公以事經其地夢神懇曰公姑恕我翌日名鄉民責令毀之神忽降于鄰邑小民曰吾被張公毀廟無可寓寄公正人吾不敢犯願借片地暫居公去祠可復也汝不吾從五

卷之九十八

七十三

獻徵錄
內必及禍民初不信未三日果頰憑吐逆神乃降
家人禮拜爲之立廟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
公倫至痛鞭之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托以
他出還馳詣其告縛歸用印於背然後鞭之乃隨聲
呼嗥竟死杖下邑寡婦惟一子採薪於山爲虎所啖
鄰居惡少欲以事難公代婦書牒使投之縣稱欲得
虎抵罪公視牒笑曰奸民欲窘我乎與婦期五日來
乃齋戒作文祭城隍大略言神爲一邑主不能禦災
捍患而縱虎食人今與神約五日內必驅虎伏辜否
則撤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神告曰虎至

起佩弓矢升堂命啟門有二虎入伏庭
有人守之者公厲聲叱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
當抵死二虎有非傷人者退一虎起繞伏虎一匝低
尾而出其一不動公素善射拔所佩箭三發而三中
其首因命隸卒亂鞭殺之名婦人歸以虎屍自是所
在喧傳目爲神人三年以政最擢監察御史今致仕
家居杜門謝事足不入公府隱然爲鄉邦重望君子
惜其位不滿德云子聞得公事於其鄉人因此爲記
後之傳循吏者或將有考焉 庚巳編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十三

君錄入庚巳編矣後其二子莛蔚來吳又舉逸事爲
先君言鉛山民俗惡薄婦人夫死輒嫁亦有病未死
而先受聘以供湯藥者獨傅四妻祝氏夫死不嫁舅
姑欲奪其志弗從先是公立二牌於庭諭孀婦有願
守者跪節字牌下願嫁者跪羞字牌下署其牒各聽
所願舅姑以此給婦云若守節須聞官以婦不識字
使投愿嫁牒公判從其家長乃謂婦曰父母命汝改
嫁汝安得違之婦曰唯唯必待吾祭亡夫始從命舅
姑卽許受聘至日設奠痛哭潛投後圃池中死家人
尋覓見衣裾露水上乃得婦屍遂以土併屍填其池

言是邑中大旱百方祈禱不雨公先移文城隍約三日雨不應乃齋宿神府夜夢婦人衣縞素泣拜陳寃具言其居止姓氏公寤即躬至其所名其家人詰責皆吐實故土見屍顏貌如生哭之慟爲文以祭未訖而大雨如注平地水滿尺因罪其舅姑及同謀者卽殮塋如禮欲疏其事于朝有楊尚書者沮之不果乃建祠立碑祀之有妖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呪死術有怨者往賂之僧削木爲札書其人姓名年甲以實羊後羊死其人死矣以是遠近神之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公至任某年有老婦訴僧詛其子于

獄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十四

方赴人飲死席上公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曩公此際正躊躇矣公乃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卽償其死僧又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僧曰不可公正人也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既而因至遂縛僧到縣治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僧了無傷而杖隸俱號呼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咒杖者死復咒其生吾卽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某夜大風撼屋守公曰是僧所爲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詰責愬其衣縛之以界方拍案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

光閃爍又墜一小冊乃妖術書也公名同條至取二物焚之將以斧劈其頭僧曰待某自死遂死公恐其詐使昇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腐矣

後鉛山丁洪至張公家言此僧有術亦曉其術然但能病人不能死人也

獄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十五

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盧君雍墓表

邵 寶

監察御史盧君師邵既擢四川按察副使奉 聖書
提督學政取道省其父 封御史公於吳將行暴疾

卒又明年癸未封君以其子應圻塋於西嶺山之原
其弟兵部主事師康以使事歸乃立石墓上以其所
自爲狀請予表之予嘗聞君子之論君也由其言于

上者謂之貞臣由其行于下者謂之才臣由其潤于
身而表章乎古人者謂之文學之臣按狀君初登進
士觀政都察院也於羣衆中獨留心吏事凡章程法

比皆習而通之時都御史三山王公見其所擬吏牘
驚曰此法家言老吏所不及因薦試河南道御史巡

西直門繼巡東城于是 武宗方銳意北狩督宣府
建行宮急而都御史某附麗承望其勢張甚君上疏
請罷行宮之役而斥某邪穢庸劣不宜任用言極激

切廷中聳然比既實授清戎至東光見長寧伯某侵
奪民田橫斂子粒往往愈繁死諸獄君上疏極論請
釋無辜而還其侵地皆從之或言長寧貴戚權倖君

清戎有職而得出位君曰風聞言事御史職也况且
擊其事 可忍也巡按初至四川首劾巡撫都御史

其某陰附當路黷貨殃民莫敢指斥後雖坐他事逮

黜亦以君言故由是一方肅然人謂得巡按大體是
故謂之貞先是巡城者務繁科條以鈎摭爲能所關

衆多家人細事君曰御史所治止是邪悉縱不同所
治惟病奸巨蠹要束詳明發擿敏利譽籍籍起河間

早奏請免賦減科謫盡出所儲藏銜貧民全活甚衆
四川地遠慎獄之久淹也微所司月報而時遣發之

朝使方取材西南又邪人迎佛亦道境內屬歲饑民
不堪供輸君材擇周慎而晝夜拊循之民得不擾妖

人某子甲善幻術能剝腹出腸胃憐人微利又能吐
火燒民廬室民益驚畏求罔不獲或捕之輒說校以

逸殆不可方物君密飭各郡同日邏捕術窮皆伏其
辜某郡人乙憚悍強禦推埋自恣君慮其陰賊多黨

捕急或生變乃先揚好言卒以計擒殺之健爲之莫
馴難溫江之三渡皆湍急善溺舟君擇材幹吏委以

整治入知其去險即安而不知勞費是故謂之材君
天資有大過人者性尤嗜學平居手不釋卷程文若

擬古詩詞清潤圓融不事刻削而新意層出少受知
于宋保吳文定公太傅王文恪公都御史瓜涇徐公
入 朝尤爲太師李文正公所喜有相見之晚之嘆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十一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十一

家移治所至以餘力建學申教大典文治薦賢士大夫不可起者必造其廬禮焉死者弔祭其墓尤樂表章先賢嘗建董子毛公二祠及浣花三陳東坡遺直四書院家居時請立石湖書院祀宋范文穆公又求其遺像及所書田園雜興手摹勒石以文穆故居湖上君與隣焉用是致景行意遇古蹟及山水奇勝處多所題詠是故謂之文學夫三者有一已為人望而况兼而有之乎且貞而不迂濟之以敏才而不浮持之以重文學而卒歸于雅將之以德蓋不惟成章而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上

已殆知所以裁之者故雖未見其止即其所至亦可以稱于天下矣君諱雍字師邵其甲子舉于鄉登辛未進士凡在官若干年卒是為正德辛巳九月九日年四十有八

汪一傳

公諱紳廣之永豐人登弘治進士正德初任刑科給事中公公以忠諫獲譴余實親見之 武廟即位踰年宦瑾盜國柄擅威福以刦制天下驅逐不附已者于時內閣劉公健謝公遷輔導 孝宗皇帝致太平受顧命稱前朝野賴之同日罷去臺諫相顧莫敢先發君一夕草疏上之人服其敏及讀疏詞氣剴切事理明盡罔不感動有泣下者于是傳錄風行四方瑾銜之甚嗣是稍有論列者既而留都臺諫皆有言瑾大怒矯詔皆建至京并君獄治妄言罪乃痛捶于廷桀

卷之九十八

上

餘其名瑾伏誅乃起為雲南按察司僉事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聽訟明決屢伸冤獄士民稱頌西番僧奉 旨迎活佛所過有司望風迎奉沿途騷然人無藉入者迫千人至蜀索庫藏銀以萬計未有處會

武宗皇帝計報紳時司臬事謂茲斃獲罪 先帝

所遺殘害新政必誅宜急收之或欲減其所索銀物

織之出境紳獨勒兵擒其首惡置獄中請 旨俱逮

至京遂正其罪灌縣江都大堰圯決淤餘數十年軍

民文病科奉勅往視疏濬淤塞鑄為樂以捍上流

漢紀于萬餘頃俱為沃壤蜀民大悅稱呂公堰天

三 奪取寇淮茂等州兵憲以失機待罪撫
去或清飲要害竊發屢敗我軍神揮指揮何定授以
方務期期進兵遂獲渠魁餘黨悉平紀功申奏 詔
賜內帑銀兩段足內閣楊公廷和姪舉人楊愷倚勞
從嘉靖二年春齋表入 賀萬壽卒於途嘉靖
年本縣祀入鄉賢祠

卷之七十八

八十一

四川兵備副使張仕隆傳

朱陸輝

張仕隆字仲修安陽人也性警敏書畫經目不忘
人奇文奧旨覽即通解弘治八年中鄉試又三年喪
父制闕奉母携弟妹卒業太學明年試又不利與三
原馬理集友講學士隆獨持議曰諸君日端默戢戢
可謂能閑其心矣要須於事為驗其實身與世為二
理與事相乖非聖人合外內之道也十八年士隆舉
進士授廣平推官治尚明嚴吏民畏之正德七年拜
監察御史朝臣各為朋比或託門生或以鄉里故知
附大臣大臣亦利其債事而歸已私也士隆惡之光
祿卿李良事少師劉健甚謹健喜愛良由是得美遷
又以女字健之孫健以直諫為劉瑾所逐良詐言女
死乃他適士隆上疏勅良且曰使今大臣知彼小人
終必相負蓋早絕之而邊遠乎延正人也良竟坐罷
去八年巡察河東鹽法運使劉瑜貪而善交權貴士
隆劾罷之革豪右嚴取贖均支給鹽政大振服則建
正學書院聚徒授經又鑿青石槽開茅津皆為大衛
民甚便之九年正月乾清宮火士隆諫曰 陛下前
有逆瑾之橫後遭新盜之亂既不知警方且與居
度邈近貽人積戎諷於渠中

陳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八十一

吳山歸

遊外見煙燎內廷大典土木權豪競尚華侈親信

臣取貨于外又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

極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

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璩

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畜者不知也今宜痛懲

前弊更宜克復絕淫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

究精一之傳考與王之故以表率天下褒衣博帶之

雅執與市井狡穢之羣廣廈細旃之樂執與邊徼凶

危之隊不報明年巡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宜酬酒作

威大括民財荷黃延二日上所賜有拒令者杖殺之

無諭自都御史以下皆不敢禁士隆奏之且列其賄

若千十一年還守道事有張順者京大祥也隨中官

守雲南啟門子死潛回京避之雲南守臣移文逮之

甚急乃出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貨二隸竊取淮上

丐者斃之二隸告順死勸實給文歸已三年矣士隆

閱案疑之密廉之數月果得順坐殺二人罪七民大

悅時錢寧大有寵賜姓朱而廖鵬附之初鵬以中官
庚堂為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鏗用事鵬復謀入錦衣羅事
為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鏗用事鵬復謀入錦衣羅事
領財納結自師保元臣相與極

卷之九十八

主

長山館

率諸偷疏其罪且曰堂來鑿往兄甫罷而弟嗣任

內鋟外父制中而子擅利鵬毒河南以起內盜鏗

陝西必召外虜朝廷豈無他才專用一族兩省亦

有何罪自受百害邪鵬寧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殺

人為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

冤鳳鳴素事逆瑾致富又凶悞甚當案者即遜去累

年不決都御史彭澤以獄付士隆及許御史完掠治

取服鳳鳴知事急貨錢寧以其妻女往要之寧受鳳

鳴懇為上奏乃下士隆及完獄七閱月士隆謫晉州

判完謫定州士隆既之晉州教民耕桑如齊民要術

之法蔽果倍入民用殷富是年滹水決數縣咸災士

隆奉堂檄往塞之績成遷知州今上即位誅竄奸

允伸雪冤抑士隆復御史所司忌士隆才擬遷知府

太宰石瑄曰凡官居者悉以資深起用而謫者罷者

猶以淺資拘常調是侯者常伸而忠者常屈也何以

勸善乃得漢中兵備副使其地居終南太白間西南

連蜀東接鄖豫山截葉羅立山中長廣數千里有良
田美隄長林茂竹文狸蔚豹通逃者往往往擅以為業
歲貨軍官與通則吞併弱小藏夫盜伺便出掠又好
報警殺人急則生變朝廷特置都御史鎮之士隆至

卷之九十八

主

長山館

首按軍官極食用良賊有王大王二閻仲良結同匪
為惡官不敢捕所在皆立親識急則投匿號曰賊主
士隆召主諭之曰汝能擒賊即汝功吾賞若否則吾
軍軍焚山汝等與存者幾何矣皆叩頭曰幸公活我
願效驅使居數日各獻賊士隆又取賊主恬惡者十
餘家破滅之遂大安乃堰響水溉田千畝立隄防溢
又修雲霧水未成而卒年五十有一

狀教錄

卷之七十一人

八十五

漫山館

四川按察司副使劉先生天氏墓志銘

李開先

函山劉先生者諱天氏字希尹濟之歷城人城南二
十里有函山因以為號焉祖璟以監生任寧縣丞父
緒以舉人任高邑知縣母張氏妊十二月而生先生
生八日母疾無乳庶祖母章氏棄其子獨乳之蓋預
識其子之天而先生之才且顯也六歲病瘧延綿至
九歲遇一媪以針刺十指愈出就外傳日記千百字
弘治乙卯父畢業太學携之讀書京邸即通經史兼
諸子百家言文筆濠濠命之題頃刻成篇十五歲遊
膠徵錄 卷之七十一人 八十五 漫山館

郡庠提學陳矩巷一見奇之每令侍食於側正德丁

卯鄉試中式甲戌第進士聞父病乞終養未至丁艱

丁丑二月起復除戶部福建司主事五月調吏部文

選司主事吏部用人慎重非久試不調調亦不即文

選先生舉實相附乃得之到司即著調選便覽四卷

雖有益吏治但時不能行已卯諫止 武皇巡幸歸

謁五日延筓三十庚辰三年考滿階承德郎贈父如

其官母為安人辛巳、今上踐祚前是以諫罪者僕

陛俸一級先生首與焉嘉靖壬午、本司署選、

癸、六年考滿實授員外郎、

、

中二彥甲申七月泣諫大禮復 廷答三十郎中余

寬調文選未履任謫戍先生繼之大推小補秉公竭

誠別滯掖淹登良黜劣遠近風動余在文選後先生

十餘年慕先達之行事尋舊緒之茫然往往于故牘

中見其批駁遺墨猶足以知其政也老矣侯選者咸

言嘉靖初年先生之敏夏虞中之執皆文選出色也

大抵賴 聖天子新政臣下凡有注排易為之力且

有光耀焉給事中陳姓者素短先生因著補衣見部

先生斥之仍假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名上吮指摘先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公法 吳山館

生乃對品調壽州知州給事中趙漢等御史戴金等

八上尊論救不報抵州屬歲饑乃禱災賑乏通商惠

工撫字勤勞民無菜色撫按交章論薦一十四次勦

強植弱不聽請託州之大姓及士夫無不欽戰戊子

十一月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巳丑九月陞南京刑部

廣西司郎中庚寅四月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太

梁時 上命刑部錦衣衛審河南獄囚重刑者一千

五百餘人得平反者幾七百人先生之力為多退而

詭人曰吾之遺子孫者只此足矣河南訟獄之繁大

梁薦最先生一訊無不輪服至有 匪嘗云不意

乃有此釋震手憲度之清三五十年來僅見此

有渥不輕易許可者先生亦自呪曰吾能使公署

無一專屬吏無一錢惜不得察察其微耳先生時有

盛名而遠發此言後果終於此官其共識也其致歎

未幾為胡御史所論壬辰五月以才力不及改四川

去汴之日士民號泣攀留車不能發日夕纔得出郭

甲午有聲其屈者將處以按察使當事者以改調未

久難之乙未考察遂以冠帶閑住先生聞之略不為

動已而遇 恩詔致仕日集賓友徜徉山水間東山

之興不減安石而識者屬望再用亦比之安石云一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公法 吳山館

日會余酒筵越席執手問曰君善聚書書解有幾種

耶余曰三十餘種且戲之曰先生方以聲詩擅名問

此何為無亦蔡傳外有可復取者乎先生曰吾以治

書發身童時曾著禹貢遡河洪範解疑等論病舉業

之拘也近更有論語古解川中亦多見之余曰 國

制業舉者蔡氏與漢疏并行不知疏廢何時汝之

詰宋之講解以今觀之殆猶以鬼載覓以影隨形均

不可缺只以宋論之東 失之簡少穎失之繁陳上

舍失之碎其他各有得 印之吾心耳先生曰

戶小斷細解王吳二氏亦多合者三氏之失抑又多

於宋儒先生曰吾意亦如此幸勿令人聞之因陋守

殘者必惟我將并忌之矣以說經恐觸時忌然而卒

不免焉雖作釣魚人亦在風波內矣仕路嶮巖如此

哉先生家居七午至辛丑巡撫李谷中上章論才堪

起用命未下而先生無病卒矣詩文書翰為世所推

尚晚年為詞曲雜俗兼雅歌者便之蓋雖假金元之

音以洩不平亦可見才之優贖無往不宜也自少至

老有風調善談吐庶幾乎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黃

方伯海亭嘗謂余曰同一事也他人言之或無意味

狀微辭

但自函山口出入無不傾聽者飲酒多而不廢事次

日亦不病酒所著有愧菴集刺書稿遊蜀吟南行稿

草蟲吟田間集并前所云禹貢洪範二解

四川按察司副使富公好禮墓志銘

徐 階

春山富公以正德庚午與子叔父谷雲子君同

天鄉試公時年二十餘方面豐頤瑩如玉樹而意

閒雅飄逸予以童子從旁窺視之竊敬且慕焉後子

稍長間以府君命侍諸先輩飲公待子獨厚辛巳公

舉進士拜工部主事榷木荊州閔二年子亦遂幸泰

竊又五年公以服闋改刑部會子免先少師喪復官

翰林益得從公游故於公習焉公才高其於為政初

若不經意而所措注詳練精密卒莫能易之初試於

狀微辭

荆荆故利藪司推務者往往遭怨謗以去公條所不

便於商及舊制所宜復者為奏罷行之聲望蔚起自

刑部郎中出知重慶盡取民所出賦役哀以為籍而

事為之限使民自輸於官奸人至環視不能有所乾

沒日重慶遷副使飭兵建昌隴山埋壘起海塘堡為

陸道數百里以避澧水之瘴先是建昌推臨井以餉

兵其後臨下遊而兵據有臨井之利於是稅廢而餉

存儲事者雖知其然然莫敢奪公令計所當受餉矣

置稅相准乃頓紆故時論者以公為有定見又有

力於毀譽得失之際能無所動其心也當是時

百官以論汪鉉下獄公爭以爲無死法鉉銜之

監守遠郡公不怨尤及道江漢下瞿塘歷巫峽峨眉

青城諸山顧其僕笑曰吾嘗數夢家萬山中茲豈偶

然也在重慶時蜀王與都司劉永昌許奏不法若干

事詔遣給事中御史案之蜀既大藩而劉又素兇狡

二人以傲公或謂公勿往公不應至則一斷以法僅

十日獄具奏報可在建昌發屬吏之貪酷者其僚以

爲請弗聽則讒公巡按御史御史惑之會當大計天

下吏公卽棄其官歸所過登眺詠歌若以遷至旣抵

家不治生產數出遊湖山經月乃返返未比又買舟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九十

以出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鵬詠卽獨處亦未嘗不

怡悅與人處未嘗不盡人或負之雖至再三終不校

蓋公多讀書尤喜談神僊氏之說其所自得者深矣

公諱好禮字宇超春山其號厥初洛陽人從宋南渡

始家華亭曾祖禎壽官祖綱父洪洪以公賈封工部

屯田司主事贈副使

四川按察司副使吳君廷墓志銘

羅洪先

君異姓名達字近光別號雲泉舉嘉靖壬午鄉試已

丑進士出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會 郊恩進承德

郎請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轉車駕司員外郎進

郎中奉勅督發南直隸江西湖廣坐派料銀殿工成

加俸一級滿考進奉政大夫以才堪治劇出爲福建

興化府知府滿考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勅撫治重

慶兼達州兵備無何以母老棄官歸君生而剛嚴方

介負氣寡合善任事事可疑弗顧可爲弗沮人莫櫻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九十九

其鋒有嘗試者輒窘自救不暇以故所至有聲初至

武選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黃籍籍繁浩關人恣奸病

恐見察則多方誤我君入舉內令序坐內令久秘不

傳關人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被執詞相連諸

關恐達尚書所丐免誓不取有他武選火尚書以下

皆得罪君已改南京得免兩京以南北爲重輕君意

誠在毋不擇官不知竟以自全也南京守備魏國公

與兵部尚書爭道尚書不勝忿密問計君曰彼擅彼

營卒豈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

然以此銜君君聞之卽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

國曰我拚一鐵券殺吳其不知搏鼠爾同寮成危之君不動時有偽印獄久不服君遣人私送囚管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去受死此管取汝信也妻果不疑出請印榻下獄遂成王驛傳舟車馬船頭陳某特賞千公卿避役石不可走京師略闖人以特旨免君曰不獨一陳某也令兵馬司定諸船戶差遣以貧富為籍眾為語曰通 朝廷易撼吳郎中難江南郡縣役遣江淮衛水火為土猾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于官附綱運至部分給之軍民兩便凡工役諸直出納舊多羨日藏吏銀工得鈞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九十二

耕田爭水被毆死他吏上上獄明年君慮囚追憶其大霖雨因詰之曰得雨爭水何為竟坐殺妻誣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速訟或投緼火燒人屋攫財市中夜盜數起謀其姓名真之法訟益衰少每聽訟嘗手執券或延問他疾苦殊休暇鄉士夫以為異間易服旁窺之無不嘆駭訟已歸贖銀各縣庭無留人日晏走學官為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精鑒不爽君雖勤敏然存大體不苛細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內殿下吏畏罪多竄君豫戒隸隸不聽即面告御史某已成隸今勿杖內殿恐多死人傷盛德乃敢復爾命釋去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九十三

易他隸御史故憚君聞言錯愕唯唯明日引避於是與化獨無死御史杖者王御史禁乘轎各郡多輪報君月上役輿夫若干王服其不欺禁隨弛嘗入 觀一無所齋歸而藏金為同知所侵故不省第緩奏割期俾得自計卒不損君故不畏強禦至於興利除害尤勇健有法先是病旱禱雨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者君許之為文祝神期三日必雨否三有後患如是者七日不用君諭民曰徒邀福而不印文物盡也當為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適至眾驚莫敢譁幻林是詢南北兩洋水利奪其關於橫民者建石堤章漁

港為茅山石閣以時藉洩塞西湖港尾斗門咸

出蕩淫洞刻石紀成屬之守者既歐以萬連歲大

獲異麥穎禾海寇致至多為疑兵走之且曰此番

船所拍也戒自今毋得繼船其後倭入南擾海上諸

郡一如君言嘗指倭為義塚收棄骸且罪久不葬與

水墜者去郡之日民追號若失父母在達州罷有司

供張日省數金貪吏歛縮關市通和會與御史忤旬

月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

顧聞居十有二年當道數四論薦君視之泊如也君

為人守道理不動聲色而意常烈烈益自少時已然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吳山館

七歲學舍暮歸為掠者負走閉樓中假寐給守者夜

且半起緣屋匿焚圍中邏弗能得比曉乃問途歸諸

生旅見總制陳公公臨諸生咸以君抗言家降色舉

鄉試未嘗輕謁縣官縣官有所請亦未嘗不盡利害

性修潔不能受浼即居官一蔬果不輕取 得業僅足

粥部使問郡邑交際皆謝不納室無 犴騰行無

與馬臨終遺言鬻宅以償所貸妻子環泣 正色麾之

曰母亂我我縱留終不能庇若等也條然 而進孝友

淳厚踰于常情達州歸母病癰不解帶者 月比卒

惟所取弟適死杭州奉喪如其子少從兄遷學敦事

之終身如其父遷子徂祇天哭之慟未幾遷復死君

素壯實少病至是號哭奔走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

不及視寤為恨與人交務成其美赴急分甘有如風

負荷拂所好雖知厚不得望一函馳君為人好學博

聞恥為章句少受易于蕭教諭濟臺嘗識達陰陽卜

筮之說稍長旁通醫藥星卜諸技及國朝典故勳威

世次邊圉險易論斷一出已意不苟附和為文雄渾

簡核尤長於歌詞草書吳氏先世縉雲自吉州助教

彭年始徙清泃遂為新淦人六世為澤潞同知克敏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吳山館

又三世為邑諸生時雍君高祖也曾祖咸濟祖春阜

父昌舉鄉試卒湖廣殺城縣知縣以君貴贈奉政大

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

四川按察司副使遠齋顧公種墓志銘

呂本

公諱神字曰翔遠齋其別號也其先山東人宋
建隆間有諱澤者宦餘姚愛慈谿山水之勝徙家焉
入國朝科第代不乏人傳至贍生文文生銓公文也
以學行著稱曰西鎮先生封工部都水司主事公生
而岐嶷不類凡兒稍長篤志好學弱冠遊黌校聲名
籍籍嘉靖戊子舉于鄉壬辰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
主事分治南旺諸泉至則釐革宿弊疏濬泉源使夫
必受直而漕無滯艘公私稱便奉勅查理山東藩臬
職徵錄 卷之九十八 九廿 曼山館

公丁令日以烟連坐者勿治即日歸農者無數撫
交薦方期大用適以舊在兵部查黃註誤左遷許州
判官轉真定通判大名同知復擢河南倉事時鄭府
橫恣不法公悉緝治之遂歛跡彰德宗親王守道自
畫謀殺其兄御史入賄欲從未減公廉得其實堅執
不可御史銜之誣他事中公公與評辯御史竟落職
而公亦改福建未幾丁繼母陳氏憂乙卯服闕補雲
南未抵任予適視篆吏部知公淹滯獨甚擢福建布
政使司叅議時倭賊猖獗而福寧尤急巡撫王公詢
特以公往剿之公馳至其地凡可以禦備之者無所
不至一捷于崇興再捷于大金間峽三捷于州城之
外斬首三百級餘俘賊二百有奇賊大挫逃遁地方
底寧撫按奏聞 上嘉獎賜以白金文綺庚申擢四
川按察司副使去閩之日福寧士民攀臥感泣立祠
祀之四川松藩故維州境外地也軍夷雜處判服不
常公至動中機宜形格勢禁一發即就戮有奸軍周
尚武者陰蓄異志公訪知擒其首十八人如几上肉
餘黨悉平因條畫五事嚴責成以馭兵威遠權事宜
以防奸制變復舊額以賞夷安邊完通餉以足食養
兵設官權以典司出納巡撫羅公崇奎謂疆圉大計

職徵錄 卷之九十八 九十七 曼山館

無子此乃疏試行之而公以西土寒甚不置子及
際致仕歸里卒而卒公敏歷中外逾三十年
章辨測為學而止士論惜之公心懷忠信氣稟溫
和雖已為學而若儒生及當官遇事則持法毫無
假借如去至剛王守道周尚武等事真所謂凜然不
可犯者聞者莫不斂衽起敬公孝弟儉約尤出性生
章先祠置墓田待母之兄弟與已之兄弟恩愛曲至
以至宗族姻黨故舊皆盡其力之能為各有所濟友
人鄭朝濟者父子客死清平公萬里歸葬其骨此古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九十八 曼山館

人所難若其自奉則布縵藜藿終其身而所以教子
孫者讀書為善之外不問焉若公者世豈易得哉

四川按察副使章公美中傳 王世貞

章公美中者字道華其先常熟人父封評事公徙
石湖傍為吳人而公生則已營禎九歲善屬文稍長
居裏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僧異而飲食之匪
游丁翁邸丁翁知公非常人則又飲食之為折券曰
富貴幸無相忘也公亦竟弗謝去當推擇為子弟員
試於邑第一人自是連試輒高等而屬評事公卒家
益貧所授經諸生修贊輒以分諸昆弟母異儲久之
舉鄉試又六載成進士拜大理寺右寺評事守文法
母嘗滿三載考授文林郎尋遷左寺副公好為崇修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九十九 曼山館

自矩寡合退曹做一牝馬羸至兒骨曰吾蚤暮仁貴
人造請安事千里也即有賊撰口聶索管染側
理竟低鑄之笥矣居無何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分部
豫章豫章故多顯貴人而相嚴時亦在部中凡相嚴
所受幸監奴中外戚黨指使陰喝郡邑若取寄來往
鄙置視以為下厥公獨禁弗予馬奴志即榜繫之
使者為請弗得自是嚴氏奴多取間道去而公所接
獻即它顯貴人居間亡所假借豫章諸侯王有藏匿
亡命者公遺謂之曰法自 高皇建也大王 高
皇帝耳孫而身悖之使者以宗正條收王之舍人子

王亦終能匿之邪立出亡者人或謂公太峻得無虞
身耶公曰吾虞此三尺耳不能爲七尺計民舍灾公
馳而拜之反風火息已逐捕豐城盜賊其魁餘黨解
散兼攝七道策一切治理流聞前後臺使上書薦公
者凡十三輩而會公入賀萬壽所謁報相嚴無加禮
相嚴復用前事內銜之持不肯下凡五載始遷廣西
參議廣西故西南夷地多獠獠錯漢民而居拳攘矯
度日尋于戈人不覩老公以法整櫛之威端端受吏
盜陷太平諸郡公先諸道兵撤其衝捕虜首日餘設
伏夜搗賓利徭降之士兵嘗調發而北禦倭公戒毋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後斯後期如明法已又戒吏毋尋前例受賕受賂
傑以故兵吏交惕息赴約恐後公以其間修明學官
令風諸弟子衿裾其魁結彬彬矣而公所按部出入
嘗若冒瘴毒寢以成疾數請告會遷四川按察副使
填松潘公念疾無已時而徙地益遠益忽忽不樂遂
遁歸里不復出時年僅四十四云嶺東譚大初者與
公分道江西偕往相嚴所揖其子弟中貴人不拜逕
出其治廣西又後先得代而廣西士民謳思之曰譚
公爲政若霜日章公嗣之守畫一公之歸也譚公已
前請休里踰一舍所迎置酒相勞曰拙宦跡類固當

公竟成歸耶不侯蓋先爲其疾公前所置田宅以與
諸昆弟既歸食不能著業至僦宅旅舍以居束身爲
儉約奉母外食不兼簋而佃入奇羨用資戚黨緩急
歲時損粟茶翁子曰甚愧終約不能如韓王孫粟自
吾力耕出耳公於守令有造請絕不敢謝亦無有以
始聞請者其爲人若嚴冷抗手軒目寡言笑或以貴
倨目之而中實冲然不自足於詩近體宏爽開壯有
開元大曆風書傲視京兆得大令遺筆然自謂日力
寡衆體未備云隆慶初中丞林潤御史董堯封相繼
上公名報聞意且將大用之而公卒矣距其歸益十
陳徵錄 卷之九十八

年而公卒後譚公復起囊遷至尚書王子曰當隆慶
初不及用章公而以死惜哉夫士居約乃見節義公
競競守三尺炙手若熱逝不以濯退而食貧其甘如
飴蟪蛄之者不入於耳賢哉章公敗令公出而驟顯
如譚公亦奚所庸出也易云介石不於日貞吉公
庶哉近之矣

四川按察司副使李先先生貴墓志銘

呂光洵

自嘉靖乙丑讀書翰林居京邸見朝士往往相聚為講學之會而其著者又往往得美生之稱或謂有當路者主其會故然時太史李賓客生亦間與一二同志講學然竟出為四川憲副先生在翰林已十五年外補非其宜也則私益怪之無何先生未之官且乞養歸矣然後知向之聚講益妄相附會者所為非必當路者誠主之而先生則真以學之不講為憂非欲附當路者之意也先生名貴字廷良南

狀後錄

卷之九十八

古

吳山

昌豐城人家宰古澹公諱裕為高祖思州府太守翼愚公諱樂為曾祖登仕郎守貞公諱環為祖鈍齋公諱閻為父先生生嘉靖壬午十月十三日丙申年十五即入郡庠壬子舉鄉試第一人連登癸丑進士選入翰林讀秘書乙卯授編修戊午滿考封鈍齋公如其官母劉氏孺人已未以劉孺人喪歸癸亥復官翰林丁卯隆慶改元出為四川按察司副使以鈍齋公年逾七十請告歸辛未年五十矣以二月二十四日卒先生幼穎敏書過目成誦初下筆為詩文即跌宕成者出其上稍長漸心三舍之學嘗讀論語

高儲衛者昭然有悟即日務靜養非禮不行及在館即編集古名臣相業日自省覽慨然欲身任天下之重既入史局益講求天下治理自鍾律刑賦兵車陣法靡不綜覈著為圖論已未乙丑兩被南宮士有為郡縣者手編濂溪明道橫渠紫陽象山五先生政績授之曰治民當法此無愛民之實心者治終不古若也蓋志甚大材甚高未少出其端緒而為忌者所構失當路意歸未二年而當路者去繼者方議起先生而先生逝矣人無不為先生惜者然先生嘗語洵曰方癸丑將選館時李西野宗伯欲介予謁嚴相公

狀後錄

卷之九十八

古

吳山

子謝不往亦竟以入館命固非人所能尼使也嚴於先生為同鄉且不肯一往謁及嚴既去國賄忤嚴者悉被顯擢而先生又獨自免歸以先生所守若是即令尚在又安知能必有合耶起不起於先生意固未足為輕重也乙亥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五先生所著賦訟序記表誌論議詩詞讀經字雜記合若干卷藏于家豐乘思齊錄及五先生政蹟似特行于世洵自南官為先生所識拔濫入翰林先生之曰官于此有三隆文聲以起世譽上也當承以恆時好水也下乃守廉取待歲月耳雖然必為其下者嗚呼

言若在耳而先生不可復見矣

四川按察司副使趙公三聘墓志銘

王家屏

萬曆壬寅六月廿一日四川憲副使趙公卒于家
家嗣國史檢討用光輟直奔還瘞不及駭合殮也日
夜馮棺而號其季父寬譬之勉以大誨不泣草狀
介書使於余問銘焉余時臥病奉諱惻然悲也嗟嗟
天民遽至是哉憶昔釋褐從公知縣為元字權公少
余二歲而才志高邁百倍於余仕不應獨淹遲不獲
獨發余之視類於公者多矣乃今又先余逝也余何
能勿悲而忍銘公乎哉顧知公莫若余則何忍不銘
歟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五

晏山

汝河津趙氏自晉獻公滅耿以其地賜大夫夙始國
有諱思忠者四世而生盤盤生軌饒於實而喜施
嘗以凶歲捐千金發粟二千石哺餓者他所助昏喪
緩急之家尤眾里人至今誦之軌生九成任順德府
照磨能世其德以公貴贈奉直大夫禹州知州娶周
宜人生三子公居次諱三聘字天民號任齋公生而
韶秀童時里胥攝更夫者闕於門諸兄走匿公請往
見令號嬰盤辟容止甚都令奇其質試以文立奏能
曰此異才也賜之筆札而厚遣之更夫事得解年十
四補邑庠生為文醇深爾雅同邑暢生紹川一見

伊以午遂與暢偕舉於鄉其年受室柴兩上春官
成值贈公病歸侍湯藥不解帶者累月殿而銜哀茹
素鏤瘠有加服除登隆慶戊辰進士當館試業在選
中以束於額止授山東益都令過家省墓取道大名
兵憲某欲交驩公邀飲不以禮公艱然曰將質我而
屬我耶拒弗應某大恚乃搥公枉道擅用傳篲殺篤
工事劾公對簿而高工寔不死薄謫河南布政司照
磨甫五月遷江都令再踰年丁徐宜人憂喪之如贈
公服闋除河間府獻縣公凡三領縣皆麗郡冠蓋
如雲簿書叢其前若山委公出則戴星入則設燎窮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七 晏山館

日夜之力應之館無留賔而案鮮宿牘且能推其餘
力鈎考旁近縣事得其情也嘗眾謁上官問及鄰邑
疑獄其令噤不能置對而公對之甚悉上官偉公才
自是旁近縣獄亦無不移公論報者前後疏薦公十
九能聲日益上聞而勞亦日積寢病絡血矣戊寅擢
守禹州又六年所入拜司農郎督饒遼左以功賜御
府金者三增秩俸者一已丑擢四川按察副使備兵
川東會翰檢君魁省闈公喜自慰曰嗟呼吾向者淹
恤民社心力必殫而不敢告勞也乃今可以休矣遂
移疾歸歸而構閒開亭於郊園携賓友觴咏其中修

然適也翰檢君既成進士官詞林以辛丑奉使道
某年用 東宮慶典進公亞中大夫資治少尹公拜
受策書荷以為榮翰檢君當報命公起居幸健無恙
曾未浹數月而溘焉逝矣距生嘉靖戊戌壽六十有
五公服官二十年其績効所表見大半在吏治即精
敏任部劇而不為苛瑣大指在拊循百姓振救其舊
害勿使擾之而已江都苦繇賦而公行條鞭法獨善
民便之為作歌咏其事獻縣苦河溢公為疏源導委
俾水有所歸民得不虞昏墊中州苦盜公行保甲法
什五相司其後妖黨煽亂株連數郡禹州獨完民相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七 晏山館

與戴公若父母建祠祀焉乃操下特嚴墨吏猾胥錄
兩之姦不貸逆旅主人苦客容憩之公重罪之里市
豪頓戢臺察監司所使人帖勢而橫一切繩之以法
遂無敢釋騷境內者維揚多大賈往地方孝廉下第
率過而謁令求薦館買人所覬挾令之重飽金錢去
公峻謝不與通曰吾不以身為市僧佐若曹罔利也
醫某侍公疾語次微餽公以賂公訶之曰勿多言視
疾耳奈何輕以身嘗乃公三尺山人張鼎文者以
詩文游縉紳間頗于公事老居禹獨不敢向公吐一
詞故事縣令齋用恒倚辦筵庫公所至痛自裁損常

祿外毫無所需當去任庫貯贖銀若羨銀多者數千金悉籍記以付吏丁丑癸未兩朝京師諸守宰爭走津要苞苴塞途公行柔蕭然取以負財為禮時有修維揚卻者妻其於吏科都諫所謀蓋公竟無如公之清約何也公在獻增單家僑顏其橋曰五節以旌貞女之烈在禹檢故府圖籍編次州志以備信史皆有碑風教而禮賢愛士體貌更優已卯壬午兩校省闈得人尤盛其入為司農郎值變輿謁山陵中貴人騎而從者部當徬芻藁以待公畫地以域止中貴人域外按次給之迄事無譁者監九門鹽法日與大璫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二百八

晏山館

諱季秋學官釋奠必祇謁先師元正若聖旦必朝服北向拜祝天子萬壽其於在三之誼老而彌篤如此始公從贈公順德受書衛先生所後過順德先生已病拜省牀下經紀其家而去而雙州衛先生者則公里塾師也仕三河尹卒於官公為位哭奠遣使迎其喪歸時起居先生夫人而以女妻其孫即屈年輩勿計也府翁姪响响然慈而不廢檢括處知交過常面折而事已輒忘鄉後進從公講業者躬謀其藝之上下勤勉之起為高等弟子掇科第者彬彬盛焉至問遺女兄其困乏貸妻族多金不責報而饑寒憐獨若斬生守中郝生承祿並以溝壑之急託公為歸仁衷益然又若自高曾以來傳家之心法得公引之而愈長也儻充其志雖盡入荒膏沐之有餘乃僅沽泮三數州邑而止所待以蒸雲出雨沛施公木竟之澤者非輪榆君他日事耶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二百九

晏山館

寧遠公卒出塞得首虜功輒推公轉餉力而督府顧冲巷公數咨公審議復特疏薦其有唯唯勞請加四品服以示優異事雖中格而譽望隆隆固已出諸邊使者上矣比歸勅建宗祠以歲時率族人薦蒸嘗唯

元考察高提學副使傅公光宅墓志銘

于慎行

東省多才士以予生平所友有五人焉年皆差後以吾長者歷下子冲氏少予二歲誓則為舍舍生少則聊成傅伯俊氏與子冲同庚自未第時相與不甚狎不甚早及甲戌分校南宮得臨邑邢子愿氏年又稍後無何臨胸馮用韞氏以弱冠入詞林同朝最久而其故同舍生蒙陰公孝與氏同用韞年相若晚乃出其門下此五君乃一時海岱之英而吾皆得以世誼交之惟子冲稱弟他皆降禮相與考德講藝遊

蘇御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一

卷之九十八

十一

心竹素之林可謂甚盛而今棄予逝已過半矣予以歸田明年子冲為陝西大叅沒又十餘年用韞位至常伯而沒又二年伯俊罷蜀中學使歸歸月許沒也今惟孝與在詞林子愿以冏卿在吉與吾鼓而相望若三星耳伯俊碑光宅伯俊其字別號金沙居士上世山西洪洞人遠祖居敬國初徙聊城六傳而及米脂則大父也米脂公三子季曰學易號自岩公舉嘉靖辛酉省試不仕而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重慶府知府更曰中憲公中憲公娶汪公湛女累贈恭人即公母也一夕夢端光蓬室寤生公三子

宗遂以命名公生四歲誦詩十六經術通明學傳書安節公識之隆慶庚午舉省試高等入遊太學試冠六館萬曆丁丑成進士授靈寶知縣出而聞中憲公訃也徒跣奔號哀毀踰禮服除補吳縣吳稱江南首邑財賦甲天下臺榭為多公所蒐核釐葺折及秋毫而用仁厚處官一切拊循煦喻恥言文法以開延進諸生論難經藝獎拔名流後多顯貴乙酉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首條便宜六事皆見嘉納按行二關疏薦故節帥戚繼光眾論快之廟堂意弗是也有詔讓公公方受命按晉因請告歸辛卯還臺次富按浙而獻徵錄

御史宰晉王君以劾太宰左遷公疏申救語侵太宰太宰浙人也臺大夫因請改陝公辨趙差事例又侵大夫大夫益不能下而公平生雅遊多厚拓文士一御史阿旨下令大索山人遂得公合容成之坐詩吹行人司正公亦不為悔也曰容不負吾乃吾負容耳無何奉使岷藩道中遷南京兵部郎中而又聞太泰人計也其時公年長矣一痛幾墮頤須為白服除結廬河上矢不復出里長老皆前勸語乃以戊戌詣闕補工部郎中兼攝三篆內工河漕歲費不貲凡所綜理籌畫財省為多署中受成而會稅瑞馬堂橫權臨

清其徒與市人鬪射殺市人市人因焚其署守尸
民亂問公曰此璿所自致發難不在民也疏白堂激
變狀因請誅其記史鄭惟明惟明者大猾而竄籍戚
里翼璿爲虐故公劾之疏入不報而附璿者謬謂公
爲侵宮側目視之矣已亥播酋作亂詔發兵誅少司
空重慶趙公言于朝曰誠得傅郎爲郡當于十萬
師吏部請以公往至則諸道士馬大集境上公爲治
粟轉輸出納均平民皆安堵師無後爨制府長垣李
公倚之軍中謀畫多所贊決寇平請釋脇從及他枉
繫全活以萬計若文吏有功見誦皆爲請錄已出藏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十三

金錢繕治城池學宮並敷陳聖諭月旦讀法人大洽
辛丑滿考察能奏調成都而值故播改郡計非素重
臣無以填之乃進按祭司副使分巡遵義所部皆新
邑也兵後境多暴骨祭而瘞之遺俘畏誅小反督兵
擊定播境遂平而安氏故與播構黨侵其裔土舉以
入黔公謂國家一統在黔猶在蜀也顧播方以逆命
見潛而安氏據其故土國紀謂何制府新城王公因
請按輿圖歸蜀持衡未決而以望改督學政其時大
比期迫星馳八郡不數月而竣省闈入轂皆所甄拔
也甲辰大計前所側目者刈乘間中公至傳曰簡公

笑而曰無傷也吾固已日夜治裝歸矣抵舍而病以
其年五月二十九日終于正寢距生嘉靖丁未得壽
五十八歲公爲人才氣個儻風神開曠儵然物表姿
也孝友樂易情誼周洽于人無所不親少從從兄受
經貴而師事終身不敢與均茵席先世田廬推以予
弟不取其分孳從子姪量材授質使修生業而集其
雋少肄之家塾朝夕親督課之又嘗置腴田五百以
奉兩岸膏楮內外戚屬待之奉火者亦無慮數千指
矣博聞彊志貫串百家落筆千言詞采流麗詩在唐
盛中之間堂潔雋逸書模黃澱章體蒼鬱有致海內
珍之所著有吳曲吳門燕市蠶叢諸草行于世夙慕
方外之遊于內典玄宗無不深詣談說名理指畫世
故揮塵懸河風生四座而切近事情不爲虛論聽者
爲之醉心平生傾身爲士無識不識裏糧而赴者所
至如雨無不人人滿志卽嘗受其施後負之者意亦
不爲表也其才博大通敏無所不宜居恒慨慕勲名
鏡然有志當世而以任眞毀迹卒爲修卻者所
者惜之嗟夫名迹之間果足定士品乎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七十三

四川按察司僉事陳君傑行狀 吳寬

君諱傑字汝翼其先汴人後徙家于吳自大保而... 代有隱德入 國朝有建昌丞者君之叔祖天瑞也 天瑞仕猶未顯 君之伯父少保信敏公益始極貴 信敏力擢臺印時門戶赫奕為吳 臣家第一其 子姓尤盛君生長貴族居諸子中獨以問學為事從 里師鄭鏐受周易晝夜講誦弗怠學既就鄉郡邑將 拔例薦于 上適監察御史廬陵孫先生以提學至 聞之曰是子秀異當自取科第以世其家奈何憑籍 氣力去作官耶寢其事而從史之學君感激奮勵益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四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五

之至則賊方聚眾數萬據險阻勢熾甚殆不可當君 曰賊勢如此而吾提孤軍入不測之地非計之得也 乞師于朝 上命同知都督府許貴將兵五萬擊之 既被其寨君獨挺身入巢穴追擒餘黨百人獲其馬 牛器械無算被虜男女悉出之貴將移師君為前驅 列營大堰不解甲者兩月復破其寨四十餘俘獲益 眾賊既平君建言蜀多小邑國家止立令典然二人 或以事去職一旦緩急顧使他官攝之誰與致力就 其內江南溪以下二十二縣宜置丞簿一人撫民而 烏蒙烏撒東川三都散邊應為去言

習夷情每三載輒考績去往迺萬里動至累歲夷人
得以乘間竊發宜通九載考之便又長寧戎瑛與嚴
寨鄰境而攻守缺人宜免宜賓南溪江安納溪民兵
松潘征戍及緣邊漢夷民夫鹽井遠運使專攻守可
也他如欲補軍伍設關堡置器械諸事皆處之有法
而爲慮遠事未及施行明年夾江之花溪賊再發右
僉都御史陳公以君練習遣行君至激勵士卒號令
嚴明賞罰必信人人爲用命遂大破其衆旣而漢州
德陽彰明以次平所至降者君釋不殺一以恩撫循
之御史上其功未報蜀旣無事君書守備策會議賞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未

還至敘南背岸峯江水惴惴舟觸石破遂及溺焉
成化二年四月十三日也年四十五君爲人孝友慈
愛伯兄蚤喪趣令其孤漢就學而常資給之初無子
子仲兄之子浙旣得三子而遇浙益厚其居官斤斤
謹守尤以廉潔稱其行郡雖筆視亦自持廩米稍餘
遇郵驛衛路摧壞輒斥以修之嘗督島政江北歲滿
瀕回同官或遺以墨三笏辭不受曰墨幸自足無煩
相遺也其人媿歎君本貴富家子位旣通顯以身許
國其巡行邊徼出入行陳躍馬被甲毅然一介胄士
功業著矣謂宜向大用而接武儋敏而卒至于此惜

哉然君之死不可謂非工命也當王事執掌時見絲
髮小害縮首萎荪不肖出一指力者皆是君獨不顧
前後奮力爲之雖至于死死而盡其道者也夫惟盡
其道而死謂之正命豈不然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在

善昭者龍山人也字彥光以舉人試吏部高第得
兵部司務大司馬余子俊甚才之嘗言法臺官以
其越俎不悅部領官恒三之敘選善昭為左選
九載超拜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屯田墾墾之功左選
鳳陽通判轉臨江尺籍魏安生等八十人皆練子
寧肺附所謂姦惡者也善昭上封事曰子寧志買古
今 太宗謂子寧在朕當用之 昭皇帝亦謂方孝
孺等忠臣既忠之矣何肺附外屬尚以姦惡配百年
不宥哉乞復其家朝野壯之等致仕初善昭計偕天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六

順癸未南宮火執友劉生琮死焉善昭旁皇數日於
煨燼中得遺骸歸瘞卒業成均同舍趙蘭生窘且疫
妻躬薪水戒門為絕善昭頻視之生垂絕叩枕謝曰
縷曠何足累君君自愛比再往生已臥地善昭撫其
心尚溫也曰是謂泥丸宮氣行週而塌折鼓觸弗洩
者法當生舉而臥之牀斟以湯水越三日愈明年舉
進士德善昭若父終其身其敦義如此厚本支及
其鄉人居旁無甚凍者餓者無裸莖者環數里忿而
爭者不之公之善昭寬不能自言之公者之善昭亦
各少厭而返都御史劉天夏世所稱賢大夫也鎮粵

獨單車訪善昭信宿乃去孫濬最知名

濬字景川生而秀朗年十五補邑庠生里豪侵其祖
墓權貴人為里豪關說善昭以僉事家号 能白也
濬乃上書直指使者祖墓得歸善昭言人曰吾家千
里駒也弱冠登進士知建平縣建平刺邑號難治至
則進長老問民疾苦而因革之尤重學校屬忠節飭
范仲淹之祠表王叔英之墓諸所措置篋篋史見謂
迂遠以若所為濬亦不屑也三載稱職待詔考功先
是巡江御史賀洪有里中子客遊建平檄濬與之徭
濬不聽洪憾之而濬所禽治邑豪交構其間於是洪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五

晏山齋

署濬情不謹改廣昌濬乃上書訟洪違 憲綱聽請
寄預平徭侵職掌挾懷私忿凌轢下寮洪坐削籍濬
改廣昌如故大司寇何喬新先朝名臣未有謚濬為
請易名任子其先名教持大體皆此類也遷禮部主
容司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大司馬王瓊與都御史彭
澤有隙澤經畧哈密以金幣與土魯番贖城印未幾
土魯番復據哈密犯肅州瓊遂劾澤擅命遣使納幣
故孽欲殺之並建都御史李昆副使陳允疇澤剛毅
敢行屢討流賊有功時議多右澤者濬乃往說大學
士梁儲令為之地儲憮然曰晉漢我尚畏之安得此

言晉溪即瓊也濛復進說備許諾數日瓊遣其
寓持牒會深窮核其事曰此宋覆轍事成有顯擢
景川莫此老秃翁何如濛正色曰公誤矣大夫出重
子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澤與土魯番傲固在
豈宋屈已和戎比耶范仲淹嘗與元昊書寧獨澤變
起倉卒非李陳邊人且為魚肉奈何並罪之公所得
幾何乃助不義為謝王公母汙我使得罪天下後世
卒不署牒已問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澤等皆得
釋濛之力也改儀制儀制掌 朝廷典章封冊學校
貢舉及四方章奏主事姚鑲皆類為書未備及濛主
事乃卒就之遷精膳員外郎嘉靖甲申七月戊寅諸
臣以上必欲稱 孝宗為皇伯考相率赴 左順
門哭諫不起 上大怒收繫 詔獄為首編伍四品
以上奪俸五品以上各杖之於是濛被杖死年僅三
十有八濛未死猶必創草疏數千萬言大要主為人
後者為之子期再上及彌留投其疏謂今義壯回身
盡廢獨此心耿耿耳聞者莫不傷之隆慶改元以御
史龐尚鵬言贈太常寺少卿濛生平慨慷尚氣節不
能容人之過直指毛鳳邀飲語不合遂奉之見義
不顧其身嘗言惟吳獻臣可語比故卒死杖下 論

曰余見方孝孺練子寧事未嘗不涕泣沾襟也余
王御史度亦坐姦黨宗家外屬編伍百五十戶草
善昭言者今天子一切宥之豈惟諸臣善昭死且不
朽明倫大典聖人不易一特諸臣未免膠柱漢宋要
立義較然不欺其志可不謂忠耶或傳濛兒時有妖
降於其室為語它日登第除拜頗驗戊寅前數夕復
來止之濛不聽神怪之談搢紳所不道信然斷而敢
行鬼神避之若濛不愧乃祖矣

歐微錄 卷之九十八 一百二 吳山館

敘州府知府盛公景傳

胡直

者吳縣人也名景天順間進士授監察御史
 諫諭羅江縣令為政廉明務興利寢害不誰撓申
 畏而民信之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起者檄諭散
 其黨逃緝元昂平之不煩隻兵隣邑德陽寇趙鐸者
 借稱趙王所至屠戮攻城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
 巨測羅江故無城視令引水繞負縣田奪開四門市
 中各閉戶藏兵於內約砲響兵出又奇兵山隈陽
 示弱遣迎賊賊入室未半祀率義士開戶聞砲聲
 兵突出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抹山隈伏兵應聲夾攻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十三 是山節
 殊死鬪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
 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日向徵盛公吾屬魚肉多矣肖
 其像今存初祀至邑衙後有廟神素妖左右以例請
 祀景弗聽至夕有鷄伏神前如釘置然景曰神敢妖
 若此促毀之時前令張尚留至夜神夢張令求解張
 晨語袒袒弗允張夜夢如前張夢語神曰若何不自
 訴神曰前者乃鬼卒為耳盛公威靈何敢干也其為
 鬼神憚伏若此袒後陞敘州守而去至今羅江民祀
 其像於寺歲不廢云胡子曰余校士換羅江訪名宦
 誰氏署邑者報邑自册無名宦亦未有祠子檄責之

而學官導士民以盛公事狀上余覽之不置蓋為之
 歛容屬屬然而慕也盛公決策挫賊存無城之邑斯
 既以奇矣迺能使鬼神憚伏其威德此何以致哉夫
 行立則人知念動則神鑑然能矯于行者不能矯于
 念能逃人非者不能逃鬼譏若盛公事非其素念無
 頗不可矯而得也豈不亦至難乎余未暇考盛公始
 末粗傳其事將刻置祠中視吾黨士及吏茲士者得
 以覽鏡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十三

夔州府知府高公墓志銘 何景明

鐵溪先生高公上世山東人始祖濟南萬戶萬戶生
成徙居河南太康縣成生智建文時為副千戶永樂
間謫戍信陽遂世居信陽智有孫曰瓊景泰庚午舉
人為祁州司訓司訓有男子二人長鐸次即公司訓
卒于官公纔二歲母李氏携之歸年十一時與羣兒
戲約于學宮池水上曰我釣鼈亦如此爾指揮劉宗
異之舉于提學陳公選收儒學弟子員中成化甲午
鄉試戊戌舉進士授武選主事崇王請置守備汝寧
馬大司馬以信陽已置守備而汝寧重置難之集司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而

屬議公進曰是不難移信陽守備置汝寧俾兼視信
陽則事攝而官可不重置大司馬喜曰主事議便於
是帝引與計事稱之曰我益友也公仕宦既間時有
所憤切乃言事忤內貴人內注其名屏上卒以他事
逮之調鎮遠府通判在鎮遠為錢都御史所重裕以
邊務洞夷有相仇者使通判輒之不服通判乃夜徙
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寤明往卧榻已碎通判則
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以治改
元移山東青州府明年遷鎮江府同知同知嘗委事
江南諸郡著績自變遷受 守知府一年致仕歸

鄉人游講鵬詠自娛十八年 今天子御極詔進大

中大夫初人屬公以公輔之幹公亦自負旁觀一世
無所下以是人又忌之使不得究其用故公之歸也
益肆形世外嘗曰仕宦之途我固諳之矣人生苟快
意何必至卿相哉公體貌修偉而精神宜朗見者傾

善談辨時出詼語曉音律能自度曲兼善書畫

皆奇健自成一家公既綜博衆藝而尤長于詩語
豪宕自喜篇章流播時人珎之在鎮江往賓日本使
臣使以詩上公和荅章立就使臣俛首嘆服曰此中
國詩人也性儻蕩好交游樂于與進門下之客率多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五

名士其在鄉益劇岸示坦後進無長少無不與之者
而好學就詩至老不倦公生景泰壬申五月卒正德
戊寅八月年六十七歲

不厚德君子曰太守沈公其政教施諸官其勤
 儉行於家其信義孚於鄉黨搢紳士夫皆推為達尊
 若公者豈易得哉公外質直而內詳敏績學種文淹
 貫宏瞻而不自表暴人罕知者年幾強仕始領成化
 乙酉鄉舉同舉者或侮之公不與較已而連登丙戌
 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時有疑獄久不決公一訊得其
 情老於法者自以為不及也升員外郎中按事福建
 名重藩臬大司寇以公才任繁劇更公于雲南司理
 京邑訟事公處之裕如也遷泉州郡守始至辨僞造
 獻徵錄

卷之九

五

倉印人已備伏憲司訟有難理者多下公覈實歲亢
 旱禾稼將稿禱于天有願捐十年壽化為三日霖之
 言精誠所感不信宿而大雨沾足以泉摩舊無經師
 聘興化進士黃乾亨舉子林沂至郡與諸生講解詩
 書二經義指授以為文法度泉之文風蔚然勃興登
 科第者幾倍于前丁內艱服闋再守重慶興學校以
 勸士氣節冗費以阜民財省徭役以紓民力令家僅
 歲致稅米以供饗餼郡人有侯食蘇州米惟飲巴江
 水之譜三載逆職巡按御史及藩臬長皆列其政績
 達於天官期大用公而公竟力乞致政以歸歸則惟

讀書親課其舉業勤於治家條理精密與人交
 情誼懇至人亦敬信之無敢慢者雖小夫婁人有善
 行輒稱揚之不置里巷之貧乏者知則必調之見禽
 魚之鬻於市者恒贖放之平生所行皆真心實意非
 勉強然也年踰八十蒙詔進階三品公諱海字觀
 闕號葵軒蘇之常熟人

獻徵錄

卷之九

五

四川夔州府同知蘇士潤墓志 曾同亨

莊皇帝改元之年詔天下所司各舉部內郡縣長史政績卓異以聞江西撫臣士憑按臣宗合疏言近世守令大都尚通變工納結印簿書則倉卒多虛文塞責鮮拊循之實甚非國家張官置吏慰安元元之意臣等竊觀吉水令士潤博學多聞才誇鴻臚能以實意感孚士民首建社會倡富室尚義者各量力出庾粟以備歲凶一時境內嚮應捐助幾至二萬石一切聚散具有成式為一邑無窮之利暇則延見諸生誦說經義評騰文藝高下不爽絲毫士視之如乳兒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墓志

仁聖言雖未行置不問旋按長蘆離政行小惠法通商利民至今著為潔令巡按順天首勅一州收恃與援乾沒官帑者貪墨吏聞而股栗中賈人義子憑城社張車騎橫行郡中君廉得其黨與盡置之法不少貸自是中貴效手相戒不敢犯君法畿輔肅然最後巡視京營簡法選驍卒伍更置債餉管臣有懷私詭言京軍驕悍不足恃欲召募客兵以御懷本君謂北人性勁使思慮素布訓練以時自勵備為精悍若棄土著而募烏合徒靡養兵之益實用議竟寢當是時君在臺七年所矣會時相張江陵居正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墓志

君以直道久抑共推轂君益不次超過有日矣而君甫入都疾大作未幾卒之之十年子承之冬卿而進士蘇君茂相謀事省中間之為君猶子因知君久未就寔墓石之文尚虛以待為悽然感悼者久之踰年予得請歸耕進士時以戶部郎使江西以書抵予曰伯父按察府君棄事有日念與平生知己莫如下執事願微惠一言勅之貞珉以垂久永因並函尊人封承德郎士潛君所撰行實以來予以燕陋踧踖遜之比子起家領銓陪京進士復以書來督夫當君之令予邑也予適宅先大夫憂家居親觀其行事誠心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字

實政一以經術佐吏治不為貌言飾行以沽虛聲過非時輩所及心竊慕異之比得兩臺所疏君卓異狀有出于觀聽之外者以此益重君會予為選曹郎因薦君為太宰楊襄毅公以為吾邑自三百餘年有令以來僅覩真循良一人君不旋踵遂被簡召官西臺乃忌君及有望於予者遂欲傾君以撼予君既以計典坐滿及予罷中丞者數年論予者猶指薦君事為言江陵既沒予得因緣兩都言官推薦忝竊逾分而君竟養志以逝予何能一日忘於懷然測知君而銘君者非予其孰宜君名士潤字惟德別號誠齋聞之

江人孫出光州固始由光州入辰自魏始曾大父福大父春皆有隱德父封侍御公璟養歲治經有聲已奪於家務不竟其業君生而敏穎侍御公嘗教之讀詩一再讀輒成誦侍御公歎然喜曰吾家積行累世矣而未嘗有顯者聞之為善三世必昌其在孺子乎九歲能屬文文多驚人語同郡導嚴王君以文名一代試之大加稱許少治尚書舍英咀華獨得其解有不拘拘於蔡傳者嘉靖戊午舉省試第三人晉江用尚書權魁者自君始益又七年而成進士焉君自少閒居舉止有常德終日端坐無惰容自言士非潛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字

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生平遇可喜可愕之事一不見於喜愠其於紛華聲利尤不以動其心其學無所不獵涉而要以體驗為實際以是在任路雖遭屈抑而確然之守終不可奪益其涵養素定非偶然也君沒後二十餘年予邑及夔門之父老思慕不置夔門已俎豆君於名宦之祠予邑亦以巨募舉行越楚諸邦車轍所至輒遺家陰益見君之誠心實政深於人人而予疇昔嚮慕之心久而益皎矣嗚呼古稱善人君子畸於人者偶於天君既中讒播遷州郡不及顯用於時而年僅逾五又歸棧于萬里之外所謂天者其安可門耶

通判王禎馬記

羅洪先

王公禎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
 子朝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事
 有足為世戒者始公以大學生除夔州府通判纔五
 月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同
 知蘇州王公授牒補賊性柔怯而險猾故託疾不敢
 出一兵公忿忿面數之曰汝食 朝廷祿所主何事
 忍妾赤子餓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至則
 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孥之殺渠桀三十三人餘
 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歸居三日賊復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五十五

劫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瞿唐衛指揮曹能
 柴成兩人與王素黨結游禍多方詭辭死之且激公
 曰公誠為 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復行乎公即聲應
 曹柴兩人故酌酒賀更許以身相翼實為脫王計公
 即日勒民兵夾曹柴兩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
 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自寅及申人馬
 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奮罵賊怒以刃
 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五年五月九日
 也始公赴大昌道宿木齋家其家人見徐公知
 賊不敵不敢言是日將歸有 賊首者言賊曰

王公禎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資土令不
 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與蹤其
 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髮盡赤泉始駭公已
 死而賊尤不解追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
 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
 馬為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視既行距
 險之二十五日夜將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莖
 豆不為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樞馬驟前嚼其項
 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 不省人翌日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五十五

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亦彼噫嗚呼
 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
 辨讐懲微隱間切齒碎膚期在必報即在人猶且難
 之豈公忠義之氣通於鬼神有使之然哉彼欺人不
 見中以機既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
 然卒不可逃若此世嘗言至靈者人畜之至賤宜莫
 犬馬若也銜轡所制鞭策所驅固有衣冠介冑所不
 逮者至於施報反覆巧發間值奇崛變怪反出於貴
 賤靈蠢之外是孰為之主而一不少錯嗚呼可不畏
 哉可不戒哉公志狀載此事不盡情實公之孫鑿嘗

澁涕言之余疑未信後十餘年始得實爲之記而鑿
死已久則授鑿之子植用補狀志之畧且以告世人

欽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一酉字

崇慶州知州王先生佑傳

楊士奇

王先生名佑字子谷晚號啓翁王出琅邪後歸金陵
徙秦和世系且家譜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爲
歸不混流俗初從鄉貢進士曹隨治毛氏詩長遭元
季之亂與兄子與先生避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
弟自爲師友稍出遊南昌與辛敬萬石曠達楊士弘
練高劉永之輩爲詩友行省平章遂禱致先生爲塾
賓聲譽日聞四方江西旣內附先生首舉教官吏部
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甲奏星有文明
之祥 太祖皇帝喜旨除監察御史賜襲衣又賜宴
獻椒錄 卷之九十八 五十五
御史臺先生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
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造爲按察使先生
及胡子祺爲僉事子祺曰古刑新國用輕典先生曰
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
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适從先生議先生所分
按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王師初平蜀
重郡守之寄遂徙先生之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
承兵革凋弊之後植卜取楊隨事盡心民稍復蘇坐
累罷歸而從學者日衆先生嚴訂道其施教有方務
見實效後生脫聲望之譽不取後肆

徐遜知泰和縣勵精爲治聘先生訓導縣學日躬訪

問政先生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耳遜虛已

惟先生之言聽而行之不疑於是五六十年知泰和

者其設施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誦道之無厭者莫

有過遜蓋自先生導之矣先生孝友忠信嚴毅端方

海桑陳先生嘗言王子啓壁立于切不負所學劉尚

書子高言子啓真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敬守

曰子啓平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冊卷之九十八戒蕭子所

曰王公秋霜烈日執固當憚之先生德文章養氣爲

要中歲以前所著毀于兵晚獨存長江萬里稿先生

獻徵錄卷之九十八

年六十有六卒

新繁胡大尹壽安傳

趙輔之

胡侯名壽安字克仁世家新安相傳安定先生之後

也洪武庚辰秋領鄉薦入成均歷事天曹筮仕河南

信陽令大著能聲尋調真定之獲鹿政益著未再基

丁內艱永樂甲午冬服闋復宰新繁視政務首詢民

瘼事有不便於民者罷之有益於民者舉行之葺歲

初自巡視鄉村勸民播耕遇田畝荒蕪或垣屋摧壞

者詢其窘乏之由必損俸資給常以古靈先生教民

之言諭鄉耆里甲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侯

性清儉在官惟糞衣糲食如韋布士嘗臥一紙帳自

獻徵錄卷之九十八

題句云紫絲步障簇春拳臥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

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其雅淡之情槩可見矣

永樂乙未夏數月不雨田疇龜裂侯齋沐禱於神二

日果大雨後圃種蘆服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

盤飮或爲餽遺之禮人呼爲菜知縣其子從新安來

省兩月烹二雞侯怒讓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

居官二十餘年常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

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其子服訓亦甘淡泊

侯三宰大邑未嘗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

奈妻子何侯笑曰此庸者之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

之在平嘗於是思之爛熟耳且夫吾輩昔謫
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
焉胡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瑠璃搖目之
物盡其心彼必欺吾而竊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
任後人必嘗笑曰胡某外佻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
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是時彭邑故令魯姓者寡妻
王氏本戎家女年少而容艷資產千計魯侯之才
德欲嫁之魯所親導意以諷侯侯曰魯女之財則吾
亦為失節之人行止掃地矣言者大愧戊戌春侯將
考績囊橐罄然惟畜一馬欲售為程途費馬忽病命
歸獸治之數日弗愈其家人來報曰汝妻死矣待汝
宰公平日粗衣糲食撫民如子未嘗取我民半錢吏
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擾我俾我民安於耕鑿皆宰公
之恩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若離去馬必危矣宰
公以何為路費乎我寧負亡妻不可負宰公乃遺書
諭其子曰喪具爾家有無日吉則窆窆毋候我歸也
侯祖帳日繁邑之民遮泣於道者千數雖婦人小子

如悲親戚民以贖者皆卻之詩僧解定素為侯所敬
以布帛數端黃蘆葍十枚懇覬再四侯雅重定惟取
蘆葍一枚餘皆還之者民匡榮宗等強留雙靴以昭
惠愛至今存焉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三

張甌山先生緒墓表 德陽令 沈 鈇

必顯此漢上張仲子甌山先生墓也先生官司徒郎
發然大夫貴矣而以仲子稱者從治命也先生姓張
名緒字無意其先蜀人或云文昌後裔元末有起家
祖勝宗者卜宅於漢川周陂鄉數傳至元方公即先
生父贈登仕佐郎南吏部司務娶方孺人四十艱於
嗣適婚副室曾氏產丈夫子七人先生其仲也幼甚
弱幾不舉方母有夢徵遂育焉迨亂而骨隆隆起里
中俠劉大本者見而奇之曰是昂昂千里駒也課之
對應以千年賢聖轉身來之句劉益奇之授意贈君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四十一

欲撫而子之也強之三始冒劉姓名名燧年甫九齡
耳居數載潛心墳典嘉靖庚子秋以易魁楚省泊劉
卒先生服三年喪未幾劉氏丁家難弱息單婦乘之
者夥矣思先生為之庇捏誣事蹟先生會先生以直
道貽盤守者守者單詞煨煉其獄先生譁笑自若賴
廉憲朱公白之獲免且慨然嘆曰卽以身報劉亦鄙
哉溝瀆事也人之劉氏二孤亡恙蓋先生力哉洎聞
安成鄒文莊公主盟道學卽負笈從之遊聆良知宗
旨而本源之思勃勃不容已乃復張姓易今名斯房
與兄紀弟輪緝紳績練輩同被承歡怡怡如也贈君

偕二姆先後棄養先生哀號若孺慕耳食者或以

目之矣比教諭桐城以正學迫多士士翕然宗之晉
南國子學正吏部司務戶部員外郎斯夕偕耿天臺
定向羅近溪汝芳史惺堂桂芳李見羅材李茹真登
焦弱族竝楊道南希淳諸君子講論不暇時宰忌焉
從計吏謫諭繁昌待諸士如桐城時是移德陽令鋤
強扶善約已愛民暇集諸衿珮講學於樓中僅
一載以弗諧于俗拂袖歸行卒僅
抵舍敝衣蔬食環堵蕭然間有日
江漢上偕見羅先生天臺先生發問修身體仁之學

蘇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四十二

而周柳塘思久顧日巖問耿淑臺定力祝虛居世祿
方丹山一鳳耿楚倅定理吳少虞心學均所友事而
商訂也里中士若王生光裕段生然樊生玉衝李生
若愚輩與之為忘年交而王生交契最密樊李二生
期之甚遠者會見羅李先生以緬夷功為言者所中
建詔獄五六禩臺省採之力上弗聽癸巳夏先生聞
余駐漢陽自黃安來手一疏授余曰此老朽捐餘生
代師命意也余甚壯之方擬上而見羅先生
若精神感格然者亡何卽病病革
生死旦暮也吾自師鄒文莊後洞破
438

許見羅先生死復何憾第汝輩學尚未成則未了念也言訖遂瞑余與里人李給舍宗魯治其喪天臺先生與疾誅之促以葬期武漢諸同志者甚襄其勞蕭督學良譽適過家素車白馬爲先生執紼且淚歛歎下一時漢上冠蓋者艾蕙先生風節恨靡能載起九原也無復昔時耳食者矣先生生平磊落耻與俗士耦世多齟齬之以故官弗克耀至好人之善急人之難哀人之窮則皇皇如弗及甚則捨身亡家赴之矣當歎桐城日青矜子有貧不能婚者先生易婢女三金爲助不令知也司徒留署同舍郎張姓有勝妾逸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里

先生恩其聖人口也佯言于衆曰吾家婢逸矣而人誤以爲同舍郎也者僉爲駭愕先生曰吾子尚壯堪爲國家馳驅一汚其節鮮不仆者吾老矣代而蒙詬固甘心也二事古今人能之哉江陵相柄國人多附之先生以年誼不少屈且責以伊周事業至相迂靡悔也聞其歿又哭之哀先生志可窺矣天臺先生稱之曰揮萬金之資產若糞土貌權貴之焯赫若狎朋見羅先生稱之曰寒素可通冰霜疏水僅給朝夕餓死雖不如千駟遺臭却不如流芳蓋實錄云先生論學以致良知爲主本以修身爲功夫蓋合格致

知而一之者李弟績曾以心齋學而功不成爲同輩所笑生慨然曰而知易之損乎乾始以美利利天下而窺至德者必于下濟故進于損也可以悟之矣吾聞之學道力行非爲利謀靈修篤詣非爲名高執細行之淺渺妄責報于彼蒼皆市中心也何功之足云噫是可規先生心學已先生家食二十載當於若金省吾公學曾李似齋公杜蔡青門文範每折節下之且造廬而稟度焉先生毫不及也此英也哉矣李似齋公擢楚觀察長捐廩粟爲先生樹隧百而司理慎齋殷公才復捐俸共成其美屬余一言表之余言安足重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里

先生哉聞語云銘人墓者多諛泉下人余入楚僅表衡陽劉岳亭侍御之墓而先生則同志同道誼不可辭者二先生清修燦節夷由後僅見矣余自信便言也敬付已冷公懷君先欽伐石豎之墓左庶江

必有聞先生風而興者

四川梁山縣主簿贈知縣時君植傳

朱睦梓

時植字良材通許人也父傑知州大父表市政使植儀觀瓌偉少以志節自負僉事賈定其方以女妻之額數試不第入粟補國子生居官感激欲奮拔樹功名以見于世正德六年春授四川梁山縣主簿潔身惠民聲稱籍籍時蜀寇方四北畧漢中東窺岷襄西薄重慶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饌數加獎諭會知縣闕且偵賊出沒鄰境遣植還至則增俾浚隍廣儲待募勇敢泣盟于戎曰國家承平日久

卷之九十八

百四

民不知兵賊乃敢厲民違天必厭禍吾濟傷心其濟懷貳者斬以徇人皆震駭用命十一月二十八日賊薄境植先伏銳卒於多喜山扼險要自營于蟠龍溪犄角以應是夜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餘遁去慮其復至乃於城周塹原塗石起戰樓於城上躬擐甲胄指使戰守屹為保障遣使請兵於俊賊騎旁午于道不能達方四南攻忠州憤敗于梁也退合陳二兵復北寇十二月二十六日趨城下植繫印十肘誓與存亡率眾死守梁城三面負山瞰溪西門夷坦受攻以身當其危而南則義官曾明守之方寇

遂及植命敵弩交下遂少卻搗募寇營于石馬

四日南城樓墮墮地曾先以貨賂賊得匿去植哭之曰天也遂遣素倚信者取于寇以隨乃憑堦墻率諸吏卒固守又二日方寇分翼夾攻復督壯士五百出膺力戰殺數百賊蹀血被道陳寇繼進悉眾合圍植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守遂被執置寵於地曰吾不忍汝生為人奴死於人手欲刃之賊遽抱子奪刃禡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植蒞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二旬外援不至民疲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廷瑞于京師磔鄂本恕于襄陽乎汝猶敢爾我奮殺汝而反見執辱及有位灼何畏耶方寇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貴植瞪目大數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額印在肘奪弗與因并斫其首以死時年四十有七方寇以子昇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賈氏在官解聞植既執經于別室賊至縱火大劫女九歲哀母死趨火就焚後方寇入城令所部敢有殺主簿家族者斬卒具實告寇嗟嘆久之仍令撲其火而所經室歸然獨存越二日援軍始至植姪孫永壽始來解賈氏訪求植屍初賊退醫秦單購

卷之九十八

百五

獻徵錄

得之容色不變昇至解所同殮焉歲壬申正月二日
也老嫗負子道遇其母偕至單乃館穀于家事已巡
按御史王綸疏聞詔曰時植贈知縣賈氏貞烈可嘉
女赴火死俱旌表仍廕子寵入監所在給舟送歸塋
後數年梁人感德建祠奉祀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一百四十六

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

今人但知靖遠啓麓川之譽又或以將畧歸之恐亦
未盡爾也攷之正統十四年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
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官聚等奉命征思恩發不體
上心惟縱已欲行李二三百扛勦役二六百人挾
帶綵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却敢故違祖
訓擅用鬪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以用及至行師
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傷殘
畧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艱
辛何以養統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馱糧爲名派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一百四十七

馬一千餘匹不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江邊攻
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解作生擒
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爲功欺天觀
賞昔唐南詔有警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
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於
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 皇上深居九重豈知此弊
乞將驥聚執付法司明正其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
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兵
部 會同三法司議遣御史一員沿途直抵雲南同
彼處巡按御史從公實勘明確具聞 上以專任驥

等征勦苗寇特原之先是疏等奏捷 賜勅獎諭令
還京尋留驩勦貴州蠻寇雖以土木之變得免刑書
而加祿進封之典賴以寢矣疏辭割切暢疏此訓導
大是材臣其保身之智有足多者惜其終湮沒也特
錄之

卷之九十八終

獻徵錄 卷之九十八

百四十八

集大史編輯國朝

徵錄卷之九十九目錄

廣東一

布政使

王公亮

吳揚

陳選

林同

陸銓

叅政

楊勉

郭循

范瑛

黃顯

張懷

管見

叅議

王綱

王愷

項篤壽

按察使

林碩

周斌

左賚

謝迪

周宣

吳惠

劉臣

丁璐

羅僑

吳玘

項喬

王溥

楊信民

趙承祿

張簡

趙贊

趙寬

毛吉

副使

陶魯

林錦

丁璣

陳欽

劉偉

徐文淳

施儒

蕭鳴鳳

胡永盛

顧可久

張堯年

王叔果

僉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劉仕狙

梁觀

顧儼

黃山

宋端儀

金達

潘鐘

王德

徐甫宰

施雨

王問

管志道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九

廣東一

布政使

廣東布政使王公亮傳

公諱公亮直隸華亭人洪武初以能書舉任吏部給事中陞應天府治中念草昧之初民心未定乃封劄煩苛壹意綏輯以卓異聞遷府丞公益自泮孺舉所諳民情吏治斟酌施行之人大悅服永樂改元調四川右布政久之復調廣東永樂十二年卒於官公體貌魁梧舉止都雅居官廉重得六體國朝京兆丞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拊民者公為稱首云

廣東左布政使林公碩傳

林碩字懋弘福建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拜監察御史宜德初奉命按浙江見事風生毅然負澄清之志尋遷其地按察使時有中貴人裴可力督運於浙湯千戶者賄結之倚其勢橫郡邑聞碩稱繩以法中貴人怒訴於上誣碩格詔出誹謗語逮至闕下碩叩頭言臣前為御史官七品今超遷按察使三品臣惟恐不能報上恩臣實無誹謗語緣臣前巡按浙江人多有不便者今但欲去臣自便耳上為愀然動容曰朕固未信是以面問汝乎即命釋之復其官而

錄傳錄

卷之九

卒能自直士

論壯焉在浙久人懷其惠終廣東左布政

廣東左布政使吳公楊墓表

張元

太宗皇帝時有名助教曰吳節性者道方行直臣端譽蔚為精神師表公其季子也諱楊頌永樂中京爾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賜歸丁酉拜工部主事內親服闋調刑部浙江司宣德改元封助教以其官母妻皆安人復賜歸省滿考遷本部郎中己未陞廣東左布政使甲子廣西蠻徭流劫邊境往撫捕之丙寅助教計聞乞歸守制朝廷方倚公撫輯不聽戊辰回司親事而疾作矣遂卒距生洪武丁卯得壽六十八又三公新淦著姓十一世祖仕宋醫學博士子杏林繼為大醫院正丸世祖正道始自吉之永豐徙今何坊石下曾大父貴倫大父仲信俱隱德齊耀鄉稱長者母某氏公生有美質助教先生與之曰先世種德於醫甚多食其報以光大門閥者必此兒也此長侍先生肄業大學晝夜不怠至忘寢食與天下士交游輝光日新經傳子史不事記誦而穎悟過人為文章辭必已出不蹈襲前人司業吳公嘗語先生曰令子學識卓越非常器也願京薦時第名列仁宗皇帝以儲貳監國召前列者十人見喜曰皆年少奇才也在刑部所司訟諫特繁移公門殺果斷且宅心平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侃侃

不事細瑣嘗出巡南畿河南陝右諸藩申理冤獄摘
伏如神封父全如其官自 英廟復辟之元石曹輩
擁奸乘勢作威福戕逐善類道路以目莫有敢嬰之
者斌為河南道御史首倡同官張鵬周瑄等具其欺
罔萌亂十餘事糾之 上震怒逮至便殿俾誦彈章
而歷詰之眾皆怖懼伏地不敢出一語斌神色自若
手持章疏朗讀不少懼每讀至一事輒正色別白之
且論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 上

秋徵錄

卷北九十一

七

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
濫斌曰此輩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
饌名數具存今陞職乃數千人非冒濫而何 上默
然悉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降謫有差斌斥知江陰
縣時諸御史亦皆坐貶而斌當利害際批逆鱗以持
公道能易人所難而首出之以為望風承旨者戒蓋
其激揚彈劾類如此石曹相竊取敗 上從內閣李
賢言令冒功迎駕宦官者自首改正四千餘人而悟
御史言不謬也斌外威嚴而內平易下車江陰士民
聞其風裁敬憚久之愛戴其豈弟嘗為歌曰旱為災

知縣禱甘雨來水為患知縣禱陰雲散天願孚未薦
知開封府江陰攀轅泣留不可得為立生祠勒碑其
治開封陞陝西參政去日民如江陰時過道者萬計
勒石於府治提學劉昌記之治陝奏績成化癸巳陞
廣東右布政使蒞事甫閱月辛年五十有七

卷北九十九

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贈光祿卿益恭愍陳公

選傳

京學志

公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端慤寡言潛修獨
請不求人知唯以古聖賢為志天順庚辰試禮部領
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真第一及相見而貌
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
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請官公抗疏
直之倫雖不復而賢亦竟沮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
按長成謂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
親君服必視其品願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

獻徵錄

卷之九十七

八

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為
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為本試
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為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
於人邪以故至誠相臨無不感動條冠祭射儀令諸
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官徐行審觀周旋磨折
弦歌邊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枵
腹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廬陵孫公以
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備兵副使尋改提學中
州學者咸慶得師會倅奄在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
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

曰提學直愈怒曰自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

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
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且集著小
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聞自後不必來公徐
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政尚易簡釋繁因除苛細凡諸
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賊吏不貸自是官屬斂戢父老
歎呼載道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
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
推剝公乃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為惠養計會肇慶
大水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章

廉徵錄

卷之九十八

九

登專恣括剋勒富民供辦公奏減其數眷復縱黨通
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賊鉅萬都御史宋文不取詰
公獨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質貨海口
記耕蘇門答刺國貢使春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
偽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
謂將往滿刺加市後稅入貢所過震驚公上言此西
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為安南諸夷笑不
報眷知中官咸霖公乃誣撫公黨比高瑤和同貪鑿
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鑿
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如公所黜吏張聚令誣

執公聚不從行等阿奉執聚塔掠聚曰死即死耳安
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
公矯制發粟由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
歸衣逮公士民數萬人流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
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
張元禎殮以疏裕或祭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
以時服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囚圖
之諱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
近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
能錄金而毀可銷骨也 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

廉敘錄

卷之九十九

能圖枯骨之中尚懼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

廣東布政使陳遜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小之
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
法持之遷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
宋吳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眷橫行胸臆
汗穢清節笑惑 聖明勒官李行承眷頤指銀鍊成
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
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咱臣令扶同陷選臣
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
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瀾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

廉敘錄

卷之九十九

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

額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賊
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其妻爲
夏姬誣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
舍屬郡交謀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
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
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
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殞李行幸
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圖選死於眷以快
其忿宵人佞毒一至於斯可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
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
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擯斥田野未自給自無所圖
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
寃長讒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也奏人不報第以他
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言公寃
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公光祿卿謚恭愍初公做
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
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賊
取而私之獨不媿乎人謂公有子云

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左公贊襄表 何壽河

公左氏諱贊字時翊世家疇之南城曾祖諱友文仕

元爲平樂州學正署南城縣尉事祖諱彥彰以能詩

名照文林郎監察御史考諱瑞別號訥庵以進士累

官山東布政司左叅政以公貴贈大中大夫資治少

尹姓白氏累贈淑人公幼有至性方五六歲母淑人

患乳癰甚危公日跪醫前吮之癰尋愈稍長就學日

記數千言作詩語出驚人字畫適勁可喜少宰同邑

鄭公文實見之謂訥庵曰此兒穎悟過人當使從碩

師必克有成訥庵乃命公學春秋於太宰姚公大章

學書於太常卿程公南雲繇是以詞翰名于時公天

分既高加以篤學未冠博極羣書於經史疑義制度

沿革罔不窮探而謹識之名儒宿學皆折輩行與之

友寧獻上聞其名召見使賦玉界尺詩授筆立就王

覽之亟加稱賀曰日秀才詞翰兼美不易得也以所

作草書賜之天順丁丑登進士第擢吏部稽勲司主

事丁內外艱服闋改司封主事尋陞稽勲司員外郎

郎中政務之暇蒐覽百氏作爲文章未嘗少廢嘗同

考禮部會試取舍各當士論稱之遷浙江布政司右

叅政巡歷列郡所至勸農興學理冤獄謫奸豪兩浙

荒歉之餘露饑徧野公檄所司驗而瘞之吏部累薦

公材堪典大藩不果用成化二十二年秋陞廣東右

布政使未赴以老謝事優游泉石先世有別墅在麻

源三谷每風日清美輒與鄉之耆舊登覽鵬詠或連

日忘歸家素元裕鄉人有假貸不能償者卽焚其券

家食時嘗省逆旅游舍有自經者眾救之而甦公問

其故曰負官租不能辦耳公如數予之不問其姓名

其好施多此類與人接衆賢愚皆盡其懽然其所推

以爲賢者不過數人君子是以知公非汎交者初公

學於姚文敏公又受知李文達公二公秉鈞衡人謂

公且大用然公外和內剛議論是非不肯少假借以

是爲當道所忌在浙藩九年吏部薦章屢上皆爲同

進者所先公恬然無毫髮見顏而晚乃登用而公無

意於世矣所著有桂坡遇錄一卷桂坡文集三十卷

梅花百詠一卷深衣考正一卷曆解易覽一卷皆傳

於世桂坡公少時讀書處因以自號公爲人豪邁不

羈至其爲文謹繩尺崇理致讀之温然可愛其書兼

善諸體而尤精於隸端重奇古得二蔡筆意 憲宗

皇帝嘗訪求善隸書者或以公所書進 上覽之稱

善

廣東左布政使林公同墓志銘 林俊

公字氏初諱大同後從里辟為同進卿字也諱之文
世家曾祖瑩中祖仲談先主事經賢父也鄉安人
母也秀麗高骨氣定而神閒不為習俗嗜交遊用膺
昌事以誠久基遠功而畧近效故恒信於所知而誦
所不能知由進士為工部主事改戶部轉員外郎郎
中兩列最書一膺勅遣既又有江西布政司右筆議
之拜信所知如是焉所不能知有廣西之調既又有
浙江右叅政廣東右布政使與左之擢藩服大致然
也不舉於彼舉於此而優於職所逾重誦公者無重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四

以信公耶公始遊從祖邑博濟齋繼游從父邑博默
庵於湖專志理學久而述之不欲外自異文公禮日
氏鄉約奉以終身故所至論行無間二書與此溪文
集字義家訓並梓傳而廣焉靜鎮躁正辟邪嚴律事
火葬之禁毀三教歸一殿修來學雄學逸文山觀瀾
書院公之任也新官政澄吏奸汰倉弊按飛酒之豪
戶加額之運軍脫伍之戎籍與保定之平權價停屯
徵蠲夏稅減柴夫馬匹厨料軍需增月糧罷酒役存
活二十五萬口而餘公公用之通也監收監督鎮守
皆巨璫公不為屈兩廣臺臣藩憲有跪禮公不行卿

貳左轄之階公望復大起不少須以致其政介也格

遺命還之故人觀涉非道卻之休入親與日天之賢

生有給死有葬陳憲副冷庵之貧張吉士紹齡之死

尤加厚焉默堂之塋視差父弟某在祺之歿愛無異

視子大宗之祠堂先正林梅雪之祠堂隴方伯選之

墓衣又子立焉惠與義也暮年委情林壑輕使若童

子身家重若無官所居樹生異花臭如蘭色如蓮彌

月則落落則公病以死五月初四日也嗚呼物之鍾

異違獨稱君子蘭清修所自況公無是兆邪鬼神若

信之矣生甲寅十二月二十七日配安人徐氏有賢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五

行子即禮殿出娶廉文三黃琳素烈王翰其婿禮琳

烈皆郡庠生孫獻其葬臘月甲子銘曰燕紀刻棘奔

頌矣輕腐或楮拘達乃蟹躁粵有握瑜天日自矢蘭

化弗分我楨其是嗟嗟訥軒志潔行廉洞視底裡虛

明坦謙官以恬起亦以施貧大醇縷脉流風此真修

途川曲盡起典刑永觀濶俗

廣東左布政使謝公迪神道碑 劉龍

廣東左布政使謝公石厓既葬之明年伯兒少傅公木齋先生自越中走介以書抵龍曰吾弟布政不祿雖已襄事神道尚未有碑於制為闕敢以世好屬之子子其無靳蓋予與石厓以弘治己未同舉進士廷試策上少傅公實讀予卷少傅公之子太常少卿不之舉於禮部也予復濫竽校其文道義之雅不一而足顧安得辭按狀公諱迪字于吉別號石厓自幼神清氣爽穎悟過人父簡庵公鍾愛以其多病不欲事進取公益務操修不懈於學會有司應詔以明經薦

蘇錄

卷之九十九

十一

入京師得省少傅公卒業東川劉學士之門居歲餘大有造詣歸浙就省試中式明年舉進士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轉武選司員外郎文移劾午揮遣若流為中肯綮大司馬諸公咸委重之正德初逆瑾亂政相權少傅公與晦菴少師同時罷去已而遷怒公與少卿亦不歸公怡然退處林下嘯咏自適若將終身今上登極懋隆治化思用舊臣起為江西右叅議已遷廣東左布政使人覲還任遇疾卒于途公風有遠志久鬱弗施起廢以來益圖奮勵用答殊遇其參議時南昌民有謀殺兒而誣其嫂者有司莫能訊公

密為蹤跡竟得其狀遂伏辜特稱神明巡撫都御史

盛公薦為九江兵備副使其地為江湖要衝自逆藩扇燹之後凋敝弗堪事多可慮公除其煩苛務為緩戢民賴以寧建議城彭澤財力之給經畫裕如公私不擾九江形勢自足增壯修理岸枝以作育為事科日得雋頭殊於昔陶靖節狄梁公之祠歲久傾圮為之葺治以崇祀事曰是風化所關不可廢也轉河南按察使風裁肅然獄無滯囚僚友有觀噴噴歎服橫南之權事先其要裕民剔弊不遺餘力時值大比以貢院隘陋弗稱拓而新之士就試者從容展布以為

蘇錄

卷之九十九

十一

科目之重餘固未能悉也論者謂其深於經學不尚詞華發之舉措鑿鑿可行有補於世才識明敏足以濟之又毅然有執不為世故撓屈隨所至輒有聲稱使天假之年得究其用事業所建尤當有不可量者惜乎其遽止於斯也卒以嘉靖己丑春秋六十有三曾祖諱原廣祖諱瑩號直菴考諱恩號簡菴俱以少傅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本政使陸公銓行狀 戴 鯨

公字守選之別號石溪其先自唐宣公後父弼弘
治步丑進士 孝廟時為御史剛直開川兩按閩魯
再陞副使以子鈞貴封部御史公生而丰姿秀異類
恆絕倫經史百家言一覽輒記憶不忘長業舉子遂
精思力索意見出自胸臆為文上追先秦兩漢人以
為柳柳州蘇長公之徒正德丙子領鄉薦嘉靖癸未
以易魁禮闈廷試第二甲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時大
禮議起公奮筆署名疏入廷杖幾絕而復魁尋推長
十三司章疏法比精審敷奏詳明若繩濬濬之不法

廉後錄 卷之九十九

七

議哈密之情罪皆舉朝所不能決者直以片辭折之
而已既而改武選疏革武弁之弊尤多成子陞武庫
員外郎是年當鄉試 天子創制出內臣司外文柄
公奉命往福建得備為多轉禮部儀制郎中 上方
銳意禮文更新制作創四郊親籍親蠶諸議傳奉劾
平時任丘李公為大宗伯纖巨悉以委公公亦展罄
懷抱遠稽古典近酌時制敷奏詳妥頃刻立就莫不
當 上心至如選九嬪初旨不許強抑以傷和氣公
謂若此儻民無願者何以答明詔因李公白先述
上意附以禮部禁論毋得規避 上察知之遣中使

撰榜文人隨頭白金綵帶以旌其善處者至功實宜

得古秩適以才攝祠部圖上祭器不先關白內閣大
作輔臣意乃遷漏建按察添註副使實中傷之也抵
任益勸特嘗權海道漳故賊數而利窟也諸射利
奸人多以厚貲餌監司闖出為患公峻立禁網剷剔
蠶弊卒不為諸奸餌陞河南參政撫民兩陽值歲旱
蝗民多流徙公勞心撫綏復業者幾千萬人上滑
習率不修帷簿以離重禁公諄諄以禮法訓道聞其
尺蠲全活甚眾他如治清河均賦役酌折納平斗量
建四說以決銀礦之議條六事以陳驛傳之宜與利
獄後錄 卷之九十九 七

廉後錄 卷之九十九

七

除弊惠政不可殫述陞廣西按察使時弩濬稱賊侯
公丁維處胡藍二姓間相助為寇或議大舉兵盡殲
之公曰堅賊黨而分我兵且順逆難明非計之得也
不若討渠首而釋其餘戒帥是其言弩濬果平旋有
繼幣之賜時議征安南兵書毛公秉鉞至廣右公畫
征撫之策毛公多密與定計偃戈莫疆逆酋款服皆
其力也陞陞廣東右布政使以內艱家居服闋戒行
卒實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武廟將南巡猶率

周氏諱宜字彥通號秋齋高祖備贈工部都水
司正事曾祖渤父休樂昌縣儒學訓導贈監察御史
母王氏贈孺人周之先自光州固始居莆田之仙溪
遷清浦上廐代有令人國朝青紫益盛方伯公瓊廉
憲公幹皆公伯祖也公少穎悟不凡充郡庠生為
前輩所推讓弘治辛酉舉鄉薦登乙丑進士第授常
德府推官擢浙江道監察御史丁內艱服闋補浙江道
通巡紫荆等關兼閩甯居庸丁外艱服闋補浙江道
出按山西將代奉勅督學畿內三載考績得封贈所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生及其配陳孺人再擢山西提學副使遷按察使改
遷廣東前後換按臺凡十餘為皆以公輔期之踰年
遷廣東右布政使甫任值廣人奪職給事某志公執
法違其黨與且有所恃因誣撫公事狀待命於家事
自復以山西大獄連及得旨落職家居五年乃卒是
為嘉靖壬辰十月十日也癸巳正月三日其子郡庠
生釐次子舉人鯤葬公新興里之雞髻山鯤擬以銘
待余乙未始謁余湖上之草堂出公行實而終請為
公孫任印砥礪公廉及民多惠政雖撫臺勢重不為
所撓為御史出巡邊城有經國慮爰注措機宜簡純

武廟將南巡猶率

同謂上疏畧曰古者天子巡遊曰幸人以為幸也今
幸一出而勞費不貲乘機煽虐之徒不可勝紀民
共謂何 上怒責跪三日時北虜警急公馳撫臣朝
及協慮周防不務苛細終山西帖帖以靖 今上御
極公上正君心厚國本重經筵開言路親老成斥權
倖六事皆見俞納大禮未定集廷議公首援濮王故
事或以 上意為諷曰 孝皇垂萬世德而弗嗣奈
弗憚臣民何推督畿甸學校條演 聖諭以厚倫為
本取士先行檢而後文藝取文上理義而下辭藻士
日執經樞末以聽講諭其為按察明恕平允慮罔輒
求可生道至廣爬搔弊垢正已率屬而加惠於民民
流為佛子遇士大夫真誠有禮豪右奸注往往不少
賢故遭某誣下法司廷訊是日大風霧某猶未引服
司寇詰曰天怒人怨某免斧鑕幸矣安可毀及善類
耶遂得白會註大獄公嘗督學視篆以遺失原詞為
坐乃罷歸歸而樂意山水口不復挂特事充養完粹
勳見其和而敏之以寂人莫能窺其際其教人及子
弟一以明理道正心術作好人為規嘗以余憂新學
及經頗壞士習問推明程朱緒言以正之亟令觀詩

葉馮漳南士蔡烈以法學見則曰吾儒動靜交養知行並進俗學浮誕所當深戒也爲詩文平正簡雅書法端勁有體格類其爲人海內重之性孝友父母迎養郡舍官理必咨而後行居喪哀而有禮愛其弟宗尤至俸入與共兼誨掖以底於成晚立族祠祭規續諸祖所修家語家素弗饒而行義甚力至於公私界限尤斬斬弗可踰故歷官二十餘年囊罄而業不增卒至無以爲斂而遺命皆不復及獨語子輩善爲人者再始瞑日嗚呼若公可謂篤教君子矣

廉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三十一

廣東右叅政楊勉傳

楊勉字子學應天府江寧縣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命讀中秘書問學日進博洽能文久之授刑部主事成祖命學士胡廣等編集五經四書大全及桂理全書胡廣薦勉同纂修時部屬與者二人十三年書成尋陞行在刑部郎中十六年陞行在刑部右侍郎爲人丰姿俊偉有應變才十八年命署山東左布政事十九年定鼎北京命巡視福建地方考察官吏安撫軍民本年事竣還京以事逮獄二十二年仁宗嗣位釋繫復刑部右侍郎本年謫山東右叅政洪熙元年又調廣東右叅政後卒於官

吳惠傳

天崇翁姓吳氏名惠字孟仁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出
行人歷官至廣東右叅政初公年二十未業聚子給
賦長官隨其不督米京師在途日歌詩自得丞奇
之歸言令召與語益奇之舉充吳庠生治尚書庠
生以為朴也故為漫戲舍中不得夜讀公晝則寢坐
嚮之夜匪火俟人靜起讀如是連日戲者去踰年而
領鄉舉明年登進士為行人兩洞庭舊無進士有進
士自公始在朝喜言事出使見有不便歸即奏聞同
時以為非職多辭之公言如舊嘗同給事中餘姚好

狀徵事

卷之六十九

五十四

某使占城國占城道海七日忽颶作舟危者屢舒不

知所為被髮惶哭以為必死公色不動自為文祭海
妃有頃颶已以絕域有勞進八級陞桂林府知府桂
林好競渡殺人獄連年不決公至則盡解縱斷其俗
不得復競渡義寧洞蠻結湘苗為亂三司方議征進
請於朝公往止之曰義寧吾屬也請自招撫不從而
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攢起
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徠人則騰跳上下若飛聞桂
林太守至啟于魁得人公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
活無池泉唯唯曰及覆陳前逆其心楊威泣留公數

日巨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獵羊豕境上公

善為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遂不反歸報三
司三司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為
帥三司咸罪公公曰惠主撫撫三司主征蠻夷反覆
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徠從山頂覘得公使
具明武岡之冤三司大慚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
公如父母迄公之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在郡
十年因圖空虛庭草長丈獄吏無事遣枝諸州倉糧
吏部考天下太守第一例陞正三品無缺陞廣東叅
政食實俸正三品特擢夷規廣州守將撤軍遠出襲

狀徵事

卷之六十九

五十五

城下公選丁壯出城奮擊殺獲頗多公貌不逾中人
而有膽氣臨事不惑故所向有功然愷悌誠信人自
親之無頗沛也天順某年致政所得俸悉以分宗人
囊無餘資居官三十年唯舊田廬待鄉人不為嗾賊
號天樂道人使占城所賜一品服致仕時時服之出
入山林往來僧寺人見其坦易樂攜酒與飲公亦不
辭還為之醉醉輒草書數幅散同遊去天順某年卒
於家子鳴翰承翰鳴翰人品豪俊為文章精絕詩秀
尚音律嘗曰吾文有金聲吾詩唐正音也善小楷行
狎平生有長律數百篇皆親書盡為人持去王文恪

家居嘗惜其才誦其詩以為平生益友山中有文
於鳴翰承翰為人仗義謹於事兄不私其財愛翠
峰寺悟道泉日暴若嘗之曰此陸鴻漸所未喻也因
淚以觀名人悟道泉有名自承翰始贊曰吾母為天
樂翁第五女吾生不及見公吾母時時語翁不畏死
不愛錢父子皆能武藝而有文名真偉人也使占城
云海舟遇颶有一大山石擁出如才戟隱隱殊多人
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國小土城乘障者持
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既見疾入衛卒兩行應結跌
跪坐三伐鼓乃享使其人極弱夜鼓以十更為率絕
域不懼可以不媿古良使矣

右叅政郭循傳

東布政司右叅政郭循字循初廬陵人儀觀甚偉
有剛富才識以詩經授徒多登科第有至第一
者循由進士為刑部主事有盛稱宣德間開拓西
城大興土木循極諫不可以租暴至大內問之
循不屈乃射傷其顙血流被面乃下錦衣獄正統改
元過恩者復職陞郎中尚書魏源薦循廣東布政司
政勳補有功景泰元年感疾卒

廣東布政使司左叅政劉公昌墓志銘

成化十六年十月壬午廣東左叅政劉公卒公諱三
字欽謨別號樓園其先河南人宋有諱岳者由汴城
徙洛陽元季兵亂避江南居無錫晚乃定居吳城西
之厓蕩里至今為吳人曾祖本道祖天祐皆隱於屢
父公禮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母計氏封安氏公早
以穎秀被選入邑庠卽立志不羣每旦陞堂退輒掩
戶戶在肆習常業之外博觀羣典不求人知雖同門
連業者亦莫測其所造正統九年當大比提學廬陵
孫公首以為薦同列心疑而口訾之及試京闈高學

蘇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一

士較讀其文語諸同事者曰此必山林老學置之第
一暨徹棘乃一白皙少年耳為之嘆賞不已於是疑
訾者始大魏以服明年會試禮部第二廷對大臣高
其文而忌其直不以進讀抑置第二甲未幾以疾乞
假南還大肆其力於學造詣益深景泰二年還朝授
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時詔選儒臣纂修宋元史公
與刑部主事崑山張和在選中後史就寢復舊任陞
本司員外郎又陞都水司郎中在工部先後凡五年
會朝廷復勅憲臣提督學校公與張和俱拜按察司
副使以行公得河南再考受誥進階中憲大夫秩滿

蘇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一

河南諸學官請留於朝不報推廣東布政使司左
政提督想儲在廣五年內艱歸以疾留留竟卒享年
五十有七公聰明過人書一目輒能記故博極羣書
又習聞當朝典章及前輩故實扣之塵塵談不休然
性與人寡合不可其意則相對默不出一言有侵之
者但容受而已不見其校也至閱人詩文未嘗指摘
其瑕類作為文章才思華瞻言詞爾雅振筆可千百
言常有餘詩律尤溫麗可愛海內稱一時作者蓋
未嘗後公云所著有存臺稿鳳臺稿金臺稿嵩臺稿
越臺稿通若干卷所編有中州文表若干卷懸笥瓊
探若干卷普類本朝文章如文選文鑑以彰一代之
盛本脫稿又別有邑志姑蘇志亦未成書噫公豈有
文章盛名每思立言以華國卒之不得其地故自即
署副使參藩省雖位望隆遠非其志也平生知已為
葉文莊與中今吏部侍郎耿公好問累欲有所薦以
事奪不果此公所為自悼而論人才者不能不於公
惜也悲夫

廣東布政司叅政范公瑛行狀 湯廉

公諱瑛字俊彥別號直軒姓范氏唐相履水之後行
諱平者元和間由蜀徙豐城之山前五傳至諱處
仁遷邑之查村則公之一世祖也宋南渡有諱應鈴
者任終大理少卿同邑徐鹿卿稱其經術似兒竟法
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
而正大過之具載宋史列傳則公之十二世從祖也
祖諱正芳為靜海金華二縣主簿以子貴封知縣贈
知州考諱東登永樂辛丑進士歷昌化壽昌二縣知
縣轉汝州知州三任皆有惠政無媿古循吏而鄉黨
至今語寬厚長者必曰范恭肅恭肅其字云母曾氏
初封孺人再封宜人生公兄弟五人其二諱鏞累官
至廣西按察使在嶺右招徠犴獍最有功其三為公
自少穎敏開爽及長不專於學久之感州守公言乃
折節讀書治舉子業不三五年有滅天順已卯以邑
庠生領鄉薦庚辰登進士癸未丁曾宜人憂成化戊
子授行人奉使閩浙諸司舉故事致贖盡却之己丑
奉使韓藩上下交贖竟無所受有布政使強公若公
折之以義其人益歎服庚寅奉命代祀南岳比及境
躬有鎮守戒行巡撫以下欲往賤之聽公鄉人陳希

政致意少待公不可厲聲曰君命與鎮守孰重
聞之馳馬郊迎無敢或後者辛卯授河南道監察
御史壬辰巡視京師有倚勢毀人者公置之法都御史
李公為之求免不聽癸巳巡按陝西專理茶禁先是
三邊缺馬廷議欲資茶以市馬公謂禁上嚴則利盡
刀雖以病商大弛則利歸權勢以入國乃斟酌行之
於是官茶行而邊馬足復條上三邊便宜十八事准
行者過半都御史馬公巡撫陝西惟敬公多所咨訪
乙未春荊州缺知府銓部以大郡難治擇老成御史
以往乃以公名上聞詔可之在朝之士咸謂荊州土

卷之九十九

有藩封之親下有軍校之橫中有諸衛之錯布相抗
前守多弗善其去且其地所謂雄據上流表裏襄漢
者一遇歛歲易以生變公亦以為然甫至郡藩封日
遣人詣府促修造凡用工料價銀餘十萬夫匠數十
萬公呼吏取文案視之奉奏行者十無一二乃嘆曰
此前官畏勢承順耳吾不能也即移文上下諸非奏
行者悉停罷之軍校陵轍平民公痛繩之快手在官
假威害人罪其首惡餘皆遣之歸農推行均徭法道
路嗷嗷以為荊州太守如公者數十年前未之見也
丁未陞廣東左叅政時嶺南四郡蠻寇出沒為患公

公守其地盡心撫循嵐嶂之鄉無不徧歷已酉有奏
公在荆州失於查盤倉糧者公浩然求去巡撫都御
史屠公上章留之不報卒致其事而歸家居尼跡不
至官府惟聞一山市與同時鄭大夫之巷處者燕會
數日而返弘治庚申卒公爲人有膽氣遇事不擇利
害爲趨公議論慷慨音吐洪亮在荆州法令嚴明事
所當爲無所顧忌豈非濟時之才也哉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丁公璐墓表 楊廉

公諱璐字元美姓丁氏世爲豐城沙湖人曾祖伯正
祖維辰父秉操以公貴贈主事母趙氏贈安人公登
天順進士授工部兵衛主事丁丑以差遣復命除都
水成化丁亥以展省赴部復除虞衡已丑以兩考轉
四川叙州知府戊戌以三考轉至廣東左叅政云公
初在虞衡出清淮揚諸郡匠最號嚴明風采凜凜在
都水督六科廊匠事見權璫同官咸屈膝公獨挺立
衆中權璫怒欲折辱之公向闕大呼同官挽之而出
詰朝自司空而下皆詣謝過欲強公公竟不往先是

錄後錄

卷之九

三

諸璫時時於工部索匠公往來二司一切嚴拒諸璫
有憾言公謂吾當先具以聞自是揺手相戒無敢復
至索匠者公在叙州郡學頽圯建樸堂立號房祭器
之缺者足之樂器之昔無者創置之月朔望謁文廟
退與諸生論難經史士習爲之一變郡故無志書公
請周祭酒洪諱纂修成編至於恤孤賑饑爲法尤善
城長寧綜理周密未幾樓櫓警警隱然金湯易濬有
警通判王衡奉巡撫檄調練手與入于戎洪之間與
人圍衛欲加害公單騎馳往衆見之皆投戈於地舉
手加額曰我公來吾輩當盡室行

人百戶王甲占慶符田數百畝十餘年不輸稅平陸

具奏粟亡命田舍中堅壁不出近之欲殺人公徐以

計獲之籍田而歸之民民為之畫像立祠公遂令數

之有張乙誤兄之官下物而不以分兄之子者兄之

呼訴之官公呼乙至令獄中盜詐之曰吾所劫某家

某物其在爾所乙拊心誓曰是吾兄為官時所得也

何為証我公令以三之二歸兄之子且諭乙曰爾得

於兄亦不實矣慎毋警其子遂感泣為叔姪如初叔

州當夷夏雜居之地公文教武事次第修舉當道諸

公文章薦之公始至廣東同官重其名以潮惠二郡

號難治者讓公分守之公毅然前往不旬月令行禁

止舊俗革而邊境寧巡撫朱公復留之三歲且曰二

年間置潮惠於度外者實倚公及城隍平仍撤公督

視之公一用長寧之法而衍風冒雨益加勞瘁與皂

每朝公當曉起早服以避飛瘴公謂其欲就安使以

給已不願城成而瘴已沾體矣成化辛丑奉表之京

脚便道過家疾作遂不起春秋六十有一公生而精

異精神滿腹林從坐或越行一巨外會子弟隨子弟

者之六拜後察明與操以為常其嗣子不舉之子

之歸其得于家度遠有瑞緒人可無疑也

之始其得于家度遠有瑞緒人可無疑也

廣左參政黃君顯墓志銘 林俊

易庶諱顯字伯望龍坡烏門黃氏上世兄子記其

教諭公被廣元生祠父封員外郎公編墓志君沉毅

內柱外美無足動人起進士為戶部主事機神開朗

疑難徐折一言而定同事目為老斷留心政理繕閱

部為之一重戚晚賜第復造君疏止曰臣為 祖宗

惜法為朝廷惜財為某家惜福 孝廟納其言為罷

役周公經為戶部尚書擇賢自助得今侍郎邵公寶

與君堂草奏同心在公奏駁無擇柄要部事改觀後

君內艱服除復為其部員外郎轉郎中與長異意出

為學處知府治以廉平恤孤寡加豪右行平糶為民

當恐編蕉布官市之擾溝黃桐打橋之水不啻珠號

黃公清特廣盜幾徧而擊尤盜區獻計者欲屠而盡

君曰吾玉石分之無枉鎮巡屢最其積以進袁任者

入衛帥某之路欲代官養子君持不可會外艱去撫

君治盜坐以酷屬所私論意賂免特賦璫羅織禍動

逐身家知舊強君曲處無能為副仕竟附君乘仲辭

自幾無能捕情憐然如夢至杭而返就獄甘心焉二

日忽出君復其職則知御史劉君祥劾仕受賂數十

日忽出君復其職則知御史劉君祥劾仕受賂數十

日忽出君復其職則知御史劉君祥劾仕受賂數十

事首及君克君白而在速繫補武昌未數月擢廣
左叅政連推右轄竟以仕吠膝其聲部不獲已更其
任至潮病以弗起正德乙亥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五
十三嗚呼士固有弗終者矣方仕煉孽時如墮湯火
容玩視耶蓋棺事定數百年短屋歲食僅裕可欺耶
君治學無繼者治武昌無前者治廣無為並者斯名
士夫私論與不屬萬口而同者也仕固足稽哉君介
特有謙崇尚風教包孝肅陳白沙皆為立祠陳君茂
烈苦行兩許其子以女割田周其族皆所謂難者子
許君可任大事今已矣失君者獨人然哉配鄉氏封
蘇象錄 卷之九十九 李本

宜人有婦行僅生二女子應軫與三女出唐應庚出
張後君十月不舉丙子膺月甲子耐先員外廣化右
臂以葬鄭君岳君趣味者狀甚詳予獨悉任事告失
君者銘曰嗚呼易庵羣和獨指吾無容喙為予之所
廣屨一漏厥庇孔多吹毛刮垢亦如子何青蠅加點
其然其然合抱寸朽吾無子之冤其日其天

廣東布政司左叅政羅公僭行狀 羅洪先

東川先生吉水鄉先生也先生居富溪東而行又甚
高聞士大夫聞於是學者尊先生率稱東川先生先
生姓羅氏名僭字維升生天順壬午幼有奇名十二
通文詞是時父通判君為南京太學生先生因學大
學中開戶誦習貌甚莊諸大學生見之呼為小先生
長為邑弟子員有文聲是時弟子員拘制業咸有門
戶牽綴試日窮年不得休息而南昌張東白公元禎
以道術鳴先生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說以歸自是
授生徒輒以收放心為言於是行輩益推先生乙卯
歲後錄 卷之九十九 李本

舉鄉試明年試春官不第為南京大學生祭酒劉震
聞其名特禮之已未舉進士癸亥授廣東新會縣知
縣新會廣東劇縣號難治先生治尚風化謂學者溺
章句無本實而專內業者輒目為異端於古人甚悖
於是表陳白沙公言辭行事令學者誦法朔望坐學
官講論不報諸所行罷多放故事之善者三年民安
之已已內召補大理評事是時閩人劉瑾擅王命用
淫刑先生自念刑官無狀庚午歲早上封事其畧曰
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今且夕齋戒而雨澤尚滯臣
竊以為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遊觀咸有常

震故賢犯有鷄鳴之警召夷棟卷阿之詩

化也今 陛下日晏不朝戲御羣小殆非所以

大業矣宰相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大

深誅求大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

宰執諫臣噤不為語安得不致壅蔽為大患哉是以

驕勦之刑上於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者舊如劉大夏

忠謹置之行伍潘蕃誦遠幾無生還 陛下置而不

問是豈勸大臣之道歟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

禁奸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臣之所不

忍也詩云迨天之將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爛戶今日

防患如護巢然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

預防可不如鳥乎當是時瑾肆虐立威道路以目無

敢言時政者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有所指將

處之極刑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得免官歸其年秋瑾

歎於是御史凌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燭事幾之未霽

遺氣焰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

年復大理評事病作復告歸又明年喪母與伯兄獨

居者三年已卯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

之聘先生居勺吉水濠既擒王奏功疏先生名而前

後臺諫亦交薦辛巳 今上卽位有召旨先生感激

道數日撤至陞台州府知府先生自辛未病告家

居十餘年蔬食讀書於公府無所干謁及治台權奸

惠良興學禮士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效民

布衣張尺賢而貧延之上坐訪民間何所疾苦尺具

以所聞對乃為尺置僮僕給侍於是台人因多感悟

戎衛食倚各郡餉前守漁其中卽盜取畜出之入覲

治裝咸苦民先生首除羨餉而親行自給無他與於

是吏部上天下守令殷最以先生第一賜襲衣半體

旌異之癸未二月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鏞奏云人君

之道莫大於納諫人臣之道莫大於進諫諫固難也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三十九

而勢尤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

耳臣聞 武皇臨御入黨擅權皆逆臣劉瑾為之魁

也故尚書韓文伏闕倡言旋遭斥逐其後敢有嬰其

鋒者乎而幹事劉瑾復言之已而評事羅僑燭言之

已而之不復聞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

之橫者也今遇 聖明首獎擢以風天下顧蒞知長

沙僑知台州者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上而待以

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四月擢廣東布政司左叅

政台人乎號留之不得強脫靴去而郡縣咸為立去

思守甲申先生至廣東分守嶺西道是時西山諸賊

相與先生談擒捕法竟多敘避八月以故事當引年
即上疏乞散棄官歸總制都御史張嶺巡按御史熊
際孝舉口左叅政羅儒學靡詞章志趨道義勃構奸
而直氣不挫遭擯棄而貞節益堅誠未可遽聽其去
也先生乃復上疏詞旨哀懇而吏部移檄以先生忠
貞存心愛循良在郡省且引年乞休於故事未協使
者保其意先生不得已復至韶州固以疾辭於是
總制都御史盛其期疏其事竟得請云先生既歸杜
門謝絕賓客對書史者潛心錄探索理道謂學須寡欲
則心中無事平生自處甚儉食無兼味家無奇玩賓
客至其舍無所計量事伯兄終身怡怡歲積賦分
給諸弟聚謂論以孝友故終先生之世家人群大
違教令者先生早年以學自命故諸制行必謹規矩
為新會厓山在治境感宋死事諸臣歲泛海祠焉在
台建忠節祠祠方孝孺置祀田若干千午東鄉鄉于
講學青原山中時與往來議論而洪先居喪不廢業
先生以為不應古禮責以書是時先生方病痰書皆
工授而據體嚴振無少讓九月五對客理前語端坐
卒次嗚呼儒者之學至近世門戶各異先生獨遠探
玄覽占昔是尚雖宗旨異同砥礪疎密未敢溢詞然

自壯至老凝然樹奇履坦不雜浮鄙其可不謂志
哉吉水民俗朴而士負氣於多偉人自先生所及見
張獻以諫留大臣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袁道守
法暴死嶺南劉恒令上邑家無帛錢先生行事視此
西人者頗相類豈亦地使然哉語曰魯無君子者斯
馬取斯先人與先生同舉進士皆以行誼相高洪先
以故得幸侍側時受成訓悉聞諸懿恐盛美不傳後
世何述於是攷先生操向列其行事俾風流遠道尚
有興者

卷之九十九

廣東左叅政張公懷行狀 吳煜

公諱懷字德珍幼聰慧穎異勤學善記過日輒不止德丙子公以儒士領浙江鄉薦第一會試丁丑

十五戌寅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減四夷餼價送考

貞皇太后梓官葬茂陵巳卯諫 武宗皇帝南巡罰

跪午門五日廷杖三十罰俸六月 皇上繼大統錄

遺忠以勵人心公得進階加俸庚辰陞精膳員外郎

封贈父母及妻辛巳署郎中奏減新增供應議革高

手厨役一千二百名時論建之甲申六月考滿加贈

父母兩宮覃恩頒賜誥命議大禮建室執奏罰俸一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四十一

月又議大禮改稱皇考聖母伏闕廷杖三十辛巳會

試充供給官修實錄出館與宴乙酉陞江西左叅議

監兌吳城龍窟總部南京倉水軍民兩便燒造世廟

龍鳳瓶罐一萬二千件先此任事者皆降黜公毅然

任之官民不堪 當上意仍獎勞焉繳還先任四巡

撫未完批詞三 輪紙止行見在浙卷清理田糧賑

濟饑民均徭新增議處健訟務抑豪強追還夏桂州

舊估婁王親迓產巡撫陳洪謨梁材周廣御史徐岱

受章保舉巡按朱才符薦堪任提學戊子陞廣東左

叅政徧巡僻遠瘴鄉簡別磨制賢否禁公私索擾驛

遞漏有司拽船人夫撫處徭役備海賊督採

半留東莞黑艘百隻哨守地方取回在政二司抹贖

民壯百名革退鄉宦徧編皂隸立各州均徭平規則

問革貪汙知縣六員巡按邵園特薦謹畏守法簡俗

愛民孜孜職業倏友犯而不較度量尤不可及辛卯

年考滿離任中途聞江西建昌刁民王榮奏知州夏

良勝刊刻雅書非毀大禮行江西提問夏良勝先文

選郎中有奏疏名曰銓司存建昌知府鄭源演命

工鏤刻之存稿內有吏部尚書喬宇一本劫張瓊桂

粵心術奸邪學術頗僻不富起陸翰林學士等語此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四十二

亦夏良勝代筆也鄭源演應朝入京以此書分送時

張桂二公見為宰輔見而銜之適有王榮之奏遂行

江西巡按勘問擬夏良勝充軍鄭源演降一級源演

仍供攀舊任叅議張懷曾付刻此書公復回廣御史

吳麟問擬鈴束不嚴贖米還職都御史汪鋹覆來阿

附奉欽依冠帶開任時壬辰七月也公侃侃剛直之

性乃受誣阿附不竟所施惜哉自此家居三十餘年

守母以孝處昆弟以和惟杜門著書作詩足跡亦不

入官府布衣蔬食督耕飯牛如寒士然處鄉鄰宗燭

送禮恭一無所競居官常俸之外絲毫不取居家

官府愧道不彼府縣船轉其清白一節始終不
以其可以質鬼神而無媿者十與迎諫為大寶而經
科道王獻芝薦起不赴又奉詔准致仕夫公以孤寒
登高第博學宏材世所罕有文足稱矣蒞官清慎居
家孝友接物謙和行可法矣兩叩天關瀕死餘屬格
恭職業不避權勢忠則盡矣立心誠篤持已儉約終
始一節信不渝矣公於四教皆無媿焉始為天下之
完君子公生於弘治丙午卒於嘉靖辛酉年七十有

六

以徵錄 卷之九十九

布政司左叅政吳君玘墓志銘 徐
氏諱汴人宋時有諱崇本者從高宗南渡始占籍
之錢塘至國初子昌以貴徙實京師其子孫仍家
於浙閩三世誠為右副都御史贈其大父原敬父士
寧如其官謹義授承事郎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廣東
按察僉事其妻莫與其側室周贈皆宜人族乃益大
顯君諱玘字汝瑩別號南岑舉嘉靖癸未進士拜行
人司行人歷司副刑部員外郎廣東按察僉事副使
布政司左叅政始其父三娶無子年五十七周宜人
乃生君故君最愛於父母然於問學不督而能弱冠
為諸生名蔚然起方伯夏公疋置師席特與論古今
人賢不肖及事成敗有幸不幸語甚相合引為忘年
交在刑部時嘗同考順天鄉試其所為文章諸老先
生自謂弗及故海內知君能文然君固知兵習吏事
為員外摘扶姦隱平釋冤滯精練以敏大廷尉讀君
獄詞必曰吾固知非吳員外不能為其所治囚即罪
死無號呼不平者為僉事飭兵備甯蒐士卒立保伍
明法令察盜所出沒根拔苗瘳境以大寧建寇作督
師征之殺二千餘人降千餘人情遠服除以多
卒六百人鑿山三十里為界二十有一

以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

不副使籍民舟之賈於海者什五為網紀約

共擊之其去為盜者眾發之不發與連坐海寇頗

性疎爽喜調笑諧謔治園亭西湖之濱與賓客燕遊

其間若樂而忘檢者至持官表親符殿以孝懸吏植

柑分起廨中間遺君君曰此官物吾不可以食盡易

歲輸之庫連寇平都御史御史張寔具金幣勞君固

辭以免周宜人病痢割股肉和藥血淋漓下不絕痛

大夫以食芋連疾終其身不忍食芋宦遊四方必奉

像積懸之祭則展拜以泣比病不能言數引手上指

像忽自墜其僕曰得非欲奉以行乎顧之而逝吁其

廉微錄 卷之九十九

可敬也己君生成化戊戌卒嘉靖庚子年六十三初

君至嶺南勤於其治按行郡邑觸冒毒瘴遂患喘吐

為參政會 天子有事安南治益勤既疾革猶日命

吏抱文書置榻前臥聽之故以羸卒

公見墓志銘 呂

公管兵諱見字道夫石峯其別號也世為吾城巨族

官其寧祖鑑文琳贈文林郎母蔡氏贈孺人公性

孝友有大志髫亂如老成人蚤失怙力學思奮嘉

靖乙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常州府推官公風

於巖峻見理速而持事堅權勢不可動攝蒞任未幾

豪強斂迹惟心惟公怨冤獄多所平反春因劉公控

江南首薦之諸當道有疑難事累年不決者必以屬

公公一鞠無遁情崇明劇盜數千人流劫瀕江州邑

遠近震驚公奉操江中丞撤設策勸捕不旋踵殲滅

獻微錄 卷之九十九 四十七

殆盡宜興逋負數千萬緡致縣令坐累以罷公往視

篆甫下令雖素號豪猾者無不悔罪一時輸納具足

濫視武進無錫治如宜興人稱神明馬所至尤加意

學校以羨餘置學田若干畝士類德之於是聲名藉

甚撫按交薦無慮十數章壬辰徵天下良吏公治行

第一擢吏科給事中公念既為 天子耳目凡關繫

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無不言而明於體要必期

有所濟尋轉兵科左給事中監壽陵大工時戶工二

部建議加賦佐工費公抗疏極陳利害以為不可

上是之仍黜二卿海內陰被其澤及轉戶科都給事

行... 歸已而復起補禮科嘗疏止車駕諫

上詔輔臣宗伯禮科至便殿議朝賀應否衆猶豫

不敢決公議朝賀宜擇日行見 皇上敬天之意

上嘉允之矣耶擢廣東右叅政廣故多貨寶地公水

驟自勵嚼然無毫髮之染無何入賀萬壽帝遂以疾

請解職疏凡三上得俞旨病痊有司具奏錄用善異

數也公既謝事歸足跡不入公府日以睦族善鄰明

農教子為事時或借知舊鷓味琴奕徜徉山水以自

適臺使屢薦起之不應方葺草堂於峽山之間將耕

學亥九月年七十有二

弘治

廣文布政司左叅政項公壽墓表 羅洪先

聖人之學晦而後儒者之說興儒者之見殊而後聖

人之道廢甚哉有見之難而執見又足以障道也儻

畫之公者識膠不足以研精行業之異者智短不可

以廣受嗜古或疎於達變重內或略於迎機于是幾

儒與志士始各擅其所長不兩能矣自子束髮出而

交四方之士洋洋纒纒以理學談者未始不得盡聞

之至徵其所左咸有遺議豈非拘於所見遂自以為

極則哉晚東項先生之學以實行為主而輔以理義

其始於傳註文義專而有聲也而博極經史融液理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聖人 與不主一家當於心雖下士所言世之詆毀厭惡者

難堪與俗之所甚忌者一不以戚其心而回其意
自考其進退者有在也嗚呼可不謂難哉先生舉余
同年進士由郎署出為撫廬河間三郡既擢湖廣按
察副使以註誤例滿州郡稍起還舊復以誣構下詔
獄未幾得復職旋陞廣東布政司左叅政素為同鄉
相國張文忠公所知試進士時數欲推轂不聽以故
不得上第選庶吉士避不赴考部察以南北散要為
輕重始除主事即得南京工部北調北會舉主事改
御史編修兩不與名又將自武選調吏部考功三辭
乃免顧益感激敷上書言時事其後自郡至藩省十
餘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一

獨罕見世之廉靜退抑者眾矣類限於才諳
過不或巧避職任爾使其力足以振功伐文足以
張著望即仗模矜飾競勝嗜進不迷孰甘黜闇人後
耶以先生修習即無官業一時鮮與相亞而所至又
復益磊若此可不謂難哉蓋其所學雖不必有所師
承而一本於心之精思其所言雖不必有所專主而
一據夫身之歷試永嘉自有宋以來專門理學者數
十人如林塘與之介二劉之厚陳說書之直周文忠
之毅林景文之質許橫塘之政事皆足表著使先生
生當其時上下議論固不知孰為低昂明與薛吳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一

有八年淹矣故舊滿銓館多以書相勞苦裁答忠諫
不一及已事勢利所在若執熟就深不敢遽瀟然在
官慮遠防漸不啻治家無絲髮漏算起廢祛蠹不避
要途名人其最可述如考荊州會守下下黜黃陂墨
令以按察與撫巡兩臺爭兩臺為詘革勢豪武斷市
魁海艦嶺南人戴若父母其他補武選條格創屯田
事宜利在久遠辨大廟災不違守者策虜不能至獻
膏罷河間立堡議上楚王書以減煩役平汀廣嗣賊
以不關軍門隱功無悔請免自畿郡守謁賀儀定河
間傳人直道路不困請如此類存漢世良吏傳中已

後絕學復低至白沙陽明兩夫子出而道一光學者
苟無先入皆有窺覲先生崛起孤立不肯輕徇以為
黨援即其著書滿家亦不肯輕出以立門戶某往以
一二細行相視莫逆邇來議論稍異往復辨辨弗明
弗止嘗向某曰吾於制行察理猶可勉為至於心境
貼服不雜澄湛不亂固若有甚難也嗚呼向使少延
以達其所欲能無有乎不及之歎其所見又安可量
而今則已矣此不足惜哉學術裂而道原隳
而言筌繁法家拂士之漸亡將時過途遠之
也此不足悲哉先生名喬字遷之學者為

子文煥文蔚文言卜葬竹浦茂山之原且志功行
世歲月墓中可謂善繼有文而厥考鶴山翁後以
誼壽康高其鄉人鄉人以項氏爲丘墓所在必有遺
位式車見碑而下淚者使所學不著猶將泯其平生
於是表於石以遺後後之知道者其必以子爲不誣
也夫

張壹氏

張壹氏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
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
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
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
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南隱士趙緣督
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
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
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
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徵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
藏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三

王佐才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
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
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
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 上問而異之親策
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
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
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
咸叩首服罪厥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
敵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
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昇之而去賊爲壇

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
彥達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首
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願食謂其誠孝
容令織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
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於
痛父以忠死力耕養母麓衣惡食終其身不仕性常
之沒彥達時年十六云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四

廣東右參議王公溥傳

王溥字士淵桂林人由進士歷官洪武二十六年
廣東右參議時工藝之家勢要占役弗克管生溥禁
止之有奉部檄來徵能木者立期逼取又木多不中
民苦之溥親臨揀測十取八九先是起運俱由海道
風水漂沒民不勝困公自臨度嶺遍觀險易命有司
鑿石填澗修葺橋道教民造車運之民賴焉先是慶
賀俱設筵宴溥罷之將兵起無糧無籍軍都司盜取
甚亟溥曰國以民爲本今一槩起取賦稅從何出耶
遂奏聞 上是之止起無籍餘皆獲免其弟來廣適
避承差何秀同舟知爲溥弟遂以布衣弟至以實告
溥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汗行辱身之漸也即命
還之隨遣弟歸及獻績父老遮道留不可得歷官數
年苟無重衣庖無食饌爲胥吏驅庸誣逮詔獄行李
蕭然寮屬愧饑皆辭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
比至得白歸卒年二十有六廣人惜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五

三十一時舉蒲圻人奉寧令允茂之子也兒時即抱

日人志肆力于學永樂甲申進士 文皇帝時難金

陵帝需英哲以需治理廷臣舉愷授知江寧時百務

皆愷日不暇給愷制繁錯節處之裕如政務肅清命

愷議明通民旋集一日 上問戶部錢穀出納愷即

面對纖悉不爽既而預修永樂大典晉左春坊左中

允贊補 仁皇于儲宮漢庶人扈從北征陰謀奪嫡

構陷宮僚悉下于獄愷與右首楊文定公泰和王文

端公拘清室中誦讀不輟 仁皇登極同被逮者擢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一

置極憂而愷適以母艱終制宜德初起復調補廣西

僉事泗城土官盧氏與岑豹爭爵田州蠻奴黃佑強

橫逼土界紹奔南寧一時獠獍騷起為亂乃遣征蠻

將軍山雲御史韓偉陳汝同愷往撫愷宣諭威德土

酋效順思恩果化成底于平又同御史陳銜捧檄綬

勞貴州土夷王勲弘樹五年如京師 上嘉其績賜

遊後苑觀元宵燈愷上疏陳六事特賜俞允九年征

大藤峽襄翊有功至潯州建學宮爰徵愷愷正統四

年轉廣東左叅議往撫欽廉叛寇黃寬等事平刻石

于招遠山 上錫之錡曰爾發身賢科擢任京縣載

轉官寮陞佐外臺克效勞勲特授奉政大夫修正庶
尹以示褒嘉爾其體朕至意以弼邦治所遺詩文各
聖谷集

廣東左參議謚恭惠楊公信民傳

楊信民紹興新昌人永樂庚午貢士擢刑科給事中
 正統十一年陞廣東左參議旬宣所至愛恤窮困如
 保赤子正統己巳以劾貪事被逮赴京廣人不忍其
 去軍民客旅徬徨竈戶萬四千餘人赴司保留者
 民何寧等復詣闕奏保遂蒙復職勅守白羊關等
 復奏賊黃蕭養作亂願得信民還廣則寇賊可弭
 上可其奏召還未見勅賜太官飲膳陞右僉都御史
 巡撫廣東至廣州時賊衆數萬有民欲入城赴愬官
 司欲其爲賊間縛之于獄信民命出之即印押公據
 罪願入城者聽令既下信民思信素孚民爭趣城至
 輒泣拜臺下信民亦泣而慰遣之發粟賑濟時官民
 爭曰縱賊入城患生不測各將誰歸信民曰吾獨當
 之越月餘賊衆纔數百人耳一日蕭養率衆欲見于
 歸德城濠之南信民單車出城止于水次賊曰豈真
 吾楊父母耶信民下車揮左右却立乃岸烏紗示之
 于是賊衆羅拜信民諭之以朝廷恩威欣諾遂令
 一人薄糗饋生鯉一信民受之而還割鯉分送諸司
 賊聞而驚曰此吾誅戮之兆也時城日久疫死者

衆信民命瘞諸城北郊爲文哭祭之民無不感泣
 信民尋卒城中哭聲相聞者數日賊平民上請建祠
 祀之後十四年祠成始啓土時獲孤忠大節楷書石
 刻于地中人以爲異云成化五年朝廷下太常議
 乃謚曰恭惠

廣東通志卷之九十九

有李為東南名郡其世家以數十而項與屠最大兩
 家皆以八座貴其系多才賢方蒸紫起未艾天下莫
 不稱之而項與公者常無快擒叛俘賊萬計有大
 大功及入朝言平六弊暴閹宦注直所任章瑛罪有
 奇節而項人... 之項先世洛人其始祖宏度扈
 宋南... 宏度生伯通伯通生達卿以散財廣
 賑元世... 其家趙文敏因表其基達卿生承原水
 原生甲邦為天江丞徙方水而項遂為秀水人邦生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衡兩世皆以襄毅青贈都察院左都御史而贈都御
 史衡者襄毅公之父大夫之高祖也衡生質質生綱
 綱領鄉薦為長壽尹而長葛尹生贈南京吏部郎中
 近谿公銓贈郎中簡靜特格世稱長者是為大夫父
 而兩太宜人曰陳曰顏伯子士林錄事元洪陳出大
 夫與季子大學生元汭顏出大夫生而穎異鄭端簡
 公一見奇之授所著書十餘萬言俾誦習四浹辰而
 河懸矣乃驚曰何其童慧也因以女許聘焉而收為
 帷中弟子端簡達於學為儒林宗遠近多從游其高
 足弟子甚眾大大以髻亂居其間說語而好深湛

是遂能通經術傳吳指洞鏡故典曉暢國章盡得
 氏學諸高足弟子皆謝弗及也然大夫矜才不逞
 志自苦好茹粗糲服浣紵衣樸約乃其性也故人皆
 稱其似舅而端簡亦心敬之許為國器焉舉壬戌進
 士以父艱居數年授刑部主事念母老乞南乃改南
 儀制尋請告又數年轉南考功郎復以母艱起北車
 駕轉職方郎補廣東叅議自登第二十餘年一徙南
 一予告皆以母故而南司太許北在秋防歷郎署間
 獨久望獨重而江陵銜之... 補矣初大夫為南考功
 也會新鄭去而江陵專政白... 上以非時大祭焉固
 獻徵錄 卷之本本

將除其異已也蓋北之遵冷承命揣瑕釁中... 無
 故見逐者豈可勝道哉而大夫獨持之曰南中事簡
 而數少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屈抑而周給事姚
 御史者質直敢言彼所急也嘗輒轉喻意示必坐之
 而大夫屹不可於是南中皆以大夫能抗勢權保善
 類而江陵深銜之此其一也及其為職方而江陵方
 建馬市自以安邊保固為國上勳而大夫獨謂戎狄
 禽獸心不可恃谿壑欲不可填惟以中國威靈制之
 外與約法而內修戰備奉約則有不奉約則有戰耳
 戊性會而善詞進則... 不致動退則... 故賞不

忍失此乃太阿在我有以制之否則投戎柄奪盜權不知所抵矣夫馮市固便而大夫之策尤長所以相成非以相戾而江陵專擅不欲輒爲異同其餘之二也方權帥結政府如父子親抗制府脅樞府有謀必從請必得曩有主兵有容兵間又有募兵實塞下歲糜餉二百萬餘單國計極矣而專飾子女玉帛宣淫導核回文縮親橫彌甚焉而鼎鑪不可問蝦蟇莫敢指獨大夫歎因事裁之且帥既倡率而幕下材官數胃納貨豪舉亦皆不愛佳冶珍寶往往遊大人以成名用彼此關說察舉未已卽求驟遷驟遷未已復揮

獻徵錄 卷之十九

本二

善地而大夫悉擯不用曰以急賂者於是權帥陰中於上衆怨叢構於下而江陵銜之益深矣此其三也時遠帥功略方振嗣害其能虜入不拒或密縱馬勝則以拒堵爲名徵資於上敗則以分地爲解嫁禍於遠大夫謂瑞昌距山海關密邇豈得誘於不聞設使虜一近關以銳師過其前必狐疑不敢輕進以偏將要其後必狼顧不敢深入豈有擁兵自固閉關不出而高談坐鎮者乎乃秦互夫之策俾難規避焉且曰思十年之訓練收一戰之勳名蓋蒞之練兵不訾矣而未發一矢獲一級故直覈其事而深媿之江陵之

公行也此其四也先是苛禁郵符也雖大吏亦奉風塵間混商販雜與臺或遭劫奪甚苦而否則用一騎一役卽公事必鑄三階中外潛然孰敢出語大夫獨疏以驛傳供應之擾與縉紳跋涉之艱要當公聽並觀固不宜坐視困乏貽患小民亦不宜過自損裁致傷大體而南粵之伐外既喜事中復行功喜事者利於刺深好功者加以督責而大夫獨疏以政畏張急治善烹鮮故撫安新民所費輕典而輯綏遠徼必在薄征蓋嚴刑重斂則今日之議撫反爲他日之興戎矣識者皆言江陵非患無才而失於張急昧於烹

獻徵錄 卷之十九

本三

鮮不能公聽並觀而頗用嚴刑重罰以至於敗大夫可謂刺心砭骨矣乃竟不寤柯哉然以江陵之意忌將有法深於腹腓誅及於反唇者而尙寬大夫何哉豈其忌之雖甚而理不可奪姑銜而有待哉乃土番欲圖入寇先爲詐降卽其分擁兩枝夾侵關外長驅數萬突入東昌則彼之降也乃誘敵之兵而其寇也實大舉之衆不待智者而知矣幸而遠帥率先諸軍致命所奏大捷實爲殊勳業已獻俘朝廷秦功郊廟而江陵歸葬開事造制焉怒不稟白稱謂殺降而大夫以國政所關臣職攸繫遂具部覆而義氣旣

處居積養之至有莫須有之語則嘻其甚矣乃進出
之粵焉凡大夫在職方踰年而諸所建自如止延緩
之入衛限宜大之歲增寢漠其之乞茶謝東夷之要
市革堂壁之增修酌寄奉之交免歷歷昔有可紀而
文多不載載小司馬秦阜中益余讀秦草而嘆其有
四難焉子與大夫交久見其言恂恂不出口惟恐傷
人引繩而趨惟恐有失以爲是慎默人矣及其躬贊
廟議則塞謬無遺事涉軍情則談笑而應迎機運輶
緯武經文善藏其用者與一難夫不切直則事謫
切直則身危古之遺言也大夫抗論時政不懼貴嚴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李四

指斥要津不避威儀予嘗慮之而義形於衷非以爭
勝理發於正非以乖和維無求容亦不履禍斯有得
於道者與二難始其自引而歸也或以爲痼疾或以
爲貞瘡一居斗廬四閱寒暑身不踰闕足不下堂所
覩不見其幾徵家人莫測其動靜而操觚不輟著書
有餘斯天下之堅忍者與三難當江陵之握權則挺
身力諍及其既逝則絕口不言至曰我自倦游彼非
有擠生不藉之自進破可借以爲名翩然獨居眇然
誰世斯天下之曠達者與四難有北四難亦可以不
朽惟至孝其二親沒皆水漿不入於口絕而復甦

予嘗見其免喪久矣偶一談及則霽靈淚承袂雪衣
不休有傷心者其伯兄高朗善詞賦終身即序之季
弟博雅通古今友愛尤洽視從子如子賜其家知家
家無私財任無私人而好行其德施義粟廣宗
姻知識之誦義無窮矣始大夫舉進士以來若使歸
若奏最皆得與二親訣躬飯含治喪葬人以爲孝感
而大人之子德楨亦舉進士奉使與大夫訣如昔時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其大夫父子之謂哉大夫名篤壽字子長別號少谿
生正德辛巳五月癸亥卒萬曆丙戌九月癸丑享年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李五

六十有六

廣東布政使司左叅議張公簡墓志銘 徐

嘉靖乙未十二月十有六日廣東布政司左叅議可

齊張公卒按狀張之先臨安人六世祖士亞元季辟

地江陰之桐樹里因占籍焉曾祖平道祖大州咸有

隱德父紀封奉訓大夫兵部武庫員外郎母沈氏封

安人公自少奇穎嶷嶷成人長游鄉校輒試異等

名隱起江東以壁經授徒學者景附弘治甲子頌應

天鄉薦乙丑登進士第正德丙寅奉使嶺表採訪

孝廟實錄歸授兵部職方主事庚午遷武庫員外郎

典稽尺籍迄無疎漏時逆豎內專鑿與出幸中外

賦教錄 表之九 六

岷公博考舊章旁羅羣策凡于本兵政務靡不究心

會山東江西蜀陝閩廣盜起警報日至朝議以公遷

職方郎中公夙夜靡遑批答不暇時有奏對援筆疊

疊千餘言切中事機推補將領往往得人自是羣盜

漸次削平以勞績加祿四品錫之鏗幣僉謂當有殊

擢而公以執法為時所忌竟出叅廣藩分守嶺東兼

南北二道所至威惠並著得旬宣體會天門箭灌二

洞賊首雷白眉等合兵稱亂南甸騷動公以鎮巡重

臣文薦握符攻討乃選將練兵密授方略多得招降

脅從之民撫而用之以廉虛實以為鄉導分兵八路

以振其吼全師直搗以摧其堅俘獲甚衆上功天

未及報餘曹以老疾移公致仕公哂曰吾志也亟

歸 上念其功命進中順大夫壬午詔進亞中大

大階從三品時武庫公暨沈安人皆白首具慶公色

養 務得惟心暇日闢圃鑿池雜蒔花竹每致朋

舊 林其間於世味泊如也平生孝友天至與人交

而 能敬雅好學博極羣書凡天官堪輿律曆星數

之 學靡不涉獵為文出入韓柳詩法唐書逼真晉帖

老 猶手不釋教云公諱簡字允敬別號可齋生以

花 老西元正月春秋七十有一

廖身有政司左參議益齋趙公承

王錫爵

公詩承謙字德光號益齋姓趙氏裔出宋宗室士鵬

紹興中為朝請大夫守江陰軍誦其官家馮士鵬十

世孫為公之祖松雲先生復自江陰徙常熟生三子

其季北最賢號承遠母家錢氏故饒於財會罪徙遊

女於其家半子松雲先生已而松雲先生沒錢氏赦

歸承遠公以故貨歸錢氏嘗從田家游見饑民相聚

椽捨道上為發粟數百石賑之其立義慷慨類如此

然坐是家日索而貧德公者度無以報則晨夜稽顙

徽錄 卷之九十九

本九

祝氏曰願趙公有子已而趙公竟有子四人公其二

也公幼有異質於書無所不窺嘉靖七年中應天鄉

試十七年舉進士拜江西贛州府推官二十一年遷

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四年秩滿遷稽勳司郎

中二十八年出為廣東布政司參議三十二年致仕

公長身玉立墻宇高嶷自弱冠遊庠序二十年諸耆

儒老生竊識視其舉止不失尺寸人人自以為不及

而所親少乎或憐其老困一經勸之仕公謝不可蓋

謂試應天者三上春官者四其卒用射策顯名而公

年五十長矣已試吏則奮曰吾滿忍且暮及此豈能

沽望一飽哉見折腰奉曉走權利者則又奮曰得

失不有命乎吾老且鈍終不望為大官且奈何令須

眉丈夫作兒女咄囁態故公所至輿官視事卓有風

節在贛州持法嚴吏不得闌語閭里間相告許者公

廉得其構會主名刑法罰之奸黨蠲伏風俗大改贛

縣尉為龍南盜萊某所劫公單車部兩卒直抵賊巢

為陳說利害賊錯愕拜立出尉總督臺南李公奇

其材言於巡按御史御史故知公檄督視商稅洗手

奉職公私便之在吏部雅自願籍不喜交俗人察友

中與澹泉鄭公椒山楊公語最合兩公亦推轂公有

徽錄 卷之九十九

本九

長孺子玉之風焉家宰張文隱公之入相也每指數

廉吏必首公曰是故嘗攝太醫令斥俸金百餘為請

曹郎置邸舍者在廣東時時行縣聞民所欲為輕俠

少年有縱為淫盜不法者公下令風曉不改則論殺

之和平賦李文彪之犯嶺南也潮惠兵備尤公問計

於公公以為五嶺雜夷民輕死習戰自其性然而江

關山谷之間故為奸穴但其人往往饒樂偷安即有

剽殺皆出他省而未敢甘心於鄉土維當事者稍羈

縻之使彼此相疑各為一省之藩籬未必非利也今

直驅市卒與梟虜爭一旦之命即坐而益敵如近者

龍南竄義之事其效可睹也尤公是其說使使馳檄
諭賊賊爲之歛兵公固長者貌若儻易不備至其嘗
官治辦臨大事密靜有思蓋皆自學問得之然竟以
齟齬權要任不大顯始自推官召入會太常卿董某
以他事不悅公趣南吏部爲南吏部三年考滿嚴世
蕃聞其名使索數百金爲質曰趙君良苦不當爲南
官吾能爲地公笑應曰大馬齒長懼不任公之事且
安所得金竟謝去居廣東三年與御史某某數爭事
不撓坐論免歸卒於家公天性孝友既貴累贈父永
建公爲奉政大夫南京吏部稽勳郎中母顧氏爲宜

廉後錄 卷之五十九

十一

人然每歲時祭饗必嗟感咽以祿不逮養爲恨撫仲
兄諸孤一如已出與入交款款誠直不喜逆詐亦不
解作軟媚語意所不可輒掀髯奮辭必信已直雖權
貴人視之亡如也守官守身終始依於廉儉一布衣
或十浣不易歸之日杖屨儵然足跡不濡政府至邑
有大役如築城量田之類公出錢佐費常在人先鄉
黨貧無貲者病不能具醫藥者死不收者遇有求則
應之卽傾囊不靳也疾且革呼子用賢戒曰吾以長
算屈於短命夫學不能抗志而道古任不能展蘊而
立名此吾所甚恥兒其

勉之遂卒公生於成化丁未
辛酉歲庚辰得年八十有二

廣東按察使隨贊傳

隨贊字從禮山東即墨人性果敢有才畧洪武初以
元故官起京授六安州英山縣主簿時陳友諒餘孽
王玉兒者以妖言惑衆爲亂殺掠吏民贊集民兵捕
之擒玉兒并其黨與數百人獲僞印卷仗俱送京師
上召見賜宴勞之加賜白金五百兩綺帛各八疋
陞知縣縣民有爲虎害者贊移文於城隍之神虎遂
死于民被害所斬其首懸之城隍廟門虎患遂息陞
通判袁州政簡而事治流民歸業田野墾闢郡人德
之立碑以紀善政洪武三年閏五月陞今官

廉後錄

卷之五十九

十一

監察使趙君寬墓志銘 王 整

左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吳江趙君栗夫名位
第一刻其程文傳播中外名聲大起時年卅二十餘
尋登進上上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漕江按
察司副使進廣東按察使蒞任甫越月卒年四十有
九君諱寬粟夫字生而白皙纖弱若不勝衣而警敏
絕人自少讀書五行俱下其於舉業殊不經意下筆
即起遺老輩皆推服之及有官益肆力學問自釋史
以及諸子百家無不淹貫為文雄渾秀整行草亦清
潤時刑曹同官華亭陳一葵崑山秦廷贊天台王存

敬皆能詩四人相得驩甚更相倡和時吳文定公在
翰林良辰佳節四人輒相遇從子時亦往來公所多
相慶程君才尤贖下筆數百言眾皆驚其捷服其工
吏事初非所長在刑曹久律例通究曉折訟至立解
獄無冤滯及置湖江學政能推所學以變其習士庶
諛聞伏見之凡經指授為文皆有程度不以權勢
動搖有所輕重下遇人坦率不事表揚人以是愛
而重之銘

孔琴祥鳩其文既為騏驎服轅中道忽疑始請啟之
卒誰尼之已乎栗夫號克起之

使贈按察使諡忠襄毛公吉傳 丘 濬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邑
校時見鄉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郡之
長吏則早早以希合輒毅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州
為也歲甲子中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屑就歲甲
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故事十三清
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衛卒伺
察百官陰事檮搆得分寸書片楮以聞不復核虛實
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惴未承之惟謹公行請託
莫敢違甚至以罪披逮法司亦不加筆君在司有逮

至者一懲以法畧無顧忌其人至以俚語目君曰毛
君刺時長衛者怕寵大拜羅織勢焰燦人百官遇諸
途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愕然顧左
右曰此非刑部毛君刺耶益銜之其徒百計求君短
長訖不可得適君間以疾謫朝奉命錦衣衛鞠之其
黨走報其長白毛君刺來矣乃預簡卒之強忍者檢
巨杖待君君至僅撻十又五骨見衆意君必死適
有僧同在繫見君劊甚而無悲苦容曲事君得不死
既而隨衆例得復職衆咸曰毛君刺自此懲劊改節
矣及蒞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

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事而豪宗大戶武斷吞併積習成俗君分巡惠潮首知其弊痛懲之豪右敏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者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揚輝者逕往贛之安遠招集餘眾於閩廣江西之交大肆標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招之而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起標掠如故君再至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等據石坑峒謝堂據龍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謹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

日致程鄉縣治君曰賊勢衆矣與其臨時拒敵孰若

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兵壯并召旁近官軍僅得七百人即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朱坑翌日又行

三百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奪擊之君曰舍之毋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千

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君躬擐甲冒矢鏖

於是士卒奮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生擒

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勝破龍歸

峒獲謝堂又明日直搗下寶龍輝衆陳石崖上我軍

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一千四百餘人餘黨悉

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臨時調度

不取於官不敏於民又獲白金三千餘兩他物稱是

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分

巡雷廉高三郡人民爲賊所殺虜什七八道路蕪寒

數百里間無烟火君攬轡四顧慨然以刑平賊寇爲

已任既抵所部城門晝閉郡守猶繫繫城中殘民追

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揮

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人驅勝子女

以千百數日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

酣歌若罔聞之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逃

回者輒誅以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退還失據無復

表問風遞去自是君所部稍寧君以平賊方

上嘉其勞內批陞君本司副使仍降勅獎諭

一方邊務而麒亦陞本府通判勅至君益感激思報

歲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之翁源君

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二月

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璧等官軍三千

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燈

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

賊營十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青

而前畷田左右皆山隴若敗必逃入後山爾等明日

蘇律錄

卷之九十九

七十一

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爾兩哨左右合

擊之賊可進圖也約以鷄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無

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棄營攜妻

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

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懸軍士有爭奪者遂擁

衆馳下刺殺潘軍士皆自管門擁出賊自後追之與

右哨指揮閻華遇力戰久之君命某往援某承命不

赴華馬躓亦爲賊所刺請哨遂奔潰君勒馬持刀大

呼曰剗駐剗駐衆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廖振等勸君

宜隨衆姑避之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今

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勿顧我

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敵猶手斬賊

斷一人臂力支不能遂被害時三月一日也是日之

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又八日始得君屍面

貌如生昇歸廣城官吏士民弔哭者相屬事聞贈君

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爲國子生是時仕

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雲南大理府人正統

丁卯貢士由甯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

民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富人賴以

少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反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爲同

日陞本府通判未披命而先君死于賊至是有司併

以開朝命與贈君者同日下贈麒奉議大夫雷州府

同知君死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 史濟曰初君死

時或傳至京師言潘司以白金千兩充行軍犒賞費

委驛丞余文者從公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三矣文

憫君死而貧無以爲歸費以所餘金七百兩密授君

僕持歸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舉止如公狀

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

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翌日祝胡曰非也頃之

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

龍元
移和
大書

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
某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汗我言畢婦怒
仆地少頃始蘇竟不知其所以云予始聞此言不敢
以語人及夏君來觀予詢之果然嗟乎君生而廉勁
不煩既死而英爽不昧如此而世之領已自文者至
或誣君以激變噫君以賊私是尚有人心哉是尚有
人心哉

卷之九十九

湖廣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司副使節菴陶公

墓碑

湛若水

公姓陶氏諱魯字自強號節菴廣西之鬱林人由父
蔭丞廣之新會縣遷知縣廣州府同知按察僉事副
使湖廣按察使布政使兼按察副使轄治廣西寇
賊父成由典史歷浙江按察副使死已巳金華葉賊
之變景廟嘉其忠義乃命官子魯其得廢叙始此

公丞新會方弱冠廣右徭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
之境破城殺吏戮掠至香山順德庶頑胥興效尤黃
賊督嚮應胥劫被無寧日公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
厭微聲

卷之九十九

十九

將吞吾城若父兄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
族乎皆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寇
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溝以衛厥輔城布鐵
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寨分
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
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云白沙陳先
生記曰往來西寇之來憑陵高涼以東破關襲城勢
如建瓴至此則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悉雨由是吾
民丘壠以完室家以安雞犬以寧倉廩以盈燕有歲
勝樂有賓客至於今各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始者

請陶公曰孔子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何物

公練兵於暇日兵知其意如臂指知心惟所使之前

少年

向無敵其兵行兵不與知其調兵食運軍械率先期

此兵

封檄令至期乃發發則機動事備而人莫測如雷霆

賊不

之至不及掩耳又多疑兵故東西多寡賊不知方與

知所

數而疑懼其心賊遁則戒兵勿進賊弛備則急取之

向來

其剛柔操縱在手故賊遇之即殲又無能遁者嘗與

近王

公夜飲俄起如廁潛身鎗門出城僚友索之不知其

賊不

出征也故賊雖置耳目於左右其行神速不及知也

功成

功成而人多忌之其薦而稱道之者韓公雍鄧公廷

獻徵錄

璜劉公大夏也劉公大夏者與白沙先生為友後為

兵部

尚書負天下重望其狀曰公聲蒞新會民尚梗

以護胸腹而兩賊遂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又城

莫川白沙先生曰昔寇盜充斥於高涼百姓凜凜奈

性命於豺虎之林公專經畧大著討賊之聲高涼以

東之民倚公為命及築城之後民喜曰衛我者生我

勞我者惜我公大惠我我何敢忘又九年考最陞本

司副使仍奉璽書專理戎務凡兩廣之地雷廉高肇

漳梧荔浦府江田州之賊剽掠毒虐於西東者討而

撫之諸賊警公害已於是劫其鬱林之廬焚其誌命

毀其先坐害其族黨事聞於朝乃命公徙籍於東廣

公情不顧家益勵志討賊又九載考最陞湖廣按察

使仍奉璽書理戎務於兩廣如前賜以金綺詔命陞

湖廣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仍奉璽書撫治兩廣

公自丞至布政使凡平後山平恩平陽江平新寧白

水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凡斬首二萬一千四百

有奇奪回被虜人暨撫散向化人十三萬七千有奇

巡撫鄧公廷贊疏其功於朝且曰魯年將衰而恩信

入人且深若得魯父子相繼統領民兵其可請以世

襲武階官其子荆民俾領六隨魯殺賊以繫兵志以

激有功上可之下兵部復官荆民歸衣左所百戶

後以功陞千戶公恒言吟寇賊化之為先殺之不得

後以功陞千戶公恒言吟寇賊化之為先殺之不得

後以功陞千戶公恒言吟寇賊化之為先殺之不得

已也故公平後山賊即請置化縣并學平陽江
即修陽江縣學平恩平賊即置恩平縣學他如電
白新寧白水建學皆如之修江山三忠祠以祀從征
死戰諸民兵曰吾以化殘而勸之忠義也於是民父
老爲思德之碑公沒三十餘年國子生何相上言欲
正公祀典於忠勇祠而凡爲忠勇者從祀焉縣官歲
行禮公平生所禮於其廬者白沙先生白沙先生亦
爲之起敬而盡禮焉白沙先生曰公之治民如治兵
因應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奇生筆
端無事蹈襲故能使人畏之而率以取勝此皆公精
神心術之奧之運云公生宣德甲寅十一月五日卒
弘治戊申八月十四日年六十有五

方伯節菴陶公逸事狀

黃佐

儒生持文墨以自術而謀則迂俗吏執政刑以操切
而理則罔二者皆過也聞然而學焉然而施遜志舍
章見諸事爲斯則優乎佐童子時日遠先大父膝每
先君侍食輒與論古今諸鉅公嘗曰夫人豈易知哉
方伯陶公雖出恩歷然積學屬文魁儒固莫之逮也
西及公行事積積惜也顧蒙久忘之矣嘉靖丁亥自
吏局歸省方脩郡志卽有陳衆之命大都據邑乘草

次成書而潘臬名宦無所於徵門人同事者今洲
吳君昇乃隨所見書之稍爲更定不服精覈若公
其一也及視學西廣修通志時已上疏在告諸生惟
錄今侍郎唐君平侯舊本以塞責於公傳尤畧迺
歸而梓行覽之必嘆適大叅徐君健夫過談及之徐
君曰子亦知陶公之嗜學乎昔宰新會遺黎嘗告我
矣公之丞縣也年僅弱冠居無幾何而王尹重至重
汪右宿學也見公英明行事老吏不能欺心甚器之
因謂曰丞嘗問學矣乎公悚然起對曰某從先大夫
在浙留受業周先生先大夫沒而學殖隨落今業已

卷之九十九

八十一

爲吏其奈之何言訖泣下尹慰之曰丞無悲我爲丞
師可乎公雪泣謝曰幸甚願安承教因下拜執弟子
禮尹乃與公約曰每晨後當授丞以經史講解大義
然後出視事於丞何如丞能無辭煩難乎公喜見眉
宇又下拜曰幸甚謹如教自是背誦覆誦日有新得
尹亦喜曰始見丞風儀扣丞才識已大過人今敏學
若此吾雖叨甲第萬不及也異日必大顯齊爲國名
臣丞切毋忘吾言未幾尹卒于官公執喪一如父師
治其後事贖其歸囊甚厚且厚臨行謂尹二子曰先
公廉而貧其教愛某過於骨肉如天之德何能報乎

日後兄弟儻不能撥巍躋臚勿憚一來或付
先言計數年某必可至方面此時當有以處子
其識之二子泣謝而別喪未抵家而公已繼焉尹矣
及薦陟臬僉二子學無所成果負笈而來公館穀豐
備使依其族人之在瀧水者已而錄爲瀧水庠生廩
餼之皆得貢爲學官云嗟乎公之學行卓卓如是而
碑傳漫不之及何邪世徒知開府蒼梧創祠崖山章
疏文出公手而不知其學術所自嗟乎王尹之教公
與公之報王尹雖古人中蔑以加矣佐方魏不能詳
志公而徐君言又與先大父合聽之豁然惟恐其盡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公四

也徐君又曰夫子明訓好謀而成陶公用兵如神要
亦學本於此我國家以軍衛民無所謂民壯天順以
後始募之後乃列諸租庸公在新會擇子弟之材武
者爲敢勇日訓練騎射熟其爲人迨將出師將擊東
則聲西人莫能測公署後爲池而亭其中居常不安
橋板夜靜乃呼敢勇之可與謀者三數人焉先度一
人與之謀既反然後復度一人又與之謀盡三數人
之謀而擇其可臨期制宜則出三數人之外雖三數
人亦不知也謀定即發兵兵皆莫知所知往惟視旗
所向或於文移封上殊書示之以故常出賊不意戰

則必勝今則羽檄四馳繪圖擇日將逾歲時然
士始注韎鞬及往則蓬藿已翳豺豹矣嗟乎求好謀
如公安可得哉近子同館臬僉李君時言將祠公於
名宦子偶往報謂而出至門乃問予子以徐君之言
告語未畢李君塞予還坐盡之喜曰信如徐君言豈
惟俎豆一邦當芳耀青史亡窮矣彼矜矜第驕華藻
何爲者哉爲之三嘆公婿令君世亨以令與公珙瑞
之有連乃借瑞充弟舉之俾子狀公逸事子不辭而
書之俾刻諸碑陰

三廣公傳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公五

霍 翰

三廣公陶氏諱魯字自強廣西鬱林人由父成廢爲
新會丞陞知縣府同知按察僉事副使按察使湖廣
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轄治廣西寇賊民因稱
曰三廣公云三廣公父成由典史爲潮江按察副使
宣德間柄臣養亂至於正統極矣已己之變王師潰
於土木七省盜起儒臣益震怖成立柵於潮之金華
獨禦賊衝且招降賊功垂成爲忌夫橫沮賊卒至無
援遂戰死 景皇帝嘉成忠命官子魯魯由廢丞以
至於有功歷顯職故嶺表稱忠勳之後必曰陶氏云
魯丞新會年冠廣右猺賊流劫雷廉高肇破城殺官

史戮掠男婦四郡無完廬香山順德之頑復襲黃賊
蕭養之遺風劫殺人無寧日魯泣語于民之父兄曰
賊奪痛四境氣吞吾城今爲若父兄謀非戰不可保
城邑非致死命不可戰若父兄能率若子弟而從我
乎若父兄子弟能致死命以共守城保若家乎其
聽乎晉父兄曰諾乃築寨壘晉民以守以蔽扼賊衝
徑復桑輔城復於城外溝爲濠復外布鐵蒺藜植刺
竹以堅城守賊至則人守土分以死力戰別寨分兵
相緩急赴援一邑之民迺遂如臂指腹心之相聯絡
兵解能戰而賊不敢犯父老迄今言曰邑民保妻長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全六

子孫皆承之功云魯由丞至布政使平後山賊置從
化縣平恩平陽江諸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
新寧縣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首惡一萬
一千四百有奇拯回被虜民暨撫散向化之民凡十
又三萬七千有奇爲兩廣保障寄民生安危凡四十
又五年建議置帥府梧州控兩廣邊潯梧府江之賊
衛君子曰梧有帥府兩廣乃如兩臂護其胃腹潯梧
府江之頑自是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是役也蓋
百世之功云魯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
先數月運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

賊益不能測運糧聚兵惟曰戍
兵則不進賊懈弛備或遁久不
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
先知惟按面署曰某封某日某
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
能遁亦無誤戮一良常宴客禱
坐客駭愕夸且賀曰陶公神算
與聞謀議有司不知調兵食民
且有忌讒四十年間惟都御史
于朝且不沮魯亦因成功然亦
屢譏危魯沒三十年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全七

兩廣賊復熾焚民室廬汙民妻
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
藩乃議征司府議兵復啞啞然
胥先渡兵議于賊賊得預爲備
數月議乃奏復數月乃得報征
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賊
及于以謬功級括其妻女爲汗
苟僥無戮罰甚則縱狼貓殘郡
年兩廣兵與賊未聞兵期里甲
民已茶兵退未移賊穴賊已虜
民妻女爲室胥居曰

若取償提報賞未行民復愬云賊復

復步數千家矣民俗觀山險之氓從亂無禍為良

獨茶不茶則驗以故多從賊賊亦熾不可禦君子曰

昔也魯也無恙垂五十年粵人賴寧人亦莫念魯之

功乃今懷魯豈可得也諺亦有云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以實也魯之功垂諸後人其實之謂乎又曰魯之

功由今乃益著云魯恒言除寇賊化之為先殺之不

得已也故古賢之除寇賊也先除戎器以戒不虞乃

修比閭族黨以正民紀乃修庠序學校以崇民化古

賢之以安奠天下也凡以格民也故魯平陽江縣世

陳徵錄

卷之九十九

本

即修陽平縣學平恩平縣賊即修恩平縣學從電白

縣曰避寇也即修電白縣學平冠而修學避寇而延

學吏治所云迂也魯曰吾以廣化也又曰表忠烈以

勸為臣也亦化頑也乃修歷之三忠祠復修新會之

忠勇祠又曰禮賢儒所以勸也小民以有趨也邑人

陳獻章世嘗焉曰禪也魯獨時建其廡香政理君子

又曰知化寇以禮惟三廣云作尚三廣傳

廣東按察司副使林公錦傳

林錦字彥章連江人舉景泰元年鄉貢授合浦縣儒

學訓導時蠻寇充斥內外無備錦規畫皆懸合機宜

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異之遂檄攝靈山至則患無

城守始據形勢立排柵設戰守具賊畏備不敢嚮逼

未幾以滿秩去民曰公去賊復來我無以保我生逃

之山盛乃以狀聞請令靈山詔從之許馳驛之官盛

異數也民間之即復來歸適歲大饑蠲劫掠村堡

無寧日錦單騎入壁諭以禍福附縣二十五徭皆聽

命其遠地不服者縱兵勦之天順壬午正月賊賊于

陳徵錄

卷之九十九

本

羅禾水二月敗賊于黃岡嶺五月大敗賊于新庄前

後斬獲千餘級還所擄掠倍之已而去排柵築土城

徙縣治于中成化丙戌以功擢守廉州歲復大饑賊

掠清和鄉錦肩輿論解者千餘人不暇殺之盡其

經略還定如靈山戍子權按察司命事尋轉副使遂

制置一道立數百年長計設國河管以禦西寇新虜

替以禦南寇設洪崖營以塞寇出沒之路寇遂滅息

庚寅巡視靈山念土城不可以久遂城之錮以磚石

高墉連樓橫亘五百丈靈山遂成重鎮然自令至守

臬一以教化為務靈山尚鬼好巫則禁淫祠修學校

勸民力農桑行孝弟治廉學宮羣子弟教之架化龍
橋爲多士勸讓海北道作欽之明倫堂佑民居以廣
孔子廟廡全郡知學者皆錦之教也禮義風行幾可
化俗且忠誠仁愛訐謔宏議處分漢達軍民及經久
可行者前後三十餘年皆爲生民造福計如請立總
州府于梧州俾嶺海萬里倚爲干城屹無兇孽其功
老大云

廣東按察司副使丁公璣傳 林俊

先生諱璣字玉夫丁姓潤州人宋參知政事觀文殿
學士文簡公之後祖寧棄建寧右衛經歷隱於鄉自
號友陶是生先中書舍人元吉學行高古學者稱易
洞先生先生服習庭訓慨然有求道之志十歲屬文
有趣尚十八抗顏師席是歲領鄉薦又四年成化戊
戌第進士乞假歸潤迎婦張氏明年還授中書舍人
與同官烏傷王君汝並名王年長踰倍尊爲益友吳
文定公原博費侍郎廷言皆丈人行禮若素交陳石
齋公甫至京師先生日接道論久而嘆曰石齋克已
廉徵錄 卷之九十九 九十一

功到其所學大類象山吾儒須內外動靜交養互發
甲辰歲除星夜殞乙巳元日星晝殞俱有聲先生應
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大
要以正心爲根本教東宮振紀綱正風俗慎用人重
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爲急務未言方士釋老
宜加痛絕疏入留中羣奸切齒伺之無分毫失久之
以同官公過連逮出判普安公委北上次辰州聞憲
廟訃三日不食孝廟嗣位起三原王公介菴爲上宰
聞先生至邀坐後堂咨訪竟日明日再遊不起且言
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功宜早

上篤道之志開達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
可次第而舉言甚切直令菴受之欲引吏部屬為忌
者所沮僅判廣信先生以易洞憂去服闋即家棧與
國知州居八月以錢孺人憂去位服闋倪文毅公當
軸枚拾名士即家起致仕僉事章公懋為南京國子
祭酒先生為南京儀制郎中未四月遷廣東按察司
副使奉勅提督學校歲餘入賓道清遠山水暴漲舟
且覆先生衣冠祝天度不免闔窻端坐與繼室陳氏
一家十一人俱歿惟仲子同與一驚以他舟僅存焉
浮酷矣弘治癸酉三月十五日也先生長不踰中人

蘇徵翁 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而信古任道有萬鈞之力至於擊擊不震不搖
則又有百鍊之剛焉誠孝天至伯叙無異財親喪骨
立儀禮襲用無遺至身無完衣子女踰期無力為嫁
妻噫亦難矣任警清局無事樞無言柄蔣欲一身任
世責之重而盡還淳樸之風愛君憂國性真然也教
人必先心身四方從學屢恒滿戶外先生必正容端
坐澄心定氣使燥慮消息方與開講辨析疑義細入
毫芒而文字正大不涉荒怪故門下之士成大名檢
大魁青緋中外楚楚焉嶺南教法以厚倫為本格物
窮理為務修身而達之天下為期假之數年文教可

知也先生為政以風化為先而誠動之普安夷酋
賈禮將先飲以示無毒先生曰何不相信如是飲其
酒却其贊夷酋感畏遵約束終先生在不專殺一人
時輸納絕火葬歐冶所授科目于是乎有人有兄弟
爭訟者先生久而不決曰將使自感悔耳既而果然
蕪溪義勇以私隙誣鄰民為盜斷其舌而汗鬻其妻
女隣斃獄中先生宿驛舍夢若聲冤狀詰旦果得訴
者一訊而服永豐銀冶羣盜時竊發先生巡視解散
同寅坐事先生為曲處乞印易牒獨執不從曰某平
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果誰欺邪其人久自悔服遇

蘇徵翁 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事詳緩慎密不以鈞名王介菴對人必曰佳士佳士
予長先生五歲始識之明年稠衆中委蛇暇豫自是
屬心焉先生亦誤與可左官姚安無復敢送者獨先
生與楊公遠菴數君子致詩先生復徒步千許里為
別則知已當馬為論列計矣予既復官先生亦就讀
所龍關避近因得并易洞舟次益信先生所得之深
又數年過潤則先生之廬不庇風雨予括囊僅助二
金嶺南之行僅助一公服又數年過潤則先生之廬
幾不可入矣或問先生儒而迂何至一第不治曰有
之輩瓢陋巷顏子則然何至女子二十六不嫁曰有

之程氏孝女明道則然在士夫亦有異議者曰有之
既道不識濂溪則然先生其猶幸於今之世無考亭
之難處者抑儒道之衰一至此極而天亦有所陰祐
於不獲已之間爲承桃之地者先生號補齋所著有
補齋集若干卷大學疑義一卷洪範正誤一卷四禮
儀註若干卷中庸語孟易說未脫稿又欲繼朱子之
志以儀禮爲經禮記及諸經有及於禮者爲傳而補
以註疏未成書云贊曰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補
齋蓋將有意焉冲澹渾融窮探力索而志之所向不
息不岐觀其行已事君誨人著論大略可見已使幸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九十四

而得及程朱之門淵源之續其殆庶幾焉會卒水禮
一信始得屍而衣冠端整殆所謂俟命之至確乎其
不亂者斯補齋之終也

副使自菴陳欽墓志銘

兄稿

嗚呼痛哉此吾亡弟諒之之墓也諒之與予生同氣
幼同學壯同居則相友離則相憶未始一日相忘
也今死矣尚忍執筆銘其墓邪然諒之之爲人雖世
所共知而詳且覈莫如予非予其孰銘之諒之諱欽
別號自菴吾陳氏系出會稽永樂中曾大父諱一廉
大父諱嵩以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家君賦
娶先妣山陰劉氏天順壬午舉京闈越數日而鏡生
明年再試春官授四川鄞都教諭迎祖妣何孺人挈
室以行又明年甲申十月二十九日生諒之于學舍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九十五

甫五六齡始就外傳聰明強記稍長益開明家君指
授經義領會神速成化己亥與予同游京庠飭躬修
詞蚤有時名丙午同舉京闈明年丁未同登進士第
試政工部奉使浙江弘治戊申選南京兵部武選司
主事署篆考選軍政豪要請託一切峻拒後竟以是
得罪幾中而免辛亥滿一考以受職先予得請賜恩
時家君方自終養起爲豐城教諭封先妣爲安人娶
蔣氏繼娶王氏贈封安人壬子家君始棄職就封如
諒之官五月先妣棄錫自禮部解職歸甲寅冬終
制赴京諒之改兵部職方主事委守山海關政令肅

清關人至今稱之戊午得代改刑部四川司主事歷
雲南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己未奉命勘事金齒辛
酉陞直隸廣平府知府下車有聲久益平協撫按旌
舉于朝及獎勵以風示守令者六其治績若典學校
正風俗築堤堰均站錢審征徭平孽牧減柴夫定馬
價等二十餘事咸有實惠既去郡縣刻于碑以志思
號爲陳母乙丑春朝會京師由部推方面知府卓異
者十人請加宴賚諒之與廣東按察副使
奉勅提學便道歸省家君封邑積勲郎中蒙朝廷
覃恩服色許與子同遂拜恩之家是冬赴廣條教甄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九十六

別士方嚮風明年正德丙寅十月十四日遽以疾卒
于官得年四十三而止嶺表士聚哭失聲縉紳聞之
無不驚悼有涕泣者嗚呼痛哉諒之平生嚴毅方正
不輕交結所與游皆當世名士于情非義不苟取服
官二十年約素如未仕時雅尚文學公暇手不釋卷
尤喜汲引後進多所造就爲詩文世則閒遠根于理
道字蹟道勁世多珍愛之所著自卷稿若干卷海山
聯句錄四卷讀其詩文孝友忠愛皆可考也子與諒
之自登仕始知有別別一二歲所及陞廣原子
出祖濟寧同謁闕里而別

自卷傳

妻性原

自卷吾友陳君別號也君諱欽字諒之陳氏系出會
稽永樂中大父諱嵩以占步之學赴召南都世家清
溪上君幼負奇質髫童時嶄然有成人志隨侍尊翁
與竹先生教諭信之豐邑偕伯兄宗之精業壁經魏
美有聞成化丙午伯兄發解京闈君亦與劾薦聯舉
丁未進士高第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明年弘治戊申
拜夏官武選主事得補南署余以武庫正郎同省院
交有兄弟義君性嗜簡帙手不釋辭翰理政暇輒
過余仕學軒論訂鑽研不以寒暑風雨間南都宦遊
錄徵錄 卷之九十九 九十七

先正若方公遜志張公統茅公大芳周公德輩忠愍
實跡博於記聞且檢閱武階仕版得其義槩之悉錄
示同志辛亥春余爲權奸所誣按事者取覈同署人
皆以禍避難章布相善者視余落陷穿不一引手君
獨揚言曰武庫克忠王事吾輩知其冤不與理辯僚
友義何在欽乘至公一一爲之雪白雖同罹禍網死
不恨未幾君亦就逮同居囹圄僅月余固數命是
安君亦不色憂怡怡如平時且日聯數律積篋盈篋
簡余在獄二年遭疾危甚藉君以不死獄成余坐廢
退君職如故由是義聲隆著歷登清要及出刺廣平

此教一新脾厲風發銓部請加宴資之賜百姓留云

恩之碑典學推為時重綸緯之命率以崇正學迪正

道為任是職亦豈易其人哉嶺南文獻雄省職典學

者愈難其人板君於郡守中故典所無則君之賢出

於尋常萬萬矣嗚呼向使君無出人風節惟以詞墨

為文苑不過江左一聞人耳焉能取重於天下如是

哉乙丑冬君之嶺南官所余例復正郎致仕適容洪

州偶會於孺子湖多興樓握手山肺肝悲歌激烈觀

者為之淚下十載重會尊酒莫駭平生共榻傾談遠

韻不能別去及抵任卓然以與道為己事所以端範

淑人者綽有沐酒餘風伯兄先是典學齊東首誌洙

泗振起斯文與君之在嶺南埧麓一律今則大參江

藩心與余契評議物理廣詠詩章凡遇余於江右者

一如余之遇君於江左伯兄倡道於北仲弟倡道於

南不惟士之奇抑亦遭際之奇昔元季動星象亦奇

士也不能伯仲優焉或以不壽為君惜殊不知伯仲

之在今猶元季之在漢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漢則

不害君之為壽也審矣尊翁奉終養例蚤以孝顯大

丘不能專美於前陳氏多賢夫豈無自哉余知君之

久德君之深故撰所知之樂評則具於伯兄之誌銘

劉憲副傳

咸元佐

公名偉字公奇海鹽人也少讀書多觀大旨嘗與人

興衰成敗得失之由毅然若欲以身濟之至與人論

天下事引義慷慨俛仰風會抱先王之道以經緯其

術坐不下堂而以世道為己任人固知其非凡士矣

成化甲辰舉進士行人已而選御史勅督兩淮鹽政

兼治河道事時邊釐法久支充廢滯後稍變通存積

十二常股十八淮當通泰徐沖之中豪腴者多隱占

過制貧瘠者逃亡流徙至不得守巨商通賄私挾乃

至倍溢引額而頑犢自徒越境興販甚與選人拒敵

冒死不自顧所司屈於豪有力不得盡法乃至因循

罔上而比周以遂其奸撓亂監法為甚公規其宿蠹

裁以憲章商毋冒禁姓毋隄匿私鹽無速盜公鹽毋

歸豪有力者一時離政為清又以所司有阻法者不

可不懲疏請于朝自矜犯此者當戍邊上命之遂

若為令既而山東大旱兩浙大水民不堪命公曰國

災備儲日久帑藏非乏財也齊魯吳越惻痲一體非

異域也兩淮幸多鹽笑餘金移以活兩浙山東之民

亦可乎於是上書請賑報可民賴以生者不可計

近稱其任焉高郵湖地枕水圍請大湖南北相贊

汪洋浩渺非下江淮之險每晴晝空明千艘並
片雲起天末則風激水涌波浪陡作長年黃頭至不
得措手唯見帆檣亂折併擄漂漾商艦漕艘覆溺狂
流號呼莫拯公嘗惋之然念不可與風濤爭神必殺
其水勢宜之安流則安耳於是開裡河四十里築隄
建閘俾南北通此者皆往來其中名康濟河見國漕
重也民至於今賴之以免覆溺之患事竣奉命按廣
西廣西與嶺南接壤犀玳珠璣寶玉坡瓌之玩牙栗
竹藤椰植金錫之器冠簪帶舄雕飾之巧無足而至
所須甚易士大夫非有介然之操鮮不染指其間公
蘇徵錄 卷之九十九 百

德初讀老居家一無外事兀然一室終日危坐
望之如土偶人然至其孝友廉靖惇儻有以自持動
引繩墨與物無忤鄉評重之比諸陳太丘云卒年六
十九

蘇徵錄 卷之九十九

百

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公文溥墓志銘

公幼名鳳更名溥後益一字曰文溥字可大讀書
岳寺愛其峰自號岳峰後更號夢漁明所志也公幼
穎異未能言輒擇所提者數歲善草書邑令程倫時
給筆札初學易復學春秋皆有成總角出試為攝學
僉事林廷選所賞且薦之提學趙寬育而廩之游學
信州最見稱于編修畢濟川辛酉以第一應試幾擢
不授居尊君封給事蒙齋喪竭力盡哀事太夫人甚
孝撫二弟有恩意郡守沈杰禮遇甚隆為議昏封孺
人許氏丁卯以春秋第二人舉于鄉復承尊公弘遜

藏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一

重服辛未會試舉進士選南京禮科給事中自奉不
改寒素奉親極其豐腴公退屏客靜坐惟苦學養望
而已凡朝廷大利害事敢言弗憚若附御史高公韶
而劾王瓊及劾陸完李士實若論救侍郎羅垺因勸
建儲又特請建儲若因災異陳二十餘事以匡
躬若薦尚書章梈等二十五、若辨僉事韓邦奇之
冤而極詆中貴若論選舉五弊若請革中人允負若
陳闕失八事若陳後湖七弊皆犯而不欺直而不迂
天下難之其最難者則在干發宸濠之奸有得於曲
突徙新之義故給事中孫楫御史唐龍黎貫李素各

頌功公以滿考復封贈且所言多件乃移疾東歸

築書院于梧山奉親求道罕所交接人莫敢干唯江
山令吳仲以志稿來請勉為一訂邑令王思明即其
幼學之地建岳峰精舍時一往梧山有樓曰聚書軒
曰玩易鑿池種魚廣植花木葛中芒屨將終身焉屢
召不起今 天子卽位遂擢河南布政司左叅議定
馬之官首陳新政四要又陳地方四事其清稅一事
尤切時弊尚書楊廉比之考亭均漳稅法云且立祀
文獻祠以崇正道設木築渡舫以濟士民方覲終庀
而公念太夫人乞歸不允輒欲棄去監司勉為場屋
藏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一

之留事峻遂行都御史何天衢御史王濬交章保留
請移近地便養得改福建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宗
戚強之曰 聖恩若此可復辭乎乃奉太夫人以行
廣東沿海潮田最為民利每苦勢家告訐無休已公
奏請比照江濱蘆洲稍稅之以資用而訟亦可息釐
革戎伍宿弊剗胥墨吏靡不悚惕又上言十事多涉
權要慮貽太夫人憂乃密招二弟託之欲待命于南
雄焉二弟兼程至公素有熱疾不利炎方南雄又取
炎者遂上疏乞休不待命下而歸至玉山已矣嗚呼
公乎天何意乎玉山令周崑崑給事中 乃相與具

相案歸正寢殮焉所交多名士若大學士楊一清尚書邵賈汪俊侍郎汪偉胡世寧尤號相知而胡嘗薦公楊寔還公公天才逸發不甚屬稱所著有燕程集留都拾遺諫議稿南巡稿東巡錄梧山集短箋錄

廣東按察司副使施公儒墓志銘

張元

余大父良軒公舉弘治甲子鄉試則南村公同舉試舉正德辛未進士比對制則西亭公同對制一日侍大父道西亭公慷慨奇偉所至輒著稱爲賢豪然再出再不究用以歸未必盡命也持媿阿徇規矩益自古易爲容矣嘉靖丁酉余承乏泉州推官同官唐通判澤湖人也公故兵備其地唐語余公以陳給事獄持法忤新貴人去先是惡少航海者持鴿鳥之東島夷獲二十金卽詛言番嗜鴿鳥甚可射利數百羣聚奔走乾沒有以貨產易一鴿契成揖讓與之不色

蘇徵錄

卷之九十九

古辛

各郡廢耕織本業若狂焉公卽斥言此鳥妖不可長特嚴禁捕三廢首事數十人盡寘之法聞若干月而定其時徵公且嘗有他變動官府甲兵卽動未必勝也公諱儒字聘之別號西亭浙之歸安人也以尚書奉浙正丁卯鄉試明年舉會試時逆閹瑾方竊權柄播弄人事號正直者多遭斥逐編戍之禍乃托疾歸敎授吳門與太僕部公穆京兆祝公允明翰林文公徵明友善結社賦詩有以自樂也瑾誅之明年爲正德辛未人奉廷對得賜進士出身七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是時一武廟春秋鼎盛無他志會乾清官災

求直言公手疏再災事目奉奉以建儲爲言非人

敢擬議者不報矣西巡山海關甲戌改巡應天初山

海關西自密雲傳馬蘭營至關千里而遙地逼近北

虜爲要害屬承平久無烽火之警兵將偷惰宴然不

虞而貂蟻恣勢爲重稍侵牟之又御史前後持節至

不能一歲二三巡其守關用部使者以職守有專不

得與民事皆不便公至先以軍所疾苦權貴人章某

如法從事乃振紀綱料兵食去墨吏部內肅然及請

于朝添設兵備副使若僉事一員與參將共事軍民

皆得統一便以上從之事竣得代趨應天之命應天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百一

鄰歸安公乃便道省母程太夫人已視事如前山海

時賊吏若豪猾輸檢者素障公嚴重不敢犯公亦務

廉實不發摘自神異得體會有都城門卒故出入權

責法當遠戍權貴請之不聽反論奏公有旨速治下

詔獄羅織備至竟舞他左驗以微罪奪職得還侍太

夫人躬奉養三年暨疾病湯藥事皆公所自盡公

少孤不得追先大夫之養一盡于太夫人雖使驟嗣

貴一時捧檄東西去中懷慕戀若北山大夫然公自

稱不願易也太太夫人喪畢天子入嗣大統詔先

明諸臣以無罪廢業者復其官遂起公廣東按察司

命事兵備潮惠間潮惠故藪盜擁衆多者至數十

沿山峒結巢穴互爲聲勢官府不能禁多招撫曾無

何輒掠略如故以爲事體不宜輕動幸母爲大耳公

至會劇賊龔梁鳳鍾大總者復相哨聚公乃捕勒狼

目漢達官軍及效順新民各密授方略分道進直抵

賊所劇山曰龍川山者旬日間勦平之并諭他賊首

吳大王等詣管歸命捷聞賜白金文綺潮人土請于

學士倫公以訓伐石頌功焉明年平新田寇又明年

平桃子園寇皆斬獲二千人以上遂請設惠來大埔

二縣賊于是無所逃遁今惠潮之間民得老老長幼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百一

不聞徵發不事金革云乙酉年擢福建布政司叅議

業行矣總制尚書姚公謨巡按御史徐公相會請量

加公憲職畢事于潮惠間而公亦曰我思用廣人比

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兵備如故庶幾展

公才志而鴿鳥事起諸右族方紛紛不便公馳捕佐

惡少爲口語以詆莫搖動公卒以公持之堅息此大

妖千一方陳給事者與公同年居鄉里間構甚以言

事得黨于新貴人雖罷官竟不次授太常少卿乃即

其所仇恨二千家訟之朝行廣東觀按諸同官者皆

陳競袖手避陳獨難公且以新貴人于書至嚼之

美官竟激之民所以無冤而寘陳于法者公也明
遂落職公自始與計偕及是前後二十五年纔通藉
七年耳甫筮仕而托疾中而爲民終而奔職皆以孤
抗不能于權貴至屏棄然桃子園之賞公已歸田
天子不忘前功卽其家賜之不可謂不遇而新建伯
王公守仁之平八寨也會江右兵備員缺未有所屬
任疏公名以請兵部尚書胡公世寧至舉公自代公
之名自是愈重矣居數年與大司馬先湖郡太守劉
君天和共商湖中稅重輕不相準多通負民日以流
移而吏課殿于是劉公爲請于朝如議行公鄉諭文
狀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一

老子弟以太守均則意甚便且田一而已既分官民
就官田中一則至十則夫十則之稅至畝一石歲至
幾何而以一石輸官勢必不給以至死且徒不已則
徵諸其里之人縱戶皆民田稅輕卒至均賠令下無
免者此固已事之徵非以他利害相誑也今誠均一
則時不使然無代賠之苦又十則田常少五六則田
居其太多所謂一二則者亦不多見以重準輕要無
大相遠又履畝丈量當無隱匿獨幸者亦足以均諸
則而分諸戶苦樂矣于是郡有應劉公卒得行其
志今所謂惠湖大計一書信大計也已又請割烏鎮

邊界立爲縣雖不得施行竟得設通判一員專制其
土諸鹽盜獄訟所有彈壓無爲大姦充信如公所謂
鄉先生不虛矣所著有學庸臆說等藁藏于家生於
成化戊戌卒於嘉靖己亥年六十有二

徵錄

卷之九十九

十一



廣東提學副使蕭公鳴鳳墓表

會稽之陰有大儒曰蕭君者其賦不凡少仰穎
異甫踰十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御殿棄
之從陽明王先生游講明聖學窮極指歸體認踐履
不務口耳在諸生中其為提學副使趙公寬所賞識
弘治甲子楊文恪公廉為浙江鄉試考官得先生文
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經濟斥置第一自是遂以文
名四方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時方以言
為諱先生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私妄
作都督江彬貪綠抄托蔓將難圖申救胡副使世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百十

孤忠為國力剪強藩封章慷慨天下想聞其風采
徒事聲容者比奉 上命巡山海諸關值邊備久弛
將官怠縱先生遍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
林木多為覆塹虜騎不敢長驅頓領喙息會傳奉
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鎮以下遞相掎剋先生上疏言

陛下不賞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嫫而忘遠圖因
及官司掎剋六民疾苦之狀留中不報總兵戴欽鎮
守王忻圖中傷之用事者日蕭御史無隙不吐嘗疾
馳黃花鐘啓視倉糧置礫居半且侵剋累鉅萬守將
盡論如法巨璫溫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倖折筭為

蕭先生三供逮倖治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先是

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盡為紀錄先生悉奏有之
江彬錢寧忿然論於先生之前先生曰某地某地相
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虜彼此獲功豈能二三其身
邪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畫圖山川形勢量地夷險叙
著機宜方略緩急有差按圖可議戰守彭都御史澤
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為覆奏先生亦
初無意於論功復命巡按雲南值左厓為邊風所中
疾作太孺人憂之遂疏請歸省踰年南畿缺提學御
史乃膺簡命先生素以人才廢壞為憂至則振起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百十一

條以身範物先德行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先生
色溫言懇懇誘掖語及理道反覆推明其或有不率
教者縱其文擬揚馬詞並莊駁亦在所必黜重以權
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師之賢否生民之利病往
昔之忠賢山林遺逸悉心咨訪抑揚興革究其所措
意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而與人為善之誠惻然

可掬此豈可與流俗道哉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
之語陳謂先提學陳恭愍公選也尋陞河南按察使
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臨穎有太臣在內閣
以故怨構誣其鄉人各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

不為處乃復為其子弟甥婿請記又弗許曰是

賦甚誇言事者劾先生及廣東提學副使魏先之校

二先生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拂臨憲力持接

先生於湖廣魏於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

二人皆長于學官大用不宜左調值臨穎去位乃

更先生廣東魏河南仍各為提學副使廣學政久弛

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疑復為怨者所搆先

生不辯唯疏求解職竟復論改調尋丁太孺人憂年

且五十而哀慕不已蓋寢就衰矣自是遂不復出臺

靖甲午以疾卒于家距生成化庚子年五十有五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一

其子泣請賈命曰為好人餘一無所言先生諱鳴鳳

字子離紹興山陰縣人學者稱為靜菴先生所著有

靜菴文錄詩錄教錄杜詩註若干卷六經方次弟有

說則草未就先生環傑廓落廉靖方介終身無膝侍

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

月清朗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於出處之際

百折不回雖識者謂其足以大受情其不為公卿而

先生之視功名事業則真若浮雲之過太虛也嗚呼

斯世有先生者幾人哉先生卒之二十年其門人

武進薛應旂亦以視學過先生第拜遺像而尋宿草

之墓焉子勉飭以墓未有表遂屬之余然南考功時

西碧張公為尚書檢差庶寮歎嗟嘆者久之曰士

失養於學校而顧藉之於既仕殆猶使不教之民賦

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於蕭子離魏子才之為提學

其人豈易得哉然則二先生之所以取嫉于人者固

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也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為而唯

翰林學士不可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為而唯提學不

可輕授蓋士習之汗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吾

未知河南廣東如何今南畿諸士去三十餘年猶若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二

畏先生而不敢為不善者此其為益豈小補哉余因

表先生之墓而特書其大者

廣東按察司副使胡君永成墓志銘

羅漢

君諱永成字思貞號頂泉吉之安福人嘉靖己丑進士授涇縣知縣能其官四年用薦者人為刑部主事斷張延齡獄忤旨例誥和州同知稍遷徽州府同知南雄知府自為州郡而能益著復用薦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邊崖兵備卒于官年四十有九士大夫聞者莫不惜其才而卒之日又無疾於是聞者又莫不哀其促余與君同年舉進士而生于同郡是年同郡舉進士者十有一人先卒者五君於五人稱行矣而又以能顯余因得以久交心雅愛之余待罪歸田

蘇徵錄 卷之九

百四

君嘗再訪于家所言侃侃多古人風節不欲以世俗瑣穢事入口故余於其卒也不獨惜其才而憐其志不獨悲其促而疑其故又有異於他人之聞焉既踰年其子宏宗來請銘余既雅慕而哀憐之何忍辭然君在州郡余以告去其政事不盡聞大要君之政事必欲其是非斷於已而不能以毀譽徇乎人已以為雖貴官尊官沮之不止也己以為非難甘言游說強之不從也以其能著而人亦多忤涇巖邑也民嘗訟匿不受捕君為條教使民知令意不在根株有在柳來自言即可得理於是訟者無敢置故久之旁

邑求歸平建平王貫五者坐逆黨多誣逮於十

不能法至是獲釋者五人君之大獄主於不誣而已然廢杖自遠盜賊簡息嘗是時儉菴梁公為司徒畿內儲蓄多不及數恐一旦緩急無所仰下議郡縣行之郡縣多虛文相給獨涇以君故原庚皆實民所憐稅既不得幸而歲漕所屯厥舍舊在邑者更置灣址水陸交便比君滿考再至涇歲果大饑施給有序涇民得以不困嘗署其廩曰積之者誰散之者誰知我者此罪我者此其為遠慮又若此去之曰民擁道扼之不得泣留其衣服以別入刑郡為司寇漁石唐公

蘇徵錄 卷之九

百五

所知主視諸司奏牘諸司有大疑獄及當矜恕者屬令代署奏牘上皆得俞旨及謫和州會章聖皇太后梓宮南柩所過州郡多以供調弗厭得罪至和州官吏無受譴者然自和州至為徽州以副倅得不專事時時與儒生舉士遊儒生學士闕君在涇崇獎文學領其說者射科輒中然從是從而學易者甚不南雄當江嶺襟喉天順聞於太平橋樞稅助軍餉而郡司其管郡不得人往往有所沒入前守同邑劉公實獨以節介鳴於時時人號曰鐵板君至嘆曰吾縱不能為劉鐵板將不得為木板乎既以權委他倅季一長

人以防憲漁得請困著爲例而民間稅額歲虧者復

分其所屬殿之會議者言小明路事君復建六難之

說始於嶺南未開時道入東河抵烏遜出信豐至今商

監用之而射利者欲從西河入南安小明君之六難

說曰塞鳥路廢小民業一西河在下流移橋關鉅

二減鹽子稅勢須增民料價三新道險僻必多增巡

徽四開道極江嶺藩籬五西河淺小水利不便六議

者細其說事竟寢自六難出而君益多忤然人亦更

以此多君瓊崖之役本以備黎君則曰九病吾民者

卽黎也何黎之責不此之詔而但欲備黎黎將我有

辭矣且黎亦人也使吾有以處之彼食其上烏庸絕

乎於是籍墨吏之效尤與疆宗之怙勞者必抵于法

瓊限海外往時官其地者自以遠鄉井入絕域懼其

有他又多貪奇香珠翠犀貝諸貨不爲籠單計不可

滿欲於法故無所操斷者斷斷獨不爲身計民始知

有官刑而名酋如那紅狗黃猪次第且俱送款君方

以效職自喜嘗獨臥署齋晨起衣冠將祝事忽手足

不能舉家人請召醫值山每指出我門戶語畢

平吾即卒無從明其爲何疾者悲夫君未弱冠舉解

以爲生世固非其業約矣然平生自衣食使令無少

吝能不以其說居常以其說計子弟然則能其官

廣東按察司副使顧公可父墓志銘

皇甫坊

公顧氏諱可久字與新別號洞陽昔越王勾踐封牛

庶子於顧因以爲氏其在錫者則自晉參軍凱之始

也明興有福五者卜居邑之膠山鄉公之高王父也

力田畜藏家累千金時鉅猾命算逞暴作姦福五率

其子壽山召義旅遏之實懼乃潛奔京師飛文誣詆

父子並逮繫久之寘乃服辜始蒙矜釋歸則盡喪其

貲矣壽山子諱信尚在齠齡賴友人錢氏爲爲朱家

得不死長從賈人往來吳門稍稍復其家業是爲誠

廉徵錄 卷之九十九 童子

軒公後以兄榮偕公貴贈柱國太保禮部尚書公之

王父也生三子季諱榮章號筠軒以公貴贈中憲太

夫泉州知府娶李氏而生公中憲父嘗與片軒伯氏

草堂仲氏各訓誨其子每日吾家本江東人望纓綬

蟬聯安可不思光昭先德而守田舍翁哉由是諸子

克遵義方伯氏子可學卽榮偕公仲氏子可立是爲

叅議公相繼登進士筠軒頗鞅鞅不豫公曰富貴要

各有時大人第少安焉知羽一舉不凌前翼冲霄耶

歲在癸甲果連第拜行人賸 教皇帝將南狩借同

官江右熊軾山西孟陽泉南張岳洛中熊榮輩上書

請留畧曰 陛下輕萬乘棄九重忽垂堂之誠而首
馳駿之遊縱不自惜如宗廟 太后何 上怒詔
廷杖之右遷國子學正尋以父憂去位值 今上入
繼大統首錄諫臣擢居翊閔而公尚在苦塊未承恩
命也癸未免喪起家銓曹將擬前授而錫尹暢子素
不悅公亦應召在京陰譖沮之竟拜戶部員外郎時
追崇 獻皇議起羣下聚訟未有折衷公從同官後
上疏與張桂二公殊不相協復詔獄杖之闕下幸不
奪官乃有徽藩冊封之役昔在行人有榮善王甲祭
之役兩遭咎黜而臣節不渝君子以為難丙戌出知

蘇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九

閩之泉州以母老乞養疏上不報嘆曰古人迴馭獨
何心哉強承郡檄而泉俗素好歸訟且怙勢相傾至
則作六條以與民約旬月多回心嚮化者公之折獄
也務在得情而發摘不以爲神故民無冤者公之恤
災也賑貸有方而矯制不以爲嫌故民多全活者至
則興崇學校獎拔士類尤加意焉岸生王以寧兄弟
就僧舍讀書蒼頭與行者忿爭輒撲殺之株連兩生
公一訊出之止坐殿者以寧是秋舉於鄉故士多感
激奮發由戊子舉者凡二十有八人中莊用賓蔡克
廉並以高第顯名三載考績 上方留意元元求所

蘇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九

謂良二千石者入爲公卿銓曹察吏治無出泉州以
將以太常卿召之容有止公行者曰吾母老矣忍
不沾寵命而徒爲身計乎乃就考得上最母封大恭
人帑霞替翟亦幾矣亡何母卒歎曰向使從容言不
抱終天之恨乎甲午免喪起家補贛州富閩廣荆楚
孔道商驛往來例抽其稅以充督府軍需墨吏并農
販征之公至白罷之贛民稱便甫三月擢爲廣東按
察副使民泣曰天不佑贛遇公之晚奈何不能借公
如寇恂也潁行主蕪吏邀公視其醜羨將以德公乃
斥之曰昔屬令有觀吾幣於途者謝而遣之汝不聞
耶三年無染於泉三月欲汙於贛棄其前操屐之其
矣贛民至今以爲美談公自念兩守劇郡年資特久
僅膺常調復領遐陬兼之備兵瓊海颶風瘴霧意不
欲行少宰霍文敏公廣人也移書趣之不得已蹇惟
露冕往蒞其境飭法振紀宣布威德黎民惴惴罔敢
犯者間乃按行諸郡咨詢黎倭出沒之處相其泥塞
險阻而爲之備禦繪爲圖說松林石坂不假躬登絕
島中盤宛在心目雖昔之畫金城籌函谷者不是過
焉未幾羅活尚黎出劫爲盜按圖循跡遂窮治之僭
崖諸黎五十二部落聞風款附境內帖然前此未有

忠以公之才晉陟卿貳如漢故事奚所不可竟以讓
免惜哉妻斐成貝錦之嗟蕙苒起懷珠之誘皎行易
汗流言難察類如此矣昔泉有丘侍御者縱其家奴
搏人於監司之門公按以法雙江弼公持節按閩猶
不能奪使憲臣如公則王者三尺法有不信於天下
者哉觀其齋空囊而度大吏之嶺題數語而謁曲江
之祠此與枚舫沉水取石連舟者奚異其免官還也
杜門却掃絕交當世屏跡公府慶弔之外雖識會亦
不多預時汎舟梁谿之上振策惠山之陽以取適而
已性好讀書至老不倦尤好染翰作鍾王書盡得其
蘇錄錄上卷之九十九
隨文必根理不襲陳言尤工於詩解擗印與薛考功
蕙鄰戶曹善夫談初耽李杜乃禛體畧晚醉右丞爰
輯詩說唐太史評公詩有幽深之思多自得之趣當
矣所著有在署讀禮溫陵戍州珠崖在澗諸集并賦
贊志銘序記若干卷藏于家瓊管所纂山海圖說迄
今用之輒效傳爲軍中指南云

廣東按察司副使張公堯年墓志銘 孫鎮

余初仕爲職方主事與嵩巖公同官知張公最深云
公諱堯年字長卿父曰啟元邑庠生封兵部主事祖
文曰遷處士曾祖父曰瘡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刑部
員外郎其先湯陰人宋南渡徙杭已又徙餘姚國初
時給事中惟一以直諫謫戍雲南洱海衛第三孫暉
留姚越二世至比部公始顯而比部次子達正德辛
巳進士任給事中亦以諫謫戍後贈光祿少卿處士
長子元嘉靖乙未進士仕至衡州府同知至公蓋四
世進士矣公隆慶戊辰登第學政吏部進士不與部
屬復錄上卷之九十九
中華自公堂一揖外惟以次詣闕下頌所請章疏公
日必早起迄兩月未嘗一乞洗沐冢宰蒲陽公甚重
之因授以真定推官真定畿輔大郡近京爲理者多
擢臺諫蓋所謂上缺者也公不厲聲色而詞察最密
先太僕兄時令長垣諸邑多同年友相聚皆曰里中
有絲毫事張年兄必知之彼以何術得耶學院陳公
省開恒山館訓諸生命公董其事所成就名士甚多
若趙考功南星曹總河時聘王奉常三餘喬開府壁
空皆其最著者趙君九德公嘗告余曰每暫歸次早
起嵩巖師使者在戶矣辛未遷 諫府楊太子已

去新鄭高文襄以閣學掌鈐事或中公以口誣不
得與權刑部主事無何高公去楊公復爲太宰乃謂
公車駕明年爲萬曆癸酉轉職方員外郎甲戌余循
員職方職方員多公署狹余所慰令卽在公堂側而
職方郎主邊務日不暇給諸雜事皆兩副郎專行之
半月互更焉公每出視事余在合諫聽公言簡而盡
意處者皆警服無敢盡辭者有戌卒奉贖來公曰汝
冒名者也管之其人不悟疾呼曰我非某也我非某
也余聞之笑然不知公其由辨之都憲陶公大廟時
爲正郎嘗戲公曰公慎決事有竊聽者在傍蓋指余

職後錄

卷之九十九

直隸

直隸

直隸

直隸

直隸

直隸

也而公又時時教余爲官謂宜勤宜隨事研究司空
有役借卒職方卒不給以直償之工曹移文屬余受
車公曰輸其直不領其役總作非吾職此由前任者
誤峻拒無害余敬諾焉未幾公轉協司郎中明年改
選郎中是歲冬考選軍政公履任卽留心密訪行
伍間錙銖皆得其實黜陟咸當余嘗入朝見中貴人
僂語曰凡武弁月旦無他求但問張武選卽得巷語
亦然名譽更大起余嘗從同邑諸公謂少司寇翁見
海公翁公謂公曰頃面冢宰及大司馬皆亟稱君行
將有重託似無須守府京師口職方爲大郎垂延

考竟有宵人忌公搆別語於當路適又舊僚候補少
數人來欲得缺遂權公河南參議果亦不守府然非
昔指矣參藩駐大梁主國課歲一至小灘督運時有
奇羨或遂私用之公不然悉以歸藩帑充經費年饑
藩宗祿不給公參伍乘除之皆心悅以此中州遠近
翕然稱張少參三載陟廣東按察副使頗惠湖武備
龍川有劇寇鮑時季去邑城二十餘里與礪徒相犄
角出沒不常時有勦奪公徵三大校由東水墜田龍
川分道勦之賊愕出不意皆鼠伏斬勦酋杜九思餘
悉就擒於時士不滿三千役不再旬而數十年據巢
之寇蕩然督府上其功賜白金辛巳京察從郎中秩
貶等調外猶尚以前語也抵家一年代事者欲有所
上下其手取公前征龍川軍費摘其出入數臆定之
以白於直指冀沒其餘直指不察以公在謫籍知其
無內援也遂加重劾余時在考功同官黃君克念中
州人習公行事曰嵩巖公豈有此余爲力爭於太宰
謂當覆覈大宰然之而執政銜公深不可破竟從罷
劾余甚媿焉然公不以咎余見余畧不言及飄然若
脫屣也公明達練於庶務善綜核好譚吏事余聞
所叩必悉究首尾酌古今之宜舉其要領所指

職後錄

卷之九十九

直隸

直隸

直隸

直隸

直隸

直隸

所叩必悉究首尾酌古今之宜舉其要領所指

凌的余每心醉余嘗歎息謂公才最宜爲官其
皆有勞動無瑕垢而鸞翻中鍛勳績不見於世今
談世務動稱乏才夫有才厄之使困又何喋喋公解
綬時年甫四十六壯心未灰抱干將無所試則日走
四方嘗入燕者再後乃更至塞上若吳楚近區則時
時命舟攬山水採風俗至老不倦問之其志如鄉居
常亦勤治生所就產業皆非宦中物性不喜飲里中
宴會多不與惟奉考封公或問聚兄弟爲家人樂善
修容每旦早起衣冠必整潔生嘉靖丁酉八月二十
五日巳酉四月九日遘疾卒享年七十三

林深錄 卷之九十九 五雷

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公叔果墓志 王世貞

永嘉故多賢士大夫然無有如王氏若中丞之爲惠
而給事之爲節故自足煥煥而王氏之賢而著者則
母如西華公父子兄弟西華公之父東厓公澈有惟
幄密勿敷敬歷中外晚而好行其德於鄉且備享人
間之樂以終公於成進士不爲晚爲郎縉雲參名藩
不爲拙甫染指而去之超然物表賜谷公叔果始從
容出應世以繼公之志於仕宦之日久其歸亦稍後
然皆能自操其出處之衡不爲世法所繩束可謂賢
也公諱叔果字育德其先世瑯琊及宋有惠者復徙
藏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雷

永嘉遂爲永嘉人凡七傳而爲封通政公鉅卽公王
父也有二子東厓公仕至福建布政使司左叅議而
仲子澈至國子祭酒其通政封則以祭酒貴云東厓
公娶潘恭人年四十餘未舉子得異慶始舉卽公公
生而英異甫七歲工儷語十三工屬文旣長恂恂如
也美鬚眉秀皙體若不勝衣補博士第了學使者合
五郡諸弟子試之擢公第一遂赫然有聲薦鄉書復
高等明年罷會試歸讀書山中其學益邃時東厓公
方樹先祠輯世譜勸宗法公佐其成而詳爲之說世
所傳王氏約者也尋與賜谷公同游南太學時程文

恭公文德爲祭酒而歐陽文莊公德爲太常卿皆以講學名一時致公兄弟爲都肄長而稱揚之公益有聲嘉靖庚戌成進士時所謂中丞諱者族父同榜同邸舍日從事時政比詳之業以使事歸觀東庄公稱鶴上壽里人豔之亡何東庄公卒哀毀逾禮既服除棧遲塚舍者又四載而始謁選授兵部職方主事明年與視西內工有金幣之錫復以使事歸省墓而倭事起族從所謂給事德者從義兵與角不勝死之族鳥獸竄公與賜谷公謀曰不早爲儲胥將無族矣亟還朝上書願以家橐爲城壁以捍賊而完其族報可

卷之九十九

百集

時賜谷公猶在公車不復詣請與公稍索而躬舂鐻之役堡成賊有環睨而已至今賴之尋遷其司員外郎聘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遂遷鄆中出閱視劄鎮兵時諸鎮既有帥而昌平復設一總帥臨之名位相顛覆不能有所控御而煩費且不支公疏請從革所省以萬計有請修戎政志者例以史官充之大司馬楊襄毅公請以屬公書成進之曰京營紀改武選郎中武選最爲猥雜號吏數公至當注選與諸寮精覈而次第之吏不得有所侮宿弊若洗滿六載旅謂分宜相相前禱之曰故人子耶蓋爲東庄公言

公卒不私往以是僅遷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里上疏乞骸骨不許公所治荆西爲承天德安二郡承天 世廟故邸也有 先皇之陵在而德安爲景恭王初封國兩地中貴戚哢爭挾重魚肉赤子爲業公一切引之以禮不聽則裁之以法竟公任相戒無敢犯者詔修輿都志俾公具草上大史公既上而曰此 獻皇帝紀也如志何屬同年高長史岱以志體別創而資其楮筆繕寫之費書成郡始有文獻矣地故有鄧梁岐三絕王墳中貴之守者歲私其藉修費以千計公悉清裁之應山災公授煮粥法以啖餓者

卷之九十九

百七

又爲繕豐樂驛前後割私帑以贍不煩縣官公念謁陵者衆至其大輅皆責之鍾祥嘆曰鍾祥之民盡矣爲請於撫臣俾疏酌道里遠近如兩京中都以爲謁陵節數多所減郵驛少息肩而會分宜相敗吏部以公舊資重甫一載餘擢廣東按察副使時廣數中倭吳司馬以公羸弱恐不任軍旅而重其文疏請以內地學政處之吏部知其指 公歸里聽用公喜曰司馬知我唯太宰亦知我遂杜門不復出部移垂下監同守令勸駕旁午公悉謝絕之家世奉東庄公道亦說而公雅不問產聽子弟息之了不知也日食不能

時二簋實以蔬筍間一咀鱸魚乾脯末僅布素或三
泮破則縫之姬姜粉黛一不以入目過亦如無曰生
不曉名儉寧論奢公府鄉里之讌不恒設設亦取成
禮而已性介慎不妄取予然至義施亦不廢如飭先
祠置外塾廣墓田以教養宗姓之類公有創百賜谷
公成之賜谷公有創公領而屬其子光蘊成之公居
故所城堡而賜谷公家於郡公之郡則郡歲徵犒賁
而已賜谷公時時過從公相與談笑寢處無間十餘
年來友于之風藹如也公一切無所嗜願獨嗜書無
一日不開卷於子史百家下及稗官黃表之說靡所

麒麟錄

卷之九十九

重刊

不泱第其所專精者六經理性之學居恒謂儒者類
以陸子靜先生言爲近禪不知其非禪也頗取朱元
晦先生晚年之說而合之其創故自程學士敏政然
其所評析加精深而又以王伯安先生指心之良知
是爲聖欲學者惺惺不昧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若
朱陸之稱性善求放心其作用雖少殊而出於孟氏
者則一性善故知良求放心故自惺惺不昧三君子
之單提直入本非有二端也當是時泰和胡觀察直
人名中考功旌黃 吹御史大夫定向皆論薦君子
和公以爲得實 云然公誨光蘊必誠意盡倫德

行毋徒區區口耳爲也賜谷公治別墅於陽湖窮
山水之勝其偉麗爲江東冠而公亦於半山故讀
處斷增飭庭宇剔洞壑開陂塘開從子姓游一觴一
詠陶然自適而已賜谷公不飲而邀客游必甲夜徵
聲奏伎客亦豔稱之兩人意各自得也東涯公開大
壑至沒而公猶作孺子慕伏臘享奠悲不自勝旣謝
朝事稱不任然至聞一賢者用未嘗不津津見眉宇
也一賢者退不賢者進蹙然有憂色矣故少羸然以
斷欲久神轉王談論夙昔不示倦旣感脾疾猶強起
具衣冠及就始就枕謂光蘊兄弟曰夫人生而膠膠
擾擾者夢也吾夢且醒矣復何言問體中得勝否不
答已而曰願天生賢者自是戒內子毋得挾婦女入
謂已呼粥粥至猶能盡一甌已復就枕若寐熟者據
之逝矣公生以正德丙子得年七十有三所著有永
嘉縣志十卷半山藏稿二十卷

麒麟錄

卷之九十九

重刊

廣東按察司僉事劉公仕狃傳 正氣集

先生諱仕狃字伯貞姓劉氏其先本漢長沙定王子安成思侯之裔由儒科歷仕唐宋元朝為古之安福望姓世家湯市有贈秘書監上騎都尉萬安郡伯曰聖功生子四人競偉其仲開與其兄沔陽大守聞弟武昌學正闕石門令問俱以春秋應舉開獨不偶退廣著述為吉袁諸學宿先生乃其子也先生蚤受諸父教能遊舉場遭紅巾亂安福為寇據有先生以元故臣不奉號寇將屠其家母張夫人度難全率羣女婦自沉茨潭以死獨先生械至寇所訊曰爾何恃而不我從先生知寇首先東于沔陽公也應曰吾前沔陽守某諸子也豈汝從耶寇竟釋之避地邑南社洲故姓劉氏舍以女遂家焉天下既定於皇明先生以門地自負為偏強者所忌而致諸役卒見辱於邑少令張禧歸益奮於學字其齋曰悠然遊徒日眾稱之曰悠然先生洪武十五年詔舉賢良先生受禮幣入朝上策以求賢圖治以安生民之道即時條對其大要曰安民在於圖治圖治在於得賢賢才者致治安民之具也然取人之際自古為難取之以貌則美其容者或內行之不立考之以文則飽於學者或才用

狀敘錄 卷之九十九 重刊

之不足辨之以識則遜于務者或心術之多乖以言則候于詞者或力行之未逮收之以望則隆其譽者或實德之尤病以是五者進人且日不然況今郡縣進人皆外是五者惟求庸碌之流賢巫工卜之子以塞一時之責不虞後日之弊如是而欲望致治之與生民之安其將能乎臣愚以為任一人第眾人之優劣于會考之中莫若任眾人別一人之臧否于分察之際自今學校歲貢生員宜令學官審其朋徒郡縣覆之學官其果經明行修然後升之禮部有司歲舉人才宜令縣令審之鄉里郡守覆之縣令共果

狀敘錄 卷之九十九 重刊

行藝淑精然後進之吏部其學官所貢有司所舉每得人則每錄以為績每失人則每紀以為過績多來考者有涉過多來考者有降又厚祿賞以勵其廉正信刑罰以警其好墨則內外官舉得其人人皆稱其職治不圖美而美民不待安而安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 上是其言欲置諸近侍會朝有增設風憲分察郡邑之議先生遂授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察瓊之諸縣瓊在廣海外新內附其地遠其民夷其習謫先生德以綏之刑以威之踰年而奸盡發抑盡神負連輪役愁吟笑歌崩嬴皆巾服操

戈扶弩者且賦詩大得民願先是分司蒞瓊瓊人輒致水上稀奇物為賀受則喜以為不忌已不受則懼而書券過先生一出誠心拒却終不為害瓊山少令即前有... 人曰君子德量誠非庸見所能窺已而... 巡察他郡者坐法貶凡巡察者秩先... 長沙河泊使尋改東莞河泊道發憤種... 疾遭風掩舟以沒其同官張任祥在側乞于官葬之... 鴉磯將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也得年五十八先生平... 生不務外飾故為文與詩皆據事實去浮詞有悠然... 集十卷藏於家

卷之九十九

高生

廣東按察司僉事梁觀傳

郝志

梁觀字大用當塗人觀為人廉公方正勤學善大書與李衡交衡有妻妾欲遠行一日夜恐盜伺之乃要觀止其書舍一夕燃燈讀書達旦其為人多類此洪武三十五年由府庠生貢入監除吏科給事中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調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潮州幾一載廉介剛果次獄如神會天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及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以祀之觀雖沒其精爽不迷有新觀應同庠謝孚為監察御史時領兵平百家會于潮夜宿行臺每夕戶鏑無風自擊孚恬然不之疑一日晨興守門隸卒不來請鑰孚怪問之守者曰昨夜明公未內衣往來中道提鎗將門盡開若有沉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於窻隙見之第無命不敢出耳孚知其為觀之神也然恐隸卒驚給之曰是我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鏑擊如故孚乃默祝曰某未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陰相使公私皆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莫耳聲遂息明日具牲醴即書院以祭其後凡有從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精爽蓋如此子任縣丞

廣東按察司僉事顧公儼墓表 倪 謙

公諱儼字廷望姓顧氏曾祖泰祖善封中書舍人
公叔恭中永樂乙未乙榜任河南汝縣教諭母張氏
季父叔謙任禮部精膳主事公之先蘇之吳縣人洪
武中中書以富室徙京師因家金陵公幼負美質器
宇魁梧有志於學早從里中師遊輒能詩賦工書法
若老成人人皆奇之既長侍主事公京師從翰林侍
讀學士士謙張先生學學大進累試京闈不偶乃歸
教授鄉里遠近來學者屢滿戶外正統戊辰巡按御
史齊公聞其賢以經明行修薦於朝召試優等授嘉
興縣學訓導教人有法士多成就登名甲科景泰乙
亥丁內艱服闋至京適朝廷選儒臣以充憲臺公與
焉拜陝西道監察御史以績最賜勅命階文林郎贈
教諭公如公官母室皆孺人公持廉秉正糾弊不避
人嚴憚之嘗巡視京倉善於立法盜息弊革奉勅清
理福建軍政邊軍多有以說名來擾者逮繫妻孥鄰
里累年不絕公究得其實罪其姦而雪其誣民始獲
安沙汀民叛賊殺不辜公領兵抵其境誅其首惡餘
黨悉平還朝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賊方熾公至
即往高雷諸處招撫叛民新會楊江有賊數萬總戎

趙公勳極公勳之公提兵五千直搗賊巢斬首千八
級追復被擄男婦千餘人牛馬什器無算總戎上其
功蒙朝廷銀器采段之賜公在軍中不解甲者累月
冒矢石犯霜露以勞致疾乞歸田里遂致仕還吳中
公性孝友早喪父迎母就養官舍奉侍甚備少嘗
於伯父賢伯父卒無嗣每思及輒悲泣主事公嘗
疾幾危公剖股煮液以進遂愈公兄弟三人極相親
愛無間爾汝交友以信義相與所得俸資輒以賑施
故舊賓客晚結屋城東時會鄉耆故友燕談為樂或
攜尊出遊登山臨水把酒賦詩澹然忘歸世事一不
以掛懷抱人皆高之卒年五十五

獻教錄 卷之九 五

僉事黃公山墓志銘

黃出羸姓後以國為氏今世居高安之折柴山者祖
吳益州太守建封下逮吏部尚書屢傳至正端贈監
察御史生公諱山字允高垂十齡新喻吳先生匯過
其家命屬對語奇警謂其父曰此君家驥子也弱冠
補府學生志立大節不專為覓舉計成化十年以易
中式十四年丁內艱新昌劉高等來從游公與講學
而造詣益深二十年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弘治
改元齋詔赦往安慶江西兩廣所歷藩臬府州縣咸
饋儀物悉以義辭三年遣祭襄王所賜齋亦辭嗣王

廉徵錄 卷之九十九

夏末

賢之為撰榮壽永思二記以賜祖父卒公承重丁憂
不忘哀慕服闋補前職滿考進階七年夏六年實授
雲南道監察御史明年照刷浙江大藩照刷者難其
人今吏部尚書致仕屠公巡撫兩廣時雅知其素侯
廉能故以名進而 上特命之其臨浙江不以盜為
明吏弊民瘼能洞燭幽隱而行法則以恕凡所按屬
莫不懷刑頌德焉九年竣事順道還瑞州適歲歉多
盜為有司設賑卹攘除方畧時賴以濟十年掌廣西
道事正月 上方篤親親之恩於壽寧侯寵祿之過
內臣何文鼎以直諫得罪司禮監太監濫設委員中

楊鵬戴義者尤無良眾懼莫敢言公上疏曰 陛下

法古道遵 祖訓明於君子小人之辨未嘗輕於進
退內臣何文鼎近侍帷幄臣不知其所言之詳近則
其觸犯 天威逮繫掖庭而欲致之刑楊鵬戴義汗
濁不謹俾處清切之地必致竊弄威權紊亂國論伏
望 聖明察於邪正之辨將何文鼎曲加優容楊鵬
戴義急行屏斥則忠諫之門開佞進之路塞矣疏入
上以內事非所宜言特宥其罪罰俸六月是歲冬
進階封贈考妣及妻如制十一年巡視西城十二年
陞廣東僉事四月過杭舊官屬父老吏卒載道迓送

秋錄錄

卷之九十九

夏末

至馬不能前抵家僅月餘遂不祿矣公家食特事其
父封君敬慎匪懈或有命呼聲稍厲輒曲跪俯首屏
氣聽受疾則躬扶掖視湯藥頃刻不少雜居官廉介
發於政事則一以正大行之而特立敢言塞諂有古
諍臣風初廣東之命下君子謂公宜居諫垣補袞闕
將澄清天下惜其出司風紀亦足以肅清一道然天
奪其年豈蒼蒼者之無信莫莫者之無神耶嗚呼惜
哉

廣東按察司提學會事宋君端儀墓志銘

黃仲昭

弘治辛酉七月甲子廣東提學會憲宋君卒於官訖
至蕭士大夫咸齋嗟悼惜謂吾鄉失此賢士寔斯文
之不幸也子時方與翠渠周君纂修郡志既相與考
論其行業以傳於儒林矣越二年其子元翰請銘掩
幽之石遂不復固辭君諱端儀字孔時別號立齋姓
宋氏世為蕭之後隸人君幼淳雅凝重不妄言笑見
先生長者應唯進退若老成人稍長攻舉子業讀書
必求通貫為文必根義理年十六七侍父助教公學

藏錄 卷之九十九

重刊

正安州每考校諸生學業必令君預試一時在學之
士皆嘆服以為不可及又嘗侍父校文江右時御史
天台陳公選監場屋因私試以文亦深器許之既而
還蕭著錄郡庠益自刻勵於學成化辛卯鄉舉小試
君偶失利眾為稱屈君之祖舅學士林先生欲以書
白於當道者君曰此吾學未至縱求而得之亦可恥
也遂閉門講學竟不復請舉甲午登鄉闈第七人明
年會試禮闈弗售聞憲使山陰唐公彬先監試秋闈
君其所取士也遂延置西塾以訓其子一時同寅亦
多請子弟從之遊居二年秋毫無所干請唐公及會

憲闈決章公懋甚雅重之戊戌禮闈又弗售卒

均時助教公已遷官來任君於養志之暇益得友四
方賢士以充其所未至而後進之士慕君學行亦多
執經受業登巍躋騰者踵相屬也既而試事內庫庫
之主者延君以教其弟公事悉不以累君君曰逸已
以勞同事吾豈為之哉且吾人間日入視事今以直
日盡吾職以暇日副其意不亦安乎辛丑擢進士第
六人拜禮部精膳司主事委司本部及光祿寺諸署
律禮謹其出納雖部堂支給升合不得多取舊弊悉
革尋丁內外艱起復改祠祭司甚為部長貳河南取

藏錄 卷之九十九

重刊

公裕太原周公經所敬禮適雲南提學憲臣缺選部
議以屬君偶為鄉樣所知出以語人君曰進秩之疏
未上而已訛傳於眾口或者以我為干乞耶遂力辭
不受已而遷主客司曷外郎未幾廣東提學缺時耿
公遷選部遂擬若上請以內相丘徐二公沮之不許
蓋徐公初主考禮闈君為所取士繼進禮部君為
其屬僚丘公為祭酒君為其門生皆受知道及二公
入相君以今昔異地自正且借眾行禮之外足跡未
嘗一至其門二公疑君忘德故有是沮然所以見江
於七公者適所以彰君之名於朝著也官主客二年

凡因夷朝貢之使以方物贄見一毫不苟取其或有
所求請必條舉典故辨析開論往往使之心服以去
嘗委奉安先駕楊龜山從祀神位又委選選諸親王
妃又委乘傳歷山東以及南北畿擇堪尚公王者皆
非主客所司蓋重君也俄而廣東提學復缺時立公
物故朕公復疏上君名遂拜按察司僉事奉璽書以
行既至嚴立教法大要以崇本實黜浮華爲主而痛
抑奔競革奸弊以防壞法之源纖悉具備皆鑿鑿可
行所轄諸郡縣方行民快之例富家大族爭欲遣子
弟入學以圖幸免至於各學生徒廩缺亦皆爭先請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四十

補于托紛然甚至有行賄賂者君曰是吾行未孚於
人也於是凡一士之進一廩之給咸秉至公雖忤權
貴弗恤也所屬廣州析番禺南海增城三縣地增設
龍門縣并立學補弟子員時請託之風猶未弭君乃
嚴三學之士產所當析之地者又試其中之堪廩會
者翼日立之於庭以原增之額定於籤數足而止自
是廣之人士深信服之其後新寧亦設縣遂無復有
詭託者矣君蒞官不立赫赫之威務欲以身表率諸
生考校命題不先立己意一以經傳爲主試之日端
坐堂日俾其從容思慮盡底蘊隨文去取有於經

傳者雖工不得冥前列學者疑疑乎知所嚮方而
亦不憚勞勩雖蠻烟瘴毒之地靡不躬歷若瓊崖諸
州遠在海島中前此有九年僅一試者君未及五載
已兩涉鯨波矣巡撫大臣嘉其勤於職務上疏乞旌
擢之而君竟以是衝冒炎瘴染疾不起士大夫交聞
之咸哀悼不已遠近諸生奔爭有痛隕仆地者瓊之
士旣祀君於仰止祠廣之士復相率請祀君於仰高
祠其感人之深如此君爲人和易真實不事表襮而
尤篤於倫誼其主事精膳時助教公遺疾奄延五閱
月君請告躬視湯藥頃刻弗離左右及卒哀毀幾絕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四十

匍匐扶柩以歸葬祭一以先儒故典從事繼而吳安
人卒亦然待其弟極友愛諸弟亦感發怡然始祖
祠宇圯壞力倡族人新之又率諸弟別建家廟于居
室之東歲時奉祀惟謹與人交忠信不欺有所謀議
凡是非得失必竭盡底衷無所隱諱彰彰惠安公韶
續修莆陽志凡有疑多資君以質正予修八閩通志
於諸郡人物悉資君以去取君皆爲極力考究裨益
良多其居鄉畏慎謙抑於物無所忤及登第貴顯往
還鄉閭非公謁未嘗一至郡縣凡世俗紛華之事視
之泊如也君資稟清粹自其少時已有志汎濫羣

高友古人凡躋之先輩皆考究而知其邪正賢否
守青田潘公率以郡學所祀鄉賢多弗稱典禮乃發
策詢於庠序諸生惟君所對策考論精審潘公大加
嘆賞初嘗著莆陽科名志晚年復著人物備志善惡
皆錄蓋將以私備法戒且示後人惜其未脫藁也其
在禮部時署清務簡尤留意程朱正學嘗考正宋史
道學傳進程氏門人呂公大臨謂其深潛縝密當不
在劉季尹謝游楊之下又以程氏師友淵源朱子已
有錄以示後學而朱子門人亦多哲士尚未有表著
之者因集黃勉齋以下及私淑有得如真文忠諸公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百四十二

凡若干人爲考亭淵源錄又嘗修祠部典故若干卷
在廣憲時前巡撫大臣嘗增設隸兵四人以贍司學
政者君悉取其資新濂溪周公祠因進廣東安撫
廖公子晦以配享焉公服嘗修廣東通志畧宋行朝
錄皆未脫藁又嘗編道南三先生遺書及朱子事類
凡若干卷平生著述有朱氏族譜鄉賢考證莆陽道
事莆陽舊事偶錄高科考立齋閑錄立齋稿合之凡
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君之所以修於身施於政行於
家垂於後者卓卓如此世之人皆知之至其耿介特
立之操超邁絕俗之識局於位而未見於行蘊於中

而未著於外者世之人或未知也惟君之同寅
王雲鳳嘗稱之曰孔時之爲人與之論古人賢
求經史微義則若探囊之豫建瓴之捷而通殷勤
功能於達官大吏之前爭是非辨曲直於稠人廣坐
之中則訥然不能一出諸口此孔時之言也事上惟
恐有過使人若或傷之黑白在胸中而視其貌渾然
若無能寧受不知已之屈而未嘗一啟喙以辨不爲
皎皎之行而未嘗外於君子之矩度中此孔時之行
也討故典闡幽微貫穿上下數千百年若本朝始建
國及洪武庚辰正統己巳三大事其間計謀攻戰忠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百四十三

一人

良邪佞中外大小臣工舉事成敗得失之故窮搜極
訪理訛訂疑是非輕重析於秋毫此孔時之學也子
竊以爲知君之深故併誌之君生於正統丁卯詎其
卒得年五十有五子一卽元翰領乙卯閩藩鄉薦第

廣東按察司僉事金君達墓志銘 景陽

君諱達字達卿號望山其先鄞人也曾祖真祖有

俱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父澤累官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母范氏累封夫人自曾祖以閩右徙始家

南京為江寧人君幼承家學治尚書舉弘治乙卯鄉

試連登丙辰進士除陽信知縣厚以存心明以燭偽

敏以集事上下翕然稱賢前令負官物妻子久係幾

庾死君為償之復厚贈遺之藩王之國道出陽信旁

郡當道檄陽信往供君讀得無斂民聽取貯帑官錢

給之又憚民遠役不便令毋行但以顧役錢往故雖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嘉南

重事邑不知擾三載以治最徵父老遮留不得留靴

以為遺愛擢太僕寺丞丁母憂服除改禮部主客主

事進祠祭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大帽山賊累

年為患君率兵往征號令嚴明部伍整飭士卒用命

遂擒渠魁林貴等斬首千八百餘級上嘉之有金

帛之賞正德辛未解官歸時都憲公家居無恙君日

奉左右極其孝敬及卒情禮咸備友其弟通政經歷

君明卿尤極眷愛卒於正德己卯六月八日年五十

有八君為人魁梧倣儻饒才知周人之乏拯人之厄

日不服給至人有過亦面切不諱天性孝友追念父

母不長語次少及輒嗚咽流涕兄弟同心一德

辛無...家世宦賓客雜沓終日應報情禮有加

嗚呼君存日制行若此豈意其竟止於斯

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嘉南

俞亨潘君鏡行狀

顧濟

潘氏居廬之六安州六安富淮漚之衝世亂多

故上世譜牒無考五世祖諱震元未于戶總管總

生萬一萬一生仁三仁三生恪恪生岳有子五人其

三日積舉進士仕天順成化間累官四川布政司左

布政使亦有五子其二為僉憲君名鏡宇宗節能言

卽解記誦七歲賦詩輒出奇語驚人十歲能讀史略

論古成敗十六侍布政公入京公疾不脫冠帶而養

周防僕御內外無失才行已緒見十九娶單孀人甫

四十日憂布政公赴蜀道險力請待行居三歲始還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嘉大

實成化丙午遂舉應天府鄉試遠弘治丙辰登進士

第授滿城令愷悌子育不設厲禁凡徵輸善量緩急

常獲寬省邑有巨猾張某者奸敗官政或諷君殺之

乃笑曰獨非民邪吾知自檢而已丁布政公憂去任

治裝不滿一車父老與諸生遮道泣送曰乃今見古

廉吏相隨數百里乃捨去樹碑頌其遺愛居喪哀毀

骨立殮葬有禮服闋除滑縣知縣滑為畿輔大邑賦

重民玩前令率坐廢君下車首聽滯獄風行雷斷五

日而囚圜為空乃理通賦墜蔽者曰民猶水也塞則

潰疏則流於是解勞剔靈羣然有條人人以為惠

先輸納閔三月而租入大集郡守韓公嘆曰民

可化哉何滑民昔狡而今良也縣籍口賦里胥故

為奸君誓諸社曰所不惠於民者神有顯殛籍成踰

月忽有抱策趨庭下者曰某等負公作奸者盡疫死

某幸生願正此籍因許釐正為式人謂君誠信通於

人神初至滑前令擅移官幣銀數千兩籍亂不可稽

君曰殆哉殞身非予其誰掩此乃檢括規畫俾充其

數竟不令前令知也被徵去府人出羨金二百為贖

君曰欺人不誠黜貨不貞吾豈以毫末而敗吾素令

籍之庫父老請立石以識君曰無庸第無忘今日可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嘉七

也甲子拜四川道監察御史首論時務大計四曰審

大勢權時宜重將權倡士氣太監高鳳蔭從子君曰

此王振曹欽之漸不可長也請加黜罰奉命勞軍邊

東廉公有威邊將斂手歸上備邊五策曰酌戍守之

宜憫戍卒之苦處將來之用豫未然之戒革科斂之

弊皆中肯綮一日北風寒甚思許夫人年老關溫清

上疏請養得改南京湖廣道無何內降劄籍明年秋

七月詔罷黨惡若干人君與焉蓋正德丁卯也家居

以御史罪前後輸米三百石鬻產供命庚午詔復冠

帶文安賊寇六安郡人視君為去留君謂子弟曰我

世臣... 爲器擇也若等宜避地以存宗祀遂

臣設策... 守城被圍者三日竟得不陷癸酉起

東按察司僉事持法平恕人不以爲冤有縣丞楊某

者以貪見黜辭去泣下不已太守李君嘆曰焉有奪

人官乃感泣者哉吾不知潘公何以致此有知縣黃

某者懷百金見謁君曰與尹處及期而不見信吾不

德也若暴尹罪以章已廉吾亦不爲黃懸謝去廣山

猶標掠爲近鄙惠君奮計率兵夜擣其穴諸公首見

兩端君曰我任之母憂公等也功成不失一矢衆咸

嘆服有韋氏兄弟爭財久不決君開論義利自相引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言八

伏乙亥君年踰五十乃嘆曰顛毛種種矣猶俯仰逐

人後志其終不可行邪遂上疏請老銓司下檄慰止

御史丁君濟曰請小屈以易腰帶君笑曰歸敝廬後

當弁服與野人俱帶且棄去何有於金復上疏不待

報而行蓋入廣往返僅一年耳踰五年遂不可作矣

豈非天命乎君孝友之誠出自天性事繼母許夫人

曲盡顏色寒煖饑飽躬自慰問珍果名醞獻而後嘗

謹於祭先非疾病不敢不親尤重立春之祭曰謂有

僭於禮乎非此則桃與殤不血食矣吾其忍諸祭畢

會宴昆弟子姓務盡歡愛凡臨父母忌日則素服屏

居不御酒肉善事婦姊俾安其節處諸昆弟及兄

之子內不吝情外不吝力推至宗鄰父母族喪族

親疎有差無不各當其分性寬大明坦能恕人所不

及忘人所不道與人交不設城府又益誠信其爲學

有源委不事枚華嘗曰古人之學惟求此心今人外

心以爲學故汗漫無歸凡與學士談聖賢之道如

飲蜜甘而有餘味也文尚氣骨下筆輒千百言奇正

變化具有繩度作詩冲淡爾雅酷受陳拾遺及韋柳

古詩故擬古之作恒得其髓初號石湖後困于團山

之間更號團山野人所著有團山集十卷藏于家示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言九

兒編未成書而李生成化乙酉卒正德庚辰春秋五

十有六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第

墓表

王世貞

當太僕公之將入給事中也跳弗肯應曰吾必死諫
死易耳而以貽太夫人憂何辭不許乃入給事中數
上書論事執政固目擊之矣而會虜圍寇塞內傳大
都公遂欲死虜而以募兵出歸復欲以死爭權相不
果而遷按察僉事兵備嶺南以去一與其守令議大
盜欲不合臺右其守令即自劾歸永嘉歸而自意可
無死以終奉太夫人也乃又不勝激島夷難從鄉里
惡少年拒走之凡三載永嘉之鄉兵幾振無何竟敗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夏子

以死太夫人固無恙也且夫士豈必盡用死重哉夫
死不死遇也或曰公殆欲以愧夫封疆之臣而失職
者則又非也夫公知有君親而已矣奉君則君重奉
親則親重死不死遇也公姓王氏諱德字汝修世為
永嘉名族而其在諸生時美髯眉妍皙若玉雪人固
肅然亡敢以狎進甫踰冠成甲第授東昌府推官丁
父憂歸補大名公之兩司雄郡理以一切治辦得又
普城臨清論功進歲奉而其辨滑大盜獄滑人德之
為祠祀焉幾十年而始拜給事中即勸 上簡內閣
輔臣謂文言而不當用強博而不獲要外廉而內濟

欲陰伎而湯為容者非其人也執政固中惡所錄日
攝矣而公按光祿即汰其費三月而得四萬金當虜

入公所上十餘事如開北都門入郭外避賊者減京
通倉糧價使民得量受食而又薦材士大夫趙貞吉
劉燾輩婁當 上意比奏即報可所募兵山東為諸
道最縉紳大夫交口推公才以當一面而忌者亦時
時反唇會新太宰上事公投刺少殺其禮太宰貴倨
甚即出公而公素嚴重諸給事偶坐不能得公一語
而公間引其所善論國大計臧否人刺刺不休也故
事三司謂臺亡不謬為恭謹前白事若小吏而公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夏子

未顧獨捧手而已不為禮乃至都御史謂公廉檄餘
奉為餉且獎公公曰都御史於法無獎二司者二司
法不得受餉下其金籍之公部兵執盜民也民亦謂
公兵盜郡守為民請持未決而都御史意公私其部
兵則猶以籍金故公之歸太宰移文留公不得而前
太宰復用按牘口是故強項給事耶以擅離職罷公
公所前募山東兵精甚居自恨不得以其兵一當虜
而其僉事嶺南數選練曉銳以軍法約募之身入諸
循寨所傷殺捕過當
而從其宗人家散營財募兵為募井

斬首復生以數十計最後公雖擊敗賊然失其豪以是憤志奮益前冀復蒙營而參將鐵兵悔約跳郡援又不至兵既敗公猶天射殺數人罵賊以死然賊自是奪氣竟不能越公鄉而薄郡矣夫公以烏合之衆素所夷等非有國家一節以提衡其命而能用之至三年而亡時散功雖不終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天子用督臣請嘉公誼贈太僕少卿賜祠春秋祭額曰感忠官其後一人錦衣百戶世世弗絕嗚呼公之致身不必在官人主之用公不必及身雖若俱稍後者而具交盡而互報則無憾矣公之舉進士宗人有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夏三

與特相連者以書爲公請公審視之削其請而後投生平杜于調雖贊帛必却其於進數避不肯就於退則一拂袖而決此其倡果勇奮節激昂復有赴會希違意哉公之歿春秋僅四十二有子如珪舉鄉進士賢而文如璧今爲錦衣副千戶謂不佞好談說古今節義事俾志其大都於墓道之右餘見羅贊善侯布政志傳中

按察司公事徐公甫宰導

公名甫字允平別號

爲武平令再調程鄉擢按察僉事以卒卒公天性孝友童時嘗剪股療其母既長以父產讓其兄又傾囊濟其族之貧者爲人淵幅少文議論慷慨常以奇節自負自爲諸生及已鄉舉未嘗以私謁公庭至大義所關卽挺身當之無少避俗竊嗤其慙鮮知之者獨南明諸公雅相重爲莫逆交嘉靖丙辰諸公已及第而公竟不售遂調選出令武平將行諸公視于郊公曰夫言科舉則無以踰子若他日所建樹則未知孰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夏三

先吾與子期各努力毋負平生也聞者壯之武平當閩粵之界山寇蟻結時出擾城邑吏無寧廩他吏得此輒環顧妻子泣不欲往公拜命欣然攜一僕兼程就道至則問疾苦寬征繇拊循檄抑溪流溢將噴城爲築堤捍之城中乏水爲鑿溪引泉入之新城久圯爲亟完之近賊諸寨舊無城時苦標掠爲築城立鑿者三凡數大役費以千計而民不知歲饑爲發倉平糶民賴無殍久旱雩禱期五日不雨以身爲犧牲至期果雨邑中火風烈火益熾公望風拜俄而風反火滅賑則進諸生爲陳說義禮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誠

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卽藪澤諸寇亦皆傾心
有不平事往直于公帖服而去鄉有渠惡將鼓衆
賊公偵知擒戮于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役無怨言
李古春梁寧輩者負險以叛者也督府將發兵征之
公曰無遽征彼固我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
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卽解甲降嘗按車之
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公以便宜且守
且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盜徐東洲梁道輝等
藪賊一空居武平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
程鄉與武平接壤知之程鄉人相率走督府願借公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十五

督府爲請于朝謂公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
恨程鄉奪之來程鄉民聞公至則又悉老稚遮道以
迎若恐武平奪之去者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
所過民廬舍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公以義
讓之不悛則令其黨擒之石窟平公治程鄉一如武
平之初偶公出相傳已他轉點首楊六古良傑等遂
謀作亂公聞之亟還戮倡亂者謀遂寢當是時公奮
身任事不避嫌疑諸武弁有所要不遂者頗短之於
督府然賴公名高不足動居無何內召驛聞銓部虛
臺左以待公尚不忍以高官棄程鄉程鄉人又相率

走督府乞留公毋北公遂留不行已而劇賊果降
徵兵至十萬久不能克公不用鐵矢獨開誠釋從懸
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梯縛林潮曠溫鑑斬首級餘
黨潰降略盡督府疏其功得越格拜按察僉事兵備
潮州仍詹一千千戶潮之境巖箐四塞濱大海土賊
島夷相煽亂公下車或撫或勦降滅賊衆以萬計自
是潮無山寇之患島夷之屯鄒堂也公用所降賊授
以方略搗其巢大兵隨之斬首萬餘自是潮無海寇
之患然公竟以勞瘁致疾嘔血臥床間時聞兵逐
殘寇入潮猶拊髀大息以不得復入行間爲恨疾亟
乃乞歸潮民慟哭送之公亦於邑不能語歸月餘竟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十五

卒公在武程及潮皆有祠所在村聚又競祠私祀之
水旱疾病輒禱于祠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答諸寇
過祠下必焚香拜乃去其爲彼中所信戴如此始公
誕時室中聞異香覓之有大蛇據床下追卒之夕復
有蛇自梁而墜香徹凡席識者謂公蓋神人云史某
曰當公將赴武平也余時方弱冠猶及一見之視其
容聽其議論竊謂公固正人乃其才特落落耳用之
兵似非所長然公竟以兵顯語其奇有智謀之士不
不能持壽而角者乃知事無難易唯誠則神誠之所

運籌異類且於精空固有人心者哉公嘗語人曰妄
念一起輒以指其真心務令克去嗚呼公之檢察心
愈以培此誠非一朝矣其待此于閩粵也豈偶然哉
豈偶然哉

廣東按察司僉事施公雨行狀 陳瓚

公諱雨字潤之號文峰其先汴入也有舉齋者任元
爲都水庸田司副使治蘇因家海虞四傳爲樂閒隱
君隱君子五人長純齋瓊次鶴溪琳次艾菴玘次淪
齋瑾次檢齋瑜中三人並發賢科而鶴溪子曰思玄
先生踵諸父興負才豪傲睨當世自茲施氏奕奕稱
海虞儒族冠云艾菴爲公曾大父出館施功承功承
者兩元孟微公顯之子也艾菴故習儒緣施有醫傳
更習醫生竹窻竹窻生夢雲是爲公父幼卓偉有奇
志補邑弟子員母楊氏卒毀頓成疾慶書嘆曰且以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七

屬吾兒矣時公業工挾遠有聲費校問天水胡公守
蘇博雅善鑒識嘗聚七邑知名士論藝大器公嘉靖
乙酉晉廩生戊子領鄉薦壬辰舉進士觀儀部政是
秋夢雲病不起計至公奔歸撫棺大慟曰孤龍勉卒
大人志何慶弔相隨之速邪葬祭輒按禮籍三年屢
不踰戶服闋拜刑部主事則日夜讀律書析其意義
無何壽寧侯張 皇太后母弟也坐法逮繫主事某
因 皇太后故少縱之事覺 先皇帝怒下令杖縱
壽寧侯者株引數輩爰及公旋請同知濮州州事悉
歸長吏公進黌校士譚經術銳意興古文翁之化歲

丁酉山東當試士撫臺胡乃前守蘇器公者貽薄伯
書曰施濮州今孫陽也坐令相馬羣無留良矣遂選
與試事所甄拔盡齊魯材雋稱得士焉時充邵曹單
開多少年無賴奔馬鳴鑄為盜部使者微公解曹單
事公厲法禁使吏民相告許閭里阡陌有非常公府
悉聞知居三月盜遂寢比 先皇帝幸承天道東冒
濮州長吏郊迎留公視事供饋旁午料理悉當奄校
忒需索即堅拒不為動民德之東交問語曰施濮州
遂遂若書生今遇事彊幹乃爾哉庚子晉南京刑部
浙江司主事尋改山東司秩滿奏績例贈夢雲如其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皇天

官母繆氏封太安人壬寅晉工部員外郎尋晉刑部
郎中治獄無枉撓尚書遇公白事輒可之弗再訊曰
是精於法律家者癸卯晉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勅兵
備潮惠兩郡素饒富第山海諸寇憑險為孽民用弗
靖公徧歷境內召長老問民所疾苦斥蠹吏肅紀勅
法簡兵卒除器械惟戢暴緩衆是務和平賊李鑑擁
衆山谷間時縱掠有司莫敢問公時單車過之賊偵
公至意公悞可威懼迫暮千人出迎然炬列戰勢甚
張公談笑入其巢召鑑為語禍福鑑匍匐伏悔罪又程
鄉囚某渠桀也其黨嘯聚謀劫囚邑吏以告公伴暨

兵應密令一武吏往縛囚從間道至扑 之黨悉
去其沉讜能應卒銷變若此公居嶺南久今太安人
老欲謝歸自稱陶菴子示志丙午秋齋去赴闕下賓
先皇帝壽事竣因歸省太安人懇戀不忍別會按
五嶺者以私隙中傷公公聞曰幸哉吾母子融融樂
也仰徵人言能去此更向鍾溪開遊邪日今薛安人
具珍養絕不以家食故快快已酉太安人卒時公髮
已垂白乃晝夜泣如孺子慕者公弟寬無資身謀太
安人屬公善撫公盡畀以先世產且益之公平居好
博聞口哦哦不休自仲子元敬慧而天哭之哀一目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皇天

告始倦披覽伯子元孝工文詞屢應有司試不售公
曰日者家每云兒利西北時弗可失辛酉令治裝北
遊成均甫至司成公試士伯子占高等旋領順天鄉
薦公得報喜曰日者言信矣公宅舍偏官署苦羈隘
壬戌春卜築城西構樓當山蒼翠屏列雲物幻變飛
鳥上下公每肩輿往開軒坐對意甚欣暢顧日益青
又病肺歲丙寅歎嘆曰吾祿命固畏丙其不臘矣十
月望夕將就臥痰壅喘不止語不能了了醫罔效竟
卒距生弘治乙卯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公世系姓
其從施者艾菴命也欲如例疏請復姓不果薛安人

然則予不食亦示自若米雪高貴人足盤盤不前或
共貴人飲輒勸勸勸几上其悃悃不作逢迎態率類
此流俗純粹之麗聲役之樂陸博舞棋檮蒲之戲及
諸筭之具米鹽之數公一罔注心澹如也士風靡
靡巧相尚賴公長者表鄉閭追淳古乃遽云殒可
勝悼哉

內卷之九十九

廣東按察司僉事王仲山先生問墓碑銘

萬士和

錫山王仲山先生卒門人私謚曰文靜或曰於制得
乎余曰生尊其德死易其名於古有之何為不可先
生以教淑人吳中學者宗之稱曰仲山先生先生諱
問字子裕第進士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復除南職方
可歷駕部郎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乞終養先生少
穎悟天資絕俗然質任自然不事炫飾故外貌若樸
徐而卽之而聽其言也溫如秩如雖修飾尚文者不
能道其與人交面目清冷初若寡情及投機合契戀
戀不舍卽膠漆非固也其爲學大要以爲積之不久
則出之易竭蓄之不極則發之不光與其爲朝華之
草無寧爲後彫之松故自九歲屬文十三遊鄉校弱
冠舉於應天三十五中會試衆方訝其遲先生曰古
人四十強仕何以亟爲猶退處藏修閱三科始對大
廷惟其性稟聰明而又沉潛是務故推而爲時文簡
潔精密他人累言不足先生片言有餘如成化弘治
間程式學者翕然師之又推而爲詩字又戲而幻貌
山水人物昆蟲草木皆妙絕一世蒸先生靈光所寄
讀發洩瀉非有意爲之也事厥考樂華公妣錢宜人

狀徵錄

卷之九十九

五十一

務求適意囊無私藏在徐州時欲迎養母不果於身
以為恨其在留都將迎樂莘公公憚行命繪扇三十
柄柄書一詩曰卷之九十九之曰使汝常為我眼中人及陞
廣東不忍遠離作桐江十二咏見志有曰今日朝廷
無北代過門羞作絕裾兒卽日上疏歸先生於君親
之際權之既審故能敵屣功名一絲不掛自乞身返
日侍樂莘公側惟其所欲悉力致之公八十外尚生
一子一女先生視踰已出為之婚配分子田宅一如
樂莘公之自待其子女也自為郎時已隆隆負縉紳
之望更歷南北二部堂官重之同僚仰之隨所建曰

卷之九十九

五十一

輒見就緒其司糧於徐則權米價之高下以放本折
無損於官而軍士便之南京軍丁最苦者馬快卷之九十九
甲也先生力言於尚書疏請官自修造而軍累遂息
至今賴之甲卷之九十九歲地方有警部檄募兵先生主調兵
食及兵罷不責其餘糧曰為後日召募地也司餉者
徵之後果敗居車駕二歲規條嚴肅蠹弊滌除先生
幼師邵文莊公學有淵源比壬辰中會試歸寓崇安
僧舍學者雲集執經辯難戶外滿履其說行于世有
日抄講意人爭傳誦素有痾疾兼患怔忡及是調攝
遂定人謂先生養德養身卷之九十九此一歸之助為多晚年

足不他出門無雜客嘗書數語於屏間謝絕世務自
道德文章之外一不與聞性不飲酒而喜琴茗築
蘿小徑每遇風清月白淨几明窓與至舉筆或書或
畫揮揮為數十副如有神助自謂徑丈大字至老有
進凡仕宦過錫者踵門求見往往以疾辭而獨好靜
願潘君與之考訂書史唱和篇什昕夕忘倦其人品
高潔可想見已子一卽吏部君先生極鍾愛之然不
廢督責吏部君亦善繼其志既上南官遲迴養重一
踵先生所為其積而發施而光非世俗之取辦一勞
者父子一道難矣況孫曾濟濟將來尤未艾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五十一

廣東按察司僉事管公志道墓志銘

潘國公

管公東溟與余同遊耿恭簡公之門平生銳意問學
意將囊括三教鎔鑄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其志偉
矣萬曆戊申七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同志聞之相
醵哭因奉其主於恭簡師之祠拊食焉未幾公仲子
珍手排續事行屬余為志銘是其可辭按狀公諱志
道字登之先世隸郡之崑山弘治中分隸太倉始占
籍為州人五世祖子忠子忠生暹暹生江江生和世
有家法和生鰲以公貴封某官公父也封翁三子而
公為首童稚中習禮容儼若成人六歲就傳讀書一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東市

再過成誦稍長學日益出試有司督學方泉趙公以
冠八邑嘉靖癸亥恭簡師來總學校拔之稱人之中
而授以學甲子奉先師意尋師取友不憚竭蹶一時
如肝江羅先生東崖王先生輩相與討論揚扞忽有
省於中庸明哲之義而以參於古先生之言意豁如
也嘗郡守蔡公築精舍造士檄公主盟公言割切聞
者多警醒常言士必有遷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
然後可與深造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
弗為之節槩然後可與立身蓋其自信者如此隆慶
庚午領鄉薦辛未成進士初選得南兵部車駕司主

車大司馬劉器其能事倚以辦駕部故董貢艘衛卒

苦積役僅餘皮骨公計生之言於大司馬裁去三百
餘艘攤江濟兩衛中資水火工食之餘而四十衛之
困稍稍甦矣他如清蘆湖均國課募水兵要政悉舉
江淮有一二悍卒營十戶某流言率兵將以水卒充
操練私欲血餉隙而起聞者殊恐公夷然不動叵測
者輒自解散徐治其為首者數人而已癸酉 今上
改元覃慮封父如其官母封安人甲戌丁封翁憂不
移時奔歸同官以公所積貯羨金若干為襄事助公
固辭服闋需次都下見江陵父死不歸甚非之以舉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東市

主故不為顯諱乃約沈修撰君典上書以諷江陵不
能從會言者益眾輒疑謀出公業心銜之矣十一月
補刑部貴州司主事疑獄滯訟立得其情部有獄夜
一人直之公入以其間訊諸罪人枉直狀書於簿冀
為異日照雪地常省其饑寒捐其疾痛不以囚故棄
也戊寅春大婚禮成為九事以上皆切中時敝疏傳
都中經為貴中勅 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江陵怒
而不敢言九月轉部員外郎十一月出為廣東按察
司僉事分巡南韶蓋按廣直指為江陵私人屬以陰
構之也公前疏明舊制欽司道與 循均禮故江陵

以此難之出都猶以遵勅論申憲綱請入粵又上

紀未盡十二議雖涉外臺而意實以繩政府直指初

亦避公風采三越月為要人累喉不得已露章劾公

然無可汚蹟不過枝梧其詞以答風旨耳時粵方中

寇公履任一月即奉撫臺檄出清遠督兵條東寇事

不下千百言大都主撫而不主戰主善後之策而不

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明如指掌次第行之諸寇斂

迹矣而得旨降調解任馳歸薦紳父老填道贍送為

之出涕明年補鹽課司提舉庚辰大計置公老疾中

當是時宵人比周相與傾公銳甚而公亦以此名聞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夏末

於世壬午江陵敗諸言事者立致通顯鮮謀及公者

乙酉以臺疏得命憲舊銜致任辛卯李敏譸言於冢

宰陸公乃捕楚臬公以母老不便遠出堅不欲行會

又有阨公者乃決意乞歸有旨回籍聽用而公宦途

之跡如掃矣當權臣橫甚弱者麗之以為利強者攻

之以為名公獨以身折其衝而卒之無顯名無後利

豈不嘖然不緇之心胸哉平生之學載所為書甚具
曰某集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其言闕博透迤詞辯蘊
涌大歸冀以西來之意密證六經東魯之矩收攝三
氏以是行於已亦以是言於人至晚節為四子訂測

則一歸平實而公之所詣彌不可及已嗟乎公為人
取獨立行一意而或至以遠眾誠世議焉然古君子
之心有親戚不知而所蒞之氓知之鄉曲不知而平
里之人信之者于公奚疑公生嘉靖丙申正月九日
距卒年七十有二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九
獻徵錄 卷之九十九 夏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目錄

廣東二

知府

王泰

何盛

沈琮

饒秉鑑

陳紹

沈垣

楊斐

本徵錄卷之一百目錄

同知

劉彬

通判

李銓

吳晉

知縣

道同

梁儉

殷貴

縣丞

廣雅堂藏書

引錄

卷一百

王源

劉寶

袁濂

陳章

郭灌

徐九思

戴科

程默

徐學周

杜宥

楊護

董遷

焦瑞

彭璩

注簿

徐均

教授

王翰

學正

唐桂芳

教諭

趙馮謙

唐豫

徵錄

卷一百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

廣東二

知府

肇慶府知府贈禮部侍郎王公泰神道碑

楊溥

世自漢以來有道之士有碑有位之士有碑用紀德善勲業聲名爲世昭監故肇慶府知府王公以子官加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有道宜位有紀述表之神道公諱泰字伯貞晉司徒導之後其先自金陵徙泰和高祖芳洲妣曾氏曾祖天隱妣劉氏祖臣則妣

應徵錄

卷之十

十一

彭氏考竹亭先生元福建行省照磨改吉安路治中妣陳氏繼李氏其先也公天資瓌偉襟度豁達自幼穎悟日記千言甫冠羣經諸史悉通大義發爲文章浩如也常從安成劉雲章受易盡得其蘊諸父啓翁僉憲廣西公往省之由庾嶺過蒼梧憇桂林及啓翁改知崇慶乃浮洞庭過三峽至西蜀復東遊京師足迹半天下而山川清勝皆在觀覽中一時賢士夫皆得與交游由是志益益恢弘文思益闕遠鄉里老師宿儒亟稱譽之自以爲不及也性至孝家居時母陳夫人病侍疾晝夜不解帶湯藥必嘗而後進考及

母疾以官守不及親侍抱恨終身啓翁罷歸無事躬養之終身撫其孤女得所歸處宗族親戚故舊咸有恩意其接人以誠信未嘗言人過夫自奉儉約義所當存恤者不計有無謫居安慶恬退自如所與處者無不敬愛嘗曰吾所守者二言循天理而已洪武

壬戌朝廷聘賢才講求治道有司以公應詔太祖皇帝召問論及太極公備陳其蘊時天下應詔者五百餘人上御奉天門試經學及時務擢公第一且命公次第其餘上以爲公論授廣東按察司分巡雷州府海康縣試僉事會罷分巡僉事召還吏部請改官上曰江西秀才王泰頗讀書授工部主事時工部尚書趙俊特爲上所眷欲公與之講學公所不知也既蒞事俊乃諭上意未幾遭父喪去以家故滯於調選坐是謫安慶者十年戊寅以薦授瓊州知府復以母喪去服闋改知肇慶其屢起屢躓如此爲僉事至則詢民利害與革之上言振寬滯恤孤寡防海寇革海北鹽法之弊開時呂塘廢渠詳前皆切時務其授瓊州父老聞之喜曰是先巡按雷州王公耶吾屬有父母矣守將峯崖州黎叛請兵剿之公適至謂曰此但黎人警殺耳兵發則禍及無辜請以身

應徵錄

卷之十

十一

任其事乃遣廉吏往祭之已而果如公言黎得免
兵諸洞咸服凡令下趨承無後者瓊田歲三獲所入
甚薄租皆給守土將士將士每乘其乏橫斂之公令
民每獲則輸其租民遂免害奸頑之徒憚公嚴明陰
植其過竟無所得遂愧服郡民健訟一事或連千百
人吏緣爲奸民不勝擾多亡去黎中公論以理訟日
以簡復業者萬二千餘口由是郡中無事乃修學政
新廟宇學者興起爲南方最郡嘗大旱父老巫福禱
之終不雨公曰是吾責也乃齋沐暴露禱之烈日中
明日大雨而半舍外尚焦然公再禱之復大雨是歲
鄴大熟及去官送者千百餘里既去而思之不忘其
政績也改肇慶時年七十有五乃以疾卒于京師永
樂丙申七月九日也配歐陽氏繼蕭氏子二人長信
仲直由翰林歷官吏部尚書孫男八人積國子博士
秣稔种柘稹雅穆詩文遺稿千餘篇

廣東潮州府知府王公源傳略

王源永樂甲申進士選兵科庶吉士授深澤知縣修
學官以造士築長隄以捍水勸民及時稼娶而革論
財之俗累上疏言事有旨召用至京陳時政得罪下
獄會赦復原職益盡心民事奏免逋負草糧民饑輒
發倉儲坐擅發逮理民爭先輸粟贖之時有蝗不入
境雨不出疆之誣秩滿陞春坊司直郎待諸王講說
間王他顧源正色曰臣所講皆治平要道不足聽邪
王爲改容後改衛府紀善遷松江同知奏罷負租數
十萬石去豪民釋冤獄以母老乞終養母卒居喪盡
禮服闋補郎中出知潮州府賜宴乘傳行下車舉孝
廉黜貪墨修郡縣學立社學修廣濟橋除虎患築長
堤報政進階從二品俸尋以七十致仕潮人奏留不
得祠祀之所著有偉菴集書傳補遺家禮易覽及異
端辨見一統志白沙陳先生謂吏於潮者多矣其有
功而民思之唐莫若韓愈國朝莫若王源

高州府知府何公盛傳

何盛大興人由舉人為六安州知州景泰初陞知高州府公明剛直抑強扶善興利革弊崇濬祠絕巫術自是百廢修舉所屬奉法又建讀書帷于府學之中以較士設排柵于城外以保障居民時有西寇犯境則激勵軍民裁捕有攘寇功云審理正陳演撰保民記其略曰郡城之外西北坊廂民多居焉景泰改元胡虜犯邊諸蠻效尤肆其荼毒高涼地連廣西蠻寇越境必此先至時炭山賊來劫擄坊廂生靈血腦塗地者若干人郡守何侯隱痛不已乃召邑令談公祥暨坊老莫遲等于堂共謀立柵開墜密種刺竹以防禦之眾以工浩力寡恐弗克濟侯曰是非爾所知也遂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為柵掘地為墜繚以竹刺侯躬臨經畫不憚勞瘁僅及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四門以嚴出入賊知其然雖連歲鄉村流劫終不輕至迨天順已卯臘半賊開侯往述職又來犯城荷梯欲從東入阻于刺竹柵墜之檢棄梯而退城廂均賴以安

廣東南雄府知府劉實傳

廣東南雄府知府劉實在郡切切愛民適中官過郡有所索弗得怒叱左右猝之時候役夫百餘人聞知遂大呼入擁實以去中官慚且益忿上言實毆之實亦言中官酷狀詔兩逮至上親召至前面詰之得狀遂俱下錦衣衛獄鞫中官具伏罪實得白將出乃病以死實字嘉秀江西安福縣人由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歷浙江金華府通判順天府治中遷知南雄為人廉介寡欲不一毫妄取在官逾三十年不攜妻子所至環堵蕭然敝衣糲食晏如也及其得罪方見知於上而遂卒士論惜之

廣東南雄府知府劉公實墓志銘

彭時

公諱實字嘉秀號敬齋姓劉氏安成邑東竹江人本漢安成侯禮之裔曾祖懷古學行卓異與劉須溪先生為倡和友祖尚賢考伯武洪武中以才能徵未官而卒以公貴贈承德郎金華府通判奉政大夫順天府治中母高氏累贈宜人公早孤賴母守節訓育成人年弱冠補邑庠生從吉水周學士功叙張貢士篋永受書經二先生見其聰敏所業日進亟加稱許以書中宣德丙午江西鄉薦庚戌進士第尋詔依親進

恩越二載赴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正統元年授金華府通判時金華連歲凶旱民多鬻妻孥輸賦公奏寬其征且設法爲贖其孥舊俗民貧親死不能葬者多棄之公嚴加禁止或論有力者收瘞其俗稍變義門鄭氏役馬夫于山西甚病之公爲奏復其役至於興復先賢祠墓修葺學宮俱處之有方不以擾民民深德之歲辛酉應天聘爲同考官簡閱精當人服其公竣事至郡有富民以殺人論死獄成矣公疑焉密察其情蓋告者故爲吏實貧而狡潛殺三人以誣富民而奪之產非富民殺也立辨其誣出之衆服其明

忠教錄

卷之十

七

長山縣

決歲亢旱屬邑雩久弗應公齋沐一禱卽雨所經行地雨復隨至一日行縣始出郊一狸迎拜于道行十里許復引類羣至且行且拜公下馬視之羣狸馴伏良久乃去嘗夕寢夢神語以公署將火公驚起至廳事火且然矣因率衆滅之其精誠感召類如此既九載聞母喪不越宿卽馳歸居喪哀悴廬墓三年不家居起復陞順天府治中府事劇民頑公蒞以公廉兄所分理民惟趨之事以先集三載賜誥有廉介久著之褒景泰乙亥用薦入翰林修書天順改元復蒞府事九載績最陞知廣東南雄府至則剗吏弊蘇民瘼

捐商稅十之八九取其一二以修葺郡學不兩月克完施爲有叙民忭以悅居無何以愛民故與中使有違言文章入詆值朝廷勇於爲治欲別枉直遂遣人逮之民數千擁道泣拜以送既至事將白以疾終識與不識咸悼惜之實天順辛巳四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公性剛直少容行已峻峭意所與者無貴賤一接以溫顏否則雖達官貴人必面斥之以故與人寡合或勸之少貶則曰惟聖爲能剛柔合德自大賢以下未有不剛而能立者自待益不變歷官餘三十年不苟取民一介終始以廉潔稱所至惟一蒼頭

獻徵錄

卷之十

八

長山縣

執役未嘗以妻子自隨甘澹泊如寒素雖居不庇風雨與衣服什器弊陋不完一不經意人或迂視公而公之視人蓋蔑如也尤嗜經史其蒞公堂或出輿馬上輒展卷吟誦公退手一編至夜分乃寐有得卽呼童焚燈起書之爲文平易雄渾時有高趣草書飄逸師晉體所著有元史略孝經集解小學集註春秋集錄持敬錄詩文稿藏于家

孝行知府沈君琮墓表 葉盛

君正統壬戌進士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二載進階承德郎封其父如已之官母妻皆安人既而進官為夔州知府又改重慶皆以喪不赴最後得廣州以卒然士大夫君子率以用不究其才位不滿其德為君惜且以為君之官可及也君之孝或不可及也天子亦嘗為下令大署其家曰旌表知府沈琮孝行之門其稱為君宜不以其官而以其行其所以重君又如此而教孝勸忠舉一而兼得亦豈非 明天子之心哉君釋褐庫部恒攝車駕職方武選事無不治者

廉徵錄

九

一時南京名德大老如魏吏部南齋陳祭酒敬宗周學士功叙皆與君為文字文而尚書徐公琦以客禮待之廣州固嶺以南劇郡中使者求珠大將軍泊軍旅適又旁午其間事有甚難而君處之格如其於與學校美俗化勸農誦盜亦為它郡最所惜者素稟清虛頗不任勞勩晚亦鬱鬱不如意以去比去民遮留之相與泣而別明年病稍加竟卒君沈氏諱琮字公禮其先若人從嘉興之平湖清溪里曾祖達之珍父昇母潘氏繼蔡氏其配盛氏君卒時年五十君幼穎悟與其弟監察御史肆齊名人稱兩奇童先授取

高科得官居父母喪相率結廬墓下不肉食者凡六

年有馴禽瑞草之異事聞有司以肆既卒例不得旌君疏言琮不佞願以及亡弟事雖弗果聞者義之蓋君為人卓有志操論道之行當自其家始孝弟忠信克躬以先家庭之問多化服者諸子弟皆秩秩有禮法可觀與人有恩意於平生故舊師友官長尤厚生養死歸或推及其所親至歲時饋遺終其身酷好學問雖臥疾寫論不廢詩文著述頗多有集錄若干卷蕪于家嗟乎古昔盛時官人之法不為苟且必考諸其家必本諸其行吾於沈君乎觀之有以哉君之為

廉徵錄

卷之十

十

廣州子濫以巡撫居其上而於眾中特委重君君亦負負子顧子持方以迂愚取厭當道未及論薦之子既再出居庸會它都御史之名林幹者來而君亦以病乞歸都御史即解其任意固不在君也子也工賴天子聖仁加保全以至于今而君獨不幸以死不幸其亦有命哉雖然予為此文用志予愧亦以慰君於地下焉爾

君於地下焉爾

廣州府知府袁公燦墓志銘 魏 鏞

公諱燦字景輝號慈齋方壯年時以布衣晦迹江湖
間為文起厲卓越不作常語邑人未知公也歲庚子
前侍御江西吳公秀尹吾慈一日試士偶得公卷於
羣衆中獨驚嘆以為奇士公由是知名是歲公年二
十五即舉於鄉辛丑連舉進士及觀政工曹日赴都
供事唯謹大司空賈公俊私識之既而授南京兵部
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員外郎皆耿直有聲守備中官
蔣琮最驕橫嘗囑公以不法事弗聽蔣銜之反駕公
以罪繫獄年餘公論皆直公卒獲宥公名自是益彰

獻徵錄

卷之一百

十一

徵後改南京刑部江西司員外郎最後改山西司郎
中明刑執法稱西曹之最時大司徒孫公九峰與公
為同年又同官兵部知公為深孫調文選會廣州有
缺孫即言于太宰耿公曰是無以易吾景輝者遂擢
公知廣州嶺南大郡前守以贖贖敗事公既至教令
一新興仆舉墜每侵晨吏抱文案魚貫以進公為指
摘奸蠹畫一以示須臾而盡吏受成案而去噤不敢
出一語廣民喜告訐皆屬目于公公悉召其人訊之
立得其是非狀皆匍匐悔罪墮下始而紛詆盈庭繼
而訟者益少人弗敢欺公性度簡易率以嘻笑集事

徵錄

卷之十

十一

然本剛勁不肯習諛為可否其所經書苟自信即
官欲撓之不可得廣為城控引諸番際大海茫茫數
千里雖物貨阜繁而中有隱憂公為繕治城郭操練
兵卒時戒不虞衆或迂公其後佛郎機之變人始服
公先識郡屬如新寧等邑半為盜區公曰是未易以
恩信撫也乃謀之督府次第舉兵取其渠魁誅之其
後始懼而首戰公尤善理冤獄先是有龍游人王姓
者與其甥同貨于廣其甥被市井無賴六七輩掠其
貨殺之沉於海王訟之御史下府理官鞫其事反坐
王以罪王叫號稱屈公從旁踪跡之遂得劫殺者追
其贓皆實悉置於法又有旅客為人謀而死分其屍
在南門公亦密遣人伺之獲其人乃所嘗與為仇者
亦正其罪由是治稱神明按撫以公卓異言之朝詔
進公階亞中大夫食從三品俸而視事如舊將以需
大用也正德初既六載滿績適遊瑾欲以順天府丞
缺償公冀得金三百兩公曰京兆丞顧可以賄賂得
哉忤其意遂致政去去之日民攀送載路其後切切
思公不忍忘公作為詩文皆自出機軸鏗然可誦退
而家居凡二十有七年日與三數者舊徜徉於山顛
水涯絕口不言時事亦不瀟跡於公府人尤以是為

公難公沒於嘉靖壬辰距其生景泰丙子年七十有
七其先出漢之袁安子孫遷徙不常至宋咸平中有
登進士第諱元者爲新昌令就居礧山十一世祖諱
諱者復擇地始家慈谿曾大父諱智大父諱孟奇父
諱彬號根菴以公貴亦累贈如其官

獻徵錄

卷之十

雲峰先生饒公秉鑑墓表

何喬新

嗚呼此雲峰先生饒公之墓公嘗仕爲郡守惠澤流
于人聲績焯于時矣予不稱其官而表其墓曰先生
者蓋先生有德之稱爲士而有德功名富貴不足道
也公諱秉鑑字憲章世家廣昌之麟角里曾祖仲實
祖文遠父希明累世不仕而以長厚稱母揭氏公生
長巨室思以文學顯其身以及其親初從監察御史
聶公宗尹受春秋又從教諭羅子濟受尚書發爲文
章詞采爛然覽者驚異弱冠遊京師先冢宰一見許
以國器且作文贈之曰它日棟壑昂霄必子也正統

獻徵錄

卷之十

十四

甲子領江右鄉薦兩試禮部名俱在乙榜例授教職
辭不就卒業太學時李忠文公爲祭酒士之明睿者
多在館下公獨與彭文憲公友朝夕相切磋學益進
景泰三年除廣東肇慶府同知肇慶地險俗獷號難
治公疏淪宿弊均徭賦繩豪猾惠貧弱境內以安鄰
郡有羣盜侵掠至境上公督民兵敗之斬獲甚衆屬
邑有奸氓聚羣不逞欲爲亂公單騎入其地曉以違
順衆譴然羅拜而散右都御史馬公昂征瀧水徭公
獻平蠻策馬公善之委公城瀧水上其功于朝陞四
品俸僉都御史葉公盛巡撫兩廣召公詢以時事公

其言盜賊所繇起與平安寇安民之策葉公深然之
其言羣盜稍輯命都御史李公秉巡撫南畿聞公
薦于朝欲以爲太平府太守不果用尋以葉公薦遷
知廉州府廉與交趾接壤連年用兵重以中貴樛珠
民不勝困公規畫有方民以不勞又什伍其民教以
騎射有寇至輒擊敗之葉公上其功特賜寶鈔綵段
公痛兩廣賊勢日張民日凋瘵具奏監軍及諸將無
平賊方略所至惟事刻剝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賞
大削則匿不以聞臣恐數年之間兩廣盡爲盜區矣
章上權貴大怒思有以中之會公督兵餉遠出寇乘
秋數報

卷之十

秋會傳傳於世

知府陳章傳

陳章字一夔華亭人少貧力學天順壬午舉于鄉會
父喪家居教授不出者十年御史天台陳選聞其名
特就訪焉已而入太學爲司業耿公所器許成化戊
戌第進士拜刑部主事或問公老儒也此何以處則
誦周元公之言以對曰緣人以媚人吾不爲也將終
身行之逸員外郎郎中天津有冤獄逮繫百人詞連
及大臣久不決章一往得其主者寘之法而餘皆獲
釋尚書何喬新尤重之凡獄有疑與稱寘于理寺擊
登聞鼓者必於章決之有不合者必反覆辨折當於
秋數報

卷之十

捕有降者勞賜而遣之賊遂解散移黃州府會御史

來勘事彊檄詣雷州病瘁卒章為人端重言動有則
喜爲詩與李西涯謝方石諸老相倡和世亦以罪又
投荒以歿時論惜之

廣東韶州府知府陳公紹墓表 黃佐

公姓陳氏諱紹字用光所居對百樓山因以自號上
世居台之銀城唐建州守請徙饒三世孫德徙德生
尚書祠部郎慶慶八世孫遠宋進士建炎扈脚南渡
逐家越之上虞云曾大父霽大父頊咸有令德父述
比壯翁式篤前烈以公貴封御史嚴氏封太孺人
公自幼穎異弱冠舉於鄉壯年登進士授盪州府推
官以明允稱會守與倅不相能撫按使廉其事或以
倅友爲嫌公不避竟直守時論避之被召詣京師將
首擢諫署適前倅謂銓懷對妻菲或從吏請選郎公
不可曰媚人吾弗能也於是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
史嘉靖庚子崇明海寇亂檄留都當事束手武臣
失紀公抗疏請儆厲乃咸震警襄力獻功辛丑巡上
江西接彭蠡東抵青海賊故出沒置巡牌甲伍上下
譏察江海廓清復命疏江洋便宜五事及文武庶僚
臧否闕者嘆服壬寅之秋北虜大侵西人半爲屠僇
公慨然上疏曰宋時中國相司馬遼人戒飭邊吏今
當誰咎哉廟堂肅然自此不能安其身矣癸卯考
最將行報擢韶州知府公怡然赴任至則與民更始
榜十餘事其大者曰清本源曰申聖諭曰禁侈俟曰

卷之十

卷之十

十九

稱積滯已輯盜賊一郡咸屏息而聽矣乃修張文獻墓新余襲公祠祀章九臯父子以風之乃簡七學弟子員於濂溪書院若明經館爲之師以訓迪之士民灑灑乎動矣已乃條葺而事釐之俗故髫年納婦爲之屬禁徭役以人一丁配糧一石貧民苦之改議丁配糧五斗曲江附郭里甲煩費爲之稽籍分日縮十之七郡堂就圯發帑羨捐贖葺之踰月而成民不知費詔民貧而喜訟得其情而捐其贖訟者感化英德有楊金者殺吳福泰賄吏嫁罪蔣效文翁源池成鑑謀殺嫂姪飾僞贖冀倖免公一訊皆伏辜合郡以廉徵錄

卷之一百

十九

晏山齋

翁嚴訓遇二弟維維尤篤居常醇謹沉默厚廉剛介不可干以私事有關繫義形於色居官廉慎卒之日衣囊書篋外無長物遇事審計不輕舉舉必有成交不妄與與者可死生壬辰下第將歸一友同舍偶病疫且治公曰隨衆棄去如此友何獨留治療俟其愈乃行其平生大致類如此

廉徵錄

卷之一百

廿

晏山齋

潮州府知府郭公灌傳

第一鶴

潮州太守公諱灌字達誠別號一菴生而穎敏異凡見性峭直端方不輕借人以色笑望之知爲有道長者甫弱冠補邑增生年二十五中式鄉試十年成進士奉採 考廟實錄錦旋東橋稱鴈兩尊人前里族人豔羨之已謁選授刑部主政寬獄多所平反署員外郎以清介振聲四年旋擢浙江寧波守守一載以外艱歸服闋補廣東潮州守四明之巨室相望潮陽之商舶如織公守兩郡能令權貴斂手舶稅絕不入私囊故兩郡人士迄今尸祝公亦以肫膾之性不善獻徵錄 卷之十 五十一

阿當事坐失當事心飄然返初服矣致政之年纔及強仕公以經綸未盡之用施于家政一切繼承先封翁德意祭品儀節未定者家範約條未備者公手自劈畫斟酌著爲典禮世式由之會里有田數千畝兩姓各稱主而苦乏溝澮旁通通旱澇卽不支公疏濬之導之規摹于是兩水夾流十溝繡錯數千畝穰穰有秋而風氣亦藉以拱衛里族迄今稱爲公晚歲尤工詩文所著有家乘有寶和堂記楷書草書並擅一時年七十五猶日與族之長老里之先達爲五老會會卽以訓兩姓子孫世世協睦爲詞其用意忠厚如

此若夫宸濠之變虔臺王文成禮聘公代署府篆固守城池靜寧雜桑俾維桑不知有兵甲當年已具王文成奏績疏中會有忌文成者并置公功不錄公曾不以介念也夫公才有餘于治郡而秩不足官有餘于二千石而家不足德有餘于里族而慶不足不足者補天之道也久之自定行且贈清白吏子孫漸次顯達以酬公生平是爲闡幽而立之傳

獻徵錄 卷之十 五十一

廣東惠州知府沈君垣墓志銘 鄭 曉

宣德庚戌析吾縣東北境縣平湖平湖多大族而清
溪之沈尤著沈自吳興徙清溪世有聞人太守石憲
公孫謹厚有文御史青壁公肆孝廉表宅里參政吾
鮑公榮三守壯郡時稱清沈叅議一山公煉方毅秉
禮封君洵臯公光明經博學參政龍湫公所有史材
大尹山陽君聖潔已愛民後先濟美世守家法淵源
所漸濟發於君君諱垣字子完號鄂陽高祖吳曾祖
封工部主事涓涓吾鮑洵臯其大父父也洵臯以君貴
封大理寺左評事母倪氏吾鄉賢都運使顯女封孺
獻徵錄 卷之十

入若幼穎粹稍長沉潛力學端靖簡默不妄言笑治
程朱易有名舉嘉靖辛卯浙江鄉試乙未登進士丙
申除大理寺左寺評事歷寺副寺正日獻省臺獄持
平恕律例有弗當輒照駁參駁追駁甚或圖審情理
制央必平乃已已而奉 聖書錄因廣西出冤民劉
榮等七十餘人不為法縛亦不列法轉讞奏當上查
如公議奏卯陞汀州府知府行至河間聞內艱哀瘠
幾殞比抵几筵以封君高年故輒旋訶愉色強自寬
務慰封君既終喪當之官又輒懇請不欲旦夕去左
右封君不聽迫之行不得已至京補守惠州府還侍

封君遲回數月不忍去封君又迫之行不得已攜老
僕二三人赴惠惠在嶺海間難治君政先風化廣輯
學官最諸生修文行嚴御徒吏勾校簿案事至立斷
務得民情錢穀出入悉以清平黠胥束手不能為奸
郡人皆曰太守敏達曾某家有方宗黨皆奸橫夷鄰
曲持官府短長嘗謀殺鄰人莫敢發君廉得之逮至
即訊詞證明甚并其宗黨咸底法宗黨者和平劇盜
也糾羣偷負險出剽劫君設方略調兵餉言且勦賊
乃遣人入巢諭禍福鑑自縛伏罪支附皆解散君亦
不窮治郡人又皆曰太守明毅值歲侵民大饑且饑
蘇徵錄 卷之十

溝壑或聚為盜君發廩賑贖急為平糶法道有無民
得全活者不啻幾萬人郡人又皆曰太守慈惠君天
性真純表裏無貳郡中旱請雨即雨潦請霽即霽郡
人又皆曰太守治行神固歆之蓋視事甫及期而上
下孚洽會郡有利病條上詣督府議道中病卒於
番禺館舍同年沈少湖大叅素重君劄劄治喪禮合
得如禮惠人在會城者相率走哭太守諸僚檢君故
篋圖書外無長物也君篤於天倫善事父母曲盡愛
敬昆弟相與推盈取缺曾無間言兩兄蚤世撫其後
甚勤女兄蚤寡無嗣迎歸禮事之餘二十年君質抱

淳慤不喜紛華世勤耕織饒於布粟務崇儉朴澣衣
敝裘自甘粗糲歷官清慎所至資給千家其與人交
直道坦懷中無圭谷三族故舊恩禮隆洽周恤補助
不吝財力尤遜志好古博綜經史探詞理數及論前
代治體人材及 國家遺文故事言之聲壘有條理
願善輒斂人莫之知茶陵張文隱公嘗曰沈子完舍
章篤行可謂慤慤君子非知言哉君生於弘治辛酉
閏七月日卒於嘉靖戊申十月日年僅四十有八

獻徵錄 卷之十

五

廣東高州府知府徐公九思墓志銘 王世

世貞少嘗讀兩漢書樂想其世材之盛而最後頗考
鏡大明公卿將相之業以為無愧色而至於循吏則
未有能如朱桐鄉卓密縣者嘉靖中守尚書郎數聞
同舍郎稱句容令徐公前後治邑九載其純白之行
惠利之政當為天下第一然所為第一者以實不以
聲當是時心沾沾自喜以異日不即死而有事乎蘭
臺東觀之所撰述苟有用句容令應亦何下桐鄉密而
忽忽為事奪已而老且怠筆研矣里居時有慤服而
慤見者前給事中貞明則徐公之子也謂葬公若千
年而未有誌銘於隧中之石則以慎之故今日乃藉
惇史足下足下其毋辭世貞因悚然以許而問狀於
給事則曰得句容之政而不能悉也其他則悉之矣
給事去補兵部郎遷尚璽丞遂進為少卿兼監察御
史督興河北三輔稻田事而余間以過句容從其父
老詢徐公令時狀縷縷不可指屈數大要云老人孀
髮來所見未有若公者公天人也明年少卿所督
方報成而阻於中貴入移疾歸始具狀來請曰悉
矣得之句容人矣余亦喜曰徵矣得之句容人矣
之始至句容也羸服坐一筇輿延見諸候人恂恂

獻徵錄 卷之十

五

所詰難諸候人出相語與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
其詰豪而治乎居三日公察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
囊中揆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
事補牒耳非有賄也公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
之法已曉戒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
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公每
受訟謀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卽和處
者面諭使之心腹間一挾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
至於武斷力兼之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
預爲之期過期而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

獻徵錄

卷之十

二七

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未
食其黠者多自引去公既益習民富貧與道里近遠
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卽田
更村雅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
區故未有定額司算者得上下其手公覈之著畫一
於冊以示各賦區雖至椎魯不受惑也邑故有賠賦
米四百石公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爲累他
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趣輕而資重不相
當久矣公已密得其槩要諸豪詛之神而俾劑之既
定爲闈使拈各以分去母恨色公恒謂卽天子布

大惠安能入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
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公任無失所者
公之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絳藉邑耳足跡不使至
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最孔道輪蹄
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計而公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
之一然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算器食不
以貴重故加蓋士大夫安公之質儉弗過望也有廢
圃廣輪數十畝公躬率吏卒闢治蕪穢稅蔬果鑿池
種魚間養牧雞豕客過宴飲不必他資取諸宮中而
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二八

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土塗積可三尺許遇雨
雪泥淅至沒股顛仆相尾公積顧役之羨斲石以道
之行旅無所苦謳謠藉藉歲江尚大侵民至屑論而
食而上方祠釐竹宮多遺中貴人方一神三茅
山三茅公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公更驅之
役或謂應天厲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公曰救災卹
隣古道也隣民卽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困彼據故牘
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公躬爲
經畫諸使者攝公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
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

平價而糶取其直於官公曰今流李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糶者彼糶者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公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公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送穀者公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夙盜以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更名不拾遺公於單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然不敢修怨於公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說文義餽粥膏

獻徵錄

卷之十

五

油之費不之而其鄙無恥者懲之又旁於事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庠故嘗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公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背下宗吏賄不得胸而誦諸庭公縛而答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他日又以木康侯之幣徵讀呂某公報謂呂某者蓋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飽有所下治荒者聞略不甚稱公以意格之且不平何禮也而諸生見懲公者中以葦語中丞恚公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衣擁而廷見稱公賢泣涕數行下曰徵徐令吾曹有據溝壑而已中

丞意稍動下膜楮曰令不宜若等故且為移之胡謂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極序公校荒諸奇策與居恒善狀且詆無恥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枕上自為名移之便會中丞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嘗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淡沸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邦彥具公前後薦劄語報尚書書論論中丞於外而特留公時謂中丞力不能勝

獻徵錄

卷之十

五

一縣令可怪也然公經不以望中丞中丞亦內媿不復及公公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而侈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為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管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鰥寡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母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公亦揮淚曰母以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驟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公坐平不嗜肉食唯噉菜佐脫粟又嘗圖一青藥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

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勸
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公像而尸之朝夕必
祝焉已又立祠祠公四五所而其最大者曰茅山謂
公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故也公之在繕部議當
築外城而城隍有犯陸都督烟圍者都督挾上寵
橫甚人謂避之便公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孰謂陸
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圖分爲二公出權
荊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蝟集倍溢於
故公屬其餘於藏曰吾裁而得溢母使後人增而取
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坂最堅而又最速役夫

獻徵錄

卷之十

三

不告彌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爲員外郎督清源碑
版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碑之將作大司空
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
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
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溢爲田
惠公議築減水橋於沙一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
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於今賴焉
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
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迓送恒出境外幣餉充溢猶不
得一款色而公第遣一介齎謀謂之云郎有事於沙

灣不敢離也文華機罵投牒於地而亡何公以資重
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今久獨不
能名二千石乎公曰吾老矣安能役吾身以徼身外
物陳牒於冢宰謝不乏任冢宰以爲高州更新守矣
居一載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繼公考功郎持不
可乃坐公老令致仕公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
令試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跡可
數也守令以時問政公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切
聽者爲一舌族貧矣立義田以周之足矣立義學以
教之又擴田於學以給賴仰同年之婦何蔭不能自

獻徵錄

卷之十

三

有爲竭力資之又推以資邑瘠之貧而勵節者公於
自奉儉不以老益簋衣絕泉帛然用施于故窘行視
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授以牛種教之樹
稅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臧獲與之分功而耕皆成沃
壤時給事長矣公慨然謂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
諸家若既已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拜受教是故
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然識者猶
日望之公既有年德貴至大夫郡邑舉鄉飲爭欲得
公祭酒公爲一之郡而已公生平無聲色好晚節會
閩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淮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

雍容竟日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君定向按部

公政而仰之時誤傳公物故者耿君歎詫檄祠名宦

再檄貴溪祠鄉賢然公彊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公誕

日設醮迎釐於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為恒公至年

八十五猶示微恙卽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寢

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

而公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公朱衣從數騎啟扉而

入嗚呼神所憑依將在人矣豈公以彼士民之專思

而精意有所流注耶公孝友天性重節義不寢然諾

彊直自遂信躬而行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三十一

厯公侃侃自樹立其奉大母周孺人繼母艾安人尤

孝謹屬疫痢大作相傳染眾二母病欲幾不起家人

皆避徙去公獨身周旋其間卒以俱安為諸生工屬

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書樟槎且農有耕而乞

火者公時估俾猶未已也嘗蒞一貴少年家塾遇驕

佚子弟朴治之不小貸貴少年狎妻童麗甚故出而

留之塾俾恣其側媚欲以試嘗公公厲色無所近視

以告貴少年曰是夫也鐵心石腸人也一老儒生捧

所習經有饑色豔是少年盛而歎曰經獨為彼不為

我公笑曰經非貴富人物也而所說誤矣公與少師

夏公言同里自舉鄉薦以至調選未嘗輕造其門

夏公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

唯謹夏公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為感泣故御史楊公

爵工部郎劉公魁給事周公怡沈公東先後以直諫

下緹綺獄公損月俸索饋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

坐與中人競遠戍公範白金為巨羅而銘之曰不愧

明時而負此心以遺節然公有所為以自達其志而

已不務為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淮風編

徐主政公九思為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及僚

屬上吏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上吏猶數撓之屹然

不以撼也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邑舊有二簿一典

糧一典馬糧簿歲啟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啖糧判

四百簿自取公聞遂躬往主收判簿不得取例金焉

馬簿歲視焉馬九百餘匹例一金公亦自往視焉

例金遂絕邑舊募民兵四百每兵十金公兩分之歲

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三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

於供公令官版養鷄雞官池魚閑地圃之實至取供

一不煩里甲歲自碎小而王數之省者胡童萬計其

養民如此右胡正甫 余聞公嘗語人曰吾昔筮仕之

為余言

余聞公嘗語人曰吾昔筮仕之

句曲也甫入境邑中蒸黎纒屬遮道迎我漸通郊垆
迎者漸夥無慮千萬計或趨前導我或擁後衛我更
審與我已奉我堂上敷坐坐我座已是千萬人者擁
伏墀下無間倪旄呼聲闕闕僉曰爺曰爺曰爺將悚然
內省曰嗟嗟是千萬人者均之團首方趾橫目噉勿
我無以異也卽幡幡黃耆亦相率而呼我曰爺曰爺
彼蓋謂我爲父母云爾也若何施而乃能當茲父母
稱哉爲之惕息深念者累夕云吁徐公之感念若此
此所以汲汲於養民之政而九年如一日也嗣陞任
司空卽解紱幾年矣甲子歲余督學駐句曲誤謂公
獻徵錄 卷之十百 三五

已捐館舍撤祀之名宦祠維時境內蒸黎聞之歡呼
奔趨環而拜伏祠下者亦千萬計猶初任登堂日也
公之得民若此蓋感於此一念云願今宇內受符爲
今者其人境時蒸黎依依之狀想大都若此目覩之
而悚然念者幾人哉又余嘗喋喋述公是語與筮仕
者道耳之而悚然者可指數豈其目其耳人人殊哉
未之思耳誠思之人人有同然者在也子貞明辛未
進士尚寶司卿

肇慶知府楊秉傳

楊秉建安人進士萬曆甲戌知肇慶府廉和清介政
平訟簡吏畏而民懷之羅甸之役督府令高要市馬
百今仕之矣秉曰高州乃有善馬必三四千金高
要安得金三四千而令之市馬百乎卒減十之九縣
人轉饑日至山而罷市曰至山萬一無德而以爲賦
必此輩也戒至河反令士自負之力裁浮冗郡中乃
省八千秉節用愛民嘗數十餘條未行而卒尉內子
八月也士民如喪考妣替者亦望府門而哭哀詞至
千餘章喪歸奔送爲之罷市至今談之不吝口

獻徵錄 卷之十百

三五

廣州府知府戴公科墓志銘 林大春

公戴氏諱科字朝賓筠臺其別號也其先有大戴戴者以禮經名於漢代有聞人至宋亳州觀察使璨始入仙遊其仲子諸徙居莆之黃石東井數傳為大理評事下下之孫子和復徙惟新里之湖波所謂塘東戴者塘東之祖曰淑盛淑盛生允勉號逸菴有著德享壽百歲即公大父也逸菴生別駕諱廷璋號竹居嘗舉於鄉為循吏娶故尚書彭惠安公女以嘉靖甲申十月癸丑生公公生有奇質體若龍文逸菴公異之稍長從別駕公宦游四方遂劇然有冲舉之志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五

時習三禮或難之對曰此吾家故物也奚難及歸學益進鄉先達王筆峰先生奇其文召置門下乙卯以禮經領鄉書高第丙辰上春官主考殿少詹公夜夢巨人去衣緋玉手書一卷曰戴子文好覺而得一卷入殼比折所號果戴也問者多神其事謂巨人或為彭惠安云已而天子臨軒召對策上公得與進呈第是時策上言人人殊惟公以事君如事天對然契上旨而珥臣所進四人已上卷 上覽頗弗稱遂輟弗更視公名竟置二甲第三說者謂使公策獲微御覽當復賄漢晁董故事矣惜哉不遇尋以次除戶部主

事尚書拔之眾令偕予掌故一時章奏多所裁定

三載考績封贈如制隨奉命督賦東粵與總鎮大臣處正色不撓下吏莫敢干以私還報稱旨遷員外郎郎中出知四川叙州府取道河汝從關中入蜀因遊華嶽終南諸勝處有詩寄予未幾丁繼母郭安人憂蓋公母彭先逝而郭亦以賢稱至是郭亡公方在蜀未至會倭夷大舉入寇以攻興化城陷之士家多沒於賊者乃賊獨以積善署戴門戒勿犯以故獲免然別駕公亦在繫賊覺而釋之及公西奔還莆則家人父子相聚如故因遂謀為卜居計舉家遷楚楚之邾

獻徵錄

卷之十

五

邑寔別駕公故游地故公請移家焉時予亦抱先宜人之感公特自永貽書訊予意同酸楚相慰藉良苦居二歲寇平東歸別駕公始卒遂首丘人謂孝感服闋北上遇予蘇湖之間泊舟江上不能別其年補知廣州廣州嶺南首郡也號貨財淵藪又積蠹所聚公至即與民更始示無驕於貨發奸擒伏如神僚屬下吏無不嚴憚公者久之有王提舉某者以部使見任故頗恣肆為奸利括吏民金以鉅萬計公廉得其狀收提舉大發其私藏沒入於官提舉懼自經死於是部使劾奏公激殺命吏諸還候勘會明年春正月大

計當事有咎其能者遂疏免公官又明年勘至公入廣後部使者按其私竟無所得然業已從計吏生免士論深嘆惜之公顧無恨意為其葛巾野服遍歷嶺外諸名山過潮訪予逾兩月別去時予亦以忤時宰故避讓家居又值先大夫素諸子絕無心於世事臨岐公乃手出本朝制書示予曰凡守史被廢有枉狀者廷臣得與昭雪此某朝某年之詔也子如異日賜環者幸毋忘戴子予心識之其後公頗有書約予重上羅浮而予亦時有問訊約公為武夷九鯉之會乃予徒忝鷹書既未能行公臨別之教而又不果於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三十九

武夷九鯉之往也於心有餘愧焉然亦豈知公遽止於斯而羅浮同遊之約竟成虛語也悲哉公性嗜山水所居東黃地一區疏泉種樹以為未廣乃鼓棹中流至壺公山下誅茅通道卜築以居復躋攀絕頂轉

而南面得一洞天時往遊焉猶以為未至也又泛槎浮海環山四面縱其所之汪洋浩蕩莫知涯涘不覺

恍如身世之在蓬瀛矣然其情若玩世而猶未能忘

乎世故人大吏建節入關者必造廬見訪或迎至省

府察吏治問民所疾苦公亦弗拒若意或少懈即掉

臂不顧其介如此事父祖孝順處弟妹友愛期功以

下親屬雍雍如也然有過必嚴督之以是戴家子弟循禮度晚建湖波大宗與東井合祠義取萃渙繇是科名繼起戴氏之族望莆中矣所著有遊岱嶽羅浮諸名山記及壺中集百餘篇其卒也以萬曆癸未二月僅六十耳林子曰嗚呼公今已矣願世之論公者謂其立收按部私人於廨舍為遠好遊放也其不絕當道之請謁也為慢豈知破柱取張朔古之人有行之者李膺是已廣州政暇不廢登臨至開山代木不傾非謝靈運風致乎不比寒蟬輒有陳託則杜密其人也若公者殆與李杜齊名江左並駕矣可為繩趨

獻徵錄

卷之一百

四十

尺步之士道哉

雷州府同知劉蕭卷彬傳

湛若水

劉朝請彬蕭菴先生者維一峯先生倫之友也一峯者狀元及第論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之非落職者也彬字素彬與倫同師皆九歲及同授春秋於鄧公表年所或經年乃一歸以德業相勵鄉俗目為迂儒戒子弟勿效嗤之曰羅古人劉古人且有欲破其交者倫詩有浪拍洞庭君山不動之語素彬笑曰君山豈足踰吾交君山靜而不動吾交動靜不違倫告之曰科名文詞皆淨洗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必至於成人而後已榮華與道謬

獻徵錄

卷之十百

四十一

永胎身後嗤胡可以有盡之身而貽無窮之辱乎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此孔子所以聖也素彬曰一峯平生故人今墓木拱矣生平不滿五十其出處語默進退如是吾敢負一峯乎白沙先生荅之曰別駕自審去就何與一峯也素彬亦吉之永豐秋江人貌癯骨秀心純正五歲而孤張宜人撫育之時從巫用癩髓關於祠案下謂十五出關時破甕名曰破關所可生素彬默用石碎之宜人大怒素彬跪曰壽天在天非巫可求天感母德吾自可生母宜安心勿惑異端戊戌李進士第授潮州程鄉知縣痛鄉俗之薄惡徹賂

場禁酒肆逐娼優出諸境民以不復破產立養濟院月給粟帛於境內之無告者廣囹圄之湫隘囚縲者不至疫死部民王慎者德素彬直其誣軍數年之枉以黃金十五兩苞香茶中跪送以為報素彬覺揮之去曰生汝者吾父母之心豈容報乎巡按御史徐瑄行部至境聞峒賊潛去居民安堵開院無訟以羊酒獎勵之立三社學以教鄉之子弟置田入租百石以充社師之資民益慕德建濂溪書院東為雲谷書院以祀元公文公考績赴部老稚追攀道左素彬曰若等毋慮吾行不出半年耳去任未三月鄰邑饒平賊

獻徵錄

卷之十百

四十二

發城陷奔屯程鄉深谷中官民大懼時素彬過家卧病聞之明日即力疾陸趨四日及境四野歡喧即白行軍布政陶晉軍眾邑小乞散之鄰邑以紓民困陶擒賊五百餘真偽相半素彬力爭民命不可輕陶不聽且曰君不亦當立功乎素彬勵色曰吾為民父母坐視子弟命絕何謂立功即白巡按御史雪其無辜者過半陶大慙謝病不蒞事巡按御史周南蒼蒼皆獎勵之如徐然而無有能薦之者九年考績方伯劉東山大夏署云無能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惠素彬既云百姓望生像於曾井廟又有立生祠於松口之

蓬萊灘尋陞雷州府同知設施畧如程鄉士民亦樂
趨教拓地以廣學校新之靖戎伍之冤抑又弗仰者
雪之以疾三辭乃獲解官而去民謠曰知府似爛泥
通判似豆腐去了劉同知倒了雷州府既歸作小樓
以居絕迹官府 武廟嗣位詔進朝請大夫以疾終
於家年七十有七

太史論曰古之談交友者曰管鮑陳雷至矣然未知
以道義相易有如羅劉二君者否邪孔子稱十室忠
信與躬行君子若素彬者豈所謂王忠信而躬行九
矣君子者非邪余昔游白沙見素彬貌極古如畫中

人
口弗道詞及為政施設所至響應民慕之如父母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豈謂是邪一峯名滿天下
而蕭菴號不出鄉省用不究其學余故為表而見之

廣州府同知程公默墓志銘 潘 潢

子木諱某善持節新安太守程公元譚四十八代孫
世多聞人自篁墩賜宅屢遷東關縣址今居荷池九
世禮德裕宋翰林講書曾王父諱志文王父諱暄考
諱仁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廣州府同知妣汪氏贈宜
人子木敏識強記魁梧磊烈有奇氣縉紳巨入交口
稱譽之弱冠補博士弟子受業方伯羅山程公講戴
禮已乃博習易象魯春秋古文尚書借方郴州行之
游學玉岐金焦間開陽明王公名負笈千里師之逾
年行得敏華近裏謙謙言若不能出諸口不問可知

為先生弟子也嘉靖乙酉舉明經卒業太學間從大

司成故月中府禮度嚴整不以暗昧少替同舍生大
異之戊戌下第吏部銓公第一時元戎怙思奏更選
格頗屢意子木將待以不次子木愀然曰吾豈附勢

者邪無已必以決去就會事寢除廣州府同知廣嶺
外望府守俸輝闕詔征安南兵興費鉅子木從容調

度民不知困甫至謁先聖畢昌言風俗波頹獄訟蠲
典皆斯學不講之故亟請祀開府陽明王公之功巡

檢御史以為知大體特薦之黎負險憑陵崖中世為
害公建策乘勝畫五指山為十道分官據險錯居民

於其中徙黎山外不數年且為衣冠之域當事者不
欲久兵中止士議惜之行部禁格克慎勾稽身先吏
卒所至肅然嘗承臺檄閱實韶州庫藏守別蓄萬金
咱公以為已地子木廉知之即疏始末議立法坊侵
盜監司趨焉故新會令某某以不善事上官被斥公
上其賢必追復乃已竟以是忤時能歸道出南贛都
御史秋崖宋公最少許可尤重公以不見疏用自歎
厚薦之禮而送之子木居恒不跡公門雖所知恥託
以子弟曰徒賊之耳晚築禾亭種樹千本悠然從
東寧羅山諸名流講學修德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疾已亟猶人授子姓一經曰後當從此中尋我莫等
為陳言也以嘉靖甲寅六月二十六日卒距生弘治
丙辰二月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九

汀州府通判李公銓墓志銘 梁 潛

君諱銓字彥曆姓李氏系出唐西平忠武王之裔有
諱某者官於袁其後自袁徙吉水之谷坪族最盛君
曾祖公範祖務任父讓翁累世皆不仕而讓翁尤富
於貲配周氏生君幼端重如成人性極穎敏稍長與
其兄鎮俱有才名鎮舉進士於時或又勸君進取君
慨然曰親老矣舍朝夕之養而圖榮宦於身如二親
何遂專意以事親為務然由是其名益著久之有薦
之於朝者召至俾歷事工部有能名丁母憂服闕來
京師今工部尚書宋公闢其至即以其名上開俾極
主事事往福建所至介然不苟取毫髮時參政房公
安以為未嘗見也疑而未之信遣二人躡其後察之
歷數郡其自持如始至之日漳浦縣縣令懼有誹責
密以金餽君君大罵却之發其罪狀而去二人歸以
白房公房公大為嘆異由是未還闔而名已聞於京
師矣以父憂去官復除改授汀州府通判既至以獄
囚淹繫者眾按其無罪者悉出之旬日獄為之空藩
省素聞其廉又知其敏於政如此遂檄君督八州治
鑄錢匠時方盛暑疫疾大作君為其醫藥給以糧粥
又為禱於神病者皆愈民歌頌之然凡各郡分部其

匠皆小吏畏君名君又務東以威吏益不自安相與誣搆之訴於朝逮之至君歷訴其情誣者屈服事遂白還任汀州而卒時永樂癸巳年五十有四君爲人儀觀甚偉修髯玉立善談論爲政疎通簡易常惻然有愛民意其死也民尤悲之

韶州通判杜君有墓表

王俱

成化五年秋九月十五日廣東韶州府通判致仕江陰杜君病且卒呼其子淵具筆札口占一書貽子曰君知我我死假君直筆題墓上使後人觀之知我生不負所學足矣君卒閱月而淵以書來予既弔哭之乃爲之題曰君諱宥字叔寬八歲知讀書十五從鄉先生學易探蹟索微爲文章據義理正統丁卯大比君以母疾辭弗就母曰汝第往榮親與事親孰大君不得已往畢試有僮自鄉邑來君徬徨顧問母疾曰死且殮矣號慟馳歸踰旬而捷報至則其名已占

獻徵錄

卷之一百

四十八

高等君泣謂所親曰此吾母志也名成而母弗及見奈何復號慟幾絕景泰甲戌第進士拜監察御史出巡西夏會使屏息丙子與倪御史敬數十輩坐言事貶官海南英廟復辟起君知英德縣英德俗頑犷素號難治君揉馴之民知向化將徭寇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爲固君患之柵爲之城民趨事恐後城成而寇適至躬冒矢石與民死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士夜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邑素困交征君裁省之十去七八務誅未者皆慚忿忌嫉而民欣然戴君如父母未幾遂有通判韶州

之命招來流亡客戶占籍者以千數都御史崑山蔡
公盛時鎮兩廣檄君寔幕下練士卒給饋餉方倚君
爲用而君已冒瘴癘乞休退詔民相率詣闕請留君
退志益堅不可解比歸劾斷家事閉門養疴居一歲
疾作欲棄謝醫曰吾其觀化矣遂卒春秋五十有五
君平生負才喜氣性簡特與人寡合家居時獨與子
及倪汝敬御史三人交莫逆汝敬最先出予在史館
時君始舉進士來京師官憲臺翹然羣伍中卒以直
道不容與汝敬同謫嶺表予時遭家艱既不及如師
魯之從仲淹又不及如承君之贈志完恒竊自媿然
歎徵錄 卷之十百 四九

猶冀其躋而復奮以相與圖功攸終夫詎知其止於
是也嗚呼汝敦之歿予旣爲文以銘其墓今於君何
辭百世之下此石不泐鄉之人有下馬膠西者萬一
卽予斯文而有考焉以彰君盛美於無窮予雖無似
抑亦庶幾無媿於兩有道哉

惠州府通判吳公晉去思碑 黃佐

君名晉字三接豐城人也倅惠五載攝郡署邑者屢
矣絕苞苴清壑蹟吏弊拔根芟去而督礦權鹽脂事
泐忍者易沾利垢獨君纖毫無所淫焉其崇文教則
建先師廟於博羅邑學且造籩豆簠簋諸器秩祭煥
然一新皆捐已俸民以不擾復創置賑乏田於首善
兩庫以廣多士婚葬燈油之惠至於敬老恤貧旌賢
表節鑿濠建橋又其餘事也城罹回祿叩輒返風民
憂早魃禱斯致雨誠且格神而奚人之難治者乎郡
治密邇軍衛前此屬兵督屯如匪其人則專事敲相
以延歲月其逋負千萬至有皓首羈縻莫能輸納者
君承當道督徵之命推度利便簡易通融量其遠近
本折隨宜向之逋負者十完八九而輸納者殆不逾
日上旣不失國用軍需下復不浚兵民膏血僉稱其
貞焉嘗引年求去及上命致仕喜見顏色瀕行八邑
贖贈水手一無所取始終清潔絕利一源世蓋眇其
倫矣時則民有八頌童有十誦軍士皆攀轅遮道復
立有曳鞬亭云然輿情猶謂必得吾言傳信來詎荷
乎吾言奚足徵哉亦惟徵諸往事焉耳憶歲丁未落
簪事府時君自錄事擢主簿當國總官案者則夏少

師也夏以雙妾育於蘇綱者冊爲夫人援引聯袂督
府銑者開河奎壘於邊圍綱視二督爲囊橐而又侍
御朴則巡視太倉出入其門通利孔焉吾嘗詣夏夏
出所製漁家傲掀髯得意謂河奎指日可復邀吾和
之吾句有千金不數陳平計蓋諷其貪也夏大詬怒
將煩君往解吏皂皆言君雖同鄉與夏不相往來是
時吾已知君之異於人人矣比夏計喉吾去去之三
日而朴與綱坐黃正大事納倉通賄下獄皆譴戍窮
荒居無何銑與夏又皆坐邊費姦黨前後棄市而同
鄉依附有卒於震馘者君以滿考得擢上林苑監左
獻徵錄 卷之十有

卷之十有

五十一

丞庚戌秋虜大舉內侵營於良牧署肆其荼僂於是
屬官遇害民廬被焚庶昨妻子以及牛馬螺驢財帛
芻糧悉掠以去君卽疏請蠲免徵輸旬民賴君以甦
自是四署之地薦遭水旱輒爲奏聞停減而禁革奸
弊省刑罰均賦役興社學立義家撫流移節冗費疏
不一上仁政大敷而惠郡施舍弛張卽其推也荷乎
天下國家之大計敗於貪而成於廉曾謂柄臣所見
乃不君逮邪詩曰貪人敗類語曰利令智昏此四海
所適以困窮也吾聞豐城東鄉有柏林焉君祖封君
居之篤生御史中丞公始謀濟美夫柏有貞心勁質

特立高朋出全歲貫歲寒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儔
之較諸草木之彫於霜雪殘於兵刃者其霄壤也夫

番禺縣知縣道同傳

道同河間人其先韓祖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黃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視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堅執公法凡事違理者一切不從由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為懼時有土豪數十人遇間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卽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得實捕其首悉械繫通衢以令眾諸豪請亮祖求辯亮祖召同勞以酒

獻徵錄

卷之十一

辛丑

食徐為言之同厲色曰公為大臣不當為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又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復以他事咎同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誣同抗訕先聞 上不知其由先命使取同首級適同奏亦至 上以其職卑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竟坐亮祖罪二使同日繼至而同已先死邑民甚悼惜之同性峭直器宇魁岸奉母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

急欲得醫遣卒詔同釋之同曰徐公亦效永嘉侯耶笞之乃已後同卒於官縣吏有奉其主於家者出入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或以為神云

獻徵錄

卷之十一

辛丑

臨壽知縣楊護梁儉合傳

楊護象州人梁儉泰和人成化間相繼任臨高知縣皆廉明寬仁深知民隱恤民如子自前後官未嘗有也邑致仕訓導為紀其事楊令承累任苛虐之後政尚寬簡然能明燭下情事至先得其誠偽善惡必明奪無大害者論歸使更籌思多感其言而中止者獄無淹禁而吏無取覓民以為便事事稱是初若無甚異政者行之數年民俗大安詞訟頓簡後以謫累去任新令梁來代之日百姓如戀慈母驢者縣門絡繹辭不能去梁嘆曰此無所為而為者可憫也吾當一

獻微辭

五十五

屈楊君以慰吾民之心乃置一帙門下命驢者書名其上須臾帙滿持以示楊勸納所贖馬已而行車就道邑之老稚隨送三十里至舟次者殆千人梁驚嘆問左右竟其所以及歸蒞事政累相傲而尤廉明簡肅民益信服中舉一事以例其餘若凡民詞非干大故但批詞尾付告者自行喚所告無不應期而至信孚如此餘可知矣無何報政天官歸舟溺於舖前海百姓聞之如悲親戚時任無一親人父老為結魂帛相率海傍招魂回縣至郊外通郭服白迎至縣門通衢之左立厰安奉皆言無以報賢令恩但循俗人修

七七齋如報父母之事每七布署主齋執事之人一如人家所為者襲事乃止此雖非吾儒所言尤足以見其感人之深耳吁二令之於民非有期功之親久要之契也且無復望矣而民之報之乃爾誠不知其所以然者也然而今日之民前日之民也而不見其然何哉未可以誣吾人也

卷之十

五十五

瓊州府崖州感恩知縣東湖董公遵傳 凌瀚

先生名遵字道卿師楓山學時吾蘭多君子皆及楓山門為先生友故先生自弱冠有志即懇力行銳然不懈久淹邑庠江右胡東洲為督學禮為浙東奇士雖吾蘭多口皆合謀稱曰真道學勿異也累不薦於鄉乃就業太學去司南昌府訓導二泉蔡虛齋督學尤極雅重凡門下名士必令先見先生用刺薦遷掌溧陽教又薦遷江浦令然不能俯仰於時上章仍乞文學掾移近養母顧益遠調海南感恩令踰年以終養乞骸骨詔許之先生天植耿介茹清苦砥礪道

獻徵錄 卷之十百 五十七 雙山館

德狷守有餘毋改錯追曲以從俗海內名公交游福焉異說紛起厄厄乎將不可振也卒不競無容少廢楓山家法平生與學志道行在孝廉年十九而孤奉寡母五十餘載如一日家苦瘠必備膏澤力衰憊必敬扶持問煖寒食飲嗜嗜如小孺子然病卧牀褥手理汗穢不屬他人母壽終九十五先生年且七十二矣猶哀哀劬勞餐蔬啜水如初或曰禮過矣勿恤也兩職教又兩宰邑一介不汗其身投老之秋荒徑蕭然叢莽家間朝夕不謀也士奉情曲者滿天下絕不于一人嘗有故人來僉浙臬素知其貧不遠數百里

延之謂之曰某大辟情於法願吾為君理之出死入生數百金樂輸也先生曰貧自甘爾是惡可以汗我遂謝去噫嘻古所謂孝廉人也先生其真無媿哉

獻徵錄 卷之十百 五十八 雙山館

陽山縣知縣殷君貴墓表 邵寶

君初赴陽山道出江西會子於按察分司三日而別
子舉仲尼忠信篤敬之訓為君誦之君志素定聞余
言益自信不疑君平生有天下之慮每論治必曰嚴
明其諸區畫無巨細一於整肅見寬弛之俗痛叱之
不容口君自十二入邑庠受經於其姑之夫都御史
冰壑盛公退與其外兄江西布政使中齋秦公訂質
疑義學日有進然累困場屋至四十二始膺貢卒業
太學其為文雖時體必參古法曰不如是不能過人
評品精覈不隨人高下此皆子所知及是為政往往
獻徵錄 卷之十百 五九 吳山館
相類獨其識大遠無苛察之弊與昔頓異陽山隸廣
之連州古所謂天下窮處君能不鄙夷其民始至卽
為講律令俾知起避又大書為善最樂四字印給之
有兄弟爭田者使蘇清河故事反覆開諭皆感泣去
凡死囚必求生道不得已焚香告天而後成獄獄中
置一響板約曰冤未達者擊之有所召集書片紙於
門皆如期至數月間恩信旁達遠近胥嚮而君以勞
感瘴竟不起君病時吏民騰無虛日又走百里求醫
連州及其沒也市巷哭達於野君處事接物行以理
遂止以理屈是非可否無少隱假與君游者始若難

合終則淡冷至數十年弗替君諱貴字南金別號惺
齋世為無錫人永樂間有以進士累官至雲南布政
使諱序者君之伯祖也父縉君其仲子平嘗觀君論
政似崔寔憂時似賈誼勤小物似江祿博夫婦之愛
似白居易篤朋友之義如李若谷落落儕輩中謂之
迂者什人而九蓋至於陽山而後信焉士之於世修
之已難乎之人尤難固如是哉後之欲知君者請徵
於是

卷之十百 五九 吳山館

焦瑞字伯賢國初以武功隸籍旗手衛為千夫長遂
 家金陵為人清方愿勅不妄語弱冠為應天府學生
 以家督當戶生事甚窘藉受徒為活然來請業者束
 修之間必程其學而後受有終歲不受一錢者曰敏
 未有益也累試不第以選貢授靈山令時一條編法
 已行十餘年有司以僻遠里甲之供如故瑞至首罷
 之民始灑然有更生之望縣多叢篁密菁羣盜嘯聚
 其中督府檄節推劉往勦之賊執劉將加害瑞率眾
 往援賊見驚拜曰此真吾父母柰何犯之遽斂眾去

獻徵錄 卷之十甫 木十一

乃拔節推還停斬且眾竟不上功幕府故賞亦不及
 焉嶺南去天萬里任者率取明珠翠羽以自潤漁利
 之孔百端悉罷之有牛稅入滋多沿為縣用亦貯之
 庫絲粟之費以月俸償之不支一錢縣產熊膽天竺
 黃花石諸物上司不時需索皆力辭百姓恐失之咸
 願輸以緩其怒固不從然竟其去亦無取靈山一物
 者時賊猶窺伺瑞慮武備單弛檢諸兵日訓練之以
 銀為射的中輒賞之由是諸兵競勦賊不敢近見邑
 上多不勤於業躬督課之日夕靡倦月試輒加賞勵
 由是人入自奮權相相國賦敏屢急鄰郡縣爭趨為

刻深赭衣塞道於是數曰吾安忍以民命博一官乎
 遂以疾告歸徒步辭上司不復駕靈山輿矣先是督
 賦嘗出俸百金為民代償去官未幾輸者滿額攝者
 盡以返之卒不納曰吾業已心代之不忍易吾心也
 歸之日囊餘八金半皆曩時射的也卒於途聞者惜
 之

獻徵錄 卷之十甫 木十一

香山縣丞彭公豫墓表

楊士奇

嗚呼古人所與共治天下者必擇士而任之凡內外大小百執事之職非士不與是以職修而治興後世雜刀筆吏與士並用至有謂士迂闊無益於世者夫為士而不知道知道而不適用誠無益於世然取士亦察於其內何如焉耳可以什一遂廢千百哉若今香山縣丞彭公出乎士也其所以修於身施於人者皆有以發明斯道士果無益於世哉公諱豫字與志一字叔介吉之泰和人其先徙自長沙宋寧宗時曰惟孝詣闕獻賦周丞相必大楊學士萬里謝諫議諤獻教錄 卷之十百 六三

爰薦其才得官不受而去公之七世祖也祖某父某公自幼已岐嶷異常兒稍長讀書知以明道為務初吳文正公以性命之學授虞文靖公以授鄉貢進士安成劉雲章先生公往從學雲章先生久而益有所得雲章先生歿益嚴奉先生之教動息語默必由於矩度手不釋卷茹素飲潔非其人不能也一時流俗亦皆目公倔強乖刺公既孤特寡偶而持之愈堅南雄守嘗辟公教官金州守奏公才行可用徵詣京師皆以疾辭後數年始就聘瀛安訓導以上書言事擢香山丞香山在嶺南海島之間地遠而俗僻前之為

縣者率尚猛治公至一務寬施訓以善道久而民益化服綠海諸衛屯兵暴橫為民害往往釋民膏腴田誣以荒廢據占自利郡縣不能制公獨毅然曰此細民所資以共公賦給私家者且奪民欺 上著在國典有不還所侵田必執不貸兵知公不可犯聞所言悉還之縣有大猾恒持長吏短長搢搢以騁前此縣長吏皆縮手不敢詰公悉捕寘諸法奸宄斂跡海寇常劫掠民婦女貲貨出沒儵忽不可蹤跡民苦之公為方略教民掩捕訖公去寇無入境者瀕海歲旱衆禱不應公自外來曰豈有為文具而能格天者乎即獻教錄 卷之十百 六四

自齋沐致禱越二日大雨霑足明年復旱公復禱雨亦如之縣民舍火且延及官解公叩頭嚮之反風火滅民習不樂學雖已久立學官生徒廩食十數年有不能通知語孟章句者公稍暇即詣學督視諸生為之啟諭誘掖 數年有與賓興而登仕者民始知學之貴在官六年年已七十以老疾乞致仕既得請未行卒於京師永樂六年也公居家事親孝執喪三年不御酒肉人未嘗見其啟齒待族人有恩常矜孤女振貧乏皆曰此在我當然性簡淡無他嗜好惟寶愛其宗譜與先世手澤文字踰於拱璧嘗語其子若孫

曰知愛此則能愛身矣。有存其先世及劉雲章先生片文隻字雖在甲外不以寒暑奔走求錄。遇鄉人子弟必教之禮義。忠信嘗以歲重長縣賦里中教里民復其所生之姓者數家。民貧不能輸賦。竭已力代之輸。不責償焉。蓋公之所為厚於民者。初不待香山而後見已。如使公之見用不止於香山。又使士之用世。治民皆如公之香山士之效。豈不暴著於天下。彼不為公者不足言。而公僅止於香山而已。嗚呼。惜哉。

獻徵錄

卷之一百

六十五

陽春主簿徐公均墓志銘

解 籍

洪武戊午大學士徐均仕為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春故春州也。瘴癘名崑。聞者惴惴。每使者當按行。託故避去。由是縣豪得雄據。為姦利。縣官至受頤指。少忤觸之。輒死。前後莫敢忤。受頤指。幸滿考。稱載去。均廉知之。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白此洞主老病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伍也。亟走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劍示之。大老聞恐。懼乘板輿。至此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熟視。論遣之。即伺。語有異。而府符下問之。遂繫之獄。均曰。是其人必且獻徵錄

卷之一百

六十六

來劫獄。戒吏士操鼓角。柵其私衛。自帶劍。挾弓矢。披甲長嘯。大老二子果各將其眾來。聞之皆懼。莫敢前。詰朝昇兩大瓜。安石榴十數枝。致饋。皆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即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賕。大老賊脫歸。數至前所饋。均再拒之。發怒欲捕。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調均攝陽江縣。陽江亦治服。而均丁母憂去。

廉州府教授王翰傳

王翰夏縣人洪武初以明經薦除本縣學訓導歷浮南鄆陵縣學教諭永樂初周王保陞本府教授入為翰林編修後調廉州府學倭寇攻城翰率生徒抗敵冒刃而死所著有敝帚集梁園寓藁子礪永樂乙未進士除工部主事陞遼府長史左遷蒙陰知縣致仕歸教授鄉間後士進者多出其門孫玉正統戊辰進士除安肅縣知縣歷陞知大名平涼二府致仕

南雄路儒學正唐公桂芳行狀 鍾啟晦

先生姓唐氏諱桂芳字仲寔學者稱白雲先生其先殆祖諱承昉京兆人從宋高宗南渡為新安太守子孫因家焉父元字長孺號筠軒博學攻古文名重於時徽州路學教授致仕先生甫十歲授業於鄉先達洪公潛夫之門日記經史穎悟絕人每篝燈夜讀音伊之聲達旦雖隆寒盛暑不為之輟教乎公愛之甚每夜分以杖叩閣戶曰汝休矣勿過於勞也年十五侍教授公游吳庠受毛氏詩於錢公水村龔公子敬卒業而歸期待之甚至弱冠貢於有司不利客金陵獻徵錄

卷之十百 六十八

聘明道書院司訓再聘司訓于昇庠一時名公碩儒若李公青山其二子伯羽仲羽楊公志行丁公仲容李公晉仲陶公主教接識之頃莫不器重之而商確詩文咸加推讓後主句容杜叔良家塾監察御史楊公弘正以文行薦闈南教職御史曹德昭復催舉遂擢建寧路崇安縣教諭始至生徒星散學宇傾圮於是重修孔子廟庭建齋舍秘書彭公炳元亮為紀其績築杏壇自為文以記之師道嚴肅諸生雲集翰林待制杜公清碧擅知人鑑嘗曰內附以來崇安教官當以唐公為第一人以其滿代去御史安公止善再舉

入廣選銓南雄路儒學正未赴丁內艱先生居二壘號泣毀瘠者不能為生嘗以報親未足買田附祀於西山庵又買田構祠於藤源奉祀事未幾壬辰兵亂斬黃盜起挈家奔竄老幼匍匐僅全性命而已丁酉秋我朝龍興平定海宇天兵東下而欽之版圖先入職方氏戊戌太祖高皇帝駐驛於欽訪問者儒僉院鄧公念以未升唐仲實名聞召對稱旨有尊酒東帛之賜鄧公嘗以禮羅之俾掌儒學秋丁祀事牲醴蠲潔禮儀嚴整值三獻未終知府魏公均祥飲福受胙而悍卒遽攫其肉以出先生惡其瀆法蓋禮立殿

獻徵錄

卷之十百

六九

階上朗讀糾劾之文左右莫不震懾為先生危而鄧公尤加敬焉退居槐塘上為宋故相程公元鳳之鄉授徒家塾買田築室為終老計所居之園前列三峯乃扁其居曰三峯精舍按察司僉事三洲陳浩記之舊友僉事喜山公行部下車延見相與話舊酒酣先生大噉起舞太守李公訥命繪為圖嘗私謚晉淵明為酒聖陶先生唐無功為酒賢王先生自稱酒狂唐先生凡歲時令節先生以圖像祭享設酒漿陳俎豆舉觴浮之不至沉醉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自放謔者以先生有托而逃蓋狎狂云門人呂旭特著以傳

於前居無何駙馬都尉王公克恭太守魏公均祥俱攝紫陽書院山長先是書院在南門外燬於兵燹先生度地於東關縣學旁凡構正祠三楹兩廡十楹門屋三楹中肖文公傍肖西山勉齋以配享焉宋理宗朝賜紫陽書院四大字其二穹碑龜趺墮城濠中雖經兵革而二碑巋然不毀眾以為復興之兆也至是先生與朔果驗戊申太守胡公善暨同知何公翔卿禮延於紫陽書舍開講壬子千戶唐震朱興卜築於登瀛坊尊以師禮訓諸子甲寅夏復築室於烏聊山麓故居舊址扁曰文壽堂日以訓子授徒為念雖蒼髮而游心經史以自娛樂是年秋七月忽嬰卜左丘明之疾然而雄篇巨帙論議英發氣不少然以道自任而不以疾廢當時士大夫學者翕宗之辛亥夏五月患腹疽卒子孫環侍作贊曰兩清風千里白雲蕭然而逝年七十有三先生身長八二寸美髯雙瞳如點漆面如紅玉氣豪邁老而彌壯雖遭困躓浩然也每富貴客廣會酒未酣清談娓娓議論風生座客傾聽不敢忤視人人長服而尊敬之其為文一以氣為主辭嚴而理正及其成也神驚鬼愕意態橫出勃勃如春濤起涌令人歎賞其

徵錄

卷之十百

七十

神驚鬼愕意態橫出勃勃如春濤起涌令人歎賞其

爲詩清新流麗出語驚人而聲調格律鏗鏘瀏亮讀之琅然恆聽有武夷縹白雲集略四十卷藏於家先生生平澹於利欲輕財尚義與人交洞見肺腑不事邊幅而性孝友最隆於教授公敬愛盡禮先生留金陵崇安凡遇生辰嘉會必刻期而歸致遠方珍果異味以爲親獻於諸兄弟怡愉愉克勤友恭於朋友危苦則踴卹之患難則扶掖之以協於義先生行事之大概如此

按戊戌年十二月庚辰上旨宣至徽召故老者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上問之曰

獻徵錄 卷之十 七十一 晏山館

畏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去後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郗愈築城百姓怨乎仲實對曰頗怨上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爲迫促以失人心卽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主公聖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上曰此言是也

我積少而費多所給於民甚非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身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上曰有不使者益盡言之仲實等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七十一 晏山館

瓊山教諭趙樞謙傳

趙謙字樞謙餘姚人博洽經史時號考古先生洪武壬申由國子典簿請任瓊山教諭造就後進一時上類翁然從之文風丕變守令為築考古臺於學右為著述之所尤精六書之學常者聲音文字通造化經綸圖學範歷代譜讀等書其五世孫宏翰上丘深庵書略云先生自蚤歲勵志聖學東游鄆台尋考亭墜緒歸而兀坐鳩山萬書閣博究六經百氏因積武王諸銘并列四勿箴於座右嘗謂士之為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貴識字故曰六書明則六經獻徵錄 卷之一百 十一 畏也 如指諸掌六書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世莫能明遂築考古臺肇述六書本義以提其綱繼成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博及其終也會六經百氏於一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以推所得於人天台林氏序六書本義有曰吾知此書包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於先王也大矣西邸顧氏謂聲音文字通功不在孟氏闢異端下門人合脃王惠仲迪謂造化經綸圖張前賢未發之機啟後學既迷之徑四明鄭氏學範有曰學者以斯為範當為名世大儒信斯言而先生之學無功於聖門可乎洪武十二年 太

聖命詞臣修正韻先生應聘而出眾以年少黜之為

中都國子典簿時宋學士景濂為總裁徒為歎息而竟不能留明年又與僚友論事不合罷去放歌東歸蓋肆力於著述學者翕然宗之二十二年 朝廷復訪遺賢先生復起時吏部郎侯公庸具奏 太祖曰朕知之久矣朕將老其才而大用之具啟 懿文懿文曰吾識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靜慮不能就其以為教官翰林學士廬陵解公縉又謂與其班於 朝廷之上孰若施教化於蠻夷萬里之遠乃頌教瓊山公為文送之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當賀聖人於南海之濱又增一木鐸矣先生既至作瓊臺布學範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雖將門子弟及蠻夷荷戈執戟之徒皆知向風慕義而遠方從游者若合肥王惠仲迪莆田朱繼伯紹三山鄭觀尚賓鳳陽孫一仲岳臨川吳均平仲輩為最著由南海始聞聖學而名世大儒浸出矣翕然文風被絃誦日洋洋鄒魯 太祖將以大用之不果而卒蓋洪武十八年十月一日永樂初年門人吾邑柴廣敬擢進士高等以聲音文字通上奏 太宗詔藏之秘閣為考文重典翰林諸友自解公以下讀其書莫不悲泣公

既爲墓表諸友各賦哀詞蓋傷其位不滿德壽亦
永而又幸其書之有傳也及英宗纂修實錄以先
生爲浙之人物廣之名官是蓋大人先生頂修之時
一以至公示天下非有私於先生也生聞先生臨終
手書別瓊之諸友曰予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
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其聚其散蓋皆
理數之自然有不能自己者豈有所爲者也予之此
身在太虛中如水在水而今將爲水矣又嘗以造化
經綸圖授王仲迪曰觀此以明其理寡欲以養其心
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矣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七十五

易與中庸皆聖門傳道極致之言也而先生此圖又
所以發二書之秘故其臨終所得如此是即張子所
謂存順沒寧蔡氏所謂安靜以還造化舊物者先生
之見定矣大人先生不爲暴白其事則天下後世又
孰知先生之學爲可傳乎

六書本義序

澹園集

六書本義勾餘趙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古則字搗謙
好古博雅精於字學國初修正韻以聘至下年二十
八耳而自信其說不爲顯貴者所奪竟移疾歸宋景
濂學士深知其人遺二子從之遊然不能留也居陽

山萬書閣輯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
童蒙習句一卷洪武二十二年召選嘗會解學士於
羣貴中語笑譁然傾其一座要人卒日爲狂生獨少
宰侯庸大器之特薦於朝高皇帝曰朕知之久矣
俟老其才而用之願卒爲忌者所損授瓊山教諭以
行先生隨方指授一時名賢流寓者咸相推重教以
大行弼海南夫子云踰二歲因進香入覲上其所著
書高皇帝嘉納下翰林看詳當事者竟爲寢閣亡
何先生亦下世矣惜哉先生自謂聲音文字通自秦
漢以來所未有惜不可得家藏本義習句乃國初善
本楊生君貺請刻而廣之并屬余序竊謂士於小學
固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
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於今而滅裂
甚矣昔人謂世無一物不識於書而實無一人能諳
其義良可嘆也此編自班揚以迨勝國諸家之說靡
不芻采猷究之如許慎鄭樵世所宗仰皆去短集長
而發其所未備雖去古甚遠而與文奇字猶可彙
其遺意學者觸類以求之詰經訂史糾謬砭俗皆必
有藉焉惡能廢諸君思五年而知學志不後人觀其
所好與漢之通急就凡將者何異余嘉其意而爲序
之如此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七十六

教諭唐豫傳

黃佐

唐豫字用之南海之平步人父奎字景文洪武初鄉貢授增城縣學教諭博洽羣書鄉人號爲唐書櫃有龜峯集傳於時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黃遊作詩文有古人風度性剛介無諂曲交友克盡義尤篤於孝作蓼莪亭以寓孝思主事劉履爲之記以古孝子不能過稱之自號樂澹學者稱爲樂澹先生時有平步六逸謂東臯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庵劉子羽芸菴何淮素庵劉子高及豫也皆德行尊嚴衣冠嚴肅爲世所欽管相與定鄉約鄉人信守行之其所

獻徵錄

卷之十

七十七

爲約曰嘗讀藍田呂氏鄉約千載而下藹然仁厚之風尚使然典起余等幸爲太平之民可無一言以爲鄉閭規範乎因立爲約與鄉人守之庶存古人風致之萬一也其一曰供納稅糧民之職也收成後即便輸納庶使役人無違限之愆而鄉里有守法之譽諺不云乎若要寬先了官其二曰補解軍役必審其少壯當行之人不得受私瞞官恐招罪咎戒之戒之其三曰冠禮當依文公所制行之庶見習俗之美其謝寫束帛不必如古人之數飲燕之物不必過於華盛財行餘者自當如漢其四曰婚禮舊俗先一夕燕其

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爲漸老之宴殊非禮也今後止許設筵聚親子不當據尊席而坐爲父當依醴禮命之庶不違古人之意其五曰禮曰父在子雖老猶立今後爲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其六曰父母之喪不得飲宴遠方親朋來弔亦待以蔬素朔望止設饌一卓奠畢親朋止茶湯而退其七曰四時祭祀稱家有無須及時爲之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請親賓散胙必待祭畢而後令人相邀庶不分其祭祀之誠意親賓一請必

獻徵錄

卷之一

七十八

至無待再三也其八曰禮往來古之道也而冠婚喪葬又事之大者鄰里親朋互相輔助不可有失如此則鄉里和氣自藹然矣其九曰子弟當以讀書學問爲務孝於父母悌於兄長和於宗族鄉黨其衣冠必須嚴雅不得過於華麗若有賭博破家花酒無度者爲父兄當禁之勿使其至於大惡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念之念之其十曰居處相接當以十家爲甲其出入務相周知或有出入不明衆必體察之儻爲不善卽呈於官庶免其累已上所言余等當先力行之不可徒責人而忘自責也苟或如此爲余等爲徒言矣

蓋因鄉間所易曉者而裁制之使簡易可循也行
 一年爭訟蔑息久之類俗漸革一時公卿間皆莫重
 豫布政參議陳黃懿其文行待以賓禮且贈以詩有
 百鳥羣中孤鳳鳳之喻及贊改太常少卿去執手泣
 別不能舍謂曰卿吾三益也其忍一日違卿邪子望
 亦有文行酷類其父號主一齋遠近尊師之每訓誘
 子弟必使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以句讀或尤其
 迂闊曰文藝末事耳苟不收其放心其何以爲受教
 之地邪正統己巳之亂避寇佛山爲其鄉人畫策賊
 不能入皆有集藏於家

獻徵錄

卷之一百

七十九

焦太史編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

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目錄

廣西

布政使

胡智

龐泮

魏一恭

參政

張勗

胡堯元

參議

林興祖

顧中立

沈寵

按察使

楊世華

副使

劉仁宅

楊必進

趙伊

錢立

伍希淵

陳奎

許應元

周源

朱驥

吳鼎

廖紀

查鐸

鄭一信

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目錄

金事

鄭觀

邵清

章熙

知府

蔡蒙

曹瑀

衡岳

鄭舜臣

熊景

袁麥

李昊

鍾曉

華愛

郭鼎忠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一目錄

葉禎

伊伯熊

通判

秦悅

知州

蔡運

州同知

張鐸

州判官

王濟

李文利

驛丞

杜常

日錄單

獻徵錄 卷之二百一目錄

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

廣西

布政使

廣西左布政使胡智

實錄

智字宗愚浙江會稽縣人永樂辛丑進士擢監察御史巡按陝西夏大雪智疑有冤獄未伸悉按部內諸司獄有繼母不安其室子諫之者繼母誣以不孝智廉得其情訊之遂釋其子宣德間陞廣西副使龍州與交趾思邛州連歲交兵爭地智定以公議交人不致復爭景泰初陞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十餘年足跡未嘗入公門至是卒

廣西右布政使伍公希淵神道碑

李良弼

伍氏世居吉安之安福元季有性中者以鄉兵扞州里生子洪國初以春秋舉進士為臨清縣丞是為公高祖處士諱述經者為公曾祖知樂清縣監察御史諱寃者為公祖封刑部員外郎諱體祥者公考也公諱希淵字孟賢少敏悟季父御史驥奇之其子刑部公俾與從弟希閔同受世業一日塾師請辭曰吾不能為二子師也天順己卯公舉鄉貢癸未試禮部彭文憲公以春秋宗一時選主試事擢公為第四人經義梓行者不竄一字甲申登二甲進士授刑部四川司主事未踰年尚書以為能令勘獄其畿歸輒稱旨有大臣薦為按察僉事例以資格弗許選員外郎進陝西司郎中決南畿重辟及錄浙江繫囚多所開釋復薦為大理寺丞不果有中貴臣銜命獄尚書以下禁莫敢抗公執論侃侃歷之不肯退坐是賈怒尋以誑誤出為廣州府同知會後山有劇寇奉檄與按察使陶魯分路進捕多所擒獲勾稽軍籍陳便宜二十事御史為下列郡行之民相與語曰非伍使守幾不可為郡矣傳聞京師擢和府公益自展亦事無劇易務力為之嘗和水作破壘多積穀為儲蓄一保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任使民自相打衛徵科差役必審定丁戶凡所規畫有至今存者獄訟尤所習辭察面折庭無留案與學表善取鄉先達遺文刻于郡齋特集諸生稱說經史以風厲之登上第爲顯官者踵相屬每部使舉郡縣能吏必爲稱首一月間吏部連擬雲南按察副使及湖浙參政皆不果弘治己酉九載考績王端毅公爲吏部方欲進用而巡撫都御史請還公舊治乃擢廣東右參政諸路習聞公名皆安其教令不敢犯乙卯遷廣西右布政使取道歸省遂丁刑部公憂繼母劉宜人亦喪家居數年公亦謝事不復仕而子符已進

獻徵錄

卷之二

三

雲南右布政使爲用事者所中就理浙藩旣而用事者改始得白歸比有後命公已屬疾踰旬而平公寬厚豁達不設崖谷而中有介辨解紛治錯皆談笑爲之雖專城牧長若不盡其用者事繼母甚孝謹撫二弟遺子女皆底成立官所人俸稟爲奉養賓祭費餘輒以分子姪暨諸姻族賙賻給給不可勝紀生正統丁巳九月卒王德辛未四月年七十五

明中奉大夫廣西右布政使拙菴伍公希淵墓

表 莆田林俊

王德辛未卒廣藩右轄拙菴公也子符亦右轄湖南

留付未起得自盡于公碑銘二筆得吾師少師西涯翁吾友少宰圭峰翁二翁名宗工良副矣左轄吾闈又屬俊表其墓嗚呼其無已也心乎公諱希淵字孟賢伍出安成顯姓安成擅春秋伍尤正傳公在諸生與羣從僉憲君希閔號雙壁天順癸未公會試禮部名第四程式之文無涉艾潤名一日震京師傳置之天下爲奇歷刑部屬子辱尾公後繕閱舊牘法比精練公獨先輩人英抱直槩同官能道者部之大獄兩叢之大獄浙之慮囚皆擇能授公公當輒平爲司宥諸老鑒賞薦臺憲薦廷尉丞坐與審錄貴臣爭是非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

陽雖公屈而竟行其中同知廣州清戎多襲且文公搜摘弊隱二十事中共肯綮御史行其式爲式郡事屬公寬伸滯流費省而誼以寂有無公不成府之謠分捕山後劇賊謀預機先與陶察使魯功爲埒部知廣之宜公也擢爲其府知府臨人出政預有以塞其利孔清其弊源布行其寬大以基教化宜其下以乎乎其上之人官能連旌憲使薦參連薦廣士民宗京師者羣然諱所欲留部知廣之果宜公也擢爲廣藩叅政令行于百越嶺海之間人人指爲鉅人長德左官放臣恃若地主若疾符警風雨得大厦以庇灼厥

鄉聚之施亦然立弟之孤祿之入至委而盡獨不事
婦製規規然校禮病人觸忌諱既遷廣西右布政使
念父員外翁春秋高紆道省牀下因得以視藥視飲
視藥以自盡于翁及其劉氏繼母喪既除遂無四方
之志而符亦進士累如公官鄉以為難公亦為之私
慰嗚呼外藩之重至方伯而極矣昔柳公綽與子仲
郢並節度使公同也公綽善事繼母又同柳取進士
四人伍八人公及符及正郎全祖孫三世柳其或少
也仲郢及玘之到將無同乎伍自御史翁覽員外翁
體祥德厚開先公世引之柳根葉之論殆然至謂孝
友敬忠食之醴醫伍無一日無墓田雲物固在
潤而被龍光者矣表以并俟之

廣西左布政使龐公泮墓志銘 夏鍊

公諱泮字原化別號芹齋山縣學生中成化丁酉鄉
試登甲辰二甲進士第補授工科給事中稍遷刑科
都給事中公在諫司久而又事無不言扶理善類五
沮格幸進一斥幾異教安術三災傷二節罷好玩二
戚里一出身與中官為敵怨二凡十有六疏可考悉
有頭尾每一疏入眾避避危必雖長貳皆以為不可
必言者公自不能止若青獨在我又如論駁反活及
一事聯名為副從尙多未計所幸遭遇 先帝仁明
間多報可卽有未合亦不過詔獄一旨戊午陞福建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六

右叅政近年大理之貳以待科道之交次者公兩擬
大理丞于南京皆無成福建亦再上乃得公在闕分
守淳泉典福先是福安縣庫被掠縣官利在得盜雜
捕平民二十人趣斃之公至及活者三人權其罪盡
細知縣丞簿既而以才力總督糧事辛酉當入覲李
布政適病公次當行檢李篋中得銀千四百兩辭
不取曰朝覲人事書一部足矣宋儒黃勉齋故宅為
中貴香火院公毀之改彌陀堂為彌高以祀勉齋壬
戌補河南右布政使首革鎮守太監劉瑯及馬尚書
家私役錢銀以兩計日省三四十駕帖取洛陽牡丹

疏請罷之司禮太監李榮索古銅鏡器物公曰物非
土產官取之民無以應則累及冢墓卒不與甲子
轉左廣西未幾思恩土官有爲叛謀調發勞千具有
成績乙丑用病歸御史何道亨給事中戴寶之等交
章留公不顧也既歸詩酒親舊十有二年而卒得年
六十有七其先襄陽德公之裔至隋有諱王者仕唐
爲總管十三世曰正已宋大中祥符間爲天台尉遂
家焉高祖伯靜號石湖居士曾祖叔圭有士行洪武
中辟不起祖諱瑞父諱計贈工科給事中公平居坦
易遇事振發斬絕不爲左右顧視分所當行會若嗜
賦數條

卷之一百

七

欲牟利害而趨之不可扼腕予年十七八纔少知趨
何口不爲常兒語嘗爲公舉前人之言曰秦檜秉政
三十年只成就得一箇胡邦衡公曰吾輩耳中不可
無此等論議夫言必先有之不然安望其相入如此
也乃今日益驗公卒之明年櫟卜以某月某日合葬
公于縣西芝山之原手錄公歷官行實請銘墓中予
不得辭公嘗評吾文曰如我所見子之文比於韓柳
氏更若理到雖推許過實要爲不薄吾文也况櫟又
以爲銘固吾責也公在官手不離卷帙發爲詩文
視其爲人有諫垣微垣歸田三稿寵嘉錄名臣論略

若于卷藏于家或曰術所舉十大疏者若又出姓名
指列某事以爲後信可乎予曰得暢御史亨與浙江
鎮守張太監訂奏一山東副使楊茂元言獨時忌幾
歟二刑部郎中丁哲斷事橫下詔獄三武岡知州劉
遵見構藩府四中官何文鼎言家法峻古三疏寧伯
王越營求再入六戒癡乘驕七濫度八燒丹禁中九
京師大水十陝西旱乾十一內監請備元宵燈料十
二傳奉取銅鼓十三侯伯周或張鶴齡縱奴殺人十
四論置蔣琮於法十五數李廣十八十六當暢張構
計時適有知名已歿大臣視事兩浙反若有助張者
并出之非止以見公之難亦使居位者知謹於未死
之前於乎有如公者誠不敢不表而益著之銘曰志
則難於舉世嘻嘻寒寒匪躬臣實以之若綱臣心山
石可移虎豹食牛視其兒時所乏矯矯亦有自持公
一不少氣隘殿墟憐憫小大便汗弗支否不能言哉
爲之詞百世而下銘公者誰

廣西左布政使陳公奎墓表

嚴嵩

中奉大夫廣西布政使陳公以嘉靖乙酉四月十五日卒於南昌之里第公諱奎字文表始為諸生學成久弗試部使以年例黜之或曰名士可失乎復之遷領省薦登弘治己未進士除廣濟知縣為縣有名召為監察御史時逆瑾用事公往覈甘肅邊儲忤瑾意撫公徵過速赴詔獄久之得白擢山西按察副使河南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廣西左使凡仕二十餘年其行事可紀者衆矣在廣濟廉正率僚屬戒私謁俗號罷訟常伺吏得失為傾陷計公治其桀驁者數人獻徵錄

卷之百一
九

羣黨為敢刑諭俗之文教民行冠婚諸禮改作廟學買民地以廣賢舍程藝相勸學者由是日起歲大侵貽書富民咸願出宿時助賑全活甚衆罪贖所入至瓜代粟積不下數萬邑人銘其政于石在御史論事無所避出按廣西風采整峻臨試事稱得士在山西築城南關工費甚鉅公規畫有方城成汾河大決將遏城民惶擾不知所為時方歲凶公廩粟二千七百有奇募貧氓計口日給令濟河導流由故道城得不減而餓者亦賴以賑屢殄劇寇而不任其功公前後所歷皆憲職慎於刑獄精斷明恕竄正吏贖運等

沈吏抱案立不得出一語屢獻大辟可疑者率破滅釋之而姦賊之吏則按劾無少貸蓋公施於政者如此然以性直不能隨世俯仰為貴要所忌獲不根之謗言者論公前在河南嘗為逆藩市馬朝廷下所司考驗無幾微實跡雖事枉得白而公已倦且休矣屬疾方劇冠通奉使南方間道歸侍公無他語但救以守官報國奔制從儉而已陳氏之先為江州人後徙吉水五世祖天錫徙南昌天錫生子隆子隆生鋒鋒生聰浙江餘姚縣簿公之考也贈監察御史聞諸君子之論曰大夫飾已厲行期自樹遇事敢往有為乃

獻徵錄
卷之百一
十

一遭污穢卒黯抑終其身惜哉嗟夫愛憎異情譽毀

論今之士其不幸而蒙此者亦多矣豈獨公哉

廣西左布政使魏公一恭傳 李德用附

柯維騏

魏一恭字道宗號立峯莆田縣人嘉靖己丑進士授
温州府推官郡中張璉當路一子弟恃勢慢忽官府
一恭擒而笞之境內肅然民為立生祠轉撫州府同
知擢刑部員外郎論事忤堂官譴湖州府通判轉楊
州府同知擢廣西提學僉事浙江按察副使嘉靖丁
未一恭坐鎮四明郡而開府朱統以行部至時有倡
議於定海邑海島中築城且列置戍樓朱徑可其語
一恭奏記開府曰是役也非費巨萬更再歲不能卒
成

蘇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業且旦夕波濤撼激不出數年即舉而棄之無益也
絕不可行朱迺檄守巡二大夫偕一恭同歷海壖睹
形勢既至朱指畫上下躍然抵掌以為倡議者言便
二大夫復從旁是之朱迺以面嚮一恭視一恭復持
初議否且欲面難言不便者何狀公轉盼故作望洋
不顧朱為一恭好乖其意不憚甚已而朱復以大捷
盛帳且宴一恭語諸佐吏曰海上幸獲無事吾曹莫
能效尺寸功奈何以捷聞已而強從宴宴之日定海
令具金花文綺自開府下至材官各有差一恭獨掉
頭麾卻朱目攝之一恭不以為意朱偃坐席上為之

下

不怡者久之酒數行即罷宴後迺以他事劾論一恭
疏已驛發矣御史裴紳方言魏有盛名劾且不利迺
遣疾騎從間道追還已進江西叅政廣東按察使山
東右布政使廣西左布政使俱有勞績其未擢左使
也山東廣西士夫羣起吏部爭乞一恭再任未幾卒
于任年六十五一恭起自單族刻意清約累官行李
蕭然無長物過里敝服徒步如寒士平生一毫不苟
取雖交際微物亦固却察案多咎其形人之短一恭
聞之不為變也一恭之後有李德用字于父號弦所
棣江人嘉靖庚子鄉薦授廣東長樂知縣性介而官
祿後年 卷之二十一

貧不能養交六年弗遷藩司亦弗與考績德用因病
圖歸省懇乞致仕不俟報徑歸殷分巡知德用清苦
檄縣贖金百兩為贖堅辭不受卒于途父老萊卸金
亭以旌其節又立祠縣左子多見萬曆甲戌進士

廣西右布政使許公應元墓志銘 庚一元

嘉靖乙丑茗山許公卒公諱許應元字子春生而絕敏
數歲日誦數百言為諸老先生所賞異年十五為博
上弟子二十而舉嘉靖乙酉鄉試己丑赴試春官太
史倫公以訓奇其文欲真高列爭之主試不能得志
曰第落之異日以冠多士耳壬辰舉進士倫公復品
之曰西京之文也當選庶吉士執政者知公欲一見
公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偃僕鼎貴之門官謁于進
哉坐是竟不得入翰林出知泰安州然應制諸詩籍
籍傳矣吏部李公開先見之亟嗟服為盛唐雅調焉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三

州故敝士久不舉公至則闢泰山書院簡才士濯磨
教之士遂連舉文風大振有豪右觸死法路權貴人
以請公不為撓竟斃之廉白自持苞苴斷絕減節民
力不以媚上嘗有史僉事者怒其簡薄梓寮吏欲笞
之公從容進曰饋之不豐知州罪也請貸寮吏僉事
不顧公出即投劾自免於是撫按父慰留公而僉事
亦去無何以能理劇復調秦州治如泰安秦人
有張御史者陰鸞常徂伺持吏短長橫州中公至張
伺無所得即惛伏不敢軌法居一年所丁父孀公
之憂以歸服竟擢工部都水員外郎是時江西夏相

國者幸於 上詔工部遣匠作治其父墓而夏欲得

名士即陰推部疏以公往非其志也然職事不得辭
使往且二年益持廉正非公事不交相君相君心敬
之事竣欲轉公太僕少卿公聞堅辭又欲使為江西
提學又辭其轉為虞衡郎也董鑄錢治盜平日與中
貴人從事而公端凝自持未嘗與私語中貴人亦莫
不敬公者逮歲甲辰則公為郎六載矣乃遷夔州府
知府夔者楚蜀孔道交夷漢集兵民罷事蜩號難
治公馴以廉靖馭以平典時斥其桀黠者法之郡以
蘇息日勸學敦士暇則求三閭大夫杜工部故蹟為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四

祠祀之吊古嘯咏篇什流傳以儒飾吏彬如也而夔
之治遂為一道最已酉擢四川按察副使甫上而值
執政者新用事求故相所厚簡之而公素不交執政
則以為故相所厚也又有前使事即喉言者彈公御
史大夫屠公僑者剛正人也為抗言于朝曰夫許子
為郎久之乃出為遠郡又久之乃遷若此者而從謂
之于進耶於是素履愈白然猶謂為廣西副使兼撫
夷夷侵蝕郡縣久公患之為上三議曰責田主蠲
格更旗軍夫略主守隘護田者扼夷奪之食
重使自屈而已事皆施用已又攝兵府江諒日三

卷

西布政司右叅政張昂傳

實錄

張昂字勉夫吳縣人父以常求樂甲辰進士為河南
 遂平知縣改永平澤州學正昂侍學於澤永樂丁酉
 中順天府試授揚州江都縣學訓導秋滿用薦試
 上國粹光賦等題陞監察御史昂以身許國知無不
 言嘗出按山西體察民隱密封奏之其言激切有古
 諫臣之風而不便者媒以他事必欲陷昂以成賴
 憲廟仁聖卒保宥之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丁母憂
 歸未幾卒年止四十有九昂氣宇剛方閭門之間亦
 以之為矜式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六

馬巨種者莫氏兄弟凡三人以雄勇名兩粵間往數
 歲嘗大嘯眾破城殺吏討之漏刀去前兵備以獲報
 而罷兵及是則復出猖甚公懲前事計必得因設方
 略陰部勒購土人浹旬而三兇披首江道底寧督府
 將上其功公念事聞前兵備且得罪勉力沮不復上
 聞者蓋莫不多公間治獄有觸法當遠戍者而人甚
 眾公弟謫其一二人餘悉未減御史則欲盡謫之公
 曰法如是足矣且以者皆當發閩左護其行本以懲
 姦也而其病民不可凡公之措意弘厚類是也乙卯
 遷遼東苑馬寺卿又學草條牧政八年明年轉為雲
 南布政司叅政未上而奔太宜人喪已未起補福
 時倭大整居縱掠諸將守便宜趙起不戰且久公
 至則慷慨辱食厲兵以禦擊眾遂大破賊多首虜功
 至公終正不以私於當事者事上亦竟不錄也然
 公去閩半歲間則後守者嚙賊賊遂入興化塗地矣
 上戊為雲南按察使明年徙今官所在有績廣西父
 老迎公器欣喜而泣也然公再歷瘴鄉憂民惕夷
 貌亦優尋為之放矣歲甲子卒得年僅六十悲夫所
 著曰水部稿曰尚堂稿所撰次曰春秋內傳列國語
 曰史記抄曰漢語今若干卷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五

廣西左叅政周公源墓志銘 吳

公諱源字本清別號直齋周氏為武昌著姓其先
諱壽者仕元為翰林直學士曾祖諱仲彰隱居不仕
祖諱縉永清典史 文皇帝靖難共起永清公佩印
南奔將他圖事泄械送京師 上義之貸其以滿成
興州父諱懃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沒贈知府母邵氏
繼母張氏俱贈恭人公少壯重喜讀書窮遊邑序
益親師友勤學問遂有聲場屋中景泰元年湖廣鄉
試卒業太學拜山東道監察御史恒以別白邪正為
心每言小人過雖小宜遏其微君子不幸而有誣誤
獻微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七
不可以不揀抹議者謂識大體未幾奉勅清理河南
軍政時姦弊多吏不能革有養乞兒補籍伍指同名
以覓免役者公悉為正之成化丙戌巡按貴州舉廉
黜貪有大吏為劾去卒無忘言公嘗安撫司安撫金
澄為叔鐸所鳩其繼母王 終之公遂誣王與澄亂
且云有振王不勝拷掠竟起服禁錮年無驗公至為
直其冤乃寘鐸于法丁亥丁外艱服闋 上命公
濟大興等縣所活民以萬計招撫流亡三千餘家
揚州守缺吏部以揚南北要衝苦役繁且積弊
不能堪遂奏公補之公規畫有方俸費不

知勞時有鹽商曹隆買妾楊氏楊攜韓氏兒祥依
居祥長誘隆子玘至野外殺之罔諷其仇張俊潛入
城濠洗血匿刀水中邏者緝以見公祥以刀未獲不
即承公臨濠上忽有飛鷹墮水中公曰刀在是矣今
人沒水取之祥遂引服與化有婦人張氏殺其夫朱
普普家不知其鄰周坦知之婦遂訟坦殺夫繫獄數
年不決公得其狀出坦公在揚所斷疑獄如此類者
甚眾不能一一記也丁酉以內艱去位服闋改臨江
公聽決如流獄無滯囚甲辰陞廣西左叅政分守柳
州柳之都指揮王英暴且貪士卒不勝擾誣而出城
幾欲為變公聞之急馳至諭以禍福遣歸營且劾英
罪卒乃聽命 丙午年滿七十謝政歸鄉里日與故
舊飲酒哦詩為樂有語州郡短長者輒不應弘治癸
亥卒于家春秋八十有七公平居謹厚遜然若不能
言及居官臨事則極明果斷吏不能欺勢不能屈而
其要卒歸于仁厚與人交一以至誠未嘗為遊詞
色雖奴隸之賤與其語惟恐傷之故見之者皆怡然
無不滿之色卒之日聞者莫不流涕嗚呼公可謂
鉅人長者矣

贈石布政使廣西叅政胡公堯元傳

胡堯元

胡堯元蒲圻人兒時游白石山謁顏真卿祠嘆曰大丈夫成國血食斯土榮名豈有既乎慨然自許登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督金蓋馬房諸倉關人谷大用者墮黨也嘗以門客屬公公沮辱之司徒王瓊以谷言責公公曰官至尚書倚若為水山耶瓊大志亟謀去之冢宰楊一清雅知公以司徒言薄譴高郵州同知州運河故邢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承下流兼三十六湖之委茂春秋湖水溢害諸田夏冬水涸不可田氏苦之乃請倣古人溝洫之法方一里為溝深一丈大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匣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民甚賴焉州民好淫祀士女祀之東嶽無忌公毀之更為文游臺祀蘇東坡黃山谷孫莘老秦淮海四賢羣諸生其中攝江都邑亭丁壯上詔疾指揮妻馬氏入宮言官諫不聽乃之疏略曰漢選後官家人子入侍唐納壽王妃職為亂階上不納閩人史秦督辦御服遺京所過郡邑賊殺凶辜甚衆公抗疏條其姦乞罷去司訊鞠臬史秦首都門謝百姓復斬臣首以謝史秦時人人為公危上寬仁無譴人莫不賢之戊寅冬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九

選江西瑞州府通判明年六月宸濠反中丞孫燧副使許遠死之公自吳城聞變微服徒步夜行旦代

道五百里還郡被執察屬去公攝郡事召士民泣諭之次守無武遂請兵中丞王守仁即日具疏上召使人榻前勞問賜食詔擢公為守僑駙馬李藩擢城中乃集兵謂妻黃氏曰吾與賊俱汝善為計黃氏泣曰君其盡忠毋以妾為念公出黃氏懷印抱女顧季子宣及家人胡永曰事若不測妾當投井以死公乃簡壯士盛官儀詐稱迎藩伏兵石鼓潭擒之斬首九十四級報至王守仁曰微胡通判瑞其不免乎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

後務在拊循爲條教下諸州邑訪故老咨民利病清
獄市輕徭薄賦郊行勸課農桑賑貧恤死施藥療疾
嘗郡中徭費三千餘金嘉靖壬午詔以江西功授廣
西右叅政督總糧儲巡察邊務洛谷邑爲賊陷幾廢
公復之建桂林書院買田百畝給筆札膏燭選學官
明經者爲師諸生各以其經受業焉土酋岑猛守田
州以兵力自凌轢他郡劉召者猛逆黨也誘執都指
揮孫震曰必復土目退官兵乃還震耳或謂震輕嘗
賊請釋召公曰震固易敵田州土酋得無陰使召耶
土目復官兵退召必擁震而入思恩計之晚矣乃條

獻徵筆

卷之十

十一

西罪狀白當道督責諸帥難之不從以和名果以震
去如其言中丞盛應期屬公曰諸帥違若言敗若深
知兵其盡力公辭不獲乙酉三月進兵擒賊將李隆
禮陸利廣脫其縛結以恩信使執召轅門贖罪當道
欲致二人于法公曰業已許之其可肯乎自是餘賊
多附益自召叛至今十有九年矣公乃深入東蘭那
地金城諸絕域經畫疆理宣布朝廷威德奏凱還是
季冬中丞姚鏞疏請征猛 天子可之鏞問計將安
出公曰岑施王達爲猛敗失其職守怨猛深今若許
其立功還故職則二入樂用又使人聲言兵十萬取

田州猛必專意泗城乃思使恩堅壁境良三心以游
兵劫其村落令猛左顧以禦思恩南寧武緣各整兵
旅待潮兵至夾攻之三面受敵猛必能爲也若餘兵
四掠以右江兵出賓州左江兵與南寧武緣合思恩
兵從後擊之賊將奔突無地歸順者猛之南屏也猛
親在馬猛急必遁歸順趨交趾若陰使人結其所親
以啗吮之功乃萬全策耳鏞奇之遂屬公鎮南京湖
兵至檄公監軍都督指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帥八萬
分道進今日擒猛者聽轅門計功行賞賜千金得一
級昇其地黨惡者移兵誅之猛懼謀不知所出裂帛

獻徵筆

卷之十

十一

書冤狀抵鏞鏞不聽六月一日公帥兵進攻賊將陸
綬號萬人敵猛男邦彥素驍勇公曰此難短兵接也
選精騎馳射之綬五易其馬公追之殺七十四騎而
後授首邦彥逃猛果謀出奔猛婦翁歸順知州岑璋
以其女失愛於猛憾之欲得猛以爲功先是公令沈
希儀等察千戶趙臣雅善璋遣臣抵璋所得與猛相
警狀說璋擒猛自效邦彥守要害璋伴以姻故遣千
人助之實爲間邦彥納之及兵擊邦彥璋千人爲內
應竟斬邦彥猛奔璋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
三四夕可至交趾猛從之公策猛已至璋所遂以兵

萬人擣歸順璋遣人持羊酒犒師見公謝曰猛欲走安南璋繫之去幸緩五日當縛至轅門乃許之璋乃給猛曰天兵已退當為君奏白免狀遂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猛印所在置酒賀猛持醪酒一杯進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為計猛遂飲酒以死璋斬其首并佩印遣使予軍門上至所分兵復斬賊將王林等初公開邦彥授首恐非真進隴容巢窮險之冒瘴死復蘇猶口授諸將兵事一十三條疾遂篤輿至橫州卒時嘉靖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知州陳堯思視其行李唯夏衣數襲圖書盈篋發公內帑殮焉土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于

民哀之如壑考妣請立祠大中丞石金疏其死國事乞贈官立祠以祭詔曰胡堯元實死國事贈中奉大夫右布政使祠桂林

參議

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林君興祖墓表

楊士奇

廣西布政使司參議林公永樂九年九月七日卒春秋五十有一林之先居光州固始唐末諱靖者從王審知于閩以功封忠烈侯終于閩子孫遂家福清至元諱廷玉隱居不仕生考亭書院山長時中山生長福建行省員外郎子華公父也員外元季鎮潮州又家於潮公諱典祖字伯蘭幼穎敏嗜學七歲而孤母陳守節教育之稍長出從明師十四能屬文十五從師授春秋經日習舉子業家貧教授以養母而能盡孝母嘗坐舅氏累及至縣庭將笞之公叩頭哀請代笞縣併釋其母子翌日縣以禮幣舉孝廉上京師授山東蓬萊縣主簿持恭慎凜然冰檠之操三年生稽公務降龍江驛丞丁母憂去服闋改儀真運使大

卷之十一

于

使陞邵武府倉大使郡中歲饑尚書夏公時巡撫福建得便宜行事郡集其屬謂曰民草可憫孰能詣巡撫求賑者方隆暑炎赫眾莫應公曰興祖當行即懷那牒晝夜倍程以達夏公覽牒從容未有言公懇懇言民命危急仰公如慈母養於色夏公遽檄郡發

廩所活數萬口郡守丁原振薦公于朝廷當塗知

有愷悌之政典學育才表善勵俗而庶幾如蓬萊史

民戴之滿一載陞代府長史賜勅論及襲衣文謂當

塗耆老數十人伏闕下乞留不得皆涕泣去公為長

史夙夜思所以匡輔之道疏陳十餘事又隨事直諫

不見聽朝廷知之召還改工部都水司郎中居無幾

陞廣西右叅議時安南逆命朝廷方出師討叛命馳

驛之任既至即躬詣邊境周視險易繪圖以進且獻

所規畫又請兵之所加止罪叛逆預禁將士俘獲生

口用慰來蘇之望踰年安南平郡縣其地調交匪統

獻教錄 卷之七十一 廿五

輯降附振起凋殘夙夜盡心焉一日餘寇復叛公守

盤灘城所招降三十餘人皆在城中寇圍城急主帥

慮三十人生變將盡殺之公曰吾既許以不死殺之

不信將何以得後來者且三十人何能為卒不殺而

寇解圍去公在交阯再歲朝京師至藤縣卒其為人

端重有雅度終日端坐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事寡

姪如每訓育孤甥如子卒致有立其友張禮聞為學

正死濱州子政孤獨不能歸公至廣西君與其子同

學業成厚贈遣歸後政亦致通顯公居官有實惠及

其子孫無不為古文所賦詩存錄其子來

廣西左叅議朱公壘墓志銘 韓雍

公諱驥字漢房姓朱先世為琴川文學里人祖以上

隱德弗仕父士進樂善好施鄉稱長者母蔣有節

公自幼警穎絕人八九歲能涉獵經史十三歲詩書

文有老成句弱冠父命為邑庠生孜孜力學不懈兼

暑正統戊午領京闈鄉薦隨值外艱家居哀毀骨立

後三年壬戌始克登劉儼榜進士公風儀秀雅文思

煥發題詠述作迥出人右而揮毫染翰遒勁美麗自

成一家朝士甚器重之未幾 上命典遼府喪事克

稱任使王深嘉之癸亥擢大行人奉使所至宣 上

獻教錄 卷之七十一 廿六

德達下情不愧任使而與人辨論古今人物得失事

成敗利鈍傾座欲聽議者謂其誠有專對之才既而

敘賢勞進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侃侃論事不為權貴

所屈嘗出按淮南諸處風稜峻整吏民震懾剖決訟

獄筆無停思所至人皆以才御史稱之閩三載受勅

贈其考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母妻俱封孺人時

廣西盜寇竊發民不堪命藩臬諸司官皆簡才望卓

卓者往往任當道遂薦公為廣西按察司僉事公至籌

畫可以弭盜事宜若干條獻策於主帥奏遠侯柳公

安遠雅信重惟其言是聽以行多所克捷盜既平

公多奇功聞於朝陞公廣西布政司左叅議進
朝列大夫已而盜復起公從安遠出伐籌畫益多
梁魁就擒餘黨悉平朝延知其由遣中使齎璽書金
帛即軍前諭勞甚至公之平生所樹立章章若此凡
其僚屬與朝之縉紳士大夫率以卿輔期之而公以
公事入京便道過鄉遽疾遂不起嗚呼傷哉公生於
永樂丁酉九月卒天順壬午正月年四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左山先生顧公中立傳

徐獻忠

左山先生顧公名中立字伯從華亭顧氏出自梁橫
門侍郎野王郡中名家稱顧氏幾與陸伯言後世
國初居柘林以詩著有名景暘生彥迪永樂間以
士徵君英國幕府於先生為高祖彥迪生仁仁生鏗
任阜口尉鏗生斌中鄉舉任興寧令以循良稱娶
氏生三子先生其仲也垂髫時補邑弟子領正德丙
子鄉薦與其弟中孚同丙戌舉進士授南刑部主事
轉北部以望選舉本科看詳諸司章奏者三年後
太宜人復乞南改授禮部儀制司郎中逾年
補山東按察司僉事滿考陞廣西布政司左叅議母
老乞終養歸先生自幼穎達書過目即通大義顧文
傳公清聞其奇俊以心正則筆正題試之頃刻屬草
運於身者皆氣也而所以生則存乎心文傳大異之
遂收置門下為高弟子其在刑曹叅駁詳慎多所平
反聲稱偉然在山東力持綱紀屬吏不法者往往解
印綬去盈司有疑議多取決焉有邑令犯贓先期取
赴部請移文銓曹械歸罪之其志務在愛養小民非
立名也青徐間歲侵流離載道亟欲賑之有司以未
得請為慮先生曰人死不能須臾有咎當自承之以

是全活者甚衆其設法捕蝗尤爲省便以威望推賢
銀鑛竒充帖息究其用世之才什未一二而政績已
卓然矣任刑部員外郎時獲以恩例贈封父母後得
日侍太宜人雖仕路方達欣然棄官歸人咸重之長
兄中行早世撫視其孤竟有成立與弟少相敦愛至
老不替先生旣乞歸弟亦棄官相從林壑間一景可
適一味可甘未嘗不共也其孝友之性出自天成如
是宅之西偏有地數畝闢爲園池花竹蔚然可賞因
以洪厓名其堂花辰雪夕與三四良朋舉酒賦詩不
復料理人間事諸所酬應悉出自內因得暢然適其
情晚更杜門養靜獨處一室扁曰鐵漢窩探討名籍
雖校甚多聞一奇書必構構而得之必了其義勸則
偃息適則高唵其所自得已多矣有道人薛頭陀者
聞其風謂可與入道也造先生居終日少語長夜無
寐欲授以長生訣先生雖善待之謂人之正氣自可
長留於天地間何待解脫稱仙人薛笑而去先生賦
性本自剛明直諒而靜虛公家法復方嚴且里中先
輩若夏之夫之敦素張莊儼之清正顧文僖之真純
日常誦法不置故其居身有尺度任宦無譴謫吾黨
良士如先生更幾人哉所著詩文若干卷名洪厓堂

集四子務學向往咸有端緒雖未入仕固已有後矣
予與先生締交久一旦萎謝悵望靡及固輯其行略
爲傳云 徐子曰詩不云乎雖無老成尙有典刑顧
子雖言往追思其槩行歷歷可程法後生自必以立
名節將不有途轍耶孔子思見君子曰斯可矣茲雖
傷感衰周未俗要之上世聖人固不多生而師資之
道未嘗闕也嗟乎如先生不謂君子者乎

廣西布政司左參議吳先生鼎墓志銘

許相卿

吳君諱鼎字維新錢塘城北隅人也父宗裕封承德
郎刑部主事母陸氏繼母戚氏妻顧氏贈封並安人
君少慧嗜學父母念獨子重苦之交禁弗為止選錢
塘文學弟子員朗秀駿脾氣蓋一時矜佩少年諸司
勸學較藝輒皆取君冠其曹君正德中進士釋褐試
吏尹臨淮臨淮帝鄉壯縣民多優復習游惰公私玩
畷護偷政廢不舉糾紛十倍小邑宿吏測日少君君
穎識敏裁便宜張弛更以辦治稱監司使者僉上君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治行異等堪風紀選不報 毅皇帝南征侍衛中外
諸臣騎乘數十百萬所過縣次續食有柄事中貴人
道臨淮非分徵索供具無厭橫甚君從民吏往致常
饋不贏中貴人大缺望憤詬呼挺君銳身先民吏當
之民吏爭前衛君擊傷中貴人中貴人奏逮君繫詔
獄一歲所者廷議白君還治用舉首徵為南京刑部
主事改南京兵部以承德公喪罷歸除密揭告不任
者十有五年用舉者補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禮
部郎中遷廣西布政司左參議乞侍養父何病卒年
五十三君方疾甚二童奴擁之坐氣漸微而神不亂

忽左右視曰爾孰誰耶吾其死於吾兒之手二十
扶代之若將寐者而絕君起寒約性饒諒力學自立
危行不疑恥媮苟苟同孤立行一意而已俗或病其
不諧以哆僧口然居約奉繼母當其心裝嫁四女弟
甚周與人謀必為之盡當官事關利病處往敢任不
顧計前知故所至舉職大節斷斷士亦以此多之一
時顯望魁人往往折輩行慕與之交然任不充志壽
不盡年懷挾其所未究溢然長終已知君者莫不傷
懷垂涕云君生好文特甚其為臨淮罷劇猶手一編
吾伊空堂中治當南北達途過客時有中原文獻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博文邃古諸名士大夫君輒委已交驩與相下上其
論既謝病屏居愈益專力萃精鑽其積志六籍而下
九流諸子策士春秋先秦盛漢之誤古金石竹簡之
傳旁逮外家雜說誦誦惟迂之語凡奇古文字罔不
雋飢醇酣江左北朝以還唐宋近代諸名家亦皆決
藩入奧神詣作者故其文深涵大放騰蔚闊肆能盡
達其意所欲言淵乎蒼然有西京氣骨君卒歲一訪
予紫雲山中坐語移日扼腕論文纏纏弗能休予曰
拙哉辯然非藝乎未耳吾哀弗事此也久矣君素多
病奈何敞精以徇未孰與欵英沃根毓神以貴而生

乎君性然離席曰愛我哉陳義甚旨同僕將從子於
一言矣然君文聲籍甚紹介屬筆者嚮眾不容自解免
焉每一篇出學者爭傳誦之郡諸老先生辯博能言
者皆自以爲弗及也時有紀述莫適自任必推泉亭
先生云二子好學世其家

獻徵錄

卷之十

三

廣西布政司左叅議沈君寵墓表 萬士和

沈君諱寵字思良號古林宣城人也君爲人外貌樂
易而性實剛方志存一體然不狃阿世見一善事鼓
勇直前不爲不止聞一善人負笈千里不見不已所
交皆當世名士故海內嚮道者莫不知有古林君其
鄉有貢受軒先生者受學於歐陽南野氏君師受軒
因同至南都參南野有得於致知之說已而得見王
龍溪錢緒山二公悟證益明然君每崇實踐不空言
論此君學問之終始也君年幾弱冠其考爲邑公督
之業農君白其母固請就學旋入郡庠中丁酉鄉試
獻徵錄 卷之十 三

甲辰落第就選授行唐令以才調獲鹿申擢監察
御史清戎福建癸丑陞湖廣江防僉事丁巳陞廣西
左叅議致仕隆慶辛未年卽世此君履屐之終始也
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賑饑荒復流徙教紡織節
廚傳一切保甲倉儲團練之法無不舉行此君之治
邑於行唐獲鹿者也獨持法紀風采凜然均編役點
倉壘興正學別賢否至於搜獲盜推蕩九龍澤興
窟此君之才著於御史監司者也君當爲令時保全
撫字惟恐失所治尚寬仁其爲御史監司劬姦惡
惟恐不盡治尚威嚴益牧民之體執法之職既不

同而止土瘠薄易於離散利用招徠江防巢穴易於
哨聚利用蒐獮因時制宜同歸於治而已豈有心於
其間哉君自歸田後講學一念老而彌篤時郡守羅
君立開元之會諸生環座者數十百人耿楚侗督學
臨校深為嘆賞檄聘君與梅宛溪叅政主其席諸生
因而善良者甚眾宣城風俗至今知學者君為之倡
也君性孝悌事父母及喪葬咸竭其力復喜施予自
未遇時鬻衣器易粟以賑貧乏及致仕歸悉以俸餘
為伯仲買田宅創建祠堂聚族子弟教於其中此雖
非君難事亦足以稱於宗族鄉黨矣疾革時人來問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
疾者輒與論學耄耄不倦或問君曾次云何君答曰
已無物矣顧子孫囑以善自勉不及他語遂瞑

按察使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楊公世華墓志銘

孫鑣

按察使楊公者諱世華字懋成別號完愚我大母忠
烈夫人從孫也楊在姚中為顯姓登仕籍者甚眾迺
我外曾王父拙菴公獨隱居不仕然好書有遠識宗
人重焉晚乃以貲為郎我大父忠烈公壻楊氏實拙
菴公才選者也孫氏自忠烈公始顯而大母夫人治
家有法不異孟氏母子孫惟所自咸重外家以故孫
氏楊氏視他外家兄弟誼尤篤如同姓云拙菴公諱
歟徵錄 卷之十一 五
岑生雲坡公諱節工楷書嘗以鴻臚郎直兩制忤關
劉瑾謫袁州幕鬱鬱不得志遷倅高郵歸晚年畫尤
精人得其手跡者咸寶之生古愚公諱大綱不仕以
孝友名有五丈夫子長世芳嘉靖丁未進士汀州知
府次世英庠生次卽按察公次世美世蕃皆庠生余
四歲時在京都識兄汀州公卽如從兄不異十三歲
寓郡城始識我完愚兄是歲嘉靖乙卯兄始登鄉舉
也明年上春官不第時汀州公在刑部因留京師益
篤志本業武進吳太史可行慕之延以訓其弟中行
壬戌兄登進士時余在家仲兄宗伯公謂余曰十四

兄因宜中前已未時在儀司見其落卷實佳兄差行
十四也是歲除南刑部主事治獄持平例未嘗傳致
人罪隸比者皆不怨晉員外郎即中隆慶改元實授
先是我伯父以汀州公在刑部贈主事至是乃贈奉
政大夫南京刑部陝西司郎中云明年兄擢撫州知
府以仁恕爲政不苛擾窮谷頌德庚午冬上計京師
余燕飲間問兄曰聞茲郡巨室多當不無掣肘將奈
何兄曰彼地尚禮吾教之如禮惜禮者多自愛設有
請惟諫法上下吾敬禮終不失彼雖意不滿然禮在
也寧重銜我在坐或曰江右訟師善爲幻有訟者卽

獄敘

卷之七十一

三七

以其黨僞爲見訟者惶恐伏罪比爰書定寃者尚不
知兄不答言者去兄乃告余曰此所謂紙棺材者此
必關財產事今訟勝則且匿其案俟十餘年後斷茲
獄者皆去乃往攘其業度彼亦必訟然舊案在欲覆
獄難矣第兩造時情亦難掩事儘類此我寧遲之間
密詢之閻井久之真情自出度無僞獄案乃定若夫
爭鬪須見決者此自難以僞何慮此二者足知撫州
政矣後二年遷廣東副使兩臺留之仍徒江西治如
故弘大體不汲汲爭名然自檢則甚密法有不可卽
直指前必力爭之萬曆乙亥轉山東叅政督吳中稅

推誠與人不甚見短長賢者悅服不肖者亦甚然
知所窺以故彼地人情雖不齊然見兄則心醉人人
皆謂叅知公親已其行政不廢催科第不以嚴刑促
之貧乏者或暫與假貸時時見爲不得已民亦知兄
胸濡之相勉完賦每歲竟課賦額有倪左史之譽焉
踰二年擢廣西按察使兄馭歷久益精政術事無不
刃解粵西又少事案牘甚清又兼有禦寇功

獄敘

卷之七十一

三八

開府列卿矣會特政方尚苛察兄矯以惇大見
綜核有同年友在要路急欲相引兄于于應之要人
不悅忽有詔竅臺省長吏凡長厚者多罷兄亦在罷
中以致仕歸兄生平鮮喜怒或有所忤不見於色待
其人如故久之若忌性緩顧每以緩集事在南曹有
公不公平同官一人攘臂欲往爭之兄弟遙呼曰來其
人返問故兄曰姑坐因纏緜作不了語相遷延莫決
遂不果往既而事竟白又有大獄或先爲飛語云將
重賄又云以要人某書來衆曰事以灼灼宜急具
無使墮生兄故徐之衆屢促兄曰某事未的已又
曰待某證至既而情得與初所鞫殊賄囑亦竟不來
前云云者乃敵家懼獄負用反詞相激也衆乃皆服
居鄉亦大略然陳恭爲公嘗曰人人完恩問焉然其

椿世情極透發必中的又常盡覺有人所難者彼國
易之勝彼察察矣宦無贏資僅儉舍以居田不多恒
躬課耕耨盛暑僕僕田間既而食指漸繁餐餐幾不
繼處之自若時與閭里相過從道宿昔爲樂不立畦
徑間訂約爲會奕棋飲酒兄不善酒然喜治具不厭
曩受業生吳君中行後爲翰林編修以直諫杖闕下
既復起官論名震四海人視其言爲輕重甚推轂兄
會渠與時忤言不入故兄竟不起吳君嘗告余曰人
謂我師才短然我知之其實有餘世自重彼儂侗者
耳余自童時兄視之如弟時時提耳訓誨有疑事質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十九

於兄兄必詳論始末直示所以調劑者余敬聽之迄
無悞余甲申丁母太夫人憂歸與兄相從七年近丁
酉解組歸又七年非兄它出無半月不面間追隨棋
酒間真不異手足而今已矣有過就我箴余益痛之
甚焉兄敦於天倫長兄宦達無論矣仲兄蚤世買山
葬之壬戌兄試禮闈甫畢役榜尚未出夢仲兄哀語
相勞若云汝今已登甲第獨我長湮耳即卒之日也
非天性篤至安能冥感如此兩弟在青衿尤塵顧恤
少弟卒亦爲理葬事仍鞠育其女爲之擇配族戚貧
者時周之不責報焉兄生嘉靖乙酉四月二十日卒
萬曆癸卯九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九

副使

廣西按察司副使劉公仁宅行狀 李東陽

公劉姓諱仁宅字廣居其先山東東平州人宋南渡
有都統制諱寶者從岳武穆岳鄂間始居華容大父
諱必弘考諱行簡贈監察御史妣周氏封孺人公生
八歲日誦數千百言年十五能屬文補縣學生永樂
庚子舉湖廣鄉薦卒業國子正統丙辰拜江西瑞昌
知縣躬首田畝放其民始作織事深山中有流民千
餘家遷者往索賂不得輿圍不勝則妄言民反有司
議兵事甚急檄公先往公單騎至山口招之民喜曰
劉知縣至矣爭出自辨公返命曰無他請以身保兵
遂息九江屯兵多侵暴土著公嚴立條令執其尤者
一人杖殺之皆相戒不敢犯赤湖河泊所屢涉侵盜
之端昌舊額菽課歲數十萬而非其產每轉易他所
費數倍公請以所產果薪代納民稱其便庚申歲大
旱公禱于神大雨浹邑晝境而止人甚異之辛酉述
職京師廷選爲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憂去廬
墓三年服闋調南京四川道奉勅治南畿盜地用大
寧已巳詔大臣舉可領諸道邊務者公擢廣西按察

副使時嶺賊蓋起柳慶路絕有司無敢議行者公率
先藩閩撫順誅逆羣黨乃平景泰辛未守潯州都指
揮黃竑殺其異母兄恩明知府岡及其家七百人以
減口公與參政曾公暲往治之居月餘盡得其迹竑
乃使人持子金私二公子于馬平驛合且約事定後其
子當得府政則盡輸其府藏若干而父子各權兵數
萬于外以相挾撓聲勢甚熾公陽許之乃留曾公于
潯爲約而去至南寧竑二子來迂公伏甲士縛之曾
公亦誘執竑于潯以歸論死竑窮蹙乃陰遣人上京
師造姦謀以徵恩澤果得釋罪且進位都督旣益橫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四十一

乃使人裾撫他事中公以報憾公亦上疏自陳事下
有司未報公遽委政去天順初今上旣復儲位竑
飲藥死其子政輩皆伏誅有勸公出者公不應成化
戊子以子大夏恩授誥命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丙
申五月二十一日卒年八十有一公質直沈懇不事
矯飾述職時楊文定公在內閣同王人皆往見贊奉
甚厚文定弗悅公獨後往且用禮上甚見嘉獎爲御
史文定嘗過其家徑造卧內見其服用簡朴歎曰真
御史也公去瑞昌三十餘年太夏奉使迴潯陽有父
老數十人拜而告曰某等皆尊公所部民也故來見

君乃述公舊政數十事且問公齒貌居起狀皆南望
戀戀感慕泣下云

維風篇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文也永樂庚子貢士
初仕爲瑞昌令同邑人嚴某令高安同入覲文定遣
一价往矚之价還白公曰嚴丈富貴雅稱官也劉丈
蒙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劉與嚴
昔公隣邑人且有媿嚴賣劉特先見贊以幣公麾之
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劉
公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四十一

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甚
訝其奢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
囊惟七金云正統庚申文定以展墓歸里劉公時爲
御史在京公還朝過華容便造馬問忠宣曰汝父在
否曰在道中木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去矣
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討寢室見牀上惟蒲
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旣去劉
公回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
爲人穠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右忠宣爲蕭愈憲聰
言見夢醒錄蕭愈憲河南新野人文敏遇華

廣西按察司副使廖公紀墓志銘 蔣冕

嘉靖六年春巡撫兩廣都御史以田州餘寇猶未就

擒檄廣西按察司副使廖公往處之公至南寧忽得

疾醫診其脉謂身雖不病而脉實病甚恐疾至炎暑

不可為公即星馳還司欲遂解組歸故鄉察諸公

見公飲愈起居如平時謂必無他交留之未幾疾果

增劇而卒公諱紀字惟修姓廖氏其先自臨江遷黃

梅洪武中初設九江衛于浚城令近地民三戶出一

兵隸戎籍廖氏與焉故今為九江人曾祖諱榮貴祖

周氏祖諱暹妣馮氏考諱震從征兩廣蠻寇以功陞

縣學為弟子員弘治十一年以詩經中江西鄉選十

八年登進士第試政數月適正德改元朝廷以浙之

安吉縣為州難其守諭部謂公明敏嚴重首擢知州

事先是民之居鄉落者多恃其險遠凡有微呼輒避

匿甚或旅拒弗靖有弄潢池之兵者公既抵任鋤強

籬梗令出惟行於間左善柔則又加意扶植由是不

逞之徒莫不俯首歛跡無敢復肆徵糧令下未旬決

閉通賦悉從上官無敢後者民既革其故習士風亦

為之不變科目數十年乏人至是遂有領薦賜第者

有識者皆曰此賢守造就之功也在任四年巡按御

史奏請旌擢及以禮獎勵者凡十有五尋陞南京兵

部職方司員外郎二年進禮部儀制司署郎中仍在

南京未幾丁潘宜人憂服闋改工部都水司郎中專

治海寧以是河道數月調度衡司歷兩京四司滿一

考以最受諱階奉直大夫仍封厥考及母妻贈封皆

知例又數月轉管繕司時方管建乾清坤寧二宮派

工費於天下府州縣者計數百萬權貴人與司其事

者詳意侵牟部從史及工作之長糾結為奸科其為

公家經費不過五之三而巳物議雖沸騰彼坭穴

詭秘莫可究詰公立法勾稽累年積弊蕩滌殆盡聲

譽由是勃勃以起而從旁側目者已不勝其憤矣銓

部恐公為彼所中擢知延平府事四閱月以虔衡府

君憂解官歸俄值寧庶人之變賊據九江城內外居

民皆走避公獨守父柩不去後居塞走避者其父母

柩多為賊所焚燬獨公之父柩歸然無恙人謂為孝

感云服再闋改知平陽府未二年遂有憲副之擢在

廣西未滿一考中間述職往來餘一年復任未半年

遂有南寧之行以至不起距其生成化甲午

得年五

十有

四

歲

有

四

月

有

四

日

卒

廣西按察司副使楊公必達直隸志銘

羅洪先

公名必達字抑之號南樓吉水滋塘里人也舉弘治甲子鄉試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遷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為廣西按察司僉事擢副使奉敕整飭府江兵備去官二十七年卒于家實嘉靖壬子甲生成化丁酉享年七十有六大父永平通判韜父雖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曾氏贈孺人公為人倜儻不羈喜任事自好為兒時以穎拔為大父母所慈授之書不甚攻苦輒解悟師為訓釋時出已意辨駁師莫能難

表之十一百

五

為文不經意往往中肯綮及為御史破削規繩能彈壓人 武皇帝時關人怙虐莫敢嬰觸公疏劉喜畢真竟抵于法屢疏建儲巡狩及登諸隱秘事宸濠難作南都震恐公在江上急遣人以鏡緝扼賊舟且授防禦策沿江諸郡而提督江防都御史顏某聞變宵遁公疏奪其官比論功安慶守備楊銳以公策上白會 武皇崩不果議長江有盜積歲捕治不得公出計擒之至則語之曰若能為我靖盜盜乎當貸若命遂縱之如是至再盜復見擒謂連卒曰吾何面目復見揚公凡二十人皆扼吭死嶺南猺獞峒居險阻

多賄士吏為耳目士吏既不用命益蔓不可制會兩廣聚兵攻古田鳳凰寨三月不下公偕至其地閱獄出囚之壯者二百八許其有 部勒之夜分筆火自間入諸囚斧木仰登出寨後焚其巢諸囚夜見寨火爭踴躍相賀及明見諸囚出詢故始愧誠不及蓋公未嘗與軍事也功上獲厚賞而都御史蕭辦因以府江兵備薦自古田告捷諸獠轉相傳語畏公如神公以為府江菁密道遠不可驟以兵入馴虎兇要必有誘之者首以恩信結其心始諸獠疑其言又莫有以緩禍間出數十人嘗試公召之堂下言語感

表之十一百

五

比遊歸置之醜肉或帽巾其後稍稍率諸獠婦來見公既其夫人計令諸獠婦入見夫人又食以糈餌以少針線女紅分給之諸獠婦出其夫威感激誓死不敢背德於是得其死力以為鄉導岑猛之變畏公且至先納金三十有奇來解金鑿鑿全公帑而伴諾其使意欲以此鉤猛而忌者疑有所泄遂被論去平生不滿於法度之士故是非者相半然善揣摩情實又能用柔令人曲就已意意有所欲則 寒暑風雨蒙謗誦當勞勳力為之無所避也以故於兵事尤所自負當其往 地南干村迫於盜停車徒相地

勢令築連壁自衛分地刻期踰旬而成土人以公姓
呼其處聞公過者無問民糶必走見去之日牽車奔
號後十餘年有呼楊翁者歟歟然涕下也詎建伯王
公守仁尚書胡公士寧憐其才疏之朝竟格于例不
得用歸家大治祠塚為期會以聯同姓年甚而猶瞿
瞿饋奠一日思自為塚卜黃家凌巽巳山吉喜曰去
吾廬不百步稱吾志也作壙數月而病病未亟能言
某日時當死至期果然家請後事不一應

猷徵事

卷之十一

四十七

廣西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 滄園集

自文成先生倡學以來興起者眾若寧國貢受軒沈
古陵餘姚王龍谿錢緒山四公並高足弟子而親炙
四公以私淑文成者於溼上得一人焉曰毅齋查先
生今公學來所接賢士大夫多矣每見先生之友言
必稱我良朋先生之門人言必稱我師而論其為粹
然有道君子也先生歿已久猶子友知謁余言文其
墓中之石余曷辭揆狀先生諱鐸字子警別號毅齋
唐武德中諱文熙者任池宕二州刺史因家於溼先
生大父諱漢德父封文林郎德安推官諱景明母崔
氏張氏文林公生子五四出崔一出張公冢嗣也年
十四崔孺人沒而張來繼先生事後母以孝著率諸
弟肄文而更念匪學胡文匪聖胡學先後講於貢沈
王錢四公間所涵嚼最深已酉舉於鄉報至猶偕同
志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屢上春官不售南還卽
台山與少傅頴陽許公方伯拙齋蕭公職方洪澤焦
公相切劘而從遊若蕭都御史彥超少宰士登蕭學
使雍趙憲副善政王國子廷補鄭明經岱探計上下
彬彬然盛已乙丑成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公言
俗而不欲為煩於學亦九曲體其

猷徵事

卷之十一

四十八

爲然所中先生爲直之至以忤直指不顧聞令有欲
那移乾沒自潤者先生微感之令其省改不以摘發
之名自居也其鞠獄民就理恐後情法不蔽者爲平
亭之諸開釋者自慶幸恨得公晚久之治理流聞薦
剡且上一同官直指欲並舉而疑其年先生曰第論
能職不耳如以年則某長於彼且二歲直指絕歎以
爲賢德重先生未滿考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先生故
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家居見先生思致書都門爲
公道地先生堅卻之以此忤其意入京拜刑科給事
中轉戶科右仍轉刑科左屢疏勸經筵廢邊功定管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學九

議舉人才言不爲矯激而識者服其得體休暇輒從
海內名碩結社論學以爲常未幾新鄭困緣中涓起
且兼銓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一日問先生以直
報怨意何居先生若弗喻其指各問一以恬夷劑之
今其自解又欲出一罪人與進其私黨先生兩執不
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山西參議適當有先生
疾不行撫臣迎新鄭言論致任父之留之車爲枳先
生油然而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文章薦復補先生
舊任父老爭歡迎之至則革蒲東停喪敝習定爲羣
儀勒令互察得歸土者不可勝數有妖似獨能匿形

而人言多編事先生出示驅之妖謝相知者曰秦
正人吾不敢犯爲避去兩閣歲晉廣西兵備副使抵
家而奉文林公諱喪葬一行古禮公除仍以舊職領
廣西驛傳之任三日卽以入賀行還任三月移疾歸
中丞郭公六下劄留之不可遂翩然東返爲復水西
書院倡明理學卽畢軌後進折節引之未嘗不與講
敵也平居不至郡邑至均田救荒則力言於當事
爲鄉人無窮計臺使者時屢疏以薦而先生已決終
焉意矣先生豐下黃穎髻歷歷可數音吐若鐘生平
品格如麟鳳心事如天日言行有壇宇坊表其於世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

人窺瞰依附非特所不屑抑亦所不知乃其學則篤
信文成先生致良知簡易直截爲三字符時講者各
立門戶先生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執於見卽口虛
不染於欲卽曰寂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
無階級俛焉日存莘莘終其身而已居恒澹然自修
恥不爲表暴然學者讀其書知其學之深考其行而
不合於書者蓋寡也最後疾作族兄秀視先生問曰
得無動乎先生曰能病吾身耳吾心何病且而起索
衣冠端坐迴時遂暈嗚呼此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
已者乎時萬曆己丑十月三十日距所生正德丙子

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太平謝氏封孀人生子三琪清琅清玕清並國子生玕清先生卒今由者長也余嚮往先生有年茲敘而銘之竊比於神交尚友之誼銘曰 士貴何必極隨事而自力毋忝厥職士口何必華以學興於鄉足名其家蛻委於茲立子孫食其休惟千萬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廣西趙憲副伊傳

咸元佐

趙公伊字子衡叅政公第四子也少有文名弱冠舉進士居官二十餘年家食居其半其始授刑部主事也以謝病歸病起乞南改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母喪歸已補武選則又以不得于上官歸最後任車駕出爲憲副浩然以致其政歸大抵公恬曠無怨視官如贅旄故旋出旋入不自顧惜然居常以忠孝自勵視國如家自始仕至懸車一日也始仕時在職方人視之一美少年耳人呼之爲小趙及其蒞政事事有體不肅而整胥吏空手坐曹中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不得竄刀筆其女馬官犯罪公立逐之更不關白要路人病其專不計也巡江指揮轉一江洋大盜至且其言夜所以格鬪身被巨創幸見擒獲款公慰勞甚苦執盜訊之云若固盜耶盜不勝冤吐其實乃良民駕木筏而買者於是悉召所居什伍相保者鞠之語盡合晝夜抗官兵真盜逸去矣此良民非盜繫之何罪遂釋其縛而遣之既遣人情疑信未定盡驚怪大誣上官亦聘貽相謂久之事始白乃知職方之明決也在武選有要路故人夜持兩甕來饋發馬金也詰之得自某莫有所請輒斥使去門下而故人忸怩歸

中山王後徐錦衣以傳衣得官法不得製乃內附

費璫外托相嵩子世蕃主之曲為得上旨公方諍不

可欲廷辯上官不能聽乃拂衣還久之起車駕轄置

郵關符事立禁甚嚴自宰執大臣至要路諸臣無弗

痛嫉之遂擢廣西按察副使既就官以父春秋高日

夜念不置乞歸侍其父歸侍二年父卒傳曰五十而

慕公之謂也公初刻意詩文入南都遇湛文簡鄒文

莊羅文恭王汝中諸公聞性命之說則心驟喜謂聖

人可立至遂欲以躬踐之當是時汝中在諸公間最

善闡師說公亦心教汝中事之幾于師獨其三教合

一之說公終不謂然蓋不欲效世俗講學者以空寂

為宗也歸後十數年穆宗皇帝御極起用先朝舊

臣薦公者章疏上太宰陳以請而公列起籍竟逡巡

數年而不以入除目乃至虛詔旨以老且死公又嘗

曰吾平生夢最多則未嘗夢受人物此立心之隱人

所未嘗又恥標榜立名與人言重然諾居常有所作

為苟所執者是則百折不撓人欲以私劫之則氣愈

勵雖禍患相迫必伸已志而後已使在聖門將必見

詩剛者不至對稱張而嘆矣平年六十二

廣西按察司副使鄭公一信墓志銘

陸可教

可教為諸生時其郡守曰惠安鄭公公為政精敏後

裁自諸曹掾史以下咸重足斂跡不敢以身試法先

是二千石有所逮捕行檄卒手片楮謹嗽下邑勢如

餓鶉公凡皆屏息立仗下至不能名一錢郡故置訟

影响株連乃至故為誕曼不可解公一切嚴為禁絕

訟以衰息自餘諸劇盜大豪前後守令度力不能擒

制無所誰何公一一麗之法不少縱於是八邑慶康

稱神明矣乃公故敦尚文教自昌成公而下諸大儒

名公祠宇往往捐俸入葺治之以示人士所風尚爾

進郡諸生相與揚扈經義日振大旨以此教受知於

公最深且稔其行事退而私論公以為漢張敞尹翁

歸其人也乃公竟以執法不阿見中議口調守石阡

去又五年而始遷貳蜀憲又二年而移治粵西皆相

見於京師叵何復中讓口歸矣蓋公治蜀如治發身

董七道案無伏姦凡方田清伍若茶馬諸大獄百盡

所蝟集皆搜注劇察無所稍漏有墨免度且扞閭實

全於若以管公公立發金劫案之語所廉屬咸望風

咋指退矣其治粵西亦治粵會當道以所任職狀行

五十四

下所司核實意欲少文致以爲功次公一以實上無所阿蓋執法多忤復如娶其見中亦卒以此然公治亦不一切附於巖石阡夜郎僻郡夷俗信獮人謂非法格之不可公至則爲罷減繇役招致叛夷所在成村居教之樹藝蓄積摩撫以見子不鄙夷諸生而婆人士督誨之至爲手訂其句讀蓋公去而郡士舉於鄉者踵接矣以彼觀之卽文翁何讓焉詎云張尹哉公爲人自信斬斬方報罷粵西時發士有習於大璫者欲爲之地公立謝絕之既罷里居杜門斷請謝自娛以文史性嗜義好施有鄉人某者坐巫蠱論死密獻徵錄

卷之一百一

五十五

爲解之不令知初邑中島夷四郊骨暴如莽公大出金穀募人瘞埋之其遺行可徵於狀者如此教雖受知於公最深終不敢稍有增飾徒作諛墓語而務詳其耳目所槩見亦欲後人想像而得其手神之百一也公諱一信字君允別號石巖其先世出光州之固始自唐末徙闍家惠安遂爲邑

靖乙卯舉於鄉第二人以乙丑舉進士官南京行人司左司副歷刑部員外郎郎中金華石阡知府四川廣西副使其宦績之槩具如前卒於萬曆庚辰距生嘉靖戊子得年六十有三

徵錄

卷之一百一

五十五

中憲大夫唐西按察司副使錢公立墓志

李廷機

余已丑分校南宮所得土工部主事錢君養廉卓菴
錢公子也及辛卯典浙試而其仲養庶復在選中既
擢於見公恂而愜無縛節無貌言殆有道者別三年
公歿工部君屬會稽陶太史狀公而徵銘於不佞曰
願得一言以不行吾先君子余按狀公諱立字守禮
其先汴人宋靖康扈蹕南渡居杭之海寧數傳至得
中得中生震始自海寧徙仁和震生毓毓生文文生
銳封兵部武庫司主事贈太平府知府為公父娶余

麻後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三

氏贈安人加贈恭人為公母以嘉靖辛卯四月六日
生立即穎敏八歲就外傳讀書一再過輒成誦十三
歲失母恭人太平公食貧或諷公姑徒業公奮然曰
寧儒而訕爾不願它而贏也長老壯其志為決策受
書晝夜誦不輟二十歲補邑諸生屢試高等戊午舉
於鄉乙丑成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時海忠介公
以言事下獄居處橐餽公視遇惟謹忠介公得長繫
無恙有舞文胥當戍未決一日以勸鄭書來謁公謂
法官所知三尺爾而意是書且有詐往質之果然新
鄭怒欲置胥死公曰法無是殺之與軌法等竟坐戍

去為刑部一年調兵部武庫司視武學丁卯遷 穆

廟登極恩得封贈其父母其秋請假將父還武林明
年赴京除工部屯田司所督厥主薪蒸公條上便宜
七事汰冗剔蠹以廉幹聞已巳丁父憂壬申復除工
部會有山陵之役使公監將作役竣校費省屯曹什
之三四同舍郎更反唇謂矯詭爾何術而所省若是
既錄勞資銀幣加秩一等而其後同舍郎即以工圯貶
絀有差獨公所治完好不及於罰始知公實躬親拮
据用勤為省非繳褻其迹以微名者癸酉進營繕司
員外甲戌進郎中尋擢知太平府時蕪湖無城盜剽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三

關稅操江都御史備兵使者並被斥檄守令期日獲
盜令急不知所為執賈人証伏償以欲以塞責公聞
之曰是非盜有司真盜矣解縱之投捕者方略不決
旬盜盡獲所縱家戶祝公曰公實活我始議城蕪公
謂蕪不虞盜盜所利賈人爾牒當道賈七民三受役
令旣布而城成壯乃逾它邑郡西湖田千頃岸善崩
公初石堤四十餘里郡人利之又郡有馬戶圍初時
所籍使牧馬者後乃賦其芻賦重不能支率以去有
司猶追呼不已公謂此與伍籍異取其額舉攤之
邑而馬戶數百來歸矣公在郡四年勸農蠲通平獄

誌之與學作人聲籍其部使者交推轂太平凡二十
信章丁丑滿秩復得加贈其父母戊寅擢廣西按察
司副使治兵永寧永寧徭獯地公謂不當繩以一切
惟是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宜易爲治適土夷爭田治
兵相攻諸武吏競請剿公不聽檄諭以禍福皆羅拜
惟公生死之公法其一二首難者餘置不問所全活
無數公故恬於仕進自郎署典郡意未嘗不在林壑
而會八寨議起公不忍裁無辜以易首功與督撫爭
之強遂投劾不待報歸是爲己卯既歸精心課子屏
跡公府獨時與二三朋舊結社湖山間晚歲兀處一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辛酉

室焚香手一編不戾念是非利害頗所居軒曰怡老
大史君稱公生平有三不識與人坦直如不識世間
有機弊事衣食淡菲室無姬媵篋無珍玩如不識世
間有嗜好事緘默不道人過有及人惟簿者則閉目
不應如不識世間有猥褻事蓋其天性也乃其內行
淳備事叔如父事嫂與其姊如母撫季及季之子如
子嫻黨交游或以急抵木管不竭蹶應之故武林人
以公爲長者壬午之歲羣不逞以踐更登難城內巨
家皆被剽獨相戒毋敢入錢公家於乎此可以見公
矣公年六十有三配嚴氏累封恭人子男三長卽養

察官至吏部驗封司員外卽次卽養庶官南京吏部
司移次養度中丙午應天舉人孫以德昌諸生德載
蔚起喜起肅起皆諸生奕起霖起森起曾孫男開宗
開世

廣西按察僉事鄭先生觀墓碑 王儷

先生姓鄭氏諱觀字允巽初字尚賓常州武進人祖諱通甫考諱銘以公貴贈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批戴氏贈孀人三子先生其季也天賦敏穎人知其不凡既而考妣相繼歿伯兄允孚長育之延師教之弱以兄命居蕭田別業治隰田數百畝躬率僮僕播種斂獲區別疆里井然有緒雖甚勤苦而學無怠廢時郡著姓嚴斯道死有遺孤女其妻孫氏守節求得婿能終養者聞先生賢遂請諸其兄而館焉先生日其甘自事孫如母暇則親賢取友以相切劘信國湯

蘇徵錄 卷之十一 五

公之孫仲光延居家塾訓迪其子遠近聞而至者先後數百人至席不能容先生皆隨其才質造就之永樂辛丑縣簿鄭濬將薦于朝懇辭弗就洪熙改元朝廷遣進士齋勅訪文儒于常蘇松三郡郡守熊候觀以先生應詔同舉十一人試天曹以先生為首會仁廟上賓不果用大傳安遠侯柳公昇遂請于朝以為子師柳公歿子溥嗣先生上疏辭歸特旨授訓導仍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者自先生始無何禮部尚書胡公薦陞廣東道御史轉江西道自冷局陟顯官如先生者亦前此不多見也先生於是盡舉平

日所存以措諸行事凡分所當為為之一無顧忌

迺天財庫繼巡畿甸兩奉重書整飭西北諸關隘所至咸惠並施士卒趨赴恐後事有未便悉更張之還奏稱旨正統庚申巡南北運河兼檢關津所輸舟船稅鈔以均給於遠歲鹽商人稱平壬戌出巡山東首勅藩司之正佐各一人臬司都司長吏之蠹政者二三人罷黜之郡邑庶僚以貪墨者去又未可指數武弁干紀至以勢撓先生切責之不少貸疑獄積歲未決者悉為剖斷蓋一循乎公法而無恤利害魯賢王聞之每宴必舉觴相屬且親書中復堂字以賜乙

蘇徵錄 卷之十一 五八

丑用太常卿蔣公薦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蒼梧諸郡其行事無異齊魯猛獍兩奉命參贊副總兵田公勳平之朝廷亦兩遣使齎金牙龍衣寶鏢為賜時柳侯方開府廣右見先生執弟子禮每事必請先生亦隨問而答咸有規益至於饋送之禮則深拒弗納景泰庚午入朝遂乞休致時年六十有一天順甲申援詔例進階朝列大夫蓋在仕途者二十年比歸林下又二十年春秋八十有二為人稟性方直謙量恢宏自處因以至貴顯始終一致華美之服珍玩之器皆所不好也既謝事即別創一室貯粟百斛

名存餘倉將以供祀謂常存其餘久之遂以周貧每歲訖無餘輒復繼焉有假貸不責其償人有患難援之不待其請親友過從款洽無厭睦宗和族恩義逾篤然於教子孫則一以嚴毅子三人垂白侍側不假辭色遇諸卑幼隨事箴戒肅然粟然無不拱服見之者率能銷沮其奢豪蕩佚之心而卽之者熏炙其温厚和平之氣嗚呼老成邁矣典刑猶存晚生後進豈不獨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廉徵錄

卷之二百一

五九

廣西按察司僉事能若景墓志銘

羅玘

開仕翁廣西按察司僉事能若也諱景字開甫幼爲熊氏令子弟比長以詩領江西已卯鄉薦成化己丑登進士入刑部爲主事擢員外郎己亥轉今官甲辰念母劉太安人老無侍請歸養因以是號志休退也丁未年五十六月晦日卒越八年是爲弘治八年其孤葵始克與其季高謀以十月十六日葬君前事屬鴻臚序班棗儀來巧銘儀君婿也道君之世與其事甚嚴其爲主事也屬部多大獄部長使鞠則屢擊于大闢貴人橫豎間隔法所入必脅使出所出必入朕徵錄 卷之二百一 本

君意一不爲動出入惟法無棄錙銖至爲員外郎亦然時名大起人逆君遂大用以員外郎贈其父母封太安人妻封安人部長德君助已常與太宰道君能更實不欲它用太宰誤以爲薦也以當廣西部長大悔君欣然行凡所轄道則狂狴一空投牒受辯旁午立門外入則惟聞脫校聲吏俯首書牘不敢喧人張關節要昧爲姦二廣儲鎮都臺朱公嚴於環實以賢監司許君檄君勾當潭桂諸番番人類面獸性居山林遇擾動輒號跳叫嘯觸觸跳踉必以死選靜則陰伏不見踪跡君知其然約吾兵不得徒壁壘陰遣聞

夫商人服負鹽底搖所若為潛竄懸易者殆不亦
 其方具器若古壺狀者十數實石其中室以巨六計
 曰搖出降無庸發此不然此膏破大藤賊者之搖
 白酋酋即日降不旬日降搖及僮僚數十姓
 謀勝也公大喜醵銀牌曰獎勞功勤以付君亦以勸
 來者及其請歸也父老泣留謀沮之然以不及先事
 為悔明年乙巳朝廷追憶其勲以文綺卹其家賜之
 居母太安人側恂恂如童七筋不以人代人問居官
 時事笑曰國有成憲官率循之無工拙也退然不以
 獻徵錄 卷之十一
 自多而實非忘世者太安人歿喪以禮凡緇黃管于
 冥者屏不用嘆曰吾何能俾吾父母肯吾何敢必得
 養吾母以畢吾私昔吾君賜也吾雖驚然誓此身邁
 往一奮報者至是已矣熊之先君南昌杉塘世傳楚
 子熊繹之裔屹然大宗元社將尼盜四起能以兵保
 障其鄉曰九成入無少長咸曰善翁是為君之高祖
 九成生德讓德讓生素敬素敬生資直資直君父也
 文皇帝時德讓以才子選在江西十八人之一竟翹
 鯨終泉州司稅塔謹氏謹板湖豪也遂居板湖於君
 為曾祖素教懲不任能以所儲二千石貸饑人償夫

竟忽取其券一火炳之復來償者曰而未嘗貸吾券
 何償也弗納號留耕於君為祖資直則儒者也學有
 源委教於鄉為嚴師於家亦以嚴勝太安人助之故
 君無假它師而成歿贈生封實宜配傅氏封安人者
 也子葵局可銘者是已女鳴貞儀之妻淑貞妻張記
 順貞妻為世華懿貞妻林紡葛暨世華紡皆業進士
 為學生孫男龍孫女聞懿尙幼也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六十二

先生留都人望也貌古神秀其聲清遠與人談道義

論事失得臆慮不知倦平生舉事率多剛直然其性

喜簡重而厭煩擾自號曰靜菴居士以見志也先生

隆名遍宇內余未之識嘉靖初年先生以僉憲分巡

滇南余以少叅亦蒞茲土相與朝夕情甚洽有若兄

弟至親別後令人怏怏也先生致政歸余復兩宦留

都得常常往接先生于此恍若共守巡時深自以為

幸乃丙午冬忽以計聞卒于十一月十又八日余悲

慟焉又以得臨其喪是幸其子應麟等具里人憲副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吳山翰

顧君璵狀來請銘余先好也奚忍辭按狀先生邵姓

名清字士廉其先浙之嘉興人洪武間曾大父得春

以右族實京師占江寧縣籍至公四世為留都人祖

諱達父諱信皆隱德未耀父以先生貴贈御史母姚

氏贈孺人成化丁亥九月二十二日生公三歲通曉

人事八九歲能記誦善屬對少長善舉業古文辭丁

未充弟子員文行日茂弘治壬子舉鄉試已負高望

者舊中大宗伯童公軒高古特違嘗屢許可一見倅

之女以甥孫馬癸丑以乙榜教諭江西之德化抗顏

為師俸入之外一錢不取誨生徒暑寒罔間力變習

俗其曰清白堅貞可贊神明挽士風之陋整學政之

類詳九江郡誌可攷也時巡撫見素林公俊督學二

泉邵公寶海內具瞻也咸引為志勢之交力薦于朝

甲子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學識入道防於先生朝論

稱快委督抽分勢豪無敢射利者按長蘆而鹽法以

清兼理河道而河道寧 上疏陳利害論中官貴戚

各盡事理而無顧忌一時稱曰真御史逆瑾擅權吏

多屈服先生無畏瑾惡之人曰禍之將及先生曰吾

命在天節不可移也正德丙寅被瑾矯詔斥責歸次

蜀米若干石艱苦萬狀先生處之泰然也自瑾誅後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吳山翰

人猶有疾之者井濞不食畧無用汲之心嘉靖改元

臺諫交薦壬午 命下起復御史癸未陞雲南按察

僉事揚清激濁伸理冤滯猶御史時也已丑改廣西

左江兵備兼分巡敷政以教振武以文一介不輕取

與如在滇南也辛卯賁進表文事竣曰吾今可已矣

與其為少壯態俯仰人吾寧林泉自樂也家居不復

回任壬辰適得致政以遂所懷杜門謝客絕口詩事

大宗伯涇厓霍公韜雅重先生鄉飲請為大賓禮送

菴院寺田皆弗受識者是之先生天性忠孝垂老不

渝言行動循天則詩文平正無險語獲上壽以沒人

猶未厭高風亦可想矣嗚呼。以憲之賢於人遠哉夫少而穎敏交修文行美材質也兼舉本末而不偏敷善教也按視有功割切上疏貞憲度明治體也不奪於權奸有守也不怠於起廢有爲也始終不苟取廉之誠也忠孝者本也人皆聞而哀之者可以觀德也嗚呼備矣先生不幸爲權奸所中故落職復用時不悅於當道遂不能大顯設使不遭變故則立朝必久其直爲人所容則位可尊然享顯榮於世未必完名全節取信於人人如先生也其輕重自有間矣先生年躋八十時且病忽謂其子曰爲已謹獨甚難平生不敢受安逸惟我與汝自知之又曰兢兢業業過了

獻徵錄

卷之十一

本五

漫山館

旬日而逝庸非有道者然乎

廣西按察司僉事袁公表墓誌 文徵明

吾友袁君承之以高明卓越之才精深闊博之學而輔以較輕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錄錄後人旣起高科登廳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砥節屢芳不欲附麗匪人首忤權臣幾陷不測賴天子仁聖得不擯棄浮港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卒枕澤以歿嗚呼傷哉其命也夫君諱袞字承之別號胥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寧曾祖琮祖敬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鼎母安人葛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有顯者至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突起間閭隱然爲文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能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如顧爲瑒屋所困耶益淬礪精進刺理質經務究底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擢行揚推上下數千言出入經史詞旨宏達權臣方爲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寘二甲第一及啓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叙致本末自謂君知已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對銜之然無以發也及君爲

獻徵錄

卷之十一

本末

漫山館

其化而君勅遊矣君性樂聞曠謫君吳與日與高人

不宜在禁近悉罷為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

部之德初兵部失火君為武選主事適當徵巡在法

德選失警當調官獄吏承風肯文致劾君縱火為如

利銀鍊久之獄解同官皆調遣君獨編戍湖州千戶

所會赦免歸權臣夙稍起為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

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

君自翰林出為刑部主事即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

獄審法比所當必允為尚書胡端敏公所知簡蒞本

科君析律詳明制裁敏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有

賦敏錄卷之二 本七 晏山

詔以京朝官考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較閱精

審去取攸當時稱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揚還朝改司

武選武選所職有銓選有勳祿有貽黃及諸委瑣故

雖劇司而貽黃尤多敝事君督併嚴密關決明密吏

不得並緣為奸展采錯事方將有為會獄事起而君

去國矣在南都適當考選軍政尚書熊公特委重君

君杜請託審賢否考核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廣

西在嶺徼之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憚夷其人
教詔諄切示之矩範而率之以身程以科條崇雅黜
浮於其不逮薄懲而廣錄以誘進百粵之士士方安

其化而君勅遊矣君性樂聞曠謫君吳與日與高人

逸上探奇選勝登涉遊衍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

之上據湖山之勝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整守官

而寤寐林壑未始少志篤志問學羣經子史無所不

窺為文必先秦兩漢為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出賈古

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

卷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

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卷始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

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以洩其所蘊爾觀世粹所

著皆鑿鑿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達傳與夫距偽諸篇

寔維時敝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托之空言可慨也

已若闕達高朗議論英發能以辯博勝人人莫能屈

然實無他勝志同氣合即傾倒無間故知君者莫不

之而卒不勝夫嫉之者之眾也惜夫

廣西按察司以食事章公熙墓志 林大春

公諱 正曜 潮州海陽之西塘里人也姓章氏高

祖而下世有隱德至父野菴公始以公貴封奉直大

夫而姚朱二母 亞贈宜人姚生桂林貳守煥公伯兄

也仲即公與燁二炳俱出朱氏公少負奇氣膺長通詩

書三禮與伯氏 齊名先後聯翩科第於是潮人稱二

章先生先是嘉靖辛卯廣東舉鄉貢而公以禮經魁

全省士會朱宜人病尋卒故弗克北上既免喪乃上

甲辰始得召對大廷臚傳賜第是歲回郡甲榜七人

然半外除及南補獨公官拜大行克節使所至玉侯

分庭抗禮而梅履端潔以不辱稱廟堂聞而敬重焉

丁未方考景且登臺者顯融矣適以策馬趨朝與遇

車遇馬驚觸其轎折公所佩牙牌公因上書自劾無

狀特罪闕下有詔奪俸遂弗獲與臺省選俄遷行人

司副轉地官員外管太倉銀庫廉得匠役衙內監為

奸以偽銀進者發邊戍繇是中貴蕭然皆嚴禪公公

名籍甚庚戌北虜入寇京師戒嚴援兵四集公以廉

勤兼攝諸曹事居中調度因 上疏請開便門出登

翰以 車威遂震其年子始學進士執戟從諸人

老巡九 問見公相勞苦意殊慷慨已而通州守

以兵食 上悉責問尚書及諸曹即請

輒分 公公不辨竟坐貶出為山東行省

明年會 天子有事東封公從諸大夫致古又

明年有書約于東遊岱嶽不果蓋時子亦為行人使

關西而公已徙南雍博士歷南戶曹員外矣 兵

變奉撤往撫及還求省父劾奉直計至即日東奔服

嗣強起復補員外居地官郎署為故有能名仍主泉

府其年丁巳冬十月也時子承乏掌故公常晤語諸

凡建白於尚書所者于輒從中贊之以故公厚于

一日公驟得疾良苦走使報子請得歸骸骨首丘子

驚馳視歸告于尚書買公公色難之子曰夫所為重

員外者以力能任事為縣官治賦克積貯也今病且

不可起獨奈何繁之於是買公許諾姑假以促虛艘

名夫乃行未信宿忽罹然病愈公復移書報于子請

追之比入調買公歎曰微掌故幾不及子公為遜謝

還職掌如故居歲餘出為廣西按察司僉事分道茶

梧其在梧多所釐舉諸不著著其大者如白馬三洲

故險道也江路逶迤林木深阻諸蠻窟伏為患久矣

公至 氏瘼 白于督府檄縣邑治火其大斧長鏡

之屬 因下令調集諸路營兵統以偏裨

後二年予至故老猶能道共事及予過之良然至若
擒傷將剿黠巢出將種回繫皆無愧為憲史顧獨以
賢見忌竟坐免歸為時論所惜云公雅尚經濟好古
書留心當世之務初返故廬時值海氛大作每一見
子追惟往昔目擊時事輒扼腕發憤談笑指麾以示
可用惜世無絕生卒弗獲賜環以老其後遂不復有
當世意日惟以講學會友教子瞻族為事然事有裨
於桑梓者亦嘗不置塵為霜道言之聞見採行蓋學
蘇後錄 卷之五十一

未究其施而志在救民率類此

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公蒙行狀 祝允明

公姓蔡 評蒙字時中其先自汝南徙汴日世漢江
宋為秘書郎直煥章閣從因南遷子太伯儔包亦
後遂為吳人數傳至仲簡 西朝以人材徵至蒙未
授官以疾告歸生桂芳桂芳生景棟娶徐氏是生公
年十一父老舉于鄉乞升邑學太守况公撫其首曰
此子異時官當至吾位即補為縣學生三試于鄉不
授貢入官監兵部尚書馬公昂奏以曹務機要上下
疏牘所係不輕不宜專委胥吏當簡太學生文行明
慎綜達時務者俾專司繕錄因錄其功以高其入銓
常資 詔從之公在所簡歷事僅半年天順甲申吏
部校績優等授浙江溫州府同知階奉政大夫蒞官
勤養民惠成化戊子銀發屬邑泰順山中閭枯流冠
羣聚來劫據山曠戾兵殺傷遍野邑里騷動藩臬以
聞 朝命中使來督官兵勦禦之賊聞兵且至發野
撤橋壘石塞要路候使馳報時夜漏下二鼓公驚起
日橋斷路窒兵何由進遽帥壯徒五百餘人往撤石
通道伐木為輿梁官兵且至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
泐死 乘議募民壯補伍構賊巢允公謂日彼
平民去名觀僥倖之利非有固心苟益兵制其死

其勢感必衝突轉鬪屠戮更多傷良民非計無若

一職論 卹禍當免兵而戢矣中使宜言于眾當從

蔡同知言眾言固當從獨難其人其人將非蔡同知

不可者中使曰然公毅然請行即深入賊窟反復論

之賊感悟推其魁詣公曰民等愚惑冒于天誅公賜

我數千人得生路敢不遵伏當就公前請餘命復歸

事農為太平民語罷立解散兵休而還公復建久計

取民之強勇丁眾者立為銀賦長領坑夫若干事採

鑿取富殷者即坑側為廬舍居之俾禦寇各給糧餉

事集而民寧焉樂清田數千頃為山潦衝嚙壞為沮

厥教錄 卷之百 七十一

泖場而公稅如故破產者甚多公往相地得水所由

道命因其勢浚渠築塍時畜泄慎防護田遂還為膏

腴御史潘臬成上其事朝廷嘉之錫以旌異之典封

父如其官母妻皆宜人癸巳浙西徵 上意有司不

職命工部侍郎曾公都御史劉公繼往級撫兼教屬

吏臧否存黜之公聞命豫規畫積粟五萬餘石備賑

貸及二公至果徵粟於有司公舉而發之如採豐然

二公大獎異遂委公考察府僚以至屬邑官吏公深

條某賢某狀某不肖若某狀上之二公多從焉於

是註公績為通省十三府最將薦諸朝適公秩通滿

起天官而郡方缺守民日擁憲司言蘇侯當遷權地

士民等失慈父願為達 天子借蔡侯守此終子我

溫人於是憲臣偕藩臬上疏道百姓意未報而奉政

之計自家至公奔喪歸戊戌起復陞任湖廣辰州府

知府之任道間太宜人壽之計又至遽馳還辛丑起復

改廣西之南寧下車集父老問土俗披弊通利民甚

便安又以郡庶華衆難採易養難教特加意於是三

年俗成如中邦宣化華民親渡謀成被逮入故殺律

連七人訟繫滄久累政不來公得其情即釋之田州

府土守卑滿屬倖不法與其族爭鬪弄兵相攻校傷

厥教錄 卷之百 七十四

人其僚佐承畏之唯唯承附公獨往以直詞曉諭皆

感服釋仇其喜建事多類此久之疏乞骸骨得命致

仕明年 今上即位詔致仕四品以上進一階公得

中議大夫越七年癸丑八月七日以疾卒生以宣德

丙午八月五日春秋六十有八



廣西太平府知府李公吳墓志 儲嚙

公李姓諱吳字志遠成化己丑進士新穆王出閣
選誦讀官吏部開諸進士以公與除薦長林際於
討公日侍王左右訓誥之外敷陳諄切王甚喜之有
小疾輒遣中官問遺甫四月即為公父任請既得
請以上尊文綺致賀皆異數也癸巳王以疾薨公哀
痛甚既久弗能釋有以且改他官聞慰者公曉然曰
王猶父也忍其死乃他望邪語聞播紳間改南京禮
科給事中丁內難服闋補工科秩滿陞浙江布政使
司叅議公在言路因黑青之異力陳時事當罷行者
獻徽錄 卷之百一 七十五
及勘遼東軍餉覈侵牟償匱竭遼人稱之 浙江值
紹興水災輒寬民逋負湖州初孝豐縣也營治勤劇
廟學館廨途時皆落成陳輔者嘉興百戶以眾劫府
庫公提兵分捕之圍既合遂就擒尋以外艱歸調長
蘆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居三年陞廣西太平府知府
公曰仕可已矣遂請老歸南京禮年以恩例進階亞
大夫公之先蘇之崑山人女父構洪武初以閩在徽
上元考彥輝號松月有墨燕妣朱氏公少警穎從張
添菴節之學詩文故有源委所著坦拙稿十卷謫居
集四卷歲于家初公洽事中既滿適吏科部給事中

缺舉望屬公同僚有規進者願誣公貪糴要近譏謔
以聞中貴人將 旨召吏部議論之尚書尹公盛論
公之為人曰此必誣也事乃寢又嘗以事忤執政會
嘉興之變御史劾劾監司其府者公處焉執政案其
奏遂調長蘆考公之履歷詰伸得委之舉若督人力
所為者而公以坦拙自號退然處其間可謂能安之
者矣

獻徽錄 卷之百一

曹桂山先生言行狀

詩 七

先生諱瑤字仲玉姓曹氏世為郴州桂陽人居江
校嶺學者稱曰桂山先生曾祖仕仁祖榮啓郡司
事考章都昌主簿封承德郎工部主事母蒙氏封
夫人先生幼穎異就族兄洪外傳終日端坐洪甚異之
年十二善屬文試以物彙為題立就夜誦或至四鼓
親舊邀飲禾嘗赴承德郎慮其政苦大甚誠焉成化
丁酉鄉試下第與邑士范淵輩四人為文會相觀而
善時稱四友去家而館疏食自甘詎如也庚子舉于
鄉入太學誦已與天下士交有所聞即筆之而因以

藏教錄 卷之百一

七十七

驗其所自得弘治丙辰始第進士高等觀吏部政屠
冢宰瀟命習刑名同年或忽之先生究心律學吏事
益練丁巳除工部水主事差理濟寧道區畫
文移皆自已出官船違例載貨者一人
遂不敢犯兩岸障地營屋進月收其稅季終
則會以報部用備河防而進者河道役夫例
納樁草歲操其虛折錢備之有司為奸利不可稽亦
廣會之報部加稽焉宿弊乃革次暇諸生從之講學
多成名者庚申竣事當積勞所治者為冊二彼此
各執其一而以其一部積美銀萬百奇其後部

有大役不足則於濟寧取之是冬給由考為河防

卒命修太學館千餘成不半載謝祭酒歸

既而冬返或議當築水壩先生不可窮口

之力陸行其國即馳使廣西亦公事也進署虞

衡員外郎戊事竣歸省九月宅太夫人憂癸亥七

月復宅承德公憂丁德丙寅起復行抵濟寧士民交

迓之是年拜員外郎河上盧往督隄隄成又往

督河南江西諸省織造中會織造事又

竣還視事值除夕有旨造烟火架費出不經草疏

上之堂官以疏進獲命允新寧伯泰給京軍帑

藏教錄 卷之百一

七十八

蓋援邊戍例也復疏其事體不同宜嚴戒止亦獲

命允時政方操切言路漸阨許都諫天錫骨鯁士也

見二奏以為難戊辰陞廣東廣州府知府在代亦為

備知濟寧時及視郡事時中官有奉命查盤者勢

灼甚或勸折節以免禍先生曰拙於奉承得禍或淺

巧於奉承得禍必深吾寧拙不能巧也每事裁抑之

乃欲重盤郡庫以泯憾先生抗言不從亦畏沮終不

能加害濱海田產螺蚌害稼民養鴨飼之稱便總督

陳都憲金議復鴨之舊以充軍餉徵先生規畫之

即攜行李白隨巡行七邑每餐節集宜吏於庭檢示

之乃行及還亦如之嘗行番禺道中有得水牌來牛者觀其所書則後山殘民也自言被誣爲盜喙息且先乞招撫以延旦夕卽上其事于總督招之得男婦數百人而後山盜日靖廣商餉納給引錢舊多自私先生以五分爲率貯其三於庫備賑濟二以爲公用農民例納紙價先生罷之曰是求仕而教之以貪也派辦料物解京者舊攬於豪猾每侵尅不完先生勾稽加懲且令州縣擇均徭之殷實者領焉當道以爲宜至今爲例有林氏夫遠出莫知死由繼故訟其妻妾三人成獄先生知其冤指曰此一人有子奚亦同

廉微錄

卷之百一

五九

山殘民朱福洪聞先生去集健夫數百護舟以行其感入如此旣抵梧時陳總督金總制七省而林都憲廷選爲總督陳調狼兵征江西寇惠潮又方有事林難之以兵部咨曰卽起兵曰若本地方有事亦宜斟酌詢諸先生先生對曰春文持兩端史家故事也江西之寇株連閩廣成則同功否則責有攸歸奚其感林遂遣狼兵行及江西平惠潮亦奏凱林受賚先生入賀林喜曰子當謝子何賀也自是知先生益深鐵嶺寨爲奇賊要害嘗設戍守會賊出攪水林欲撤戍追之先生進曰攪水賊過道耳思患豫防宜增兵鐵嶺過其伏林追之以他兵不及而賊果偵鐵嶺兵少大出殺掠林歎曰專守遠慮不可及也與巡按舒御史薦賞之委任加專焉妖賊李通竄竊蔡林檄先生巡諸邑會北流已陷殺蠻林署印官擒巡捕通判以夫林假先生歸議謂曰賊勢如此吾輩死無所矣先生正色對曰始入見時諸將候門下將謂公必有奇計以滅賊今爲此言士卒解體矣林悟拉入後寢間討先生請選梧兵之壯銳者追捕之而留其老弱以居守又曰從征江西狼兵已在河下矣出常格懸重賞以爲梧兵助萬全之策也林稱善因屬先生督軍

廉微錄

卷之百一

六十